

Stendhal

司汤达文集

红与白

[illegible] 译



ISBN 7-5327-2809-9

9 787532 728091 >

定 价：45.00元

易文网 www.ewen.cc

司汤达文集

红与白

王道乾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白/(法)司汤达(Stendhal)著;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0
(司汤达文集)
ISBN 7-5327-2809-9

I.红… II.①司… ②王…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1912号

Stendhal
LUCIEN LEUWEN

司汤达文集
红 与 白
〔法〕司汤达 著
王道乾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22.75 插页5 字数672,000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100册
ISBN7-5327-2809-9/I·1624
定价:45.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　本　序

时间是最有权威、最公正的文艺评论家。旧日文坛上多少煊赫一时、其实平庸无奇的作家，如今纷纷被时间的大浪淘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至今依旧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家及其作品，不是依靠某种侥幸，而是依靠他们的才华，依靠他们丰富的经历，依靠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斗争的参预，依靠他们当时深刻的观察、思考与感受，才获得这种成功的。他们的作品忠于生活，忠于现实。尽管他们写的是过去年代的事情，但至今人们读来，依然如在目前，仿佛亲历其境，亲闻其声，一种强烈的新鲜感不禁油然而生。司汤达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红与白》，原名为《吕西安·勒万》，像他的《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一样，也是一部经过时间考验而在法国文学史上扎下根来的传世之作。

《红与白》是司汤达自一八三四年五月至一八三五年三月间写成的。全书共六十八章，当时已定稿者有十七章。司汤达生前未及出版。作家逝世十余年后，即一八五五年，才由司汤达的表弟高隆发表这部小说的前十七章。一八九四年有个叫让·德·弥谛的人刊行过这部作品的全部手稿，但其中有多处被删改。直到一九二七年才出现经亨利·德布拉伊校订、由商皮翁出版社出版的可靠版本。现在的版本共分两部：第一部写本书主人公吕西安·勒万作为骑兵团少尉到南锡后的经历；第二部描写吕西安回到巴黎后的从政生活。司汤达原计划再写第三部，但后来却放弃了这个打算。尽管如此 BB，这两部六十八章，还是对吕西安的性格、思想、感情与抱负作了完整的艺术概括，在故事情节上也保持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生活是文学与艺术的源泉。一个作家本身的生活经历、思想和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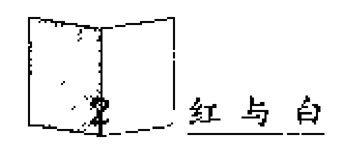
负，对他的文学创作始终具有深远的影响。《红与白》诚然不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但其中却折射出司汤达生活经历与思想活动的某些身影和闪光。

司汤达生于一七八三年。当时在朝统治的是国王路易十六。司汤达出生六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司汤达虽然出身于一个信仰宗教、思想保守、反对革命的有产者家庭，但他从小在外祖父这个伏尔泰信徒的影响下，很早就受到新思想的熏陶。他热烈拥护法国大革命。他曾回忆说：他在共和军获得胜利的日子里，偷偷地缝制了一面小小的三色旗，就在他家大住宅的一个房间里举起这面旗子，表示庆祝。后来这面旗子给撕毁了，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殉国的勇士。

但是法国大革命几经波折：这一阵子吉伦特派当权，下一阵子雅各宾派执政；后来又发生马拉被暗杀，雅各宾派被推翻，罗伯斯比尔被送上断头台；于是保王派趁机在各地发动叛乱，甚至想夺取巴黎；但他们的阴谋被青年将领拿破仑一举粉碎。这以后拿破仑称帝，接着又把革命烽火烧向全欧洲，但是征俄一战，惨遭失败，拿破仑被放逐于厄尔巴岛；再后来波旁王朝复辟；接着，拿破仑潜逃回来，重新登台，但他只支撑了一百天，波旁王朝第二次卷土重来，一度被赶下台的路易十八重新执政；以后又是查理十世统治，六年后引起七月革命，革命失败，统治大权就转到路易-菲力浦手里。

司汤达于一八四二年逝世。他的一生中，前半期的二十五六年是在革命年代里度过的；但后半期的三十多年却是在复辟王朝统治下度过的。也就是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法国大革命的形势也每况愈下了。他早死了几年，没等到一八四八年，亲眼看见王朝的覆灭。司汤达一直倾向于革命。拿破仑振臂一呼，挽救了革命，一度使他十分仰慕，就像当时许多法国青年一样。一七九九年，他从故乡格勒诺布尔来到巴黎，准备投考著名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但是他卷入了革命的洪流。不久，他就参加拿破仑的军队，随军进入意大利。一八〇六至一八一四年间他再入拿破仑军中服役。拿破仑失败后，他因反对复辟王朝，不但脱离军界，而且长期住在米兰。直到一八二一年，意大利各地革命势力受挫，他被奥地利占领军驱逐出境，这才回到巴黎。

一个真诚而正直的作家，必然会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时代生活与



时代精神。司汤达一生的经历,他所接受的伏尔泰、卢梭的新思想,他对革命和复辟的态度,无不决定了他的作品的内容和倾向。司汤达的三部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写的是拿破仑进兵意大利后巴马这个公国的故事,《红与黑》和《红与白》写的则分别是王政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活动。

前面说过,《红与白》并不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但主人公吕西安无疑是作家所喜爱并肯定的人物。吕西安的思想意识和他对当时法国社会的见解,多少反映出司汤达的看法和情绪,连吕西安的生活都再现出司汤达的某些经历。

吕西安的命运要比于连的好得多。平民出生的于连由于触犯了保王派和教会的利益,被借故判处死刑。吕西安的父亲老勒万是个大银行家,而于连的父亲却是个木匠。在物质和经济方面,吕西安根本用不着操什么心。但他并没有因此完全依赖父母,安心做个花花公子。法国大革命的磅礴气势,罗伯斯比尔、拿破仑等前仆后继的伟大人物,对当时广大法国青年的影响极有威力。作为富商子弟的吕西安也不免受到这种影响。尽管他尊敬和热爱自己的父亲,但他对银行业却不感兴趣,根本不想做他父亲的接班人。可是这个时期法国革命的形势,不再是一七八九年或一七九三年的情况。这已不是保王派和贵族跟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的复辟时期,而是实际上由日益庞大的财阀完全控制七月王朝的时期。在司汤达的笔下,连当时在位的国王路易-菲力浦也不得不对以老勒万为代表的财阀优礼有加,甚至内阁改组、官员任免,都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当时法国有志青年的活动天地非常狭窄,条件也十分困难。因此,吕西安虽然不愿步父亲的后尘,但在这个时期也像大多数法国青年一样,无法找到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合适去处。他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因无视学校禁令、擅自外出逛街而被开除后,在家里闲居两年。他不肯就这样下去,于是走上去第二十七骑兵团当少尉军官这条路。他明知这个骑兵团完全为七月王朝服务,其任务就是镇压因挨饿而奋起抗争的工人。他曾经想过:说不定哪一天他也会像某个士兵一样,让一个没牙的老太婆从六层楼上窗口扔下来的尿盆砸死。

尽管当时没有什么战争,也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吕西安还是

经受了一些考验。有的虽然不起眼，却也令人难堪。首先，骑兵团开进南锡城的时候，团里刻薄的长官分配的一匹驽马把吕西安掀下马来，引得青年军官们哄然大笑。为了这件事，吕西安事后不得不花去一大笔钱，买了一匹名种的英国马。骑兵团的青年军官们对吕西安这个银行家的儿子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这时更是忌恨不已。有一天，吕西安被上司马莱尔上校叫去，说是有人告发他在共和派办的一个阅览室里逗留了很久。上校对他严厉地说："先生，共和派确有人在，这真是法兰西的不幸。不过，在国王陛下委托给我的兵团里面，我可不愿意看到共和派。"吕西安虽然提出有力的反驳，说那次只是读了一些书刊而已，随即又将所读的内容复述了一遍，说得上校哑口无言（第七章），但他总觉得怒气难平，终于与一个告密嫌疑犯进行一场决斗。在决斗中，他负了伤。决斗以后，吕西安稍稍改变了骑兵团对他的态度，也引起了南锡贵族社会对他的注意。但这个骑兵团要为七月王朝服务，命运一时还改变不了。骑兵团被派驻南锡城，主要任务就是对付纺织工人。有一天，吕西安因为晚点名缺了席，被上司马莱尔上校下令禁闭二十四小时。第二天，吕西安在睡梦中被叫醒，说有紧急命令，离南锡八到十里路程的城镇有工人队伍在活动，要全团马上出发。那个上校对军官们训话说："让骑兵去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对畜……不能讲怜悯。等着争取十字勋章吧。"军队经过狼狈不堪的行军，终于开进一个又臭又脏的污水沟横穿广场、商店都关上门的小城。但这次"出征"只放了一枪，没有发生战斗，因为工人们都避开了。第二天骑兵团就又回到南锡来（第二十七章）。这次行军使吕西安看到纺织工人生活的真相，引起他极大的痛苦。他之所以还能在骑兵团里待下去，是因为这时候他热恋上已寡少妇德·夏斯特莱夫人。吕西安那天开进南锡城，发生坠马事件时，他发现附近一个大宅院楼上有个二十三四岁的美貌的金发女子在百叶窗畔看热闹，见他坠马，露出微笑。事后他打听到她的底细。通过一个叫杜波列的医生的介绍，他开始参加南锡上流社会的活动。南锡贵族社会对吕西安，大致抱两种态度：一派人竭力贬低吕西安，说他不是贵族出身，此刻又抓住吕西安从马背上摔下来这件事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派人，尤其是几位贵妇人，却持不同意见。那个在南锡颇有声望的德·欧甘古夫人在吕西安坠马当天就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她在大家议

论吕西安的时候，力排众议，大声说道："他是一个漂亮动人的人嘛，如果不是我无权任意支使丈夫的话，我一定要请我丈夫下去邀请他到我这里来喝咖啡。"（当时吕西安正骑马从这一带经过。）德·欧甘古夫人最后又说："英雄也好，不是英雄也好，这个青年军官嫉妒他的大有人在……他不是按照征服印度的酒神巴克斯或他的同伴那种模型成长起来，难道也是他的过错？再过二十年，到那个时候，他脚跟站稳了，不论谁他都敢去较量较量……"（第五章）

德·欧甘古夫人这番话对吕西安进入南锡贵族沙龙十分有利。这样，吕西安就有机会认识并接近德·夏斯特莱夫人。德·夏斯特莱夫人对吕西安也颇为有意，于是两人就开始了一场真诚而热烈的恋爱。

然而，《红与白》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爱情小说。跟创作《红与黑》一样，司汤达是从当时法国七月王朝时期各种社会力量互相矛盾、冲突、较量的背景中描写吕西安与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爱情纠葛的，因此写得生动而又深刻。

德·夏斯特莱夫人年轻美貌，为人真诚严肃，不同于贵族社会中别的妇女。寡居以后，她拥有百万家财，南锡上流社会中不少贵族青年都梦想美人与财产兼而得之，千方百计向德·夏斯特莱夫人献殷勤。不仅如此，连她的父亲德·彭乐威侯爵都觊觎女儿的财产，力图左右女儿的再嫁，他指使她的表兄德·勃朗塞先生经常陪伴她，既充保护人，又充监视人。现在吕西安闯进这复杂的关系中，自然要遭到许多人或明或暗的抵制。另外，德·夏斯特莱夫人虽然对吕西安一见倾心，但她禀性高傲严肃，十分重视自己在南锡社会中的名誉。吕西安有一次去见她，她正忙于写一封急信，便笑着说："给你一份报纸，你先看着玩儿吧。"吕西安却趁她俯下身子的时候，吻了她的手，她一时大怒，竟把他撵出了门。南锡的贵族于是纷纷对吕西安恶意毁谤。这种毁谤虽然没有动摇德·夏斯特莱夫人对吕西安的感情，但多少也给了她一点影响，使她不免情愈重愈斟情。

不过，这次冲突不久就过去了，两人恢复来往，彼此间的感情似乎又深了一层。就在这要紧当儿，德·夏斯特莱夫人病了。一天，吕西安问病回来，他的马车急驶过一个广场，擦过正在闲逛的德·桑累阿先生。他和一起散步的罗莱尔伯爵就议论开了。德·桑累阿问："你看这

是不是跟咱们挑衅?"罗莱尔伯爵回答:"这个暴发户很懂礼貌,我倒不认为他拿那个马车故意来冒犯我们;正是因为他那么知礼,我才更加讨厌他。他刚才从彭乐威公馆里出来;他以为叫咱们舒舒服服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南锡最漂亮的女人,最有钱的继承人,至少你我从自己的阶级所能挑选的一个女人,从咱们手里抢走……这个呀……这叫我不能容忍。"(第三十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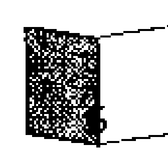
后来他们纠集了几个人,密谋通过决斗把吕西安杀死。这个打算很快就被杜波列医生知道了。杜波列与流亡布拉格的查理十世有秘密联系,他以布拉格方面禁止贵族与驻军发生矛盾的名义,阻止了这次决斗,并向这些贵族保证,一定把吕西安从南锡撵走,不让他抢走德·夏斯特莱夫人。杜波列医生当时正为德·夏斯特莱夫人治病,她的病其实并不重,但杜波列医生故意危言耸听,不让她下床活动,也就不让她跟吕西安直接见面(第三十五章),最后,杜波列索性导演了一场闹剧,硬说已经退烧、逐渐康复的德·夏斯特莱夫人面临虚脱,继续不让她下床,同时把吕西安骗来,让他待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前厅用板壁隔开的小间里。不一会儿,吕西安听到新生婴儿的一阵啼哭声,又听到一段对话,说这个新生婴儿是德·勃朗塞先生的,或是轻骑兵中校的,甚至是德·葛埃洛先生的。

对这场活剧完全信以为真的吕西安,再也不想在南锡上流社会中露脸,对军营生活也早已无所留恋,于是匆匆回了巴黎。

其实,吕西安在南锡之所以被排斥、被驱逐,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爱上了南锡最漂亮、最有钱的女子,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南锡的贵族对革命势力深感恐惧。聚集在南锡城里的不少贵族本是大革命时期从巴黎等地逃过来的,他们害怕新思想、害怕变革,拥护旧王朝统治,对吕西安这样怀有共和思想的人是根本不放心的。

吕西安重返巴黎,揭开了小说第二部的序幕。第二部比起第一部来,内容更为错综复杂。第一部主要侧重于南锡一地的社会生活与矛盾冲突,而第二部的舞台巴黎则是法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社会各种力量矛盾冲突的焦点。

吕西安回来后,痛定思痛,决定放弃军职。他虽在南锡取得一些经验教训,但毕竟涉世不深,政治上还不成熟。他对父亲所掌握的企业依



然不感兴趣，一时又别无去路，只得仍旧听命于父亲。

吕西安不仅爱他的父亲老勒万，而且钦佩他父亲的才干，常常自愧弗如。老勒万其时已六十五岁，实际上是个老奸巨猾的角色。作为法国金融势力的代表，他利用自己的财力勾搭上内阁官员和陆军元帅，又当上议员，甚至干预内阁官员的任免事项，连国王路易-菲力浦都对他赐宴。司汤达在小说中用了不少篇幅写老勒万。司汤达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写出金融寡头对法国政治的直接而明目张胆的干预，司汤达对法国社会观察深刻而独到之处正在于此，其现实主义的力量亦在于此。老勒万为了不让吕西安离开巴黎，把他推荐给内政部长德·韦兹伯爵当秘书。事前老勒万直言不讳地问吕西安："你觉得做一个卑鄙的坏蛋——也就是说帮助别人去干卑鄙无耻的勾当，你究竟能使出多大劲儿?"（第三十八章）吕西安急于洗雪在南锡所蒙受的耻辱，考虑再三，终于决定到内政部去，但又表示，他决不参与政治暗杀之类的活动："我至多参加那些金钱诈骗的勾当……"（第三十九章）老勒万要带吕西安去见德·韦兹伯爵的那天，原来约好八点钟，结果老勒万挨到十点半，才从房里出来对儿子说："叫你久等，真叫我不痛快……"儿子回答道："我没什么，不过，部长——"老勒万马上插话说："必要的时候，部长应当等我。我的天，是他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他；他需要我的银行，只是他又怕我的客厅。"

从勒万父子这段简短的对话里，我们不禁看出当时法国银行家以何等的气焰和政府部长狼狈为奸，而在这种勾结中银行家又怎样占了政府部长的上风！在这个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司汤达对法国金融势力逐步控制政治和经济局面这一社会现实的刻画与揭露，真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这是司汤达艺术直观感觉的胜利。

吕西安虽然在政治上还比较天真幼稚，但他十分清楚，父亲要他去的是个什么地方。他当时就深有感触地慨叹道："我进了贼窝啦……"尽管他事先提出过，什么他可以干，什么他绝对不干，但既然"进了贼窝"，那就由不得他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除了替德·韦兹伯爵和他父亲传递公债投机生意的信息之外，吕西安为部长先生至少干了两件丑事。

有一天，德·韦兹伯爵从杜伊勒里宫回来，脸色煞白地对吕西安

说，有件棘手的事要他去办。原来有个叫科蒂斯的特工人员腹部挨了一枪，受了重伤，只是暂时还没有死。他心里装了许多秘密，当政者怕他讲出来。有个将军派人向医生建议用鸦片帮助伤者止痛，被一口拒绝。国王大怒，下令要德·韦兹伯爵处理此事。德·韦兹伯爵怕自己出场会引得反对派报纸大惊小怪，这个差使于是落到吕西安的头上。吕西安立刻赶到医院去，召集医院的主要医师会诊，尽管不少人认为伤者必死无疑，吕西安还是引导他们不赞成用鸦片和放血的办法，而主张继续治疗。同时，吕西安又抚慰伤者，塞给他两枚拿破仑金币，告诉他有康复的可能，并表示打算让他的妻子到医院来陪伴他，要求他只吃妻子准备的食物，别吃医院给的东西，也别多嘴多舌乱说话。吕西安说服了伤者后，马上去找科蒂斯太太，以国王陛下关怀每一个公民的名义动员她到医院去照料丈夫，以防有人给她丈夫服用鸦片，同时要求她和她丈夫千万别把有人劝他们用鸦片和她丈夫的受伤经过讲给外人听。吕西安许下诺言：只要他们保持沉默，就每天都给他们一枚拿破仑金币。

"就是说二十法郎？"

"对了，二十法郎，条件是再也别提鸦片的事……"（第四十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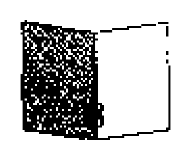
吕西安就用这种安抚手段封住了科蒂斯夫妇的嘴巴。科蒂斯不久就死了。国王路易-菲力浦、内政部长德·韦兹伯爵和某将军的隐私终于没有张扬出去，反对派报纸也就无从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

这回吕西安立下大功，博得内政部长的欢心，但有时想到自己参预这类肮脏勾当，不免感到内疚和厌恶。

不久，德·韦兹伯爵又向他布置新的任务：国王同意委派他去完成两个省的选举工作，要求他千方百计，不惜代价，务必让拥护国王的代表当选，千万别让反对派分子当选，尤其是别让卡尔瓦多斯省冈城那个叫麦罗贝尔的人当选。

吕西安·勒万受命后，就同一个叫科夫的助手，坐一辆旅行马车出发，车上满载着竞选宣传小册子。

司汤达在这里对七月王朝操纵和控制外省选举工作作了深入细致的描写。全书一连好几章都描写这次活动。司汤达在这些篇章中也描写了广大人民对政府这种偷偷摸摸的活动的强烈反应。吕西安他们刚停下车来准备用餐，旅馆主人就催他们走，因为有人要抢马车。接着外



面就响起一阵叫喊声："打倒密探！打倒警务署署长！"吕西安正打开车门，忽然有人砸了他一脸污泥，泥浆一直溅到领带上。（第四十九章）这次袭击，使吕西安十分恼火，几乎准备半途而废，把任务交给科夫，自己远赴美洲。始终保持冷静的科夫劝住了他："烂泥，对咱们来说，就是沙场上的尘埃，高尚得很，光荣得很。老百姓骂你，那是看得起你，这是你选定的一生事业中十分光彩的一页，正因为如此，我家道贫寒，蒙你器重，所以才追随你来干这一番事业。"这番充满哲理意味的话使他们又继续往前赶路。

在第一个目的地——歇尔省里，他们总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可是在第二个目的地——卡尔瓦多斯省的冈城，他们却遇到巨大的阻力。国王和内政部长再三通知不能让他当选的麦罗贝尔偏偏在选民中极有威信，得票率很高，而省长推举的候选人则完全处于劣势。吕西安见省长德·塞朗维尔态度暧昧，就和当地军界元老法里将军密商，打算争取正统派的六十票，另行推举正统派代表为候选人来代替省长提出的候选人，要省长把原来已得的票数交出来。他们取得部里的同意，计划拿出十万法郎作为酬劳。在正式投票的当天四点钟，省长收到部里要他交出已得票数的电报，但他却隐瞒下来，还气势汹汹地对法里将军说："不过，先生们，你们还有一份电报没有来：我还没有给撤职，勒万先生现在还不是冈城的省长。"等到吕西安收到同样内容的电报时，选举已经结束了。麦罗贝尔以超出六十来票的优势击败了省长提名的候选人。

选举本是一种枯燥刻板的事务性工作，但司汤达却以生动的文笔，把法国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写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这段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人物性格也显得特别鲜明。上面所引省长的那句气话，就把他积了几天的酸溜溜的怨气通通吐出来了。

吕西安这回铩羽而归后，受到德·韦兹伯爵彬彬有礼而又冷淡的接待。部长原来许下的晋升中尉的诺言再也不提了，吕西安的奖金也给打了折扣。当时老勒万在外省参加议员竞选，获得胜利回到巴黎后，听说儿子受到冷遇，非常恼火，便决定对德·韦兹伯爵进行报复，凭自己在议会中的地位迫使司法部长下台。他要这样做自然也是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他认为："七月王朝以来，银行又居于国家的主脑地位。资

产阶级已经主宰了圣日耳曼城区。银行就是资产阶级中的贵族嘛。"因此，他要让银行家出身的人入主内政部，而他自己比较懒，不想去。有个大银行家葛朗代先生的夫人非常希望丈夫进入内阁当个部长。这位葛朗代夫人年轻漂亮，是巴黎有王后气派的美人。老勒万想让她做吕西安的情妇，便推荐葛朗代先生出任内政部长，让吕西安做这个部的秘书长。他怂恿吕西安加入葛朗代夫人的沙龙。吕西安起初也以博得这位美人的青睐为荣，一时过从甚密。（第六十三章）但后来由于陆军元帅对葛朗代先生的印象不佳，推荐入阁遇到阻力。于是有一天，老勒万避过夫人，带吕西安提前上歌剧院，在包厢里把他和葛朗代夫人做的交易向儿子和盘托出。老勒万把儿子也当作一个权诈多变的政治家，显然犯了个大错误。（第六十五章）吕西安的虚荣心受到沉重的打击，随即中止了与葛朗代家的来往。

从吕西安所遇到的上述种种矛盾与冲突中，不难看出，司汤达对这位主人公充满了同情。司汤达固然也如实描写了吕西安所做的一些蠢事，但那些过错实系时代环境所致。吕西安开始进入社会之际，像当时大多数法国青年一样，也找不到既符合真正的时代精神、又符合自己的天性要求的出路与工作。况且，吕西安虽然做了德·韦兹伯爵的秘书，但却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德·韦兹伯爵。司汤达在小说中曾经写到，有一次，德·韦兹伯爵举行晚宴招待几位将军，一看见吕西安进来，连忙就撇下客人，把吕西安引到办公室，一把夺过吕西安手里老勒万的一张便条，知道自己第一笔公债投机生意赚了几千法郎后，快活得把吕西安抱了又抱，使吕西安心里不禁感到德·韦兹伯爵"真是一个强盗，而且是一个正在动手抢劫的强盗！"由此可见，吕西安是分得清是非的。他与他父亲的性格迥然不同。他毅然同葛朗代夫人断绝来往，也表明他明辨是非。第二部结尾中，他父亲去世了，他不同意宣布破产，不想给自己多留一点财产，而决定全额偿还债务，这正反映出他从生活实践中吸取种种教训后的觉醒。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人物。司汤达选他做小说的主人公，确实选对了。

司汤达在小说中特别重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无论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甚至过场人物，他都认真描写他们由性格而产生的言论和行动。例如，吕西安受到烂泥块的袭击时，那个来"维持秩序"的宪兵，虽是一

个过场人物，但作者对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却作了一丝不苟的刻画。至于那个把吕西安与德·夏斯特莱夫人活活拆散后当上议员的杜波列医生，在司汤达的笔下，更是轮廓分明而性格突出。司汤达同时还十分注意对人物心理过程和思想活动的描写，其笔下的人物性格因而显得格外丰满。

本书正文后附有司汤达题为《社会地位》的小说初稿三章　司汤达原想在第三部里写吕西安到法国驻外国使馆担任秘书期间的故事。在第二部结尾中，就已写到吕西安经陆军元帅的推荐到卡佩尔任使馆秘书的情节。而《社会地位》这三章写的正是大使夫人与新来的使馆秘书之间的故事。根据马尔蒂诺为本书所作序言的透露，作者原打算采用《社会地位》这三章作为第三部的材料。但我们如今看到的这篇小说的男主人公却叫鲁瓦臧，并不叫吕西安。看来，真要把这篇小说初稿化作第三部的内容，司汤达似乎还得大力改造一番。

这个译本是王道乾同志的遗译。道乾同志精通法文，非常喜爱司汤达的著作，对司汤达素有研究，并已翻译出版过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其翻译态度十分认真，译毕一书，总要反复修改。《红与白》，他早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就已译出全稿，只因反复修改才未及在生前出版。这还是笔者多年前在出版社工作时所约之稿，今日阅读这部遗译稿，不禁深为其终于问世而庆幸。道乾同志夫人钱孝如同志嘱我作序，我素来喜爱司汤达这位法国作家，过去也曾写过一篇《简论〈红与黑〉》，对司汤达似乎还有所了解，因此就欣然命笔了。

辛　未　艾

1996 年 12 月

原编者序

贝尔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描写吕西安·勒万，他追忆自己二十岁时的情景，他估量自己过去生活与当前生活的距离，他在手稿边上写下这样一段恍若大梦初醒那样的感叹："his life in Civita - Vecchia and his life rue d'Angiviller, au café de Rouen（他在契维塔韦基亚的生活[1]与在昂吉维耶路、鲁昂咖啡馆的生活），是多么不同！一八〇三年与一八三五年！从精神上看，一切还都停留在一八〇三年。"

这种消沉低徊情绪没有持续多久。贝尔对自己工作的意义一向有合理的评价，同时又十分珍视。所以几小时以后他重读上面记下的一段话，坚定勇敢而坦率地把这一段话补写完全："但是，归根到底，真正盘踞在我心上的，仍然和过去一样，是 to make un chef-d'œuvre（写出一部杰作）。"

他知道他降生到人世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杰作，他对他的命运从来也没有长久怀疑过。早在五年前，他已经出版了一部杰出的作品。再过四年，他应当再写出一部[2]。而现在，他摸索前进，正要写一部新的作品。他在《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之间，已经一次又一次乃至十次着手写《吕西安·勒万》；我们将要读到的《吕西安·勒万》这部篇幅很大的小说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尽管这部作品最后没有完成，但仍不失为司汤达的第二部杰作。

如果探索这部小说最初的创作动机，与另外两部作品相比，它就不免显得神秘莫测，但是，我们如果对它的创作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进行研究，倒是比较易于掌握的。《红与黑》的故事梗概取材于《法院司法公报》，《巴马修道院》原始题材则从现今仍然保存着的一部意

大利古史中汲取而得。但是这两部作品从开始动笔到最后完成却是一段绝对的空白：所有的材料都已散佚不见，无从查考了。《吕西安·勒万》的情况完全相反，原稿存留下来，可供我们检阅：作者几度易稿，思路的往复起落，写作的逐日进展，原稿手迹给我们展示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如果我们完全不了解作者拿起笔来进行创作时的境遇，如果我们对于作品情节结构的实质进行评价只能加以猜测臆断，那么，某些难以索解的谜仍然是存在的。按照作者的习惯，他的情节结构一向系借用而来，他的想象正是在这种现成情节结构的框架上将种种合情入理的情节与事件组织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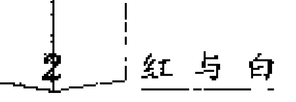
亨利·贝尔一八三三年回巴黎度假，他的女友高及耶夫人交来一部题名为《中尉》的小说稿，请他给她提意见。他把这部小说稿随身带回意大利准备从容细读；正因为读了这部稿子，他才下决心自己也来写同样的主题。

高及耶夫人出身于多菲内省的一个家庭。她的父亲鲁吉耶·德·拉贝热里先生，一八〇五年任荣纳省省长。司汤达在格勒诺布尔的老同学和知心朋友路易·克罗泽，那时正在荣纳省任工程师。克罗泽与省府有密切关系，所以结识了拉贝热里的两位小姐：布朗舍和阿黛尔-于勒。他爱上了布朗舍，在他的心目中，她无疑就是艾尔米奥娜的化身。司汤达当时在马赛帮人做香料生意，克罗泽曾在给司汤达的一封信中描写过一幕十分有趣的场面，把当时的感情写得十分真挚自然：在向拉贝热里一家告别时，整整这最后一晚他都在和布朗舍一起朗诵这部悲剧的对话，特别是写艾尔米奥娜讥诮嘲讽的那一场，还有罗克萨娜说"找巴雅泽去"那一场。这时，于勒已经猜到他的爱情，因此在他耳边

---

① 1803年，司汤达二十岁，在巴黎；1830年司汤达出任法国驻意大利的里雅斯特领事，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不准，1831年司汤达改任法国驻意大利契维塔韦基亚领事，直至1842年去世

② 即《巴马修道院》，1838年司汤达用五十二天时间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



轻声说:"可怜的不幸的人!"

不知为什么克罗泽给于勒起了一个绰号叫阿里西，于勒其实是心地宽厚而又富于同情心的。克罗泽有一天恍然大悟叫道："这好心的、令人崇拜的阿里西啊。"还有一次，他说过这样的话："她的性格的基础就是温柔与多情。"在这件事上，他要说的话真是没有穷尽的，在共和十四年雾月二十八日之后，他从奥塞尔[①]写信给司汤达，又对这位少女赞颂不已，他说："[这是]继普拉纳、你、拜里诺和我之后——因为你们和我竟如此惊人地相似——我所能看到的最杰出的性格。"

这位"令人崇拜的于勒"认识亨利·贝尔，是在她和圣德尼的收税官高及耶先生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他在他的日记上记的是在一八一〇年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被介绍给拉贝热里夫人等，但是贝尔和于勒·高及耶夫人书信往来却在一八二六年前后这段时间我们才找得到线索。那还是从司汤达作为领事动身前往意大利任所直到后来在一八三三年回国度假数月那段时期内的通信中，我们才发现某种真情流露：原来从高及耶夫人的复信中，从他们彼此一场场机智的恶作剧中，流露出越来越明显的热烈感情。贝尔听任这种感情自行发展，听任这个美丽的妇人的爱情在不知不觉中升华；而且在他下一次回来度假之后，又一次表现出他始终忠于他在爱情上采取进攻的理论，并直言无讳地表白了他的感情和他的希望。不过，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得到的不过是这样一封妩媚动人的回信："一八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这并不是给德·M公爵写信，我的朋友，我这是在给你写信，这时你正好就站在我的窗下。请不要为你这一天感到懊悔；这一天应该列入你一生最美好的时日之中，对我来说，这也是我最最荣耀的一天！我感受到取得伟大胜利的喜悦。进攻得好，防御得也好，不必签订和约，也没有谁失败，双方都保持了荣誉。(……)贝尔，请你相信我；你比人们所能相信的，比你自己所相信的，甚至比我两个小时前所能相信的，都要好上十万倍，阿黛尔。"

他们的关系至少没有因此断绝，经过这一次没有什么成果的小小

---

① 奥塞尔，荣纳省省会。

战役，他们的关系反而加固了。一种互相爱慕的亲切友情继续下去，这种友情也许会对高及耶夫人产生某种影响。据此，人们可以设想她和贝尔的密切关系，同时又加上某种性格上着魔似的力量的推动，竟使她鼓起勇气写出一部小说，并亲自把小说稿交给《红与黑》的作者。直到她在一八五三年四月六日突然在巴黎死去为止，看来她并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毫无疑问，她征求到的意见并没有使她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下面就是一八三四年五月四日从契维塔韦基亚向她提出的忠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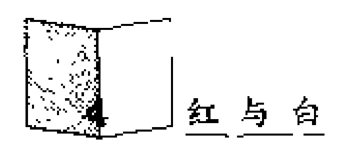
"亲爱的、可爱的朋友，《中尉》我已读过。必须全部重新誊写一遍，而且你还必须想象你是在翻译一本德国书。依我看，语言写得太高贵，过于夸饰；我无情地斧削了一番。不应当偷懒；因为，你是为写作而写作；这对你是一种消遣。应当全部改为对话，一直到第二本的结束：凡尔赛，海伦，苏菲，社会的喜剧。——所有这一切都用叙事体写，就显得滞重。结局亦嫌平淡无奇。奥里维埃仿佛是在追求百万家财；在现实生活中这是值得称赞的事，因为观众会对自己说：'我要到这个人家里去吃晚饭'；在读作品时，那就恶劣不堪了。——我提出另一个结局。——你看，我是恪守我们的公约的；这决不是要抚慰自尊心。——在人的姓名上，应该少用 de，也不要用受洗名指称你的人物。难道在谈到克罗泽的时候，你不说克罗泽，却说路易？——你说的是克罗泽，你就应该这样叫他。

每一章至少有五十处最高级形容语应当一律删掉。永远不要说'奥里维埃对海伦有火一样的热情'。

可怜的小说家应该千方百计让人家相信有'火一样的热情'，但不要把它明讲出来；这是有背于羞耻心的。

试想：在有钱人士当中，根本就没有热情可言，除非是因为虚荣心受到损伤。

如果你说：'热情吞噬了他'，那你就陷入毕果洛先生写给侍女看的十二开本小说那类老套之中了。但真要侍女阅读《中尉》，那它又不免缺少足够的尸体、诱拐以及毕果洛老先生小说中其他必不可少的东西。



勒　　万

或

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开除的学生

我想用这个题名。这可以说明奥里维埃和埃德蒙的友谊或关系。埃德蒙，或未来的院士的性格，是《中尉》中最新颖的东西。各章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对已故的戴马聚尔先生的最高级形容语却把一切都给弄糟了。要像给我写信那样叙述才好。你读一读马里渥[1] 的《玛丽阿娜》和梅里美先生的《一五七二年》，那好比人们服用一种黑色药剂一样，可以治好你那种外省的 Phébus（言词含混、语意模糊病）。描写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处景物，要永远想到某一个具体的人，某一件真实的事。

我整个儿被《中尉》所盘踞，我刚刚才把它看好。可是怎么把这部稿子寄给你呢？得有一个机会才行。上哪儿去取？且容我设法。

请写封信给我，并请在信上一一开上专用名词。——假期结束后回来是一个十分使人愁闷的时刻；关于这个题目，我可以写上三页，而且还写得不太坏。有人这样想：远离我的故土，或远离祖国，我是不是还活得下去，我是不是会变老了？比较起来，这是更时髦的了。我每天晚上都是在一位十九岁的女侯爵家里度过的，她认为她对你的仆人怀有友情。至于我，她就如同一架躺椅，十分舒适的躺椅。唉！除此之外，乏善可述；更坏的是，我居然没有什么更多的期求了。"

我们对这封信非常感兴趣，因为信中充满了司汤达关于小说的独特理论。司汤达在亲手修改他的女友的文稿以便向她说明应该怎样写才能写好之后，他还准备亲自运用他的理论，因此他突然下定决心，按照自己的理论处理《中尉》的情节。他随即以他通常所有的那种热情着手进行，抛开其他工作，一口气写了一年半多的工夫。

我们很想确切知道他从于勒·高及耶夫人交给他的小说中究竟抓

[1] 马里渥（Marivaux，1688—1763），法国喜剧作家，小说家，因其语言诙谐、细腻、矫揉造作的描写爱情的笔调而形成"马里渥体"（marivaudage）。

到了什么。但是这部小说稿已经无迹可寻，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作出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确切回答。不过，据司汤达在他自己手稿边上写的大量批注、说明、润色和陆续提出的计划提要等，我们可以推定他的女友的作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一个跳板，不过使他凭之一跃而已。所有事实，所有日期，都加强了这种假设。

一八三四年五月四日，贝尔对他的收信人解释她应该如何重写《中尉》，如何避免形式方面的笨拙写法。信写出后第二天，他自己就动手写起来了，并写出开头若干页的草稿，又多次更换题目，这就是我们如今在这里用《吕西安·勒万》这个题目发表的作品。事实上，当初他自己也并不怎么知道将要写成怎么一个样子，他无疑只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把一部没有写好的小说改好，可是，在五月八日至九日的那个夜里，有待完成的一部作品的主要脉络犹如一道光芒突然把他的思想照得通明，这就决定他从此不再是一位修改习作的老师，而改为由他自己来完成一部作品（make un opus）。紧接着，他把各个主要场景布置起来，在稿纸上写出简明提纲，提纲是从他的主要人物回到巴黎后开始的。所以，贝尔至多不过从于勒·高及耶夫人那里借用了她的故事的最初几章，这就是说，南锡的那一段插曲。而这一插曲只是贝尔一八二五年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第二部中提出的一部小说的计划的发展罢了[①]。

"这种情形正像某个年轻人，上天一方面赋予他无比精深纤细的心灵，一方面又让他偶然当上一名少尉军官，投身于军界，他在和某类女人的社交关系中亲眼目睹他的朋友一个个取得成功，过着快乐的生活，而他却由此果真自以为和爱情无缘了。终于有一天，某种偶然的机遇给他带来了一个单纯、自然、正直、值得爱的女人，他这才感到自己原来也有一颗火热的心。"[②]

对《吕西安·勒万》这部小说的开头，用简单几句话来概括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贝尔在埋头写作三天之后，对他的小说以

---

① 这一对照，是亨利·德布拉伊（H. Debraye）在他那部十分珍贵的商皮翁版《吕西安·勒万》的前言中提出的。（马尔蒂诺注）

② 见《拉辛与莎士比亚》迪旺版第112页。（马尔蒂诺注）



后怎么继续写下去，突然又得到新的启发。他所描写的故事并不仅仅限于一个尉官在外省的生活这么一个插曲，小说的主人公继而还要在巴黎担任一位部长的秘书，后来又成为驻罗马大使馆随员。在小说的结尾，他还要同小说最初许多章节所描写的他那么爱慕的女子结婚。

所以，司汤达到现在才掌握了他的主题，这时，他才能放手写下去，而且像往常一样，他愈是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作，思想就愈是潮涌而来。

几个星期后，他又有了一种新的眼光，不仅明确了"描写吕西安对德·夏斯特莱夫人最初的热情"，乃是现在和以后贯彻始终的小说中心情节，而且还明确了他的许多人物活动、发展的种种环境。因此，与写这部爱情小说相并行，他又写了外省极端保王党人物的社会，巴黎内阁各部之间的纠葛，直至罗马宫廷。小说分为三部，已经确定下来，对于第三部，司汤达原想重行采用一八三二年以《社会地位》为题[①]早已写好的小说初稿。至少可以说，他在小说第三部中原是企图描写与此相类似的外交界的。人们将会看到吕西安·勒万成为驻罗马使馆秘书，和德·圣梅格兰公爵夫人谈恋爱，甚至打动了这位很有权势的贵妇人，竟使她惊惶失措，由于害怕失足堕入地狱，竟设法让人把他召回法国。回国以后，他到枫丹白露躲了起来，毫无办法、不能自持的公爵夫人又很快追过来与他相会。但是他在外省狂热地爱着的那个女人（德·夏斯特莱夫人）也在他面前出现，他终于发现她是白璧无瑕，最后娶她为妻。

由此可见，我们所读到的既是一部情节复杂的爱情小说，又是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曾予初步描写、在《拉弥埃》曾继续写过的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精神历史的续篇。

在整整一年中，除开某些细节方面有不同的改动外，司汤达始终没有越出这个范围。从一八三四年六月五日到一八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他不停地对他的小说提纲作种种更改变动，但都是微不足道的，始终没有离开主线。他的修改只是就如何推出那些大场面，如何使既定

---

① 这本未完成的小说的开端部分，经亨利·德布拉伊精心校阅最早由西蒙·克拉（Simon Kra）出版。（马尔蒂诺注）

情境更富有生气，在表现方法上进行的改动，早已确定下来的情境本身却是始终未予变动的。

有些仅仅是一时粗略表现出来的想法，后来随着作者这部书写作的进展，他的人物把他带到不同的方向上去，于是作者不得不放弃原来那些想法，对于这些想法究竟应该不应该过分强调呢？有一天作者想象吕西安因为德·夏斯特莱夫人而把葛朗代夫人丢开，所以要让葛朗代夫人对吕西安产生爱情，是不是应该这样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目睹这两个情人之间又发生新的纠纷，而这纠纷恰恰是这个好耍诡计的女人引起来的。事实上，德·夏斯特莱夫人并没有来到巴黎，而读者所看到的葛朗代夫人的嫉妒与怨恨却是以稍微不同的方式产生的。同样，德·欧甘古夫人并没有离开过南锡，司汤达也没有必要把他已经想过一段时候的情节作进一步的发展。其实吕西安未失一兵一卒便成了她的情人，而且有一天他同她“在靠近圣特奈-罗斯附近金黄色的沙岭上（维克多·雨果在这里曾经向我行礼致意）散步，这时，德·夏斯特莱夫人和他们不期而遇，德·欧甘古夫人非但没有向她耀武扬威，进行挑衅，反而满面羞惭，甚至羞得连眼白都红了”。

实际上，这些很美的场面，一直没有写出来，甚至还有许多别的场面，他在转念之间想到的，只是用几个字记在手稿上，也没有真正写出来。司汤达头脑中的情节布置，变化多端，情节的数量，情节的展开，或情节的内容，也是变化不定的，所以整个作品尽管划分为三个部分，或者另外还有别的不同的组成部分，但统一的整体却不容打乱，它的主轴始终坚定不移。

因此，到了一八三五年二月十日，作者甚至预见到作品要分为四卷，他把他一直不停地酝酿着的内容分别配置到这四卷书之中去：

“卷一：外省生活，居住在外省的最富有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又恨，又怕，他们的不幸即由此而来。

“卷二：热烈的爱情，接着是一次从表面看来十分合理的争执。主人公并没有什么虚荣心，以致对他的情人并无恶感。他自行引退，回到巴黎。

“卷三：他的父亲希望他结婚。巴黎的生活，银行界，议院和内阁。

“卷四：居住在国外的最贵族化、最富有的法国人的生活。结局。”



不幸的是，内容如此丰富的蓝图远远没有实现。这并不是因为贝尔来不及把如此庞大的整体建立起来，而是因为他在一八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突然意识到情节的发展已经达到三分之二的地步又引进如此众多的新人物，实在是一个错误：

"我取消了第三部，理由是：人们只有处于青年时期和产生爱情最初的激动中，才会接受这样铺展开来的故事和出现这么多的人物。过了一定的年龄，那就不可能了。所以，德·圣梅格兰公爵夫人和第三部暂且放弃了。那将属于另一部小说。"

不过，吕西安·勒万的故事也并不因此就非得写到他结婚为止不可。司汤达从来没有想过改动他早已预定的故事结局。许多已经拟出的提纲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里我只介绍其中一个提纲，拟订的时间很可能在确定写这本书的最初几个月内，这个提纲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含而不露的柔情令人想到《巴马修道院》的结尾部分。它有助于让人们看到《吕西安·勒万》的尾声是怎样的，同时也可以让人们了解这部书何以作者未及把故事的发展一直写到那个动人的结局，以致成为一部悬而未决的小说：

"结尾的提纲——德·夏斯特莱夫人结婚，勒万认为她已经生过一个孩子。在巴黎，举行婚礼后，她一面不住地吻他，一面对他说，'你是属于我的。你马上到南锡去。立刻就去，先生，立刻动身！多么不幸，你知道我的父亲是多么恨我。你就去问他，去问所有的人。然后再写信给我。当你的信证明你不仅事情的真相清楚了，而且信服了（你知道我是个出色的审判官），那时你再回来，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回来。宽恕订立婚约前犯下的错误，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抱着这种容忍态度；或者，我崇拜的这颗心，真有了诚实的确信，自然而迫切地爱着我；这两种情况我都能分辨清楚。'一个星期后，勒万回来。——小说结束。"

司汤达在决定放弃原来计划要写的第三部分的那一天，发现他这个决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他的小说居然就此结束了。我们知道，这部小说并不是已经完成、定稿的作品，这一点作者比任何人都清

楚。不过，小说的各个主要情节都已经写好，重要材料也都布置就绪。司汤达从动笔写第一页那天起，就从容不迫地放手写这本书了。不过不时有行政事务使他分心，而且有时也有一些难题需要他亲自到契维塔韦基亚领事馆去处理，如一八三四年十二月“亨利第四号”船遇难，或者有时他的健康状况不佳，需要休息几天。事实上，他的身体这时并不怎么好：疲劳常常使他头部充血，如果说香槟酒让他感到松快一些，那么，咖啡却使他感到肠胃不适。又由于天气溽热，他简直不能继续工作。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末梢，他把他原来的计划砍去了一部分，雄心勃勃的设想收缩到规模较小的范围之内，他把已经完成的部分全面地估量了一下：从他工作开始到这时还不到一年，实际工作不过两百天光景。就在这段时间内，已经写了满满五册：“画布已经涂满了”。

未完成的工作还有很多，确实如此。贝尔未曾有过片刻时间想到要中止他的艰苦工作。但至少他将不再扩大他的故事。他对已写好的作品再看了一看，觉得大体可以了。他修改，充实，加浓，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行，他都毫不含糊地细细斟酌，精心地加以改动，他对词句反复推敲，要求表现得准确，而且寻找那富有启示性的细节。

修改后，他并不认为这个初稿已经完成。在一八三四年六月底之前，他提笔写作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就把小说开头部分各章重新改写过。他每重读一行原稿，就不能不想全部重新加以改写，与他的修改进程相并而行的，永远是又一次创作。

贝尔在一八三五年五月十六日至六月二十二日这段时间内搁笔，什么也没有写，因为风湿病发作，人发烧。但不久他又愉快地投入修改整理工作，真是全力以赴、专心致志，以致又发生视力衰退的症状。九月一日，他第一次戴上了眼镜。这个重要事件当然记在稿子边页上了，旁边还画了插画。但是突然间他又停笔了。十一月二十三日，一个新的计划忽然出现：他要写他自己的一生，这就是后来的《亨利·勃吕拉》。他宁愿受到这样的牵制，他打算回到巴黎以后再写完他的小说，还想在“当前的体验”告一段落后即一八三九年把小说拿去出版，所谓“当前的体验”告一段落后，就是说按照他的预测，在他辞去领事职务或者在他无情地判定七月王朝垮台之后。

不过，作为最后一次，他毕竟把《吕西安·勒万》又看了一遍，人们发现，一八三六年九月至十月在巴黎期间他在这部稿子上花的时间并不多。到巴黎写成这部小说的打算也始终没有实现。不需多费事就可以功成名就，但这时作品却被永远地束之高阁了。司汤达无疑有其他事务缠身，他对这部作品的价值一时也未必看得清楚，但主要是由于已写好的各个章节有太多政治性的事实、暗示和判断充斥其间，不能就这样拿出去付印，否则，必然会给作为公职人员、而且今后势必还要做公职人员的作者招致无穷的麻烦。他这种审慎，从我们手中夺走了一部最完美的作品；但是，反过来，正是由于这种审慎，小说才没有拿出去付印，倒为我们救出了一部手稿，《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两部原稿就是这样给毁掉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审慎小心，我们今天才有可能深入发掘司汤达这样一位引起人们好奇心的作家的创作方法。多亏有这样的审慎，我们才能洞悉这部小说及其可辨认的现状中所保留下来的一切，看到它是怎样被一改再改，至少被重写了两遍，往往是四遍，甚至更多。

贝尔自己也清楚，由于他改了又重写，他的工作量实际上是三倍于一稿。他解释说，这是因为"这样写下去，如同我在设计一幅全景图一样（和《红与黑》比起来是大不相同的），我想的是人物的行动是否妥帖，而不在故事的叙述。随着我最早的考虑逐渐被淡忘，叙述的方式就显现在我的头脑中，所以我改变了最初的看法"。事实是——这一点他自己也指出了——他在一八三四年已经写好的，在一八三五年又改掉其中的二分之一，重新写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在这部作品中"走的是一条边发掘、边前进、绵延不断、逐步完善的道路（我并不喜欢这种格调，不喜欢，不喜欢）"。

我们不要在司汤达一贯极其流畅敏捷的笔端流露出来的那些有点发僵的描述上止步不前，要知道：这些逐步完善的描写在五册充满着涂抹修改痕迹的手稿上是写得最清楚的部分。

对司汤达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每天重读前一天晚上写好的最后一页，然后再放手一口气即兴地写下去。如果他坐下来开始工作竟重读两页以上已经写好的稿子，发现其中种种失当不妥之处，再加以修改，甚至全部重写，那么，修改就把创作的激情给窒息了。

一般的规则是：他修改一节，再把新的东西充塞进去，意图是留待

以后再删削简化，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每一次重新估量、考虑，都不是紧缩原文，而总是增加。

同样，他还拟出许多计划，这种计划提要通常都很简短，仅限于他已经写到的那一部分，并非针对整体。最常见的情况是，他提出的这些计划往往是回顾性的：在结束一章、写好一个情节之后，他上溯、回顾，作一个小结，以便紧扣将要写的下一个部分，目的是把发生的事件固定下来，什么也不要忽略遗漏，对已经布置就绪的部分再加进一点新东西去，例如具有性格特征的一个细节，或者引入一个他认为有必要出现的人物，他想让这个人物在扮演重要角色前先把他介绍出场。这些小小的注脚，他称之为"打木桩"，是用来充作他的作品隐藏在下面的基础的，在这许多木桩上面他能够牢固地构架建筑而无需担心节外生枝、发生差错，这就是他为自己搭起来的脚手架，"用来避免在一些自然季节环境描写的词句中发生抵触"。但是，他本来是有意让事件发生的顺序含糊不清地留在作品中的。他写道："我写好故事之后才拟订计划提纲，好比是听凭内心的指点，否则，搜索记忆那就把想象给堵塞了（至少在我是如此）。"

记忆与想象之间这种永不止息的斗争迫使他把一切都在手稿上记了下来，以便使成百上千的细节一个也不致被遗漏，从他思想里突然闪过的稍纵即逝的感情的任何细微变化也不致被忽略，因为到了要用的时候他不能肯定他的笔下是否招之即来。因此大量的注解说明出现了，在他写下的正文四周的空白边际，写得满坑满谷。

他的第一稿，下笔十分急切，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只是勾勒出一个轮廓，在某些地方勉强突现出几笔鲜明的色彩；这时，他希望人们看出"所有的明暗，所有的光线和阴影都是界限分明而生硬的；我是在白色底子上下笔描画的。现在，底色已经画好，同样的效果就要靠细描精绘烘托出来"。司汤达还常常用另一种类比来说明问题：他首先把骨骼支架起来，在骨架上布置血肉，最后傅上皮肤；"笑就是产生在表皮之上的"。在其他场合，他又借助音乐来作形象的比喻："在胚胎中脊椎骨先长成，其次才循着脊椎骨生长其他部分。这里的情况也是一样：首先是爱情纠葛，接着种种可笑的事情发生在爱情过程中，延缓了欢乐的出现，就像一部海顿的交响乐，乐曲结束的乐句姗姗来迟。"

他始终坚持他的技巧原则：以圆心作为出发点，解决所遇到的各种难题，持续不断地修改润饰，向四面八方生发开去，最后达到圆球体的表面。他并没有忘记另一种方法，即他自己所确认的写《红与黑》所使用的那种方法，不过按照他的意见，《吕西安·勒万》将是一部更易于理解的小说

他尤其想避免人们对《红与黑》所提出的责备：小说里写一个人物，只是要他扮演一定的角色，起一定的作用而已，因此人们批评他的作品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回忆录。他很重视这些意见，人们可以看到他写吕西安一到南锡，几乎书中所有人物都一一点到，这是他通过这些交代采取的预防措施。他一度考虑把他的小说第二部分的女主人公葛朗代夫人也引到南锡这个城市去，而德·圣梅格兰公爵夫人只在第三部分才真正扮演她的重要角色（后来取消了）。他甚至想稍稍强调一下仅仅被提到的人物黎格堡中尉，一个省长的儿子，吕西安·勒万后来离开军队，为一次选举担负重要任务时曾和这位省长多次打过交道。

以上所说的这些计划，只是部分地实现了。司汤达对这些计划一度十分珍视，所以不是我们用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

写《红与黑》所采取的方法与他现在竭尽全力所做的工作之间，司汤达认为并不仅仅在表现人物方法上有所不同。整个小说的布局与小说主人公的性格，在他看来也是全新的。他自己说过："在《于连》[1]中，并不凭借各个细节来引导读者的想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来，那是更加宏伟的手法，有如大壁画与小插图相比。"

他不仅将这部正在创作中的作品和他已完成的作品相互比较，而且还和他的前辈比较，到同时代人中去寻找可以直接进行比较的对手，为此他曾经多次将《汤姆·琼斯》的作者[2]和他相互比较，并提出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除开天才以外……菲尔丁与多弥尼克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于菲尔丁齐头并进地写许多人物的感情和行动，而多弥尼克，只写一个人物。多弥尼克的方法导向何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完

---

① 于连在司汤达的说法中不是指这个人物，而是指《红与黑》这部小说。（马尔蒂诺注）

② 即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1707—1754），所写小说讽刺当时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之一，小说《汤姆·琼斯》是他的代表作。

善的方法呢？是不是退回到艺术的幼稚时代，或者说，是不是陷入写哲学式人物那种僵死的样式之中呢？"

多弥尼克，他喜欢给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他用下面这样一句话来指明他最怕的一个暗礁：冷冰冰的哲学式的表述，或拉勃吕耶尔式的精巧格言。他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说过这样的话：小说"应当叙述故事，人们对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小说所要求的乐趣就在这里"，所以，在他看来，凡写得无精打采、令人厌烦、像道德说教那样的东西，他就整页地删掉，另行改写，换成对话形式。按照这样的观点，直至达到他预期的目标，他才感到满意，他说："在《普莱茂森林》[1]中，叙述了很多故事，如果把其中的句子同巴尔扎克先生的《乡村医生》或欧仁·苏先生的《卡特旺》[2] 中的句子互相比较，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句子都在叙述。换句话说，小说的首要品质应该是叙述，用讲故事来引起读者的兴趣，为了使多情明理的人发生兴趣，还要进一步刻画在自然中可能存在的性格。"

"在一般情况下，还要理想化，就像拉斐尔在肖像画中为使人物更为逼真而理想化一样。理想化，仅限于女主人公的形象，是为了使她接近于完美的境界。根据是：读者对自己所爱的女人总是予以理想化的。"

他所爱的一个女人的形象，实际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思想。所以他总是这样责备自己："你不过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你不去选择你的原型，你总是为了 love(爱)才选中梅谛尔德和多弥尼克。"

吕西安·勒万对德·夏斯特莱大人的热烈感情，实际上是按照亨利·贝尔一八一八至一八二一年在米兰对玛谛尔德·邓波夫斯基[3]的热烈感情描摹下来的。贝尔回到巴黎后，每天都要自问二十次："她爱我吗？"而吕西安，当他离开南锡回到巴黎，坐在他母亲的客厅里，也是不停地拿同样的问题问自己。作者在其他场合还曾经告诉我们，他

① 《吕西安·勒万》暂用的题名之一。详见下文。（马尔蒂诺注）

② 欧仁·苏(Eugène Sue，1804—1857)，法国小说家，此处指他的小说《卡特旺海上瞭望塔》(1833)。

③ 玛谛尔德·邓波夫斯基，即上文的梅谛尔德，下文提到的玛谛尔德·维斯孔提尼是同一人，不过用的是本姓。

是比照一八三二年罗马大奖获得者昂勃鲁瓦兹·托玛先生的生动形象来描写他的年轻的主人公的,除此之外,他还把一种与他的主人公后来作为大使馆随员的风度相反的变化无常的特点加到他的主人公身上去,这一特点人们在一八三五年驻那不勒斯大使馆随员德·欧松维尔伯爵身上曾经见到过。这一切还仅仅是次要特征而已。主要的是:他把他自己的感情、趣味、愿望赋予他笔下的人物。吕西安与司汤达以同样喜悦心情欣赏意大利音乐,他们的政治信念也完全相同。他们两人都是独特的共和派,都憎恨卑鄙无耻的恶棍行为,喜欢贵族趣味——这就如同《拉辛与莎士比亚》的作者虽是浪漫派,但对他同时代的浪漫派作家却一个也无法容忍。

"我是什么呢?"吕西安在这部作品的第六章和第二十六章这样问自己,而在《亨利·勃吕拉》开头的文字中,也完全以同样的心境让亨利·贝尔对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我过去是什么?我现在是什么?的确,回答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困惑。"

我刚才讲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她就是玛谛尔德·维斯孔提尼活生生的画像。贝尔正是因为想起同邓波夫斯基将军妻子的亲密关系中时常乌云密布,才描写了吕西安与巴蒂尔德两人饱受折磨的痛苦的爱情。有一天,他翻开他的手稿,看到这样的句子:"德·夏斯特莱夫人特别喜欢让勒万把他对她的想法告诉她。"他在这句话的旁边怅惘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With Méthilde, Dominique a trop parlé."("对梅谛尔德,多米尼克讲得太多了。")

喜欢说贝尔自私而枯燥无味的那些人,当他们发现自己也可能因过于盲目自信、过于多情而痛苦的时候,难道会不感到诧异!但他的真正朋友却从他身上看到这种新发现的特征。

然而写人物肖像并不仅仅根据一个原型。司汤达熟悉的或曾经爱过的其他女人也是他描写的对象,并为他的画幅臻于完美提供了许多不可缺少的线索。他从某一个女人那里借来她说话的方式,从另一个女人那里取来某种姿态,又从第三个女人那里引进抢白争辩的口气或傲慢自负的神态,然后将这些一一嫁接到南锡上流社会贵妇人身上,使之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吕西安·勒万》中许多扮演一定角色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

是用这样的方法从贝尔迁徙不定的独特生活经历中遇到的人身上汲取某些特点而写出来的。但所有这些人物又几乎都不是单纯照某一人物复制出来的。这些人物不如说是从不同角度经过多方面观察熔铸而成。某一人物在形体上可能像某一个实有的人,但在精神上却又与另一人相像。葛朗代夫人从某一位名叫古里耶夫夫人那儿借得长着一头金发的俊美容颜,但她有些庸俗的性格却得之于荷拉斯·维尔内夫人,司汤达在罗马与维尔内夫人经常见面。葛朗代夫人的冷若冰霜来自德·圣奥莱尔夫人,可是她的嫉妒,却大多来自司汤达对他的情人克莱芒丁·居里阿尔伯爵夫人的狂热情绪的观察。马塞尔·普鲁斯特[1]在他的书信中承认他也是这样做的。我想,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这确是一个好方法。司汤达从原型汲取某些特征加以熔铸的方法是非常成功的,他笔下的人物因此被赋予独特的生命,创造者对人的内心活动的深刻理解是非常突出的。他永远把体态、日常活动、心灵倾向这三方面正确地保持着平衡与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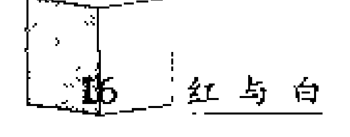
在视觉上他的记忆力也异常清晰,有独到之处,甚至只要靠一个小小的速写就可以把他早年几乎已经淡忘但还留在记忆中的某些地点的情景重新回忆起来,于是事件的视觉形象随即展现在他眼前[2]。只要他一停笔,暂时放下《吕西安·勒万》,他的记忆就复活了,他的视觉记忆在这里给他提供了一幅又一幅绘声绘色的画面,这就是说,只要依样描摹,就可以把他的故事写得富于个性特征。他曾经写一个省长并让他穿着室内长睡衣摆出舞台姿态可笑地出场,这是由于他在生活中某一特定时期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姿势、这样一种派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记忆是那样鲜明,因此在他这一段速写旁他立即注明:"模特儿:已故的索勒涅先生,在波兰,一八一二年。"

贝尔时常用这种方法把他的模特儿的名字在手稿上注明,也经常用或隐或显的字谜方式代表他的模特儿,我在书中也经常加注予以说

---

①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其创作强调生活的真实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作品有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文论《驳圣伯夫》等。

② 见《亨利·勃吕拉》,迪畔版,以及编者序言,第XVI—XXI页。(马尔蒂诺注)译者按:《亨利·勃吕拉》中司汤达画有许多有关某些地点、场景的速写、草图。



明。在这里指出书中很有特色的博士杜波列就是那个格勒诺布尔人吕必松的化身，似乎是多此一举了。吕必松其人，在一八三五年一至二月曾经到契维塔韦基亚去过，司汤达就把这个人写进了他的小说，甚至对于他同拉莫奈的关系也记得清清楚楚[①]。人们可以一连举出许多这样的人物：如费欧图中校，带有居里阿尔将军的某些特征；德·博佐布尔先生，从塞巴斯谛阿尼元帅身上借得某些特点；埃尔奈·戴维鲁瓦的职业生涯与法兰西中学法学教授莱尔米涅先生完全相似；警察总监卡利埃的性情特点，克拉帕尔也都有；戈提埃是一个激进的共和派，一个有名节的人，就很像格勒诺布尔的数学教师格罗，我们读过《亨利·勃吕拉》，对这个人是很熟悉的；贝尔序夫人，与安格尔夫人的庸俗是一脉相承的，而德·毕洛朗侯爵夫人的精神面貌，却又来自居里阿尔伯爵夫人。

司汤达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的记忆，另一方面又十分谨慎，指明必须避免损及其人。因为有损于人，"与多弥尼克不相称"，那就会犯下往奶油里掺醋的错误，他这样说过。他还说："我在一八二九、一八三〇年认识的模特儿，在一八三三年有时还可以再看到，《柑橘》(或《电报》)[②]在一八三八年或一八三九年出版的时候，他们也许都亡故了，或者已经从人世舞台上隐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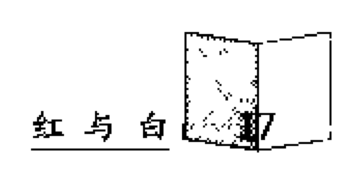
按照这样的观点看来，既然这部小说所有这些细节都要到一百年以后才会被我看到，那么他本想亲自动手修改的那些地方没有来得及进行修改，也就无关紧要了。

原稿上究竟什么必须重加考虑斟酌，任何审查者都不及司汤达本人清楚，他早已胸有成竹。原稿上有什么错误，他是一目了然的，他发现他笔下的错误、疏忽，自己就常常毫不容情地嘲笑自己。有一次，在改写一段情节发展特别长的段落后，他就跟自己开玩笑，批上"二月二

---

① 见亨利·杜莫拉尔：《杜波列博士真有其人》，《迪旺杂志》，1928年7—8月号，9—10月号(Henri Dumolard: Le véritable docteur Du Poirier, Le Divan.)。(马尔蒂诺注)

② 都是这部小说的暂定题名。(马尔蒂诺注)



十一日，多弥尼克的确很有口才，居然信口开河(a great command de parole)。"另一次，重读他写的德·夏斯特莱夫人和德·贡斯当丹夫人会面的场面时，他记下后者笑了几次："笑了两次，笑了三次，笑了四次"，就写在出了问题那一段文字的上面，同时准备把这个场面和这个人物的性格重新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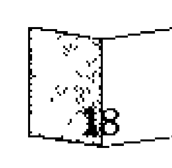
就像这样，他在他的正文旁边加上大量的批注，说明，有关某些情境的锋芒毕露的想法，对小说人物或对自己的种种判断。在这部小说的这个印本中，这类批注我保留了一大部分，足以说明司汤达对他的创作是怎么想的，他预计在怎样一个方向上加工修改他的作品——如果他能使这部作品最后完成的话。从这样的角度研究司汤达的手稿是十分富有启示的。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对每一种表现手法是怎样推敲的，又怎样小心翼翼、千方百计设法写得生动逼真。他随时都列出必须核实的项目，任何有关政治事实、真实事件、历史日期、两个城市间的距离、军界的习惯用语、社交礼遇，如果不在原稿上反复多次注明"有待核实"，标出注意掌握，写上许多有待于最后确定的字眼，那么，他在小说里是连一点暗示也不肯落笔的。

重复，以及他认为不恰当或无力的用语，他都在一旁标注一个小小的十字。但他决不因此就中断他的工作，他总是马不停蹄地写下去，唯恐灵感受阻以致枯竭。

他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他的风格。他懂得笔调要流畅，文体要优美，他尤其看重民法所用的文字的明朗性。他希望能够做到有这种"合于理性的风格，这种风格一样可以合情合理地描写热情的奔腾变幻"，他把这种以不可更改的词句表现的风格与让-雅克·卢梭① 的放纵浮艳的文体相对立。他经常修改他的字句，他说："我由于风格的原因修改一个句子，只有在我确有把握使这个句子能保存下去，我才动手修改；首先为表达得充分而进行修改，其次才是为风格而进行修改。"

他写作总是比较仓促迫切的，润色修饰放在最后，或者在校样上改动。因为他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那种环境气氛，对他所追求的形式和

①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其思想和著作对法国大革命和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著有《民约论》、小说《爱弥儿》和《忏悔录》等。



对感情的精细刻画，是很不利的。他写道："精微细腻之处，只有等到回巴黎住过一个月之后才能最后完成。"在巴黎，确实一切都使他感到兴奋，使他文思如涌，同时也使他得到休息；在罗马，一切都让他感到窒息。至少他认为是这样。一八三五年三月十五日，他曾经用这样的语句来说明这种情形："我淹没在烦恼中，它不会把我推上来让我做好这个工作。在我所生活的环境中，人们对于精神劳动是视若无睹的。巴黎的气氛造成的效果完全相反。现在缺乏可以推动我去做这个工作的那种力量，回到巴黎以后，只要一提到优美，只要讲到形式的诱人，就一定马上动手去修改它。倘若这个设想是确实的，那么，在这里我就尽量把各种情况都写进去好了；我希望回到巴黎以后再把它们删掉。"此外，促使贝尔回到巴黎，还有别的原因。因为，只有回到巴黎，他才能了解在什么环境下讲什么话的种种微妙的区别，他要把这些不同的谈话方式引用到他的人物的谈吐中去，使人物说话更加逼真而生气勃勃。他想德·卡斯泰拉娜夫人一定会告诉他：正统王朝派或极端保王党人该说是一个有身份的女人呢，还是该说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女人？其他这类小小的问题在他的思想深处还有上百个，得去找他的朋友和女友，请他们帮助解决，这些朋友可真幸福，始终生活在塞纳河两岸。他打算先去找芒蒂(克莱芒丁·居里阿尔夫人)，问她军界有些什么习惯用语，再请她把有关女人修饰化妆方面的资料提供给他。他还得去找另一位向导给他上课，教给他关于服装时式的知识和这些服装的穿着方法。乔治·桑，她的小说他其实一点也不看重，但她对修饰打扮的注意和判断他却总是十分注意，他有一天绝非出于恶意地记下这样一条："重读桑的几页小说，其中写到时装女商人和穿戴梳妆。"

不仅是他的作品中有关实物细节方面的描写使贝尔煞费踌躇，连小说的题目也一直使他考虑再三、委决不下。根据原稿上的提示和他写给别人的信件，对他这部小说所加的题名，人们可以发现小说曾经陆续被称为：《勒万》，《马耳他岛的柑橘》，《电报》，《吕西安·勒万》，《殷红与黑》，《普莱茂森林》，《绿色猎人》，《红与白》。

最后这个题名"使人想到《红与黑》，并且给报纸编辑提供了一句话：红是共和派吕西安，白是年轻的女保王党人德·夏斯特莱。"但是一讲到作者在一八三〇年赋予《红与黑》的涵义的时候，用词的暧昧的含

义就立刻冰消雪解了。

司汤达曾经久久想用《马耳他岛的柑橘》这个题目。他喜欢这几个字的组合,"仅仅因为音调美(巴朗奢先生说:为了 phonie)"。但是当他着手写小说第二部分的时候,他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小说和法布尔·戴格朗丁的《马耳他岛的柑橘》不无关联."法布尔·戴格朗丁的《马耳他岛的柑橘》(一八一〇年有人在达律伯爵的午餐宴席上谈到过):一位主教劝自己的侄女去做国王的情妇;——勒万先生也曾和自己的儿子发生争执,强迫儿子去养一个姑娘。小说的喜剧性场面。"

不过,贝尔担心这个书名是布尔乔亚式的,因此弃而不用。又提出用《电报》作为书名。克洛德·夏普的新发明[①] 在这部小说里确实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贝尔原想借此描写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不过这仅仅是转念之间的想法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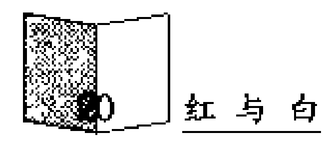
《普莱茂森林》,情况也一样。南锡城外三里之遥,有一片林地,绿荫重重,掩映着德·圣梅格兰公爵夫人幽居之地,德·圣梅格兰公爵夫人在这里为一个品德高尚的情人而哭泣,这时,吕西安·勒万的故事刚刚开始,第一次见到她,以后,到小说的第三部分,在罗马,才又遇到她。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小说的第三部分作者不准备写下去,所以,公爵夫人以及这一片森林也就一举而化为乌有。

贝尔开始誊清小说稿期间,一心想用《绿色猎人》这个题目。高隆发表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时,唯一经过抄录和改定的若干章,就保留了这个题名,他因此而受到责备当然是他始料所未及的。亨利·朗博先生在博萨尔出版社替这部小说出了一个很好的本子,认为可以用《红与白》作为题名,因为这样似乎表现了司汤达最后的想法。

不过,我还是遵从亨利·德布拉伊先生已有的先例,这部小说自从让·德·弥谛以《吕西安·勒万》为题出版以来,这个书名已经为公众所承认,而且这个题名也是司汤达本人确定的,他不止在一个时期,而且多次用它来指称他这部作品,我以为以保留这个题名为宜。

---

① 克洛德·夏普(Claude Chappe,1763—1805),法国物理学家,工程师,1793 年首先架设电报线路。



这部小说尽管经常每一页都在反复修改中，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模样仍然不是当初作者所期望的那种模样，那是毫无疑义的。阅读原稿，我们发现，这一情况作者早已预料到了：他先后留下的亲笔写的遗嘱共有五份：一八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八三五年二月十七日，三月八日，四月十日和十二日。遗嘱有的是简短的，但五份遗嘱反复讲的都是这件重要的事情。其中至关紧要的内容如下：

（本书赠与保林娜·佩里耶-拉格朗热夫人，高隆先生转，果多-德-莫鲁瓦路35号。）

如果上天在this novel（这部小说）printed（出版）前就召我去享受给予我的德行的报偿，我担心这几卷书稿会让一位fair trial（好审判官）给剥夺出版的权力，竟落到某位针线商手中，出于某种情势或由于精神上的原因，把这几卷纸拿去点柴火烧掉。为使这些书稿在傻瓜们的眼中抬高价钱，我在里面还配了几幅铜版插画。这几卷文稿我遗赠保林娜·佩里耶-拉格朗热夫人，她辨认得出我的笔迹，不过，她也可能变成虔诚的教徒，将文稿付之一炬。文稿有必要请几位作家审阅一下，但不要去找醉心于时髦风格和装腔作势的作家，而且他们索价也嫌太高。也不要去麻烦于勒·雅南、巴尔扎克诸位先生，但不妨请菲·夏斯尔先生[①] 修正文体，删繁就简，对于荒诞狂妄之处则请高抬贵手，放过算了。这个世纪实在太醉心于平庸苟且了，一八三五年我们认为是狂悖不逊的，到一八九〇年或许还未必使人觉得有趣。到那个时代，这部小说可能就像《威弗利》[②] 那样（这并不是从才能上作比较），成为旧时代的图画了。对于我们畏缩胆怯的精神现状，这似乎太过分了，而对于我们当前的风俗来说，却又显得不够，只是我们的风俗偏偏相当衰朽腐败罢了（利用电报在证券交易所肆行盗窃不在此列）。

---

① 于勒·雅南（Jules Janin，1804—1874），法国当时很有名气的作家；菲·夏斯尔（Ph. Chasles，1798—1873），法国学者，法兰西中学教授、马萨兰图书馆馆长。

② 《威弗利》（1814），瓦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

这些人物和事件我是按照自然摹写的，我还一直在使之弱化。倘若有那么一位活见鬼的阉宦似的出版家把这个按照衰朽腐败的风俗复制下来的弱化了的复制品再加以削弱的话，那会怎么样呢？请读一读伍瓦屠尔① 的书简；人们简直怀疑那是不是值得去写。谁料这部倒霉的小说的情况，甚至还要糟一百倍；我把它写成小说的乐趣因此全给打消了。我究竟把它交托到谁的手上才好？为了让它去碰碰运气，我已经把它装订成册。（最好的出版家无疑应该是行政法院查案官普罗斯佩·梅里美先生，不过，如果他要写他自己的著作，事情就不大好办了。）

我为了生活不得不为国家财政预算效劳，因此我无力print it（把它付印），国家财政预算最痛恨的莫过于人们假装有什么思想。每当我看到共和派人士很有头脑，这时我就更加喜爱当前的状况；从虽不是最体面但也不太愚蠢的人士中选出七八个人来，就由他们去驾御这部车子吧。（如一八三五年二月四日银行主持的贷款，被接受或被否决的盖巴尔公债，关于斐迪南第七死亡的谣传②，目的都是为了让银行猎取利益。倘若容许这等事，那就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

为此，我这部小说，已装订成五或六册，遗赠保林娜·佩里耶-拉格朗热夫人（罗·高隆先生转，果多-德-莫鲁瓦路35号），并请付印出版，还请某一位明理的人士惠予订正。文体及不得体之处均请修改，狂悖背理的地方可听之任之，不必改动。如果保林娜·佩里耶-拉格朗热夫人已成笃信宗教的信女，我请求她将这几卷文稿转交给旺多姆广场出版人勒瓦瓦瑟尔先生，或转送议会图书馆，如果议会图书馆愿意接受这样一部很不体面的作品的话。倘若它真不愿接受，那就请送交格勒诺布尔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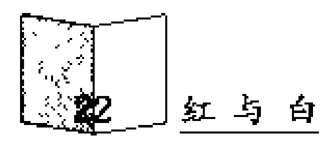
一八三五年二月十七日，于罗马。

亨·贝尔

---

① 伍瓦屠尔（Voiture，1598—1648），法国作家。

② 这一事实如果不确（我以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第七死亡的谣传发生在1832年），那么我认为关于1834年终西班牙议会通过或否决盖巴尔公债的谣传却是较为真实可信的。（司汤达原注）



我不知给这部书加上怎样一个书名才好;《吕西安·勒万》,或《殷红与黑》,似乎都可以。(迷人的托尔洛尼亚宫大舞会之次日)

我们要反复说明:其他几份遗嘱,不论在表达方式或者是在任何一点上,都不比这一份所表现的精神以至文字为弱。贝尔在所有这五份遗嘱中无不写明将这部著作遗留给他的妹妹佩里耶-拉格朗热夫人,其中有三份遗嘱在讲到她之后,还委托他的表弟罗曼·高隆对作品"佶屈聱牙的段落进行修改,但不要磨得太平",并设法使作品能够得到出版。

面对原稿全部的重抄工作,高隆后退了,他仅限于拿出司汤达让人抄好定稿的那一部分发表。他的使命既给了他权力,同时按照当时通行的见解,也赋予他对他表兄的著作进行精细修订的责任。

高隆终于把《绿色猎人》出版了,当时他是以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二十三日贝尔口授并仔细校改过的抄录本作为底本的。这个抄录本的一部分(正好是八十四张纸)在格勒诺布尔市图书馆手稿部编号 R.5896 第 13 册(1—83 页)和第 5 册(137 页)中可以找到。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手稿上的原文与我们在《绿色猎人》中所读到的文字有些不同。说这些修改系出自司汤达之手,并且是在我们看到残缺不全的抄录本之后所作的修改,那是不可信的。因为司汤达动手修改通常不限于只改动几个字。他在对文笔作重大改动的同时,总是对人物性格加以明显的发展,并且不停地给人物添上新的特征。如《吕西安·勒万》开头几章,一八三五年抄录本就增加了骑兵梅努埃的新情节,使原来这一部分手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司汤达如何进行修改的一个例证。反之,在高隆主持出版的《绿色猎人》铅印本上的文字与抄录本保留下来的那几十页文字之间的出入是不大的。删去若干重复之处,对几个标有十字标记的文字即司汤达指明他认为不妥的字眼作了改动,如此而已。司汤达在遗嘱上要求按照指明的方向来改进他的抄录本,高隆是忠于这一意愿的,因此,所有这些改动其实就是高隆所作的改动,这是毫无疑义的。他这样做是合法的;如果高隆所作的这些情有可原的修改都用括号标示出来的话,一八五五年那时的出版者、读者、甚至研究者反而要为之哑然失笑了。

但是在今天,比较起来我们是吹毛求疵、要求更高的,在学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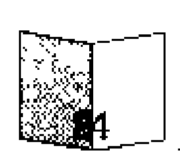
方面通常的做法是尊重作者的想法甚至他的失误，审慎精细的态度甚至达到荒谬的地步，所以我主张用抄录本原文取代经过高隆修改过的《绿色猎人》的文字，因为至少这些篇页原封不动地保存在格勒诺布尔图书馆里，总之，这些篇页本身也还含有变文在内。

如果说《绿色猎人》就是司汤达作品开头若干章的最后一稿，其他可能存在的争论问题暂且不论，那么，作者自己系统的校订不幸就不可能超出全部手稿约占四分之一的这一部分了。因此我们不得不从改定的抄录本结束处设法与原始的文稿衔接贯通起来。原始文稿已装订成五巨册，存放在格勒诺布尔图书馆书库中，列入分类编号 R.301 部分。我们不要忘记，原始文稿写于一八三四年五月五日至一八三五年三月中旬。在这时期以外，贝尔除去删削、修改、增补和加工整理外，没有再写什么。但是，在编号 R.288 卷册内却还保存有一卷相当重要的手稿，按其内容可以称作备用的速写笔记（关于社会、结构、人物肖像的设想）——这些材料并没有全部写到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去，其中有些片段、对话或关于人物的摘要，作为附录放在本书之后。

在所有这些手稿文字中，都有单词或文句的变文，经常是司汤达预计要改动的，是他时时都在进行选择的。在原则上，我始终采用最后一次写下的字眼、最后一次确定下来的形式，《吕西安·勒万》的其他校订者一般也是遵循这个原则处理的。有时，对于某些犹豫不决的标示，人们不得不进行抉择。当遇到某种列举的情况时，是否应当全部列举出来，或者仅择取其中最为突出的一项？这时，是否应当设想贝尔不过是开列一些同义语，或者仅仅是列出某种层次序列而其中每一字眼各自都有重要意义？又如，在已提出的两种形态中确定其先后，特别是在这些字句所在地位、墨水色泽和字迹不论在写法上或在其他什么标志上都已不能表示出时间先后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又该怎样处理呢？这是因人而异的，用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一样，这就是在不同的版本中出现的第一种歧异。

另一些歧异来自贝尔书写不佳，还有他为指出某些他认为带有危险性的字眼和段落所采用的真正字谜方法的那种癖好。在这些地方，就需要古籍评注家那样的耐心和眼光，如有人认为是franc－maçon（国际秘密组织共济会会员），别人却看作是confesseur（听忏悔的神父）。

原稿写得密密麻麻，枝枝节节，复出并见，比比皆是，四边也写满改



写的片段，有些地方作者本应删去，把有关段落写清楚，可是前一次写上的文字作者并没有用笔划掉。总之，在这样的稿本上，应当全部保留不动，还是细心剔抉、去芜存菁呢？这也因人而殊，各得其便，也有方法上的不同。以我而言，凡遇到叙述描写上意义不明、难以理解、在原稿上又没有删掉的某些文字，我就毫不犹豫地割弃不要。遇到这样的场合，我一般都加注说明。这些保留下来的片段，如系作者原意没有得到明确表达之处，就在原文上加方括号来表示。

对于司汤达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再变更的人物姓名，应该说我在书中已经予以统一了吧？我采取的方法是以最后提出的形式为准，照此确定下来。我这里只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这是很有趣的：如勒万(Leuwen)，相继被叫作：Lieven，Laiven，La when；德·夏斯特莱夫人(Madame de Chasteller)：Madame de Cérisy；德·彭乐威先生(M. de Pontlevé)：M.de Pontcarré；葛朗代夫人(Madame Grandet)：Madame Gourandet；德·博佐布尔先生(M.de Beausobre)：M.de Beauséant；戴维鲁瓦先生(M.Dévelroy)：M.Ducauroy或M.Ducluzeau；梅尼埃尔上尉(le capitaine Ménière)：le lieutenant Milière；克拉帕尔先生(M.Crapart)：M.Crochart或M.Camard。

有必要指出，《吕西安·勒万》的原稿，同《亨利·勃吕拉》、《拉弥埃》、《自我主义回忆录》的手稿一样，充满了字母颠倒错置的字谜或代号，如贝尔用the K代替"国王"，L代替路易-菲力浦。

凡遇到tejé，sseme，tolikeskato，sulkon，mentser，chearvê，我都恢复为jésuite(耶稣会教士)，messe(弥撒)，catholiques(天主教徒)，consul(领事)，serment(誓言)，archevêque(主教)；还有Touls，randtalley，zogui，1/3，都恢复为Soult(苏尔特)，Talleyrand(塔列朗)，Guizot(基佐)，Tiers(梯也尔)；同样，less that the king译为"国王以外"，des teriesplaisan sur un p…age，也都恢复为des plaisanteries sur un personnage(对某一位大人物开的玩笑)，quelque part prêchant l'év. à la nechi恢复为quelque prêtre prêchant l'évangile à la Chine(某传教士中国式地照福音书讲道)[1]。

---

[1] 以上人名、字句当时在政治上是犯禁的，故须规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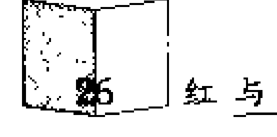
在手稿中还存在一些小小的前后矛盾未能排除，这是我力所不能或不愿任意改动的。例如在小说开端我们遇到一位弗莱降先生，南锡省长。后来他变成专区区长了。这是因为起初贝尔将他的小说背景安排在法国东部一个专区政府所在的小城蒙瓦利埃，后来修改小说的开端部分，改好之后，蒙瓦利埃换成南锡，所以专区政府所在的城市一举而升为省府所在地。小说其他部分，贝尔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修改。如不对原稿做许多删节或做一些带根本性的变动与加工，我是无法处理这个问题的。

反之，对司汤达在原稿上一律写作勒万的地方，在印成书时改为吕西安，这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不过司汤达在他的稿本边上也注有意见："也许对主人公的称谓，正像人们在这里所说的那样，是吕西安，而不是勒万。但在第二卷，写到巴黎的时候，就有些混淆不清了。"所以，遇有混淆不清的场合，我就更换名字，特别是在吕西安和他父亲同时出现的场面中，尽管后者始终被写作勒万先生。在其他场合，作者在原稿上虽有指示，我也避免作任何改动，前面引用的贝尔致高及耶夫人信中说他不能容忍用他的人物的受洗名来称呼他们这一点，我们不应当忘记。

司汤达在他的手稿近结尾处暗示元帅的头衔一律改为将军，至此他一直是把陆军部长的军衔写作元帅的。这主要是担心涉及影射苏尔特元帅[①]之故。今天，这种影射再没有什么妨碍了。

我前面说过按照贝尔的指示将蒙瓦利埃一律改为南锡。可是小说家对南锡这个城市所知甚少，他在这个城市仅仅停留过两个小时。因此他对这个城市的描写完全出于虚构。但在本书的描写上，也不大看得出那是在写格勒诺布尔。只有那里的社会风貌是按作者自己往年的记忆来描绘的，何况经过和他的同乡吕必松在契维塔韦基亚几天的谈话，那是记忆犹新，印象很深的。他的故乡格勒诺布尔，他一向都说他不喜欢这个城市，但这个城市终究还是在贝尔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小

① 苏尔特元帅(1769—185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是国王陆军军官，后来成为共和派；拿破仑帝国时，为元帅；拿破仑垮台后，又成为保王党，任陆军部长；拿破仑百日政变时转而又效忠于拿破仑；七月王朝时期，再任陆军部长、外交部长，又成为一个七月王朝派。



说中有许多地名如商巴尼埃、里塞、伏罗尼埃尔、阿勒瓦尔、布龙、梅朗等，就是从格勒诺布尔附近小村镇名称借用而来的。

小说的第二部分，人们看到吕西安·勒万奉命前往商巴尼埃（歇尔）和冈城去履行使命。手稿在有关这两个地方的问题上，又有互不一致的提示。贝尔起初把他小说中的地名全部作成虚构，后来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确定情节发生的地点，他又采用实有的城市名称。所以南锡被认为比蒙瓦利埃更好。同样，小说上尽管写的是商巴尼埃，而小说作者心目中想的却是布尔日，后来又想把这个地方改在尼奥尔。但是作者也并不坚持这种一时之念，看来好像还是愿意保留商巴尼埃这个虚构的地名，否则，发生在布卢瓦的情节和那个旅行时间表就显得太虚假、太不可信了。至于第二个城市名称，手稿上一次写作朗维尔，一次又写作 X 或 × × ×，最后才定为冈城。

出于谨慎，贝尔在写他小说最后几行的时候指明吕西安·勒万被任命为驻马德里使馆秘书，但他却称之为卡佩尔。实际上，他心中所想的始终是罗马，他曾经有一个时期计划写罗马的社会和外交界。

关于作品的分章，我在开端部分完全按司汤达自己所留下的指点处理。但在故事后部并没有标出必要的段落划分，我便按照德布拉伊先生卓越的研究成果进行处理，或者遵从贝尔本人的要求来做："按照事件划分各章，但不照推理和思考过程来区分"。

我们知道，罗曼·高隆曾经把这部小说开头各章包括在米歇尔-莱维版司汤达全集内，并且在一八五五年以《绿色猎人》为书名作为司汤达未发表的遗作出版过单行本。

广大读者要到一八九四年方才看到《吕西安·勒万》的全貌，这就是让·德·弥谛出的当杜版（Dentu）全本。不幸这个版本既不完备，又不可靠。这个本子不如说是司汤达原作的一个改编本。

最后，商皮翁版（Champion）的精装四卷本（1926—1927）问世，多亏这个本子，对于这样一部伟大作品，才得以窥其全豹。文本是经亨利·

德布拉伊先生审定的，既审慎细致，又熟练周到，不论怎么推崇也不为过分，而且注释丰富，加上解释和对变文的说明，对于贝尔思想研究者(beyliste)来说真是一大幸事。

以后，另一个同样很好的博萨尔版(Bossard)的本子出版(1929)，书名题作《红与白》，是亨利·朗博先生精心校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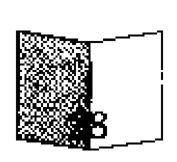
德布拉伊和朗博两先生用力所在不同，各有所长。不待言我现在这个本子对他们的工作都有借重，特别是设法避免在他们的本子里也未可免的某些不大的差错。

有这样两位先行者开拓在前，道路经过两度开辟，循此前进，也就不难了。我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亨利·马尔蒂诺[①]

---

① 亨利·马尔蒂诺(Henri Martineau，1882—1958)，法国批评家、出版家。专门从事司汤达的研究。1922年成立自己的出版社，出版司汤达作品全集，并发表研究论文《司汤达的轨迹》和《司汤达的心灵》。



目　次



序　一[1]

这部作品不过是老老实实、简简单单地写成的，丝毫没有什么影射，甚至暗示也竭力避免。作者认为，除去书中英雄人物的热情以外，小说应当是一面镜子。

如警务当局认为本书出版有失慎重的话，那就再等待十年也未始不可。

一八三六年八月二日

序　二[2]

拉辛是一个胆小怕事、阴险狡猾的伪善者，因为他曾经描写过尼禄；理查逊[3]，这个清教徒，贪心不足的印刷工人，无疑是一个令人称赏的勾引女子的人，因为他写了洛夫莱斯。宽宏善意的读者，你将要读到的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一个像罗伯斯比尔和库东[4]那样狂热的共和派。不过，同时他也热烈希望王族长系东山再起和路易十九出来统治。我的出版家已经向我保证，人们不会为上述美妙事物而加罪于我，这当然不是什么奸计，实在是以十九世纪法国人给以他们所阅读的作品的那种小剂量的关注为依据的。所谓小剂量的关注，那是报纸搞出来的。

一部小说只要敢于描写当前社会风俗习惯，读者在他还没有对小说人物发生同情之前就要问："这个人属于哪一党、哪一派？"回答是这样的："作者是拥护一八三〇年宪章的温和派。"正因为这样，他才敢于甚至在细节上都照搬共和党人的谈话和正统王朝派的谈话，既不需要把这些敌对党派原来所没有的荒谬性强加到它们头上，也不需要搞出

一些讽刺画来，也许只有带危险性的党派才会搞得每一个政党都认为作者是反对党的一名狂热党徒。

在这个世界上，作者无论如何都不愿生活在像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下，理由是：他宁愿向内政部长献媚，也不愿讨好马路转角上的那位香料杂货商。

关于某些走极端的政党，向来是弄到最后人们方才看清它们是极端可笑的。此外，在我们这个时代，一部无聊小说的出版者必定要作者写一篇像现在写的这样的序文，这真是一个多么可悲的时代。啊！但愿他出生在两个世纪之前，在亨利第四统治下，在一六〇〇年，那就好了！老年是秩序之友，对一切他都诚惶诚恐，害怕得很。一六〇〇年出生的人，到了老年，很容易适应国王路易十四那种高贵的专制制度，至于德·圣西蒙公爵刚正不阿的天才为我们很好地描述的那种政府，他也是很容易适应的。圣西蒙公爵讲的是真话，人们却说他是坏蛋。

如果这部没有什么价值的小说的作者无意中竟也能触及真实，人们会不会也同样骂他呢？他已经竭尽所能，无论如何也要避免挨骂。他描写了这样一些人物，让自己进入自己艺术的温柔的幻境之中，这样他的灵魂就可以远远避开那种腐蚀人心的仇恨思想了。共和派和正统王朝派是两个极端，在这样两个很有头脑的对立人物之间，作者没有公开出来的倾向是倾向于那个比较可爱的人物方面的。一般说来，正统王朝派风度翩翩，举止动人，还知道大量有趣的秘闻逸事；共和派，他内心如同包着一团烈火，举止仪态十分单纯，年纪也很轻。正像已经申明的那样，作者估量了双方互相冲突的品格以后，他所偏爱的便是他们当中最可爱的那一方；他偏爱的动机，与他们的政治观念是完全不相干的。

---

① 这一序言在高降发表小说时作为第二序言，按时间顺序它应该是第一篇。序言在格勒诺布尔所存原稿中已告散失。（马尔蒂诺注）

② 这篇序言可能写于 1836 年 9 月 28 日，司汤达手稿见原稿 R.5896，卷 XIII 卷首，第 1、2 页。（马尔蒂诺注）

③ 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英国小说家，幼年时做过印刷工人。洛夫莱斯系其小说《克拉丽莎》(1748)中的典型人物：浪子、色鬼。

④ 库东(Couthon，1755—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成员，和罗伯斯比尔一样，死于断头台。

序 三[1]

一天，有这么一个人，他在发烧，他吞服一些金鸡纳霜。手拿着一杯水，因为药苦难咽，不免皱眉挤眼，他对镜子一看，脸色苍白，甚至有点发青。他连忙放下水杯，上去就把镜子砸了个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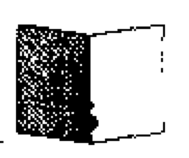
以下几卷文字的命运或许也是这样。活该倒霉，它们不去讲一百年前的故事，偏偏写了当代的人物；我看这些人物都还活着，那不过是两三年前的事。有人是坚定的正统王朝派，有人说起话来像是共和派，这难道是作者的过错？难道作者相信自己是正统王朝派同时又是共和派？

说真话，既然人们迫不得已非把认真的真话说出来不可（因为害怕遇到更糟的情况），那么，作者别无希望，只好到纽约政府统治下去过活了。作者宁愿向基佐先生献媚求宠，也不愿意拉拢讨好他的鞋匠。在十九世纪，民主制度是不可避免地要把平庸的、理智的、目光短浅和索然无味的人物（就文学意义而言）的统治带到文学领域中来的。

一八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

① 这一篇序言，是司汤达亲手笔迹，存手稿编号 R.5896，卷 XIII，第 4 及 5 页。（马尔蒂诺注）



第　一　部

To the happy few.[1]

从前巴黎有一家人,这个家庭的家长竭力防止庸俗观念的侵入,他是很有才智的人,而且他更懂得他想要什么。

拜伦勋爵[2]

宽宏善意的读者：

请听听我奉送给你的这个称号。倘若你真的不是宽宏善意的，不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我将展示在你面前的严肃人物的言谈与行动，倘若你不肯宽恕作者缺乏虚饰夸张、道德目的等等……等等，那么，我劝你就不要读下去。这个故事所以要写出来，是因为我想到我未曾见面而且将来也未必见面的少数读者，这一点使我很不愉快：如果能和他们一起度过这样一些夜晚时间，该是多么高兴的事！

只要怀有能得到读者理解的希望，我就不必强制自己（我承认是这样）去防备那种出自恶劣情绪的批评了。为了要风雅、雄辩、有学院气派等等，缺少那种才情也是办不到的，除此之外，还要写出一百五十页纡回比喻修辞句法的东西才行；不过这一百五十页的文章也只能取悦这类俨乎其然的严肃人士，对于像这里谦卑地站在你面前的这样的作家，他们是非常仇恨的，天命注定他们非仇恨他们不可。这些可敬的人士在现实生活中压在我的命运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大概他们不会再来破坏我为"蓝皮丛书"[3]写作的愉快吧。

别了，读者朋友；请牢记：别在仇恨和恐惧中度过你的一生，切切。

一八三七年……于锡蒂奥尔德。[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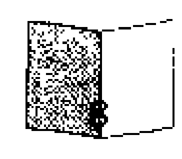
---

① 英文："献给少数幸福的人。"

② 拜伦勋爵（1788—1824），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等。

③ 十七世纪以来巴黎出版的一种大多改编自中世纪骑士小说的通俗小说丛书，十九世纪初可能还在继续出书。

④ 这一篇引言实际上应写于1835年3月。编在手稿编号R.301卷Ⅰ之首。在同一卷结尾处还有这同一引言另一稿，日期在此之前，1835年2月9日和10日。（马尔蒂诺注）



第一章

吕西安·勒万被巴黎综合工科学校[1]开除出校，因为有一天他违禁外出游荡，竟被拘留，他所有的同学也一起被拘留了；事情就发生在一八三二或一八三四年六月、四月或二月名噪一时的日子那样一个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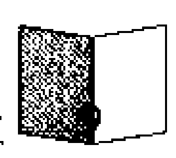
有一些青年人，真是十分荒唐，不过也天生胆大气盛，竟敢妄图推翻王位，所以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所属各部门全部被严厉地查封了（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使杜伊勒利宫[2]主上大为不快是理所当然的）。吕西安外出的第二天就被当作共和派分子从学校赶了出来。从学校开除出来以后，起初他感到很是颓丧，可是两年过去，每天十二小时的读书用功这种不幸再也不需要了，也觉得是可以告慰的。他住在他父亲家里，日子也过得不坏。他父亲是一个达观快活的人，一位富有的银行家。他在巴黎有一所十分舒适的住宅。

父亲勒万先生是著名的凡·彼得斯-勒万银行的股东之一。在这个世界上，他什么也不怕，独怕两样东西：一是厌烦无聊，二是空气潮湿。他这个人一点脾气也没有，同他儿子谈话从来不用严肃的口气。儿子从学校出来后他曾经建议不妨就到银行去工作，一周只需上一天班就行，礼拜四去一去，这一天是荷兰邮件到来的日子。一个礼拜去工作一天，会计处在吕西安名下记上两百法郎，这也不无小补，随时可用来还一还欠下的小小债务。关于这一点，勒万先生说过：

"一个儿子，就是大自然送来的一个债权人。"

有时，他也和这个债权人开开玩笑。

有一天，他对儿子说："我们不幸有一天失去了你，你猜拉雪兹神父公墓你的大理石墓碑上会刻上什么字？'Siste，viator！[3]共和派吕西



安·勒万长眠于此，他生前曾经与雪茄烟和新皮靴苦战两年之久。'"

如果我们把这个仇视雪茄烟的敌人抓起来，这时他就不会再去想那个共和国了，共和国确实是来得太迟了[4]。"其实，"他想，"如果法国人喜欢被迫接受君主政体，那何必去打扰他们，就让他们去好了。大多数人在表面上都是喜欢叫作代议制政府那一套伪善与谎言混合成的甜蜜蜜的货色的。"[5]

吕西安的父母不想把他管束得太紧，他就在他母亲的客厅里混日子，混得也满不错。勒万夫人年纪尚轻，姿容美丽，是很受人敬重、很引人注目的；社交界对她的评价认为她极有才智。不过，一位严厉的审判者也许会责备她精细纤美过甚，她对于那些少年得志的年轻人的高谈阔论和举动狂疏不慎都很鄙视，他们认为这也未免太走极端了。

她的矜持和孤僻甚至使她这种轻蔑之情不屑于表露出来，只要有一点庸俗气、有一点装腔作势的迹象让她看到，她就立刻板起面孔沉默下来，一句话也不说了，任什么也无法使她改变。勒万夫人对一些事情很容易动气，即使是一些无可非议的小事情，她也动不动就不高兴，唯一的理由就是她第一次在闹得满城风雨的人们中间遇到这类事。

勒万先生设宴请客，在全巴黎是很出名的；宴会一向也是十全十美的。有些日子，他专门接待有钱人士和野心勃勃的客人；不过，这些人士决不是他妻子社交往来时的座上客。所以勒万夫人的交际往来决不会因为勒万先生的职务关系而蒙受什么损害。金钱在勒万夫人的交际中并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甚至金钱在这里根本就不被当作是最大的利益，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勒万夫人客厅里的家具摆设，价值十万法郎，到她这里来的人从来对任何人也不怀有仇恨(真是奇特的对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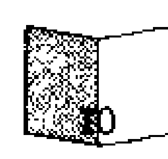
① 巴黎综合工科学校，设在巴黎的工程学校，建于1794年，1802年与国家炮兵学校合并，1804年拿破仑把其改成一所军事学校，过去，此校的大多数毕业生在军队里成为技术军官。

② 杜伊勒利宫，法国(巴黎)旧王宫，始建于1564年，1871年焚毁，现尚存花园。

③ 拉丁文："人生旅途的旅人啊，请停一停!"译者按：拉雪兹神父公墓，系巴黎东北部的公墓，因建造在耶稣会士拉雪兹神父花园内故名。

④ 这是小说主人公的意见，他是发疯了，以后他会改正错误的。(司汤达原注)

⑤ 这是一个共和派在说话。(司汤达原注)



人们在这里只是喜欢嘲笑，逢到机会适当，任何装腔作势、矫揉造作，首先是从国王和主教开始，都要给他嘲笑一番。

正像你看到的那样，这里的谈话丝毫不是为了追求地位的晋升或是争夺什么好职位。这里出现的这种不合时宜的情况，使有些人敬而远之，但没有人对此会感到遗憾；尽管是这样，希望勒万夫人接纳的还是大有人在。如果勒万夫人的社交范围是容易让人接近的话，那么它一定会风行一时的；可是这里要是能挤进来，的确也需要具备许多条件才行。勒万夫人所以如此，目的不过是为了讨她丈夫欢心。勒万先生比她年长二十岁，他和歌剧院的小姐们混得也满不错的。不论勒万夫人的客厅多么可爱，也不管它有这种叫人感到不合时宜的地方，但只有看到她丈夫也到她的客厅来，她才真正感到幸福愉快。

人们在勒万夫人的社交界中已经看到吕西安很有[①]风度，翩翩动人，有那么一种单纯特色，举动中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②]；不过，对他的赞赏也就到此为止：他还算不上是一个有才智的男人。对学习的专心热情，受的几乎是军事教育，以及巴黎综合工科学校那种直言不讳的作风，使得他一点没有那种装腔作势的习气。一时他高兴做什么，就一门心思去做，别人怎样他想也不去想。

他对于不能再佩戴学校学生佩戴的剑，很感后悔，因为葛朗代夫人曾经对他说过，他佩上剑很神气。葛朗代夫人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妇人，在刚刚登位的国王的宫廷上红极一时。此外，他人长得相当高大，骑马骑得极好。他有一头很美的金褐色头发，把他那不怎么端正的面孔衬得十分好看，但是形成他面貌的粗线条却显示着一副坦率而敏捷好动的性格。不过，应当承认，在他的态度上，那种专断的神色是没有的，练兵场上上校的那种派头也一点没有，大使馆年轻随员的那种故意做作出来的傲慢声调和居高临下的气派，也不大看得出。在他的举止作风上，“我父亲有一千万家财”这样的意思也是绝对看不到的。所以，我们

---

① 看到吕西安很有（Trouvait que Lucien avait），这样写是否简练或是否常见？今天还不能肯定，1835年11月11日。（司汤达原注）

② 吕西安23岁；他母亲比他大18岁，41岁；勒万先生比她大25岁，相当于66岁。（司汤达原注）

这位英雄根本没有所谓时髦人物的那种面孔，这种面孔在巴黎的所谓美上，所占的分量却要占去四分之三。总之，在这个矫揉造作的社会上，最不可原谅的恰恰就是吕西安还有一种无忧无虑、浑浑噩噩的神态。[1]

有一天，他的表哥埃尔奈·戴维鲁瓦，一位在某某杂志上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道德科学院已有三人选他进学院，对他说："你是在怎样糟蹋你的了不起的地位哟！"

埃尔奈这话是坐在吕西安的双轮带篷马车里讲的，当时他正好顺路搭车前去参加某某先生的晚会。某先生是一八二九年的自由派，他的思想既崇高又富有感情，他眼下身兼数职，收入集中起来有四万法郎之多，他把共和派叫作是"人类的耻辱"。

"如果你稍稍严肃一点，如果你不是专门拿那种无聊卑琐的蠢事取乐的话，你在你父亲的客厅里，或者是在其他社交场合，你完全是一名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高材生嘛，舆论肯定会推重你的。你看你学校的同学科夫先生，他和你一样，也叫学校给开除了，人家可怜巴巴的就像是约伯[2] 一样，你母亲的客厅首先就好意地接待他；可是厕身在这许多百万富翁和贵族院议员当中，他有什么值得看重的呢？他成功的秘诀很简单，人人都可以向他学习：他的态度严肃庄重，沉默寡言。你在某些场合也应该摆出闷闷不乐的样子。到你这样的年纪，必须把态度放庄重一些；本来要不了一天你就可以做得到的嘛，你的缺点也就不存在了嘛，可怜的孩子！你那个缺点索性就丢掉嘛，你那个内心的愉快就丢掉嘛。人家看到你这种样子，简直要把你当作是一个孩子了，更加糟糕的是当一个娃娃还要自鸣得意。我提醒你，人家可是已经开始认真看待你了；不管你父亲有几百万，你都任什么也没有；你的腰杆子还不硬，你不过是一个可爱的小学生。已经二十岁了，还是这样，那就未免太可笑了，你还是赶快把你那一套收起来吧，要花上几个小时，好好把自己打扮起来，这人家都是知道的。"

---

① 风格。有大量随手乱用的词句，我弃之不用；我想丢开感情，待回到巴黎以后，再整理语言，在校样上修改这个句子；要等万年才行。1835 年 10 月 1 日。（司汤达原注）

② 约伯，《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备历危难，仍坚信上帝。

吕西安说："为了让你高兴，我就必须扮演一个角色，是不是？扮演一个愁眉苦脸的人！拿我的厌烦作交换，但是社会拿什么回报我？那就是：时时刻刻都要违心逆意，别别扭扭。是不是必须洗耳恭听D侯爵先生陈腐不堪、长篇大论的说教，洗耳恭听R修道院院长关于民法规定兄弟析产如何如何危险的悲天悯人的呼吁，而且连眉毛也不许皱一皱？这些先生他们自己首先对他们说的是什么说不定也并不了解；其次，他们很可能也是在玩弄那些相信他们的傻瓜。"

"那也好呀，去反驳他们呀，去争论嘛，议会走廊就是给你预备的嘛。谁叫你去投赞成票啦？但是，态度必须严肃；做一个严肃的人。"

"我担心这个严肃的角色不到一个星期就当真变成了事实。选举关我什么事？我对它无所求。我决不想花三个路易去做你的院士；B先生怎么人选学院的，不久前我们不是都看到了吗？"

"但是，社会对于它许给你的地位，迟早总是要和你算账的。为什么？就因为你父亲有几百万家财。如果你要保持独立，不受约束，社会要是不高兴了，它总能找到借口把你的心刺伤。也许有那么一天，它心血来潮，干脆把你抛到社会的最底层去，把你踩在脚下。你现在处处受到优待，十分愉快，你已经养成了习惯；我看你是要失望的，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感到有个什么身份很有必要，参加一个什么团体，需要的时候给你支持，很有必要；可是，你疯疯癫癫地爱玩那个赛马；我嘛，我看做一个院士也不见得是什么蠢事。"

这篇说教，到此为止。因为马车已经到了一身而兼二十个职位的背叛者的府上的大门跟前，埃尔奈下车了。吕西安心里想："我这位表兄，可真有意思；他和葛朗代夫人一模一样；葛朗代夫人认为去望弥撒，对我来说，至关紧要：对于一个将要拥有一大笔财产而还没有一个名义的人，这是必不可少的，不错！不错！去做这种伤脑筋的事，我真是发疯了！可是在巴黎，谁又会注意到我？"

在埃尔奈·戴维鲁瓦发表过这一番告诫之辞六个星期后，有一天，吕西安正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踱方步；他小心翼翼地沿着华贵的土耳其地毯上面的条纹走着。这地毯是在他患感冒的那天勒万夫人叫人从她的房间起出来换到她儿子房间里来的。那天吕西安身上穿着一件花色华丽、怪里怪气、金蓝两色的长睡衣，还穿了一条殷红色开司米暖暖的长裤。

这一身装束，使他那神色很是愉快，眉开眼笑。他在房间里每踱一圈，眼睛就不停地跟着一点点地转动；他眼睛看着那张躺椅上放着的一套有紫红镶边的绿军装，军装上边挂着少尉肩章。

原来，他的幸福就在这上面。

第二章

著名银行家勒万先生宴客，那酒席是最最出色的，而且几乎是十全十美的；勒万先生本人既非道学家，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厌烦，也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人，只是脾气古怪、性格特别，所以他的朋友很多。他在选择朋友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他的择友之道，既不能增加他在社会上已经享有的声望，也不能为他扩大社会影响。这些朋友首先是一些既有头脑又很会享乐的人，他们也许在上午经营他们的财富，态度十分认真，可是到了晚上，不管什么人他们都可以拿来开玩笑，他们还要到歌剧院去看戏，尤其是对于政权，对它的来龙去脉，他们一点也不挑剔；因为有关这一类事情要是找麻烦的话那就难免要生气骂人、伤神损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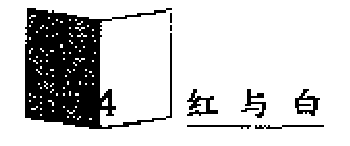
这些朋友已经同当政的部长讲过了，说吕西安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思想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不是什么汉普登[①]，也不是美国式自由的狂热信徒，更不是因为手头支绌、拒绝纳税的人。所以，三十六小时之后，吕西安就进了骑兵第二十七团，成了一名少尉。这个团的制服镶红滚边，是以英勇善战闻名的。

"没有能进第九团，九团也有一个空额，我是不是应该懊悔？"吕西安对自己这样说，一边愉快地点着一支小雪茄，这种小雪茄是用专为他从巴塞罗那[②]寄来的甘草叶卷成的。"第九团的制服是淡黄镶边……这看起来显得更愉快……是的，那不够高贵，不够严肃，军人味儿不足

---

① 汉普登(1594—1643)，英国国会领袖之一，税务专家。

② 巴塞罗那，西班牙东北部城市，濒地中海，巴塞罗那省首府。



……军人，算了吧！谁要跟这个众议院出钱的军团去打仗！一套军装，主要看在舞会上够不够漂亮，淡黄色看起来更愉快一些……

"这是多么不同啊！我从前进学校，穿起我那第一套制服，也没有注意它什么颜色；那时我一心只想在普鲁士炮兵阵地的炮火轰鸣下奋起应战……谁知道？我那二十七团将来有一天被指派去做轻骑兵敢死队也说不定，拿破仑在耶拿[1]战报上就这样说过……但是，要怀着真正的快乐投入战斗，"他又接着说，"那么战斗就必须与祖国的利害相关；如果是为了讨好别人，在烂泥塘里休整[2]，让外国人那么狂妄无礼[3]，我的天，那不行，那我不干。"想到这里，出生入死、英勇战斗的喜悦就在眼前萎谢变得索然无味了。他很喜爱军装，他设想干军人这一行也自有它的好处；晋升、勋章、金钱……"那就干吧，马上就干，为什么不去掠夺德国，或者西班牙，像某某人、某某人……"

他的嘴唇撇开来，显出深深厌恶的样子，不意小雪茄就掉到华丽的地毯上了，这地毯是他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他急忙把小雪茄拾起来；这时他已变成另一个人了；对战争的反感也就在无形中消失了。

"算了吧！"他想，"俄罗斯，还有其他真正的暴政，是决不会放过那'三天'的[4]，所以，战斗完全是白费了。"

对吃军饷的非职业军人这一行不过是初次接触，他感到很不体面，十分反感，后来也就心境平和了，因此他的眼光又投向躺椅那边，部队的裁缝刚刚把一套少尉军装送来，就放在这张躺椅上。这时他心中按照在樊尚森林大炮演习的场面揣摩着战争的情景。

也许会负伤！他好像是已经被抬到苏阿布[5]或意大利某地的一间茅屋里；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他听不懂她说的话，在他身边细心照

---

① 耶拿，德国西南部城市，在扎勒河左岸。1806年10月8日，拿破仑耶拿一战大胜，普军全军覆没。

② 马克西米连·拉马尔克(Maximilien Lamarque)将军语。(高隆注)译者按：马克西米连·拉马尔克(1770—1832)，法国将军，政治家。

③ 这个年轻人还保留着他以前的那个党派的语言；这是一个共和派在说话。(司汤达原注)

④ 指巴黎1830年7月27日、28日、29日三天。(高隆注)译者按：即史称"光荣的三日"，法国推翻复辟王朝，拥戴路易-菲力浦登上王位的七月革命。

⑤ 苏阿布，德国地区，在多瑙河上游、符腾堡州。

料，开始那是出于人道的原因，后来……当一个二十岁青年凭他的想象力把爱上一个天真鲜艳的乡下姑娘这样的幸福尽情享受一个够以后，又发现这个女子原来是被无情的丈夫赶到塞济亚河岸来的王族少妇。她起初是差遣仆人给受伤的青年送来纱布团包扎伤口，几天以后，她竟扶着村里的教士亲自光临了。

“不，不，”吕西安突然想到勒万先生昨天晚上对他开的玩笑，不禁蹙起额头，说道：“我只会跟雪茄烟开战；在一个马路崎岖不平的小城里，部队的驻地也是凄凄惨惨的，我只配做一个军人咖啡馆的常客；每天晚上玩上几盘弹子，喝它几瓶啤酒，这就是我人生一大乐趣了；早上呢，有时就只好和白菜头作战，去镇压快要饿死的臭工人……顶多我不过像皮洛士[①] 那样，让一个没牙的老太婆从六层楼上窗口扔下来的尿盆（瓦片）一下给砸死！多么光荣！在另一个世界上，当我去见拿破仑的时候，我的灵魂一定要受到惩罚。

“拿破仑会对我说：你一定是因为干你这一行吃不饱饿死的吧？

“不，不，将军，我相信我是在效法你。”这时，吕西安开口大笑起来……“我们的统帅，骑在马鞍上很不行，在真正的战争中他们决不敢去冒风险。总有一天，有一个像欧什那样的排长站到队伍前面，对士兵说：朋友们，咱们开到巴黎去，咱们要推出第一执政，一位决不准许尼古拉嘲笑他的第一执政。[②]

“不过，我倒真希望这个排长能成功，”他点着他的雪茄烟，像哲学家那样继续想下去；“一个民族一旦被激怒，一旦爱上荣誉，那么，自由也就算完了。一个新闻记者，如果他使得人们对最后一次战报也发生怀疑，那么他一定要被人家当作是奸细，说他是通敌，杀他的头，就像美国共和党曾经做过的那样。那样的话，为了热爱祖国的荣誉，我们就再一次放弃自由……恶性循环……以至于无穷。”

人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少尉至今还没有摆脱掉那种推理太多的

---

① 皮洛士（公元前319—前272），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曾率兵与罗马交战，在意大利的赫拉克莱亚和奥斯库卢姆付出惨重代价，打败罗马军队。由此即以“皮洛士式的胜利”一语借喻惨重的代价。

② 有危险性的情节！不过，警官先生，这是一个共和派在说话！（司汤达原注）

病症，这种病症已经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代青年搞得四肢五体都残缺不全了，而且还给了他们老太婆那样的气质。"不管它怎样，随它去，"他突然自言自语又说道，同时把军装穿起来，对着镜子看，比试着，"他们都说：必须是个什么人物才行。那么好呀，我就当他骑兵好了；等我学通了这一行，我一定要达到我的目标，就等着瞧吧。"

当天晚上，他有生以来第一遭戴上了肩章，走出门去，杜伊勒里宫外站岗的哨兵居然朝他敬礼，他可高兴极了。埃尔奈·戴维鲁瓦，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他什么人都认识，带着他去见骑兵二十七团费欧图中校，他正好路过巴黎。

吕西安在布卢瓦路一家旅馆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心嘣嘣地跳着，怀着前来拜望一位英雄的心情，看见他面前站着这样一个人物：身材宽厚结实，目光狡黠，蓄着金黄色连鬓胡子，头发披在面颊两侧，梳理得十分细心讲究。他惊呆了。"伟大的上帝！这不是下诺曼底[1]一位检查官嘛！"他眼睛睁得老大，站在费欧图先生面前一动不动。费欧图先生请他赏光坐下，也没有用。这个曾经在奥斯特利茨和马伦哥[2]英勇作战的军人在谈话当中还巧妙地插进"我对国王的忠诚"或"消灭叛军实属必要"这样一些词句。

吕西安在这里不过十分钟，就告辞走了。这十分钟对他来说无异于一个世纪啊；他跑得那么快，戴维鲁瓦在后面追也追不上。

"伟大的上帝！这就是英雄？"他突然站住，终于叫出声来，"这就是骑兵队的军官！是暴君雇来的刺客嘛，是出钱雇来专门杀害自己的同胞的，并且以杀人为光荣。"

未来的院士对事情的看法并不是这样，至少他的眼界要高一些。

"看你这种厌恶的样子，算什么名堂，倒好像斯特拉斯堡馅饼上得太早了似的！你到底想不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

"上帝呀！一个多么可怕的大坏蛋！"

"这位中校比你有价值一百倍；他本来是一个乡下人，人家出钱雇

---

[1] 下诺曼底，法国西北部地区，今包括卡尔瓦多斯省、芒什省和奥恩省。

[2] 奥斯特利茨，位于今捷克境内，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在此大破奥俄联军。马伦哥，意大利皮埃蒙特区一村庄，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在此打败奥军。

他，就是叫他拿起马刀去砍杀，所以他的肩章上面有金穗子挂上了。”

“多么粗野，多么令人作呕！……”

“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更有价值，如果他的长官比他更有价值，那他就叫他们厌恶，逼迫他们设法去请求给他加官晋级，所以他今天才享受到这样的地位。可是你，共和派先生，你一辈子能挣到一个铜板吗？你一出娘胎，生下来就是一位王公的儿子。你的父亲养活你；要不是这样，你会怎么样呀？在你这个年纪，你连买一支雪茄烟的资格也说不上，你不羞耻？”

“这人多么下贱！……”

“下贱不下贱，反正比你强一千倍；人家有所作为，你什么也干不了。一个男人，给比自己强的人的意志效力，就赚他四个铜板，买一支雪茄烟，要么比一个弱者强，他有钱包，那就抢他四个铜板，不管他下贱也好，不下贱也好；这个问题咱们以后再讨论，但首先，他是一个强者，他毕竟是一个男人。别人可以看不起他，蔑视他，但首先，你不能不承认他。你呀，你是个娃娃，不算数的，你只会到书本里面找出一些漂亮词句，放到嘴上讲得很好听，跟进入角色的演员一模一样。一说到行动，就什么也没有了，一片空白。一个奥弗涅[①]的大老粗，尽管面目可憎，终究不是马路上的脚夫，终究接受了巴黎一位体面的青年，百万富翁的儿子，吕西安·勒万先生的拜望，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奥弗涅大老粗，先想想你自己的价值和人家多么不同。费欧图先生也许还在供养他的父亲，一个老农民；可是你，倒是你父亲在养活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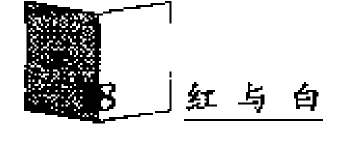
“哎呀！你眼看就要当上学院院士了！”吕西安带着绝望的声调叫道，“可我嘛，我不过是一个糊涂虫。你全有道理，我知道，我明白，可是我真倒霉！我一看见我非进去不可的那扇大门我就害怕，这扇大门下边都是粪土。好了，改日再见吧。”

吕西安溜之大吉。埃尔奈没有追他，他很高兴；他急忙跑回家去，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把军装往房间里一丢，气坏了。“上帝知道他要把我逼到什么地步！”

几分钟以后，他下楼来到他父亲的房间，一把抱住他的父亲，满面

---

① 奥弗涅，法国中部历史地区，今包括阿利埃、康塔尔、上卢瓦尔和多姆山四省。



泪痕。

勒万先生十分诧异，说："啊！我看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丢了一百路易①，我给你两百；但是用这种方法要钱我可不喜欢；我不愿意看到一个少尉眼泪婆娑的；一个勇敢的军人难道不该首先考虑他的仪表在别人眼里会产生什么后果吗？"

"咱们那个能干的表哥戴维鲁瓦把我教训了一顿；他刚才给我证明说我除了出身好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的儿子以外什么价值也没有，连赚一根雪茄烟的本领也根本说不上；要是没有你，我非进救济院不可，什么什么的。"

"那么说，你不是想要两百路易了？"勒万先生问。

"你待我真是太好了，超出我应分得到的……要是没有你，我会怎么样啊？"

"好了，好了，见你的鬼去吧！"勒万先生坚强有力地说，"莫非你一下子真是成了圣西门② 派？那你可要叫人讨厌了！"

吕西安的感情一时平息不下来，反叫他父亲觉得有趣。

到九点钟敲过，勒万先生打断他的话，说道："我要你现在就坐到歌剧院我的包厢里去。你会见到几位小姐，她们个个都要比你强上三百倍、四百倍；因为第一：她们不为自己是什么人家出身白操心，另一方面，她们跳一天舞，就挣到十五、二十个法郎。我要你用我的名义请她们吃饭，好比是我的代表，听到了吗？你带她们到康卡勒岩岭饭店，至少要花两百法郎请客，不然的话，我就跟你断绝关系；我还要公开宣布你是圣西门派，在六个月内，不许你来见我。这么一个娇生惯养的儿子，是多么可怕的苦刑呀！"

吕西安这时对他父亲真是爱得不得了。

"我在你的那些朋友中算不算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十分通情知趣地回答说，"我向你赌咒，你那两百法郎我一定好好花掉。"

"赞美上帝！千万不要忘记：跟一个可怜的六十五岁老头子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就要像刚才那样开门见山有话直说，没有什么不礼貌的。

---

① 路易，有路易十三头像的法国古金币，合二十法郎。

② 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

他让你动了感情，可是并没有让你那样发疯似地爱他。见鬼去吧！你真是一个没出息的共和派。我奇怪我怎么没有见你长着一头油腻腻的头发和一把肮脏的胡子。”

吕西安洋洋自得和几位小姐和蔼可亲地坐在他父亲的包厢里。陪她们吃饭的时候，他谈话谈得很多，还开了香槟，优雅得体地请她们喝酒。然后驱车把她们一一送回家去，他一个人坐马车回来，这时已是午夜一点钟了。在回家途中，他惊奇地感到这一晚从一开始便大有感受。他想：“我必须对我这第一次活动采取怀疑的态度，实际上我对我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我的一份情意只怕让我父亲感到意外……这我可一点也没有料到；我需要多活动，多实践。所以还是到骑兵团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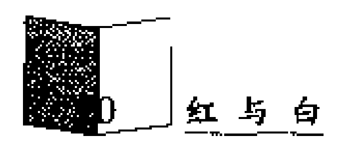
第二天清早七点钟一过，吕西安穿上军装，单枪匹马一个人来到费欧图中校那间叫人不愉快的房间。他在这里呆了有两个小时，勇气十足地向中校献媚；他一丝不苟地竭力使自己习惯于军队那种派头；他想象军队里的弟兄们的言谈举止大概都和费欧图不相上下。这种想法当然是不可信的，但也自有它的用处。他所见到的一切他都受不了，让他觉得讨厌，不过他想：“我要鼓起勇气，闯过这一关，非但不能嘲笑它，反过来我还要照着去做。”

费欧图中校谈话中讲到他自己，讲得很多；他详详细细讲了他怎样在埃及亚历山大[①] 城下首战立功获得肩章；他的故事十分动听，真实不假，深深地打动了吕西安。不过这个行伍出身的老兵的性格经过复辟时期十五年，已被消磨得支离破碎，所以面对眼前巴黎这么一位公子哥儿一步当上军团尉官也丝毫不觉有什么不可容忍的。后来，英雄气概日渐淡薄，老谋深算的世故便钻进他这个脑袋。费欧图当时就在心里盘算从这个年轻人身上可以捞到多少好处；他问他的父亲是不是议员。

费欧图先生没有要去参加勒万夫人的宴会的意思，那请帖吕西安

---

① 指拿破仑1798年率领法军远征埃及的战役。亚历山大，埃及最大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省首府，在尼罗河口以西，临地中海。1798年7月，拿破仑军队在埃及登陆，在亚历山大首战得胜。



倒是随身带着的。两天以后，费欧图先生收到一支贵重的烟斗，沉甸甸的，镂银的，烟锅是海泡石的；费欧图从吕西安手中接过烟斗就好像是收回一笔欠债似的，一句道谢的话也没有说。

当他送走吕西安，关上房门的时候，他想："这意思是说，这位公子一旦进了军团就要请假外出，到邻近的城里花钱玩乐……"他一边在手上掂一掂镶在烟斗上银子的分量，一边补充说："勒万先生，假是可以准给你，你得走我的路子；这样一位主顾我绝不放过；也许每一个月要花费五百法郎才行。他老子说不定是前军部的专员，什么军需供应吧；这钱本来是从穷苦士兵身上刮去的……没收了，"他微笑着说。他把那支烟斗藏在五斗橱里衬衫下面，随手把钥匙拔出来收好。

第 三 章

费欧图在一七九四年十八岁当上轻骑兵，大革命期间历次战役都经历过；在开头六年，他作战精神抖擞，满怀热情，唱着《马赛曲》[①]。但是波拿巴任执政[②]以后，这位精明透顶的未来的中校发现总是那么高唱《马赛曲》很是不智。这样一来他成了军团里第一个提升的尉官，还得了十字勋章。在波旁王朝统治下，他办了他的初领圣体这件大事，不久就取得荣誉军团军官勋级。现在，乘骑兵二十七团从南特[③]开往洛林的机会，他来巴黎逗留三天，和原来的老部下老朋友叙叙旧好。吕西安如果稍稍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的话，他就应当把他父亲与军部建立有

---

① 《马赛曲》，法国国歌。法国大革命期间，1792年由工兵上尉鲁日·德·李尔一夜之间写成，原名《莱茵军战歌》。马赛志愿兵高唱此歌向巴黎进军，故此歌后来就叫作《马赛曲》。1795年7月14日国民公会把它定为国歌。帝国时期，拿破仑禁止唱《马赛曲》。1815年第二次复辟时期，路易十八禁唱《马赛曲》，因为使人联想到大革命。1879年此歌才重新批准歌唱。

② 波拿巴，是拿破仑的姓。1799年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政变，自任第一执政。

③ 南特，法国西部城市，大西洋岸卢瓦尔省首府。洛林，法国东北部地区及旧省名，毗邻德国。

信贷关系的事提上一提，可是他对这一类事全然无知。他就像一匹胆小多疑的小马驹一样对本来并不存在的危险也以为险象丛生，不过面对任何灾祸危难他倒也是有胆量迎头而上的。

吕西安见费欧图先生明天将要乘驿车上路前去追赶骑兵团与兵团会合，就提出请求，容他一同上路。勒万夫人叫人把她儿子乘的四轮马车停在窗下，却发现人家把行李都从马车上卸下来，交给驿车运走，因此十分诧异。

他们第一次在饭店吃晚饭，中校见吕西安拿起一份报纸来看，就冷面无情地责备吕西安说：

"在二十七团有一个规定，禁止军官在公共场所阅读报纸；只有军队的报纸不在此限。"

"那就让报纸见鬼去吧！"吕西安高兴地叫道。"等一会儿到了晚上，咱们一边喝潘趣酒[①]一边玩掷骰子，反正驿车还没有套马。"

吕西安虽说少不更事，可是也有心计，准备连输六盘。所以，上马车的时候，费欧图已经赢了不少。他发现这个公子哥儿不坏，于是给他解释在军团里为了不露出初出茅庐的马脚应该怎样行事才对。这种行为方式与吕西安所习惯的高尚趣味、彬彬有礼的一套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在费欧图看来，美妙的礼节和修道士一样无异就是软弱无能；他认为，谈自己，谈自家的优越地位，并且还要夸大，应当是先于一切的。我们的英雄真正在忧心忡忡地洗耳恭听，不想说着说着费欧图沉沉入睡了，这样吕西安总算也可以自由自在地梦想了。总之他今天是有所作为的，也看到了新鲜事物，自己感到很是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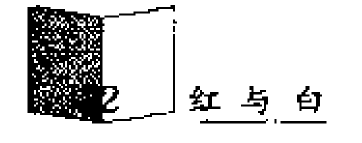
第二天清晨六点钟，这两位先生追上了正在向前开拔的军团，距此再向前赶三里路程，南锡[②]就到了；他们叫马车停下来，驿车把他们带的东西卸在大路上。

中校的骑兵从大皮箱里取出带肩章的制服拿给中校，这时，中校那副宽阔的面孔摆出郁郁寡欢而又粗野的傲慢神态。吕西安全神贯注地看着，简直大吃一惊。费欧图先生叫人给吕西安牵一匹马来，两位先生

---

① 潘趣酒：罗木酒再加柠檬、肉桂等香料配成的甜酒。

② 南锡，法国东北部城市，默尔特-摩泽尔省首府。



跨上马朝着团队骑去。团队在他们穿制服的时候，正在急驰[1]前进。有七八个军官排在后卫方位上紧紧跟上，这是对中校表示敬意。吕西安首先被介绍给这几位军官，吕西安发现他们神态都很冷漠。没有什么比这种态度更叫人泄气的了。

"这就是我必须和他们一块儿生活的人！"吕西安心里这么想，如同一个小孩，心也缩紧了。他一向生活在笑面相迎、彬彬多礼、和蔼可亲的环境里，已成习惯，平时他也就是和这样的人交谈往来的。现在，他甚至以为这些先生会对他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来。他一向说话过多，说出来的话决不会被驳回或者纠正，因此，现在，他只有闭口什么也不说了。

吕西安在马上走在他所属的骑兵连上尉的左侧，走了足有一个小时，闷声不响，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表情是冷冷的，至少他希望如此；不过他心里很是激动。只要免掉同那些军官不愉快的谈话，他就可以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他望着那些骑兵，觉得又是高兴又是惊奇。这才是拿破仑的战友，这才是法兰西的士兵啊！他怀着一种可笑而充满深情的兴趣注意观察所有这种种细枝末节。

当这初次侵入到他心中的热烈情绪稍稍平息下去以后，他开始想到自己的处境。"我总算有了一个地位，一个算得上最高贵、最够味儿的地位。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到底是把我给放在马背上了，我这里还有炮兵，我正在同骑兵走在一起。唯一不同的是，"他微笑着接着想下去，"对骑兵这一行我非但说不上精通，反而是一窍不通。"走在他身旁的那位上尉见他这样有情有意地笑着，不是嘲笑，觉得很不舒服……吕西安继续想道："好啦好啦！德载和圣西尔就是这样开始的[2]。这些英雄总算没有玷污公爵的封号[3]。"

骑兵在谈话，打乱了吕西安的思绪。骑兵讲的话实际上大同小异，彼此都是相似的，无非是关于穷人生计上的那些简单的琐事，什么午餐

---

① "已经前进了四分之一里路"。风格：急驰，更有表现力；已经前进，更合法文。待选定。（司汤达原注）

② 德载（Desaix，1768—1800），法国将军，死于马伦哥战役。圣西尔（Saint-Cyr，1764—1830），法国元帅。

③ 这是一个共和派在说话。（司汤达原注）

面包的质量啦，葡萄酒的价钱啦，诸如此类。但说话的人的声调透过每个字眼都流露出真诚和坦率的性格，使他觉得像高山上的清新空气那样沁人心脾。那里面有着某种质朴、纯洁的东西，和他一直生活在其中的那种暖房气氛迥然不同。感到这种区别，对生活的看法发生变化，这是这一刹那的一件大事。而这些人交谈中每一句话的音调都是兴高采烈地讲出口来的，根本不是那种听来可喜其实谨小慎微的社交式的言谈，比如"我才不管它那一套呢，我只信我自己"这样的话。

吕西安想："这些是最坦率最真诚的人，也许是最幸福的人！为什么他们那个长官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诚实的，我没有隐蔽起来的思想，我和他们一样；除去想要他们生活过得好以外，我并没有别的想法；其实，我心里是什么也不在话下的，我计较的只有我的自尊心。至于另一些重要人物，说起话来严厉无比而又沾沾自喜，他们自称是我的同级，我只有肩章同他们一样，除此之外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斜过眼去睨了右边的上尉一眼，又用眼角看了一下上尉右首的那位中尉[①]。"这几位先生和骑兵正好是鲜明的对照；他们这一生，好比是在演戏；他们对什么都怕上三分，也许，死倒不怕；这是一些类似我的表兄戴维鲁瓦那样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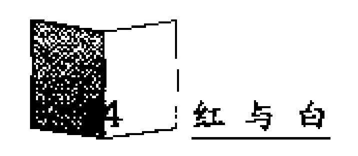
吕西安又回过头来听骑兵们谈话，越听越高兴。他的心灵一下飞升到幻境里面去了；他生气勃勃地享受着他的自由和此时他的宽广胸怀所给予他的喜悦，他在心目中看到的只是一心向往成就伟大事业和可能遇到的壮烈的献身。尔虞我诈的需要和戴维鲁瓦式的生活在他眼中全都烟消雾散了。士兵们讲的无比单纯的语句在他身上发生的效果，和奇妙的音乐产生的作用是没有什么不同的；生活给涂上了一层绯红的光彩。

突然间，从大路两边分两队漫不经心徒步前进的骑兵队伍中间，从大路的当中，一位副官骑马快步跑来。他向下级军官低声传达了命令，吕西安看见骑兵纷纷上马。"这动作使他们多么神气，"他心里想。

他那年轻人的天真的面孔是控制不住这种活跃情绪的，他面孔上

---

① 关于队列中的位置说法问一位军官。现在我忘掉了。从1802年在萨吕斯开始，至1835年。（司汤达原注）



现出心满意足和善意好心的神色，或许还带着一点好奇。可是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继续保持不动声色的样子，最好是装出与人们想看到的完全相反的神态来才好。走在他右侧的那位上尉立即想到："这个漂亮小伙子马上就要向我提问了，让我给他来个极妙的答复，好叫他恢复常态。"可是吕西安并没有向这些不像同伴的同伴提出什么问题。他暗自捉摸下达的是什么命令，骑兵带着军人优美风度随随便便步行一段长路程怎么会一下大变，把他们弄得个个突然警觉紧张起来。

上尉在等着人家开口向他提问；可是这个年轻巴黎人偏偏一言不发，他最后也忍不住了。

"我们这是在等总监到来，就是伯爵N.将军，贵族院议员，"终于他自己开口先说了，口气干巴巴的，神色十分傲慢，也不像是对吕西安说话。

吕西安冷冷看了上尉一眼，仿佛让说话的声音给触动了一下。这位英雄的嘴唇撅起来怪吓人的；他额头上也起了皱纹，更是摆出倨傲的神气；他眼睛虽然是往这边斜过来看一看，可又不是在看他的少尉。

"一个有趣的动物！"吕西安想。"费欧图中校和我说话就用这种军人腔调！为讨好这些先生，粗野生硬的手段万万不好用；我在他们中间，宁可做一个外来人。否则就要惹是生非，挨上几剑；他们若是拿这种腔调来和我打交道，反正我就是给他一个相应不理。"上尉显然在等着吕西安这里说出一句什么话，譬如说"来的是不是就是著名的N.伯爵？就是陆军公报上那么毕恭毕敬提到的那位将军？"

我们这位英雄戒备森严，始终保持一个好似嗅到什么难闻气味的人那样的神态，不为之所动。上尉经过一分钟难堪的沉默之后，双眉紧蹙，拧成一团，不得已又说了一句：

"是N.伯爵，就是奥斯特利茨打头阵的那个N.伯爵，他的马车马上就要经过。马莱尔·德·圣梅格兰上校一点也不笨，他早就给前一站的马夫塞了一个埃居[1]；所以驿站的马夫刚才快马跑来知会过了，骑兵当然不应列成队形，那就无异是说已经得到通知了。想想看，总监对骑

---

[1] 法国古钱币、十三世纪以来铸造的以盾为图形的金币和银币，多称埃居；种类很多，价值不一。此指五法郎银币。

兵团会有怎么一个想法；第一次印象，必须想办法把它搞好……就是这样，这些人就像是生在马背上的。”

吕西安只是点一点头表示回答；人家给他骑一匹驽马，他觉得太丢人了，他踢踢马刺，马打了一个前失，几乎摔下马来。“我就像是没用的杂务工，”他自言自语说。

十分钟以后，人们听到一驾重载的马车到来的声音；N.伯爵在大路正中两列骑兵中间穿行而过；马车很快到了吕西安和上尉面前。这些先生看不见轿形马车里面坐着的那位著名的将军，因为宽大的车厢被各式各样的箱笼包裹塞得满满的。

“一箱一箱，都是行李箱。”上尉气愤地说，“没有火腿，烤火鸡，鹅肝酱，就不行呀！而且还要有大量的香槟。”

我们的英雄现在不能不答话了。不过，在他彬彬有礼地以轻蔑对轻蔑对付昂里埃上尉的时候，请允许我们这里暂且追随本年受命担任第三师[1]总监任务的贵族院议员，少将N.伯爵的行踪叙一叙吧。

总监的马车这时已经穿过师团驻地南锡的吊桥，当即鸣炮七响，这是将总监到来的消息作为一件大事告知当地居民百姓。

天空这几声炮响震得吕西安的灵魂兴奋激昂。

总监驻地大门门前已布置有两个守卫岗哨；第三师师长，少将泰朗斯男爵派人前来请示，问是当天接见还是等到次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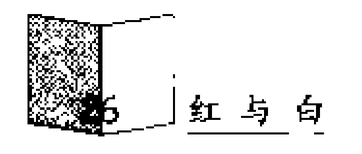
“马上见，当然！”老将军说。“是不是他认为我……？”

N.伯爵对于这一类小事依旧保持着桑布尔-默兹军团那时的习惯，他从前就是在这个军团开始出名的。对他来说，这种传统习惯此时此刻仍然保持不变，正如同他在最后五六处军职任上一再对这个享有崇高荣誉的军团确认它的重要地位一样。

他虽然也可以说是一个富于想象、耽于幻想的人，不过回想起一七九四年的情景他也禁不住自己感到惊奇。从一七九四年到一八三×年，变化多大，情况多么不同！但是，伟大的上帝！在那个时候，我们不

---

[1] “当时（1849）第三师师部所在地为梅斯”，高降对原稿作了订正，并加注说明。按司汤达原稿上写的是26师，另一处又写24师。（马尔蒂诺注）译者按：梅斯距南锡不远



是都发誓赌咒说是仇恨王权的吗！那又是怀着怎样一副心肠呀！对于这些下级军官，某某某[1]一再要求我们对他们严加监视，可是，该监视的不正是我们自己吗！……那时，天天都在作战；干军人这一行，倒也很快活，大家都喜欢打仗。今天怎么样呢，今天必须想方设法去讨好元帅先生，还必须揣测贵族院的旨意[2]！

将军N.伯爵是一位有六十五到六十六岁年纪的漂亮人物，人瘦瘦的，颀长笔直，衣着整饬；他的身材非常漂亮，他的头发介于金黄和灰色之间，很细心地梳有几个发卷，几乎秃顶的头部显得优美动人。他的面容表现出坚强勇敢和叫人不得不服从的决断力。不过所有这些特征都显得缺乏思想。

这样的头部，第二次去看它，就不那么讨人欢喜，第三次去看，就显得平平常常，几乎没什么可引人注意的了；这样的头部让人依稀可以看出其间有某种虚伪作假的阴影，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帝国及其奴性留下的痕迹。

英雄死在一八〇四年之前，那真是有福了！

桑布尔-默兹军团这些老将军的面貌让杜伊勒里宫的前厅和巴黎圣母院大教堂[3]的隆重盛典给消磨成温柔敦厚的了。N.伯爵本人曾经亲眼目睹戴尔玛将军被放逐，那是在发生下面一席对话以后发生的事：

"戴尔玛呀，仪式真是漂亮极了！的确壮丽无比！"皇帝从圣母院大教堂走出来时这样说。

"是的，将军，为要推翻您建树的这一切，不屠杀两百万人是办不到的。"

第二天戴尔玛就被放逐，命令规定巴黎四十里范围之内永远禁止他进入。

N.将军穿着正规的军装，在他的客厅里踱步；这时，仆人报告戴朗斯男爵来到，将军的头脑里瓦朗谢讷[4]突围的隆隆炮声还在响着呢。

---

[1] 司汤达开始写的是苏尔特，随后又改掉。（马尔蒂诺注）

[2] 确实是这样，不过……（司汤达原注）

[3] 巴黎圣母院，建于1163—1257年，法国著名教堂。

[4] 瓦朗谢讷，法国诺尔省城镇，靠近比利时。

他急忙驱散这些回忆，这可能引出某些很不谨慎的事故来。为读者着想，就好比议会开幕时向国王的演说欢呼的人士所说的那样，我们在这里也要把这两位年迈的将领的谈话摘取几段来写一写。这两位将领原来他们是互不相识的。

戴朗斯男爵走进门来，拘拘束束地行礼致敬；他人大约身长六尺[1]，有一副弗朗什－孔泰[2]地方农民的模样。此外，在哈瑙[3]战役，拿破仑必须突破他忠诚的联盟巴伐利亚人的队伍以便返回法国，当年戴朗斯上校在这次战役中率领他那一营掩护图鲁奥将军著名的炮兵，被敌人砍了一刀，正好砍在面颊中间把鼻子削掉一块，这伤好歹做过手术修补算补好了；但是伤面太显著，在那惯常布满不满的表情的面部留下一个很大的疤痕，使这位将军从外表上一望可知是一个军人。他在战场上曾经是一员了不起的猛将；可是拿破仑统治一垮[4]，他的靠山崩塌了。他现在南锡这个地方，胆战心惊，什么都怕，害怕报纸更是怕得厉害。他常说：非枪毙几个律师不可。使他坐卧不宁的，是害怕自身成为大众的笑柄。一份只有上百订户的报纸登出一条平平常常的笑话，当真会把这位如此勇猛的军人弄得狂怒难制。他还有另一项苦恼：在南锡谁也不把他的肩章放在眼里。过去，在一八三×年五月骚动事件中，他曾经将全城的青年坚决镇压下去，他深信人家一定是把他恨之入骨的。

这位在过去曾经是扬扬得意的人物，现在把他的副官叫来了，副官上来把他所要的东西交上，然后退身出去。于是他将本师部队和医院的情况报告图表在桌上展开；有关军事的情况详细地谈了足有一个钟头之久。将军询问男爵士兵私下有些什么议论，下级军官有些什么情况，由此又问到民情舆论。应当承认，这位可敬的第三师师长的回答不

---

① 一法尺合0.325米。

② 弗朗什－孔泰，法国地区名，在法国中东部，包括汝拉省、杜省和上索恩省以及贝尔福地区。

③ 哈瑙，位于今德国黑森州内。1813年10月16日—19日，拿破仑在莱比锡会战失败后，率8万残部向法国撤退，1813年10月30日在哈瑙与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4.5万联军遭遇，战斗中，联军因主帅弗雷德身受重伤被迫撤军，拿破仑赢得哈瑙战役胜利。

④ 1814年3月30日，法军马尔蒙元帅投降，反法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退位。4月20日拿破仑被放逐至厄尔巴岛。帝国垮台。

免显得冗长，他那优美动人的军人作风且不去说它；这里只限于摘录伯爵从省驻军将领充满不满情绪的言论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

“这个人，他可以说就是荣誉的化身，他不怕死；在这里他却真心诚意抱怨其实并不存在的危险；这人萎靡不振，精神已经崩溃了，倘使面对非把骚乱镇压下去不可这样的局面，他害怕第二天的报纸一定要怕得发了疯。”伯爵心中这样思量。

“整天我都有苦说不出，”男爵不停地这么说。

“我亲爱的将军，这种话不能高声讲；有二十位将级军官，都是你的老战友呀，他们都在请求要得到你这个位子还没有得到，元帅只是要求大家知足。作为你的好同志，我有一句话要坦率地报告给你，这话也许听来刺耳。这是一个星期之前，在我向部长辞行的时候，他对我讲的，他说：只有笨蛋才不知道如何在地方上做好自己窝儿。”

“我真想看看元帅在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夹档中如何自处。”男爵急不可耐地说，“贵族，既富有，又抱成一团，他们公开蔑视我们，每日每时都在嘲弄我们；资产者，他们都听凭精明透顶的耶稣会教士[1]调弄，所有有点钱的女人也都听从他们指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城里所有的年轻人，不是贵族，也不是教徒，个个都成了红了眼的共和派。如果我偶然注意看一看他们当中随便一个人，那么好，他就对着我拿出一个‘梨子’来[2]，要不然就拿出什么别的扰乱治安的象征性的东西来。甚至学校里的学童也拿出‘梨’来朝我晃来晃去；青年见我一离开我的卫兵两百步，他们就拼命对着我打呼哨；接着来到的是匿名信，上面把我骂得狗血喷头，如果我不接受……匿名信里还附上一片废纸，上面写着写信人的姓名住址。你们巴黎有没有这种事？一次污辱洗刷以后，第二天，人们还在议论纷纷，或者指桑骂槐。就在前天，卢德维格·罗莱尔先生，一位从前的军官，为人十分正直，他的一个仆人就在四月三日事件中偶然被杀身死，这件事也给我招来了一枪，在师驻地界限之外，

---

① 耶稣会教士一词(jésuite)还含有“狡猾虚伪的人”、“阴谋家”之义。

② 路易-菲力浦登位成了法国国王后不久，《讽刺画报》经理腓力朋(Philippon)先生因报纸违法案被刑事法庭传讯，审判官在讨论本案时，他画了几个梨子以自娱，这些梨子人们看到认为与法王的面貌和发型十分相像；这个笑话哄传一时。(高降注)

用手枪打的。罢罢！这种无理取闹昨天竟成了全城的谈话资料。”

“叫人把那封信呈报给检察官嘛；你们的检察官是不是软弱无能？”

“他叫鬼迷了心窍；他是部长的一个亲戚，他看准审理一项政治案件就能晋升。在骚乱后没有几天，我还收到一封穷凶极恶的匿名信，我送给他看了，这是我的失策；该死呀，我有生以来办的第一件蠢事！他无动于衷地对我这么说：‘这么一张烂纸你叫我怎么办？将军，应该是我来请求你保护呀，如果我被污辱成这个样子，莫非案子要我自己来审。’几次我恨不得拿起马刀对准无法无天的老百姓的脑袋砍过去！”

“那就别想当官儿了！”

“哎呀！如果我能轰他们一炮的话！”这位英勇的老将军叹了口长气，两眼朝天那么一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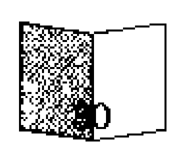
“那可好极了，”贵族院议员回答说；“我的意见一直是这么说；波拿巴在位的时候，天下太平，靠的就是圣罗什[①] 的大炮嘛。再说你们省长弗莱隆先生难道没有把舆情上报给内政部长？”

“他整天动动笔头胡写乱写并不费难；问题是一个二十八岁乳臭未干的后生，一个小娃娃，也在和我玩弄政治；虚荣透顶，胆小怕事，他就像一个女人。我说在这个大好时世，省长和将军不要两不相容，势不两立，而且天天，并且人人，都把你我肆意诋毁污辱，我和他谈也是白费口舌。又比如说主教大人，他来拜访过我们吗？你开跳舞会，贵族不来光临，他们的舞会，也不请你去。我们很自豪：全省议会上还和他们保持有事务上的关系，按照我们的教养，我们是要向贵族表示敬意的，可是他们只在第一次见面时向我们表示表示敬意，第二次见面，他们就把脑袋一扭。共和派的青年见着你就面对面直着眼看你，嘘你。所有这一切，有目共睹，人所皆知。可是省长不承认；他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回答我说：你说的是你，从来没有人嘘我。如果他敢在天黑以后走上大街，不出一个星期，保证有人离他两步当面嘘他。”

“我亲爱的将军，这一切你是不是确有把握？内政部长曾经让我看

---

① 圣罗什，巴黎的教堂。1795年10月4日（共和历葡月十三日）保王党分子在巴黎举行暴动。热月党人军队总司令起用拿破仑·波拿巴，命其率军镇压。10月5日在圣罗什教堂附近打死的保王党分子最多，拿破仑在镇压王党暴乱中赢得声誉。



过弗莱隆先生写去的十封专函,其中说明他已表示与正统派王党言归于好。我前天在N省省长G先生府上参加晚宴,似乎他也持同样的看法,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当然喽,我也相信呀;这是一个能人,一个好得不得了的省长,又是精明的大盗的好朋友,他本人既偷且盗,没有人能抓得住他,一年就是两三万法郎,正因为这样,他那一省都对他毕恭毕敬,服服帖帖。我向你报告了我的省长的情况,这当中我就可能受到人家猜疑;你准许我把B.上尉叫来吗?你知道吗,他就在前厅等着呢?"

"如果我没有弄错,此人大概就是给一〇七师派去的那个监察员吧?是为了查明驻军舆情的?"

"一点也不错;他来到这里才三个月;为避免在骑兵团被'烧死',我在白天从来不接见他。"

B.上尉走进门来。戴朗斯男爵见他进来,一度要避到另一个房间去。上尉举出二十条具体事实,证实倒霉的将军方才讲的一大篇苦经。在这个地方,原来青年一代人都成了共和派,贵族阶级自成一体,笃信宗教。共和派的首领是自由派报纸的主编戈提埃先生,这是一个坚决果断、精明强干的人物。领导贵族阶级的杜波列先生也是一个诡计多端无比狡猾的人,他的活动能力极强,是个第一等的能人。总之,人人侮慢省长,而又看不起将军;省长与将军被排斥在一切之外,虚有其名。主教每过一段时间就向他的信士宣布说不出三个月我们就要倒掉。"伯爵先生,我能够安全地尽到我的职责,我感到十分鼓舞。最糟的是,对于问题如果稍稍明确写信报告元帅,那么元帅总是让人传话说这里办事不力。这样的话,改朝换代情况一旦发生,那对他来说倒是一切都太平无事了。"

"先生,就说到这里为止吧。"

"将军,请原谅,我把话岔开了。还有,在这个地方,耶稣会教士指挥贵族就像指使仆人一般;总之一句话,这一切根本是谈不上什么共和派的。"

"南锡现在居民有多少?"将军问,他觉得上面说的种种情况都是可信的。

"居民有一万八千人,不包括驻军在内。"

"你有多少共和派?"

"真正得到确证的共和派,三十六人。"

"这么说,是千分之二。在这些人里面真正有头脑的有几个?"

"只有一个,土地测量员戈提埃,《黎明报》的主编,这是一个穷光蛋,不过他是以穷为荣的。"

"另外那三十五个不经世事的青年,你也控制不住,把那个头头关起来你也办不到?"

"将军,首先在贵族中间,虔信宗教已经成风,可是,在所有不信教的人当中学共和派的榜样胡作非为也成了一股风气了。有那么一家蒙托尔咖啡馆,反对派青年在这里聚会,那简直已经成了十足道地九三年时代的俱乐部啦。如果有四五个士兵在这些先生的面前走过,他们就低声叫喊:'军队万岁!'如果有下级军官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向他们敬礼、和他们谈话,还请他们喝酒。如果是政府所属的军官,譬如说是我,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对你的污辱不是直接来的,可是叫人忍受不了。上个星期日,我走过蒙托尔咖啡馆,所有的人突然一下子转过身去背朝着你,整齐得如同士兵上操一样;我真恨不得一脚踢死他们。"

"要想革职,这倒是一个拿得稳的办法。你军饷不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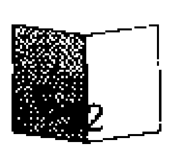
"每六个月我就收到一千法郎期票一张。我经过蒙托尔咖啡馆是无心的;通常我宁可绕道多走五百步,避开这家该死的咖啡馆。这意思是说:一个在德累斯顿和滑铁卢[①] 作战负伤的军官现在见了老百姓不得不退避三舍!"

"自从'光荣的三日'[②]之后,就谈不上什么老百姓了,"伯爵心情沉痛地说道;"说到个人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他叫上尉留下来,同时把戴朗斯男爵也叫了进来,他问:"南锡各个党派的领导人是些什么人?"

---

① 德累斯顿,德国城市,在易北河畔,1813年8月27日拿破仑在此与反法联军作战,大获全胜。滑铁卢,比利时中部城镇,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军队在此大败,6月22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被流放至圣赫勒拿岛,直到1821年去世。

② 即指1830年7月27、28、29日三天,这不过是另一种说法罢了。(高隆注)



"德·彭乐威和德·瓦西尼这两位先生,从表面上看,是查理第十派的首领,查理第十[1]委派的;实际上这一派真正的领袖是那个该死的阴谋家,叫作杜波列博士的(人家叫他博士,因为他是医生)。他是查理第十派委员会的秘书,正式的秘书。耶稣会教士雷伊,代理主教,全城的妇女从最有地位的夫人直到做小买卖的女商贩,都属他领导,就像是乐谱那样,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如果省长为你举行宴会,除去领官俸的官员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客人,你等着看好了。你可以去问问在政府任职的人,问问经常到省长府上走动的人,德·夏斯特莱夫人、德·欧甘古夫人或德·高麦西夫人府上,他们当中有谁进得去?"

"这些夫人都是些什么人呀?"

"非常富有,又非常神气的贵族。德·欧甘古夫人是本城最漂亮的太太,阔气极了。德·高麦西夫人也许比德·欧甘古夫人更漂亮,不过她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德·斯达尔夫人[2]一流人物,她吹嘘起查理第十来,高谈阔论,讲个不停,就像那位德·斯达尔夫人在日内瓦攻击拿破仑一样。我在日内瓦担任司令官的时候,这个女疯子把我们搞得很伤脑筋。"

"德·夏斯特莱夫人呢?"N.伯爵很感兴趣地问。

"这是一位年纪轻轻的查理第十宫廷一位准将的未亡人。德·夏斯特莱夫人在她的客厅里鼓吹某种思想;全城的青年人都为她着了魔;有一天,有一个思想正派的青年赌钱输掉一大笔钱,德·夏斯特莱夫人居然亲自到他的家里去。是不是呀,上尉?"

"是这样,是这样,将军;恰巧那天我在那个青年家旁边林荫道上。德·夏斯特莱夫人亲手给了他三千金法郎,还有一个镶钻石的纪念品,这件纪念品本来是德·昂古列姆公爵夫人送给她的。这位青年后来到斯特拉斯堡把它抵押出去。我这里有斯特拉斯堡特派员的信件。"

"这样详细已经够了,"伯爵对上尉说,上尉已经把一个很大的文件

---

[1] 查理第十(1757—1836),法兰西国王(1824—1830),路易十六、十八之弟,波旁王朝复辟(1815)后的极端保王派领袖,登位后颁布反动法令,加强专制统治,1830年七月革命时出逃,逊位,复辟的波旁王朝被推翻。

[2] 德·斯达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文艺理论家,浪漫主义文学先驱之一,著有小说《黛尔菲娜》、《高丽娜》以及《论文学》、《论德国》等书。

包打开来。

"此外，"戴朗斯将军继续说下去，"还有德·毕洛朗、德·塞尔庇埃尔、德·马尔希儿家，主教阁下在这儿家受到的款待如同是一位总司令那样，要是我们当中有谁能挤进去的话那才是见鬼了。你猜省长晚上到什么地方去消磨时间？他只好去找食品杂货店老板娘贝尔序太太，她的会客厅就设在她的店堂的后屋。这个他当然不会写信报告内政部部长。至于我，我的地位高，要自重，我不去找人闲谈，什么地方也不去，晚上八点钟我就上床睡觉。"

"你们的军官晚上干些什么？"

"到咖啡馆去，找小姐们去，连微不足道的资产阶级那里也休想进去。我们这里过的日子和下了地狱一样。作为丈夫的资产者，借口提防自由派作风，他们彼此互相警卫，保障安全；只有炮兵和工兵的军官是走运的。"

"话说到这里，这里的人到底想些什么？"

"那批混账的共和派、思想家，什么东西！上尉可以告诉你，他们订阅《国民报》、《喧声报》①，订阅所有这一类坏报纸，他们公开蔑视我发布出去的公告上规定的禁令。离开此地六里路有一个达尔奈镇，利用镇上一个资产者的户头，搞来这些报纸。我真是不情愿肯定确有其事：他名曰组织打猎，其实是找戈提埃来约会碰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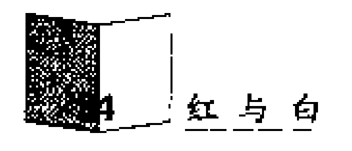
"这是怎么一个人？"

"共和派的头头，刚才我已经说过；就是他们那个叫作《黎明报》专事煽动的报纸的主编；这份报纸主要宗旨就是专拿我来调侃嘲笑。去年，他们向我提出比剑决斗；可恨他居然也是政府雇员；他是专管地籍测量的几何学家，我没有办法把他开革掉。我说也等于白说，最近一次涉及内伊元帅的罚款问题，他给《国民报》汇去一百七十九法郎……"

"这个不必说了，"N.伯爵满面通红地说道；他想打发掉这位戴朗斯男爵，那是很难办到的，而这位男爵总算一吐为快，心里觉得畅快多了。

---

① 《国民报》，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喧声报》，1832年出版，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



第四章

戴朗斯男爵在这里把南锡城描绘成一幅凄凄惨惨的图画，这时骑兵第二十七团穿越世界上最凄惨的一片平原正向南锡方向进发。这里的土地干燥而多砂砾，什么也长不出来。吕西安正巧注意到离城约有一里路某一处地方，光秃秃的只生长着三株树；其中有一株长在大路边上，高不及两丈[①]，整个枯萎了。再往靠近这里的远处望去，是一条起伏的冈峦；在一些谿谷入口处，可以看到种植着葡萄，也长得瘦弱零落。在离城约四分之一里的地方，两排凄凄惨惨长得不好的榆树标志出那里是大路经过的地方。人们遇到的农民，神色凄苦，惊慌不安。吕西安想："这就是所谓美好的法兰西！"骑兵团走近城郊，从许多厂房前面经过，这些巨大厂房设施是不可缺少的，但污秽不堪，这是些屠宰场、炼油厂等等，凄凉地表明这就是完善的文明。从这些地方再往前去，是种着白菜的大菜园，连一处小小灌木丛也看不见。

最后，大路突然转了一个急转弯，骑兵团就到了防御工事的第一道栅栏前面，防御工事在朝着巴黎方向的一侧显得异常低矮，仿佛埋进地下似的。骑兵团休息了，守卫的哨兵已经认出他们来了。我们忘记交待：在距此一里路的地方，在一条小河边上骑兵团已经休息过一次，整理军纪，洗得干干净净了。仅有几分钟时间，泥斑污迹都洗刷干净，骑兵的制服和马匹的鞍辔都恢复了光彩。

骑兵第二十七团于一八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清晨八时半在阴郁寒冷的天气下开进南锡城。一队很壮观的乐队在前面开路，骑兵团在市民和当地年轻女工中间取得很大的成功。乐队有三十二把号，号手都穿着红色制服，跨在白马上，号声吹得震天响。而且有六名号手排在第一排，全是黑人，乐队队长就走在离他们七步远的地方。

城市的优美，特别是穿着镶花边衣服的年轻女工，在所有的窗口上

---

① 原文二十尺。

显露无遗。这种引人注目的和谐气象是非常容易感觉到的；真是这样，乐队号手红制服配上华丽的金色肩章更显得耀人眼目，使得城市更加和谐美丽了。

南锡这座城建筑得十分坚固，是沃邦[1]的一大杰作[2]。可是在吕西安看来，却是面目可憎的。污秽、贫困，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无不是如此，居民的面貌也完全说明了建筑物的阴郁荒凉[3]。吕西安到处都看到放高利贷的人的嘴脸，还有獐头鼠目、尖头缩脑、寻衅斗气那样的面孔。"这些人除了钱之外什么都不想，一心只是想方设法捞钱，"他厌恶地对自己这样说。"毫无疑问，自由派那么卖力地对我们吹嘘美国，它的性格面貌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这个巴黎的青年把他那个地方文雅可爱的面孔看惯了，现在不免大失所望，很感伤心了。马路狭仄，路面铺得很糟，坑坑洼洼，崎崎岖岖，处处肮脏可厌；马路当中还有一道泥浆水流过，在他看来，这污水如同熬出来的黑灰色药汁一般。

骑兵骑在马上顺着吕西安右侧向前行进，两厢的距离正好把地上黑色的污水都溅到中校给他骑的那匹驽马身上。我们这位英雄发现他这些新同伴正好把这件事都看在眼里，这件小事肯定要成为他们取笑的大目标。他们狡猾地微笑着，吕西安一看到这景象，顿时从梦中猛醒过来：他变得心绪极坏，满怀恶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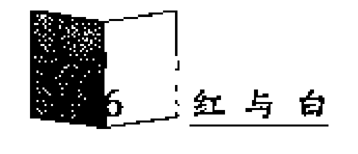
他心里想："首先，我应该时刻也不要忘记，这里并不是宿营地：四分之一里之内并没有敌人；这些先生，年纪在四十岁以下的，其实还不如我，也都是从来没有见过敌人的。所以，闷得无聊、闲得难受，养成他们很多下流习惯。这里的青年军官并不像人们在操场上看到的那么勇敢，有一股子蛮劲，精神愉快；他们是一些闷得无聊的可怜家伙，他们绝不会因为拿我来取笑而觉得有什么不高兴的。他们对我没有安下好心，甚至非把我逼得搞起决斗不可，最好现在就跟他们斗一斗，早动手早清静。大块头中校会不会出来担任我的公证人？我怀疑，他的军级

---

① 沃邦(1633—1707)，法国元帅，著名军事工程师；著有《论要塞的攻击和防御》。

② 作者对南锡的防御工事、建筑、街道和市容所说的无不是违背事实的。(高隆注)

③ 作者显见从来没有到过南锡；新开的一条巴黎路就很漂亮。(高隆注)



不允许他这么做;他应当成为军纪的表率嘛……到哪里去找一位公证人呢?"

吕西安举目向高处望去,看见一座宅邸在眼前,比起骑兵团方才经过的那些房子来不那么讨厌;屋壁是白色的,高高的墙壁中间有一扇漆成鹦鹉绿的百叶窗。"这些外省佬真会挑选鲜艳醒目的色彩!"

正当吕西安对这个有点不敬的想法感到扬扬得意的时候,他忽然看见鹦鹉绿的百叶窗稍稍打开了一点;窗后有一位金发的少妇,头发美极了,可是神态却傲睨自若、目中无人,原来她正在那里眺望骑兵团列队走过。吕西安看到这个美丽的面影,一切愁闷悒郁的思想都烟消云散了;他的心神为之飞扬、振奋。南锡城里斑剥污秽的墙壁,黑色的污水,他的同伴们种种嫉妒贪心,无法避免的决斗,人家给他骑的那匹劣马在讨厌的石板路上不停地颠踬打失,这一切也都不见踪影了。这时,在街道的尽头,在一座拱门下,骑兵团遇阻停了下来。那年轻女人关上了窗,半掩在窗后绣花纱帘下还在往外面张望。她可能有二十四五岁。吕西安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奇异的表情;是嘲笑,是怨恨,或者仅仅是青春年少,对什么都感到有趣?

吕西安所属骑兵第二连突然动起来;吕西安眼睛盯着鹦鹉绿百叶窗不动,而脚下马刺不觉踢了一下,马一滑,跌倒了,也把他摔到地上了。

他急忙站起来,拿过马刀的刀鞘狠狠打那匹驽马一下,一跃又跨上马鞍,这的确不过是刹那间的事;可是一阵哄笑异口同声爆发出来,声音很大。吕西安注意到那位有一头金黄略带银灰头发的妇人也笑了。这时他已经在马上了。骑兵团军官还在笑个不停,这显然是有意为之的,而他就像在众议院人们凿凿有据地责难内阁时站在中间的一位内阁成员一样。

"尽管这样,仍然是一个可爱的娃娃,"一个长着一大把白胡子的骑兵中士说。

"这种驽马本来就不好骑,"一个骑兵这样说。

吕西安羞得面红耳赤,只顾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骑兵团一在营房里安排就绪,公务一交接完毕,吕西安立刻就跨上那匹驽马大步跑到马站去。

"先生，"他对驿站站长说，"你看，我是一个军官，可是我没有一匹好马。这匹劣马是骑兵团借给我的，说不定有意开我的玩笑，已经把我摔到地上了，你看，你看；"他红着脸看到他制服左臂上面沾满了已经干了的白色泥斑。"一句话，先生，城里有没有过得去的马卖？我马上就要的。"

"当然，当然，先生，这可是一个弄得叫你上当的好机会呀。不过我是不会那么干的，"驿站站长布沙尔先生说。

驿站站长是一个胖子，态度傲慢，面带讥讽，眼光锐利；他一边琢磨着要说的话，一边打量这个漂亮的青年人，判断要卖的那匹马可以提高多少路易的要价。

"先生，你是骑兵军官，对于马不用说你是行家。"

吕西安并没有说假话，于是驿站站长认为可以再补充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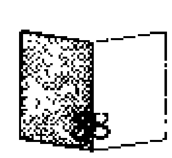
"我想请问：你打过仗吗？"

这个问题也可能是一句玩笑话，所以吕西安一听这么说，本来毫无提防的表情立刻为之一变。

"这同我是不是打过仗有什么相干，"他冷冷地回答，"驿站站长，问题是你有没有马要卖。"

布沙尔先生见自己干脆给顶了回来，就想把这个年轻军官丢开不管；不过这样一来，赚十个路易到手的机会也就白白放弃了；特别是甘愿放弃一个小时扯扯谈谈，对驿站站长来说更是难办的事情。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曾侍候过像吕西安这样年纪的军官，他们本来就和礼拜堂前面嬉闹的小孩一样嘛。

于是布沙尔又开口了，声调里像是加了蜜糖似的，就仿佛他们中间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先生，我干过多年骑兵队队长，接下来又是胸甲骑兵第一团中士，就以这样的军级，一八一四年在蒙米拉伊执行任务中负伤；所以我刚才讲到打仗。可是说到马，我现有的都是小马，值十到十二个路易，给一位像你这样军装穿得笔挺的军官骑，不合适，不过骑上去跑起来倒是真好；是真正的鞍马，没说的！不过，如果你能把一匹马调理得好的话，这我是一点也不怀疑的（说到这里，布沙尔的眼睛朝着这一身漂亮的制服的左边袖子让污泥弄上白斑的地方看了一看，由不得又以一种揶揄的口吻说）……如果你能调理好一匹马的



话，那么我们这位年轻的省长弗莱隆先生倒有你要的那样东西：一匹英国马，是住在本地的一位英国贵族卖出来的，玩马的人都知道，小腿漂亮极了，肩胛也好极了，价值三千法郎。这马不多不少只把弗莱隆先生摔过四次，主要原因是这位省长也只敢骑它四次。最后一次，那是在检阅国民自卫军的时候，这国民自卫军是由一部分老兵组成的，老兵，譬如像我，骑兵中士……"

"行了，先生，"吕西安兴致勃勃地说；"现在我就把它买下来！"

吕西安对于买一匹马三千法郎价钱口气这么肯定，以及打断他的话那种斩钉截铁的态度，一下就把这位前下级军官弄得十分兴奋。

"行啊，行啊，我的中尉，"他毕恭毕敬回答说。他站起身立刻跟着吕西安的驽马走。吕西安直到现在一直骑在马上还没有下马。他们需要到省政府走一趟。省政府在城里距住宅区有五分钟路程、靠近火药库的一个荒僻的地方；原是一处修道院旧址，帝国[1]最后几任省长把它修葺整顿得很像个样子了。省长居住的大楼就坐落在英国式花园的中心。这两位先生来到铁门前。他们来到的正是办公室的底楼，人们又让他们走进另一扇装饰有门柱的房门，由此走上华丽的二楼，弗莱隆先生就住在这里。布沙尔先生拉了拉门铃；过了很久，还无应声。最后，一个仆人，那神色忙碌得很，穿着又讲究，出现了，把他们引到一间客厅，客厅里面可是乱糟糟的。确实，现在才一点钟。仆人用一种字斟句酌的严重语气反复讲出一些惯用的语句，表示见省长先生是极为困难的，吕西安眼看要光火了，布沙尔先生这时开口讲出了这样一番神圣的话：

"我们是为一件与省长先生有关的金钱上的事务而来的。"

仆人的傲慢态度不免显得很难堪的样子；但是他依然不为之所动。

"天呐！是为了卖掉你们那个拉拉，把你们省长先生摔下来的那个拉拉，"这位前骑兵中士又说。

仆人一听这话，请两位先生稍候片刻，转身就走了。

十分钟以后，吕西安见有一个身高四尺半的年轻人步态庄严地走上前来。这人的样子，既是畏畏怯怯，又显得很是迂腐。他郑重其事地

---

[1] 指拿破仑帝国(1804—1814年)。

戴着一副很漂亮的假发，金黄色的，看起来就像没有颜色的那种金黄色。头发极其柔细，梳得又太长，在额头上由一条分得又齐又直的缝把头发披在两侧，这就把头顶按德国式的样子从中一分为二。吕西安望着这样一副面貌，一弹一弹地踱了过来，既要做得优美得体，又要显出庄严气派，他的怒气一下都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忍不住地想笑，但是他的重要任务又不许他笑出声来。他想，省长的这个脑袋完全是卢卡斯·科拉纳赫[1]的基督圣像的翻版。这是自由派报纸每天早晨都要攻击的那类可怕的省长之一！

吕西安等了这么久现在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可容忍的了；他仔细研究这个慢条斯理一摇一摆走过来的上过浆的矮小人物；这是一个在本性上毫无感情、超越于尘世上任何感受的人物。吕西安是这么专注地观赏着他，以致这里出现了一个沉默无语的场面。

弗莱隆先生很满意他竟造成这样的效果，而且还是对一个军人！最后他开口说话了，他问吕西安，他能做些什么事来为他效劳；这话是用打嘟噜的喉音讲出来的，那口气无疑是对一句什么失礼的话的回答似的。

吕西安唯恐当着这位大人物的面失声笑出来，一时被弄得手足无措。不幸这时他又想起另一位做议员的弗莱隆先生来，面前这个人很可能是那位弗莱隆先生的可敬的儿子或侄子，此人在谈到我们可敬的各位内阁成员的时候，曾经大动感情，声泪俱下。

一想起这件事，对我们这位英雄来说，那是太刺激了，而且是记忆犹新的，他真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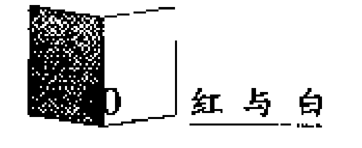
"先生，"他终于说话了，一面看着年轻的省长紧紧把自己裹在他那件特别定做的长袍式睡衣里面："先生，听说你有一匹马要卖掉。我想看一看，试试骑它一刻钟，我付现款。"

尊敬的省长恍惚好像做梦的样子；他还在考虑这个青年军官刚才为什么要笑。在他看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能够引起他发生兴趣的东西。

他终于也开口说话了，仿佛背诵课文那样说道："有大量紧急而且

---

① 卢卡斯·科拉纳赫(1472—1553)，德国画家，雕版画家。



严重的公务等待我去处理，我十分担心，这使得我大大失礼了，告罪告罪。我有根据推想，也让你等候了很久，告罪告罪。"

他变得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善意。这种温煦和蔼的话占去了相当的时间。我们的英雄，因为他说个不停，而且对于如何把话说得得体的名声向来是不加顾忌的，所以他就把他来拜访的目的又说了一遍。

"我应当体谅省长先生公务繁忙；不过，我很想看看那匹要卖的马，我还想请省长先生派马夫看着我骑一骑、试一试。"

"马是一匹英国马，"省长以一种几乎是亲切的口吻回答说，"真正半纯种的，我这是得自林克大人的，他住在此地多年了；这马在行家中间是很知名的；"他又眼睛看在地上补充说："不过，我应当承认，目下它由一个法国仆役养着；我叫佩澜去侍候你。先生，你以为我不该把这牲口交给这些粗俗人去照料吧，可是我的下人没有一个人靠近过它……"

这位年轻的长官用一种很漂亮的风度对下面人吩咐一番，一边听着别人谈话，一边把他那绣金开司米室内长衣在身上掩起来，把那顶奇特的小帽在眼睛上部戴好，这顶小帽形状类似轻骑兵戴的筒帽，好像随时都要从头上落下来似的。这些小小的动作都不慌不忙一一做好，驿站站长布沙尔在一旁仔细地瞅着他做这些小动作，他那揶揄的神色一下变成了冒冒失失的苦笑了。装模作样做出来的那一套这时一下就全部失去效用，化为乌有。省长先生见到这样的人向来就不习惯，所以他把他的装束打扮整顿好了之后，就向吕西安致意告辞，向布沙尔先生来了个半致意，看也不看一眼，转身走进他的房间里面去。

"我说这个尺寸的小个子咱们下个礼拜还能再看他一次！"布沙尔叫道；"这没有叫他出一身汗吧？"

布沙尔先生见到有些年纪轻轻的人竟比蒙米拉伊的下级军官爬得更高很气愤，不过很快又为另一个题目变得十分高兴了。那匹英国马刚刚牵出马圈，这可怜的牲口因为平时极少被牵出来，立刻就在庭院里奔驰起来，乱蹦乱跳，异乎寻常；它还四脚离地猛跳，头伸在半空中，好像要爬到围在省长府庭院四周的梧桐树上去似的。

"这牲口倒很有些本领呀，"布沙尔走近吕西安，神态狡猾地说；"省长先生和他的仆役佩澜大概有一个礼拜时间没有放它，也许是为了慎重……"

吕西安从驿站站长的小眼睛里看到闪耀着一种控制着的高兴，不禁让他一惊。他想："一天两次跌下马来，是肯定无疑了；我在南锡的这个开端必定也是这样了。"布沙尔走到筛子那里拿起一把燕麦，让那匹马站住不动；可是吕西安费了大劲才骑上马去，把马控制住。

这马一起步就放开四蹄奔跑，但很快又改成小步跑。拉拉很美，步法强劲有力，吕西安暗暗称奇，让那个好嘲笑人的驿站站长等了半天吕西安也顾不上了。拉拉跑了一里路，然后回到省长府的院子里来，只用去半个小时。仆役见他迟迟不回害怕了。至于驿站站长，他希望看到一匹马空身回来。他看到吕西安骑在马上回来，走过来察看他的制服：一点没有坠马的迹象。"好啦好啦，这个人一点不比旁人差嘛，"布沙尔对自己这么说。

吕西安做成这笔买卖，一直没有下马。"我不应该让南锡看到我骑那匹驽马。"布沙尔先生当然没有这一类顾虑，他骑上了骑兵团的那匹驽马。省长的仆役佩澜先生陪着这两位先生一直走到总税务官的账房间里，吕西安在这里兑出钱来。

"先生，你看见了，我一天之内只能摔到地上一次，"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吕西安对布沙尔说，"让我觉得懊恼的是，偏偏在有鹦鹉绿百叶窗的窗口下摔倒，就在那边，快到拱门……城门口那个地方，在一处公馆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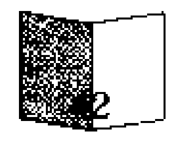
"啊！在抽水机路上，"布沙尔说，"那里住着一位美丽的太太，就在最最小的一扇窗户上，肯定是那样。"

"是的，先生，她看着我这桩不幸的事还笑了。在部队驻地，而且是第一个驻地，这样一个开端，那叫人太不愉快了！你过去也是军人，先生，这你是能够理解的；在骑兵团人家对我会怎么说？但是这位太太是谁呀？"

"那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人，发银白光的金发，长得一直垂到地上，对不对？"

"两个眼睛真漂亮，但又诡计多端。"

"那是德·夏斯特莱夫人，一个寡妇，所有漂亮的贵族先生都向她献殷勤。她到处热烈鼓吹查理第十的事业，如果我是这么一个小个子省长的话，我就把她关到监狱里去；咱们这个地方弄到最后也就成了第二



个旺代省[1]了。那是一个疯了似的极端保王党，她恨不得看到地下深处一百尺，把所有一切一切都拿出来为祖国效力。她是德·彭乐威侯爵的女儿，彭乐威侯爵本人就是咱们这里最有权势的极端保王党之一，而且，"他放低声音说，"他是查理第十派到这个城里来的特派员。这可是你我之间说的；我可不愿意惹上一个告密人的名声。"

"你用不着担心。"

"他们自从七月事件以后来到这里憋了一肚子气。他们说，他们要饿死巴黎的人民，不给他们工作；可是尽管这样，这个侯爵人倒是不坏的。杜波列博士，本地一个第一号的医生，是他的左右手。杜波列先生是一个精明透顶的苍蝇，德·彭乐威先生，查理第十的另一个特派员德·毕洛朗先生，也是一样，都让他牵着鼻子走；因为，在这里，搞阴谋诡计是公开的。还有修道院院长奥利夫，他是一个密探……"

"不过，我亲爱的先生，"吕西安笑着说，"修道院院长奥利夫先生是密探我不反对；有多少人不都是嘛！我请你给我讲讲那个美丽的女人，德·夏斯特莱夫人。"

"啊！那个美丽的女人，就是你从马上跌下来笑你的那个女人？她见到从马上摔下来的人多了！她是查理第十近卫军一个准将，还不止是这样，一个侍从武官或者查理第十的副官的寡妇。是一位大贵族呀。总之一句话，经过那些日子之后，他跑到这里来，人就给吓死了。他总以为老百姓上街了，他给我讲这个不止讲过二十次；不过，不管怎么说，倒也是一个好小伙子，一点不凶，相反，太柔弱了。每次巴黎有信使到他们这里来，他总是要求驿站上永远给他留两匹马备用，是呀，钱给得不少。因为，先生，你想必知道，从这里抄近路走十九里就到了莱茵河。这是一个干巴巴、没有血色的高个子；他总是害怕，怕得出奇。"

"他那个寡妇呢？"吕西安笑着说。

"她在巴黎圣日耳曼区[2]有一处公馆，就在那个叫巴比伦那条路

---

[1] 旺代，法国西部一省名。大革命时期旺代发生反革命叛乱，故1793年时，旺代人被称为法国西部保王党人。

[2] 圣日耳曼区是巴黎的一个贵族住宅区。

上，巴比伦，什么名字呀[1]！先生你应该知道这个。她很想回巴黎去；但是父亲反对，千方百计把她和她的朋友的关系搞坏；他想欺骗她，就是嘛！是这么一回事：在耶稣会教士和查理第十的治理下，德·夏斯特莱先生是一个信教的信上，从一笔公债券中赚了几百万家财，钱都在他的寡妇手中放利，所以一旦发生革命，德·彭乐威先生就要伸手把它弄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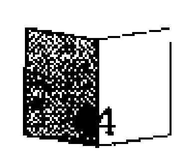
"德·夏斯特莱先生每天一早就套上马车去教堂望弥撒，教堂离他家不过五十步；那是一部英国马车，至少价值一万法郎，在马路上走起来，一点声响也没有；他说为老百姓着想，他需要这个。在这一方面，他是非常自豪的、很讲究的，去教堂总是穿着礼拜日穿的正规服装，在衣服外面佩戴红绶带，四个跟班也都穿制服，戴黄手套。尽管这样，临死前，他什么也没有留给他手下的人，因为他对来给他送终的教区神父说：他们都是雅各宾党。可是太太怎么说呢，她还要留在这个世界上，她也害怕，所以她说：这在遗嘱上给漏掉了；她给他们分了一点抚恤金，或者留下来继续服侍她，有的等于什么也不给，给那么四十个法郎打发掉。她住在彭乐威公馆整个二楼；你就是在那儿看到她的；可是她的父亲坚持要她付房租。她要付四千法郎的租金，而侯爵从前如果要价超过一百路易就无法租出第二层楼。彭乐威是个发了疯的守财奴；尽管这样，他和所有的人都说话，很客气；他说，共和就要来了，又要有一批人亡命国外；还说又要杀贵族，杀教士了……可是德·彭乐威先生在第一次亡命国外时实在很惨；人家说他在汉堡干装订工的苦活儿：今天有谁当着他的面一提到书，他就会气得脸红脖子粗。事实是在需要的时候，他就靠他女儿的利息过活；所以他不能把她放走；他和我一个朋友讲过……"

"可是先生，"吕西安说，"这个老头的笑话跟我有什么关系？给我讲讲德·夏斯特莱夫人吧。"

"每逢星期五在家里招待客人，她也宣讲，和传教士一模一样。听仆人说，她说起话来像天使似的；人人都能理解；她有时甚至说得人家

---

[1] 巴比伦有流放地或监禁地之意。巴比伦原为古代两河流域最大的城市，巴比伦王国的首都。



都哭了。我说他们是倒霉的傻瓜。她恨人民；如果她做得到的话，她就要把我们都抓到圣米歇尔山[①]去。话虽这么说，她还是对他们甜言蜜语的，他们也爱她。

“她父亲因为她的弟弟，梅斯高等法院院长，曾经履行过宣誓，她父亲说这是给他自己身上沾上的污点，从此拒绝见他，她为这件事骂她父亲骂得很厉害，这是仆人讲出来的。这里的上等社会对任何稳健派[②]一概拒不接待。卖给你马的那位省长，简直是公子哥儿，他逆来顺受，怎么污辱他都能忍受下来；他就不敢去德·夏斯特莱夫人府上，去了，那她就毫不客气地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当他去拜望我这里太太当中最时髦最漂亮的德·欧甘古夫人的时候，她就站在临街的窗口上，让人去告诉门房，说她不在家……噢，先生你也是稳健派，我把它给忘了，请原谅。”

这最后一句话是带着满意、幸运的意味说出来的；吕西安的答话里，也是如此。

“我亲爱的朋友，你告诉我不少情况，我就像是听取敌占区的报告一样，都听清楚了。那么，咱们再见吧。这里最有名的旅馆是哪一家?”

“三皇旅馆，老耶稣会教士路十三号；这地方不好找，我顺路，真感到荣幸，我来带你去吧。”驿站站长想：我吹得过头了，不过，给这个公子哥儿介绍介绍我们的太太的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是贵族太太里面最疯疯癫癫的一个，”布沙尔又开口讲起来了，他那满不在乎的神态正好是一个企图掩饰自家窘态的普通老百姓的那种神态。“这就是说，德·欧甘古夫人跟她都长得花容月貌，不相上下；不过德·夏斯特莱夫人只有一个情人，托玛·德·毕桑·德·西西里先生，就是现在你们换防替代他的那个轻骑兵中校。德·夏斯特莱夫人总是愁眉不展，性情孤僻，好像除非为了亨利第五[③]她才会

---

① 圣米歇尔山，法国诺曼底海岸外的岩石小岛，系著名圣地，朝圣中心，属芒什省，969年岛顶建造本笃会隐修院，1469年法王路易十一在此制定了圣米歇尔上诏，拿破仑在位期间(1804—1814)成为国家监狱，直到1863年。

② 稳健派：法王路易－菲力浦的中庸政府。

③ 尚博尔伯爵(1820—1883)，查理第十的孙子，自封亨利第五，波旁王室长系中的觊觎王位者，但终其一生也没有登上王位。

兴奋似的。她的下人说她常常叫人备马驾车，可是过了一个小时，她又命令卸车，不出门了。她那两个眼睛最美，你已经见到了，这一对眼睛把她心里想的都说了出来；德·欧甘古夫人性情愉快，也更聪明；她总有趣闻要讲给你听。德·欧甘古夫人支配她的男人，他是一个老上尉了，七月事件中负伤，他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真的！说实在话，在这个地方，他们没有一个不是了不起的。但是她呢，她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每一年换一个情人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如今德·昂丹先生正为她不惜倾家荡产。我总是不停地给他预备马，为了到比莱维尔森林去聚会玩乐，比莱维尔森林你看就在那边，平原尽头的地方；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在树林里干什么！他们总是把我的车夫灌醉，好叫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见鬼啦，回来以后他们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森林在哪里呀？”吕西安望着世界上这个最叫人愁闷的地方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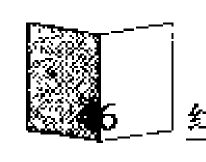
“离开这里有一里路，穿过平原走到尽头，就是非常漂亮的黑森林；是一个好地方。在那里，有绿色猎人咖啡馆，是德国人开的，任何时候都有音乐；这是本地的蒂沃利[1] ……”

吕西安让他的马猛然一动，把那个饶舌的人吓了一跳；他好像发现落到自己手掌中的牺牲者要逃走似的，不过这是怎样一个牺牲者啊！一个漂漂亮亮的巴黎小青年，一个初来乍到的外方人，而且又是非听他不可的！

“这美丽的金发女人，就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她每个礼拜，”他又讨好地热心地说了起来，“就是看见你跌下马来的那一位，或者说，当你的马摔倒在地上的时候——这是大不一样的啊——那个笑了一下的人儿；对，把话再说回来；这位夏斯特莱夫人，她每个礼拜，就这么说吧，她都要拒绝一次求婚，德·勃朗塞先生，她的表哥，一直和她在一起；德·葛埃洛先生，最大的一个坏蛋，一个真正的伪君子！卢德维格·罗莱尔伯爵，这些贵族当中最凶的一个，都在这件事上碰得鼻青脸肿。不过在外省讨一个老婆也并不是什么蠢事！她为了消愁解闷，我已经给你说过了，就勇敢地答应再嫁给托玛·德·毕桑·德·西西里先生，轻骑兵第二十团的中校。他真有点叫她给笼络上了；这有什么

---

[1] 蒂沃利：意大利著名的游览区。



关系，他动也不敢动一动，他可是法国最大的一个贵族啊，据说。还有德·毕洛朗侯爵夫人，德·圣樊尚夫人，不能忘记她们，她们也是大贵族；但是我们这个省的贵族太太对有失贵族身份的事再恨不过了。她们在这上面真是严格极了。所以我必须告诉你，我亲爱的先生，我对你是非常尊敬的，我不过是一个胸甲骑兵的下级军官（说真话，十年当中参加了七次战役）；我怀疑这位准将德·夏斯特莱先生的孤孀刚刚有了一个中校情人没多久，会不会看中一个普通少尉的敬意，不管他多么可爱。因为，"驿站站长摆出一副可怜相又补充说道，"在这个地方，人品算不得什么，一个人的地位才作数，贵族身份就是一切。"

"这样的话，那就尴尬了，"吕西安心里想。

"再见吧，先生，"他对布沙尔说，就让马起步跑了起来，"我派一个骑兵来取马，马先牵到你的马棚里。晚安。"

他看见远处挂着一个很大的招牌：三皇旅馆。

布沙尔暗暗一笑，自言自语地说："不管怎么说，他和他那个稳健派，叫我连蒙带哄逗弄了半天。另外，还给了我的马夫四十法郎酒钱：这是要经常给的了！"

第　五　章

布沙尔先生这一笑是有道理的，不过其中还有一些道理却是他未曾料到的。当这个有着一副锐利眼光的人物离去以后，吕西安沉湎在自己的思想中，心绪很坏。来到一个外省城市，又在骑兵团里，以跌下马来为开端，对他来说，真是新发生的又一不幸事件。"人们是决不会把它忘掉的；只要经过这条街，哪怕像一个资格最老的骑兵那样骑在马上走过，人家也会说：哎呀！就是这个巴黎来的年轻人，初来骑兵团的时候，从马上摔了下来，而且摔得很可笑。"

我们这位英雄这时体验到他受到的那种教育的后果了，这种教育只会使他的虚荣心不断扩大，这恰恰是富有人家子弟获得的一份可悲的财产。这虚荣心本来得潜伏在军装下面在一个团队里打开一个局

面；吕西安本来也准备挨上它几剑；原也是准备采取轻佻玩忽的态度和果断的决心去应付任何情况的；也下了决心把自己武装起来显示一下顽强与勇猛……但是事与愿违，从那个少妇的窗口落到他身上来的反而是笑柄和屈辱，而且还是当地一位最高贵的少妇，一个能说会道的狂热的极端保王党女人，她竟会给她的忠仆扣上一顶所谓稳健派帽子，关于他，什么话她不会说？

当他身上沾满污泥从地上站起来用刀鞘狠打他那匹马的时候，他看见她嘴唇上荡漾着一丝笑意，这印象牢牢盘踞在他心头，怎么也抹不掉。“拿刀鞘去打那匹驽马，多么愚蠢的念头！居然那么气急败坏地打！正因为这样，才真闹出笑话来了！任何人都可能坠下马来，可是一怒之下竟动手打那匹马！摔下马来，还表现得那么倒霉的样子！本来应该不动声色，随它去好了；人家怎么看，随它去，我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不那么看，就像我父亲说过的那样……如果有一天我见到这位德·夏斯特莱夫人，她认出我来，一定会忍不住笑出声来！骑兵团里又会怎么说？这个嘛，哎呀！不怀好意、专好取笑的先生们，我劝你们嬉笑的时候把声音放低一些。”

吕西安在这许多不愉快的念头的骚扰下，在三皇旅馆最漂亮的一套房间里，把他的仆人找来，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小心细致地刷净他的军装：“万事全靠一个起头，要补救的事情我可真有许多。”

“我的衣服已经很好了嘛，”他望着那两面大镜子——这是他让人这样摆起来的，以便自顶至踵一览无余——他心里这样想。“但是，德·夏斯特莱夫人那笑着的眼睛，闪耀着坏主意的眼睛，总是那么看着我左臂上这块污泥的痕迹；”他心酸地望着他丢在一把椅子上的旅行时穿的那套制服，尽管用刷子刷来刷去，那个偶然事件的遗迹依然如故，明显地留在那里。

他梳洗修饰了很长时间。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可是旅馆里的人，借给他活动穿衣镜的旅馆女主人，对他们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个大场面了。吕西安打扮好了之后，走下楼去，来到庭院，用批评的眼光察看拉拉给打整得怎样。他觉得还不错，只是马的左后蹄还不行，他叫人来当面重新给它上蜡。最后他自己动手，亲自上鞍，动作轻快无比，而不是像军队那样郑重其事而准确有度。他是想做给聚拢在庭院里的旅馆仆

们看看他是一个道地的骑手的。他问抽水机路怎么走法，然后骑上马扬长而去。他想："一位将军的孀妇，德·夏斯特莱夫人，她应当是最好的审判官。这是可庆幸的事。"

但是鹦鹉绿百叶窗密不通风地紧紧关着。吕西安在那里荡来荡去，走了几个来回，毫无反应。他去找费欧图中校，向他致谢，并问一声一个初到骑兵团的少尉第一天应该有些什么礼节要注意。

他到两三个地方去拜见一些人，每到一处大约停留十分钟，仪态冷冷的，这对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是适当的，且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事情办过以后，他回转来，又到昨天上午坠马的那个地方去旧地重游。他骑马大步跑到彭乐威公馆前面，恰巧一到这里他就勒住马用潇洒动人的小步转了一圈。他拉了几下马缰，这个动作不是行家是看不出来的，这无礼的动作不意惊动了原属省长的那匹马，那匹马于是也做出一些不耐烦的小动作，这些动作让行家看来，也是漂亮极了。吕西安尽管稳坐在马鞍上一动不动，甚至有点发僵，也仍然是徒劳；绿百叶窗依然关得紧紧的。

他像一个军人那样认出曾经有人躲在后面笑的那一扇窗子；窗口四周是哥特式的框子，比别的窗口来得小些；这扇窗子开在这座大宅邸二楼上面，整个房屋建筑显得十分古旧，不过新近仿照外省的风尚粉饰一新。在二楼墙上开有一些很漂亮的窗户，不过三楼的窗口也是十字方格的。这座房屋整体是半哥特式的，在抽水机路右边转角处到勒波苏瓦尔路那一带装着很好看的现代款式的铁栅栏。大门上面，吕西安看见发黑的大理石上刻着彭乐威寓四个金字。

城内这个地段显得荒凉凄清，而勒波苏瓦尔路那边却是最漂亮的街道，不过也是城内最偏僻的街道；那个地段到处都长着青草。

吕西安想："如不是有一位年轻女人住在这里面，她笑过我，而且笑得不是没有道理，我才看不上这座荒凉的房子呢！

"这个外省女人真是见鬼！这个蠢透了的城市，散步广场又坐落在什么地方？去找一找。"吕西安凭他身下轻快敏捷的坐骑，不到三刻钟就把南锡城跑遍了，真是一个蹩脚的小城市，还耸立着一些要塞工事。找也没有用，根本找不到散步广场，他只见到一处长形空地，两头穿过

臭气熏天的壕沟，城里的垃圾就是从这里运走的；在空地四周可怜巴巴地围着约一千棵长得不好的小菩提树，居然还给细心地修剪成扇形。

"世界上还会有比它更阴郁的城市，简直不可想象。"我们的英雄每有一次新发现，就要重复这句话；他的心也紧缩起来了。

这种厌恶反感情绪含有不知感恩、无情无义的成分在内。因为当他在城墙和街道上往来奔驰的时候，德·欧甘古夫人、德·毕洛朗夫人，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美人儿当中的皇后贝尔序小姐，都在注意着他。贝尔序小姐甚至说："一个多么漂亮的骑士。"

按照通常情况，吕西安完全可以隐姓埋名地在南锡逛来逛去。可是这一天，当地的人们，不论上等社会、下等和中等社会，无不为之所惊动；一个团队人马到来，这在外省本来就是一件大事；巴黎没有这种风气，很多别的城市也未必是这样。一个团队进驻本地，商人梦想他的买卖兴隆发达，一个家庭的可敬的主妇，则梦想她的几个女儿有一个嫁出去；一切都是为了取悦讨好主顾。贵族想的是："这个军团有没有出自名门大家的人物？"教士想的另是一样："所有的士兵是不是都已经办过初领圣体？"一百个信士初领圣体在主教阁下那里是大有影响的。小女工阶层受到的影响当然远不如上帝的传道师那样意义深刻，可是她们受到的冲击可能更是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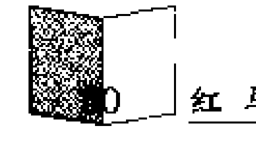
吕西安骑在马上为寻找那个散步广场而进行的第一次散步，大胆地驾御省长先生那匹十分名贵而又十分难弄的马——这个冒险举动，尽管是有点故意的，表明那匹马他已经买下来了，这种大胆敢为同时使他在许多人中间受到重视。他们说："这是哪里来的一个少尉呀？在我们城里刚一露面，就给自己买了一匹价值一千埃居的好马！"

在所有特别注意这位新到的少尉的可能殷实的人物之中，应该首先请人们注意的就是西尔维亚娜·贝尔序小姐，这样才算是公正。

她一看到省长那匹闻名全城的马，立刻就喊道："妈妈，妈妈，这是省长先生的拉拉；这一回那个骑马的人可是一点都不怕。"

"这个青年人想必是很有钱的，"贝尔序太太说。这个想法立刻抓住了这母女两个的注意。

就在这一天夜晚，全南锡城的贵族在德·欧甘古先生家中聚会。德·欧甘古先生是一个很有钱的年纪轻轻的人，前面已经荣幸地给读者



介绍过了。这里举行的宴会是为了庆祝一位已被放逐的郡主的生日。在筵席上,有十二位蠢家伙在座,他们都是怀恋过去、惧怕未来的人物,在他们旁边,还有七八位旧军官,也都年纪轻轻,火气很大,渴望爆发战争,他们都是根本不能很好地顺应革命带来的大好时机的。"七月事件"以后,他们纷纷退职,赋闲在家,无所事事,他们自以为处境难堪,倒霉得很。他们处在这种不得已的空闲状态下,弄得萎靡不振,一点人生乐趣也没有了;生活过得烦恼,使他们变得对当前军队中青年军官简直不能容忍。许多本来出众的人物也让恶劣情绪给毁了。这种恶劣情绪其实不过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自命不凡。

吕西安到处巡行一下,以便认识认识各处地方、各个地点,他三次经过德·索弗-德·欧甘古公馆;他在城墙上经过的地方正好与德·索弗-德·欧甘古公馆的花园交叉,于是在欧甘古府上参加晚宴的客人都离席去张望;吕西安在这里不料竟被彻底地研究了一番,比如出身门第方面,人品道德方面。这些最出色的评论家如中校德·瓦西尼先生、骑兵上尉罗莱尔三昆仲、德·勃朗塞先生、德·昂丹先生,还有德·葛埃洛先生、米尔塞先生、德·朗弗尔先生,他们都发表了意见。这些可怜的年轻的先生这一天和平日相比,不那么烦闷了;自从上午骑兵团开进城来,就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谈论战争和养马,只有这两件事上,再加上水彩画,外省的绅士们才算是具备作为一位优秀绅士所应有的教养。所以这天晚上他们才兴致勃勃对新到的部队的一位军官就近详加考察并彻底地评论了一番。

"我们可怜的省长这匹马像这样被人不顾一切地摆弄,也一定要感到出乎意料,"德·欧甘古夫人的好友德·昂丹先生说道。

"这位小先生骑马并不是老手,不过也骑得不坏,"德·瓦西尼先生说。此人是一个漂亮人物,有四十岁;仪表不俗,神色看来似乎厌烦得要死似的,在开玩笑的时候也是这副样子。

"是自命为'七月英雄'的挂毯商或蜡烛制造商的儿子,一看就看得出来,"德·葛埃洛先生说。德·葛埃洛先生是一个金发青年,但面目枯槁而且人发僵,满脸都是由于贪心不足而起的皱纹。

"我可怜的葛埃洛,你看你多么落后!"德·毕洛朗夫人说,她是本地思想界的中心,"可怜的'七月英雄'早已不是什么时髦货色了;我看他

是某一位被收买的大腹便便的议员的儿子。”

“是这一类风流人物，他们坐在内阁部长背后右边一排，当谈到什么改善苦役犯的生活待遇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按照部长们用脊背给他们发出的信号，发出嘘声，或者故意发出笑声。”这是德·毕洛朗夫人的朋友、漂亮的德·朗弗尔先生在说话，他用悠悠缓缓的声调讲出这么一个漂亮句子，把他那才气横溢的女友的想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省长这匹马也许他出高价租用半个月也说不定，反正他爸爸可以到王宫去支钱。”德·桑累阿先生说。

“住口吧！你既然这么说，可见你对这种人有很清楚的了解。”上校德·瓦西尼侯爵说道。

> “蚂蚁从来不喜欢向别人借贷，
> 这是它一个小小错误的所在。”

——阴沉的卢德维格·罗莱尔以一种悲剧式的声调高声念出这样两句诗来。

“各位先生，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总归一句话：买这匹马，这笔钱他是从哪里拿到的？”德·索弗-德·欧甘古夫人说；“因为，不管你们各位对这个制造蜡烛的小伙子抱有什么成见，说到最后，总不至于说他现在没有骑在那匹马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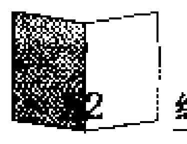
“钱，钱，”德·昂丹先生说，“那还不容易；只要有一个老子站在议会的讲坛上或者在预算委员会为‘吉斯凯枪枝’合同①，或者为某一位搞战争交易的人物辩护，就行了。”②

“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德·瓦西尼先生摆出政治家意味深长的神态这样说道。“这一点，恰恰是我们那些波旁王室的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以对于所有叫叫嚷嚷、毫无廉耻的平民青年，即今天人们称为具

---

① 吉斯凯(1792—1866)：官僚兼佩里埃银行股东，因创办企业，大发横财。曾参与1830年七月革命，后政府派他到英国收购枪枝，以镇压共和派；因这笔采购事务付款昂贵，被控有贪污罪行。此人神通广大，反诬控告人是罪犯，控告人最后竟被判了罪。

② 这是一些极端保王党在说话；谁会怀疑交易上的廉洁？（司汤达原注）



有才能的人的那些人，有必要把他们喂饱，一直饱到喉咙口。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这几位先生，合理第十本来完全可以收买过来，就像他们今天已经投靠过来一样，这一点难道谁还怀疑吗？而且那是最好的一笔交易，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受到的屈辱原本可以小一些。上流社会本来也可以早一点在客厅接待他们，这本来也是一位资产阶级人士在他吃饭有了保障之后一心追求的目标嘛。"

"感谢上帝！我们总算上升到高级政治的境界了。"德·毕洛朗夫人说。

"七月的英雄，制造乌木家具的工人，大肚皮老板的儿子，随你怎么说都可以，"德·索弗-德·欧甘古夫人说，"但是，他骑在马上很是优雅高尚。这样一个人，既然他的父亲已经被收买，对政治肯定是避而不谈的，因此他将来也很可能成为瓦西尼最好的伙伴，那没完没了的懊悔过去、警戒未来也就永远不会把他的朋友弄得恓恓惶惶、愁眉不展。长吁短叹应当禁止，至少是吃过晚饭以后。"

"可爱的人物，蜡烛制造商，制造乌木家具的工匠；你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清教徒卢德维格·罗莱尔说。卢德维格·罗莱尔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一头平直的黑发，围着一张阴郁的没有血色的脸孔。"我拿眼睛盯着看这位小先生有五分钟之久，我说他在军队里干不了多久，我跟你们怎么打赌都可以。"

"那就是说，他不是'七月英雄'了，也不是蜡烛制造商了，"德·欧甘古夫人急切地说；"因为，所谓光荣的三日，已经过去三年，现在他已经站稳脚跟。他很可能是一位大腹便便的议员的儿子，就像德·维勒尔先生那三百名议员那样的一位议员的儿子；同样，他也很可能进过学校，能读会写，他完全可能和别人一样，出入上等人士的客厅，完全可能。"

"他的样子是很不平常，"德·高麦西夫人说。

"不过，夫人，他在马背上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脚跟站得很稳，"卢德维格·罗莱尔不高兴地说。"他人发僵，而且装腔作势；如果他的马突然前脚腾空一立，那他就摔到地上了。"

"这可是一天之内第二次了，"德·桑累阿先生如同一个没有人听他讲话、突然有了什么很有意思的话要说出来的笨蛋那样，扬扬自得地叫出声来。这位德·桑累阿先生是本地一位最有钱也最愚蠢的贵族绅士。

他看到所有的眼光都转到他这一边来心里很是高兴，这在他是很难得的；他对这一件愉快的称心事品味了很久，然后决定把吕西安怎样从马上跌下来的故事详细讲一讲。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他想加进一些聪明的俏皮话，反而说得杂乱无章，因此别人只好打断他的话并专门向他提问题；他硬要把他的故事从头再讲起；他想方设法立意要把故事的主角讲得比实际上更加可笑。

“不论你怎么说都是白费心思，”德·索弗-德·欧甘古夫人大声说。这时吕西安从她公馆十字方格窗口下走过，已是第三次了。“他是一个漂亮动人的人嘛，如果不是我无权任意支使丈夫的话，我一定要请我丈夫下去邀请他到我这里来喝咖啡，就算是和你们搞一次恶作剧也好。”

德·欧甘古先生认为她这个念头是当真的，他那和蔼恭顺的面孔一下被吓得煞白。

“不过，我亲爱的，这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呀！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也许还是一个工人呢！”他向他那漂亮的太太央求说。

“是的嘛，是要你作出牺牲来嘛，”她不买他的账，又这样说。德·欧甘古先生温存地紧紧握住她的手。

“还有你，你这个长得肥壮、很有学问的人，”她转向桑累阿，对他说，“你这些造谣诽谤的话都是什么地方来的？关于那个又瘦又可怜的小青年，什么从马上摔下来，是谁在恶语中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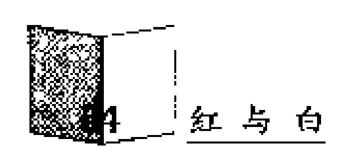
桑累阿对别人讥笑他身材肥壮很是生气，他回答说：“杜波列博士，除了杜波列博士还有谁，你想象中的英雄笨蛋似地摔倒在地上，正好叫杜波列看到，那时他正巧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家里。”

“英雄也好，不是英雄也好，这个青年军官嫉妒他的大有人在。有这样一个开端，很好，很好。不论怎么说，我宁可让人嫉妒，也不愿意去嫉妒别人。他不是按照征服印度的酒神巴克斯[①]或他的同伴那种模型成长起来，难道也是他的过错？再过二十年，到那个时候，他脚跟站稳了，不论谁他都敢去较量较量。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要听你们说话了。”德·欧甘古夫人一路说话一路走到客厅另一侧，伸手推开了窗户。

开窗的声音惊动了吕西安，他一下转过头来，他的马这时突然一阵

---

① 巴克斯即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兴奋跳动，就在这不期而遇充满情意的眼光下，马和骑在马上的人停了有一两分钟。当她伸手开窗一刹那，他骑在马上也恰好刚刚跨过窗口，这时他身下那匹马仿佛也由不得骑在马上的人迅捷地又向后退退。

"不是上午见到的那个年轻女人，"他不禁失望地想。他催马快走，马这时也十分激动，撒开小步，急驰而去。

"自命不凡！"卢德维格·罗莱尔说，愤愤然离开窗口。"不过是弗朗科尼①马戏团那么一个骑师，七月革命竟把他变成一个英雄了。"

"是不是穿的骑兵二十七团的制服？"桑累阿摆出内行的样子问。"二十七团制服的镶边不是这样的。"

大家一听到这句又有趣又有学问的话就异口同声说开来了；关于制服镶边问题的讨论进行了足有半个小时。几位先生个个都想炫耀一下有关军事学中和缝纫艺术关系极为密切的这个领域自己所有的学问，而服装艺术这又是我们当今国王陛下在从前所深为爱好的。

从制服镶边问题于是又谈到君主政体原则，几位太太听得厌烦起来，这时，离开了一会儿的德·桑累阿先生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最新的消息！"他一进门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君主政体原则丢开不谈了；德·桑累阿先生突然又默不出声了；他从德·欧甘古夫人眼中看出她是那么急切好奇，所以他这一段故事真可说是一字一字讲出来的。原来替省长管马的仆役先是桑累阿的仆人，为查明事实真相，这位很有身份的侯爵热诚满怀亲自驾临到省府的马棚；他从前的仆人就在马棚里将卖马交易经过一五一十说给他听。他又从这个仆人口中探听到有种种迹象燕麦要涨价。因为主管市场物价的副省长已经下令为省长先生多作储备；而副省长本人原也是最阔气的大地主，已经宣布他的燕麦不再出售。——听到这个话，这位侯爵大人，他的全副精神全部注意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为自己亲自到省府走动而不虚此行感到庆幸；他这时很有点像舞台上扮演一个探知自己家中失火那样一个角色的演员。因为桑累阿自家正有燕麦准备出售，特别是在外省，任何有关金钱利益的事都是压倒一切的，谁还管它什么激烈的争论，早已抛在脑后了，最能吸引人的丑闻逸事也引不起什么兴趣了。回到欧甘古公馆

① 弗朗科尼(1737—1836)：法国马戏创始人之一。

以来，桑累阿更是十分注意燕麦的事，是一字也不能走漏的。坐在这里的人大多是有钱有势的地主，在这件事上他们都是很会捞油水的，甚至会抢先抛售出来。

南锡上流社会这些人士听说吕西安用掉一百二十路易买一匹马，对他真是又羡慕又眼红，对吕西安来说倒是很荣幸的事。可是南锡城污秽不堪，吕西安很感讨厌，他无精打采把马送到省府马厩寄养，弗莱隆先生已经答应他这里的马厩可以暂时供他使用几天。

第二天，骑兵团集合，马莱尔·德·圣梅格兰上校宣布了吕西安的少尉军衔。兵团检阅过后，吕西安前去兵营巡视一遍；等他回到住处，三十六个军号手跑来站在他的窗口下大吹大擂热闹了一番。搞了这么一套仪式，他倒也觉自得，这种仪式与其说有趣好玩，不如说确有必要。

他摆着一副冷冰冰无动于衷的样子，不过也不尽然，有几次不觉在口角上也流露出某种嘲讽的笑意，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比如马莱尔上校在骑兵团队列前面与吕西安相互拥抱举行军中这种例行仪式的时候，没有控制好他的马，与吕西安的马离开稍稍远了一点；可是，马缰轻轻一抖，再加上两腿配合着一动，拄拄非常听话，巧妙地跟上了上校那匹动作失度的坐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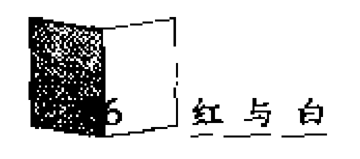
军队长官的一举一动，人们向来是用挑剔的眼光来看的，对于一个带少尉衔的巴黎公子哥儿人家就不这样看了，所以吕西安刚才那个巧妙动作立刻就引起骑兵们的注意，由此给我们这位英雄增添了很大的荣誉。

“他们说这种英国马看不出马口来！”骑兵中士拉罗斯说，拉罗斯就是昨天吕西安从马上跌下来对他抱同情态度的那个人；“不懂马的人，当然不懂得看嚼口；这个新手至少是能骑马的；可以看得出来，进骑兵团他是有准备的，”他态度认真地说。

在骑兵二十七团，对吕西安采取这样的尊重态度，中士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吕西安掉转他的马，以便尾随上校坐骑，这时他的表情不知不觉有一点蔑视嘲弄意味流露出来。上校心里想：“你这个倒霉蛋共和派，等着吧，我不会饶过你的。”吕西安给自己树敌，要吃苦头了。

吕西安谢过军官们的祝贺，办完兵营中的公事，还有三十六副喇叭



吹打完毕，如此等等，一一应付过去之后，才算解脱出来，他感到十分惆怅，闷闷不乐。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一切都无聊透顶；他们谈论打仗、敌人、英雄业绩、荣誉，可是二十多年以来，根本没有看见什么敌人！我的父亲认为历届议会一向吝啬苛刻，战争拨款从来不超出一次战役之用。是呀，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不过是让被收买的议员那种狂热劲儿来一次表演就是了。"

吕西安一面这样沉思默想，一面往躺椅上躺下去，外省制造的躺椅一个靠手经他这一压给压断了。他站起来，气坏了，最后把这个旧家具摔坏了事。

一个外省青年受教育付出的费用当然不会达到十万法郎这么多，可是如果把他换到吕西安的地位上，那他不是要幸福得发狂了吗？所以，所谓文明，徒有其名，是假的！确切地说，我们并没有达到完美的文明的境地！随着这种完美的文明一起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烦恼，我们只好整天费尽精神去对付这许许多多的烦恼！

第六章

第二天清晨，吕西安在城内大广场，经营小麦生意的巨商博纳尔先生家里租下一套房间。就在当天晚上，他从博纳尔先生那里听说费欧图上校已经宣布说他是吕西安的保护人，扬言保护吕西安，对付马莱尔·德·圣梅格兰上校某些隐隐约约的恶意中伤。这个消息是博纳尔先生从给下级军官供应烧酒的随军小卖部老板娘那里听来的。

吕西安真是被搞得心怨意丧；在这里不论什么都弄得他心绪恶劣：城市丑恶不堪，咖啡馆不洁净，面目可憎，里面坐满和他穿同样制服的下级军官；这许多人的面孔上，且不说看到殷勤可喜的面色，就连巴黎到处可以看到的礼貌这里一个也挑不出来。他去看望费欧图先生，如今他也不是以前和他一起从巴黎出来旅行的那个人了。不错，费欧图保护过他，为了让他感觉到这一层，也摆出了傲慢的神气，而且这种保护粗俗无礼，更叫我们这位英雄心绪坏到了极点。

"一个月赚九十九法郎薪饷[1]，就必须忍受这一切，"他心里这样说，"赚几百万的人，又当怎样！"他怒气冲冲心里想，"保护！叫他保护，叫他做我的仆人我都不愿意！"由于这种可恼的事，心情实在太坏了。如果吕西安的房东此时也像他这般模样，生硬，痛苦，发脾气，也自以为是当之无愧的巴黎人，那么他们两个人一年中未必能说上十句话。不过胖胖的博纳尔先生只对金钱事务有兴趣，兴趣极深；其次只要对他在小麦生意上赚四分利不加妨碍，他人倒是随和可亲、喜欢交际、很殷勤而且又很能笼络人的。博纳尔先生经营的是谷物生意。他叫人在他的新房客的房间里摆了许多小巧的家具，他预计再过两个小时他们就可以在一起愉快地聊聊了。

博纳尔先生劝吕西安到贝尔序太太商店买一批利口酒[2]贮存起来。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如不是这位可敬的小麦商提醒他，他就不会想到一个算是有钱的少尉准备在兵团打开局面必须备有利口酒才算光彩。

"先生，这位贝尔序太太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西尔维亚娜小姐；德·毕桑上校也在她这里买酒。她那家漂亮的商店在那边不远，走过几家咖啡馆就到了；在咱们资产者看来，她是我们的美女，"他用一种和他的胖脸不相称的严肃态度说："从她具备而别的女人缺少的人品贞操来看，她是能够和德·欧甘古夫人、德·夏斯特莱夫人、德·毕洛朗夫人等人相媲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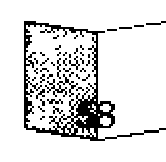
这位好心的博纳尔是地方上共和派的领袖，戈提埃先生[3]的娘舅，否则他是不会讲出这样一些恶意的看法来的。《黎明报》是洛林省一份美国式的报纸，它的几个年轻编辑经常到他家里来聊天，喝喝潘趣酒，他们说服他让他相信卖给他小麦的那些贵族地主的某些行为是蓄意对他侮慢。这些年轻人口头上是共和派，或者自命为严肃的共和派，而在内心深处，对于与贵族年轻女人之间阻隔一道铜墙铁壁很为伤心，因此他们只有在散步时或在教堂内才能瞻仰年轻贵族女人的美貌和迷人的

---

① 待核实。（司汤达原注）

② 利口酒即甜烧酒。

③ 格罗先生。（司汤达原注）



风韵；凡是不利于这些贵妇人的流言蜚语他们都收集起来，以此作为报复；这些诽谤的出处一直可以追溯到她们的仆人那里，因为在外省敌对阶级之间即使间接联系也都根本不存在了。

现在再说我们这位英雄。他在博纳尔先生的启发下，立刻挎起马刀，戴上科巴克帽①，直奔贝尔序太太商店而来。他买了一箱樱桃酒，又买了一箱科涅克白兰地，还买了一箱标明一八一〇年年份的朗姆酒；付钱的时候，现出一副若无其事、无动于衷的神气，意在引动西尔维亚娜小姐。他高兴地看到他的风度确实配得上练兵场上的一位上校，动人的效果是一点不差的。品德极好的西尔维亚娜·贝尔序本来在房间楼板上开的气窗居高临下正好看到店堂，看见这位惊动整个商店的顾客不是别人，正是昨天骑了省长先生那匹名马拉拉的青年军官，就急急忙忙跑了出来。资产阶级美女中的皇后高兴地听着吕西安对她讲话。吕西安想："她的确很美，但不是我所希望的那种美。这是现代艺术家仿照古代雕像雕出来的朱诺② 像；缺少纤细和单纯，轮廓也嫌滞重，但并不缺乏德国女人的那种青春气息；双手粗大，脚也嫌大，面部的线条过于工整，显得娇媚作态，所有这一切掩饰不住过于显著的骄矜傲慢。有些人就因为上等人家女人这种自负而无法容忍！"吕西安特别注意她头部向后一扬的动作，俗气之中带有高贵气派，做出这样一些动作来无非告诉人家陪嫁有两万埃居之多。吕西安想起回到自己的住处反正是烦闷难熬，索性就把拜访商店的时间延长。西尔维亚娜小姐见她已经取得了胜利，于是在他的赞同下婉转地讲了关于军官先生以及他们献殷勤所包含的危险这样一些一般性的看法。吕西安说，危险是双方都有的，他说他此刻就感到有危险，等等，等等。他暗想："这一点这位小姐应该心照不宣，不必讲出来，虽说讲出来也不足为奇，可是这样的事就把她这一席日常谈话给带上缺陷了。"他在南锡美女西尔维亚娜身上所欣赏的大致如此。等他从这位小姐那里走出来，南锡这个小城更加

---

① 待核实。（司汤达原注）德布拉伊先生指出当时骑兵戴沙普斯卡帽。（马尔蒂诺注）译者按：沙普斯卡帽系法国第二帝国枪骑兵戴的波兰式军帽；而科巴克帽系高顶长毛军帽。

② 朱诺，罗马神话中的天后，主神朱庇特之妻，主司生育婚姻等。

让他觉得讨厌。他默默地随着那三箱如西尔维亚娜小姐说的含酒精饮料走着，心中想到："我应该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给费欧图中校送两箱去。"

这个青年人这一夜过得真是糟透了，尽管最光辉最愉快的生活由此开始。他的仆人奥伯里，在他父亲家中做事已有多年，这人总是冒充有学问，喜欢出主意、提意见。吕西安叫他明天一早就回巴黎，给他母亲送一箱蜜渍水果去。

第二天吕西安把仆人打发走了以后，就出门去了。天上乌云密布，刮着一阵阵北风，凛冽刺骨。我们的少尉整整齐齐穿着制服去军营巡视，他是应当穿这么一身制服的。此外，他听说许多必须遵守的规则当中有一条：没有得到上校特许，资产者穿的燕尾服不能乱穿。按他的收入，他只能在这个设防的城市肮脏的街道上安步当车，而且每隔两百步还要听到岗哨叫出"口令？"无礼的呵斥声。他雪茄烟抽得不少；这样闲荡了两个小时以后，他想找一家书店去看看，没有找到。这里只有一家什么店铺，他见有一些书陈列在那里，他连忙推门进去，原来这是一家靠近城门卖干酪的商店代售的《基督徒日课》。

他走过许多家咖啡馆；咖啡馆的玻璃窗被室内浊气熏得黯然无光，他下不了决心，一家也没有进去；他想里面的气味一定难以忍受。在这些咖啡馆，他听到里面发出笑声，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某种又羡又嫉的心情。

这天晚上，他对政府的组织形式、生活中值得追求的利益等等问题，深入地思考了很久。"如果这里有剧院，我要设法找一位歌唱演员去谈情说爱；也许我发现她的爱情不像西尔维亚娜小姐那样负担太重，至少她不一定非嫁给我不可。"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未来看得这么阴暗。"我只好像现在这样生活下去，至少要一两年，不管能不能搞出什么花样来，目前是这样，日后怕也是这样。"对于这一篇道理他是无法反驳的，这样一来就使他没有可能去设想一些比较不那么阴暗伤神的景象了。

那次出操以后，有一天，费欧图中校路过我们这位英雄的住处，在门前见到他派来替吕西安专管马的那个骑兵尼古拉·弗拉梅。（吕西安那匹英国种的马需要一个骑兵专门洗刷侍候！同样，吕西安每天也要

到马圈跑上十次。)

"喂,你看少尉怎么样?"

"很好一个小伙子,很大方,不过,中校,他总是不开心。"

费欧图走上楼去。

"我的好兄弟,你那一部分刚才我已经给你视察过了;因为我现在当上了你的'大叔',人们在贝尔希尼部队都是这么说的,我在那里当过骑兵队长,确实啊,那是在去埃及之前,因为我是在缪拉[①] 指挥下,在阿布基尔才当上骑兵中上的,而且半个月后,我就升了少尉。"

在吕西安看来,这些英雄事迹的详情细节毫无意义;一听到"大叔"二字他就觉得身上一颤;不过,他立刻就恢复了常态。

"哎,好! 我亲爱的大叔,"他打起精神来高兴地说,"非常荣幸,我特别为你带来三位可敬的婶娘,我希望有幸给你介绍介绍。就是这三位:第一箱是黑森林樱桃寡妇[②] ……"

"她吗,我留下,留下,"费欧图大笑着说。他走近已经打开来的一箱,拿出一瓶装在瓷瓶里的酒来。

吕西安想:"哪里还要找什么托词,根本不需要。"

"中校,这位婶娘已经发了誓,不肯和她妹妹科涅克小姐分离,一八一〇年的科涅克白兰地,听到吧?"

"真是,你真行,真想得好! 你真是一个好小伙子!"费欧图连声叫道,"我的朋友戴维鲁瓦,把你介绍给我,我真该多多谢他。"

这位可敬的中校为人并不小气;花钱买两箱利口酒,在他是不会去想的,这许多好酒从天而降,他自是心花怒放。他尝过樱桃酒,又品一品白兰地,两种好酒互相比较了半天,很受感动。

"咱们还要谈谈正经事;我也是为此而来的。"他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沉重地靠在躺椅上说。"你花了不少钱:三天买了三匹马,这我没有意见,好! 好! 很好! 不过,你的那些只有一匹马的同志他们会怎么

---

① 缪拉(1767—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的妹夫,那不勒斯国王。拿破仑战争时期曾统帅骑兵屡建战功。

② 黑森林又名黑林山(德语原文为 Schwarzwald),在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此地产的樱桃酒极为著名。下文提到的 1810 年的科涅克白兰地是法国科涅克产的白兰地酒。

说，何况他们经常又只有三条腿？"他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你知道他们说了一些什么话吗？他们说你是共和派；所以，马背上驮的重负就把咱们给压伤了，"他狡黠地说；"你知道怎么回答吗？去搞一幅路易-菲力浦肖像，要骑在马上的，再配上贵重的金边镜框，挂在五斗橱上面正中那个突出的地位上；这么办，大家欢喜，表示敬意嘛！"他吃力地从躺椅上站起身来。"明理的人，一句话就解决问题。我看你不笨。敬礼吧！这是校级军官致敬的一种方式嘛。"

"尼古拉！尼古拉！你给我到街上叫一个没事干的老百姓来；你当心跟他把这两箱酒给我送到我的住处，你知道，梅斯路4号，路上小心，不要跑来说酒瓶碰破了；同志，这可不行！我想起来了，"费欧图回过头来对吕西安说："这是上帝恩赐的好东西，一瓶酒砸碎就永远没有了；我还是自己走一趟，不是闹着玩的。我亲爱的同志，回头见。"他拿他那戴上手套的拳头对着五斗橱上面的地位说：

"你听好，挂上一幅漂亮的路易-菲力浦像。"

吕西安以为这个人已经走了，不想费欧图又在门口出现：

"还有！你的皮箱里可不能藏着……书，不好的报纸，特别是小册子，一本也不能有啊。任何不良读物一律禁止，马尔坎说过。"说到这里，费欧图往房间里走进四步，低声说："马尔坎，就是那个大个子麻皮中尉，已经从巴黎来到咱这里。"他又把他一只手五个手指并拢再把手放到嘴边上说："上校本人也怕他；好了，就这样吧。这些小事人家都不注意！对不对？"

吕西安想：这人心还是好的，很像西尔维亚娜·贝尔序小姐。如果不是让我感到心里不舒服，我是能和他处得来的。这一箱樱桃酒对我很有用。他走出门去，准备去买一幅尽可能大的国王路易-菲力浦的挂像。

一刻钟以后，吕西安带着一个工人扛着镶了镜框的巨幅画像回来，这幅画像本来是弗莱隆先生信任的新上任的警察专员定做的。吕西安站在一旁，若有所思地望着工人把钉子钉好，把画像挂上去。

"我父亲常常对我说，可是我到现在才真正懂得他这话的意思，这话讲得确实有见识，他说：人家一定会说，处在这样一群人当中，你并不是在巴黎出生的孩子。因为这些人精明透顶，他们总是要把自己保持

在注意实际利益这样一个水准线上。可是你呢，你总以为各种事务和各种人都比实际状况伟大，你把所有同你交谈的人，不管是好是坏，一律把他们看作是英雄。彼俄提亚人修昔底德[1]说过：'你把你的网张得太高了。'"吕西安接着反复背诵了几句希腊文，反正我听不懂。

"我父亲还说：巴黎公众如果听到有人在谈卑鄙无耻和背信弃义的事，他们反要拍手叫好，说：好极了，塔列朗[2]式的好手段，好！他们极为赞赏。

"我总算也想出一些奥妙的做法，我总算想出一些精巧的行动，下功夫才办得成的或其他什么手段，目的是把共和主义这一层发光的外表磨去，一定要把这顶命中注定的帽子摘掉：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开除的学生。镜框不过五十四法郎，石版画一张才五法郎，五十几个法郎就把事情办妥了。对待这些人，非这么办不可。费欧图就比我高明得多。天才人物胜过庸人的地方就在这里。琐琐碎碎搞上许多步骤，全不需要，只要干净利索、简单明确、单刀直入，有这样的行动就行，全有了。到我当上中校那一天，怕我已是老态龙钟了。"……想到这里，他不禁为之久久叹息。

吕西安正在这里想他处处不如人，街角上号声吹响了，他必须赶快去兵营，他担心长官又要训斥他一顿，他已经变得十分谨慎小心。

晚上回到住处来，博纳尔先生的女仆给他送来两封信。一封是用小学生用的那种粗糙的横格纸写的，封口也是胡乱封上的。吕西安拆开信封，信上写道：

默尔特省南锡市

一八三…年三月…日

白嘴少尉先生：

英勇的骑兵，身经二十余次战役，决不能接受巴黎一个

---

[1] 修昔底德（公元前约460—前约404），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2] 塔列朗（1754—1838），历任法国外交部长、外交大臣、驻英大使；1808年拿破仑称帝后秘密勾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反对拿破仑；以权变多诈而闻名。

公子哥儿的指挥：让倒霉的事去等着你吧；你将处处遇到手持大棍打你的先生；奉劝你尽早卷起铺盖走路，这是为你着想，我们向你提出这样的劝告。发抖去吧！

落款是三个人的花笔签名：

夏斯博代，杜尔拉姆，富马勒冈。[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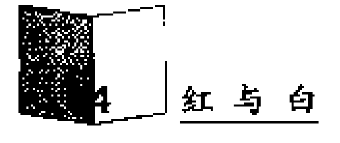
吕西安气得脸血红，直发抖。他打开第二封信看。他想：这封信可能出于女人手笔，字迹写得工整，信笺也很漂亮。

先生：

正直的人不愿采取这种方式来表达思想，对此他们感到惭愧。因此请你给予谅解和同情。我们的姓名在这里秘而不宣不是针对心灵高尚的人的，因为，在骑兵团告密者、密探比比皆是。从事战争这一高尚职业，现在已经降低为训练特务密探的学校了！只要一次背誓叛卖，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是无数卑劣无耻行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先生，我们要求你以你的亲自观察来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即 D.，R.，Bl.，V.，还有 Bi. 这五位中尉或少尉先生，他们无不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表面上看来都出身于上等社会阶级，但我们深感忧虑，他们可能正对你施展诱骗伎俩。先生，他们难道不是到处搜求持共和派观点的密探？这种神圣的观点，我们正在全心全意地宣传贯彻；我们要为它献出我们的鲜血，我们深信：在必要之时和需要之地你也会为它献出你的一切。为不幸的法兰西怀有深切悲痛情感的人，他们和你一样，他们是你的朋友，伟大的觉醒之日到来的那一天，先生，你是完全可以信托他们的。

---

[1] 白嘴（blanc - bec），意为初出茅庐的青年；夏斯博代（Chassebaudet），意为"赶走蠢驴"；杜尔拉姆（Durelame），"刀下无情"；富马勒冈（Fousmoilecant），"滚蛋"之意。



马尔蒂乌斯，布勃里乌斯，朱里乌斯，
马尔库斯，范代克斯——他将杀死马
尔玫——为上述这些先生代签

第一封信激起的情绪是对卑鄙与丑恶的强烈反感，这第二封信把前面这种情绪一扫而光。吕西安想："把辱骂写在破烂纸头上，这是一七八〇年时代的匿名信，那时士兵是从巴黎沿河两岸招募来的劣民和流离失所的奴隶；只有这第二封信才称得上是一八三一年的匿名信。

"布勃里乌斯！范代克斯！不幸的朋友啊！如果你们拥有十万人之众，那么你们就是有理的了；如果你们只有两千人，也许还是散布在法国各地的，只要你们一露头，那么费欧图们、马莱尔们、戴维鲁瓦们就把你们合法地枪毙掉，而且还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

吕西安自从到南锡以后，一直闷闷不乐、心绪很坏，所以他对共和派写来的这封信非常注意。"最好是大家一道乘船去美国……我是不是跟着他们一同上船？"吕西安心神极为激动，踱来踱去把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

最后他说："不，……骗自己有什么用？那是傻瓜！像范代克斯那样，我可没有那么多的美德。在美国，人人都公正、有理性，十全十美，不过也很粗俗，而且念念不忘的就是金元，与这样的人相处，我感到讨厌。他们和我谈什么养了十头母牛，第二年春天生出十条牛犊，但是我只愿意谈德·拉莫奈先生[1]的演说辞，我只喜欢把马利布兰夫人和帕斯塔夫人[2]的歌唱才华比较比较；不论他道德是多么高尚，如果对细腻精深的思想不能理会，我也无法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我宁可喜欢腐朽的宫廷文雅动人的风尚。华盛顿只叫我觉得厌烦得要死，我宁可坐

---

① 德·拉莫奈(1782—1854)，法国作家、思想家，著有《论对宗教的漠视》、《论革命的进程与反对教会的战争》、《一个信徒的话》等。

② 马利布兰夫人(1808—1836)，西班牙女中音歌剧演唱家，兼有天然的女低音与女高音音域。第一次正式在歌剧中演出是1825年在伦敦扮演《塞维利亚理发师》中的罗西娜一角。曾在伦敦、巴黎、纽约和意大利演唱，备受欢迎。帕斯塔夫人(1797—1865)，意大利优秀女高音歌唱家，1815年首次登台，1821年在巴黎意大利剧院出色地扮演了罗西尼《奥赛罗》中苔丝德蒙娜一角，1824年以罗西尼的一系列角色征服了伦敦。

在德·塔列朗先生的客厅里，那倒觉得舒服。所以受到尊敬这种感受并不能代替一切。古老文明提供的乐趣在我是不可缺少的，必需的……

"但是可怜的畜生啊，负担起这样一届届腐败的政府吧，这就是古老文明的产物；只有傻子或者小孩才会同意把这互相矛盾的愿望原封不动保持下去。美国人枯燥乏味的良知，我忍受不了。年轻的将军波拿巴的生活趣闻，阿尔科勒桥大捷，使我心驰神往；对我来说，这无疑就是我的荷马，我的塔索[1]，甚至还不止此。美国的道德精神我觉得庸俗可厌，阅读他们杰出人物的著作，只会叫我生出一个要求，但愿在这个世界上不要遇到这样的人。这个样板国家仿佛意味着愚蠢自私的平庸的一次胜利，对这样一个国家你还必须不顾一切地去歌颂它。如果我是一个农民，有四百路易的资本，又有五个孩子，我一定到辛辛那提[2]一带买进两百阿尔邦[3]土地去耕种。但是，在这个农民和我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买一支雪茄烟的钱我现在能赚得来吗？

"帕斯塔夫人演唱中的唱法我们这些正直的下级军官是不会喜欢的，德·塔列朗先生谈话的妙处他们欣赏不了。他们一心指望当上上尉，他们心目中的幸福就是这样。事实上，如果问题仅仅涉及为祖国服务这一项，那么他们却比当今占着上尉职位的人也许要高出一百倍也还不止，他们当中很多人就像我一样投奔军队，他们有理由相信：只有共和国才能使他们当上上尉，他们也知道，只有通过英雄行动才能证明他们应当有这样的晋升。我是不是也希望当上上尉？说实在的，我不想。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只知道我这一辈子每一天都生活在像我母亲那样的客厅里才有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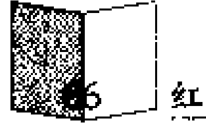
"所以我不是共和派；马莱尔、马尔坎这类人的卑鄙下流，我受不了。我是什么人？我觉得我是无所谓的，一文不值。戴维鲁瓦一定会冲着我大声疾呼：'你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你的父亲早把汇款在默尔特省总税务官那里安排好了。'从经济上比较的话，我比我的仆人地位

---

① 荷马（约公元前9—8世纪），古希腊诗人，著有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塔索（1544—1595），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诗人，主要作品有反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② 辛辛那提，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

③ 一阿尔邦约合20—50公亩。



高得多,这是事实;可是自从我每个月自己赚到九十九法郎收入之日起,我反而苦不堪言了

"但是在这个我初初看到一点的世界上,人们看重珍惜的是什么呢?最看重的是一个人积聚几百万钱财,收买一家报纸,连续八年十年在那上面鼓吹自己。(德·夏多布里昂先生[1]的功业不就是这样吗?)一个人一旦像我这样有了财产,最大的幸福不就是想办法去做一个有才智的人物,身边还要有几个同样有才智的女人?这样,就不得不和女人周旋谈情说爱,可是我最讨厌谈情说爱,尤其讨厌一个自作多情的男人。

"德·塔列朗先生不是讲过一句什么'福至心灵'的话压倒了德·葛拉蒙公爵夫人的狂傲自负并由此开始他的生涯的吗?只怕我们这些不幸的共和派真得了疯病,我可怎么也看不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看重的东西;我所看到的种种价值,其中没有不带欺骗性的。这些共和派的人可能是疯子;不过至少不卑鄙。"

吕西安这篇推理得出的结论也只能到此止步。一位贤明的人士也许会对他说:"在生活中,向前再走一步,你就会看到事物的另一种面貌;就当前而言,不妨就满足于以不恶意伤人为准的这种庸俗状态,就到此为止吧。对于人生,你看到的的确还太少,对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你还不能作出判断;要耐心等待,不能心急。"

吕西安缺少的正是这样的规劝。正因为听不到贤明的忠告,所以他在迷雾中徘徊不定。

"……这么说,我的价值以后只有听凭一个女人或一百个正派女人去判断去决定了。再可笑也没有了!一个产生了爱情的男人,就像我的表哥埃德加,我笑过他多少次,我对他多么瞧不起!可是他竟把自己的幸福,甚至对自己的评价,完全寄托在一个年轻女人的意见上;她每天都要到维多林娜[2]那里去,和她一起研究一件裙衫做什么样式才算有价值,或者同她在一起嘲笑一个很有价值的男人,例如蒙热[3],仅仅

---

①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早期浪漫派作家,著有小说《阿达拉》、《勒内》。

② 维多林娜是巴黎著名的女裁缝。(高隆注)

③ 蒙热(1746—1818),法国数学家,创立画法几何技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创始人之一。

因为他这人平平庸庸！

“另一方面，要我去奉承讨好平民出身的人士，这是我不能胜任的，我办不到，这在美国却是必要的。我感到需要的是风雅时尚，路易十五腐败政府的恶果；怎样一些人可以作为这种社会状况的表征？德·黎塞留公爵、芳赞[1]这样的人物可以做这样的代表，他们留下来的回忆录对那种生活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吕西安这些思考使他内心极为激动。这是有关他的信仰的问题：道德和荣誉。按照这种信仰，没有道德，也就谈不上幸福。“伟大的上帝啊！我能找谁去请教请教呢？我的位置在一个人的真实价值上应该摆在哪里？是不是排在一长串名单的中间，还是放在最后？……尽管我鄙夷费欧图，费欧图可有一个显赫的地位；他在埃及挥舞军刀，大砍大杀，拿破仑给了他奖赏，作为军人他的价值得到了确认。不管费欧图今后怎样，这一点是不会变的，他的光荣地位是夺不走的：‘拿破仑在埃及把勇士变成了统帅’。”

这一篇关于谦逊质朴的道德教训，严肃，深刻，也很艰深。吕西安也有他的虚荣，这虚荣又不断地受到一种良好教育的激励。

匿名信收到已经几天了，有一天吕西安走过一条僻静的街道，遇到两个下级军官。这两位军官长得身材修长，匀称好看；他们的衣着也十分整洁，引人注目；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他致意。吕西安远远看他们走过，没有走多远，又看到他们故意转过身来往回走。“是不是我搞错了，否则，这两位先生怕就是朱里乌斯和范代克斯吧。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感到光荣，好像就是为了好在匿名信上签名似的。今天，我深深感到惭愧，因为我居然企图劝说让他们迷途知返。他们的意见，我非常尊重，他们的抱负也是高尚无瑕。但是我不能爱美国，而不爱法国，我办不到；对我来说，金钱并不是一切，对我的感受方式来说民主也太强烈了。”[2]

---

① 德·黎塞留公爵（1766—1822），法国贵族、军人和政治家，1815年继塔列朗任首相。芳赞（1633—1723），法国元帅。

② 政府曾经付钱给德·托克维尔先生，让他把这一意见向公众宣布。对政府来说这是可庆幸的事，只要真实地描写出来就行了。多弥尼克。（司汤达原注）

第七章

关于共和国问题的这番探讨把吕西安搞得颠三倒四，简直把他的内心生活也给毒化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之久。上等人家子弟受到的教育结出的恶果——虚荣，就是折磨他的刽子手。他年轻，富有，表面上看似乎很幸福，偏偏就是不能意兴热烈地去享受那欢乐，人们也许会说他是一个年轻的新教教徒。对他来说割舍也难，他认为他应当多加小心，必须谨慎。“如果你在一个女人面前俯首投降，她就不会再看重你。”这是他父亲对他讲过的话。总而言之，社会给十九世纪提供的欢乐微乎其微，这个社会时时刻刻都让他感到害怕。就和他那坐在滑稽歌舞剧院[①]楼厅里的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作为一个法国青年，在查理第十的统治下，应该为那难以抑制的艺术乐趣所激动，但是实际上，莫名其妙的虚荣心，一种唯恐忽视文明所规定的千百种细小规则的持续不断的极端恐惧心理代替了一切。他是一个富翁的独生子，人人都把他羡慕得不得了，但这种不利的处境在他要经过许多年才会逐渐消失。

我们不能不看到吕西安的这种虚荣心不停地受到挑动。他的生活环境要求他每天有八到十个小时必须在这样一些人中间周旋应付，而他和这些人交谈的只是他们所知道的事，他所知道的事是无从谈起的。吕西安的同级军官时时又以一种圆滑、伤害别人自尊心的方式总是让他感到他们比他优越，这优越感就在向他进行报复。这些先生又怀疑吕西安把他们都看成傻瓜，因此他们也憋着一肚子气。所以，当吕西安把穿马裤或戴军便帽所规定的时间搞错，这时就只有看脸色了，准是会看到他们那副傲慢的神态了。

吕西安在这故意作出的举动和有礼貌的讽刺嘲笑面前，只有不动声色，冷然相对。他却不知道所有这些表现无非是针对他舍得花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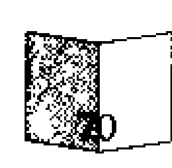
① 即巴黎意大利剧院。

一种报复行为罢了。他心里想："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做，这些先生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克制，是我的口号：我的作战计划，就是尽量少动。"他故意用上了军人惯用的这两个字眼，禁不住自己也笑了起来。因为他下定决心不论对什么人都不讲真心话，所以他不得不笑着自己和自己谈心。

薪饷九十九个法郎，在生活中每天要占去八到十个小时去工作，而且在工作中除去谈这一类事之外，别的是不能谈的。比如兵团采购马匹这样重大的问题，是向养马的人直接去买呢，还是由政府在军马供应站进行初步训练军马；按照后一种办法购进马匹，付款高达九百零两个法郎，而且马匹死亡很大，诸如此类，等等。

费欧图中校给他吕西安指派了一个获得过荣誉勋位团军官勋级的老中尉，来教他有关作战的学问。这个老军人以为教学生就必须讲出一套文辞不可。但对他的这一套文辞，吕西安实在是无法领教，只好和他一起念一本题目叫作《法军战功记》的叙事诗。后来戈提埃先生又介绍一本顾维雍-圣西尔元帅撰写的出色的回忆录叫他读。吕西安挑选了其中叙述这位英勇的中尉曾经参加过的战役的有关章节来读，老中尉就给他讲自己亲眼看到的一些事迹，每当老中尉听到书上写到他青年时期亲身经历的种种场面，往往感动得老泪纵横、唏嘘不已。那个英雄时代由老中尉讲来，讲得十分朴素，他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有时也表现得十分清楚。过去那个时代，假仁假义是不存在的！这个老农民讲到一些战斗场面，讲到许许多多很有特点的细节，像我们这些人，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凭他那真情实感的声调语气讲起来，真使吕西安热爱共和国军队达到狂热的地步。老中尉讲到意料不到的进军等等之后，又讲到革命如何在军团里展开，讲到会心处，眉飞色舞，兴高采烈。

吕西安每次上课听讲回来，总是目光炯炯，胸中有一团火。可是吕西安的同伴觉得这完全是笑话，任意嘲弄。一个二十岁的人，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天天跑去认真上课，郑重其事地跟一个字都拼写不出的老兵学习，真是怪事！但吕西安有自己的看法，他态度严肃，冷冷地看着他们，不为之所动。因此使得那些开玩笑的人狼狈不堪。这样，这些人的一般看法在他面前就不敢直接公开讲出来了。



吕西安觉得他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也必须承认，要他不再有什么考虑不周的举动也是不可能的。像选定住所这件事就是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是一个错误。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尉，竟住进一处中校住过的寓所！这件事人人都在议论，不能不提一提。博纳尔先生的那套房间，在吕西安之前，托玛·德·毕桑·德·西西里侯爵先生在这里住过，德·西西里侯爵是轻骑兵团的中校，骑兵二十七团调来就是接替轻骑兵团的。

这一类事吕西安一向是注意不到的，他受到冷遇，他认为不讲礼貌的粗人对上流人士一贯如此，总是排斥他们的，不足为奇。他对任何好意的表示也都当作是骗人的诱饵一概拒绝，而且别人看他也一律认为他这个人心怀怨恨，这也使他伤心难受。我们要求读者，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一个糊涂虫，他的心灵是单纯的，幼稚的。他在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时，勤奋紧张的学习，对科学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青年人与生俱来的宽广胸襟，这一切都使怨恨与嫉妒无所施其力。到了骑兵团，情况变了，这里空闲无事、闷得无聊，半年之后，军事训练结束了，不知更要怎么样了？

骑兵团有四五个青年军官，行为举止算是最好的了，匿名信上开出来的告密者名单里没有他们，我们的英雄有意和他们接近交朋友；不过他们对他却总是尽可能敬而远之，或者故意装出要避开他的样子；他只是在几个下级军官中感到态度比较接近，对他殷勤，和他打招呼，不过他们举动也异乎寻常，特别是当他们在偏僻街道遇到时尤其如此。

费欧图中校除了派老中尉儒贝尔给他讲课外，又给他派了一名骑兵中士，专门来给他讲解骑兵排、连、团调动要领的。

费欧图说："你每个月给这个勇敢的军人的钱可不能少于四十法郎。"

吕西安觉得这话是对他的污辱，不过他思量下来，决定尽力和费欧图先生搞好关系，交朋友，不论怎么说费欧图毕竟见到过德载、克莱贝尔[1]、米绶，是见过桑布尔-默兹战争大场面的人物。吕西安发现：正直的费欧图，过去固然英勇善战、风光得很，如今在中士的四十法郎中也克扣一半塞进自己的腰包。

---

[1] 克莱贝尔(1753—1800)，法国将军。

吕西安叫人定做了一张冷杉木大方桌，还用胡桃木做成一些两个骰子大小的小木块，在方桌上一个木块代表一个骑兵团的骑兵。他每天由中士指导在桌面上演习骑兵操练两个小时；可以说，这是他最愉快的时间。

这样的生活渐渐也就习惯了。一个年轻少尉所有的这样那样的不习惯和感觉逐渐冲淡，不论对什么事渐渐也就不再觉得有什么难堪或高兴，除此以外也别无办法可想；可是，吕西安对那些人仍然深感厌恶，对他自己几乎也感到可厌。他的房东小麦商博纳尔先生长时间以来逢到星期日就邀请他一同下乡吃饭，他一直拒而不往。有一次，他接受了房东先生的邀请，后来，他和戈提埃先生结伴一路回到城里。读者已经知道，戈提埃先生是共和派的首领，《黎明报》的主编。这位戈提埃先生也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健的青年人，长得像大力士；他的金发很美，但留得未免太长了一些，不过这正是他的喜好所在。戈提埃先生举止落落大方，做起事来精力充沛，坚强有力，他显然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就使他的俗气的一面得到了一定的补救。这种庸俗气相反在他的同党身上却显得放肆、更加恶俗。他为人是严肃的，从来不讲什么假话；他是一个有顽强信念的人。透过他关于建立一个法国式的政府强烈热情，人们可以看到他胸中怀着优美的心灵。吕西安在回来的路上把这个人同他的敌党的头头弗莱隆先生做了一番比较。吕西安认为戈提埃先生一不偷二不盗，凭一名地籍丈量员的职业谋生。至于他的报纸《黎明报》他每年还要贴进五六百法郎，甚至为它坐牢几个月，这还没有计算在内。

没有过去几天，这个人在吕西安心目中，就成了他对南锡所持的偏见中的一个例外了。戈提埃和他的舅父博纳尔一样，身材魁梧，有着天才人物那样的脑袋，长着一头美丽好看金黄的卷发。他说起话来有时的确雄辩有力，很有口才，讲到法国未来的幸福和理想时代更是滔滔不绝，他认为到了理想的时代，人们执行任何公共职务都是无偿的，得到的只是荣誉。

他的言论很能打动吕西安，但吕西安对共和国最大的不满——必须谄媚民众这一点戈提埃始终没有办法把他驳倒。

他们交往了六个星期，吕西安不意又发现戈提埃确实是一位第一流的几何测量学家，这个发现使他深深感动：这个地方，和巴黎相比确

实有它不相同的地方啊！吕西安对高等数学原是非常喜爱的，自此以后，他常常整个夜晚和戈提埃在一起讨论数学上一些问题，或者讨论傅里叶[1] 关于地热、安培[2] 发现的许多事实，当然也要讨论对事物进行分析这样的习惯是否妨碍考察经验条件这样带根本性的问题，如此等等。

戈提埃对他说："请你注意，我不仅仅是几何学家，我主要是一个共和派，《黎明报》的一个编者。如果戴朗斯将军，或者你们那位马莱尔·德·圣梅格兰上校发现你和我谈话，他们对我是拿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他们对我所能搞的都已经搞过，但是对于你，他们就可以开除，或者把你作为一个坏分子遣送到阿尔及尔去。"

"说真话，这对我也许倒是一件幸事，"吕西安回答说；"或者，用我们喜欢的精确数学语言来说，对我施加更重的惩罚也不过如此；我相信，我现在就已经厌烦透顶，一点也不夸大。"

戈提埃试图说服吕西安，要他相信美国民主，讲得头头是道；吕西安耐心听他长篇大论讲完，然后直率地对他说：

"我亲爱的朋友，你的确使我感到安慰；不过，我想我如果不是在南锡当这个少尉，而是在美国辛辛那提或匹兹堡[3]，那我只有更加厌烦更加苦恼。你知道，面临可能遭到的更大的不幸，对我来说，这说不定倒是绝无仅有的安慰。我只为自食其力，每个月赚到九十九个法郎，才离开我本来过得很愉快的大城市的。"

"有什么人强制你吗？"

"我下到这个地狱来完全出自自己的意愿。"

"那好嘛！走出地狱，逃之夭夭。"

"对我来说，巴黎算是完了；即使我回去，也不能恢复到我没有穿上这身命中注定的绿军装之前的那个样子了；那时，我可能还是一个有所作为的青年。从此以后，人们将会看到我是一个一无所能的人，即使

---

① 傅里叶(1768—1830)，法国数学家、埃及学家，1822 年完成《热的分析理论》，对数学物理的研究和实变函数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② 安培(1775—1836)，法国物理学家，电动力学奠基人之一，制定安培定律。

③ 匹兹堡，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城市，钢铁工业中心。

当一名少尉，也不是我能胜任的。”

“别人怎么看随他去，既然实质上不过是为有趣好玩才穿上这身军装。”

“一言难尽啊，我贤明的朋友！我有一种你不能理解的虚荣；我的处境也许是难以忍受的；有一些嘲笑，我也许就对付不了。我已经陷入绝境，难以自拔，我看只有战争爆发，我才能摆脱出来。”

吕西安把这些心事以及交上这位新朋友的经过都写信告诉了他的母亲；他要求母亲信看过以后原封退回给他；他们母子之间一向有默契，互相以最坦率的友情来对待。他在信上写道：“我的不幸这里我就不讲了，我若是成为父亲和我离开就会感到生活黯然无光的人的嘲笑对象，那我就会加倍痛苦。”

那天夜晚在博纳尔先生家中遇到戈提埃先生并和他交了朋友这件事幸好马莱尔上校不知道，这真可说是吕西安的幸运。这位长官的存心不善、心坏恶意在骑兵团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也许这位体面人物早已打定主意要搞出一次决斗来，好把这个年轻的共和派从他这里给搞掉。他认为这个共和派太放肆，有恃无恐，竟敢公然犯上顶撞。

有一天早晨，上校派人来找吕西安，而吕西安整整给拖延了三刻钟才见到这位长官。他被引进一间很脏的接待室，那里正好有三个骑兵在擦二十双皮靴，他只好站在中间等。他想，“这明明是故意制造事端，只当没这一回事，对他这种坏心思只能用这个办法对付。”

上校紧紧咬着嘴唇，拿着酸溜溜的腔调，对他说道：“先生，有人向我报告，报告说你在你的住处大吃大喝，阔气得很，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随你多么有钱，你都应该和你的同志各位尉官先生一样吃四十五法郎的伙食。我的话完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吕西安气得心怦怦直跳。从来还没有人用这种腔调和他说话。“照这么说，就是在吃饭时间，我也非得和这些可爱的同志混在一起不可了，这些人唯一的乐趣就是在我面前用他们超人一等的优越感活活把我压垮。博马舍[1]说过：我的生活就是战斗。我的天，这话应该轮到

[1] 博马舍（1732—1799），法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费加罗的婚礼》、《塞维利亚理发师》。

我说了。"他笑着对自己这样说："好吧！我顶得住，受得了。戴维鲁瓦也许以后不会有机会反复讲他那些话了，说什么我投胎投得好；我要回答他：现在我还要活下去。"吕西安立刻就去缴了一个月的伙食费；当天晚上，就到食堂去吃晚饭，并且摆出一副令人惊奇的鄙夷态度和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

两天后，清晨六点钟，骑兵团士官长之一、上校的心腹和狗腿子跑到他的住处来找他。这个人摆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对他说：

"没有经过上校批准，中尉和少尉先生禁止离开兵团驻地方圆两里的范围。"

吕西安不说话。士官长生气了，板起面孔，傲慢地拿出一份书面的地形标志图留给吕西安。这上面各条不同的道路两里范围的界线都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要知道，沃邦的工程兵团修建南锡城，就是布置在这样一片恶劣而干裂、寸草不生的平原上的。出城三里就进入勉强可以通行的丘陵地带了。吕西安这时真恨不得举起手来把这个士官长从窗口扔出去。

他冷冷地问："请问，各位少尉先生遛马，是跑呢，还是只许一步一步地走？"

"先生，你的问题，我回去报告给上校，"士官长气得满面通红，回答说。

一刻钟以后，一匹快马给吕西安送来一份书面命令，上面写着：

> 勒万少尉，无端侮慢上校的命令，着即禁闭二十四小时，以示惩诫。
>
> 此令。
>
> 马莱尔·德·圣梅格兰

"天啊！你压不倒我！"吕西安吼叫着。

这次挨整，反而使他精神大为振奋。南锡这个该死的地方，真叫人无法忍受，干军人这一行在他看来早已成了弗勒吕斯[①]和马伦哥传来

---

① 弗勒吕斯（在比利时），1794年6月，拿破仑与反法盟军在此交战，大败盟军，迫使一些国家退出反法联盟，只有英、奥继续对法作战。

的遥远的回声了;但是,吕西安一定要让他父亲、戴维鲁瓦看到:不论什么挫折他都是经受得住的。

就在吕西安关禁闭的那一天,骑兵团的高级军官异想天开居然试图前去拜访德·欧甘古夫人、德·夏斯特莱夫人、德·毕洛朗夫人、德·马尔希夫人、德·高麦西夫人等等。他们来到这几位贵妇人府上,发现轻骑兵二十团有些军官也在座。促成他们搞出这样一次活动的许多理由这里不想多话,以免惹起读者的气愤,他们这次活动实在蠢得令人难以置信,不过那个巴黎最年轻的青年倒是与此无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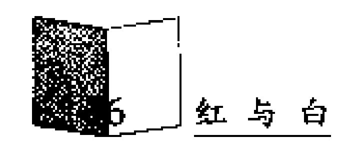
这些军官的访问,正因为他们属于稳健派掌握的军团,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受到一次无礼的接待,这一点让我们这位给关了禁闭的英雄非常高兴。在他看来,这些贵妇人即便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也都在精神上增添了不少光彩。

德·马尔希夫人与德·高麦西夫人年事已高,她们看到这些先生光临她们的客厅,就装出惊恐万状的样子,仿佛是看到了一七九三年恐怖时期的巡逻警卫那样。德·毕洛朗夫人和德·欧甘古夫人府上接待这些客人,情况有所不同,她们那里的人显然已经接到命令要嘲弄一下二十七团的高级军官,因为他们走过前厅,迈出大门,仿佛是发出了信号一样,接着就发出了一阵狂笑。德·欧甘古夫人和德·毕洛朗夫人话也少得出奇,可是她们精心选出的几句话,恰恰使无礼达到粗野的地步,甚至讲这种话的人连一般处世之道也触犯了。在德·夏斯特莱夫人那里,下人处理得更妙,索性大门紧闭,挡驾了。

"哎呀,上校是苦水只好往肚里咽,"费欧图说,他是在夜晚他的活动不被人家注意的时候来看望吕西安,特地是为他关禁闭来慰问他的。"上校从那个德·欧甘古夫人家里出来,那个太太望着我们,一味笑个不停,就是上校本人也不愿意叫我们相信我们真是受到好意和愉快的招待,什么像朋友一般,什么不拘礼节地谈了话,……活见鬼!回想过去,我们从美因兹到巴荣讷[1],穿过整个法国,向西班牙挺进,像这么一个太太,早把她那个玻璃窗砸个稀巴烂!德·马尔希伯爵夫人,该死的

---

① 美因兹,德国西部城市,莱茵兰-法耳次州首府,莱茵河西岸港口。巴荣讷,法国西南部城市,大西洋岸港口,临比斯开湾,属比利牛斯-大西洋省。



老太婆,我相信她至少已经有九十岁,等我们起身要走,她才拿出酒来招待客人,就像对待马车夫一样。"

吕西安关禁闭出来以后,又了解许多其他的细节。我们忘记交代:博纳尔先生已经把吕西安介绍给五六家资产阶级人家。他在这些人家里,就像在西尔维亚娜·贝尔序小姐家里一样,所见所闻仍然是那不变的装腔作势以及故意做出来的和蔼善意。使他最感头痛的是他发现这些做丈夫的资产者跟他们的女人彼此戒备森严,当然不是事先互有约定,而主要是出于嫉妒和坏心肠。他们当中有那么两三位太太,因为自己似乎有话要说,于是美目流盼,若有所语,她们也拿这样的眼风对着吕西安看着;怎么和她们接近呢?在她们四周,甚至就在她们自己身上,又是怎样的矫揉造作、故作多情啊!同这些做丈夫的先生一起玩波士顿①,不知要打多少盘,简直是无休无止,特别是要想赢他们,比登天还难!吕西安缺乏经验,总是一败涂地,大输特输,弄得他很是沮丧,他说他宁可晚上一人坐在家里发闷,也不愿和这些做丈夫的先生一起玩牌,而且每次这些先生总是谨慎地叫他把背对着客厅里最漂亮的女人。他情愿坐在牌桌一边当一个看客。而这些可怜的女人的无知也是难以想象的。由于财产有限,这些做丈夫的人喜欢凑在一起看报纸,他们的太太从来不看报。她们扮演的角色就是生孩子,孩子病了,照料孩子,就是这么一回事。只有到了星期天,手挎在丈夫的胳臂上到外面去散步,把她们五彩缤纷的衣裙和披肩拿出来炫耀一番,这些做丈夫的男人适时地评论评论,算是酬谢她们忠实地尽到了做母亲做妻子的职责。

吕西安经常接近西尔维亚娜·贝尔序小姐是因为这样的交往比较方便,只需走进她那家店铺就成,不费什么事。我们这位英雄最后也只好赞同省长先生的主张,因为省长先生本人每天傍晚满面春风地前来敲开这家卖酒的店铺的后门,本省最高首长也不需要在店堂里停留,登堂入室,直接走进里间就成了。他一来到里间,也就到了本省纳税最多的一位业主家里,如同他曾经在写给内政部长的信中所说的情形那样。

---

① 波士顿,一种类似惠斯特牌戏的四人玩的纸牌游戏。

吕西安每隔一个星期到西尔维亚娜小姐家去作客一次，而且每次告辞出来总是说他这个月内不想再去了。有一些时候，他天天都去。费欧图讲的故事和他的气愤不满，还有上层军官们在贵族太太方面的失意，他们的态度作风让他感到他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又使吕西安思想中发生了矛盾。“这里的社会环境对于穿我这身制服的人是拒绝的，但无论如何要打进去才行。他们同许多资产阶级一样，也叫人讨厌；不过应该去看一看；至少战胜这种困难在我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必须让我父亲给我搞几封介绍信来。”

郑重其事地给这样一位父亲写信也是不容易的。勒万先生除了银行信件外，其他没意思的信件按他的脾气，看也没有看完就丢到字纸篓里去了。吕西安想：“越是容易办的事，反而越容易让人家开玩笑，捉弄我。贵族区公证人彭班先生，贵族党在外省捐款和发往西班牙的货物这类事都是他一手经办的，他在钱的事情上又要靠我父亲帮忙。所以只要彭班先生在信上能写上一言两语，保证在洛林省贵族人家我一定会受到出色的接待。”吕西安就是按照这个想法给他父亲写了信。

他焦急地等待回音，可是他父亲寄来的并不是什么大邮包，而仅仅是一张小得不能再小的便条。

亲爱的少尉：

你年纪还轻，你可以说是很富有的，你无疑也自信仪表堂堂，至少你现在已经有了一匹好马，价值一百五十路易之多。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一匹良马等于一个人的一半。南锡地方那些小贵族的领地如果还不能为你门户洞开的话，那么你就连一个普通的圣西门派也够不上了，这是势所必然的事。我敢打赌，连梅力奈（吕西安的一个仆人）也比你强得多，他感到手足无措的只是不知夜晚选择什么消遣才好。我亲爱的吕西安，Studiate la matematica（要努力研究数学），还要变得更为深沉一些。你的母亲身体康好，你的忠诚仆人我也一切均好，勿念。

弗朗索瓦·勒万

收到父亲写来这样一封信，真把吕西安气死了。后来，到了晚上，他骑马在两里限制范围内兜了一圈回来，看见他的仆人梅力奈在一家商店门前的街道上，坐在一圈女人中间，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他想："我父亲确实贤明。你看，我是一个大傻瓜。"

几乎就在同时，他发现这里有一家图书阅览室，里面点着一盏很亮的煤油灯；他叫仆人把马送回，走进阅览室，想换换脑筋、散散心。不料第二天一早七点钟，马莱尔上校就打发人来把他叫了去。

这位长官凛然不可侵犯地开口对他说道："先生，共和派确有人在，这真是法兰西的不幸。不过，在国王陛下委托给我的兵团里面，我可不愿意看到共和派。"

吕西安吃惊地看着他。他又说：

"先生，否认也没有用；你在抽水机路彭乐威公馆对面，在施密特阅览室呆了一天。我已经奉到指示：这个地方是无政府党的巢穴，是南锡城最无耻的雅各宾党不良分子经常出入的地方，你真不知羞耻，同每天夜晚到这里来碰头的那些穷光蛋勾勾搭搭。有人看到你在这家铺子前面不停地转来转去，还同那些人交换暗号。人们甚至认为南锡那个匿名给《国民报》捐款的人就是你，内政部已经有指示给将军戴朗斯男爵，说这个捐款人已经汇出了八十法郎作为偿付报纸的罚款……"

吕西安似乎开口要说话，这时上校勃然大怒，大声叫道："用不着你说话，先生，不幸你要是承认你做出这种蠢事，我就非把你送到梅斯司令部去不可。不过，我不希望一个青年就此毁掉，尽管他已经犯过一次错误。"

吕西安也愤怒到了极点。上校在说话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想从这宽大的杉木桌上拿起笔来当场写辞职书不干了。这张杉木桌是很脏的，上面染满了墨水，这个专横粗暴、不怀好意的家伙就坐在这张桌子的后面。可是，一想到他父亲将会怎样取笑他，吕西安就不动了；又过了几分钟，他想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应该让这个上校知道他是受骗了，要么就是他想要欺骗别人。

"上校，"他说，因为生气，声音也在发抖，不过他控制得不错。"是这样，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曾经把我开除出来，是有这么一回事；有人说

我是共和派，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冒失鬼。除开数学和化学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研究过政治，不论对什么形式的政府那些极端严重的攻击言论，我不过是浏览过一下，因此，究竟怎样的政府适合法国情况，我还没有能够形成什么意见……”

“怎么，先生，你居然敢承认你不理解国王的唯一的政府……”

这位可敬的上校把几天前他在政府出钱办的报纸上读到的一篇言论，一口气讲了足足有这里三页篇幅这么长的一篇训斥，这里只好从略了。

“我把这个凶恶的告密者估计得太高了，”吕西安一边听着长篇训话，一边这样想；他暗自琢磨着要讲出一句什么用字少而含义丰富的话来。

最后他高声说道：“走进这家阅览室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谁能证明事实不是这样，我就输给他五十个路易。”

上校含着一股酸苦味反驳他说：“不关金钱的事，你有钱，大家都知道，好像你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似的。先生，你昨天在施密特阅览室，你不看《巴黎日报》，也不看《辩论报》，这两种报纸都是摆在桌子正当中的，可是你偏偏去看《国民报》。”

“那个地方倒真是有一个观察准确的观察员在那里，”吕西安想。接着他就详细讲了他在这个地方做了些什么，鸡毛蒜皮的细节也详详细细说了一通，他迫使上校不得不对以下几点表示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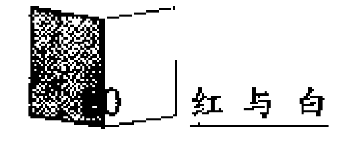
第一，他吕西安，在前一天晚上，确实看了一份报纸，这是他到兵团以后第一次在公共场所看报；

第二，他在施密特阅览室仅仅逗留四十分钟；

第三，在这四十分钟时间内，全部在阅读一份关于莫扎特《唐璜》的六栏文章，他把这篇文章的要点复述了一遍，作为证明。

就像这样，上校盘问了两个小时，吹毛求疵地审查了事实经过，最后，吕西安走出来，气得脸色惨白；上校居心不良，那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的这位少尉倒也感到高兴，他把人家对他的控告逐条驳回，弄得上校也是哑口无言。

吕西安走到马车出入的大门口，这才算喘出了一口大气，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宁可和我父亲的那些仆人一起生活。”这一天，他骂“混



蛋!”骂了有二十多次。“我现在是二十岁,我骑的一匹马是全城最漂亮的一匹马,在这个稳健派掌握的军队里,在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军团里如果我竟栽了跟头,那样的话,在我朋友眼中,我这一辈子就只好是一个大傻瓜了。我必须干它一下子,因为,我真地被革职出来,人们在巴黎说起我来,至少也会说到我还是采取了行动的,讲出去也好听一些。凡是进了军团,一向是有这样的惯例的;至少,在我们那些客厅里,人家也是这么看的。我的天,如果我为此送了命,那我也无所失。”

晚饭以后,洗刷马匹的任务做好以后,在军营的院子里,他对几个和他一同走出来的军官说:

“这里到处都是密探,他们到上校那里告我,什么罪过也没有,只抓住一些最最无聊的琐事;他们希望我是一个共和派。好像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位财产可以丢掉似的。我很想认识认识这位控告者;第一我想请他证明我有没有犯过什么过错,第二我要请他尝一尝我这条马鞭的味道。”

开始,没有一个人出声,后来他们就岔开讲别的事情了。

这天晚上,吕西安散步回来,在路上,他的仆人交给他一封信,这封信折得很好看;他打开信一看,上面只写了三个字:变节者。在这一刹那吕西安也许是全军骑兵当中最不幸的一个了。

“你看他们这是在怎样处理他们的事情的!”后来他想道,“这些可怜的青年人,谁对他们说过我是和他们有同样的想法的?难道我知道我想什么吗?只有变成一个大傻瓜才会想到去治理国家,我连我自己的生活都治理不好。”吕西安想到要自杀,这还是第一次;极度的苦恼,使他变得心情不好,满怀恶意,使他不能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看待它们。比如说,骑兵团本来也有八到十位很好的军官,他视而不见,一点也看不到他们的优点。

第二天,吕西安又和两三位军官大谈共和主义。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对他说:

“我亲爱的朋友,你天天总是唱一个调调,听也听腻了;你进过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叫人开除出来,因为有人诽谤你,如此这般,可是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吗,我也有倒霉的事,六年前,我也受到过冤屈迫害,可是我决不拿它去叫我的朋友厌烦。”

说他是讨厌的人这种指摘，他也许并不想去反驳。他到军队来，当初曾经给自己说过："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给军团某些可能缺乏教养的人进行教育的；他们有谁赏光对我撒野，我当然要抗议。"所以，听到这样对他非难，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说：

"我是担心我使人感到厌烦，很可能是这样，先生，你说的话我相信。不过，诬指我是什么共和主义，这是我坚决不能接受的。这一点我要用我的剑来公开宣布。如果你愿意用你的剑和我较量较量，先生，我将十分感谢你。"

这话一出口，那几个青年人精神立即为之一振；吕西安看到大约有二十几个军官也立刻团团把他围住。这次决斗在全骑兵团成了一次空前的轰动事件。决斗决定在当天晚上举行，地点选在靠近城墙某个荒凉污秽的角落。双方拔剑相击，结果都受了伤，幸好两人都没有丧命，国家没有损失一个人。吕西安右臂上有一处受伤很重。他对这一处伤口无意讲了一句俏皮话，话肯定讲得并不高明，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证人很不高兴，问他要不要帮忙送他回去，他说不要，证人就丢下吕西安径自走掉了。

吕西安坐在一块石头上；当他要站起来的时候，只觉浑身无力，人也觉得不好；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一阵轻轻响声把吕西安从麻痹状态惊醒；他张开眼来一看，看到一个骑兵站在他面前，对着他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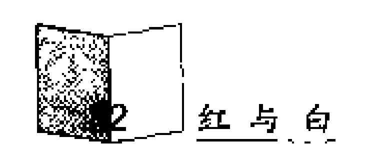
"瞧，我们的老爷喝得都醉死过去了，"骑兵说，"好呀，说也是白说，我也把钱喝了个精光，可也没有见过醉得像你老爷这样的。该死！比我有钱；拚命地喝，你比骑兵耶罗姆·梅努埃厉害多了。"

吕西安只好看着这个骑兵，就是没有力气说话。

"我的少尉，你走路怕是很困难吧；你是不是愿意让我扶你站起来？"

如不是看到军官真喝醉了，梅努埃是不会这么说的；可是看到老爷（士兵都是这样叫老爷的）醉得站也站不起来了，他打心里觉得好笑，他就像真正的法国人那样，能够这样和长官说话，也确实打心里感到高兴。吕西安望着他，用了很大气力才说出：

"求你帮帮我。"



梅努埃把手伸到少尉的胳膊下面，帮他站起来。梅努埃觉得左手给沾湿了；他抽出手一看，沾满一手血。

"坐下，坐下，"他对吕西安说。

他声音里充满着敬意和热忱。"见鬼！不是喝醉的，"他对自己说，"是中了一剑。"

"少尉，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我有力气。不过，最好让我给你脱下衣服来；让我把伤口扎上。"

吕西安没有答话。梅努埃转眼之间就把制服脱了下来，撕开衬衣，用衬衣的一条袖子做成一块垫布敷到靠近腋下的伤口上，然后用他的手帕使劲把伤口扎紧；他跑到邻近一家小酒店端来一杯烧酒，浇在绷带上把它弄湿。烧酒还剩下一点，他让吕西安喝了。

"你等一等，"吕西安对他说。

停了一停，他才讲第二句：

"这是一个秘密。你到我住处走一趟，叫人驾上四轮马车，你跟着来接我。你要帮我的忙，这件事千万不能叫人起疑心，特别是上校。"

"老爷终究不是笨蛋，"梅努埃走去找马车，心里这样想。这位骑兵很感自豪。"我去给那些穿着阔气的号衣的仆役下命令。"梅努埃本来并不把吕西安放在眼里，但是看到他受伤，对这意外事故他倒挺得住，因此正像一刻钟之前他看不起他，既是十分激烈而且自恃有理一样，现在却一变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样也是热烈而且有道理的了。

第八章

上了四轮马车以后，梅努埃并没有用同情可怜的语气说什么话，而是讲了一些有趣的事，他这么讲用意倒不在其中有什么含义，而在他那种说话的声调。

"我的同志，我要你用名誉保证，看到的事情一句也不能说出去。"

"我完全保证，不过，最好还是你先生自己想一想我会不会想让费

欧图中校的便雅悯[①] 不开心。”

梅努埃出去找骑兵团的军医，没有找到；他就留下来自己照料伤员，不过这个伤员现在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痛苦……梅努埃的纯朴自然让吕西安很感动。梅努埃是一个穷汉，不论对什么事，总是一片欢乐愉快的情绪。这一晚，他就住在我们的英雄家里。吕西安一个时期以来，心情总是非常烦闷，而且又处在许多装腔作势的人物的包围之中，梅努埃不过是一个普通士兵，也没有什么使人兴奋的特点，只好听他讲了许多故事，暂且把他那许多阴暗的思想放开。

骑兵团外科军医，自称毕拉尔骑士，其实这位先生是一个类似江湖医生那样的人物，是上阿尔卑斯[②] 人。他第二天一大早赶来了。原来对手刺过来的一剑是靠近主动脉地方穿过去的。毕拉尔骑士张大其词，说是很危险，其实并没有什么。一天之内他来了两三次。正如这位骑士所说，少尉书橱里的书籍都是极好的版本，如一八一〇年的樱桃酒、十二年的科涅克白兰地陈酒、玛丽·布里扎尔的波尔多茴香酒、包着金箔的但泽烧酒[③]，等等，等等。毕拉尔骑士十分爱好“阅读”，因此整天留在伤员家里不走，吕西安非常心烦；幸好有梅努埃在，梅努埃对这位英雄的藏书也评价很高，他也在这里安居乐业了。吕西安要求费欧图中校同意把梅努埃派给他做他的护士。

梅努埃给我们这位负伤的英雄讲了他自己一生中某几方面的事迹[④]，有些地方他有意避而不谈。作为插曲，我们顺便在这里把这样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平也讲一讲。如果说骑兵团花名册上登记的往往都是平淡无奇、千篇一律的人物，那么在士兵简单的制服下面有时却也隐藏着一些也有自己血泪经历的心灵。

梅努埃的故乡在圣马洛[⑤]，原是圣马洛的书籍装订工。有一个四处流荡演戏的剧团到圣马洛来演出，剧团里有一个专演丫环角色的女演

---

① 便雅悯是雅各最宠爱的幼子，事见《圣经》。此处指吕西安。

② 上阿尔卑斯省，法国东南部地区省份，与意大利交界。

③ 波尔多，法国西南部港口城市、纪龙德省首府，酿酒业中心，出口驰名的波尔多酒。但泽即今日的格但斯克，波兰北部港口城市。

④ 见耶罗姆·梅努埃事迹。（司汤达原注）

⑤ 圣马洛，法国西北部港口城市，在伊尔-维兰省。

员，梅努埃一见钟情爱上了她。他就从他的老板的装订作坊偷偷逃了出来，也当上了演员。他后来到了巴荣讷。他来到巴荣讷已经有几个月了，那位女演员也爱上了他，他于是另外收学生教剑术，赚了一些钱。有一天，城里一个小伙子跑来逼他还债，他过去凭交情向那小伙子借过一百五十法郎。他的积蓄其实比欠下的这笔债务的数字多不了多少，他不情愿动用存款，或者说，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钱一还债也就搞光了，他不甘心。因此他动起脑筋弄虚作假。就是说，他搞了一张写有两句话的收据："今收到壹佰伍拾法郎，此据。小佩雷。"债权人就是这位佩雷先生，他后来因事去了波城[1]，他的朋友替佩雷前来找他讨债，这时梅努埃大胆地说他动身前就已经把欠款送还。等佩雷出门回来，又亲自前来索债。梅努埃不惹恶语相加，佩雷只好向梅努埃提出挑战，因为梅努埃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位剑术教师。

梅努埃已经十分懊恼，有点后悔了，他担心会不会出什么祸事，不要为了骗一百五十法郎又丧了一条人命！他提出他要还钱。佩雷骂他是怕死鬼。这一骂不要紧，反而激起了梅努埃的勇气，让他觉得理直气壮了。尽管吵吵闹闹，他仍然打定主意不能对佩雷胡来，要慎重。梅努埃跟着佩雷往约定的决斗地点走去，在路上他还对他说：

"你只能往后退呀，千万不要挺身劈刺，我不会杀死你的。"

他说这话是认真的，也是以一个剑师身份说的。不幸，佩雷认为他这人性情阴险难测，不听他的，其实梅努埃并不是这样的人。

当两人交手斗了两三个回合之后，佩雷进而采取与他的对手所说的相反的手法；他对准梅努埃，一剑冲刺过来，正在这时，对手反回一剑将他刺中，伤势是危险的。梅努埃非常失望。他被看成虚伪与卑鄙，更使他痛苦。全城都在唾骂他，耻笑他，他受到佩雷的父亲的追究，说他伪造证据。整个巴荣讷地区，引起了公愤，按照法国当时的风气，审判官也公开发表了宣言，梅努埃终于被判成终身苦役犯。

梅努埃被关在狱中，让人给他买酒，几乎一直是快活的；但在心里却深深懊悔，认为他这一生算完了，留给他的日子也不多了，他想就快快活活度过这些日子吧。

---

[1] 波城，法国西南部城市，大西洋比利牛斯省首府。

监狱看守、管牢房钥匙的狱卒，所有的人都喜欢他。有一天，他见有人抬进八到十捆麻绳，放到守门狱卒的小房间里去，是用来准备给监狱所有百叶窗调换绳子的。他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他马上动手偷来一捆麻绳。幸好没有被人看见。当夜翻过两道很高的墙头，居然给他逃掉了。逃出去以后，他先去找佩雷的一个朋友，把他欠的一百五十法郎交到他手中；这个人就是帮助佩雷的父亲判他罪的人当中最出力的一个人[①]。不过这时巴荣讷的风向已经有了变化，人们开始感到梅努埃判刑过重。佩雷的这位朋友见到梅努埃，也很可怜他，立刻带他到一条船上，这条船天明之前就要出海捕鱼的。

第二天夜里海上起了大风，巴荣讷的这条船被大风吹到圣塞瓦斯提安[②]。梅努埃叫了一条西班牙船，就在夜里在圣塞瓦斯提安上岸，正当他在口岸上徘徊不知怎么办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招募新兵的人，这人劝他去当兵，参加"王位合法继承"派唐卡洛斯的军队[③]；梅努埃只好去当兵，几天以后他就进了西班牙争夺王位者的军队。他骑马骑得不错，又能说会道；于是派他当了骑兵。

一个月后，梅努埃随骑兵队出发，任务是护送辎重队；遭遇到"克里斯蒂娜"派的攻击，梅努埃怕得不得了。他开了几枪，纵马就朝着山中逃去。马在半山腰陡峭岩石中间实在无法前进；梅努埃用绳子把马的两条前腿捆起来，把马丢在干涸的山涧里，继续徒步逃跑。最后，枪声听不见了。这时，他想到了一些事情。

"这样一来，怎么再回部队呀？难道再搞三次决斗，捞到一个胆大无畏的名誉？"

"我真是倒霉呀！"梅努埃心里这么想。"伪造证据的骗子手、苦役

---

① 证明：克莱芒·德·拉隆西埃尔先生。（司汤达原注）

② 圣塞瓦斯提安在西班牙境内，临比斯开湾，距巴荣讷不远。

③ 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第七1833年死后，发生波旁王族在西班牙两个宗支争夺王位的纷争。一支是斐迪南第七之弟唐卡洛斯，专制教权派的首领，所谓王位合法继承人，力图保持西班牙封建关系，这就是卡洛斯派。一支是斐迪南第七王后玛丽-克里斯蒂娜，力主立其女伊萨贝尔为女王，由玛丽-克里斯蒂娜摄政，这一派得到资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以及一部分群众的支持。两派内战持续整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1840年以卡洛斯派失败告终。

犯、怕死鬼，最后竟落个这样的下场！”他真想一死了之，可是一想到该怎么一个死法，不禁又怕起来。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他饿得要命，他想：也许有哪一个随军卖吃食的女人的驴子受伤或者给杀死，真是这样，那驴子驮着的筐子也许还留在战场上。他蹑手蹑脚、战战兢兢转身折回。走一会儿，他就停下来，停了很久；他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在地皮上听；他什么声音也没有听见，只有夜晚的冷风嗖嗖吹着，吹得……[1]荆棘丛和小橡树摇摇摆摆。

最后他来到刚才交火的战场，一看之下，他大吃一惊，交火六个小时，是一场大战，战场上只留下死尸两具。他心里想：“这么说，我真是太倒霉了，那么一点点危险，竟怕得那样厉害！”他非常难受。这时，他找到了一个酒装得半满的羊皮袋，再过去一点，地上还有整整一个面包。为谨慎起见，离开战场两百步远，才吃他这顿饭；后来他又折回来，两只耳朵始终竖起来听个不停。

一个死人，是一个法国青年，名叫梅努埃，还有一个皮包，里面装满了文件，还装着一份清清爽爽的护照。我们这位英雄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了不起的主意：改名换姓。他拿起护照、文件、皮包、衬衣，看看都比自己的东西好，最后，还有这个姓梅努埃，他的姓到此为止一直都是另一个样的。

既然他已经有了这个姓名，“那我为什么不回法国去？”他这样问自己。“我现在既不是判了刑的苦役犯，也不是宪兵缉拿的对象；在巴荣纳，我很不光彩，声名远扬，只要避开它，就没事儿，这个可怜的梅努埃出生于蒙彼利埃[2]，所以我在法国完全是自由的。”天快要亮了；他在两个死人的衣袋里找到大约有一百法郎，他还想再搜下去，这时他看见有两个农民走来。他想说他负伤，要去找他的马，因此遇到他们两人；可是他发现这两个农民以为他伤势很重动弹不得，不想他们也像他对付死人那样准备对他下手。他霍地一下站起身来，一点伤也没有，这才使两个农民恢复常态。一个农民答应送他到比达索阿河，大家都知道，那是法国边界上的一条湍流，要价是上午付一个皮阿斯特，晚上再付一个皮阿斯特。

---

[1] 手稿上此处空白。（马尔蒂诺注）

[2] 蒙彼利埃，法国南部城市，埃罗省首府。

梅努埃很高兴。一进到法国境内，他就想象（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他遇到的宪兵会用怎样奇怪的眼光看他。他骑在马上，一直走到贝济埃；在这地方他把马卖掉，搭上去里昂的驿车；他身上带的钱很快要用尽了。后来又改乘小轮船，又徒步赶路，到达第戎，接着又赶了几天路程，抵达科耳马尔[1]。到达这个美丽的城市以后，身上只剩五个法郎。他左思右想该怎么办。他想："使用武器，我能行，我这个人不怎么喜欢发怒光火，打仗还很行；马我骑得；报纸上都说不会发生战争；其实真正打起仗来，我可以开小差。就进骑兵团[2]吧，兵站就在科耳马尔。我要把我的护照交给司令官，以后再设法偷回来。要是这个叫人不放心的证件我能毁掉的话，我说我里昂出生也可以，里昂这地方不久前我仔细地研究过；反正我姓梅努埃，有人发现这是一个罪犯，那才见鬼呢！"

这件事在他进兵站六个月后才办成功。梅努埃是一个标准士兵，真是机巧灵活，在募兵站长官办公室里偷出护照亲自烧掉了。他成了一位深受爱戴、十分出名的剑术教师；日子也过得快活如意。他为消愁解闷，忘掉不幸的遭遇，靠他那支教授击剑用的无锋花剑挣到的钱全部在小酒馆里喝光。他给自己规定了两条：一是在骑兵团多交朋友，决不单独喝酒；二是不许喝到十成醉，不要把不该讲的话讲出来。

梅努埃进骑兵团已有两年，他的生活表面上看来是舒心满意的。他那一连的军官见他人干干净净也很满意，加上他又巴结他们，总为他们出力效劳，他如果不是把自己也能写写弄弄一节瞒得很紧，说不定他早已升为队长了。梅努埃可说是全团一个喜爱说说笑笑的有趣人物。他曾经和另外一位剑术教师发生过一次决斗，很幸运这次决斗他胜了，因此他的勇敢，至少他的机智，在整个骑兵团驻地十分出名。可是只要遇到一个宪兵，他就身不由己地吓得发抖。一遇到这号人他的生活就被搞得一团糟。对付这种倒霉事儿，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就近一头钻进小酒店。

机缘凑巧，和吕西安结交以后，他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想："一个人这么有钱，只要他愿意，他就能救我，万一我被识破的话。他花钱就

---

① 贝济埃，法国南部城市，在埃罗省；里昂，法国南部大城市，罗讷省首府；第戎，法国东部城市，科多尔省首府；科耳马尔，法国北部城市，上莱茵省首府。

② 司汤达原稿上写的是"轻骑兵"。（马尔蒂诺注）



像疯了一样，一千埃居在他也算不得什么，只要机会到来，找主管部门的长官把我赎出来，能行！”

吕西安在毕拉尔骑士这里了解到南锡有一位名医，不仅医道高明罕见，而且在社会上也很有地位；他这人出口成章，很有口才，他的正统主义政治主张极为坚决。人们称他杜波列先生。照毕拉尔骑士所说的情况看来，吕西安认为这位医生对本城任何事务都可以过问，神通广大，总之是一个很值得见一见的大阴谋家。

“我的好医生，明天你无论如何把这位杜波列先生带来；对他说我的伤势危险。”

“但是你并没有什么危险！”

“我和这位阴谋家的关系从一句谎话开始不是非常好吗？只要他来我这里一次，请你不要不同意我，你让我说嘛，我们会听他谈谈亨利第五、路易十八，说不定我们都会很开心的。”

“你的伤口完全是外科的病，我看不出请一位医学博士来……”

毕拉尔骑士终于同意去找这位杜波列博士，他知道自己不去，吕西安也会自己写信去把他请来的。

大名鼎鼎的医学博士第二天果然来了。“这人一脸狂热分子的晦气，”吕西安一见到他就这样想。这位博士和我们这位英雄见面还不到五分钟，说起话来就亲热得直在拍他的肚皮。这位杜波列先生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物，他对自己这种亲昵、不拘礼、鄙俗的作风很是洋洋自得，好比猪在人们面前只顾其乐无穷地在污泥中打滚一样。吕西安几乎还没有来得及注意这极其可笑的情况；杜波列对他随随便便表示亲昵，不是出于什么虚套，也不是为了与他平等相待或者把他贬下去，这是显然可见的。吕西安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这人很想热烈地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他的思想太多，又那么富有活力，简直压得他喘不出气来，说出来才舒服。比吕西安年长的人肯定会注意到杜波列的狂热劲头必定要他夸示他的这种不拘形迹、广交朋友的作风，他自己也必然明白这么做好处很多。但是他一旦说话就不是那样兴高采烈了，那么，同任何一个法国人一样，表明他也一样是有那么一点虚

荣心的。不过毕拉尔骑士对这些情况是视而不见的，他总觉得杜波列作风恶劣，即使在小咖啡馆里凭这样的作风也难免要被人家赶出来。

吕西安一度把他看作是一个热情的天才人物，这样想过一阵之后，他觉得："恐怕不对，他是一个伪君子；他多么精明，决不会听人摆布的；不经过深思熟虑，他就什么也不动；尽管那么庸俗，那么恶劣，调子越唱越高的思想，都是有目的的。"吕西安开始警觉起来了。这位博士无所不谈，主要是谈政治，他吹嘘说不论什么事他手里都掌握着秘密证据。

"不过，先生啊，"杜波列博士突然把他关于法兰西幸福问题的长篇大论打断，"你大概把我当成巴黎的一个医生了，你看他只顾和他的病人讲道理，无所不谈，唯独不谈他的病症。"

博士看了看吕西安的臂膀，劝告吕西安一个星期内绝对保持静止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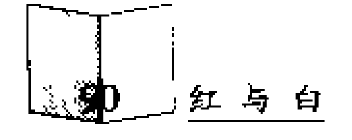
"不论什么外敷药，都不必用，任何药物都不需要，如果没有什么新情况，打针也用不着。"

吕西安注意到杜波列博士检查伤口和察看动脉跳动情况的时候，他那眼睛非常奇妙，令人叹赏。杜波列检查过伤口，马上又谈起那个重大问题：路易-菲力浦政府不可能再维持下去。[1]

我们的英雄轻松愉快地设想如果利用外省这么个很有才智的人、一个职业吹牛家来消遣倒也不坏；他发现外省的一套逻辑比他的小诗要有价值得多。他并不想愚弄杜波列，他为使自己不致陷到某种可笑的处境之中本来已经非常吃力，可以肯定的是欣赏这么一种奇怪的动物他的烦恼病看来可以治好。杜波列大概有五十岁的年纪；他的面貌是粗线条的，刻画得清清楚楚，在头颅上面深深陷进去的两个灰绿色的小眼睛，总是在不安地激动着，总在活跃地转动，令人感到惊奇，而且像是往外喷射着火焰似的。这一对眼睛使得那个把两眼分隔开来长得惊人的鼻子变得不那么难看了。在多数情况下，这个不幸的鼻子把

---

① 这是一个正统王朝派在说话；前面是共和派在说话。（司汤达原注）译者按：路易-菲力浦（1773--1850），法国国王，牛于波旁王室一支：奥尔良家族，1830年七月革命后夺位，建立七月王朝，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镇压工人和民主运动，1848年二月革命后逃亡英国。



博士的尊容弄得和惊疑不定的狐狸脸不相上下;对于像他这样的使徒来说,这是很不利的。不幸有谁把他注意一看,看到从从像似金发、又浓又密的头发竖立在博士的额头和两鬓之上,那么酷似狐狸面貌的那种情景也就不见了。总而言之,他这个脑袋只要见过一次就叫人永远不会忘记;在巴黎,这个脑袋说不定会把傻瓜吓得退避三舍的;在外省,因为人们感到厌烦无聊,任何能够提起兴趣的东西一律欣然接受,因此博士在这里成为十分时髦的人物。

他的举止风度俗不可耐,可是他的面貌毕竟非同一般,而且引人注目。这位博士只要同什么人谈话,于是那个人就成为他要说服的一个对象,一个有待于争取的同党,当他认为他的对象已被说服,他那两条眉毛就要超过限度地高高挑起,他那灰色的小眼大大地张开,就像鬣狗的眼睛从头上弹出来那样。吕西安想:"即使在巴黎,这副野猪似的嘴脸,这疯狂的热情,这粗俗无礼可又不乏优美和力量的举动,就使他不会成为可笑的人物。是的,这正是一名使徒,一个耶稣会教士,是这样。"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注意看着他。

吕西安这么思索着,这时博士的谈论进人最高级的政治领域了;可以看得出他是情不自禁谈起来的。什么一个家庭的父亲死后分家产的制度必须废除呀,什么耶稣会教士必须首先一律召回呀。至于长系继承权问题,他说只有在法国完全恢复原状才符合法统,也就是说,恢复杜伊勒里王室的长系,等等,等等。杜波列所说,用意绝不是要削弱伟大真理的光辉,当然也不是要缓和他这个信徒的偏见。

"怎么!"博士突然说道,"你出身这么好,品行教养这么高尚,又有财产,又有非常体面的社会地位,又受过卓越的教育,居然自甘堕落到这种下贱的稳健派中去!你给它去当兵,你为它去打仗,不是为真正的战争而去作战,对于高贵的心灵不论真正的战争有多少艰难险阻,那终究是多么高贵、多么壮丽哟!可是保安团马队拿起武器去对付快要饿死的工人,那算是什么战争!特朗斯诺南路上的讨伐[①],那大概算是你的马伦哥战役吧……"

---

① 此处指对巴黎许多地区骚动事件的镇压,特别是指1834年4月13日及14日镇压圣马丁区骚乱一事。(罗·高隆注)

军医毕拉尔听了博士这一席话很不高兴，认为应该为稳健派辩护一下；所以吕西安开口对毕拉尔医生说："我亲爱的骑士，我亲爱的骑士，我无意之间想到这么一个奇怪的念头，和这位博士讲了青年人容易犯的一些小小过失，完全是从医学上联想起来的，改天我把秘密告诉你；有些事情人家只能对一个人讲那么一次……"

尽管吕西安急急忙忙讲了这些话，仍然不能劝住毕拉尔不开口；毕拉尔心痒难熬，也要谈谈政治，吕西安怀疑他是密探，不过是错看他了。

杜波列雄辩的谈锋丝毫不受这位外科医生突然爆发的激动情绪的影响，照旧指手划脚、滔滔不绝、拉大喉咙继续讲下去。

"怎么！下贱无聊的兵营你还要呆下去？像你这样的人难道扮演这么一个角色？赶快离开，越快越好。大炮总有一天要轰起来，不是安特卫普[①]那种蹩脚大炮，是法国大炮，所有法国人的心都要被震得跳起来；我的心，先生，你的心，都要为它猛跳。这样的一天迟早要来，你只要到某些公署缴出几个路易，就照样是少尉。像你这样的人，打起仗来，管他上尉少尉，有什么相干？让那些傻瓜羡慕什么肩章去吧。像你这样的人，主要是如何崇高地为祖国效命，主要是如何卓有成效地指挥二十五个无比英勇的农民，主要是在这昏暗不明的世纪，你如何能够自尊地表现出你特有的价值而不让别人指责为虚伪。一个面对普鲁士大炮连眉头也不皱一皱的人决不是假勇士；但是让骑兵举起马刀去屠杀用猎枪自卫的工人，拉出一万人的军队去对付四百个工人，这只能说明这种人灵魂卑下，只想升官发财。请看这对舆论发生了什么影响：在这样一场卑鄙的生死搏斗中，唯独没有枪炮的一方才英勇可敬，例如里昂发生的事件就是这样。让我们像巴莱姆[②]摘计算表那样仔细算一算；少尉先生，尽管屠杀工人很多，但你要把这倒运的"少"字去掉，[③]就非有六年时间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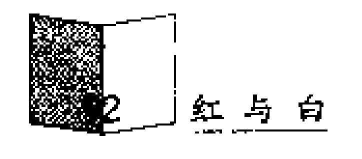
吕西安听他这样说，暗自想道："这个畜生，人家也许会说他跟我

---

① 安特卫普，比利时西北部港口城市。

② 巴莱姆(1640—1703)，法国数学家。

③ 1832年以后，直到1848年2月24日革命，这种言论是接近自由党的言论的。（罗·肖隆注）



交朋友已经交了半年了。"谈这一类事情,按理属于私人性质,这样讲会使对方不快,形诸笔墨,那就可以毁掉一切。真有必要好好看看这个充满狂劲儿的狂热分子这种话如何说得出口,而且讲得头头是道,十分动听,如果需要他甚至不惜对一个出身好的青年的自尊心曲意尊重,确实值得看一看。这位博士真会说话,即使谈到私事,完全个人的私事,未经人家要求他也提出一些建议,甚至最体己的劝告——这在别人可能认为失礼,可是由他讲来却讲得那么委婉动听,那么亲切有趣,简直一点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口吻,一点也不让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以致非听他讲完不可。其实他讲这些奇谈怪论时采取的手法是非常可笑的,指手划脚俗不可耐的样子也非常滑稽,吕西安虽说是巴黎人,居然没有勇气叫这位博士恢复到正常状态,别来这一套。杜波列恰恰利用他这一点。我想,就是叫他恢复本来面目,他大概也不会感到怎么难堪,因为这一类冒险家脸皮实在太厚了。

吕西安两个月来被烦恼的情绪压得喘不过气来,倒叫外省这么个老医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完全解放出来。要让吕西安抛开这样一幅有趣的图画,怕他也没有这个勇气。吕西安心中要笑却不能笑,憋得流出了眼泪,他对自己说:"如果我指出这个鼓吹十字军东征的小丑初次来访就这样表演很不得体,我自己也不免太可笑;再说,吓唬他一下,对我有什么好处?"

吕西安现在能做的事就是让这位耶稣修会和亨利第五的狂热党徒不要再拖延观望。其实他也很想坦白说出来,可是弄到最后还是对吕西安讲了一大堆不得体的废话。吕西安当然不肯打断他的话,也没有反驳他。杜波列不愧是一位热烈的传道士,向来不顾人家答不答话,只顾自己讲,这早已是他的老脾气,对此他是毫无难色的。

吕西安只是在关于他的健康问题上才可以骗得过这位医学专家。他认为博士不会想到他的病无非是由烦恼而来,他说"游走性风湿痛"把他折磨得好苦,其实他父亲有这种病,这种病的种种病症他知道得清清楚楚。博士很仔细地问了他的病情,并且认真提出治疗的意见。

这是杜波列第二次出诊,他看好病站起身来,却站在那里不走;他又含含糊糊讲了好多莫名其妙的讨好的话;这里必须听听吕西安是怎么说的。我们的英雄这时突然鼓起了勇气,一点也没有笑出来,只是

想:“这次他来看我，要不是我胸有成竹，这个告密者那一套把戏我就玩他不成了，这家伙也就毫无趣味了。”接着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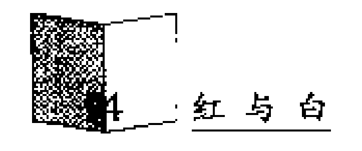
“先生，这个嘛，我没有否认的意思。不错，我并没有把我看成是出身‘下贱’；不错，我是带着优越条件走进生活的；我发现法国有两三家大公司正在互相争夺社会利益垄断权；我应当参加亨利第五公司呢，还是参加《国民报》公司？在我还没有作出选择之前，我想先参加路易-菲力浦公司捞它一点好处再说，只有这家公司才可以提供现实的、实实在在的货色；我嘛，我坦白对你说，我只相信实实在在的东西；同样，在有关利害得失的问题上，我一向认为与我对话的人不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给我，那他就是企图欺骗我。我有了一个我选中的国王，对于学习我这一行职业，大有裨益。不论共和党多么值得敬重，多么重要，不论亨利第五党或路易十九党怎样不可忽视，但任何一个党都无法教会我指挥一个中队的骑兵在平原上作战。一旦军人这一行的本领我学到手，我也许就能充分赢得人们对我的敬重，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优越的社会地位上，就如同我目前所处的地位这样。不过，对我来说，为能达到极好的社会地位这个目标，我决心参加这三家公司中能够提供最有利条件的那一家。仓促决定、草率选择，可能铸成大错，先生，这你一定是同意的；所以暂时我还没有什么打算；如果有什么人想到我，我很荣幸，那也只有等待将来了。”

吕西安一口气激昂慷慨讲了这么一大篇话之后，他担心极了，唯恐笑出声来。医学博士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才用一种为难的口气和乡村教士的语调回答说：

“先生，看到你对一切应该尊重的事都表示尊重，我非常高兴。”

他方才谈话语气既放肆又穷凶极恶，现在一变而为道貌岸然的长辈口气，这让吕西安高兴得脸都涨得通红。“我对待这个家伙可真够坏的，”他想，“我迫使他不得不放开政治说教，转到感情方面来。”吕西安现在感到自己精力旺盛，占了上风。

“我亲爱的博士，我什么都尊重也好，什么都不尊重也好，”吕西安以一种轻快的语气反驳说；看到博士听了这话现出吃惊的样子，他又说：“凡是我的朋友尊重的，我也就尊重；”接着，仿佛是解释他说这话的意思，又说下去：“不过，究竟谁是我的朋友？谁？”



博士一听提到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下变成了一个蹩脚货，什么本领也没有了，只好讲讲存在于意识中的什么先验的观念，基督徒的内心启示，献身于上帝的信仰等等。

“你讲的这一切，是真是假，在我并不重要，”吕西安从容地继续说：“神学我没有研究过；不过我们现在谈的仅限于实际利益范围之内；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可以一起把德国哲学深入研究一下，德国哲学在特权阶级人士看来，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也是明白清楚的。我有一位很有学问的朋友，他对我说：德国哲学已经走到极端，走不通了，于是抬出‘信仰’来，把一切都解释得头头是道，十全十美。关于这一点，根据简单的理性，又什么都讲不通。先生，我很荣幸，我已经对你说过，究竟到哪一家把‘信仰’也作为必要的投资的公司里去任职，我还没有决定。”

“先生，再见吧；我看你要不了多久就是我们的人，”博士满意地说道，“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一面拍一拍吕西安的胸脯，一面又说：“现在，你那游走性风湿痛又发作了，我给你治一治，会好一段时候的。”

他开了一个方子，走了。

“他并不比那些小巴黎人糊涂，”博士走出去的时候这样想，“这些小巴黎人每年都要到这里来看看吕内维尔[①]的营盘，再去看看莱茵河河谷。他把在巴黎某个学院从无神论者那里听来的课程，很聪明地背诵了一遍。幸而他讲的那一套美妙的马基雅弗利主义[②]不过是嘴巴上吹吹的，他的长篇大论里冷嘲热讽都有，幸好这种冷嘲还没有侵入他的灵魂；我们是要干到底的，走着瞧吧。很有必要让他跟我们的一个女人谈谈恋爱，德·欧甘古夫人看来应当下决心甩开那个德·昂丹，那简直是一个废物，这个人已经垮了……”等等，等等。

吕西安感到自己又有了活力，又有了巴黎那种欢快的情绪。自从他在南锡受到可怕的空虚和对任何事物都索然无趣这种感情袭击以后，现在他又开始向往这些美好事物了。

---

① 吕内维尔，法国默尔特－摩泽尔省城市。拿破仑1800年6月14日取得马伦哥战役胜利后，1801年2月9日在吕内维尔签订《法奥和约》，法国的要求几乎全部得到满足。

②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主张君主专制和意大利统一，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喜剧《曼陀罗花》等。马基雅弗利主义：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不择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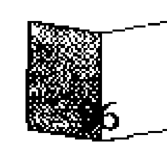
这天夜里，已经很晚，戈提埃先生上楼来到吕西安的住处。

吕西安对他说："你看这位博士叫我多么高兴；在这个世界上简直再也找不出一个更有趣的江湖郎中了。"

"远不止一个江湖郎中，"共和派戈提埃答话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几个病人上门，他搞出一种药剂的配方，到药剂师那里亲自动手配起来，两个小时以后，拿到病家去看看这药吃过以后效果怎样。现在他搞政治，和他以往行医做生意一模一样；他本应当上省长。这人虽然已经有五十岁，他的性格从基本上说还是好动的，并且像小孩子那样生气勃勃，定不下来。总之一句话，一般人感到为难不愿干的事，他偏偏爱得要命，这就是做工作。他感到需要说话，需要去说服人，需要制造出一些事件来，需要去战胜困难，知难而进，他有这个需要。他可以一口气跑上五层楼给一个雨伞制造商的家务事提出什么忠告建议。如果正统派王党在法国有两百个像他这样的人，而且知人善任的话，我们这些共和派的人，政府对付起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了。你还不知道，杜波列确实能言善辩；如果不是胆小怕事，像一个小孩那样什么都怕，胆小如鼠，他可真是一个危险人物，即使对于我们，也是很危险的。地方上整个贵族阶级都由他支配，由他玩弄在股掌之间；我们的主教的副手，耶稣会教士雷伊先生的信贷是他在那里操纵；一个星期前，有一宗投机买卖，这我以后再讲给你听，他就从副主教雷伊那里得到不少好处。我给你详细说说他的手法，因为他是我们那份《黎明报》十分凶恶的敌人。对即将到来的选举，这个不知疲倦的人物早就全神贯注在那里准备，他可以让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有一两人获得通过，只要省长弗莱隆愿意同意他搞垮我们《黎明报》，并且把我投入监狱。因为他知道我厉害，就像我也知道他厉害一样，我们曾经有机会在一起辩论过。他比我多两个有利条件：他有口才，人又有风趣，在他这一行，他算是第一流人物，这是没话说的；他可以说是法国东部地区最高明的医生，这是有根据的，人们常常指斯特拉斯堡、梅斯、里尔这一带是法国东部；他三天前刚刚从布鲁塞尔[①] 回来。"

---

① 斯特拉斯堡，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地区城市，下莱茵省首府。梅斯，法国东北部洛林地区城市，摩泽尔省首府。里尔，法国北部边境城市，诺尔省首府。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



"这么说,你曾经问过他你病得是否危险啰?"

"我当然不会去问;良药服用不当,也会把《黎明报》仅有的一个主编夺走,何况他说过,这个主编也许真让魔鬼附了身。"

"你是说人人都有勇气?"

"毫无疑问;甚至比我更有才智的人都不知有多少;但是对法兰西的幸福,对共和国满怀着始终如一的热爱之情,却并非人人如此。"

吕西安从善良的戈提埃这里终于也尝到巴黎青年叫作"涂上果酱的面包"那种味道,也就是关于美国、民主、省长由中央政府从议会成员中挑选这类乏味的说教,如此等等。

吕西安听了这种印在所有出版物上的议论,想道:"杜波列和戈提埃之间,在精神上是多么不同!后者的正直与前者的狡诈,也许恰好旗鼓相当。我虽然深深敬重他,不过我困极了,真想睡觉。从此以后还能说我是共和派吗?对我来说,这正好证明我是不能生活在一个共和国里的人;任何一种平庸,对我也是暴政,即使是最值得尊重的平庸,我也不能态度冷静地去忍受。对我来说,一个阴险狡猾而有风趣的首相,如沃尔浦尔[1]或德·塔列朗先生,是需要的。"

这时,戈提埃讲了下面一句话就结束了他这篇演说:"但我们法国缺少的恰恰是美国人。"

"到鲁昂[2]或里昂去找一个小商人,贪鄙而且缺乏想象力,那就是你所需要的美国人。"

"啊!你真叫我伤心!"戈提埃叫了起来。他站起来,怏怏而去。这当儿时钟敲了一点。

掷弹兵,掷弹兵,你真叫我伤心![3]

戈提埃走出去以后,吕西安就这样唱起来:"不过,我还是真心敬重

---

① 沃尔浦尔(1676—1745),英国辉格党领袖,财政大臣,英国第一任首相,任内减少税收,鼓励对外贸易。

② 鲁昂,法国北部工业城市,塞纳滨海省首府。

③ 见通俗笑剧《女厨师》,1822年瓦里埃泰剧院上演。(高降注)

你的。”后来他又想：“博士来访，正好是我父亲来信的注解……既然狼嗥了，就得有狼跟着一起嚎叫。杜波列先生显然想叫我改变信仰。好吧，好吧，就改变信仰，让他们高兴高兴……我刚才已经找到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把这批坏蛋逼到墙角上：对他们的神圣教义，对他们向良心发出的伪善的号召，我用这么一句谦逊的话作为回答：请问你用什么来回报我？”

第九章

不知疲倦的杜波列博士第二天一大早就跑来敲吕西安的房门；他有意避开毕拉尔赶早来到这里；他准备好了一套说辞要好好同他一个人单独谈；还必须处在主动地位，必要时把说过的一套说法推翻掉。

吕西安看见杜波列到来，心想：“一个骗子讲的道理如果我弃而不顾，骗子一定要看不起我。”博士呢，他是想要诱他上钩，抬出南锡好多上等人家的姓氏和美丽女人在这个缺乏社交环境、几乎烦闷得要死的青年面前炫耀吹嘘。

“啊！坏蛋，你的意思我猜到了。”吕西安心里想。

他用一个蚀掉老本的生意人灰溜溜的神色说：“我亲爱的先生啊，我最感兴趣、最最感兴趣的是你那些民法改革方案和遗产分配改革计划；这对我的利益是影响深远的；因为我并不是几个阿尔邦阳光照耀下的土地也没有的人（这是吕西安颇为自得地从博士那里借用的外省说法）。你不是主张一家之长死后几个兄弟之间不要遗产平分吗？”

“先生，确实是这样啊；否则我们只好陷入民主制度的恐怖境地毫无办法了。这么一来，在死亡的威胁下，一个有教养的人势必只好去奉承他的邻人火柴制造商。我们高贵的贵族家庭，是法兰西的希望，是唯一可能具有高尚情操和卓越观念的家庭，当前他们都住在乡间，生有很多子女；莫非我们一定要看到他们的产业在这些子女之间分得零零碎碎？这样的话，获得高尚情操、提高思想的悠闲余裕他们就会丧失无遗；他们只好一门心思去弄钱，他们都变成了卑贱的无产者，就像他

们的邻居印刷工人的儿子那样。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假使放任那些可讥咒的下级军官去偷去抢，那么我们的那些长子怎么办？又怎么能让他们进入军队去充任少尉？

"不过，这是一个次要问题，我们以后再来讨论。主要是你必须把教会强有力地组织起来，一个神父至少能控制一百个农民——有些农民已被荒谬的法律搞成了无政府主义分子——只有这样做了以后，你才能恢复君主政体。因此我必须把乡下的贵族至少每家有一个儿子安排到教会里面去。在这方面英国已经给我们作出了榜样。

"我说：即使在下等人中间，分配也不应该一律均等。坏事你不去制止，不要多久你们所有的农民就都学会了读书识字；好啦，一批煽动性的作家出现，你可不要不相信；这样一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成了问题，争论不休，不要多久，任何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也都给你搞得不见踪迹。所以为了便于取得良好的土地去耕种，在这样的要求下，就必须规定土地分割决不许小于一阿尔邦……

"让我们举出我们都知道的情况来看一看。这个方法总应该是可靠的了。我们就仔细看看南锡贵族人家的财产情况吧。"

"啊！你这个坏蛋！"吕西安想。

接下去，博士就反复向他介绍德·索弗-德·欧甘古夫人，说她是本城最有诱惑力的女人；说德·毕洛朗夫人的聪明才智是无与伦比的，过去在巴黎德·杜拉斯夫人的社交界曾经名噪一时。然后博士以更加认真的态度讲到德·夏斯特莱夫人，说她是一个极好的婚姻对象，对她所有的财产也作了详细介绍。

"我亲爱的博士，如果我有意结婚的话，对我来说，我父亲比你说的这些要强得多，因为他在巴黎就是一个婚姻对象，他的财富和所有这些夫人的钱加在一起差不多。"

"但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你忘记了，"博士说，同时笑了一笑，这一笑里面含有一种优越感："这就是——出身。"

"当然，当然，这东西是有它的行情价钱的，"吕西安以一种精于计算的神色反驳说，"一个带有德·黎莫朗西或德·拉特莱穆伊这样的姓氏的年轻女人，按我所处的地位来估计，价值总相当于十到二十万法郎。如果我的姓氏也标出贵族门第的话，那么我妻子家族方面的显赫

姓氏估计能值到十万埃居。我亲爱的博士,你们外省贵族可惜出了他们居住地区三十里以外就没有人知道。”

“怎么,先生,”博士气愤地说道,“德·高麦西夫人,奥地利皇帝的旁族,来历古远的洛林大贵族的后裔,居然也不为人所知?”

“绝对没有人知道,亲爱的博士,那就像并不存在某一位德·贡特朗先生或德·贝尔瓦勒先生一样。外省的贵族,巴黎都不知道,除非是通过德·维勒尔先生对那三百位议员发表的可笑演说。这结婚的事,我还一点也没有想到,目下我最喜欢的大概是监狱。如果我有什么其他想法的话,我的父亲也许能从什么地方为我发掘出一位荷兰银行家的女儿,这位小姐正着迷地想要过来主持我母亲的客厅,而且为了得到这样的好处,已经急不可待地要出一百万或两百万甚至三百万也心甘情愿。”

吕西安一面说出最后那一句话,一面拿眼睛觑着这位博士,他那神态煞是有趣。

“一百万”这三个字发出的声音,从博士脸上的表情也可看出它发生的效果。“他还不够沉着,算不得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吕西安想。博士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家资巨万的家庭出身的年轻人,而且还没完全沾染上虚伪的习性。他开始对吕西安刮目相看,而且大为赞赏。

博士是一个很聪明、很有头脑的人,但是巴黎他还没有见识过;换句话说,他只见过矫揉造作,真正的巴黎没有见过;吕西安当然骗不过像他这样高明的骗子,吕西安还不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位少尉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有熟练演技的演员;他掌握的无非是从容不迫和火炽热烈而已。

博士同所有靠耶稣会教士搞那种阴谋、把奸诈当作职业的人一样,讲到巴黎总是言过其实、夸张得过分;他认为巴黎必是充满着狄德罗那样疯狂的无神论者,或者冷嘲热讽的无神论者如伏尔泰之流,要么就是势力强大的耶稣修会神父营建起来的许多比兵营还大的神学院。同样,对于他想象中的吕西安,也是夸张失实的,他认为吕西安绝对冷酷无情、没有人性。“他讲的这种话还没有听说过。”他对我们这位英雄开始敬重起来了。“倘若这个小伙子在骑兵团四年,又到布拉格或维也纳旅行两次,一定会比我们的德·昂丹或罗莱尔一辈人强得多。至少,

在我们深交之后，他就不会喜怒无常了。"

吕西安迫不得已三个星期足不出户，在家养病。幸而有博士经常光临，关在家里也不觉怎么烦闷。这天吕西安第一天出门，为了到邮局局长普里沙尔小姐那里去。普里沙尔是一位好小姐，出名的虔诚教徒。来到邮局局长这里，借口人感到疲乏，他就坐了下来，样子老实谦逊，不知不觉就谈到话题上，最后，他订了《每日新闻》、《公报》、《时式》等报纸[①]。邮局女主人怀着赞赏心情看着这位身穿军装、风度翩翩的青年，一下订了这么多报纸。

吕西安已经懂得，在这个稳健派的骑兵团扮演任何角色都比当一个共和派要好一些，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不能做一个为发不出薪饷的政府去打仗的人。许多可敬的议员对于事情荒谬到这种程度还不能正确地理解，居然还认为这是不道德的。[②]

吕西安对自己说："我如果继续做一个有理性的人，那么在这里就连找一个可怜的小客厅去消磨晚上这段时间怕也找不到，这是太清楚不过的事。按照博士所说，这里的人我看既狂妄又愚蠢，根本不能理解什么叫理性。他们离不开他们巧辩雄谈里面那一套思辨推理。他们真要做一个稳健派也嫌太平庸乏味，像马莱尔上校那样。他们每天上午等候邮车带来庸俗无聊的消息，好整天拿来吹个不停。作为共和派，我奋斗的目标就在于证明我不是共和派；今后我应当戴上特权与宗教之友的假面具，宗教是支持特权的。

"这是我父亲的财产规定我扮演的角色。一个阔佬不是保守派，哪里找得到？除非他非常有思想，使人震惊的思想，像我父亲那样。人们怪我这资产阶级姓氏光秃秃的。那我就说我有多少匹马、什么质量的马来回答他。事实上，我在这里有一点名气，还不是因为我的那匹马？况且也并不是因为马好，而是因为马卖的价钱贵。马莱尔·德·圣梅格兰上校在我后面追得很紧；好！我试试借助上流社会的力量给他来个迎头痛击。

---

① 《每日新闻》，保王党的机关报，1792 年—1847 年出版。《公报》，系正统派王党的报纸，1631 年创刊的法国第一份报纸，1762 年改名为《法兰西报》，1914 年停刊。

② 有史实为证。（司汤达原注）

"这位博士对我也许有用;我看他好像和特权阶级人士关系密切,他的职务是专门为他们思考问题,如同巴黎的某某某先生、某某某先生……这和从前西塞罗[1]为罗马贵族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罗马贵族后来作为幸运的贵族阶级过了一百年就衰落下来,而且逐渐削弱。这位很有趣的博士信仰亨利第五,并不那么相信天父上帝——这真是非常有意思。"

戈提埃先生的道德操守是很严肃的,他也许对吕西安高高兴兴下定的决心采取严加反对的立场;不过戈提埃先生也很像专讲女演员坏话的那一类体面女人;他这人总是不苟言笑、道貌岸然,他谈的某些人物其实都是一些令人发噱的可笑人物。

就在吕西安认识普里沙尔小姐的那天傍晚,博士又来到吕西安的住处;这次他以尤维纳利斯[2]的口气大谈工人问题,他谈到工人的贫穷困苦,雅各宾党小册子上激烈抨击的工人的真实情况,因此他说就凭这一点,推翻路易-菲力浦势在必行。这位博士一句话刚刚讲到一半,正好五点钟敲响,他站起来就要走。

"博士,怎么啦?"吕西安非常奇怪,问他。

博士虔诚地把两个小眼睛向地下俯视着,攻击杜伊勒里宫廷那种尤维纳利斯式的激烈词锋转眼之间一收而尽,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晚祷的时间到了。"

吕西安大声大笑。马上他又懊悔不该如此,连忙请求博士原谅;但忍不住的狂笑直往上涌,他简直无法控制,憋得他眼泪也流出来了;最后,因为笑控制不住,竟哭了起来,一边还絮絮叨叨地对博士说:

"请原谅,请原谅,先生,真对不起!你要到哪里去?我没有听清楚。"

"到苦修会小礼拜堂去参加晚祷。"博士态度严肃,又详详细细地将这种宗教仪式解释给他听,说话中带有虔诚、忏悔的意味,声音也是

---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著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法律》、《论国家》等。

② 尤维纳利斯(约60—约140),古罗马讽刺诗人,传世讽刺诗有16首,抨击皇帝的暴政,讽刺贵族的荒淫和道德败坏。

勉强讲出来的，与他原来那声嘶力竭、肆无忌惮、尖刻刺耳的声调形成奇异的对照。

“这真是天意，”吕西安想。他希望博士继续解释下去，竭力忍住笑，把心里要冲出来的笑强压下去，他喘不过气来。“他可是我的恩人，没有他我就要变得半死不活；我得找出一件什么事来跟他谈谈，不然他就要生气了。”他说：

“亲爱的博士，如果我陪你一起去，人家不会说什么话吧？”

“那只会提高你的声誉呀，”博士平心静气地回答，对他刚才一阵狂笑一点也没有生气。“不过，我从良心上反对你第二次出门；晚上的冷风也许会引起伤口发炎，不过，咱们真是伤了动脉，出门走动那就得考虑考虑。”

“你没有其他反对意见？”

“你们骑兵团的先生们会抓住把柄用伏尔泰式[1]的嘲笑把你挖苦讽刺。”

“管它，我才不怕呢。他们不会的，他们拍马屁还来不及。上校在我们初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六就意味深长地正式向我们宣布说他要去望弥撒。”

“不过你们有九位先生上个礼拜日缺席没有去。不过话说回来，嘲笑又能把你怎么样？在南锡人家都知道你能够把那些嘲笑打退，其实你知礼明达的行为早有定评。”

他又说：“甚至就在昨天晚上，在德·彭乐威侯爵大人府上，还有人说你是色鬼施密特阅览室的老主顾，可是德·夏斯特莱夫人为你主持公道，出来替你说话。她有一个女仆，整天无事就趴在窗口上眺望抽水机路，她告诉德·夏斯特莱夫人马莱尔·德·圣梅格兰上校抓这个题目大作文章根本错误；说她从来没有看见你走到这家店里去过；还说，看到你骑在你那匹花了一千埃居买来的马上，你的模样很漂亮，打扮得整整齐齐，你的样子不仅漂亮，而且……请原谅，这是一个女仆说的话嘛……”讲到这里，博士不禁有点迟疑。

“说下去，说嘛，亲爱的博士，不论什么伤人的话我都不在意。”

---

[1] 即伏尔泰式怀疑宗教的讽刺。

"既然你要我说，那么，她说你那个样子无论如何不像是共和派穷光棍。"

吕西安极其认真地说："先生，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我要看报也根本不需要打定主意跑到一家店铺去看。""店铺"这个字眼用得十分贴切，就是巴黎圣日耳曼区出身的人也未必讲得更好。吕西安继续说："我到这里还没有几天，我可以把一个体面人士能承认阅读报纸的一个小小数字提供给你。"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先生，"博士回答说，脸上现出一个外省人特有的那种满意神情。"局长小姐——她是一个思想正派的女人，今天上午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南锡很快就要有《每日新闻》第五个订户了。"

"太不像话了，"吕西安暗自想，"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也在开我的玩笑？""《每日新闻》第五个订户"，这几个字是故意用某种带有惋惜的调子讲出来的，意在挑动我们的英雄的虚荣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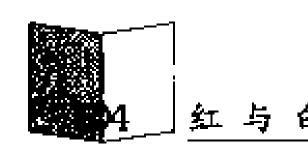
吕西安在这种事情上同在其他各种事情上一样是不明世情幼稚无知的，也就是说，是不公正的。他自以为光明磊落，自以为不论什么他都看得一清二楚，其实现实生活中的事他连四分之一也还没有看到。因此他怎么能懂得在外省人虚伪的上面点染这么几笔正好比在巴黎加上这么几笔就点出了可笑的那种特点不都是不可或缺的么？何况博士又生活在外省，讲他本土的语言自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马上可以弄清楚这人是不是在嘲弄我，"吕西安想。他叫来仆人，叫他用黑缎带把他上衣右边袖子给扎紧，然后就跟着博士参加晚祷去了。晚祷仪式在苦修会礼拜堂举行，这座小教堂是很美的，白石灰粉刷过，干干净净，除了有几座闪闪发光的胡桃木的告解座[①]之外，什么装饰也没有，"这地方看起来寒素，格调却纯正，"吕西安想。他看见本地上等阶级的人都在这里。(法国东部地区整个资产阶级都是爱国的。)

吕西安看见教堂仆役拿出一个铜板给一个普通妇女，她的衣着穿得并不怎么差，她见教堂门打开，好像要走进教堂去。

---

① 告解座是教堂中四周有木栅围起类似今日公用电话间那样的小房间，听忏悔神父在这里听取信徒的忏悔。



"走吧,阿母,"教堂仆役说,"这里是私家礼拜堂。"

施舍一个铜板显然对她是一种污辱;那位女市民满面涨得通红,不接那个钱,随它掉在地上;教堂仆役四下看一看,看是不是有人看见,然后把钱拾起来放回自己的衣袋里去。

"我周围的这些女人,还有陪着她们的不多几个男人,他们的面貌看起来让人感到舒服,"吕西安对自己这么说;"博士倒是一点没有跟我开玩笑;我所希望的正是这样。"吕西安放心了,觉得没有什么会伤害他的自尊心,于是不论对什么事他都感到兴趣浓厚。"这地方有点像巴黎,"他想,"贵族认为宗教可以使人比较容易统治。可是我的父亲说过:正是由于人们仇恨教士,查理第十才垮了台!我要做出虔诚的样子来,这样我就成了贵族了。"

他发现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一册书。"仅仅到这里来还不够,还需要做得和他们一样才行。"他找博士来帮帮他的忙。博士立刻离座跑去向德·高麦西伯爵夫人要来一本,德·高麦西伯爵夫人的伴娘在天鹅绒手袋里这样的书总要装着好几本。博士手里拿着一本精美的四开本的书回来,告诉吕西安在装帧华丽的封面上还印有徽记,使这本书显得更加华贵。这是一个盾形徽记,盾的一角站着哈布斯堡王族[1]之鹰,德·高麦西伯爵夫人实际上属洛林家族,王族的长系,由于至今不明的原因,被非法剥夺了王位继承权,她认为她的血统比奥地利皇帝还要高贵。吕西安听着博士给他讲的这些重要史迹,断定别人这时一定在注意看他,他唯恐控制不住又要发疯似地笑出声来,只好仔仔细细研究打印在书封皮上的"洛林之鹰"。

祈祷仪式接近结束,吕西安觉得他坐的位子与博士坐的椅子几乎连在一起,博士正在那里同五六位年纪不小的太太、小姐交谈,就是让人看到他在一旁听着,也没有什么不妥。这些太太都是找博士来谈话的,她们都叫他好博士;但谈话的内容显然是集中在这个神采奕奕穿军装的人身上,他今晚出现在苦修会礼拜堂竟然成了一件大事了。

"这年轻军官,又是百万富翁,就是半个月前被人打伤的那一位吧,"站

① 哈布斯堡王族系欧洲最古老的王室家族,其成员从1273年到1918年当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奥地利、奥匈帝国的皇帝或国王。

在离开博士有三步远的一位太太低声这样说："看来他思想很正派嘛。"

"人家说他伤得差一点要死了，"她身旁另一个女人反驳说。

"是好博士把他从坟墓门前救出来的，"又一位太太这样说。

"不是说他是共和派吗，他的上校就因为这个缘故要通过决斗的方法将他置于死地？"

"你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第一个说话的那位太太现出高人一等的神色又说道，"你明明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是咱们的人。"

刚才第二个开口说话的太太一听，马上尖刻地反驳说：

"我亲爱的，说也是白说；有人十分确定地告诉我：他是罗伯斯比尔[1]的亲戚，罗伯斯比尔是亚眠人，勒方也是北方人的姓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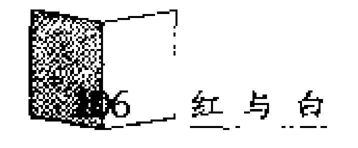
吕西安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人们谈论中的英雄人物了；这位英雄对这种幸福是无法抵制的；几个月来，这样的赏心乐事从未曾有过。他想："我让这些外省人对我十分注意了，博士迟早会把我介绍给这些太太，我很荣幸，她把我认作是已故的罗伯斯比尔一家人了。我将来在某一家的客厅里，听听人家谈论我刚刚在这里听到的这类事情，来消磨我的一些夜晚的时间，我的父亲也肯定要对我另眼相看；这样，我就可以和梅力奈同样是进步的了。和这样一些可敬的人相处，脑子里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在这个地方，人可不必担心会闹出什么笑话；只要是迎合他们的癖好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嘲笑的。"如今为大名鼎鼎的戈山先生募捐一事[2]正在谈论中，这位戈山先生每年都要发表两三次演说，露一露他那第一等的才华，出来拯救那个已成为笑柄的政党。戈山先生和一切胸怀伟大思想的天才人士一样，不得不靠变卖地产度日。

"我真愿意捐出金币，"围着博士许多具有独特面貌的太太中一位这样说（吕西安后来在走出教堂时了解到这人就是德·马尔希侯爵夫人）；"不过这位戈山先生并不是出于名门（不是贵族）。可是我身边带

---

① 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坚决主张处死国王。他不是亚眠人，而是阿腊斯人。亚眠系法国北部索姆省省会，距巴黎向北125公里。

② 暗示正统派干党为贝里耶（子）募捐一事。（高隆注）译者按：贝里耶（Pierre－Antoine Berryer，1790—1868），法国政客、演说家，复辟时期、七月王朝时期为正统派干党，反对第二帝国。



的只有金币，我的好博士请费心叫女仆在明天早晨八点半弥撒过后到我家来一趟，我叫她把钱带回来[1]。"

"侯爵夫人，你的大名，"博士又满意又感激地回答说，"正好要写在我那个活页登记簿的第十四页之首，这个登记簿还是我们巴黎的朋友送给我——不如说送给我们的礼物呢。"

"我在这里真像是雅巴娄先生在凡尔赛一样；我也在演我的滑稽剧，"吕西安想，他看到自己很成功，感到兴奋。实际上，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军装上。为了替我们的英雄说句公道话，应当指出：自从他离开巴黎以来，任何上等人家的客厅，他根本都没有机会去过，倘若生活中缺少了客厅中意趣盎然的谈话，难道还算得上幸福的生活？

"还有我，还有我，"他提高了声音说，"我也请杜波列先生替我写上四十法郎。我也有雄心，要看到我的名字紧紧跟在侯爵夫人名字后边；这一定会带给我幸福啊。"

"好啊，太好了，年轻人，"杜波列以长辈的口吻和预言家的神态高声说道。

吕西安想："如果我那些同志知道这件事，我可要提防第二场决斗；伪君子这类形容词一定要铺天盖地落到我头上来；他们又怎么能知道，这里这个世界他们看不到；至多，上校从他那些密探的口中听说，至多不过是这样；我的天呀，那就太好了；伪君子也比共和派好得多。"

礼拜就要结束了，吕西安还有一片心愿要奉献。他穿着一条精美洁白的白裤子，这时就在这个苦修会礼拜堂污秽不堪的石板地上双膝跪了下来。

第十章

人们很快地离开礼拜堂散去。吕西安见他的裤子已经弄脏，无可挽回，只好朝寓所走去。"这么一件小小的不幸也许立了一功，"他想。

---

[1] 这里的钱，不是金币

在这偏僻无人、青草丛生的长街上，他故意把脚步放慢，不去超过正走在前面的一队圣洁的女士。

"我真想知道上校知道这件事以后会有什么想法？"吕西安正这么想着，博士赶到他的身边。要让吕西安隐瞒自己的心思那是办不到的，所以他对这位新朋友讲了讲他的这些想法。

"你那位上校不过是一个乏味的稳健派，我们非常清楚，"杜波列以一种权威的神态高声说。"他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穷鬼，一直战战兢兢，只怕在《通报》上看到他被免职的消息；不过那个断掉一只胳膊的军官倒要注意，刚才我并没有看到他，就是那个在布里埃纳战役[1]得过勋章的自由派分子，他是上校手下的一个密探。"

他们已经走到这条街的尽头。吕西安是慢慢一步一步走过这条街的，非常注意听人家在怎样议论他，他唯恐做出什么不慎的举动泄露他心头那份高兴。当她们正好并排走过高声谈话的时候，他竟郑重其事地向三位太太鞠躬敬礼。后来，他和博士热情握手告辞，自己就走了。他骑上马。憋了一个多小时都不敢笑出来，现在尽可以放声大笑了。他在马上从施密特阅览室门前经过，心里想："在这里做一个学者倒也其乐无穷。"他看见那个独臂的自由派军官正坐在阅览室发绿的玻璃窗后面，手里拿着一份《论坛报》，吕西安经过的时候，他还睨视着他。第二天，关于一个军人光临苦修会礼拜堂，而且军装右面袖子破裂，还扎着绷带，这件事就在整个南锡的上等社会里流传开了。这样一个年轻人出现在上帝面前，适逢其会，真是恰到好处。这的确是吕西安一个胜利的日子。他当然不敢去参加上午八点半举行的那种次等的弥撒。"这事会引出某些后果的，"他想；"团里若没有公务，礼拜堂我一定每次都去。"

到十点钟，他大模大样去买了一部祈祷书，十分华丽的缪勒精装本。人家要用绸纸给他把这部书包起来他不要，他觉得就那么挟在左臂下才神气。他心里想："就是在复辟时期人们也没这样做，那么就让我学学我们的陆军部长某某元帅吧。"

他一面笑着一面想："和外省人在一起，什么都不妨去试一试，因为

---

[1] 1814年拿破仑在布里埃纳大胜俄、普、奥联军。

在这里谁也不肯拿自己的姓氏来开玩笑。”他臂下挟着那部祈祷书，亲自给杜波列先生送来四十法郎，杜波列先生同意让他看看捐款人花名册。那花名册上，每页上面部分写的都是冠有“德”字的姓名[1]，吕西安·勒万是其中仅有的一个例外，紧靠在德·马尔希夫人一页后面的一页上。

杜波列先生送吕西安出来的时候，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亲爱的先生，你放心吧，你的那位上校先生如果再找你谈话，就不会让你站着不坐；至少他要客气一些；至于能不能有交情，那是另外一回事。”

预言从来没有这么快就应验的。几个小时之后，吕西安远远看到上校从那边遛马回来，竟示意要他走上前去，还邀请他第二天晚上吃饭。吕西安觉得他那种资产阶级派头，格调实在不高。“这人尽管穿了一身神气的军装，尽管也十分勇敢，毕竟脱不掉商会监督人请他的邻居大检察官吃饭那种气味。”当吕西安要走开的时候，上校对他说：

“你这匹马肩胛真漂亮，这马的小腿跑两里路简直不算一回事；我批准你今后遛马可以一直到达尔奈去遛。”

达尔奈是距南锡六里路远的一个市镇。

“骗子的本领真大！”吕西安这样想，不禁笑了起来，就朝着达尔奈一侧策马驰去。

这天下午，吕西安还要得到一次更大的胜利。杜波列博士一定要把吕西安介绍给德·高麦西伯爵夫人，就是昨天把祈祷书借给吕西安的那位贵妇人。

高麦西公馆坐落在一处大院落的深处，庭院地上有一部分铺着石板，周围有修剪成围墙形状的菩提树；初初一眼望去，这庭院给人一种荒凉抑郁的印象；但是在庭院的对面，吕西安看到有一座英国式的花园，葱翠悦目，到那里面去散步，一定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吕西安被引进大客厅，大客厅沿墙镀金的横档上悬挂着红织锦缎帷幕。织锦缎显得有些陈旧，不过这一缺陷让几幅家族先祖挂像给掩饰过去了。这几幅肖像画人物面貌倒是很好看的。画上的人物都戴着敷了粉的假发，

---

[1] 法国冠有“德”字的姓名即表示是贵族姓氏。

穿着钢制的胸甲。一些庞大的扶手靠椅金碧辉煌，雕饰有十分复杂的花纹，使吕西安不禁为之愕然。这时，德·高麦西伯爵夫人对仆人凛然吩咐说："给先生搬椅子来。"这些看来令人肃然起敬的家具摆设在这个人家通常是从不挪动的，于是仆人另推过一张制作得很好的时式靠椅。

伯爵夫人是一个高大瘦削的女人，尽管年事已高，却站得笔挺。吕西安注意到她身上穿戴的花边一点也没有旧得发黄；他最怕那种黄稀稀的旧花边，至于这位贵妇人的面容，却看不出有什么特点来。"她面孔上的线条并不高贵，却显出高贵的样子，"吕西安心里这样想。

谈话，就像这里的家具一样，也是高贵的，单调的，悠悠缓缓，不过也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可笑之处。整个看来，吕西安可能感到就像是在巴黎圣日耳曼区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物的家里一样。德·高麦西夫人讲话音调不太高，并不过分地拿腔作势、咬文嚼字，像吕西安在马路上见到上等人家出身的青年那样。吕西安想："这可以说是贵族时代风尚的残余吧。"

德·高麦西夫人高兴地注意到吕西安用惊羡的眼光直看她那个花园。她告诉他说：她儿子曾经在哈特维尔（路易十八在英国的住宅）住了十二年，这个花园嘛，就是仿照哈特维尔样子营建的，只是规模略小一些，作为个人久居长住的寓所的花园也挺相宜。德·高麦西夫人邀请他有暇就到花园来散散步。

"有很多人经常到这里来的，因此，也无需非来见它的老主人不可；我的门房知道来散步的客人的姓名。"

吕西安对这样的亲切关注很是感动，吕西安自己也是出身很好的，简直可以说是太好了，所以他的回答很好地表达了他的谢意。主人既然用单纯诚挚方式表示好意，因此在他来说，对谁嘲弄讥笑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他只觉自己又恢复了信心和力量。吕西安这几个月以来，一直没有能接触这类上流社会的环境和气氛。

当他起身告辞的时候，德·高麦西夫人终于讲出了这样一些话来，当然始终保持着起初谈话时的那种声调：

"先生，我要向你承认，在我的客厅里见到像你所戴的这样的帽徽，这还是第一次；不过，我希望你经常光临。你风度这样高雅，思想又这么高尚正派，虽然还处在青年时期刚刚开始的时际，但我能够接待像你

这样的客人，在我，永远是非常愉快的。”

“这完全是因为去过苦修会礼拜堂的缘故！”吕西安非常想笑，甚至几乎不能控制自己；当他走过前厅，看见仆人排成一道人墙，他真想拿出许多五法郎的钱币赏给他们，他因此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个发疯的想法打消掉。

从这一长排仆人他又想到他自己，有一件事是必办的：“像我这样一个开始走在正派思想的道路上来的人，居然连一个仆人都没有，真是自相矛盾，荒谬之至。”所以他又请杜波列先生设法替他物色三名仆人，要靠得住的，必须是思想正派的。

吕西安回到寓所，简直有点像国王米达斯的理发师[1]：不讲一讲他的幸福，真会把他憋死。他给他母亲写了一封长达八到十页的长信，还要他母亲代他去订做五六套考究的仆人号衣。“我父亲替我付款的时候，一定会看到我现在已经不是道地的圣西门派了。”

过了几天，德·高麦西夫人请吕西安赴晚宴；吕西安注意在三点半准时前往；到了以后，他见到德·塞尔庇埃尔先生和夫人，还有他们六个女儿中的一位，又见到了杜波列先生，还有两三位年纪较大的夫人和她们的丈夫，他们大多是圣路易骑士团的骑士。大家显然还在等一位客人；没有多久，仆人通报德·索弗-德·欧甘古先生和夫人到了；吕西安一看，大为惊奇。“真是再美也没有了，”他对自己说，“果然名不虚传，传闻不是假的这还是第一次。”德·欧甘古夫人的眼睛像天鹅绒那样柔媚，充满了欢乐和天然的神韵，看看这一对眼睛就让人感到幸福欢愉。他经过研究，发现在这妩媚动人的女子身上也存在一点缺陷。她

[1] 见希腊神话。弗里吉亚国王米达斯在国内崇拜酒神，因此酒神赋予他一种法力：任何东西经他手指一碰，就变成黄金。这样，米达斯接触食物，食物变成黄金；在河水里洗澡，河也变成金河。有一次，阿波罗奏竖琴，马尔西斯吹笛，请米达斯作评判，米达斯说马尔西斯笛子吹得好，阿波罗怀恨在心，准备报复；后来阿波罗就惩罚米达斯，让他头上长出两只驴耳朵。米达斯只好戴起小帽，把那两只驴耳朵掩藏起来。这可以瞒过别人，却不能瞒过他的理发师。米达斯叫他的理发师发誓，绝对保守秘密，永不泄露。理发师心里藏着这个秘密，嘴上不讲，实在憋得难受。他想出一个奇妙办法：在地上挖开一个小洞，对着洞口轻声讲米达斯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然后用土把小洞掩埋封闭，自己急忙逃走。不料，他挖洞的地方后来都长出了芦苇，风一吹来，芦苇就窃窃私语，说国王米达斯长了一对驴耳朵……

虽然刚刚二十五六岁，日趋丰腴的迹象已经显然可见。她身边走着一位身材高高的金发青年，留着仿佛半透明的小胡子，面色苍白，态度傲岸，沉默寡言，这是她的丈夫。她的情人德·昂丹先生也一起来了。在筵席上，人家把德·昂丹先生的位子安排在她的右首；她常常和他低声说话，还要发笑。吕西安想："这种坦率、愉快的笑，和周围人们那种郁郁寡欢而古板的神情恰恰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是我们在巴黎所说的难得一遇的欢乐。这个美丽的妇人难道会没有仇敌！贤明人士甚至还要责备她对诽谤带来的极其讨厌的麻烦置之不顾，毫不在意。在外省，想必是既有所失、又有所得吧！在这么多生来就叫人讨厌的人的包围下，爱情剧中的女主角必须非常可爱恐怕也不一定是至关重要的事；我的天，这不就是美丽动人的一位吗？为了吃这顿晚饭，就是去苦修会礼拜堂二十次我也情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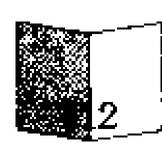
吕西安是十分谨慎的人，对待德·索弗-德·欧甘古先生他尽力注意不要失礼，因为，他坚持要用这个双重姓氏，这两个姓氏，前面一个在查理第九[①] 在位时，是赫赫有名的，后面一个，在路易十四时期也曾经显赫一时。

吕西安一面听着德·欧甘古先生不慌不忙、高雅但索然无味的谈话，一面仔细研究他的女人。德·欧甘古夫人可能有二十四五岁。金发，一对大大的蓝眼睛，在那里面慵倦萎靡的意味是一丝一毫也找不到的，相反，只有蛊惑人的活泼机敏，可是别人要是让她感到厌倦，眼睛有时就显得憔悴无神了；只要她心里有一个愉快的、仅仅是一个什么奇怪的念头刚刚冒头，那眼睛里立刻就现出幸福狂喜的光芒。一张鲜美无比的嘴，嘴唇的轮廓又秀气又高贵，线条分明，使她整个头部都显出惊人的高贵气派。鼻子略略翘起，使那神态高贵的头部更加富有魅力，而且随着德·欧甘古夫人激动的感情的变化，那头部的表情更是瞬息万变。她是不会弄虚作假的；这种品德似乎和这样的容貌配合不上。

德·欧甘古夫人即使在巴黎也称得上是第一等美人；在南锡，当然更是这样，如果人们承认她美的话。首先，她并没有外省人推崇的那种

---

① 查理第九(1550－1574)，法国国王，1560年即位后由母后卡特琳·德·梅迪奇摄政，1572年在母后怂恿下，制造了屠杀胡格诺教徒的圣巴托罗缪惨案。



矫揉造作，她举止风度自然随便，亲切愉快，一点也不矜持，就像一位公主随意玩乐那样从容自若，因此惹得所有的女人发狂似地嫌恶她、忌恨她，尤其是那些虔信宗教的女人，不谈则已，谈起来简直怒不可遏。她们到处暗示她长得丑，故意这样气她。德·欧甘古夫人也知道，她不但不生气，反而高兴。吕西安也看出人家忌恨她，从德·塞尔庇埃尔夫人谈到她的话中就不难听出其中消息。他发现笃信宗教的女人对她的仇恨简直是不加掩饰的，同时这位少妇无所谓的态度也是显然可见的。这位年轻的侯爵夫人一点没有架子，娇媚俏皮，有点狂，兴致勃勃，但这一切在她又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她的声名不大好，其实她倒也并非如此。德·欧甘古夫人对于哪怕是一点点虚伪也决不曲意相从，这在外省确实难得。这也让吕西安深深感到惊奇。她那一对眼睛明眸巧笑，摄魂动魄，分明是卖弄风情，但又那么自然，所以卖弄也就不成其为卖弄了。她和她的情人、她的丈夫乘坐四轮马车在那条巴黎大道上兜风，这在南锡是时髦的事儿。上等社会某一位青年骑马从车旁经过，总要让他的马做出一些优美奇特的动作来；或者讲出一句什么话，借以引得德·欧甘古夫人开心动容；这时她就转过眼来望着他。德·昂丹先生这时如果敢开口说话，他一定会发现她那美丽的眼睛一经忘掉骑马经过的人的优美风度刚刚在眼中闪动的神奇光芒立即就被厌烦、反感所代替。吕西安在德·欧甘古夫人身上还发现另一种罕见的品质：昨天说过做过的事今天就忘得无影无踪。她是一个随遇而安无忧无虑的人。吕西安认为她天生就是一位因野心而忧虑、为驾御无数女宠情妇而烦恼的伟大君主的情人。吕西安一直梦想和这样一位可爱的妇人接近。他说："到那个时候，我也许就会觉得南锡不那么讨厌了。"但得到一个情妇，却也不是小事。和巴黎比起来，在外省尤其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必须千方百计和对方的丈夫交朋友。倒霉的德·欧甘古先生，又总是凄凄惨惨的，一讲起九三年的历史就讲个不停，而且总是把历史讲得面目全非，他也许是吕西安最讨厌的南锡居民中的一个。

"看嘛，这里的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这件事情，"他想，"他们展望未来，只看见一个罗伯斯比尔，对于夺走他们财产地位的人，他们又是恨又是嫉妒。所有这些青年见了我就转身躲开，就因为我每个月夺去他们九十三个法郎。"仇恨资产阶级的情绪，吕西安每天都可以看到；资产

阶级在商业上确实在拼命搜刮，大发其财。不过，等宴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吕西安真地觉得他已经得到德·昂丹侯爵和他可爱的情妇的好意看待了。至于她的丈夫德·索弗-德·欧甘古先生，也是一个非常和气、非常好的青年，长着一头金发，个子高高的，蓄着几乎是透明的胡髭。

在喝咖啡的时候，杜波列先生谨慎而亲切地回答着吕西安向他提出的许多关于德·欧甘古夫人的问题。

"她倒是真心喜欢她这个朋友的，为他甚至做出很不谨慎的事情来。她的不幸，或者不如说她的光辉所在，就是她欣赏他两三年之后，发现他处处可笑。不久，他也就惹得她非常讨厌他，连补救的办法也没有。当然要付出代价呀。看得出来，一讨厌起来，即使好心也变成了痛苦；因为好心绝对不能容忍自己成为别人的痛苦的原因。最有趣的是，她这最后一位朋友这时偏偏爱她爱到发疯的地步，偏偏又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开始让她觉得讨厌；我以后再详细讲给你听；她呢，也很痛苦，怎样才能把他摆脱掉而又不失人情，有半年时间不知怎么办才好。她找我来看病，问我这个问题怎么办，这我是全看到的；她跑来看我，她真是很有头脑的人啊。"

"德·昂丹先生这样持续了多久？"吕西安天真地问，他这个天真总算是很好地报答了博士对他的许多关怀。

"整整两年半；大家也感到奇怪；不过他的个性和她一样，也有一点狂劲儿；正是这东西在支持着他。"

"做丈夫的呢？我见城里资产阶级那些做丈夫的人个个都在疑神疑鬼。"

"贵族阶级的人也完全失去了欢乐，失去了生活的老谱，你没有注意到？"杜波列先生说，他那天真的样子十分滑稽可笑。"德·欧甘古夫人让她的丈夫爱她爱得发疯；她让他爱她爱到不会达到嫉妒的程度。别人给他写匿名信，都是她亲手拆开来看的。"

博士还说："他抱定决心准备做殉难者。"

"殉什么难？"

"路易-菲力浦一倒台，九三年就要重演。"

"你主张推翻他嘛！真有意思。"

这位未来的殉难者曾经是查理第十近卫军上尉，曾转战西班牙等地，在战争中表现英勇。可是他那没有血色的双颊只有讲到他的家族源远流长时才会现出一点血色，他的家族确实曾经与沃德蒙、夏斯太吕克斯、利勒博纳等家族，以及所有外省豪门世家有过婚姻关系。吕西安还发现这位豪绅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他认为他的姓氏在巴黎人所尽知，但由于某种发自本能的妒忌，对于因写作而闻名于世的人，他又非常气愤。有人提到贝朗瑞①，竟说他是颠覆查理第十的极有威力的恶魔。

"这人一定非常傲慢，"有人这样说。

"他的祖先如果也跟着圣路易参加十字军东征，他大概就不会那么骄傲了，我这样想。"德·欧甘古先生带着某种力量这么说。

这样的谈话，吕西安听得入迷，他感到有双重的乐趣，一方面，知道了一些趣事，另一方面，不会受到讲这些事情的人的愚弄。这时突然有人打断他听人谈话；德·高麦西夫人请他；她郑重其事地把吕西安介绍给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德·塞尔庇埃尔夫人是一个干巴巴的高大的女人，一位女信士，财产有限，又有六个女儿待嫁。坐在她身边的那个女儿，长着金发，不过看起来又不像是金发，身高差不多有五尺四，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衫，一条六寸阔的绿色腰带把她那又板又瘦的腰身很动人地表现出来。这绿色配上这白色，吕西安觉得不堪入目，很丑。不过，这和政治家不能容忍外国人的恶俗趣味完全不是一回事。

"另外五个姐妹也是这么迷人吧？"后来他回到博士身边时这样问他。

博士一听这话，就把脸一沉；一听到少尉开这样的玩笑，就好似听到一声命令一样，他的脸色突然就变了。可是这位少尉，心里只顾反复念这么两个动作的口令：倒霉的－骗子！

这时，杜波列开始不厌其烦地讲这几位小姐的高贵出身和高尚品德，这当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对这一点吕西安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博士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最后才接触到一个精明透顶的人所要

---

① 贝朗瑞（1780—1857），法国民主主义诗人，写有大量清新明快的歌谣，讽刺复辟王朝和反动教会，充满爱国热情和反封建精神。

讲的真正的话题：

“讲不漂亮的女人的坏话有什么意思？”

“啊！博士先生！我可抓到你的小辫子了。这句话不妥当；德·塞尔庇埃尔小姐不漂亮可是你说的，是你刚刚讲的，我可以作证。”

接着他又以一种意味深长的严肃口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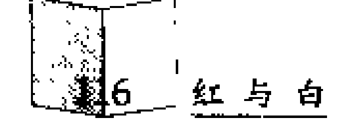
“如果我果真愿意不论对什么事、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说真话，那我完全可以到部长府上去吃饭了；至少他们拿得出钱、拿得出职位让我当一个官儿，不过钱我自己有，什么官职我也不想要，我的野心只是看中了我现在这个地位。——开口就谎话连篇，何况这又是在外省，何况这宴会上又只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我何苦来！对你的仆人——我来说，也未免太过分、太逞能了。”

自此以后，我们这位英雄真正亦步亦趋完全遵照博士的指点行事。他下功夫向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和她的女儿献殷勤，对那位明艳动人的德·欧甘古夫人公然置之不顾。

德·塞尔庇埃尔小姐那样的头发虽说是预兆不吉，可是她人倒是单纯而有理智，也没有什么坏心思。这让吕西安感到很奇怪。吕西安陪这母女俩谈话谈了有半小时之久，最后不无遗憾地暂时离开她们，因为德·塞尔庇埃尔夫人给他提出一项忠告，要他照着这意思去做。这样，他来到德·高麦西夫人面前，请求她把他介绍给客厅里其他几位上了年纪的夫人。他一面忍着不耐烦的情绪和这几位夫人谈话，一面远远地张望着德·塞尔庇埃尔小姐，反觉得她很讨人欢喜。他想：“太好了，我将要扮演的角色不难；博士随他去，不过，他讲的这一条必须相信：在这个地狱里要想有出头之日，就必须讨好老人，逢迎丑恶，奉承可笑的一切。和德·欧甘古夫人谈话吗，可叹呀！那我就太贪心不足了，因为，我处于这里这样的社交环境，我是一个无名之辈，又不是贵族。今天人家接待我，已是出奇的好意；背后恐怕还有什么计谋。”

随后吕西安就坐在人家玩波士顿的牌桌的一旁。德·塞尔庇埃尔夫人见这位少尉彬彬有礼，感到很满意，她非但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雅各宾分子和“七月英雄”的气味（这本来是她对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反而说他的仪态礼节都十分出色。

“正确地说他的姓名到底该怎么说呀？”德·塞尔庇埃尔夫人问



德·高麦西夫人。当回答说他的姓氏不幸确是布尔乔亚姓氏，她真感到十分伤心。

"为什么不用他出生的那个村庄的名称做他姓氏上封地的标志？像他这样的人不都是这样办的吗？如果希望上流社会接受他们，就应当想到这个呀。"

最后这一句话是说给善良的戴奥德兰特·德·塞尔庇埃尔听的，戴奥德兰特·德·塞尔庇埃尔从宴会一开始就只得忍受吕西安的举动不便，因为他的右臂不能动弹。

又有一位有身份的夫人刚刚才到。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对吕西安说等一下她来给他介绍，也不等他回答，就给他讲起伏罗尼埃尔家族古老的来历，刚刚来到的这位夫人就出自这个古老世家；伏罗尼埃尔夫人本人听到别人在谈她，她听得清清楚楚。

吕西安心里想："这真是滑稽；她对我讲这些话，意思非常清楚，我又不是贵族，又是第一次见面，对我竟这么客气！这种事，在巴黎我们说它不成体统；在外省倒显得理所当然，见怪不怪。"

德·高麦西夫人把吕西安介绍给德·伏罗尼埃尔夫人。刚刚介绍完了，她随即叫人请吕西安过去，又把他介绍给另一位刚刚来到的夫人。"来客真不少，"每一次介绍之后，吕西安都要这么想，"我得把这么多的姓氏一个一个记下来，有关的纹章和历史细节也要详细记下来，否则就会忘记，就会搞错，做出可怕的蠢事来。所有这些新认识的人，在和她们谈话时，特别是她们谈到自己的时候，我应该设法多问一问我不知道的有关她们家世的详细情况。"

第二天，吕西安坐着双轮马车，由两名马夫跟着，到前一天晚上有幸认识的夫人的府上，一一递进名片去。出乎意料，所到之处，都受到殷勤的接待；人家都想就近一睹其风貌，其实所有这些夫人都已知道他很有财产，对他受的伤又是同情，又是痛心；在德·塞尔庇埃尔府上，更是优礼有加，不过也让他觉得很厌烦。他想到又可以见到戴奥德兰特小姐，就是昨晚开头觉得很丑的那位大姑娘，这时他不禁感到一点安慰。

一个仆人，穿着一身比通常尺码长出六寸的明绿色号衣，出来把他引进一间大客厅。客厅里家具摆设都很讲究，但光线不明。他一走进

去，一家人都站了起来。“这是他们爱摆样子的癖好，”他想；他的身材本来很魁梧，可是一来到这一家人中间，就显得不那么高大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么大一间客厅，”他想，“普通的房间，这一家人是容纳不下的。”

一家之主，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见之下，吕西安觉得惊奇。从衣着和风度来看，这人活像外省剧团放到舞台上的贵族人家老父这样的角色。他佩戴长丝带挂着的圣路易十字勋章，身上还镶着宽宽的白丝绦，一望可知，这是代表白百合花勋级的。他说起话来十分动听，也带有某种优雅的韵味，与七十二岁高龄的贵人身份十分相称。一切都谈得很投机。后来，谈起过去的生活，他告诉吕西安说他在科耳马尔曾经担任过国王的中尉。

吕西安一听这话，简直无法忍受，很可能他单纯善良的面容无意把他这种情绪流露出来了，所以这个老军官连忙表白，而且非常诚恳，仿佛没发生过什么似地说卡隆上校事件[1]发生时他恰好不在那里。

吕西安此行本想来打趣一下这几个姐妹、这几个长着红头发、身材如同卫兵那样高大的姐妹的，也想来奚落一下她们的母亲，总是赌气挑眼、生气骂人、脾气那么坏、还想嫁出所有女儿的这位母亲。此刻一激动，这些也就忘掉了。

老军官讲的关于科耳马尔事件的正经事，同时也使这一家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吕西安一看情况变成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嘲笑的了。

请善意的读者注意，我们这位英雄毕竟年轻，初见世面，处世的经验一点也没有；我们虽然不得不写到他对于政治上的事仍不免轻易发怒动气，但毕竟觉得很过意不去。在这个时期，他的心灵还是单纯的，不了解自己，缺乏自知之明，意志也还没有锻炼得坚强有力，更谈不上是个有思想、有胆识、遇事能够作出明确判断的人。过去在他母亲的客厅里，那是什么顾忌也没有的，什么都可以任意嘲笑，怎么识破虚伪，怎

---

[1] 这位前龙骑兵中校在1822年7月3日落入政府组织的一次无耻的阴谋中，后于10月1日在科耳马尔被处决。庞菲尔-拉克罗瓦将军在这一不名誉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相当可憎的角色。（高隆注）

么讥笑虚假，他早已懂得；可是他自己将是怎样一个人，却一点也不知道。

十五岁了，他开始看报，以卡隆上校处死而告终的那场大骗局是当时政府最新采取的一次重大行动；当时所有反对派报纸连篇累牍的文字写的都是这个内容，这件轰动一时的丑闻即便是对一个小孩来说，也是不难理解的，一看就懂，所以吕西安对这件事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好比是他曾经做过的一道几何证明题一般。

所以，一提到科耳马尔四个字立刻就在吕西安心头引起震动。等他心绪平静下来，他的注意力也就转移了，他注意观察德·塞尔庇埃尔先生。塞尔庇埃尔先生是一个很神气的老头，个头儿有五尺八寸高，站起来挺得笔直；满头白发，也很好看，给他增添了族长的气派。日常居家，总是穿一身王室军队那种蓝料子的旧衣服，直领的，完全照军服式样裁剪的。“这显然是要把这身衣服穿旧了，”吕西安想。这样一想，他深深觉得受到了感动。巴黎的俏皮老头儿，他看得多了。德·塞尔庇埃尔先生和他们不同，在他身上一点看不到矫揉造作，谈话有情有理，讲的都是事实，这简直把吕西安也给征服了；特别是在他言谈中一点没有装腔作势，在吕西安看来，在外省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这位正直的军人详详细细把他在国外亡命时期参加的几次战役，奥地利的将军又怎样背信弃义企图消灭王室流亡军团，都讲给吕西安听。吕西安在这次拜访中虽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陪这位军人，但他更注意的是坐在他四周的六个高高大大的女儿。“对她们必须多加注意，”他这样想。这几位小姐就着唯一的一盏灯在那儿做针线女红。这一年，油价腾贵。

她们的谈话方式是简单朴素的。吕西安心里想：“也许有人会说，她们因为长得不美自己感到很惭愧了。”

她们说话声调不很高；她们谈话讲到得意时，也并不把头往肩上侧一侧表示得意；可以看得出，她们对在座的人会产生什么印象也并不在意；她们身上穿的裙衫料子怎样珍贵或是什么地方出品，她们也不愿意多谈；讲到一幅画，她们也不说什么伟大历史的一页之类的话；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今晚如果没有看到她们的母亲德·塞尔庇埃尔夫人那副枯槁而带有恶意的面孔的话，吕西安可以说是很幸福很和善可亲的，

而且的确很快就把他这些想法忘掉了;特别是和戴奥德兰特小姐谈话,的确是非常愉快的。

第十一章

这次作客本来二十分钟尽够了,实际上却持续了两个小时。除了德·塞尔庇埃尔夫人讲了几句怨愤之词外,吕西安没有听到什么使他不愉快的话。塞尔庇埃尔夫人形容憔悴,表情呆滞,但十分威严。她的两个眼睛很大,黯然无光,冷漠无情,总是盯着吕西安的一举一动看,把吕西安看得森森发冷。“上帝呀!这是怎么一个人呀!”他想。

吕西安出于礼貌,不时丢下围坐在灯下的几位德·塞尔庇埃尔小姐,转身和从前国王的这位中尉谈话。这位军官总是大发议论,说什么法兰西的根基除非再恢复到一七八六年,否则国无宁日,国家也得不到休养生息。

“这是我们没落的开始啊,inde mali labes.①”这位可爱的老人反复这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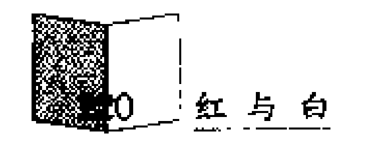
在吕西安看来,这是再可笑也没有了。他认为法国从野蛮状态挣脱出来恰恰应该从一七八六年算起,而且法国至今还处在半野蛮状态下。

有四五个青年,无疑都是贵族,陆续在客厅里出现。吕西安注意到他们总是摆出某种特殊的姿态来,如用手臂俏皮地支在黑色大理石壁炉架上,或靠在两扇窗口中间顺墙摆着的泥金小方台上。他们从一种漂亮姿势换成另一种同样潇洒的姿势的时候,动作很快,几乎是猛烈地那么一动,好像听到哪里发出一声口令立即照口令动作一般。

吕西安心里想:“这样的动作方式大概是取悦于外省小姐所不可少的吧。”他这种分析性的考虑正巧在这个时候被打断了,他发现这几位摆出学院派头的漂亮绅士正在竭力向他表示他们彼此之间有一条鸿

---

① 拉丁文:灾难接踵而至。



沟，有着天差地别，不屑于与他为伍，因此他也不能不对他们表示他与他们更是百倍地疏远。

"你在生气？"正好戴奥德兰特小姐从他身边走过，这样问他。

她这句话问得这样单纯，又这样自然，吕西安不由得也一片诚心地回答说：

"有那么一点，没什么，所以我想请你把这几位先生的大名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几位先生是很想讨你喜欢的。也许我不该多看你那美丽的眼睛，远远避开才是，现在他们就是远远地避开我，这就是向我表示敬意嘛。"

"正在和我母亲谈话的那一位，是德·朗弗尔先生。"

"他很好嘛，他那样子是很有教养的；那位靠在壁炉上神气看来那么可怕的先生是谁？"

"那是卢德维格·罗莱尔先生，他是前骑兵军官。在他旁边的两位，是他的弟弟，都是一八三〇年革命以后退役的军官。这三位先生都没有家产；他们靠他们的薪饷过活，薪饷他们是需要的。现在他们三人只有一匹马；另一方面，他们谈起话来也不知怎么回事总是空空洞洞的。什么马具呀，大批的被单和皮鞋呀，还有别的什么有趣的事，别的在军队里服务的先生都要谈的，他们没什么好说的了。当法国元帅，就像拉纳克元帅那样，他们是没指望的了，拉纳克元帅原来还是他们外祖母一辈的一位高祖呢。"

"经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他们很可爱了。还有这位，又肥又矮、又厚又实的，时不时总是睥睨我一眼，好像野猪鼓着腮帮子喘气，他是谁？"

"怎么！你不认识他？他就是德·桑累阿侯爵先生，本省最有钱的地主。"

吕西安和戴奥德兰特小姐两人在一起正谈得十分高兴，因此戴奥德兰特小姐的话被德·桑累阿先生从中打断；看见吕西安又是那么愉快，他老大地不高兴，走近戴奥德兰特小姐低声对她说了些什么，全不把吕西安看在眼里。

在外省，一个有钱的未婚男人是可以毫无顾忌、任意而为的。

这带有敌意的举动，让吕西安想到待人礼节问题。一架挂在壁

上八尺高地方的古老式样的挂钟，钟面是锡制的，上面的刻字叫人看不清钟点，时针指在哪里也看不见；挂钟一敲过，吕西安发现他在塞尔庇埃尔家里已坐了两个钟头了，他就站起来告辞走了。

走出门去，他心里在想："你看，我认识了这么一些偏见极深的贵族，他们正是我父亲每天嘲笑的对象。"随后，他到了贝尔序太太家里；在这里他遇到省长，省长这时刚好打完一局波士顿牌。

贝尔序先生见吕西安来了，就对他太太——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块头妇人说：

"我的小宝贝儿，给勒万先生端一杯茶来。"

贝尔序太太没有听见，这句带有"我的小宝贝儿"的话贝尔序先生重复了两遍。

吕西安不禁心里想："这些人真是好笑，怎么怪得了我？"喝过茶以后，他转过身来欣赏西尔维亚娜小姐今晚穿的裙衫，的确漂亮。"这是一种阿尔及尔料子，印着栗色的宽条纹，我看是暗黄色的；在强光下，色彩很好看。"

美丽的西尔维亚娜为了回报吕西安的赞美，就把这件有特色的裙衫的来历讲了一讲。这件衣服原来是阿尔及尔货色，西尔维亚娜小姐把它往五斗橱里放了很久一直没有穿过，等等。西尔维亚娜小姐忘了自己身材很高，讲这段故事讲到得意处还不时把头往一边侧一侧。"多么美的姿势！"吕西安心里这么说，只好再耐心听下去。"毫无疑问，西尔维亚娜小姐完全可以自命为一七九三年的理性女神，刚才德·塞尔庇埃尔先生长篇大论给我讲的就是这一段历史，八或十个男子汉把西尔维亚娜小姐抬起来在城里大街上游行，她一直觉得十分自豪。"

关于条子裙衫的故事讲完，吕西安便也没有勇气再说什么了。他就转过来听省长得意地复述他昨天在《辩论报》[1]上读到的一篇文章。"这些人只知说教，从来不懂得交谈，"吕西安想，"如果我坐下来，我真要睡着了；趁着我还有余力，赶快走吧。"他在客堂间掏出表来看了看；

① 《辩论报》，19世纪法国报界最有影响的喉舌之一，创刊于1789年，报道国民议会中的辩论情况，其观点属温和的自由主义，谴责王权复辟与第二帝国而倾向于路易-菲力浦，持续发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

他在贝尔序太太家里呆了不过二十分钟。

为了这些新结识的朋友不至于忘记，特别是不要把他们弄得混淆不清，这是有关外省人的自尊心的问题，吕西安决定趁着记忆犹新，赶快写出一份朋友名单。他在名单上按照他们不同的地位分别开列，就像英国报纸为阿尔玛克舞会公布的名单那样。他记下的名次如下：

德·高麦西伯爵夫人，洛林的世家。

德·毕洛朗侯爵先生和侯爵夫人。

德·朗弗尔先生，曾引述伏尔泰[①]，杜波列关于民法和析产的言论，他也曾经重复讲过。

德·索弗-德·欧甘古侯爵先生和侯爵夫人；德·昂丹先生，侯爵夫人的男友。侯爵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担惊受怕，习以为常。

德·桑累阿侯爵，矮小，肥肚，自命不凡，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每年收入十万利弗尔。

德·彭乐威侯爵，他的女儿德·夏斯特莱夫人，本省最理想的婚姻对象，家资数百万，德·勃朗塞、德·葛埃洛等先生追求的目标。有人告诉我：因为我戴了这种帽章，德·夏斯特莱夫人不愿接待我，必须穿资产者正规服装才准许到她府上去。

德·马尔希伯爵夫人，佩戴红绶带的显贵未亡人；曾祖一辈有人曾任法兰西元帅。

三位罗莱尔伯爵：卢德维格，西吉斯蒙，安德烈，均为正直的军官，英勇果敢的轻骑兵，但在目前心怀不满、满腹牢骚。兄弟三人异口同声讲同样的语言。卢德维格神态令人可畏，对我总是侧目而视。

德·瓦西尼伯爵，前中校军官，有见解，有头脑；应设法与此人结交。对于室内陈设，趣味不俗，仆役衣着也都很好。

热内弗雷伯爵，十九岁的小家伙，肥胖，衣着窄小绷紧，黑胡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哲学书简》、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及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等。

髭，每晚都要重复讲"没有正统王位继承权法兰西就不会幸福"两遍；实际上是一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有很美的头发。

下列一类人，我虽然已经认识了，但应避免和他们个别交谈，与一人交谈一次就难免和其他人交谈二十次，他们谈话就如同隔日报纸一样：

德·卢瓦勒先生和夫人；德·圣西朗夫人；德·伯恩海姆先生，德·倩雷先生，德·沃普瓦先生，德·塞尔当先生，德·普利先生，德·圣樊桑先生，德·佩勒介-吕济先生，德·维纳埃尔先生，德·沙勒蒙先生，等等，等等。

吕西安现在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他几乎每天都和杜波列博士见面。即使在上流社会活动中，这位令人可畏可敬的博士也常常是满腔热情地向他宣讲一大篇一大篇的大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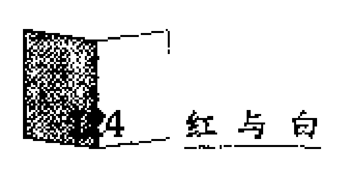
南锡上流社会(年轻人除外)对他另眼看待，给他优异的接待，杜波列又忠心耿耿地栽培他、保护他，对于这一切吕西安虽然是个新手，但他并不感到意外。

杜波列这人说起话来尽管热情洋溢而且不免专断，其实却是一个异常胆小的人；他并不了解巴黎，以为巴黎过的都是妖魔鬼怪的生活；他是急切想到巴黎去的。他在巴黎有几个朋友与他有书信往来，关于吕西安父亲勒万先生的许多事情早已写信告诉他了。他考虑"我在这一家不需什么破费就可以吃上极好的晚餐，会见许多重要人物，我也可以和他们交谈交谈，遇有不如意的事，他们也能给我庇护。靠着勒万一家，我在那个巴比伦不至于孤零零无依无靠。这个小青年什么事都会写信对他父亲讲的；也许他们已经知道我在这里照看他。"

德·马尔希夫人和德·高麦西夫人是两位六十开外的贵妇人，吕西安很聪明，经常应邀到这两位夫人府上去吃晚饭，两位夫人就把他介绍给全城的上等人物。戴奥德兰特小姐也常给他一些劝告，吕西安也一一遵照办理。

他踏进上流社会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现这里存在某种尖锐的意见分歧，因而也是四分五裂的。

起初，人们还对这种分裂感到惭愧，总想在外人面前掩饰；还是怨



根和激情占了上风;这确是外省人的幸事;在这里人们居然还有激情。

德·瓦西尼先生以及其他富有理智的人认为在亨利第五统治下也是可以生活下去的;可是桑累阿、卢德维格·罗莱尔以及其他态度激烈的贵族拒不接受朗布依埃宫廷[1]逊位,要求路易十九继查理第十统治国家。

据人们说,吕西安经常到毕洛朗公馆去。毕洛朗公馆是一处大宅邸,坐落在许多皮革商聚居的近郊城区,附近有一条河,河身宽一丈二尺,这条河的那股气味非常厉害。

一些库房和马厩开着一排小方窗借以引光,在这上面就可以看到这座大宅第的那一排十字形大玻璃窗,每一扇窗口上方都伸出铺瓦的窗檐,这瓦檐是用来保护窗上波希米亚玻璃的。瓦檐可以给这些玻璃挡雨,但二十年来,这玻璃就没有刷洗过也说不定,因此照进室内的光线昏黄暗淡。

就在一间由这肮脏的玻璃窗照明的阴郁的房间里,在一张布勒[2]手制的老式书桌前面,坐着一个枯槁高大的人,根据政治原则,他头上依旧戴着敷粉的带辫子的假发;不过他也不加隐讳地愉快地说,不敷粉的短发比较更舒适便利。这位为原则而自我牺牲的殉道者如今已到了风烛残年。这就是德·毕洛朗侯爵。亡命国外时期,他曾经是那位至尊人物的忠实伙伴;在这位至尊人物权势极盛之时,竟没有对他的许多宠臣称之为三十年的老友这样一个人给以提携关注,人们认为这应该是他感到惭愧的事情。经过多次请求,又多次为之受屈忍辱,德·毕洛朗先生最后才被任命为某地一名财政税务官。

为求得一官半职,经过多少难堪的事,一直未能如愿,最后才弄到这么一个财政官儿,德·毕洛朗先生对他毕生为之效忠的王族忿忿不平,从此也就万念俱灰了。但是对他的原则却一如既往,他始终坚守不渝,视为他终生都要信守的原则。他常常说:"并非查理第十人好才是

---

[1] 朗布依埃,法国北部巴黎大区伊夫林省城镇,位于凡尔赛西南;城旁有闻名的别墅和大片森林,别墅建于1375年,查理第十流亡前在别墅里居住过;今为法国总统夏宫。朗布依埃宫廷即指查理第十宫廷。

[2] 布勒(1642—1732),巴黎著名镂刻、镶嵌、乌木制作工匠。

我们的国王。不管好不好，他终究是路易十五的儿子法国王储之子：问题就在这里。”在小范围的聚会中他还要说：“王位合法继承人如果是一个傻瓜，难道也是王位合法继承权的错？我是一个笨蛋或者一个坏蛋，难道就是我的佃农不给我缴租子的理由？”德·毕洛朗先生对路易十八深恶痛绝，他常常这样说：“这个头号自私自利者也赋予革命某种合法性。凭他，叛乱似乎也有值得称道的根据了。”他还说，“对于我们来说，叛乱是荒谬可笑的；不过它也能把弱者卷进去。”在吕西安被介绍给他后的第二天，他就对吕西安说：“不错，先生，王冠是一宗财产，是终身享受不尽的幸福，但是不论在位的王位持有人做什么都不能使王位继承人承担义务，即使宣过誓也没有用；因为在他设誓的时候他还是臣民，他这时不能拒绝他的国王。”

就像一般年轻人一样，吕西安非常注意、甚至是满怀敬意地听他讲这类事情以及别的事情，不过他也十分小心不要让他有礼貌的态度逾分以致变成赞成同意。“我么，我是平民、自由派，面对这种种虚荣偏见，除非我站出来反抗，或许我能算一个什么，否则我什么都不是。”

这时杜波列走了过来，他就老实不客气地接过侯爵的话头说话，他说：“经过像上面讲过的那些情况，人家就要把某一个聚居区域所有的财产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居民。这就是所有自由派的最终目标。在目标没有达到之前，民法承担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孩子一律造就成小资产所有者。有哪一家贵族在族长死后能经受得了持续不断的析产？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的孩子还有出路，因为民法鼓吹财产平等——我呀，我真想说这民法简直像地狱一样叫人活受罪——所以征兵制度就把平等原则也带到军队里面去；在军队里升级也要根据法律；君主政权的恩赐不起作用了，不算数了；何必取悦于国君？所以，先生，这个问题提出之时，也就是君主制度灭亡之日。再从另一个方面看一看，那又怎么样呢？伟大的遗产继承制度被取消，君权从此也就宣告完结。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来，留下来的只有存在于农民中间的宗教；因为，没有宗教，根本谈不上对富人和贵族的尊重，没有宗教，剩下来的只有怀疑一切、重新审查一切那种可怕的精神；丢掉了尊重，嫉妒就代之而起；这样一来，只要有一点不公平，好，那就造反。”德·毕洛朗侯爵这时开口说道：“所以嘛，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耶稣会教士召回嘛，再花上四十

年工夫根据一项法律把教育垄断权统统交给耶稣会教士去掌管。”

有趣的是这位侯爵一面坚持他这个主张，一面又自命为爱国者；在这一点上，比之于老混蛋杜波列，他不免逊色多了。杜波列那天从德·毕洛朗先生公馆出来，曾经对吕西安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公爵，百万富翁，宫廷贵族，他就根本用不着考虑他的地位是不是合乎道德、普遍幸福这一类好听的名目。他的地位、立场永远是好的；所以应该尽力保持他的地位，并不断地改善加强，否则舆论反而看不起他，说他是懦夫或傻瓜。”

用认真而有礼貌的态度去听这一类说教，不论这种说教多么冗长也不许打呵欠，这就是吕西安 sine qua non(唯一的)义务，也是南锡上流社会赏赐给他的大恩大德、容许他到他们中间去必须付出的代价。那天夜晚，在回家的途中，他差一点站在马路上就睡着了，当时他是这样想的：“必须承认这些人比我身价高贵百倍，居然肯赏光用最高贵的讨好方式来同我谈话，这的确是好事，可是这些狠心的家伙，把我真折磨得快死了！真受不了啊！不错，回到我的住处，我可以上到三楼我的房东博纳尔先生家里去坐一坐；说不定我在他家还能见到他的外甥戈提埃。戈提埃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一见到你，就要抬上种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来炫耀一番，不过涉及到的问题都有点枯燥乏味，讲到激昂慷慨处，问题的单纯性要求的表达方式就不免生硬粗暴。粗暴又能把我怎么样？真理也得允许人家打呵欠呀。

“难道我真是命中注定非在自私却又彬彬有礼的顽固的正统派王党和高尚却又令人生厌的顽固的共和派之间度过我这一生不可？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懂得我父亲‘为什么我不生在一七一〇年、拿五万利弗尔年金？’这句话的含义。”

吕西安每天晚上非得硬着头皮去听的这些言论，只是把南锡和外省贵族阶级根据《每日新闻》、《法兰西报》等报纸的言论略加提高再无聊地加以复述，不过如此而已。这在读者当然只听一次也就够了。但吕西安耐心地这样熬过一个月之后，他得到的结论是：贵族大地主社会实在叫人无法忍受，这些人士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好像这个世界除他们存在以外别无他人，而且不谈则已，一谈起来就是高级政治问题和燕麦的售价问题。

在这厌烦透顶的环境里唯一的例外是吕西安在毕洛朗公馆只有侯爵夫人出来接待他，这才让他感到愉快。侯爵夫人身材高高大大的，年纪有三十四五岁，或者更大一些，她的眼睛非常漂亮，皮肤光艳，尤其是她那种神情态度，随你什么大道理她都要拿来讥诮一番。什么事经她一说就能让人心动神驰，她的笑话俯拾即是，不管是哪一党派的都有笑话可谈，而且总是击中要害，所以只要她在，那里就笑声不绝。吕西安心里很喜欢她；不过现在还没有他插足的余地，德·毕洛朗夫人现在专心注意的是和一个很可爱的青年人德·朗弗尔先生开玩笑。他们的戏谑谈笑亲密多情；不过谁也没有因此而感到不高兴。"这是外省地方的又一长处，"吕西安想。其实他也很喜欢和德·朗弗尔先生见面，德·朗弗尔先生几乎是本地人中唯一不喜欢高谈阔论的人。

吕西安盯住侯爵夫人不放，半个月过去后，他觉得她美丽动人。在侯爵夫人家中，人们可以发现外省的活泼情绪与巴黎的文雅多礼混合为一，很吸引人。她实际上是在查理第十宫廷熏陶教养出来的，那时她的丈夫正在边远省份总税务官任上。

德·毕洛朗夫人为讨好她的丈夫和他那一党派，每天都要去教堂两三次；可是只要她一走进教堂，天主的圣殿就变成了客厅；吕西安总是把他的椅子尽可能挪近德·毕洛朗夫人，他由此找到了如何以最不讨厌的方式来迎合女友种种要求的窍门儿。

有一天侯爵夫人在教堂里和她近旁的人高声谈笑了十分钟之久，神父于是走过来，不顾一切地试图劝阻一下。

"侯爵夫人，我以为在上帝的处所……"

"这个夫人，可正是冲着我说的呀？我的小教士，我倒觉得你真有趣！你们的本分是拯救我们的灵魂，你们这些人个个能说会道，照理我们要是不来你们这里，你们这里怕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你在讲台上，随你怎么说都行；可是你忘了不成，你的职责是回答我的提问；令尊是我婆母的仆人，他也该好好教一教你才是。"

这一番慈悲为怀的劝告，引起了哄堂大笑，虽然笑声还是克制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吕西安把这个场面点滴不漏地全看在眼里。而且作为补充，他听到她讲这件事至少讲了有一百遍。

后来德·毕洛朗夫人和德·朗弗尔先生之间发生了不和。吕西安

更加殷勤了。争执的双方各有一派拥护者，这两派人也争吵不休，可他们又每天见面，再有趣不过了；两派人遇到一起共处的情况往往成为全南锡城的一条新闻。

吕西安和德·朗弗尔先生经常一同从毕洛朗公馆走出来；他们两人之间建立了某种亲密的关系。德·朗弗尔先生可说是得天独厚，出生在上等人家，他是没有什么可抱憾的了。一八三〇年革命，当时他是骑兵上尉军官，有机会摆脱掉这个讨厌的军职他很高兴。

有一天上午他和吕西安一同从毕洛朗公馆出来，刚才在毕洛朗府上，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受到十分无礼的对待。

他对吕西安说："我决不因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就去屠杀纺织工人和制革工人，到那个时候那是你们的事儿。"

吕西安回答说："拿破仑以后，再干军队这一行真没意思，应当承认，在查理第十治理之下，你不得不去干特务的勾当，就像科耳马尔的卡隆事件一样，要不然就去西班牙，抓里埃戈将军[①]，好让国王斐迪南把他吊死。应当说，这种好差事对于像你我这样的人都不合适。"

"生活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那就好了；那时人们在路易十四[②]宫廷里日子好过，有最好的朋友和你在一起，比如德·塞维涅夫人、德·维勒鲁瓦公爵、德·圣西蒙公爵[③]，而且还带兵打仗，如果有仗好打的话，那就带他们上战场，那就是去争取荣誉啊。"

"是的，侯爵先生，那对你非常合适，不过对我嘛，在路易十四统治之下，我或者照旧是一个商人，至多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萨缪埃尔·贝尔纳[④]。"

---

① 里埃戈（1785—1823），西班牙将军，政治家。

② 斐迪南（1784—1833），即斐迪南第七，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之子。路易十四（1638—1715），绰号"太阳王"，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之子；1661年亲政后，建立绝对君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莫里哀、拉辛，营建凡尔赛宫，形成法国文艺黄金时期。

③ 德·塞维涅夫人（1626—1696），法国女作家，作品有《书简集》，对当时贵族社会、宫廷等有生动记述；德·维勒鲁瓦公爵（1597—1685），法国元帅；德·圣西蒙公爵（1675—1755），法国作家，所著《回忆录》记述一六九四至一七二二年间法国宫廷生活，对后世的法国文学有一定影响。

④ 萨缪埃尔·贝尔纳（1651—1739），法国人银行家，曾向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提供大宗贷款。

正说着，他们在路上遇到德·桑累阿侯爵，很遗憾，谈话只好转换话题。他们谈到天气干旱，牧场灌溉缺水，地主们要遭殃；于是他们就开掘一条从巴卡拉森林中引水的运河的必要性问题展开了争论。

吕西安唯一可以告慰的是可以就近观察一下桑累阿这个人。在吕西安看来，这人可说真正是外省大地主的活标本。桑累阿个子矮小，身强力壮，三十三岁，黑色的头发，显得龌里龌龊。不论什么事他都要加以利用，同时又装模作样，喜欢装出一派善良天真和沉稳冷静的样子，所以他不能不总是玩滑头、耍手腕。由于他很有钱又很自信(他的财富在外省来说确实很不小了)，因此他这互相矛盾的意向在他身上混合为一就更加显得突出，把他弄得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蠢货。说得确切些，他这人并不是没有思想，只是浅薄空虚，而且狂妄自负，特别是当他有意要表示自己很有才智的时候，更是如此，真恨不得叫你想把他从窗口给丢出去才痛快。

这人和你握手，为了向你表示殷勤好意，他往往狠劲地捏得你手痛得直想叫出来，这他才罢休；他自己无话可说，又要跟你开开玩笑，于是就拼命地大嚷大叫。他还要穿上种种时髦衣裳别出心裁地把自己打扮得奇形怪状，表示他天真可爱而又不修边幅："我是本省最大的地主，所以我应当与众不同。"这话他每天都要重复一百遍。

如果有一个脚夫在街上同他的一个下人找麻烦发生了争吵，他就不顾一切地急忙跑去干预，甚至真会把那个脚夫杀掉才称心。他曾经在波旁王朝通缉密谋叛乱分子时亲手抓住一个不幸的农民，交给官方，那农民就被不问情由地枪毙了。因此他成了有权势、思想正派的一派人的首领，这也成了他最光荣的一个头衔。吕西安了解这些详情当然是很久以后的事。不过，即使德·桑累阿侯爵的保王党也因这一点替他深深感到抱愧，即使德·桑累阿侯爵本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禁也感到惊骇，也不敢相信一个绅士竟去干宪兵干的那种事，更不像话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抓住的不过是一个无告的农民，不经审讯程序，仅仅在宪兵处由他出庭，随后就活活把他处决，真是太糟了。

侯爵几乎每天中午或下午一点钟开始就完全沉溺在昏天黑地的醉酒状态之下，在这方面，他们像摄政时期那些可爱的大贵族。所以这天下午两点钟在路上遇到德·朗弗尔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话

说个不停，而且所讲的许多故事，其中的英雄人物就是他自己。吕西安想："他这人还是坚强有力的，他大概不会乖乖地把脖子伸到九三年[①]的斧头下面去，他不像德·欧甘古那些人，他们是一些虔信宗教的绵羊。"

德·桑累阿侯爵很好客，不论晚宴午餐，总是宾朋满座；谈起政治来，高谈阔论，强劲有力，调子从来不肯放低。在他这是有道理的；德·夏多布里昂的名言，他记住有二十来句，能够倒背如流；特别是关于行刑的刽子手以及统治一省必须有六名长官这一句名言，他尤其津津乐道。

为使自己的雄辩口才保持在这样的水准上，他在家里，在常坐的靠背椅一旁总要放上一个桃花心木小茶几，上面摆一瓶科涅克白兰地酒，几封莱茵河彼岸[②]的来信，一份《法兰西报》，这是一份专门反对一八三〇年朗布依埃宫廷逊位的报纸。凡是到桑累阿府上来喝酒的人，没有不为国王陛下的健康、王位合法继承人路易十九殿下的健康干杯的。

桑累阿现在转过身来对吕西安大声说道："真的，先生，也许总有一天，伟大的正统派王党决心在巴黎推翻律师们[③]的统治，你我要在一起拿起步枪来大干一场啦。"

吕西安回答的方法很好，使这位已经不止半醉的侯爵心花怒放。这一天，他们最后又在本城极端保王党的咖啡馆喝了糖烧酒，桑累阿和吕西安从此也就混熟了。

不过，这位好样儿的侯爵仍然有他叫人无法忍受的地方；他听不得路易-菲力浦这几个字，一听谁说出这个名字来他就尖声怪叫，大喊"贼，贼，贼"。这也是他的一个特征。南锡大多数贵族太太每次听到他这样惊呼怪叫都要笑个不止，而且一个晚上常常要笑上十次。吕西安对这种没完没了的大笑和胡闹十分反感。

---

① 九三年指一七九三年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史称恐怖时期。

② 莱茵河彼岸指德国。

③ 指资产阶级。

第十二章

这种带有触电似的效果的机智的谐谑，吕西安观察过几十次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如果把心里想的如实地讲给这批乡下的喜剧演员听，那就一定要上当；这些人即使笑，也在装腔作势；他们在最开心的时刻，心里想的仍然是九三年。"

这一观察的结果对我们这位英雄的成功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开始成了一个红人，但如果讲出几句真心话来，他已取得的成功就会化为乌有。所以他遇到机会就说谎，就好比蝉在枝头唱歌，越是这样人家越是人迷；如果拿出真情实意，恢复自然面貌，快乐就会不翼而飞，就完了。可是不管吕西安怎样谨慎小心，厌恶之感又开始向他袭来，这是一项让人感到伤心的回报。他只要一看到德·高麦西伯爵夫人任何一位高贵的朋友，事先他就已经知道他们讲出的话将是怎样，接下去的回答又是怎样。这些先生当中最可爱的人物手头现有的玩笑不过那么八九个，德·桑累阿侯爵可以说是他们当中最愉快最风趣的一位，只消听他一开口，他们的意趣何在也就不难断定是怎么一回事了。

其实即使是外省最最令人生厌的人们自己，人家把他们折磨得十分痛苦，他们也感到厌烦。所以南锡这些极爱虚荣的贵族绅士都喜欢找吕西安交谈，在街上遇到他也要停下来扯上一阵。吕西安这个布尔乔亚，思想可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何况他的父亲家资有几百万，所以在这里他一跃而成为一个时兴的人物。另一方面，德·毕洛朗夫人又到处宣扬说他人很有才智，富于思想。这是吕西安初步取得的成功。实际上，他现在已不像当初离开巴黎时那样幼稚不知世事了。

在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当中，他认为上校德·瓦西尼伯爵是最出众、谁都比不上的一位。德·瓦西尼伯爵个子高大，金发，虽然满脸的皱纹，但年纪还不大，他的样子显得明达和善，人也不死板冷漠。他在一八三〇年七月受过伤，但也并不过分利用这件对他很有利的事情。他回到南锡以后，不幸看中娇小的德·维尔贝勒夫人，发生了热烈的爱

情。德·维尔贝勒夫人很有才智，这是后天学习得来的，还有一对很美的眼睛，不过眼睛流露出来的热情叫人感到不舒服。她的交往名声也不好。她居然把德·瓦西尼先生抓到手心里，弄得他非常苦恼，不许他去巴黎，巴黎本是他急切想再去看看的，主要的原因是她想让他和吕西安结为亲密的朋友。德·瓦西尼常到吕西安寓所来找他。吕西安心想："真是不胜荣幸之至，连在家里也得不到安静，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安静地方啊？"后来吕西安发现这位伯爵甜言蜜语奉承恭维之后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吕西安因此在他来访时说话总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借以取乐；因为，这些外省人即使是讲究礼节的也没有时间观念，好像时间停止不动了似的，他们来了一坐就是两个小时，一贯是这样。

"杜伊勒里王宫和花园之间那条沟到底有多深？"德·瓦西尼伯爵有一天这样问他。

吕西安回答说："我也不大清楚，不过我觉得手持武器要跳过去，是很困难的。"

"怎么！难道会有一丈二尺或一丈五尺深？塞纳河[①]的水还不渗透到沟里去？"

"你让我想一想……好像那沟里面一直是湿漉漉的；不过，只有三四尺深也说不定。我从来没有想到去看一看；我曾经听人说起过，那好像是一道军事防线。"

吕西安用了整整二十分钟想方设法讲出这一类含糊不清的话来消磨时间。

有一天，吕西安看见德·欧甘古夫人被德·昂丹先生纠缠得很不耐烦。德·昂丹这个青年人，是一个道地的法国人，总是无忧无虑，从不想到将来，一心只想讨人欢心，无时不在追求欢乐，但在那一天，他爱她简直爱得发了疯，充满了甜蜜的忧郁；那天他确实有点忘乎所以，想要比平日显得更可爱一些。德·欧甘古夫人本来想邀他出去走走散散心，然后再回来，可是他不肯去，只顾在客厅里来来去去踱方步。

吕西安对德·欧甘古夫人说："夫人，我非常想送给你一件礼物，一幅小小的英国版画，装在一架精美的古式镜框里；请允许我把它挂在你

① 塞纳河，法国大河，发源于东部朗格勒高原，流经巴黎，注入英吉利海峡。

的客厅里，如果有一天我在原来挂画的地方不见它挂出来，那就表示你对我某一次可憎的行为生气了，那么，我从此就再也不到你府上来。"

"你呀，你真是一个聪明人，"她含笑回答说；"你就是真正在恋爱，你也决不会变蠢……伟大的上帝啊！还有什么比爱情更叫人厌烦呢？……"

但是，就是这样一些话，可怜的吕西安也难得听到；他的生活过得十分暗淡，很是单调。南锡上等人家的客厅他都去过了，他自己也有了穿号衣的仆从；他的双轮轻便马车和敞篷四轮马车是她母亲特地给他从伦敦买来的，簇新、完全可以和德·桑累阿先生以及本地最阔气的财主的马车随从相媲美；他还把南锡豪门巨族有关的趣闻轶事写信告诉他的父亲。尽管这样，他还是和从前一个人在南锡大街上闲逛打发每天傍晚的时间一样，总是感到烦闷无聊，难以排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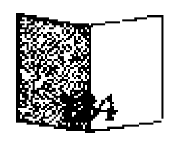
他常常来到某家门前，一想到又要听那种刺耳的尖叫，又要忍受那样的苦刑，他就在马路上犹豫不决、裹足不前，自问"我要不要上去？"有几次，他甚至在马路上就听到那种叫声。外省人争论到了紧张的时刻真是吓人，他们没有话可说，只是一味直着喉咙尖叫；他们以此自豪也是有理由的，因为用这种手段往往使对方哑口无言，把他压倒。

"巴黎的极端保王党是平易近人的，"吕西安想；"可是我发现这里的极端保王党还处在原始状态：是非常可怕的一类人，粗声粗气，专好骂人，容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翻来覆去三刻钟老是讲那么一句话。巴黎最叫人忍受不了的极端保王党把葛朗代夫人客厅里的客人都吓跑了，他们到这里来倒可以成为很受欢迎、态度温和、说起话来十分动听的朋友了。"

高声谈话是吕西安最难忍受的事，他简直受不了。"我应当好好研究研究这些人，好比人家研究博物学那样。居维叶先生[1]告诉我们在植物园中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研究，把各种相似的情况和不同的情况都详细记录下来，这是医治蠕虫、昆虫、令人厌恶的海蟹等等引起的我们厌恶的感觉的最好方法……"

---

① 居维叶（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创建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著有《动物界》、《地球表面灾变论》等。



吕西安交了这些新朋友，在街上遇到其中某一位，就不得不在路上停下来，站在那里，又无话可说，只好彼此对视，说些今天天气热、天气冷之类的话；外省人除报纸以外什么都不阅读，他们只是拿争论来混时间，争的也就是报纸上讲的那些事，可谈的也不过是这些。吕西安想，"确实，在这里，有财产同样是大不幸，有钱人更是无所事事，非常无聊，因此从外表看去，他们更显得恶劣。他们拿着显微镜专门研究他们的邻人，这样度过他们的一生；他们医治烦闷无聊的唯一药方就是彼此侦察，搜寻人家的隐私，由一个陌生的人看来，在开初几个月中，正因为这一点倒把他们的精神空虚给掩盖起来，叫你看不真切。做丈夫的要对一位新到的客人讲一件什么事，而这事又是他老婆、孩子都知道的，你看好了：老婆孩子也要讲这个故事，急不可耐地要开口抢过他们的父亲的话头；往往借口补充一条什么漏掉的新的情节，他们就从头开始把那个故事再讲一遍。"

有时，吕西安骑马回来，人累了，不想梳洗打扮，也不想到贵族人家去作客，那他就留下和他的房东博纳尔先生一起喝一杯啤酒。

有一天，这位正直的工厂主、对当权者颇为不敬的博纳尔先生对吕西安说："我要送给省长先生一百路易；我送这一百路易，为的是搞一个外国进口两千袋小麦的许可证；他老子的薪水也不过两万法郎。"

博纳尔对本地的贵族不见得比对行政长官更敬重一些。

他对吕西安说："如果没有这个杜波列博士，这帮人……还不至于这么恶劣；你经常接待杜波列，先生，这个人要提防！这个地方的贵族，"博纳尔又补充说，"见巴黎邮件迟到四个钟头，就吓得心惊肉跳；他们就跑来找我，预售他们即将收割的小麦，他们跪下来求我拿金币付款；可是第二天，邮件收到了，放心了，在马路上见到我，连头也不肯点一点。他们每一次失礼，我嘛，我就都把它记录下来，非叫他们为此付出一个路易的代价不可，我认为这完全是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这我是和他们派来送交麦子的仆役一起办理的；他们又贪又吝，可是先生，你以为他们会有心思亲自跑来看他们的麦子过秤吗？大胖子德·桑累阿先生等不到量过八斗十斗，就叫嚷灰尘伤了他的肺了。这个家伙真有意思，专门搞出一套劳役制、一批耶稣会的教士，还有旧制度，都是用来对付我们的！"

有一天傍晚，军官在操场上操练完毕，正在散步，马莱尔·德·圣梅格兰上校满腹怨恨，对我们这位英雄发作起来了。

"你叫四五个仆人穿上花花绿绿的号衣，戴着大肩章，在马路上招摇，究竟想干什么？这对军团影响很不好。"

"上校，根本没有哪一条规定不许有钱的人花钱。"

吕西安的朋友费欧图忙把他拉到一旁，低声对他说："你疯啦，为什么对上校这样讲话？他自有办法对付你。"

"你要他怎么对付我？我看他恨我，恨一个不常见面的人；但是恨得毫无道理，对这样的人，我寸步不让。现在这一刻钟，我的想法就是要那种号衣，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从巴黎还买来了二十四把花剑。"

"啊！死脑筋！"

"我的上校，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凭我的荣誉保证，你找不到比我更规矩、更不自负的军官。我希望人家不要找我的麻烦，我也不找别人的麻烦。对任何人，我都客客气气，以礼相待，有人要找岔子，就请他找我来吧。"

两天后，马莱尔上校派人把吕西安找了去，下令说他的仆人不得超过两个，可是说话的神态又尴尬又虚伪。吕西安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他的下人都穿起最新式的资产阶级服装；这样一来，他的那些仆役变得一个个笨头笨脑、俗气无比。为了缝制这些新的服装，他专门雇了本地一个裁缝。出乎意料，他这个玩笑开得非常成功，他在上流社会出了名，德·高麦西夫人大大恭维了他一番。至于德·欧甘古夫人、德·毕洛朗夫人，简直都为他发疯了。

吕西安把这个仆人号衣的事，详详细细地写了封信告诉他母亲。上校那方面也写信向内政部告状，这在吕西安倒是在意料之中的。在这段时间里，他看到南锡上流社会社交界对他的人品价值是十分认真看待的；因为杜波列已经写信给他巴黎的朋友探询凡·彼得斯-勒万银行的资财状况和社会信誉，巴黎的回信他已经拿出去给人们看了。巴黎来信对吕西安是再有利也没有了。有人告诉杜波列："银行利用某种时机可以向内阁政府收买情报，借此搞投机活动，然后和他们对半平分，这只有少数几家银行才办得到，这少数几家银行里面就包括勒万银行在内。"

吕西安的父亲勒万先生，是专搞这类不光彩的买卖的，搞这种买卖迟早要毁掉，不过可以拉上一些令人满意的重要关系。他和某些部门关系极好，所以马莱尔上校告他儿子状的事他准时得到了消息。

关于儿子的仆人这件事，他觉得十分有趣；这件事他亲自过问了一下；一个月以后马莱尔·德·圣梅格兰上校收到部里关于这件事的专函，弄得他相当难堪。

上校本来很想把吕西安派到另一个工业城市的分遣队去，那地方的工人正在组织互助会。作为部队首长，最后他也必须懂得忍下这一口气，所以上校后来遇到吕西安，就像一个耍手腕的老百姓一样，虚情假意地笑着对他说：

"年轻人，人家已经向我报告，关于仆人的事，你是服从命令的，我表示满意；那么，你想用几个仆人就随你的便吧；不过，爸爸的钱袋还是得注意一点哟。"

"上校，我很荣幸，我向你表示感谢。"吕西安故意慢条斯理地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爸爸已经给我来信了；我可以打赌，他见过部长了。"

随着这最后一句话出现在吕西安脸上的笑容，深深刺伤了这位上校。"哎呀！如果我不是上校，不是还想当准将的话，就凭你这最后一句话，就值得给你一剑，该死的傲慢的人！"上校心里这么说；接着，他以一个老兵那种坦率、粗野的派头给少尉敬了一个礼，径自走掉。

就像这样，凭着力量和谨慎这两条，像某些严肃的著作所说的那样，吕西安在骑兵团使得人们对他更加恨之入骨；不过凶言恶语他倒还没有正式听到过。同事中有许多人还是很好的，但他的坏脾气已经养成，他对他的同伴除严格控制在礼貌许可的范围内之外总是尽量少说话，尽量不苟言笑。即使局限于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范围内，他也感到厌烦得难以忍受，像他这样年纪的青年军官的玩乐他一律摈弃；这个世纪所有的缺陷，在他已无不具备了。

在这一段时间内，南锡上流社会的新奇特点对我们这位英雄的内心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吕西安对南锡各种人物，实在太熟悉了。他不能不经常进行哲学思考。他认为南锡比巴黎更原始一些；不过，南锡的傻瓜更让人讨厌，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人，即使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所缺少的也恰恰就是那么一点出乎意料的新奇，"吕西安想。而这

种新奇，在杜波列博士和德·毕洛朗夫人身上，吕西安倒是偶尔可以隐约看到一鳞半爪的。

第十三章

这位德·夏斯特莱夫人，吕西安在社交场合还一直未曾遇见过。他初到南锡时从马上摔下来，德·夏斯特莱夫人倒是亲眼看见的。他把她已经淡忘了；但是他几乎每一天都要从抽水机路走过，这已是习已为常了。他常常注意看那个自由派军官，也就是专门躲到施密特阅览室的那个密探；相比之下，注意鹦鹉绿百叶窗就少了，这是事实。

有一天下午，百叶窗打开了；吕西安看见窗上挂着很好看的绣花纱窗帘；他立即不假思索地在马上显示了一下他的骑术。这天他骑的不是省长那匹英国种马，而是一匹匈牙利小马，搞得很不好。匈牙利小马竟发起脾气来，尥蹶子，以致他有两三次差一点被翻下马来。

“怎么搞的，还是在这个地方！”他对自己这样说，气得脸通红；最不幸的是，偏偏在这紧要关头，他看见窗帘在窗棂上稍稍拉开了一点，显然有一个人在里面看他。正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在那里。她心里想：“啊！我那个青年军官又要摔下马了！”每当他从这里经过她总在注意看；只见他的衣着打扮潇洒动人，完美无瑕，尤其是一点也不假作正经，不故作姿态。

最后，吕西安还是要出乖露丑，他的那匹匈牙利小马又把他摔到地上，离他初到骑兵团摔倒的地方不过十步远。“说起来这真是命中注定！”他气坏了，重新上马时，心里这样想，“我是前生注定非要在这个年轻女人面前出丑不可。”

整个一晚，这件倒霉事害得他得不到一点安慰。“我非去找她不可，”他想，“看她是不是见到我并不笑出声来。”

有一天傍晚，在德·高麦西夫人家中，吕西安讲了他这件倒霉的事，这下可就成了这一天的新闻，每当新来一位客人，人们就把这件新鲜事重说一遍，他倒也觉得有趣。就在这天晚上临到结束的时候，他听

到有人报告说德·夏斯特莱夫人来了;他问德·塞尔庇埃尔夫人为什么她不大在交际场中露面。

"她的父亲大人,德·彭乐威侯爵,前不久痛风症发作;做女儿的虽说是在巴黎长大的,毕竟有责任去陪一陪他;再说我们怕是没福,讨不上她的欢喜吧。"

坐在德·塞尔庇埃尔夫人旁边的一位夫人也加进来讲了几句带刺的话,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又在这几句话上添油加醋地讲了几句。

吕西安心想:"这纯粹是出于嫉妒;要不就是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行为让她们抓住了什么把柄?"他因此回想起他初到那天驿站站长布沙尔先生对他讲的关于轻骑兵二十团中校德·毕桑·德·西西里先生的话。

第二天上午,在骑兵团操练的时候,吕西安总是在想着昨天发生的倒霉事儿……"不过,也许骑马确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得意的事。跳舞,我不行,在客厅交际中我也不出色;很明显,这是上天要我蒙受屈辱……对!我如果遇到这个年轻女人,我一定上去向她致敬;我已经两次落马,我们已经认识了;倘若她认为我向她致意是非礼,那也好,也是一个纪念,总会在此时此刻和我摔下马来那可笑的事中间留下一些什么。"

过了四五天,吕西安傍晚步行到军营去刷马,他在一条街道拐角的地方看见一位高高的妇人,戴着一顶简朴的帽子从相距十步远的地方走过。他仿佛看到过这样的发式,头发那么密,色调那么美,似乎在熠熠发光,这在三个月前曾经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真的,是德·夏斯特莱夫人。他又看到巴黎人那种正当青春年少的轻盈步态,不禁为之一惊。

"她认出我来,一定禁不住要嗤笑我。"

他看她的眼睛;眼睛表情的单纯和严肃说明它们在做着一个忧郁的梦,一点没有嘲笑的意味。"那眼光肯定丝毫不带讥诮的意思,"他自己这样说,"她这么靠近我走过,不得不这样望一望我。她不能不看我,就像看一看挡在前面的障碍物,就像在街头碰上一件什么东西……多么让人高兴啊!我成了一架双轮大货车了……眼睛甚至还带着胆怯,眼睛多么美……可是她到底有没有认出我这个倒霉的骑兵?"

吕西安在她走过以后很久才想起预计要向她致意的事；她那眼神，谦卑而胆怯，但又显得那么高贵，以致当她折回从吕西安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低下眼来不敢再看她了。

这天上午骑兵操练整整占去三个小时。我们的英雄觉得时间过得不像以往那么长；他心里不停地揣摩那种眼神，对着他的目光直接看过的那种眼神和外省人常有的神情是不一样的。“从我到南锡以后，我心里烦恼难过，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这个女人忘掉我那件可笑的事……如果连这样一个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打算都不能实现，那么，我不但是一个苦恼的人，而且简直成了一个大笨蛋了。”

当天晚上，在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家里，他在德·塞尔庇埃尔夫人还有和她坐在一起的五六位好友面前加倍地殷勤小心；他激动地张大眼睛听她们尖酸刻薄地骂路易-菲力浦宫廷，这一场谩骂最后由德·索弗-德·欧甘古夫人的尖锐批评收场。经过他的精心准备，一个小时后，吕西安才站起来走到戴奥德兰特小姐靠在那里做针线的小桌旁边。于是，他给戴奥德兰特小姐和她的朋友把他还没有讲过的最近一次坠马的细节讲了一遍。

他最后说：“最糟的是当时有一些看热闹的人在场，其中有一个人，这件事对她已经不能说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是什么人？”戴奥德兰特小姐问。

“一个年轻女人，住在彭乐威公馆二层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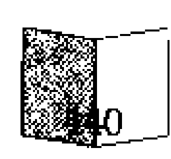
“嘿！那是德·夏斯特莱夫人。”

“这倒给了我一点安慰，人家说了她很多坏话。”

“事情是这样的，她把自己看作是在九重天上；她不喜欢南锡；我们也不了解她，社交活动中她只露了几次面，或者不如说，”好心的戴奥德兰特特意加上了几句话，“我们对她也完全不了解。她总是隔了很久很久才出来拜客。我宁可相信她脾气懒散疏忽，而且她远远离开巴黎，心境也不好。”

德·塞尔庇埃尔小姐的一位年轻女友说：“她常常是叫人驾起马车，可是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马车又卸下来，不出门了；人家说她怪，孤僻。”

“要是不准备结婚，就不能和男子跳舞，一次也不允许，对一个敏感



的人，这是十分难堪的事。"戴奥德兰特又说。

"对我们穷人家没有陪嫁的女孩子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她的女友说，"当然，她是省里最富有的孤孀。"

她们又谈到德·彭乐威先生性格如何专横独断。吕西安一直期望她们讲一讲德·毕桑先生。他后来想，"我未免太糊涂了。"

一个金发青年走进客厅，他那样子看来是很枯燥乏味的

戴奥德兰特说："你看，就是这一位，让德·夏斯特莱夫人最心烦的也许就是他；这就是她的表哥，德·勃朗塞先生，他爱她已经有十五到二十年了，他经常很动情地说起他们青梅竹马时的爱情，在德·夏斯特莱夫人成为非常富有的寡妇以后，这种爱情变得更加强烈。德·勃朗塞先生的心愿有德·彭乐威先生支持袒护，他好像是德·彭乐威先生最谦卑的仆人，德·彭乐威先生每个星期有三天请他来和他亲爱的表妹一起吃晚饭"

"不过，我父亲认为，"戴奥德兰特小姐的女友说，"德·彭乐威先生什么都不怕，只怕一件事：他女儿的婚姻。他这是在利用德·勃朗塞先生把别的求婚者都推开去；他也知道他自己大概不会成为这笔巨大财产的占有者，这笔财产现在就由德·彭乐威先生亲自经管；因此，他不同意她回巴黎去。"

"德·彭乐威先生曾经跟他女儿大吵过一场，这是几天前的事，"戴奥德兰特小姐说，"那时候他风痛症正要发作，是因为她不想辞退她的马车夫。德·彭乐威先生说，'我晚上出去时间不长，我的车夫可以派给你使唤；留一个一点用场也派不上的人干什么？'这次争执和上一次他要他的女儿同她的知心朋友德·贡斯当丹夫人断绝关系时吵得一样厉害。"

"就是那天德·朗弗尔先生讲的那个口齿十分厉害、很有才气的女人？"

"就是呀。德·彭乐威先生特别吝啬，又胆小怕事，他怕德·贡斯当丹夫人的果断性格产生不好的影响。一旦路易-菲力浦倒台，宣布共和，他就打算出国流亡。第一次亡命国外，他给搞得狼狈不堪、处境很惨。人家说，他地产无数，现款短缺，所以倘使再一次越过莱茵河逃难，那么，他的一切就全寄托在女儿的财产上。"

吕西安、戴奥德兰特和她的女友正谈得高兴，这时德·塞尔庇埃尔夫人觉得她作为母亲过来打断他们三人躲在一旁密谈也没有什么不妥，虽然她见他们这样谈话心里也觉满意。

她眉开眼笑地走来说道："你们几个在谈什么？看你们谈得这么热闹！"

"我们在谈德·夏斯特莱夫人。"那位女友说。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听了这话，脸色一变，样子立刻变得十分严峻。"这位太太的经历，"她说，"姑娘家不应当拿来做谈话资料；她从巴黎带来的那些行为举动对你们未来的幸福很有危险性，姑娘们，特别是对你们在社会上的声名身份。很不幸啊，她的财产和她罩在财产上的一层虚假光彩都可能让人家对她的严重错误产生不切实际的印象；先生，"她转身对吕西安生硬地说，"对我的女儿讲德·夏斯特莱夫人那些奇遇你可要对我负责。"

"讨厌的女人！"吕西安暗想；"我们偶尔谈谈不过觉得有趣，就跑来捣乱；我在这里听这伤心的故事不是已经耐心听了一个小时了！"

吕西安摆出极其傲慢、极为生硬的架势站起来扬长而去。回到寓所，他见到房主小麦商博纳尔先生，心里这才觉得满意。

由于烦闷，而且从来也没有去想过什么爱情的事，吕西安却不知不觉做起一个普通情人所关心的事情来了，这让他觉得十分有趣。星期日清早，他居然派一个仆人站到彭乐威公馆大门对面去放哨。等这仆人跑回来告诉他说德·夏斯特莱夫人刚刚到名唤传信堂的当地一处小教堂去了，他立刻起身向那个教堂奔去。

这座教堂十分狭小。吕西安不备车马就不出门，这已经成了一条规矩。因此他这许多马匹嘈嘈杂杂，不免招摇过市，他又穿着一身军装，非常触目，连自己也为这种缺乏精巧雅致的势派感到惭愧。他看不清德·夏斯特莱夫人，她坐在小教堂深处，那里光线晦暗。吕西安看见了她，觉得她是那么朴素自然。他想："要么是我错，要么这女人对自己身边什么事都不注意；然而，她的风韵和这极度的虔诚多么和谐一致。"

下一个礼拜日，吕西安步行到传信堂去；虽然是这样，他还是感到不很自在，仍然觉得过于张扬。

他的仪态无论怎样都难以和德·夏斯特莱夫人高洁的气韵相比。但是吕西安所坐的那个位子却能清楚看到她走出去，他注意到她的眼

睛并不总是完全向下俯视，这时她的眼睛有一种美，是那样奇异而独特，以致在这样的时刻眼睛究竟如何在感受也不由她作主地——流露出来。他想："这两个眼睛大概总让它们的主人生气；任凭她怎样，反正她无法让它们什么也不表示。"

这一天，她的眼睛表示着深深的专心致志和深深的忧郁悲愁。"难道就是这一对深受感动的眼睛向德·毕桑·德·西西里先生表示敬意?"

一想到这个问题，他的快乐心境就一扫而尽。

第十四章

"军队驻地的爱情只会招来无穷的烦恼，这话我不相信。"这个看法不无道理，不过未免庸俗。这个看法却使吕西安有点认真起来了；他想了很多，也想得很深。

他沉默了好半天，接着他对自己说："是啊，且不管那是不是容易办到，但能和这样一个人很好地谈一谈，终究是诱人的。"他脸上的表情表示"诱人"二字不大妥当，他继续想下去："一个中校和一个普通的少尉，中间有一条鸿沟相隔，我不能假装看不见；德·毕桑·德·西西里是圣路易[1]的兄弟查理·德·安茹[2]的随从的后代，这样一个贵族姓氏和一个小小的资产者姓氏勒万，中间的距离更是可怕……不过从另一方面考虑，我有穿新号衣的仆人和英国种的好马，照外省人的看法，也应当给一个半贵族的头衔吧……也许，"他笑着又说了一句，"一个完全的贵族头衔……"

"不，不，"他猛地站起来，又愤愤地说，"卑鄙的思想不可能和这么高贵的面貌并存……她如果有那种思想，那也是她的宗族门阀观念。

---

① 圣路易(1214—1270)，即法国国王路易第九；改革内政，加强王权，曾率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入侵埃及。

② 查理·德·安茹(1226—1285)，即查理第一，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法王路易第九之弟。

她有这样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可笑，并不奇怪，因为她从六岁开始教理学习就已经把那种思想全部接受下来。那已经不是什么思想，而是感情。可是外省贵族只知注意仆人穿的号衣和马车的漆饰样式。

"但这种种精致美雅的要求又是为什么呢？我很可笑，我应当承认 可我是不是应该弄清楚这种内在的品质？我是多么希望有她在的客厅我也能在那里过几个晚上啊……我父亲来信说南锡上流社会不会接受我，可是接受了。好不容易哟；是时候了，是我应该在这些社交场合有所作为的时候了。那些地方确实令人厌烦，确实乏味。太厌烦就会把我搞得心不在焉、粗心大意；这批极爱虚荣的贵族地主巴不得我这样，哪怕他们当中最好的人也决不会放过我的。

"西尔维亚娜小姐说过：要有一个生活目标。为了有一个生活目标，我为什么不想办法和这个年轻女人在晚上见面呢？我真是太老实了，还想到什么爱情，还要自我谴责！这样混混，对一个有价值的人，要为祖国献身，又有什么妨碍呢！

"其实，"他忧郁地笑了，"她那可爱的谈话，我希望见到她、听她谈话时所能得到的快乐，很快就能把我的毛病治好；生活方式、举止风度是高贵的，在生活中又有适用于另一种社会地位的谈吐，这大概就是西尔维亚娜·贝尔序小姐那样的女人的下一步吧。她也可能像德·塞尔庇埃尔夫人那样，又刻薄又虔诚；也可能像德·高麦西夫人，醉心于贵族那一套，总是和我谈她祖先有过的种种头衔，德·高麦西夫人昨天还和我谈了很久，年代也搞得颠三倒四，说她一个老祖宗名叫昂格朗，追随弗朗索瓦第一[1]出征，和阿尔比[2]人打仗，还当上奥弗涅的司令官……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她很美；和她这样过一两个小时，此外还要我怎么样？反正我和她相隔只有两步，这些无聊的废话咱们就听吧。可笑或卑鄙的思想为什么竟没有摧毁这么美的面容，从哲学观点考虑一下，这也许是很有意思的事。其实，拉瓦特尔的学说[3]

---

[1] 弗朗索瓦第一(1494—1547)，法国国王，昂古莱姆伯爵查理·德·瓦卢亚-奥尔良之子。

[2] 阿尔比，法国南部塔尔纳省首府。

[3] 拉瓦特尔(1741—1801)，瑞士哲学家，曾创立一种所谓相面术，根据面部特征来研究人的性格和人的才能禀赋。著有《展望永恒》、《自省者秘行记》等。

真是再可笑也没有了。”

在吕西安的头脑中,千头万绪归结到一点,就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去作客的地方,或者她不出门在自己家里,如果他不能打进这些地方去找她,那就简直是蠢到了极点。“必须小心仔细。很可能这就是对南锡贵族的一场攻坚战。”按照这种哲学推理推下去,命中注定的字眼“爱情”这两个字就可以避开,他也用不着自责自怨了。他不是常常笑自己见到表兄埃德加时那副可怜相吗!一个人当然应当有自己的尊严,但是自己的尊严偏偏要寄托在一个有尊严的女人的评价上,还非得这样一个女人不可,而且还非得有一个祖宗追随弗朗索瓦第一屠杀阿尔比人这样一个女人不行:这有多么复杂,多么可笑!在这种纠缠不清的矛盾中,男人真比女人更加可笑啊。

想出这一大套美妙的理论也无济于事,德·毕桑·德·西西里先生仍然盘踞在我们的英雄心里,正像德·夏斯特莱夫人也在支配着他的心灵一样。他用非常巧妙的方法转弯抹角地提出关于德·毕桑先生以及能不能见他的问题。可是戈提埃先生,博纳尔先生,还有他们的朋友,以及整个二流社会[1],尽管通常他们都是喜欢吹牛的,可是对德·毕桑先生却毫无所知,只知道他是最大的贵族,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情人,在德·高麦西夫人和德·毕洛朗夫人的客厅里,人们讲话一向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吕西安在这里问到德·毕桑先生,人们似乎一下子想起吕西安属于敌对营垒,于是明确的回答他就不要想了。他在和他的女友戴奥德兰特小姐交谈时,也没能接触到这个题目,说实在的,戴奥德兰特小姐是唯一不想骗他的人。德·毕桑先生的真相吕西安始终没能弄清。德·毕桑先生是一位很不错、很严肃的绅士,不过没有头脑、缺乏才智;初到南锡时,人家对他的接待,他自己肥大的身躯,他那普普通通的眼神,以及四十岁的年纪,他自己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以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情人自居。所谓德·毕桑先生的真相不过如此。可是德·毕桑先生,却是不停地到她父亲和她的家里去作客,打扰他们,让他们心烦,她一直想方设法让这位频频上门来访的客人来得少一点,可是总没有成功。她的父亲德·彭乐威先生坚持主张与南锡军界

① 上流社会指南锡贵族,二流社会当指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及其社交界。

搞好关系。他与查理第十有书信往来，虽说无可非议，可是一旦真相败露，受命前来逮捕他的将是谁？能够保他逃命的又是谁？万一巴黎宣布共和，能够庇护他，使他免受当地暴民残害的又是谁？

不幸吕西安对以上种种完全蒙在鼓里，毫无所知。他见到杜波列先生，发现他在听他问起这些问题时也总是巧妙地回避。

在比较有交情的朋友间，人们总是不停地告诉他："这位高级军官是圣路易的亲兄弟、德·安茹公爵的一个副官的后代，他的老祖宗曾经辅佐德·安茹公爵攻克过西西里岛[1]。"

他在德·昂丹先生那里倒是了解到一些情况。德·昂丹先生有一天告诉他说：

"你现在住到他原来住的那个地方，这件事你办得对头，这所房子在城里算是很不错的了。毕桑这个倒霉蛋，人很了不起，一点主张也没有，非常潇洒，常常请太太们到比莱维尔森林或绿色猎人森林去进午餐游玩，那个地方离开此地不过四分之一里路程。他非要到半夜才觉得开心，因为到这个时候他才有了醉意，差不多天天都是如此。"

吕西安现在一心只想在某一社交场合有机会遇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因此当初想在南锡人面前炫耀自己的企图，现在被怎样才能抓住这个美丽的小玩意儿的念头——如果不是抓住她的心的话——这种强烈的欲望所代替了。这就是促成他现在的行为的动机。现在他也许看不起南锡人了，不过这也未免有点过分。他想："她是省里一个年轻的极端保王党，圣心修道院[2]出身，接着进入查理第十的宫廷，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又从巴黎被赶了出来。这里面总应该有一些什么非同寻常的观念！"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故事实际上也不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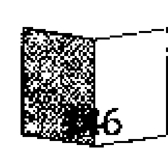
一八一四年第一次复辟[3]之后，她的父亲德·彭乐威侯爵先生看

---

① 西西里岛，今属意大利，位于亚平宁半岛西南，地中海最大岛屿。

② 圣心修道院即耶稣圣心修会，1806年仿照耶稣会（耶稣修会）创办的女修道院。

③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宣布废除君主制，波旁王朝灭亡。1814年3月30日反法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1815年3月—6月拿破仑"百日"统治，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滑铁卢一战失败，6月22日第二次退位，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直至1830年七月革命，末代君主查理第十被推翻，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最终结束。



到自己不仅不能留在宫廷，而且被遣到南锡这地方来，是很灰心的。

他说："我看我们这些人不同于宫廷贵族这条线已经是划定的了。我的堂兄与我同一个姓氏，因为他属于宫廷，二十二岁就当上上校指挥一个团，可是我在这个团里，谢主隆恩，活到四十岁才爬到一个上尉。"德·彭乐威先生第一件痛心的事就是这个，这一点不论对谁他都毫不隐讳。事隔不久，第二件痛心的事接踵而至。他出面参加一八一六年下院选举，计票结果他才六票，其中还包括他自己投的一票。他只好又躲到巴黎去，扬言受到这种耻辱后再也不回到省城来了。当时还带着他的女儿，才五六岁。他为在巴黎谋得一个地位，到处请托，想进贵族院。德·毕洛朗先生当时在宫廷里吃得开，就劝他把女儿安排到圣心修会的修道院去；德·彭乐威先生按照这个指点去办了，觉得这个建议意义重大。他自己也热心信教，所以到了一八二八年就把他女儿嫁给查理第十宫廷侍卫队的一名准将。这桩婚姻过去被看作是大有进益的。德·夏斯特莱先生家资甚富。他人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因为他已经秃顶；不过人倒是精神抖擞，举止高雅，甚至柔柔软软的。他宫廷上的政敌曾经把大诗人布瓦洛[1]评论他那个时代的传奇的一句诗奉送给他，那句话是：

柔情蜜意都说尽，甚至说到"我恨你"。

德·夏斯特莱夫人在她那位崇拜小手腕、小作态的丈夫的指导下，很受公主们欢迎，因为拿姿作态、耍小手腕在宫廷里是很起作用的。德·夏斯特莱夫人很快得到了称心如意的地位。她在滑稽歌剧院和歌剧院[2]都包着宫廷的包厢，在夏季，在默东[3]和朗布依埃两处都有消夏寓所。她很幸运，不必过问政治，也用不着去看报。她所知道的政治

---

① 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文学理论家；作品有《讽刺诗》，还有用诗体写的文学理论《诗艺》。

② 此歌剧院即巴黎歌剧院。

③ 默东，法国巴黎大区上塞纳省城市，位于巴黎西南，距凡尔赛不远，其森林很著名，十八世纪初建王室城堡，并建有默东天文台，雕塑家罗丹、画家马奈、作曲家瓦格纳曾在此居住，罗丹故居现辟为纪念馆。

就是法兰西学院举行的公开会议，这样的场面她丈夫一定要她去参加，因为他本人也有意进学院当一名院士；他是米勒沃伊的诗章和德·丰塔纳先生①的散文的伟大赞赏者。

一八三〇年七月枪声一响，所有这些美妙无比的想法就都给打乱了。

亲眼看到老百姓上街，这是他的话，使他不禁想起大革命开始时富隆和贝尔提埃两位先生②被残杀的景象。他认为靠近莱茵河的地区应该是安全可靠的去处，于是他就逃到距南锡不远的他妻子一处地产上躲了起来。

德·夏斯特莱先生，人可能有点装腔作势，为人处世一般还让人觉得愉快有趣，不过他从来不是个多谋善断的人。他所景仰的家族三度亡命避祸，这已成了他终生得不到安慰的事了。"上帝的旨意，我是看到了，"他在南锡一些人家客厅里痛哭流涕地这样说。不久之后，他一命呜呼死了，身后留给未亡人一笔每年可以支取两万五千利弗尔③的公债券。这笔财产还是一八一七年贷款时期国王赏赐给他的，南锡上流社会对此十分眼红，无端把它抬高到一百八十万或两百万法郎的数目了。

吕西安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东鳞西爪的事实汇集起来。至于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行为，在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客厅人们所加给她的憎恶怨恨，以及戴奥德兰特小姐通情达理的见解，这些才使吕西安略微更清楚地了解了真实情况。

德·夏斯特莱夫人在她丈夫过世一年半之后，才敢提出回巴黎去这句话。德·彭乐威老爷一听到这句话，如同阿尔塞斯特④在喜剧里发脾气那样，用同样的腔调、同样的手势，对她说："怎么，怎么，我的女儿！你们那些王公大人都在布拉格⑤，可是你倒要回巴黎去！德·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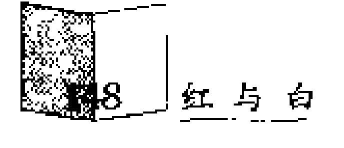
① 米勒沃伊(1782—1816)，法国诗人。德·丰塔纳(1757—1821)，侯爵，法国诗人、评论家，巴黎大学校长。

② 富隆(1717—1789)，法国政客。贝尔提埃(1737或1742—1789)，法国政客。

③ 利弗尔，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价值相当于一古斤白银。

④ 阿尔塞斯特，莫里哀喜剧《愤世嫉俗》中的主人公。

⑤ 布拉格，捷克首都。



斯特莱先生在天之灵将会怎么说？哎呀哎呀！如果我们真要离开我们祖先的宅邸，那么，马头也不应该朝这个方向转。还是在南锡照看你的老父吧，如果我必须起步出行，那也应该直奔布拉格……”等等。

德·彭乐威先生说起话来就好比路易十六[1]时代能言善辩的人士讲得有声有色的长篇大论，在当时也算是很有见解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只好放弃去巴黎的想法。从此以后，只要一提起巴黎，她父亲就要尖酸刻薄地对她说上一大套，还要吵闹一场。不过，可以告慰的是德·夏斯特莱夫人有很好的马，有一部精美的四轮敞篷马车，还有不少穿着华美号衣的仆从。这种气派在南锡城内不大容易见到，但到了城外大马路上那就不同了。德·夏斯特莱夫人总是尽可能常常去看一看她在圣心修道院的女友德·贡斯当丹夫人，她住在距南锡只有几里路远的一个小城镇上；而德·彭乐威先生对这件事却恨得要命，想尽一切办法给她们制造纠纷。

吕西安在他远途遛马时曾经有两三次在离南锡几里路的地方遇到德·夏斯特莱夫人乘四轮马车兜风。

有一次，是在午夜，吕西安到抽水机路去散步抽烟，抽他那种用甘草叶卷的小雪茄烟。在这个地方，他穿着很神气的军装，与德·夏斯特莱夫人近在咫尺，他一直为能得到这样的幸运感到欢喜。他拚命把希望寄托在他有俊美的马、又有阔气的仆从这上面。他一想到他光秃秃的布尔乔亚姓氏，那就更要为实现自己的希望而奋斗。但是，尽管嘴上这样讲，但心里并不这样想。自从在望弥撒时看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半个多月以来，德·夏斯特莱夫人已经成了他心目中一个理想的存在，可是实际上德·夏斯特莱夫人对他的态度却已换了一番景象，这却是他所未能见到的。

听到关于她的事迹的传闻后，他起初认为“这年轻女人受了父亲一肚子气；她一定为父亲贪图自己的财产感到痛心；外省也叫她烦恼厌倦；她不过为了消愁解闷搞出一点风流事来，这也是光明正大、无可非议的”。后来，即使去向她献殷勤，她那纯洁真诚的容貌也使他产生了

---

① 路易十六(1754—1793)，法国国王，法国大革命前封建王朝末代君主，与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同被送上断头台处决。

一些疑问。

最后，在前文说到的那天晚上，吕西安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真是活见鬼！我真是一个糊涂虫；喜欢军装，我真该为这个高兴才是。"

他越是强调产生希望的这个动机，心情就越是灰暗烦恼。

过了好半天，他把声音略略提高，说出这样一句话："难道我蠢到这种地步——竟然产生了爱情不成？"就像受到一声雷击一样，他站在路当中，一动也不动，在那里发呆。幸好是深更半夜，路上不见人影，不会有人看到他的脸色，更不会有人笑他。

怀疑自己爱上了一个女人，他心里只觉无比羞愧，只觉自己被贬低、降了格。"那样的话，我就像埃德加一样，"他想，"我的心该是多么渺小，又是多么脆弱！受到的教育可以把它支持一些时间，但遇到特殊的情况，在意料不到的场合下，它的本来面貌就又暴露出来了。怎么！正当法兰西青年一代抱定决心为伟大事业献身的时刻，我反倒把生命浪费在一对美丽的眼睛上，就像高乃依[1]笔下那些可笑的英雄那样！这就是我在这里过的这种规矩而有理性的生活所得到的结果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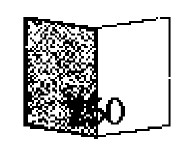
> 他那个年纪的思想他居然一点也没有，
> 他那个年纪所有的不幸他倒样样俱全。

"我也曾经有过这个念头：不如到梅斯搞个小舞女，那反而更好，索性认真追求德·毕洛朗夫人或德·欧甘古夫人反要好得多。同这几位夫人在一起，不过是交际场中一次小小恋爱，用不到担心发生什么逾分难弄的事。

"这件事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我真会发疯，真要变得碌碌无为了。这和我父亲加到我头上的圣西门主义[2]这个罪名可完全不一样！今天谁还肯为女人烦心费事？除非是那种人，像我母亲的朋友德·某某

①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奠基人，剧作有《熙德》、《贺拉斯》、《西拿》、《波利厄克特》等30余部。

② 圣西门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科学、道德和宗教的进步推动历史发展，主张新社会保留私有制，由知识分子和实业家领导，著作有《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



公爵,在他光荣一生的垂暮之年,战场上欠的债已经一一偿清,贵族院开会投票他竟拒而不往,宁愿捧小舞女玩玩,像人家玩金丝雀一样。

"我怎么样!在我这个年纪!敢说他真心在爱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年轻人到哪里去找?如果是玩玩,那没有问题;如果真心相爱,那我就绝对不可原谅了;我真心对待这件事的证据恰恰就是一片真诚而不是单纯为了取乐,我刚刚发现的情况偏偏正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喜欢我这一身光彩的军服,我非但不高兴,反而觉得悲伤。这就是证据。我对祖国应负的责任我知道。到现在为止,我自己的基本估计就在于:我并不是侥幸中了头彩只图享乐的那么一个自私者;我这样看自己,就因为我知道对祖国的责任高于一切,我应该尊崇伟大人物。我正当有所作为的年纪,我要行动起来,祖国随时可以向我发出召唤,我一定起而响应号召;我要尽心竭力去发现法兰西利益之所在,这正是某些狡猾的骗子企图浑水摸鱼的地方。我们应尽的职责是这样错综复杂,仅仅一颗头颅、一颗心还不足以把它看得透彻。在这样的时刻,我却偏偏心甘情愿做一个外省渺小的极端保王党女人的奴隶!你,还有你住的这抽水机路,你给我见鬼去吧!"吕西安一口气跑回家去;羞愧的感情剧烈地震荡着他,使他一夜不能入睡。天刚刚亮,他就跑到兵营大门前,在那里走来走去,不耐烦地等待点名的时间。点名以后,他陪着他的两位同志走了一段路,有几百步远;这种同志关系,第一次让他感到愉快。

最后又剩下他一个人。他想:"撇开美貌不谈,无论如何,我在这一对清澈、贞洁的眼睛里看不出那是一个歌剧院的舞女。"关于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问题,就像这样,翻来覆去想了一整天,仍然拿不定主意。说她是驻扎在南锡的所有中校的情妇他无论如何也下不了这个断语。只是他的理智告诉他:"她肯定非常苦恼。她父亲压她,不许她去巴黎;她父亲破坏她和她的知心女友的关系;谈情说爱因此成了这可怜的人唯一的安慰。"

这条理由虽然充分,却使我们这位英雄更加惆怅悲伤。实质上,他自己也隐约看到他的处境实在尴尬可笑:他在爱着,无疑也希望成功,可同时他又感到不幸,还想鄙薄他的情人,他所以要看不起她,正因为有可能取得成功。

对他来说,这真是残酷难耐的一天啊;不论遇到谁,好像都非要和

他谈谈托玛·德·毕桑先生、以及他在南锡过的愉快生活不可。人们还把这位先生的生活同费欧图中校及三位骑兵中队队长在小酒馆、咖啡馆过的日子对比一番。

他想知道的事情真可说是纷至沓来,因为一提到德·毕桑先生,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名字就必定脱口而出;这时他的心偏偏要坚持向他证明她是纯洁的,纯洁得像天使一样。

现在,他那些穿着华美号衣的仆从,他那些漂亮的马,他那在南锡街上招摇过市、震得一路木屋哗哗响的四轮马车,他都觉得索然无味。拿别人的贫穷取乐,他甚至感到可耻可鄙;别人的贫穷曾经分散他厌烦无聊的心情,现在连厌烦的心情他都忘得一干二净。

接下去许多天,吕西安心烦意乱,惶惶不安。他不再是一个轻浮得一点小事就把他吸引住的人了。有时,他非常鄙视自己,自怨自艾。但是懊恼归懊恼,抽水机路一天他还要跑上好几回。

吕西安发现自己内心的秘密、深感屈辱懊恼之后过了一个星期,他来到德·高麦西夫人家里,看见德·夏斯特莱夫人恰好也在。一见之下,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脸色忽而变红,忽而变白,显得杌陧不安;他明明知道客厅里只有他一个男宾,也想不到走上前去伸出自己的手臂搀扶引导德·夏斯特莱夫人上马车。他从德·高麦西夫人府上出来,更加看不起自己了。

这位共和派、这位行动家,那么热衷于骑马,操练骑术,仿佛要做好战斗准备似的,万万没有料到这就是爱情,他还一向把它比作他鄙视的危险的深渊,深信自己是决不会失足落水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热情是罕见的,不过在舞台上演演罢了。因此,现在眼前发生的一切,他只有吃惊。他好比一只野鸟陷入网罗,被关进鸟笼,又像这只惊慌失措的小鸟,只会在笼中发狂地东扑西撞,碰得头破血流。"怎么搞的!"他对自己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怎么搞的!连最简单的常礼也忘了!我的心竟软弱得见到要犯错误就连忙后退,甚至连犯错误的勇气也没有!"

第二天,吕西安在骑兵团里没有任务,向上校请了假,一人乘机远远躲到比莱维尔森林里去了……快到傍晚才回来,一个农民在途中告诉他去南锡还有七里路。

"应该说,我比我自己想象的更要傻!难道在森林里这么纵马狂奔就能博得南锡社交界对我的好感?就能找到机会遇见德·夏斯特莱夫人?就能补救我做下的蠢事?"

他急忙赶回城里;来到塞尔庇埃尔府上。戴奥德兰特小姐是他的朋友。而他这个人尽管自信那么坚强,这一天他可真需要友好的目光的抚慰。他当然不敢对她讲出自己的弱点;不过,在她身旁,他的心可以得到宁静。他对戈提埃先生十分敬重,但他是建立共和国的传道士,凡与法兰西的幸福和法国自治无关的事他一概认为是不值得重视,都是幼稚无聊的。杜波列本来是一位极好的顾问;他不仅对南锡的人与事了如指掌,而且每周一次还同吕西安所关心的人一同吃饭。吕西安十分谨慎,总是提防着别让人家有机会把他出卖了。

吕西安正要对戴奥德兰特小姐讲他这次远途骑马漫游的所见所闻,不料门丁通报德·夏斯特莱夫人到了。吕西安一下变得手足失措,不知怎么办好;他想说话、又说不出;他讲了几句,也不知所云。

即使随骑兵团开上火线,没有一马当先,冲向敌阵,反而掉转马头,往后逃跑,他也不会这么惊慌失措。这样的想法,把他整个儿推入极其激烈的慌张惊乱之中,因此,哪怕就是他自己的事,他也答不出来了!这真是谦逊胆怯的一次教训呀!为了能够自我控制,不是按照虚妄的或然性,而是根据确有把握的事实,多么需要行动,多么需要敢于行动啊!

吕西安昏昏然就像在梦中似的,这时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突然把他从梦中惊醒:德·塞尔庇埃尔夫人要把他介绍给德·夏斯特莱夫人。德·塞尔庇埃尔夫人介绍过后,还说了许多言过其实的恭维话。吕西安满脸涨得通红,想找一句什么应酬话说一说,一下也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人家又着重夸赞他性情多么可爱,如何健谈,谈得多么好,还谈到他巴黎人那种风雅动人。弄到最后,德·塞尔庇埃尔夫人也看出他这般光景来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找了一个借口,只坐了片刻就要告辞。当她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吕西安本想搀扶她的手臂送她上马车。可是他感到自己颤抖得厉害,要离开坐椅那简直是太不谨慎了;他唯恐当众出丑。很可能是德·夏斯特莱夫人说了话:"先生,还是让我来扶着你走吧。"

第十五章

"我真不相信你怕闹笑话竟怕得这么神经过敏，"德·夏斯特莱夫人走出客厅，戴奥德兰特小姐对他说，"是不是德·夏斯特莱夫人见到你，就像圣保罗① 当初地位不显时刚见到三重天，她就把你吓成这么一副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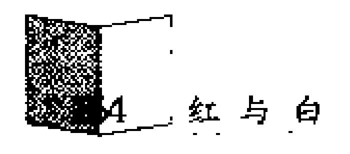
吕西安只好接受这样的解释，他不想争辩，天机不可泄露；后来他估摸这时他抽身引退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就溜之大吉了。这是他唯一一次险些儿出洋相，总算没有闹出笑话来，这是聊可自慰的。"难道我染上了时疫热症？"他问自己，"浑身抖得这么厉害，一点也控制不住，这怪不得我！如果我摔断了腿，那当然就不能跟骑兵团开拔。"

塞尔庇埃尔府上宴客，这本来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除了他们不那么富有以外，哪一方面都不比别人差；不过，也还要感谢贵族阶级的偏见，这在外省是非常强烈的，正是凭这种偏见，这位上了年纪的前国王的中尉才有可能把六个女儿嫁出去，所以能到这种人家赴宴的荣誉是小看不得的。加上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在决定请吕西安之前实在也颇费踌躇。他这个姓氏的确太布尔乔亚了；权衡得失，到头来还是功利占了上风。这是十九世纪的风气；吕西安毕竟是个未婚男人。

单纯善良的戴奥德兰特一点也没有理会这里面包含的政治策略；不过她终究还是必须俯首从命的。吕西安的座位就指定在她一侧，放在餐巾上面的小卡片上已经写明。前国王的中尉亲笔在上面写了"骑士勒万先生"的字样。戴奥德兰特明白，吕西安看到这个异想天开的贵族封号难免会感到意外。

---

① 圣保罗，基督教领袖之一，约生于公元开始时，起初迫害耶稣门徒，据《圣经》记载后来耶稣向他显灵，才信仰耶稣，成为基督教著名大使徒，使基督教在小亚细亚、希腊、罗马等地得以传布。公元67年在罗马被杀害。



他们也邀请了德·夏斯特莱夫人。因为两个月前曾经请过她，那时正值德·彭乐威先生风痛症发作，那一次她没有能够光临。戴奥德兰特对她母亲这一套高级政治感到难以为情。当客人陆续到来，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座位就在骑士勒万先生的右侧，而她坐在他的左面，这更叫她感到左右为难、难以自处了。

吕西安一到，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忙把他拉到一边，把她作为有六个待嫁女儿的母亲搞的这弄虚作假的一套开宗明义——对他讲明：

"我把你的位子安排在漂亮的德·夏斯特莱夫人旁边；这是本省最好的一门亲事的对象，她对穿制服的军人可以说并不讨嫌；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好机会，你不妨好好下番功夫结识她，这可是我介绍你们认识的。"

吃饭的时候，戴奥德兰特发现吕西安心情不快：他说话很少，确实，他说出来的话也是大可不必说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和吕西安谈话，不过谈些南锡当时一般谈话中通常讲到的几个话题。税务总署署长太太葛朗代夫人即将从巴黎光临，无疑会使席上非常兴奋愉快。她的丈夫很有钱，她也算是巴黎最美的女人。吕西安想起有人说他是罗伯斯比尔的亲戚这样的闲话，他竟勇气十足地说他常见葛朗代夫人到他母亲勒万夫人家中来作客。谈话一转到这个话题，我们的少尉能谈的也可怜得很，又由于他心智一时跟不上来，最后只好胡乱提出一些枯燥乏味的问题问德·夏斯特莱夫人。

晚饭之后，有人提议出去散散步，吕西安荣幸地引着戴奥德兰特小姐和德·夏斯特莱夫人到池塘那边去走走。这池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采邑湖，湖边有一条小船，他担任驾船的任务，请女士们坐在船上。吕西安曾经和几位塞尔庇埃尔小姐划过这条船，这一回几乎把船给搞翻了，戴奥德兰特小姐和德·夏斯特莱夫人差点儿淹到四尺深的湖里去。

两天后，是一位目前还在国外的尊贵人物的诞辰。

德·马尔希侯爵夫人，佩戴红绶带大人物的未亡人，认为应当举行一次盛大舞会以资庆祝；但在庆祝会的请帖上对举行舞会的缘由讳莫如深，不露痕迹；有七八位思想境界极高的贵妇人认为这样做不妥，是胆小示弱，为了这个缘故，她们不肯赏光前来参加大舞会。

第二十七骑兵团只有上校、吕西安和小黎格堡[1]受到邀请。可是一走进侯爵夫人的客厅，党派精神就使得哪怕最讲究礼节、讲究到令人疲劳不堪的地步的人也会对最简单的礼节置之不顾。马莱尔·德·圣梅格兰上校在这里被看成僭入者，甚至暗探；吕西安倒好像是这家人家的宠儿；这位英俊潇洒的少尉在这里的确让人迷恋。

来宾已经到齐。大家步入舞厅。舞厅被安排在花园里面。这座花园原是路易十五[2]的岳丈国王斯坦尼斯拉斯[3]栽种花木培植起来的，按照当时的趣味园中布置着千回百转的千金榆小径，有一座优美的亭阁矗立在花园中央，可是自从查理十二[4]的朋友亡故后，这处亭阁年久失修，已经陈旧不堪。为了把破败的陈迹掩饰起来，主人把它改装成一顶漂亮的大帐篷。本地司令官因为不能参加舞会，不能亲自来庆祝尊贵人物的生日而感到十分遗憾，就从当地仓库借来两顶俗名叫"侯爵夫人"的帐篷[5]。于是人家就在这地方把帐篷张在亭阁一侧，其间还开了几扇窗，大门互相沟通，而且大门都由以白色为主的印第安人扇形花饰装饰点缀；这样一来，即使在巴黎，场面也不过如此；各个方面的布置装饰统统由三位罗莱尔先生一手包办。

到了晚上，吕西安见到这美丽悦目的帐篷，欢快热闹的舞会，无疑还有使他感到欢欣愉快的接待，他的懊恼与愁闷不禁烟消云散，情绪顿时好了起来。花园的美景和管弦纷奏的舞厅都让他心花怒放，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般；这种初次感受到的热烈情绪好像使他换了一个人似的。

这位严肃的共和派简直像个小学生那样快乐，从马莱尔上校面前走过，一句话也不跟他说，对他甚至不屑一顾。在这一点上，他是随大

---

① 黎格堡是某省的省长（见后第五十章），此处当指其子。

② 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曾孙，勃艮第公爵路易之子。

③ 斯坦尼斯拉斯（一译斯坦尼斯瓦夫第一，1677—1766），波兰国王，路易十五的王后玛丽·莱什琴斯卡之父，著有《以言论自由确保自由》。

④ 查理十二（1682—1718），瑞典国王，瑞典国王查理十一和丹麦公主埃莱诺拉的长子。1702年查理十二入侵波兰，1704年强迫波兰贵族废黜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把斯坦尼斯拉斯扶上王位。

⑤ 即营帐门口的挑篷。

流的；上校在这个地方尽管神气活现，可是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他在这里仿佛一只"生了疥疮的绵羊"被孤零零地撇在一旁；生了疥疮的绵羊，这是舞会中表示处境难堪、受到冷遇常说的一句话。可是他又不甘心离开舞会，避开这种到处一律的无礼对待。"在这里，思想不对头的是他了，"吕西安心下想道，"过去借阅览室的题目那样待我，一报还一报。对付这种人，有机会叫他吃瘪，就要叫他吃瘪；因为正直的人鄙视他们，他们还以为那是怕他们。"

吕西安走进舞厅，注意到所有的仕女身上都装饰着绿白两种颜色的缎带，这倒并不使他感到有什么不愉快。这是对当前国家元首的蔑视，对背信弃义的元首的攻击。民族被提高到极高的地位上，以致任何一个家族，即使这个家族出过什么英雄人物，也决不允许它来污辱民族。

相互连搭的几个大帐篷中有一个帐篷，它里面有一个地方像是一间内室，其中灯火辉煌，可能有四十支蜡烛高高燃烧，那光线吸引着吕西安。"很像是圣体瞻礼游行行列中的神座，"吕西安这样想。在这许多蜡烛中间，在最尊严的地位上，就像一具圣体显供框似的，摆着一幅画像，上面画着一个苏格兰少年[1]。画家在这个孩子的面容上——毫无疑问，他"想"得比他画得更好——竭力想把青春的笑容都堆砌上去，连极高的天才思想都想拚命画到那额头上去，结果却画成了一幅惊人的讽刺画，画出来的是一个怪物。

所有走进跳舞大厅的女人都要匆匆经过这个地方，还要在这幅苏格兰少年的肖像前停下脚步。人们要在这里静默肃立一下，还要做出一副庄重的神情来。然后转身出去，又恢复为舞会那种欢欢喜喜的表情。接着还要朝前走，到本宅女主人面前表示一下敬意。有两三位夫人在走向肖像之前先来到德·马尔希夫人身旁，因而遭到冷遇，她们中有一位立刻省悟过来，发觉自己做了错事。吕西安对这仪式点滴不漏地把细节都看在眼里。"我们这些贵族阶级的人，"他笑着对自己说，

[1] 即亨利第五的画像。1830年亨利第五（即尚博尔伯爵）的堂兄路易-菲力浦夺得王位，他被迫逃出法国，青年时代大部分时间在奥地利度过。他仇视法国大革命和立宪政体。

“都团结到一起来了，我们现在是谁也不怕了；对这些蠢事，是只许看，不准笑！”他还想：“查理第十党，路易-菲力浦党，这两派互相仇视，用民族的金钱来赏赐民族的公仆，他们两派都认为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真有意思。”

舞会的确十分出色，他把舞会的全貌检阅了一番，就坐到玩波士顿牌桌边上来，他的座位在这里被安排在皇帝的表亲德·高麦西伯爵夫人的旁边，这是可感激的。他在这里坐了整整有两个钟头，真够他受的；这期间吕西安听到她谈自己时有五六次提到皇上的称号。

“外省人的虚荣心让他们想出一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怪念头，”他想；“我就像是在国外旅行一样。”

皇帝的表亲对吕西安说：“先生，你真了不起啊，一个多么可爱的骑士，我的的确确不愿和他分开啦。我看这里的小姐们都急着要去跳舞；我再拖住你不放，她们就都要拿那含有敌意的眼光看我了。”

德·高麦西夫人给他指出许多位第一等身份的小姐。

我们的英雄下了决心，一定要勇敢向前，他不仅去跳舞了，而且侃侃而谈；凡外省未经正规教养的贵族少女的才情智慧所能体会的，他以此为准找出一些有意思的话都谈了一谈。他的勇气得到了赞赏，德·高麦西夫人、德·马尔希夫人、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对他一致称扬不已；他感到自己很出风头。法国东部其实是一个军事地区，人们对军人一向十分欢喜；在很大程度上又因为他穿着这么一身优雅漂亮的军装，特别是在这样的社交环境里，所以吕西安一跃而成为舞会上最有光彩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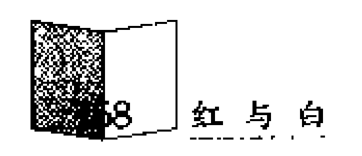
后来他得到机会和德·欧甘古夫人对舞[3]，他言谈适时，神采飞扬，聪敏机智。德·欧甘古夫人热切地恭维他。

“我看你不论什么时候都让人感到可爱；不过今天晚上，你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她对他说。

这话让德·桑累阿先生听见了，吕西安因此引起社交界很多年轻人的不满。

---

[3] 对舞，一种由两对以上的舞伴面对面跳的舞，十八世纪流行于法国和德国的宫廷舞，舞步动作富于变化。



"你的成功使这些先生真生气，"德·欧甘古夫人说，这时德·罗莱尔先生、德·昂丹先生走到她身边来，吕西安只好走开，可是德·欧甘古夫人却叫他：

"勒万先生，"她隔得很远对他说，"下一次对舞我要和你一起跳。"

"迷人，"吕西安对自己这样说，"在巴黎是不作兴这样做的。这个怪地方也有它的好处；这些男人也不像我们那么胆怯。"

当他和德·欧甘古夫人跳舞的时候，德·昂丹先生又走到她身边来。德·欧甘古夫人假装忘记他曾要求和她一起跳，向他表示歉意，对他用的词儿是那么有趣，可是又带刺，以致吕西安一面和她跳舞，一面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德·欧甘古夫人显然想激怒德·昂丹先生，德·昂丹先生徒然强辩说根本没有打算要跳舞。

吕西安心想："这样对待法叫人怎么受得了？爱情会做出多少卑劣的事情来！"德·欧甘古夫人向他讲了一些很亲切的话，几乎都是讲给他一个人听的；吕西安看到可怜的德·昂丹先生处境难堪，不禁也有些愤愤然。他走到大厅的另一侧，找德·毕洛朗夫人跳华尔兹舞去了。他发现德·毕洛朗夫人也很妩媚动人。他是这个舞会的风头人物，舞跳得很糟，这他知道，不过尝到现在这种乐趣还是有生以来第一遭。他和戴奥德兰特·德·塞尔庇埃尔小姐又跳了加洛普舞[1]。这时，在舞厅一角，他一下看见了德·夏斯特莱夫人。

吕西安了不起的勇气和机智风趣，转眼之间，全不见踪迹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穿了一身朴素的白裙衫，她这样装束淡雅单纯；在舞会上一些年轻人看来，这也许很可笑，如果她真没有什么财产的话。这个地方荒唐可笑的虚荣心到处可见，舞会无异于战场，见利不取反会被看成故作姿态，假装正经。他们原指望德·夏斯特莱夫人戴上钻石；可是她偏偏挑了一件寒素廉价的裙衫，真是怪癖。德·彭乐威先生就常常摆出深感痛苦的样子咒骂她这种怪癖；胆小怕事的德·勃朗塞先生也总是暗中反对她这个脾气，可是现在他却以一种怪有趣的俨然神态挽着她的手臂参加舞会来了。

这些先生也不能说他们整个儿都错了。德·夏斯特莱夫人性格中

---

[1] 一种四分之二拍的轻快急速的轮舞，流行于十九世纪，尤以德、法为盛。

确有心不在焉、疏放任意这种重要特征。她外表端庄静穆，她的美更给它增添了几分威严，但她的性格其实是乐观喜人的。她最大的快乐就是梦想。可能有人说她对周围发生的琐事细节全不在意；其实完全相反，细枝末节全都逃不过她的眼光，她看得清清楚楚，这些小事正好是她借以沉思梦想的素材；她的梦有时可以达到极高的境界。生活中任何细小的事情她从不忽视，极小的小事也会使她深深感动，感动她的并不总是那些所谓重大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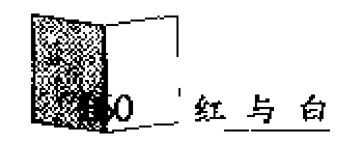
例如举行舞会这天上午，她收到一封信，信上通知她某个企业已告破产，她居然全不为之所动，德·彭乐威先生就因她这种无动于衷和她吵了一场。过后，她走在街上，遇到一个瘦小的老太婆，见她步履艰难，衣衫褴褛，连撕破了的内衣也看得见，被太阳晒黑的皮肤也露在外面，她看着一阵心酸，顿时流下了眼泪。在南锡，没有人猜得透她的性格；只有知心朋友德·贡斯当丹夫人才偶尔听到她讲知心话，对她讲的往往也并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除此以外，德·夏斯特莱夫人对待所有的人不过作为谈话的一方，尽其本分，适可而止；谈话在她永远是一件苦事。

她只怀念巴黎一件事，那就是意大利的音乐，意大利音乐具有使她的梦幻极度丰富多采的惊人力量。她很少想到自己。就是这里我们描写的舞会，也不能使她想到该扮演怎样一个角色使自己显得格外风流娇媚，照一般凡夫俗子看来，这正是女人天性中所固有的东西。

吕西安引着戴奥德兰特小姐走到她母亲身边，这时德·塞尔庇埃尔夫人高声问道：

“这么一件白纱裙衫是什么意思？这样一个日子，难道就这样出来亮相？她是陪侍国王身边一位将军的未亡人，享受我们波旁王族赏赐的恩典，得到的财产有三四倍之多。德·夏斯特莱夫人应该明白，在我们这位值得崇拜的亲王夫人的喜庆节日里来到德·马尔希夫人家中，这就和到杜伊勒里宫去没有什么两样。这么神圣的事情，这样对待，那么，共和派看到后会怎么说？当一个民族的一股庸俗卑下的逆流向着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冲击过来，每一个人，难道不都应该依据各自的处境勇敢站出来，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吗？可是她，”她加重语气说，“作为德·彭乐威先生的独养女儿，不管有理还是无理，总该看到她处于本



省贵族的首位，或者至少也要像王上派来的人那样给我做个表率吧！这个小脑袋瓜子居然一点也没有想到！”

德·塞尔庇埃尔夫人是理直气壮的；德·夏斯特莱夫人应当受到谴责；何止是谴责。“共和派会怎么说？”所有贵族太太于是齐声叫了起来；她们想到的是两天后即将出版的一期《黎明报》。

第十六章

这里德·塞尔庇埃尔夫人还在高声发表她那君主政体拥护者的批判性意见，那边德·夏斯特莱夫人正朝着她们这一群人款款走来。尖锐的批判突然停止，换成一番平淡无味、没话找话式的阿谀奉承，这也可以说是外省人的处世之道。吕西安发现德·塞尔庇埃尔夫人竟然这么可笑，觉得很高兴。一刻钟之前，他抱着一片好心在笑；现在这恶劣的女人在他心目中一下变得有如山中挡在一条极坏的路上的一块顽石。德·夏斯特莱夫人不得不回答这些好言好语，回报这些周到的礼貌，吕西安这时站在一旁从容地审视着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脸色有一种无法模仿的鲜丽光艳，好像表明她的灵魂处于极高的境界，外省一次舞会上任何追求虚荣的无聊琐事和微不足道的嫉妒都不能使它受到惊扰。吕西安心中浮现出来的全部奇想都得归功于她这种表情。他沉浸在赞叹的情绪中。这时，这苍白而美丽的女人转过两眼来看着他；他简直难以承受它们的光彩；那一对眼睛在动的时候竟是那么美，又那么纯真！吕西安不知不觉只顾站在那里不动，离德·夏斯特莱夫人只有三步远，就在她突然看到他的那个地方。

对时髦人物的任何人迷和保证，在他身上一下全不见了；至于讨好公众，也不再去想它了，他之所以总是想到公众这可怕的怪物就因为他害怕公众的反应。对他不停地讲到托玛·德·毕桑先生的名字的不就是这在场的公众吗？现在是关键时刻，吕西安应该立刻采取行动，以支持他的勇气，但是，他只是一味地思考，在这里搞这种哲学推理。

就在他眼皮底下，德·夏斯特莱夫人答应和德·昂丹先生跳一次

对舞，一刻钟之前吕西安本来也准备请她跳的。他眼睁睁看着德·夏斯特莱夫人被抢走，心里想："到现在为止，我遇到漂亮女人时可笑的装腔作势一直是我用来抵抗她们的诱惑的盾牌。德·夏斯特莱夫人当她不得不说话、不得不动一动的时候，她的冷若冰霜一下就变成这样一种美，这种美我甚至从来还不曾想到过。"

这里必须指出，吕西安在进行上面这些很值得赞美的分析的时候，他人就那么一动不动像一段木头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痴痴呆呆活像一个傻瓜。

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手也很好看。吕西安不敢看她的眼睛，所以我们的英雄的眼睛就死盯着她的手看。他这种羞怯，德·夏斯特莱夫人早已注意到了，何况人家在她家里天天都在讲他吕西安。我们这位少尉这时起了一个残酷的念头，心里暗自高兴：不去跳舞也罢，那就让我用敌对的眼光仔细观察观察，找找她身上有什么可笑的地方没有。这样一来，他自己穿的那身军装，还有他那闪光的帽徽，都让他对他自己产生反感，舞会里凡不属于上流社会最高雅的一切都使他厌恨到了极点。极端保王主义，愈是缺乏才智，就愈是狂暴激烈。对吕西安来说，这一条意见怕是陈旧而过时了。

这些谨慎的考虑，很快都被抛到脑后去了，他急切地想猜透德·夏斯特莱夫人究竟有怎样的性格，这使他感到极大的乐趣。

这时，爱情的对立面突然又在他心中说话了："对于一个热爱责任、热爱祖国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可耻啊！他怀有真诚的献身精神，他是能够说这个话的！但他现在所看到的却只是外省一个正统派王党的小女人的美貌，这女人卑鄙地为她家族的私利而放弃了法兰西的利益。照这样下去，毫无疑问我就要把二十万贵族或……的幸福置于三千万法国人民的幸福之上。我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二十万特权阶级有最豪华的沙龙，可以为我提供精致幽雅的享乐，在其他地方这是找不到的；总之，那是我个人幸福所需要的沙龙。路易-菲力浦最坏的宠臣也完全是这么想的。"这一刹那的时间，确实是冷酷而残忍的。可是，面对这可怕的幻象，吕西安还在竭力挣扎、抗拒，不过他脸上的表情仍然带着笑容。这时，他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和正在跳舞的德·夏斯特莱夫人相距不远。在他心中，支持他的爱情的一方面催促他赶快去请德·夏斯

特莱夫人跳舞。她注视着他；可是这一次吕西安对这目光的含义又无法判断了；因此他好像浑身都着了火似的，立刻燃烧起来了。德·夏斯特莱夫人这样看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别的含义，无非是怀着好奇的喜悦心情就近细细看一看这个年轻人，这个充满了极为强烈的激情的青年，而且每天都处在矛盾之中，人们讲他已经讲得够多了，他又常常在她的窗口下来来去去。她每次都能看到这位青年军官那匹漂亮的马恰好又变得非常容易受惊。很清楚，马的主人是想要人家知道他骑马走过抽水机路就是为了她，她也并没有因此而生气；她觉得那并没有什么失礼不妥的地方。在塞尔庇埃尔夫人府上的晚宴上，坐在她身边，他确实表现得精神枯竭，缺乏风趣，举动笨拙。在禾邑湖上划船他倒十分勇敢，不过这种冷静的勇气却是五十岁的男人才会有的。

因为想到所有这些事，所以德·夏斯特莱夫人在和他跳舞的时候，就不去看他，始终保持一种恰如其分的严肃态度，同时却又非常关心他。没有多久她就发现他很胆怯，甚至到了笨拙的地步。

“这是自尊心在作怪，”她想，“他一定又想到骑兵团来到的那天，我看见他失足落马。”德·夏斯特莱夫人一眼就看出，吕西安的胆怯就是因为她。处在所有这些信心十足、跳舞跳得分寸不差的外省人之中，这个青年的这种缺乏自信，倒显得十分动人。这个青年军官至少骑在马上是丝毫也不胆怯的；他骑在马上是那么勇猛大胆，天天都把她吓得心惊胆战，勇猛大胆偏又总是运气不好，想到这里她几乎都要笑出来了。

吕西安有意不说话，这叫他很难受；最后，他使出猛劲，冒险向德·夏斯特莱夫人讲了一句什么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表达得又不好，表达出来的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意思，平时不训练自己的记忆力，活该受到惩罚。

德·夏斯特莱夫人在这样的交际场合为避开几个青年的邀请，讲几句什么话最漂亮最得体，那是她早已熟谙在心的；所以过了一会儿，她又和吕西安一起跳对舞了，至于那是通过女人惯用的哪一种手法，待我们不想猜测的时候再去猜测吧。这一场对舞结束后，她断定他精神上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于是这事也就放下来再也不去想他了。“他也许和别人一样不过是一个爱骑马的人；但他骑在马上显得更优美，表情也多。”在她看来，他已经不是那个经常在她窗下走过、活跃、敏

捷、无忧无虑而又睥睨一切的青年了。德·夏斯特莱夫人这个新发现让她感到不快，她觉得南锡更加讨厌了。德·夏斯特莱夫人主动开口和他说话，几乎对他有点卖弄风情似的。因为，她看到他从她窗下走过已经有那么多回，虽然正式介绍不过是一个星期前的事，好像他让她感到他们已经是老相识了。

正在和他说话的这个美人，她的表情真是冷若冰霜，吕西安只敢偶尔看上一眼。吕西安当然不怀疑人家对他的这番好意。他在跳舞的时候，动作过多，样子很难看。

"这个漂亮的巴黎人肯定只懂得骑马；一迈出步子，价值就减去一半；果真跳起舞来，那就一文不值了。缺乏才智，实在叫人惋惜。他的模样说明他多么精明聪慧，多么真挚自然！也许是个没有头脑而又真挚自然的人。"她好像得到解脱似地又能自由呼吸了。她不是贪心的人；但是，她爱她的自由，她早就感到有点害怕了。

如何才能取悦吕西安，她已成竹在胸；只是善于骑马这一项长处她并不在意。她心里想："这位十分英俊的青年无非想做一个迷上了我的美貌的男人，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不由得想到她周围其他一些人，同时她又试着和他讲了一些有趣的事。在这样的场合，德·昂丹先生有几次倒是很成功的。德·夏斯特莱夫人待他也很公平，可是她心里很不耐烦，因为吕西安不仅没有话对她说，而且对德·昂丹先生说的话也只是一味地笑。最使人不快的是他总那么睁大眼睛盯着她，表情也有点过分，而且可能引起旁人的注意。

我们这位可怜的英雄，心里负担太重，既为爱情而懊悔，又要搜索枯肠找话讲，可以拿出来讲的话又偏偏找不到，害得自己的眼睛也无暇顾及，不免有失检点。他自从离开巴黎以来，见到的总是精神上的偏狭、枯竭，总是许许多多使他不快的事。为措词慎重起见，我可以这样说：欲念的平庸浅薄，意愿的荒唐可笑，尤其是外省人笨手笨脚的虚伪，竟把这个看惯巴黎风雅的邪恶的人给弄得什么都厌恶起来了。

这种讽刺性的不幸的局面已经持续有一个小时，吕西安全然不顾，他是有眼也熟视无睹、有心也无法赞赏了。他对爱情的所谓懊悔也被迅速打开缺口，很快被摧毁了。一个青年所有的虚荣心在提醒他：闷声不响，如醉如痴，只管这么僵在这里，再继续下去对他作为一个可爱的

男子的声誉决不会有什么好处;他是这样震惊,又这样激动,荣誉问题他根本没有勇气去考虑。

长久以来耳闻目睹的都是不堪入目的东西,现在情况恰恰相反,就在六步远的地方,他看见的是一个美貌非凡而令人倾倒的女人。不过,这样的美,在他此刻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魅力了。塞尔庇埃尔一家,殷勤多礼,可是让人感到不舒服,让人感到处处都是虚情假意,殷勤的背后就是谎言;德·毕洛朗夫人,说起话来拼命卖弄才情,炫耀机智。对比之下,德·夏斯特莱夫人却显得单纯,显得冷静;这单纯正由于她无意掩饰她那因高尚情操而形成的心灵而更加动人心魄,这冷静的态度,正和火焰一样,随时可以变成赤诚的善意,甚至炽烈的热情,只要你能把它点燃。

第十七章

德·夏斯特莱夫人转身走开,想在大厅里走一圈,到处看一看。德·勃朗塞先生于是又回到他的位子上去,以一种早有准备的姿态凑上他的手臂;人们可以看到:他一直梦想着像一个丈夫那样向她凑上胳膊。可是事有凑巧,德·夏斯特莱夫人不知不觉又走到吕西安这边来了。德·夏斯特莱夫人一眼就看到他,她做了一个对自己很不耐烦的动作。怎么回事!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他那非凡的价值不过像阿里奥斯托[1] 诗里的英雄,大不了是个骑士,总去看他做什么!可是她又和他说话,她想让他活跃起来,她想让他开口说话。

吕西安听到德·夏斯特莱夫人主动先和他说话,一下就换了一个人似的。她那高贵的目光特别注意他,他认为这表明他已经超出于一般俗见之上了,这种所谓俗见他一直非常讨厌,这种平庸的见解他不屑一谈也不会谈,他在南锡见过十次面的人,他们之间谈话的基本内容就

[1]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作品有描写中世纪骑士的长篇传奇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

是这种俗见，真是讨厌极了。现在他真正敢开口谈话，而且讲了很多。凡是他认为能够使美貌的女人感兴趣的话，他都谈了。尽管她手挽着她表哥的手臂，可是两只眼睛却惊奇地注意听他讲话。吕西安说话声调既清晰，表达得又清楚，又很有光彩。他的话，意思又明确又有趣，措词又生动，讲得又有声有色。他不知不觉中也用德·夏斯特莱夫人惯用的高贵而纯真的语气，对可能触及的最敏感的微妙问题当然还是竭力避开；但对有同样理解力的心灵所要求的细腻的亲切感，特别是这样的心灵竟在这种所谓上流社会的戴假面具的可耻舞会上相遇并相识，他也能把这种心境体贴入微地表达出来。这就好像两个天使，负有特殊使命的两个天使，从上天降临到尘世，偶然在这里相遇，正在互相交谈，互通款曲。

这种高贵的单纯和只有早已相识的人才会有的这种语言上的单纯，彼此不是毫无关联的，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他们现在讲出来的每一句话似乎又是对过去表达过的意思的一次订正，好像在说："请原谅我，请稍稍等一下；只要你戴起假面具，我们就会变成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真的。在我这方面，请你放心，不要顾虑，不会发生明天再重新来认识的事，你放心好了；现在就请尽情地玩吧，尽情地乐吧，不用担心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总的说来，女人对这一类谈话还是有点害怕的，但在具体细节上，一谈起来她们就不知道应该谈到哪里适可而止。因为从男方和她们谈话时流露出来的幸福的表情看，仿佛他是说"只要我们的心有同样的理解力，庸人的顾虑就不用去管，你一定和我一样认为……"

吕西安妙趣横生地谈得非常出色，但又得看到，他经验不足。并不是由于什么天才的力量，转眼之间他竟显示出与他的雄心相称的善于辞令；他这番谈话所表达的内容原是他早已深思熟虑过的；所以他的谈话方式完美无缺，他的技巧固然十分娴熟，不过那目的却也不大光彩。这正是一颗天真的心所产生的幻觉。吕西安对于卑鄙的事物一向就从本能上厌恶，这种厌恶就是把他和实践分隔开来的一堵铜墙铁壁。见到他认为过于丑恶的东西，他就闭上眼睛躲避开去；他人虽然已经二十三岁，其实仍然幼稚无知，仍然保持着巴黎上等人家将从中学毕业的十六岁的人所有的那种说起来丢人的幼稚无知。他现在学着一个老于世

故的男人的腔调讲话，是偶然的。支配一个女人的心，掌握一个女人起伏的感情，他永远不是这种艺术的行家。

他说话的语调这么不同寻常，这么迷人而又带有某种危险性，德·勃朗塞先生在一旁听着不禁觉得很别扭，而且有点莫名其妙，不过，有时他也插插嘴，讲一两句。但是吕西安却成了德·夏斯特莱夫人注意的中心。尽管吕西安说出的那些见解她听了觉得非常吃惊，可是又不能不赞同，有时还用相同的口气去回答他；她喜欢听他继续讲下去，后来连她自己也觉得吓了一大跳。

好像为了表示她赞许的微笑有道理，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他讲的都是舞会上出现的事情，又没有谈他自己。"事实并不是这样。吕西安转弯抹角地跟她说的其实就是说他自己，就是要把陪侍在德·夏斯特莱夫人身边这个地位抢过来，对于一个像德·夏斯特莱夫人这样年纪的女人来说，这个地位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何况她又一贯矜持自重，因此，这个地位更是绝无仅有的了。

首先，德·夏斯特莱夫人自己也注意到情况居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她感到又惊又喜；接下去，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起来，她又不禁感到害怕了。"不说他用什么方式和我谈话，可是我怎么会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我怎么一点也不觉得那是冒犯！伟大的上帝啊！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青年……我怎么总是想到他，我太傻啦！我接触的是这样一个男子，就是小说里写的那种耍手段、装得正经可爱、其实城府极深的男人。他们只会讨好女人，因为他们不懂得爱。勒万先生就在我面前，神情显得又幸福又愉快，正要给我讲一个什么可爱的人物的故事，一定是这样；他感到得意，因为他以为他讲得很不错……看得出来，他早就安下这个心：先花一个小时，甚至装出一副呆相来把你给骗过去。不要紧，对付这种危险的人物和精明的演员，我有办法：立刻一刀两断。"

她一面这样考虑、拿主意、下决心，一面心里又总是想着他、注意着他；她在爱他。可以断言，对吕西安的特殊的关注眷恋的感情就在这一刻发生了。同时，德·夏斯特莱夫人又感到后悔，不该和他在这里谈话谈这么久。就像这样，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和别的女人都离得远远的，只有德·勃朗塞先生一个人在旁边，好像一个女伴似的。德·勃朗塞先生在这里听他们谈话很可能一句也没有听懂。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处

境，德·夏斯特莱夫人接受吕西安的邀请，和他跳起对舞来了。

对舞刚刚跳过，接着又是华尔兹舞[1]。德·欧甘古夫人叫德·夏斯特莱夫人坐到她身边去，那里通风，空气好，可以避一避舞场上愈来愈厉害的闷热空气。

吕西安和德·欧甘古夫人很接近，他一直就没有离开过这几位夫人。德·夏斯特莱夫人在这里亲眼看到吕西安的确在今晚的舞会上大出风头，这一点她信服了。她心里想："人们确实有道理，那并不是因为他穿了一身军装，他的确能让他周围的人都感到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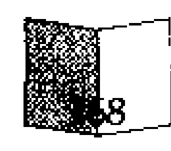
人们准备到隔壁帐篷里去，那边午夜餐已经准备好了。吕西安张罗了一番，用意是要让德·夏斯特莱夫人挽着他的手臂由他引到隔壁去。她这时的心境同今晚开始时相比有如隔了许多天一样，舞会刚开始的一个小时里她烦得连话也说不出来，现在那烦恼却给忘得干干净净。

已是午夜时分了；午夜餐给安排在一间极漂亮的大厅里，大厅四周就是十二至十五尺高的千金榆形成的围墙。如果深夜繁露下降，那么这绿叶形成的四壁撑起的红白条大帐篷就把用餐的人荫蔽在下面。红白二色便是人们今晚用来祝贺那个被放逐的大人物的。透过千金榆枝叶间的空隙可以看到皎洁月光下一片开阔而静谧的景色。这令人陶醉的自然景色和德·夏斯特莱夫人心里所充满的新出现的感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这感情把理智向她提出的反对意见有力地推开并把它冲淡削弱了。吕西安选了一个位子坐下来，这位子并不在德·夏斯特莱夫人身边，但可以看见她、听到她的声音；对他这位新相识的德·夏斯特莱夫人的一些老朋友，他必须照顾到，安排好，她的眼睛只要看他那么一下，他就明白该这么办，可是这饱含友情的一瞥却是他本来不敢希望的。

他坐下以后，又想出一个办法：他谈话表面上好像是讲给坐在他近旁的太太们听的，而骨子里要表达的却是另一番真意。所以他讲话势必要讲得多，话虽多，可是没有一点乖谬过分之处，说得很成功。他很快就控制住谈话的中心；不久，他把坐在德·夏斯特莱夫人旁边的太太

---

[1] 华尔兹舞1830年开始在法国风行。



们都逗乐了，个个眉开眼笑；接着他又让那边远远听到他讲的话里另有多情的用意，这么快就使出了这一手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可以肯定，德·夏斯特莱夫人完全可以假装没有听懂他这些转弯抹角的话。吕西安甚至把这些太太身旁的男人也弄得很开心，这当儿他们对他取得的成功还不怎么看重，也不怎么嫉妒。

大家都在聊天；德·夏斯特莱夫人坐的那边，更是谈笑风生。坐在桌子这边的人都静下来细听他们的谈话，预备找个机会也加入到德·夏斯特莱夫人那边十分热闹的谈话中去。德·夏斯特莱夫人应接不暇，她一忽儿听到些什么笑了起来，一忽儿独自在认真地想些什么，当她想心思的时候，就同今晚欢快的气氛恰恰形成十分奇异的对照。

“难道这是一个胆小的人？难道这就是我所想的那个缺乏思想的人？一个多么可怕的人啊！”吕西安这么聪明机智，又这么出色，他有生以来也许这还是第一次。在午夜餐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成功真是超出了他的希望。他很得意，也很兴奋，特别是没有讲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更是奇迹。因为在这些傲慢的洛林人中间，有三四种极为可怕的偏见摆在他的面前，那是绝对不能冒犯的，这就是关于亨利第五，关于贵族阶级，关于不许愚弄人、不许说蠢话，还有关于对下层人民犯下的人道方面的罪行，绝对不能触及。和这里比起来，巴黎那些禁忌就未免逊色多了。这可是几条伟大的真理，也是巴黎圣日耳曼区的“信条”的基础，无论如何冒险不得，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幸而吕西安今晚的谈笑一丝一毫也没有触犯。

这只因他心地高尚，他对他面前这些可怜的青年的不幸处境是满怀敬意的。这些人四年前因为坚持他们的政治信念和感情，收入被剥夺了，如果不是生存的需要被剥夺的话，虽然在财政预算上那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他们丧失的还不止是这个：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的事，唯一能把他们从烦恼中解救出来并使他们的贵族身份不致被取消的那件大事，也完了。

太太们一致肯定吕西安非常好。这个带有神圣意味的结论是德·高麦西夫人在大厅里专门为最高地位的贵族们保留的地方正式宣布的。今天这里有七八位这样的贵妇人聚在一起，她们就是对上流社会也是不在话下的，当然上流社会对本城其他人等就更不放在眼里了，这

就好像拿破仑的帝国近卫军在叛乱发生时使他一八一〇年的军队也害怕一样，当然法国军队又使整个欧洲都害怕。

南锡所有的公子哥儿一听德·高麦西夫人这话讲得如此斩钉截铁，几乎都要造反了。这些先生一向装扮入时，漂漂亮亮，总是坐在咖啡馆门前的座位上，到了舞会上一般沉默寡言，成为劲头十足、不知疲倦的舞客。他们看到吕西安和他们奉行的准则相反，谈得很多，而且大家居然都听他的，因此他们骂他吵吵闹闹、十分讨厌；他们说只有巴黎的布尔乔亚才盛行这种吵吵嚷嚷献殷勤，只有圣奥诺雷路上商店的后厅才有这种派头，南锡上流社会向来对这种货色是不买账的。

这些先生在那边发表这通宣言，吕西安在这边妙言妙语讲得好不热闹，这就是对他们的一种驳斥。他们也只能自认晦气地自己对自己反复说："不管怎么说，总得是个布尔乔亚，谁知道他是什么出身，只有少尉的肩章给了他这么一点高贵的气味。"

十九世纪使人们深感悲哀的一次大论战，即关于人的出身反对人的价值的论战，我们洛林这些被革职的军官一句话就把结论给作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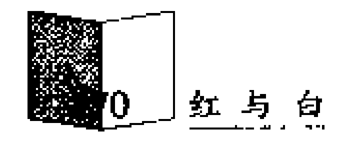
可是贵族太太们对这些可悲的观点并不理会；此时此刻，沉重地压在外省男人脑袋上的文化，她们早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午夜餐以香槟酒收场，真是光辉四溢，热闹极了；人人都有了一点酒意，人人都变得十分欢畅，无拘无束。我们这位英雄，许多使人动情的事引得他很兴奋，他借着酒意，竟敢向那位夫人遥遥致意，表达他心里的感情。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为自己取得的成功显得这样如醉如狂。

德·夏斯特莱夫人回到舞场，先和德·勃朗塞先生跳华尔兹；吕西安按照德国人的习惯，等他们跳了几圈以后，就去接替德·勃朗塞先生。他一边跟着华尔兹曲调优雅娴熟地跳着，一边用恭敬的语气和她攀谈起来，不过这已经不是建筑在一般关系上的谈话，而是以一种结识已久的关系在谈话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和他，他们都不喜欢跳科蒂翁[1]，不过他却利用

---

① 科蒂翁即沙龙舞，是在舞会结束时跳的一种交谊舞，曲调轻松愉快，舞伴随意调换；最早还需化装，作各种有趣的表演；后改为跳舞时传递一些小玩意儿如花束等，以留作纪念。



跳科蒂翁的机会，面带笑容，没有怎么改变他的语气，告诉她说：“为了能看到你这对美丽的眼睛，我特地买了一部弥撒书，这部书我费了好大劲才搞到手，我还和杜波列先生交上了朋友。”德·夏斯特莱夫人一听这话脸立刻发了白，她的眼神显出非常吃惊的样子，甚至显得很害怕。她听到杜波列这三个字，的确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低声说：“这是一个危险人物！”

吕西安听了这话，反而欣喜若狂：原来人家并没有对他吕西安在南锡行为的动机生气。但他对隐约所见的事情难道果真相信？

沉默了两三秒钟，这可是富有表现力的沉默：吕西安的眼睛一直盯着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眼睛看；接着他大胆地回答说：

“我看他很了不起；如果不是他，我根本不可能到这里来……”吕西安很不谨慎，又天真地说：“其实，我也起了个很大的疑心。”

“怀疑什么？为什么？”德·夏斯特莱夫人问。

她立刻意识到她要是急急忙忙直接驳回是极不妥当的；可是一句未加思索的话已经讲出去了。她急得满脸通红，吕西安看见红潮一直红到她两肩。吕西安一下也慌了。

不过德·夏斯特莱夫人这个问题吕西安一时也是回答不出的。“她会怎么看我？”他心里想。他的脸色立刻也变了；变得煞白，仿佛什么病痛猝然发作；他脸色的变化只是由于想到德·毕桑·德·西西里先生而引起的剧痛，这个人他已经把他忘掉有几个小时了，现在突然又从心中涌现出来。

怎么！他今天所能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份一文不值的恩赐！就凭这么一身军装，而且不论是谁穿上都行！他真恨不得把那件事情一口气都倒出来，但是能表达这样一个伤人的思想的词句一时又无法找到，这可真把他难住了。他心里想：“只要一句话，就能把我毁掉。”

突如其来的情绪波动好像把他冻成了冰块，瞬息之间，这种情绪也传到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身上。她面无血色，痛苦万分；吕西安刚才那么开朗，那么青春焕发，表情一下发生变化，无疑与她有关；现在，他的面容好像都被打伤，他的眼睛不久前还是光芒四射，现在似乎变得黯然无光，从那里面什么也看不到了。

他们两人只讲了两三句话，都是毫无意义的话。

"是怎么回事?"德·夏斯特莱夫人问。

"我不知道,"吕西安机械地回答。

"先生,你怎么会不知道?"

"不知道,夫人……我对你的尊敬……"

读者也不会相信德·夏斯特莱夫人愈来愈激动,竟会讲出这样的话来:

"这个怀疑会不会和我有关?"

"要不是这样,我注意它干什么,哪怕只注意一会儿工夫?"吕西安愤愤地说,当初强烈意识到的不幸,现在爆发出来了。"如果不是和你有关,如果不是仅仅和你有关,我又为什么要注意?不想到你,我还会想到谁?自从我来到南锡,这怀疑哪天不是无数次刺穿我的心?"

德·夏斯特莱夫人看到自己的名誉被怀疑,她不得不格外注意了。吕西安答话的口气使她震惊,她甚至也不想掩饰她的震惊。他刚才讲话表现出来的热烈情绪,这个青年谈话中极端的真诚,也表现得十分清楚,这一切使她的面色由惨白一下变成通红,甚至连她的眼睛也变得红红的了。但是,在这样一个假正经的世纪,在婚姻都建筑在虚伪欺骗上的这样一个世纪,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脸红是因为幸福,而不是因为怕科蒂翁舞中扮成各种人物、在他们面前来来去去跳舞的人们猜测,我敢下这个结论吗?

对这爱情要不要回答,回答,还是不回答,她可以自己决定;但他是多么真挚诚恳啊!她又被多么热烈地爱慕啊!她想:"也许,这热情不会持久;但他这人多么真诚!他完全不需要夸张,更用不着强调!这无疑是真正的激情;无疑,当我被爱的时候,那该是多么温柔。只是,受到他的怀疑,居然到了他的爱情简直会终止的地步!然而,难道真有这么卑鄙无耻的诬陷?"

德·夏斯特莱夫人默默地想着,用她的扇子支着她的头。她不时侧过头去看吕西安;吕西安面色苍白,像一个鬼魂似的,一动不动,对着她,站在那里。吕西安的眼睛那么冒失地看着她,倘若她想到这一点的话,她一定会发抖的。

第十八章

这种暧昧不明的情况搅得她心烦意乱。“今晚开始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全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又并非因为没有什么想法而无话可说；他不说话也许就因为心里存有怀疑！这怀疑真可怕极了，这怀疑使他看不起我……可是怀疑什么呢？是什么恶毒的中伤在这么年轻、这么好的一个人身上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德·夏斯特莱夫人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是上下翻腾、十分激动，以致她讲话全然不假思索，听任午夜餐席上欢乐的谈话气氛推动着，竟把那个奇怪的问题讲了出来，让吕西安都听进耳朵里去了：

“到底是怎么啦！今天晚上开头的时候，你只对我说了几句话……没什么意思的！是不是因为太讲礼貌了？是不是……因为刚认识不久，有点儿拘束，开不了口？那也是自然的（说到这里，她不由得把声音放低了），或者说，是不是因为心里有了怀疑？”她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但讲到最后那两个字又骤然收住，不过字音还是咬得很清楚的。

“是因为胆小的缘故，我没有生活经验，我从来没有爱过；近近地看你的眼睛，也让我感到害怕；在这之前，我都是远远地看你的。”

他说话的语气这么真挚，态度这么亲切多情，表示的爱又这么深沉，德·夏斯特莱夫人还没有意识到，眼睛早就作出了回答：“我爱得像你一样。”她的眼神一往情深而又真实。

她仿佛从恍惚出神状态中突然惊醒过来，只局促了一会儿，就连忙把目光移开；但吕西安已经把这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瞥尽收眼底了。

他发觉自己竟这么可笑，不禁脸红起来。他几乎不敢相信他的幸福。德·夏斯特莱夫人也觉得自己的双颊一一发热得发烫，变得红红的。“伟大的上帝啊！我这处境真吓死人；所有的目光一定都转过来盯着看这个陌生人，我和他谈话竟谈了这么久，偏又是这么关切的样子！”

她连忙叫德·勃朗塞先生，他这时正在跳科蒂翁。

“快带我到花园平台上去；我热得透不过气来，我一直在挣扎着，有

五分钟了……刚才喝了半杯香槟;怕真是喝醉了。”

但是对德·夏斯特莱夫人来说,最可怕的是德·勃朗塞子爵先生听了她这篇假话,非但全然无动于衷,反而暗暗冷笑。他见她又亲切又快活地跟吕西安谈了这么久,早就妒火中烧,气得都要发疯了。他从前在兵团里就听人说过:漂亮太太们的小毛小病决不能相信,都是假的。

他只好伸出胳膊搀着德·夏斯特莱夫人走出舞厅。这时他又有一个新的想法引起他的注意:德·夏斯特莱夫人倚在他胳膊上走出去的时候,好像浑身无力,全靠他扶着,这是很奇怪的。

“我这个美丽的表妹,是不是想让我知道她准备报答我了?换句话说,她对我至少还有几分感情吧?”德·勃朗塞先生心里这样想。他又把今天晚上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一一斟酌一遍,觉得没有什么迹象预示会发生这样可喜的变化。是他预见不到呢,还是德·夏斯特莱夫人有意对他隐瞒真情?他把她带到开满了花的平台的另一侧。他看见那里放着一张大理石桌,桌后是一张花园靠背椅,椅上还装着踏脚板。他费力地让德·夏斯特莱夫人在椅子上坐好,她好像果真一动也不能动了。

德·勃朗塞子爵也不顾眼前究竟是怎么一种情况,只是莫名其妙地唠叨个不停;德·夏斯特莱夫人难受极了。她心想:“我的行为也真可恨!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着这些太太,我太不检点,偏偏又在这样的时刻,简直成了众矢之的,什么骂人的话、什么侮辱人的话不会说出来?我那副样子,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间,就好像旁边没有人看我,也没有人看勒万先生似的。这些人,是决不会放过我的……那么,勒万先生呢?”

她心里一说出这个名字,身上就一阵阵战栗:“况且我还是当着勒万先生的面做出这种有失检点的事!”

这就是她当时最感痛苦的事,至于其他的一切,早已抛诸脑后了。刚刚发生的事,又在她心头涌现出来,千思百虑,想来想去,这痛苦怎么也摆脱不去。

接着,德·夏斯特莱夫人心上又出现了怀疑,使她不幸中又加上不幸:“这件事勒万先生那么相信,那么我躲在百叶窗后边等他从街上走过,一等就等几个小时,他一定也知道了。”

这里，请读者诸君千万别把德·夏斯特莱夫人看得过于可笑；她在弄虚作假方面确实一点经验也没有，虽然热恋中的心很可能被拖到弄虚作假中去；这天夜晚，这个无比可怕的夜晚在她身上发生的事，确实是她从未经历过的；在她的思想里，既找不出什么理由来给她援助，而且，她也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可以参考。过去晋见王妃时，她曾一度感到畏怯，对于雅各宾党人试图推翻波旁家族[1]的王位她也曾愤怒过，这些感情她都体验过；但现在使她如此激动的感情，是她从来不曾有过的。有许多学说在她本来也已成为一种感情，虽然也能打动她，但转瞬即逝，过去就完了；现在使她激动的并不是这种感情，加上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性格既认真，又多情，所以此刻她的痛苦只能有增无减。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是触动不了她的，不幸的事情偏偏就出在对小事的这种粗疏不慎上。可以说，她一直生活在虚假的安全感之中；大多数人都非常注意的这些琐碎小事，一个平时不拘小节的人一旦接触到这类小事，反而会耿耿于怀，怎么也放不下来。[2]

德·夏斯特莱夫人[3]天生敏感，心思灵巧，眼光明澈，深沉而不浅薄，但她自己并不认为是这样的。她认为波旁王族很不幸，正是由于这一点，她才一心想为它尽忠效命。她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来自他们的赐予。对他们感恩图报，是理所当然的，否则，她认为就显得卑鄙了。

她自以为无才无能，也并不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以致在一些小事上都是受了骗、上了当的。她不认为这是因为听信别人的主张才上了当；不论大事小事，凡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她就决不后悔。一位冷静的哲学家倘要判断隐藏在这俊俏容颜后面的灵魂，就会看到那献身的忠诚意向和对虚情假意的伪善的深恶痛绝。自从七月革命使波旁王朝倾覆以来，她唯一的感情就是对波旁王朝那些天神似的人物的无限崇拜。她无时不在想着她要为之效命的目标。她的心胸境界是很高的，

---

① 波旁家族，欧洲昔日最重要的统治家族之一。波旁家族产生过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年间的法国国王。此处当指法王路易十六。

② 《吕西安·勒万》手稿第一部，即高隆重抄并修改、以《绿色猎人》为题发表的部分，到此为止。（马尔蒂诺注）

③ 这一段关于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性格描写插在此处，见保存在司汤达手稿R 288卷中的一篇草稿。（马尔蒂诺注）

一般渺小的事物在她看来无足轻重，也就是说，一个为伟大事业而生的人不值得为这些小事分心。这样的胸襟是不会注意乃至重视琐碎事物的，任何微不足道的事物都不会打动她，所以她几乎总是保持着欢愉欣悦的心境。她的父亲说这是幼稚无知。她这位老父德·彭乐威先生只能在恐惧中度日，总是提心吊胆，唯恐九三年再度出现，所以女儿的财产成了他耿耿于怀的心病，他简直把它看成防止这场灾祸的避雷针。他的女儿虽然富有，但钱财之事她却全然不放在心上，实在太麻痹大意了，这一点尤其害得这个老人心绪不宁，心境也坏透了。他的女儿对一点点不幸的细节向来无动于衷，也无所谓，或者说，女儿的这种哲学，往往把老父逼入绝境，害得他不知如何才好。人们可以认为，与其说他热爱波旁王族，不如说他被九三年吓破了胆。德·夏斯特莱夫人如果兴冲冲地准备在某件小事上试试自己的勇气，那么，她一定会因此受一肚子的窝囊气。

她的父亲经久不变的方针就是千方百计把她从她那个亲密朋友德·贡斯当丹夫人那里一步一步地拉出来，让她的表哥德·勃朗塞先生做她永久的伴侣。德·勃朗塞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军官，一个卓越的人物，可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偏偏讨厌他。德·彭乐威先生明明知道她决不会要这个讨厌的德·勃朗塞做她的丈夫，可又忧心忡忡，总怕他女儿再嫁。他对她采取的一切行动没有一个不是从这种忧虑出发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谈话的时候，十分自然而又优美动人。她的见解又明确，又很有光彩。听她谈话的人总喜欢听下去，觉得情真意切。即使是一个最自私而又铁石心肠的人或者拥护共和制度倾向最鲜明的思想家，只要在某处客厅里见她两三回，她也能叫他改变信仰，转过来拥护波旁王朝，至少让他对波旁王族少一些仇恨。她对波旁王室热烈拥戴，她这种热情好像从天性中涌现出来的宽厚情操，她因此在南锡享有很高的声望。德·彭乐威先生几次三番要求遣散德·夏斯特莱先生原有的仆从，她统统都给留下来，一个也不放。她每逢星期二在家里招待宾客，环境的舒适，气氛的高雅，就是跟巴黎出了名的人家比起来也不相上下。这在外省简直是奇迹。星期六，是她开放小客厅的日子，南锡和南锡方圆三里内门第最高贵又最富有的人士都愿意到这里来聚

会。这当然难免招致其他贵妇人的妒忌，可她人这么好，就是跟她作对的夫人们心里也明白，依着她的脾气她早就到乡下找她的朋友德·贡斯当丹夫人去了，她们也知道这豪华场面并不能给她增添什么快乐，只会招来更多的嫉妒。这种情况在外省可以说是一个可喜的例外。

德·夏斯特莱夫人真正恨的只是共和派的某些青年；他们也很清楚：他们是从来也没有可能得到与她谈话的机会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曾经在杜伊勒里宫大会客厅里觐见过国王和公主，向王上和公主表示过敬意，还会见了宫廷命妇，和她们周旋交好，她在宫廷里显得仪态万方，风姿绰约；但除开这些大事以外，生活历练她却一点也没有。她只要心里受到了感动，动起了感情，就会失去冷静，冲动起来。遇到这种场合，她若不说话，不乱动，就算是谨慎行事、小心翼翼了。

"要是我一句话也没有和勒万先生说就好了，"今天她又这样说了。从前，在圣心修道院有位修女，曾经笼络她，利用她这孩子般任性的脾气控制她的思想，总是对她说："为了对我的友情，你一定要这样做。"那修女就用这样简单的一句话，造成她的一种信仰，让她做她该做的事。因为对一个幼女说："你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就是亵渎，很容易滑到新教主义的邪道上去。"为了对我的友情，你一定要这样做"，这么一句话就够了，不会引起追问是不是合理这样的问题。由于这样的缘故，德·夏斯特莱夫人虽然内心怀着最美好的意愿，但若冲动起来，还是会不知所措，不晓得应该根据怎样的行为准则去采取行动。

德·夏斯特莱夫人来到大理石桌旁，站在靠椅前，只感到自己在勒万面前这么不能自制，总是自怨自艾，真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才能摆脱这可怕的自我责备。她心里感到非常失望，非常丧气。她心中出现的第一个意念就是从此到修道院去躲起来，再也不出来。

"他将来会明白，我立志做修女就是立誓绝不妨碍他的自由。"

那时，人们一定会议论纷纷，争论她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猜测她秘而不宣的动机，等等。只有这一点是和她的打算相违背的。

"我才不管它呢！反正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是的，是的，我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而且不怀好意，那真会把我逼疯的。闹得那么沸沸扬扬，我真受不了……啊！"她更加痛苦，不禁叫出声来："那不是叫勒万

先生的那个想法更加确信不移了吗？他的想法也许本来就过分，竟认为我是个大胆放肆的女人，不能严守妇道，洁身自好。”

德·夏斯特莱夫人是这样心慌意乱，加上一向没有冷静思考行动步骤的习惯，因此连使她痛苦、使她感到耻辱的行为的具体情况也顾不上好好分析了。其实，以往她在家每当坐到百叶窗后刺绣架前守望，都事先把女仆支开并把房门紧紧锁起来。

“我在勒万先生面前未免太失检点，”她心里一再对自己重复这句话。德·勃朗塞先生引她走到桌边，她扶着大理石桌，站在那里，浑身都在发抖。“就在命里注定的一刹那，在这青年身旁，我竟把这神圣的……[1]谨慎自制给忘得一干二净，作为一个女人，没有谨慎自制就得不到社会的尊重，也得不到他的敬重。只要勒万先生稍有一点怀疑，(这在他这个年纪上是很可能的，而且他在我窗下走过的时候，我从他的举止中分明看出他有这样的心思，)那么，我就已经铸成大错，只怪我一时粗心大意，把他对我的纯洁的想法给全部摧毁了。哎呀！我能有的理由，我的托词，不就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产生这么叫人心乱如麻的感情冲动。这理由又怎么说得出口？又怎么想象得出来？是啊，是啊，廉耻规定的戒条，我都忘了，都忘了。”

她竟想到这么一个可怕的字眼。她眼里充满的热泪，立刻干枯了。

“亲爱的表哥，”她带着某种极其紧张的坚决态度，叫德·勃朗塞子爵(他根本不可能看出这种细微的征象变化，他只知注意别人待他的亲密态度如何)，“这真是一次神经性的发作。请看在上帝面上，去给我拿一杯水来，千万不要让舞会上任何人注意到。”等他走远了，她又对他说：“要冰水，如果可能的话。”

玩这样一个小手段很有必要，她那可怕的痛苦因此分散了一些；她直瞪瞪地远远盯着子爵的一举一动。等他走远了，肯定听不到她这里的声音了，最激烈的失望和害得她透不过气来的痛哭一下爆发出来了，她哭得气塞声咽，泪痕满面。这是极端的痛苦，特别是因羞愧而流下的灼热的眼泪。

“我真不检点，在勒万先生心里怎么也抹不掉了。我自己的眼睛就

---

[1] 手稿上此处留有一个字的空白。(马尔蒂诺注)

把什么都对他讲了：'我发了疯似地爱你。'我眼睛已经说出去了。这残忍的真心话，我竟然讲给一个因优越感而自负、轻浮而不知谨慎的青年人，他第一天和我说话，我就这样告诉他了。简直是发疯，就是相识了六个月，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也不该问那样的问题，可是我偏偏向他问了那些问题。上帝啊！我真发昏了，我的头脑到哪儿去了？

"今天晚会刚开始的时候，当你找不出话来对我讲，也就是说：我等你等了一百年，迫不及待想听到你一句话呀，难道这就是因为胆怯？——胆怯，伟大的上帝啊！（她已经哭得死去活来，两眼发直，不停地摇头，她反复说道：）难道就因为胆怯，或者是因为怀疑我，你才说不出话来？听人说女人一生只发一次疯，我的这一天分明来了。"

这时她思想上猛然察觉到怀疑这两个字的含义。

"在他还没有看到我这不妥的举动之前，他早就有了怀疑。难道还要我低三下四地去证实这个怀疑？而且对一个不相识的人？上帝呀，倘若有件事儿让他什么都相信，难道也怪我行为不好？"

第十九章

某种处世之道使住在外省的生活看来也显得可爱。有许多太太尽管与德·夏斯特莱夫人谈不上有什么交情，根据这种处世之道，也朝着平台上的大理石桌旁一拥而去。这真是不幸到了极点。她们中有好多人手上还擎着蜡烛。她们中每一个人都朝着德·夏斯特莱夫人大声地说出一两句表示友好、表示要帮助她的好意的话。德·勃朗塞先生本来心肠就软，既不能把那扇干金榆树从做成的小门挡住，又无法劝阻这些女人不要从这扇门走。

心境已经坏到极点，人更是痛苦不堪，再加上这一阵讨厌的哄乱，真要害得德·夏斯特莱夫人神经错乱了。

"这个女人因为有钱，骄气十足，对人冷冰冰的，现在病了，看她怎么办。"这些自称朋友的女人心里这样想。

"我可万万不能动，否则就要犯更可怕的错误，"德·夏斯特莱夫人

听见这些人走近，对自己这么说。她打定主意，紧闭起眼睛，一句话也不回答。

德·夏斯特莱夫人认为她的所谓错误都是不可挽回的。她痛苦得就像是遭到生活重大变故的人一样。如果说一颗柔弱的心受到的痛苦此时还没有超过它忍受的限度，那是因为行动的需要使它并没有看到全部痛苦。

勒方这时心急如焚地也想跟在这些不知趣的女人身后挤到平台上去；他刚走了几步，就被他自己这个粗野而自私的行动吓住了，他怕再有不良的私念来迷惑自己，就从舞会上退出，拖着慢腾腾的脚步走了出来。这一夜就算过去了，也只好就这样抛开了，他心里觉得十分惆怅。他又感到有些异样，甚至在内心深处感到忐忑不安。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他今晚取得的胜利有多大。他好像有一种本能的渴望，急想静下心来理智地把刚刚急遽发生的事情一幕幕在脑子里重温一下，好好地权衡估量一番。他需要想一想，他想知道他应该怎样去思考。

他这个人年纪还轻，少不更事，处理重大利害问题粗心莽撞，就像对待一些琐碎小事一样；他不是明察善辨的。处在激战之中，行动的时机稍纵即逝，也不容他多加考虑。现在他才大体看清刚才发生的事件极为重大。他还不敢贸贸然就对隐约看到的幸福的表面现象陶醉起来，经过细细研究他才发现某一句话、某一事实竟造成把他和德·夏斯特莱夫人分隔开来的屏障，这又使他不寒而栗了。事到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对爱情后悔不后悔的问题了。

杜波列先生真是一个精明人物，他并没有因为全力注意抓重大利益而忽视小的利害得失，他唯恐哪个在这里跳舞的年轻医生乘机抓住德·夏斯特莱夫人这意外事件不放，便急忙赶到千金榆树下大理石桌那里。这里有这么多热心的好朋友，也幸亏有这张大理石桌，对德·夏斯特莱夫人倒起了保护作用。德·夏斯特莱夫人紧闭着两眼，两只手支着头，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许多人好奇地举着蜡烛在看，有二十支蜡烛前前后后把她围成一圈，德·夏斯特莱夫人简直成了十二至十五位太太围攻的中心，她们七嘴八舌地向她表示友好，又是给她出主意，又是教她吃些什么药治这个昏厥病。

杜波列先生在这里没什么利害关系，他讲了一句真话，说德·夏斯特莱夫人这会儿特别需要安静。

“太太们，请回到舞厅里去跳舞吧。德·夏斯特莱夫人这里只留下大夫和子爵先生就行了。我们马上送她回公馆去。”

饱受折磨的可怜的德·夏斯特莱夫人听到医生这个主张，心里可真是万分感激。

“让我去办，”德·勃朗塞叫道。凡遇到这类需要出力气的重要时刻，他总是马到成功、得胜而归。他拔脚就走，不到五分钟就到了城边彭乐威公馆；他叫人驾车，不如说他亲自动手套车驾马，没多久，他就赶着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马车奔来。事情从来没有办得这么讨人欢喜。

德·夏斯特莱夫人由德·勃朗塞先生搀扶着送到车上，上车的时候她热切地向他道谢。现在车上只剩下她一个人了，那些狠心恶意的人总算摆脱开了，可一想到那些女人的情景就让她格外感到痛苦，但现在总算静下来了，可以静静思索一下自己犯下的过失，对她说来，这也是一种幸福。

德·夏斯特莱夫人是单纯的，不论生活上的事，甚至是关于她自己的事，都是毫无经验的。她在修道院里整整过了十年，在上流社会里只有十六个月的阅历。十七岁结婚，二十岁守寡，在南锡所见所闻，又没有一样叫她喜欢，没有一样让她开心。

勒万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点也不了解的。别人讲的一鳞半爪，驿站站长布沙尔先生讲的一些坏话，就是他所知道的有关这个微妙主题的全部内容。

关于这段爱情，他心里充满了懊恼，不管热情提出了什么要求，他一律拒绝不顾。另一些时候，他又推测别人从他的眼里已经看出他的爱情，人家只是不敢贸然正面挑明就是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回到家里，意志力一恢复过来，就立即遣开她的女仆。这女仆总是问长问短，没完没了地寻根究底。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哭了很久。她辛酸地想起她那亲密的女友德·贡斯当丹夫人，让她的父亲玩了一套巧妙手法把她们拆开，害得她们不能见面。德·夏斯特莱夫人写信也只能一般地谈一下友情；她认为什么信件她父亲都搞得到手，这她是有根据的。南锡邮政局女局长就是他们一派

的人，而德·彭乐威先生又是查理第十建立的洛林、阿尔萨斯[1]、弗朗什-孔泰地区某特设委员会的第一号人物。

"我只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是孤零零一个人，我有的只是我的耻辱，"德·夏斯特莱夫人想着。

在寂静的黑暗中，对着一扇打开的大窗，她哭了很久；从这个窗口可以望见东西两里之外黑森森一片比莱维尔森林，森林上面是纯净幽暗的天空，天空上布满了闪烁的群星。神经性发作渐渐平息下来，她这才敢再把女仆叫来，吩咐她去睡觉。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也似乎残酷地让她更加感到羞辱和痛苦。直到听见女仆回了房，她才放心，于是细心忖度这命中注定的夜晚她犯下的种种过失。

起初她仍然心乱如麻，惊慌不安。好像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可以找出一些新的理由使她格外鄙视自己，格外感到屈辱难堪。勒万直接对她说出他的怀疑尤其使她震惊：一个男人，一个年轻人，竟敢对她这样放肆！勒万表现出那种高人一等的样子，一定是她给了他什么异乎寻常的鼓励。什么鼓励呢？她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这天晚会开始的时候她感到一个可爱的年轻人竟会没头没脑、缺乏思想，她很奇怪，不禁产生某种同情和关切，还有某种失望情绪。"我不过把他当做一个很会骑马的人而已，就像德·勃朗塞先生那一类人。"

但他说的怀疑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正是最使她感到痛苦难堪的问题。她又哭了很久。这眼泪就好比是她为自己挽回名誉而流的[2]。

"算啦，爱怎么怀疑就怎么怀疑吧，"她气狠狠地说，"人家对他讲的诽谤，他要相信，那活该；没有头脑，不辨是非，就是那么一回事！反正我是无辜的。"

在感情的起伏中，这骄傲是真诚的。渐渐她也不再去想那究竟可能是什么怀疑了。这样一来，她确实犯过的错误从另一个角度就果真

---

[1] 洛林、阿尔萨斯，法国东北部地区名，包括现今法国的上、下莱茵省和摩泽尔省。

[2] 我把这种骄傲赋予德·夏斯特莱夫人。勒万凭他那很有限的本领将怎样战胜这种骄傲呢？偶然的机遇对于他就成了机智灵巧：凭借着怀疑。（司汤达原注）

显出它们的分量来了；在她看来，她犯的错误简直是难以计数的。于是她又哭了起来。辛酸痛苦、焦虑不安，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她认为主要有两件事怪自己不好：第一，不该让那班俗不可耐、居心不良的人看出她的心事，何况她从心底就蔑视他们。她想到，对他们她真是有千百种理由应当提防，他们心狠手辣，她更有千百种理由鄙视他们，这样一想，她就觉得自己实在太不幸了。看见金币就跪倒，见到国王、部长施舍的一点恩惠就匍伏在地的这些绅士，他们对待不把爱钱如命视为原则这种错误是多么冷酷无情啊！她此刻把自己对南锡上流社会的憎恶重新检阅一遍，谁料偏偏在这样一个社会面前，她竟有失检点，害得名誉被玷污，这真叫她心痛欲裂，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简直就像是让烧红的铁块灼得她痛彻骨髓。这时，她心中仿佛又看到跳科蒂翁舞时她所厌恶的那些女人一个个向她投来的目光。

德·夏斯特莱夫人亲自把痛苦的每一个侧面都审视一遍，好像这也是一种乐趣似的，接着她又细细地察看另一种深沉的悲痛，转瞬之间这种悲痛就把她的勇气一下给扑灭了。这就是在勒万面前违反女人的自尊这样一条罪状。一个女人丧失了自尊，就不可能得到男人的尊重，如果男人是令人尊重的话。面对这样一条主要罪状，她的痛苦似乎反而给了她一点喘息的工夫。她终于提高了嗓音，开口高声说话，可是声音被胸中的呜咽梗塞住了。

“*如果他不蔑视我，我倒要蔑视他。*”静了一下，她好像对自己依然十分恼怒，又说道：“怎么！一个男人竟敢当着我的面说对我的行动有怀疑，我不但没有不理睬他，反而去请他来给我证实证实！这么丢脸，还嫌不够，我还当场表演，当众出丑，情愿让这批坏家伙对我的心思妄加猜测，这些人，只要我认真想一想，只要我一想起这件事，活着我都要感到厌恶，几天几夜我都要感到厌恶。我的眼光也不知谨慎，只配让勒万先生把我列在那种一见到喜欢的男人就卖弄风骚的女人队里去[①]。在他这个年纪上怎么会没有猜疑？证据不是已经有了吗？”

一提出*见到男人就卖弄风骚*这句话——这句话太可怕了，思念勒万的那种乐趣在想象中就全部化为乌有了。

---

① 再把骄傲加于德·夏斯特莱夫人。（司汤达原注）

"不过，勒万先生是有道理的，"她以一种恶狠狠的勇气继续想下去。"我也看得非常清楚，我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在这个不幸的夜晚之前，我并不爱他；那时我想到他，也是很有理智的。我不过把他看成和那些因什么事件偶然和我们相遇的先生一样的一个青年，只是他与他们稍有不同。他不过是和我谈谈话，时间也不长，我发现他很拘谨，有点特别。我猜想里面总有些缘故，真是愚蠢透了，我不过想和他玩一玩，就像和一个偶然相遇的人，我不过是想叫他开口说话，可是突然间不知怎么就只顾想着他，把别的都忘了。很清楚，这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个英俊的男人。一个堕落的女人还能比这更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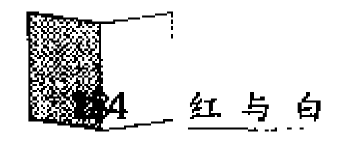
绝望情绪又一次涌现，比其他情绪波动更要激烈。直到比莱维尔森林那边的天空呈现出一片白色的曙光，德·夏斯特莱夫人终于困倦不堪，痛苦和悔恨这才渐渐平息下来。

这一夜，吕西安也在不停地想着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怀着一种令人欣悦的崇拜感情想念她的。如果她从亲眼见到的这个人的拘谨胆怯中看出一个令人生畏的老练的唐璜[①]来，那的确太叫人感到安慰了！对于这个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夜晚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应该作出怎样的判断，吕西安一时还没有什么把握。说到"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夜晚"这句话，他不禁身上一阵颤抖。他坚信从她的眼睛里他已经分明看出：总有一天她会爱他的。

"伟大的上帝啊！面对这样一个天使般的女人，我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打破常规；倘若照常规办事，她本来是属于中校那号人的！伟大的上帝！行为的庸俗，不折不扣的庸俗，能和灵魂的高贵统一起来吗？理解女人的心，我知道，上苍并没有赋予我这种才能。戴维鲁瓦说得好：我这一辈子只能是个傻瓜，不要说发生了什么事，就连我自己的这颗心，我也大感不解，只感到吃惊。这颗心该是最幸福的了，却偏偏感到懊丧。啊！我为什么不能见到她？我要听听她的忠告；她的眼睛把她的心思都告诉我了，她的心了解我的痛苦。我的痛苦在庸俗的灵魂看来，那当然是太可笑了。怎么！我中了头彩，得了十万法郎，反而因为没有得到一百万就又失望了！我实在太喜欢城里绝色女子中这样一位

---

① 唐璜，西班牙传奇中一个勾引女人的浪荡子，屡见于西方诗歌与戏剧中。



美人，遇到她完全是偶然的。这是最大的一个弱点啊；我想克服这个弱点，可是我失败了，所以我想像巴黎女人主持的沙龙里很多无能而失意的小人物那样，只要能博得她的欢心就行了；我只因有这个要命的弱点才爱上这个女人，我希望过不多久，她就能接受我这片苦心，得愉快地接受，还得撒娇，至少那表现形式能叫人感到快乐；她故作多情，仿佛果真看出我以认真的热情在爱她。幸福我并没有尝到，不过像这样的幸福也就不错了，就让我堕入那虚假的微妙境界中去吧。痛苦也是我自己虚构出来的，因为宫廷出身的女人的心能体贴另一类人，我偏是例外。啊！伟大的上帝！诱惑一个真正贤德的女人那种本领我有吗？我想找一个与一般微贱的姑娘的那种俗气不同的女人，不是每一次我都可笑地失败了吗？埃尔奈[1]尽管学究气十足，到底有见识，他不是给我分析过，说我这个人缺乏足够的冷静吗？人家从我这副唱诗班孩子般的面孔上就把我心里想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我非但不知乘胜追击，反而像个笨蛋一样，只知陶醉在初步得到的一点点成功之中，站在那里沾沾自喜。对我来说，握一握手，那简直成了占领卡普亚城[2]；在这难得的快乐中，我受宠若惊，忘乎所以，不再前进了。总之，在这样一场大战中，我什么本领也没有，我只知道吹毛求疵，闹别扭！但是，畜生呀，如果你希望的话，但愿这只是偶然，仅仅出于偶然……"

他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走了有一百圈。然后他高声地对自己说：

"我爱她，我爱她，至少我想讨她欢喜。我想她是爱我的。如果她不是对校官和尉官一样看待，那我怎么能有那不可少的本领在这真正风姿绰约的女人身上取得成功呢？难道我有什么本事使她头脑发狂竟至完全忘记她的本分吗？"

反反复复的推理虽然证明我们的英雄的谦逊是真诚的，可是这对他的幸福并没有什么助益。他内心要求德·夏斯特莱夫人白璧无瑕，他是这样地爱她，因此在他心目中她就必须是超凡人圣的，但他的理解

---

① 即埃尔奈·戴维鲁瓦，见第一章。

② 指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于公元前218年统率大军远征意大利(即第二次布匿战争)，在坎尼一战中取得全胜，即率军占领卡普亚城，军队长驻城市，贪图逸乐，留连不去，以致军威衰落，终于失败。史家认为这是汉尼拔的一大错误。

却对她另有一种看法。他对自己真是气愤到了极点，叫道：

"我到底有没有本领在上流社会的一个女人那里取得成功？我行不行？[1]但是，我很不幸。这的确是一个疯子的画像。非常清楚，我既存心勾引她，却又偏偏希望她不要爱我。怎么！怎么！我希望被她爱，真是可悲，因为，那就好像是她选中了我！如果是一个傻瓜，那至少不应该又是一个懦夫。"

想到这里，天已经亮了，他也睡着了。临睡之前，他还有一个未想好的计划，他想去要求马莱尔上校调他到离南锡二十里路的N市上去，骑兵团驻扎在那里的一个分遣队正在监视互助会的工人。

德·夏斯特莱夫人如果亲眼看到自己受到的蔑视，那么可怕的蔑视，竟把她翻来覆去地从各方面审查了一个够，害得这个完全不顾及她同时又那么专注地关心她的男人彻夜不眠，那么，她的痛苦真不知要把她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原来，在这同一时刻，德·夏斯特莱夫人也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终于挣扎不下去了。[2]

第二十章

不论吕西安怎么想，他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行动。第二天一清早，他制服穿得整整齐齐，就去找马莱尔上校。他远远地看见德·夏斯特莱夫人住宅一排窗口俯临的那条街道。如果马莱尔上校同意他的要求，那么这些窗子他就看不到了，他不禁想到窗下去看一看。可是一走上这条街，他就觉得心扑通扑通直跳，跳得他气也喘不过来；仅仅是有见到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可能，他就不能自持了。但愿她不要在她的窗

---

[1] 在这一段文字旁，司汤达注有"重复"二字。（马尔蒂诺注）

[2] 一个在发狂地爱着的年轻人，蔑视他的情人，可是他的心却向他证明她像天使那样纯洁无瑕。一个贤德的女人，同样也在爱着，但又要逃避她的情人，因此他对她讲到怀疑，她急于想知道个究竟，就使她痛苦不堪。这就是关于人的内心世界的真正描绘，关于激情的素描，与瓦伦廷的光辉夺目的衣褶大相异趣的。——1834年5月11日，1835年5月14日。（司汤达原注）

口出现才好。

他想："如果批准我离开南锡，我又要发疯似地想回南锡，那我将可能是怎么一个局面？从昨天夜里开始，我给搞得六神无主，不知怎么办才好，倘若生出一个什么念头，我就立刻让它牵着走，一分钟前我还不知道会生出一个什么念头来。"

他这样考虑问题倒是与他作为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相称的，这样想过之后，他骑上马，一口气两个小时跑了五六里路[①]。他这是自我逃避：生理上迫切需要，恰好他在精神上也更迫切地需要听听人家的意见，以便把自己的理智置于别人的理智之下。他觉得自己应该相信，而且也感觉到他也许快要发疯了；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幸福完全寄托在他自己究竟是怎样看待德·夏斯特莱夫人这一点上。

他曾经有这么一条规定：同骑兵团军官打交道，谈话不能越出严格限定的范围。所以没有人能来帮助他、支持他，哪怕最一般地、空泛地帮他分析分析、出出主意也不可能。戈提埃先生不在南锡，其实他也知道，他这种狂热的爱情戈提埃先生不会理解，只能把他痛骂一顿，劝他及早撒手脱身。

在遛马回来的路上，经过抽水机路，这时他觉得有一阵迷狂袭人心中，使他非常惊讶。他恍惚觉得自己看到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眼睛，于是第二次坠下马来。他觉得自己没有勇气逃避到别的地方去，便没有去找上校。

这天傍晚，戈提埃先生从乡下回来。勒万想去找他旁敲侧击地谈谈他此刻的处境，就像人们所说：探探口风。戈提埃先生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说出这样一段话来：

"我也并不是没有痛苦的。N市的工人真叫人痛心啊。军队会怎么样呢？……"

杜波列博士在舞会后第二天，对他这位年轻朋友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访问。他开场白没有说上几句，就单刀直入地和他谈起德·夏斯特莱夫人。勒万觉得自己满面绯红，连眼白也涨红了。他打开窗子，坐到

---

① 本书中用的里均指法国古里，1古法里约合4公里。

百叶窗后面去，让这位博士不那么容易察觉。

“这个村学究跑来审问我。咱们走着瞧吧。”

勒万对昨天晚上供人们跳舞的那个华美的大帐篷兴致勃勃地赞不绝口。他从庭院讲到那很有气派的台阶，还讲到装饰台阶的种着外国奇花异草的大花盆；然后又按照数理逻辑的顺序，讲完楼梯又讲前厅，由前厅再进入最前面那两间客厅……

博士时时打断他的话，跟他讲德·夏斯特莱夫人昨夜发了病，又分析可能致病的原因，如此等等。勒万可不想打断他的话；对他来说，真是一字千金；博士是刚刚才从彭乐威公馆出来的。勒万有能力做到自我克制：只要对方一住口，哪怕只是片刻工夫，他也要郑重其事地谈论昨晚那顶红白条纹的帐篷可能值多少钱。与他平时说话的声调不同，他现在讲话的声调使他头脑更加冷静，更能好好地控制自己。这位博士为了让他说话甚至不惜任何代价，竟把有关德·夏斯特莱夫人极其珍贵的消息都吐露给他，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博士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即使要他用黄金按字论价去收买，他也心甘情愿。他觉得只要巧妙地奉承他一下，这位博士就会把全世界所有的秘密都泄露出来，这情况十分诱人。不过他也很乖巧，聪明得近乎拘谨；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名字他亲口绝对不提，除非为了回答博士的问话；其实这也是很不聪明的做法。勒万拚命在扮演他这个角色，杜波列对于问什么答什么、不问不答的人又很不习惯，所以他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奥妙。勒万打定主意要在第二天称病；他准备通过这位博士对德·彭乐威先生和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日常生活再进一步作详细了解。

第二天，博士改变了战术。照他说来，德·夏斯特莱夫人是个假正经，骄傲得叫人受不了，也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富有，据“国家债权人总名册”所载，她每年至多不过一万法郎进项。在这篇毫不掩饰的出自恶意的谈话中，一句也没有讲到中校。这么一来，勒万真是心甜意洽，舒服极了，几乎比前天晚上德·夏斯特莱夫人问他怀疑的是不是与她有关、然后又拿眼睛那么望着他的那种甜蜜还要甜。由此可见，在与托玛·德·毕桑先生的关系中，见不得人的事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天晚上，勒万又拜访了好多人家，除了谈谈这次舞会把人累得很厉害、干巴巴地问候人家身体安好之外，他一句话也不多说。

"我的用心,如果让这些无聊的外省人知道了,那就有戏好看了!"

所有的人都对他讲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病倒的事,只有好心的戴奥德兰特是例外。她的确长得很丑,德·夏斯特莱夫人却长得真美。勒万觉得对戴奥德兰特有一份情谊,甚至差不多是一种热情。

"德·夏斯特莱夫人和这些人是玩不到一起去的。单就这一点,人家就不会原谅她。在巴黎,人们才不计较这种区别呢。"

勒万在拜访最后几家人家的时候,肯定德·夏斯特莱夫人在家中生病,不会遇到她,不禁动了念头想去远远地看一看她那映着烛光的绣花窗帘。

"我真是一个懦夫,"他最后自言自语地说,"我的确又怯懦又卑劣。"

你若犯了罪被打入地狱,
也宁可犯的是可爱的罪才被罚下地狱。[1]

这差不多可以说是他对爱情的懊悔和对不幸被出卖的祖国的最后的哀叹了。人是不可能同时有两种爱的。

"我是一个懦夫,"他从德·欧甘古夫人的客厅里走出来,也对自己这样说。在南锡,根据市长先生的命令,夜里十点半路灯一律熄灭,除了贵族人家之外,一般人家这时都已上床睡觉了,所以他可以到绿百叶窗下再逗留一个小时,也不致因而感到自己可笑。几乎就在他走到窗下的时候,楼上小房间的灯光忽然熄灭了。勒万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感到有点难为情,他躲在暗影里,正好对着窗口,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坐了很久,他眼睛一刻也不停地张望着那扇窗子。

他的脚步声并不仅仅惊动了他自己一个人。德·夏斯特莱夫人从黄昏到十点半,一直闷闷不乐、悔恨交加。她出去访友作客,散散心,愁闷确实排解了一些;但她不愿意遇到他,也不愿意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到十点半钟,她看见他来到楼外的马路上,愁惨悲苦的情绪就让不

---

① 查伏尔泰原诗。(司汤达原注)

停的热烈的心跳给代替了。她急忙吹灭蜡烛，对自己又是告诫，又是规劝，但都没有用，她一直没有离开她那几扇百叶窗。她的眼睛可以看到勒万在黑暗里抽雪茄烟的红火，那红火正吸引着她的眼睛。至于下面的勒万，他最后也战胜了自己的懊悯：

“唉！我爱她，又看不起她，”他在想，“如果她爱我，我就要告诉她：‘如果你的心一直是纯洁的，我就始终爱你，至死不渝。’”

第二天清早要上操，勒万五点钟醒来，一醒就强烈地想看到德·夏斯特莱夫人。他对自己的心思再也不能怀疑了。

“只要看一眼，就可以对我说明一切。”他反复对自己这样说，只要良知处在自然状态下，就总要提出反对意见来。“博得她的欢心，但愿也并不那么容易！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在舞会后的第五天（这五天对勒万来说无异于五个星期），他终于在德·高麦西伯爵夫人家里遇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当仆人通知说勒万先生到了，德·夏斯特莱夫人喜形于色，脸上原有的苍白顿时消失了。勒万也兴奋得透不过气来。不过德·夏斯特莱夫人戴着首饰，在他眼中显得异常耀眼，喜气洋洋，风韵极其优雅。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确光彩照人，在巴黎要想打动人也非这样打扮不可。

“到一个老女人家里来作客也这样煞费周章，这么打扮起来，总让人觉得你们对中校一类人未免太当回事。”他心里这样想。

这种严格审查态度是带有苦味的。他转念又想：

“是的，我爱她，但不会有什么结果。”

他与她相距不过只有三步远，他一边在作这样的推论，一边又像一片树叶似地瑟瑟发抖，这是因幸福而战栗。

这时，德·夏斯特莱夫人回答勒万对她的一句关于贵体可曾大安之类的问候，态度彬彬有礼，说话的声调完美无缺，保持着一种始终不变的平静神态，就好像什么悲伤痛苦在她心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恰恰相反，她不但态度和悦，而且几乎是喜上眉梢的样子。勒万在这次见面快要结束的时候，经过反复考虑，才明白这种态度所显示的不幸竟达到怎样的程度，以致他一下不知怎么办才好。至于他自己，在德·夏斯特莱夫人面前，却显得很平常，甚至平庸呆板。这一点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不幸的是他还要故意让自己的动作更优雅一些、说话故意让声调更

动听一些，究竟有没有取得成功，可想而知。

"我此刻完全倒退到我们在舞会上刚开始谈话时那种拙劣的地步……"他对自己作出这样的判断。他是正确的，他确实缺乏优美的风度，也缺乏机智，他并没有夸大。不过他没有想到，他不愿意在她的心目中变成傻瓜，可是人家对他的窘态自有不同的看法。

德·夏斯特莱夫人认为："勒方先生指望再看到我在舞会上那意料不到的轻率疏狂继续下去，至少他以为有权期望得到温柔以至多情而友好的对待。现在他能看到的只有这种极端合乎礼数的态度，这态度实质上就把他推到一般泛泛之交以外的地位上去了。"

勒万很想谈点什么，苦于想不出点子，他忽然想到马利布兰夫人，她正在梅斯演出，南锡上流社会都说要去听听她演唱，他想就这位女歌唱家的音乐天才谈论一番。德·夏斯特莱夫人一听很高兴，这样就不要她挖空心思找出合乎礼节却又冷冰冰的话来应付了。她看他怎么讲下去。他还没讲上几句，就讲得语无伦次，渐渐讲不下去了，弄得十分狼狈，非常可笑，以致德·高麦西夫人也看出不对头。

"这些时髦的年轻人，他们的本领总是那么多变，"她低声对德·夏斯特莱夫人说。"这哪里是常常到我家里来的那个漂亮的少尉。"

德·夏斯特莱夫人听她这样说，高兴极了；她真是个有见识的女人，不愧是全城出名的有见识的女人，而且处事又十分冷静，现在证实了她自己几分钟之前的想法，怎么会不高兴！

"我在舞会上看到的这个人，又风趣，又活跃，又热情，又机智，他只因人多眼杂与众目睽睽而发窘，现在怎么判若两人！他这会儿讲一个女歌唱家，连一句像样的话也讲不出来。他天天都看报，报上评论马利布兰夫人的才华的文章不是天天都看的嘛。"

德·夏斯特莱夫人是这样得意，她对自己说：

"我可不能失言，也不能为友谊笑一笑，那就会把我今天晚上的幸福全部断送掉。很好，很好，千万别再让我对自己又懊恼又不满。就此收场吧。"

她站起来，告辞走了。

紧接着，勒万也辞别了德·高麦西夫人，走了出来。他需要静静想一想他做的蠢事，德·夏斯特莱夫人又为什么这么冷冰冰。经过五六

个小时痛苦的思索，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不是中校，只有中校才配得上德·夏斯特莱夫人垂顾。她在舞会上那样对待他不过是一时奇想所致，多情的女人都是如此。说不定他那身军装也起了作用，引得她一时异想天开；她是以一种聊胜于无的心情暂时把他当做一位上校看待的。这样说虽然也聊可自慰，不过也让勒万懊恼得很：

"我真是十足的傻瓜，这女人是戏台上一个骚货，只是美得惊人。我要是再去看她的窗子，就叫魔鬼把我抓了去！"

伟大的决心一经下定，如果有人劝勒万去上吊，他的存在方式也许会因此更好一些、更幸福一些。这会儿时候已经很晚，他还是骑上马跑了出去。刚刚出城，他就觉得连控马的力气也没有了。他索性把马交给仆人，自己下来步行。没过几分钟，午夜的钟声敲响了，尽管他把德·夏斯特莱夫人骂不绝口，可到最后，他还是到了她的窗口下面，正对着窗口，在那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第二十一章

他到这里来，使她感到欣喜若狂。从德·高麦西[1]夫人家中告辞出来的时候，她对自己说：

"他一定对他自己、对我都非常不满，让他决心把我忘掉吧；不然我再要见到他不知又得等多少天。"

德·夏斯特莱夫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偶尔也能辨认出勒万抽的雪茄烟烟头上的火光。这时她真是发疯似地爱他。勒万在这无边无际的深沉静谧之中如果灵机一动，走到她的窗下，低声对她说句奇妙而新鲜的话，譬如说：

"晚安，夫人，肯告诉我你是不是听见我说的话吗？"

她就很可能回答说："别了，勒万先生。"说出这六个字的声调即使

[1] 司汤达在原稿上误写作马尔希。（马尔蒂诺注）

对最急切的情人来说也不会留下什么希望。可是，对德·夏斯特莱夫人来说，说出他的姓氏勒万，能够当面和他说话，就是使她心荡神摇的极度的快乐。[1]

勒万正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蠢事确实已经做了不少，现在他又走入一处肮脏的大院，找到一家弹子房，他料想在这里一定会遇到骑兵团的几个尉官。他确实太可怜了，能在这里碰到骑兵团的几个尉官他就觉得很高兴了。果然遇到几个尉官，他真快活极了；这几个年轻人今晚待他也不错，尽管第二天照例还是要摆出那种俨乎其然的冷漠无情的神气。

勒万兴高采烈地和他们一起打弹子，他总是输。大家讲定赢了拿破仑金币也不许带走；他们叫了香槟酒，勒万兴致很高，不想就喝醉了，后来还是弹子房的侍者叫了一个邻人送他回家。

在真正的爱情面前，就是放荡生活也要退避三舍。

第二天，勒万的举动简直像个疯子一样。那几个尉官同志又恢复老样子，不怀好意地在背后骂他：

"这个巴黎花花公子，香槟喝不来，昨天他已经喝得摇摇晃晃；应当经常拉他去喝酒。喝酒之前，喝酒当中，喝酒之后，逗弄他，嘲笑他；那才好呢。"

在勒万第一次和那个他自以为有把握弄到手的女人相遇的第二天，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心里发生了什么感情，甚至别人针对他采取了什么行动，他都昏昏然不甚了了。他觉得别人好像在暗示他对德·夏斯特莱夫人抱有好感，因此他觉得自己必须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发火，一定要沉住气。

他暗自说："得过且过，我怎么喜欢就怎么去做。不论对谁我的心事都不能讲出去，我发疯的事决不能告诉任何人，只要做到这一点，人家就不会说'你在发疯'。只要这件心事没有让我失去控制，至少，它就不会叫我感到羞愧。这疯病如能瞒得住，它的副作用就可以去掉一大半。最重要的是，不要叫人家猜出我的心事。"

---

[1] 所有肌肉我一一加以刻划描写，并没有使之软化。"极度的快乐"（Volupté）一词也许太重了。（司汤达原注）

几天之内，勒万就彻底换了一个样子。他在社交活动中变得兴高采烈、乐观而机智，人们对他大为欣赏。

“他这人心术不正，没有道德，不过他说起话来倒确实说得漂亮。”在德·毕洛朗夫人府上，人们这样说他。

这个很有眼光的女人有一天对勒万说：“我的朋友，你要把你自己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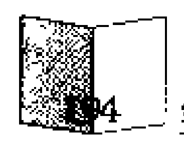
他是为谈话而谈话，对这一方，他支持，对另一方，他也同意，他谈起话来不是夸大其词，就是虚张声势，讲得很多，一讲就是一大篇。总之他像外省有才智的人那样喋喋不休，而且很成功：南锡人一贯崇尚的东西他们当然赞不绝口；不过，以前，人们却认为他古怪、做作、莫名其妙。

他战战兢兢，唯恐别人识破他的心事。他疑心杜波列博士在窥伺并监视他，他开始怀疑杜波列暗中在与路易-菲力浦的警务部长、奸诈多智的梯也尔先生做交易。但是勒万与杜波列的关系又不能断掉。他甚至不能不和他谈话，不能敬而远之。杜波列和这里的社会关系很深，他已经把勒万介绍给这个社会，和他断绝往来是十分可笑的，而且处理起来也很棘手。既然不能和这个活跃、善于钻营又易于受刺激的人断绝关系，那就必须把他当做密友乃至父辈来对待。

“同这些人打交道不能只扮演一种角色”；所以他一开口就像个演员似的。他时时都在扮演某个角色，扮演他心目中最可笑的一个角色；他在言谈中故意用一些可笑的言词。他喜欢身边总有一个人陪着他，他无法忍受孤独。他提出的话题越是荒诞不经，他就越是能从生活的严肃一面摆脱出来，但仅仅这一方面的生活他又感到不满足。因此他的精神就成了他的心灵的一出滑稽戏。

他并不是一个唐璜，他还差得远呢。他将来会是怎样，也难以逆料，但就现在而言，和一个女人面对面相处，在他是不习惯的，与他内心感受的习惯不相适应。与女人相处这类素养他往常一直是以极度鄙视的态度来看待的，所以他现在开始为自己缺乏这种素养而感到遗憾。至少，他在这个问题上头脑还是清楚的。

他的表兄、学者埃尔奈说他同女人打交道时缺乏头脑，这话听起来刺耳，却一直在他心上萦回不已，就像驿站站长布沙尔讲过关于中校和



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话一直让他耿耿于怀、始终不忘一样。

他的理性告诫他已不下二十次，应当多多接近这个布沙尔，不惜花点钱，不妨和他拉拉交情，以便从那里探听许多详细情况。这事在他很不好办，因为只要在街上远远见到这人，他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

他自以为在理智上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鄙视已经确立，可是他在感情上每一天都发现有新的理由去崇拜她，他简直把她当做最纯洁、最神圣的人来崇拜，跟外省人作为第二宗教的虚荣与金钱比起来，她不知要高出多远多远。

感情和理智的冲突几乎使他发疯，使他成为最痛苦最不幸的人。何况事情恰恰又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他的马和马车、他的仆从使他成为骑兵团所有尉级军官和南锡所有年轻人及其周围所有的人羡慕的对象，他们认为他富有，年轻有为，正直勇敢，纷纷把他看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无可怀疑的最幸福的人。他那阴沉的忧郁，他独自一人走在街上时的心不在焉，他那从外表看来似乎带有恶意的暴躁举动，可以说已经形成最尊贵、最高境界的自负。见多识广的人士认为这是对拜伦勋爵的一种很有修养的模仿[1]，人们在这个时期是经常谈起这位拜伦勋爵的。

上次去弹子房并不是仅有的一次。名声已经传扬出去了；就像南锡把勒万夫人从巴黎给她儿子带来仆人的四套号衣夸大成为十二或十五套一样，现在人人都在说勒万一个月以来每天夜里都醉得不省人事，被人抬回家去。就是漠不关心的人也为之感到惊异，被解职的卡洛斯派的军官对这件事不禁万分高兴。只有一个人觉得自尊心被刺痛了，他说：

"这个人，是不是我把他看错了？"为忘掉痛苦而采取这种毁灭理智的做法固然不好，但是这是勒万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或者说，他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兵营生活又是那么一种状况，他也只好屈从。为了逃避那些难以排遣的夜晚，不这样办又能怎么样呢？

到现在为止，生活对他来说本来应是工作和欢乐。可是现在，他陷

---

[1] 此处指吕西安·勒万高傲、愤世嫉俗、不循常规、热情浪漫。

人痛苦而无法自拔，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很久以来南锡所有上等人家都对他另眼看待，他取得这种成功的原因把他原有的快乐心境给剥夺掉了。勒万就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女人一样，越是装模作样、卖弄风情，越是得不到任何乐趣。

他对自己说："我在德国，就得讲德国话；我在南锡，就只好讲外省话。"

他对他们讲到天气，如果他说"今天天气很好"，他就觉得这简直是在骂人；因此，他不得不皱起眉头，昂起前额，摆出一个大地主的姿态，高声喊叫："这天气晒干草多么好啊！"

他夜晚在沙邦提埃弹子房暴饮，使他的名声受到影响。不过在他酗酒这桩丑事播扬开去之前，他已经买了一部大型四轮敞篷马车，这种马车坐得下人口多的一家人，人口多的人家在南锡是很不少的，他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买下这部马车。六位塞尔庇埃尔小姐和她们的母亲，就可以像本地人说的那样，"首次乘坐"这部马车，还有许多人口多的人家也找他借马车用，只要人家开口，他总是有求必应。

"这位勒万先生确实是个好小伙子，"大家都这么说；"他确实也破费不了什么：他爸爸和内政部长都拿公债捣鬼，反正由倒霉的公债付款就是了。"

杜波列博士也用这种亲切口吻讲到勒万在风痛症治好后送给他的漂亮礼物这件事。

杜波列博士是南锡的领袖人物，也可以说是个贪婪的人。勒万把他看成地方上最危险的恶棍。他甚至有理由怀疑：亨利第五逐渐失势之后，杜波列就和内政部长暗中有约定，而且每半个月都有报告专送部长。不过目前这个恶棍对他还是有利的。

一切似乎都按照勒万的本意在进行，他父亲对他的开销如此之大也毫无怨言。勒万相信所有的人在德·夏斯特莱夫人面前都讲他的好话；但是彭乐威公馆这时却成了勒万在南锡唯一不得不望而却步的去处。勒万几次试图前去拜访；但德·夏斯特莱夫人偏偏不予接待，总以生病为借口，把大门紧紧地关上。她甚至把杜波列博士也给骗了，杜波列博士告诉勒万说德·夏斯特莱夫人最好是过些时候再出门。有了杜波列博士的话，德·夏斯特莱夫人因此出门拜客也减少到寥寥数次，这

样就可以免得南锡的贵妇人又纷纷责备她骄傲孤僻。

勒万在舞会后第二次见到她，那几乎是被当做一个初次相识的人那样对待的，他甚至觉得连他按最简单的礼貌的要求必须对她讲的不多几句话，她都置之不答。自第二次见面以后，勒万就下了决心，要勇敢地行动。最需要采取勇敢行动的时候偏偏缺乏勇气，他因此非常看不起自己。

“伟大的上帝啊！骑兵团向敌人发动进攻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吗？”

勒万极其痛苦地责备自己。

第二天，他到德·高麦西夫人家里去，刚刚坐下来，就听人通报说德·夏斯特莱夫人到了。

对待他的冷淡态度实在太过分了，这次拜访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真是气极了。这还是第一次，他什么也不管，利用他在这种社交场合所处的地位，径自伸出手去，上前引导德·夏斯特莱夫人，送她上马车，也不顾这种所谓礼节会不会让她不快和反感。

“夫人，如果我有什么不够慎重的地方，请原谅我：因为我是很不幸的！”

“先生，说这个干什么，”德·夏斯特莱夫人回答道，态度自然，从容不迫，连忙朝着她的马车走去。

“我在讨好所有的南锡人，希望他们能对你多讲讲我的好话，为了忘记你，一到了晚上，我就想办法去麻醉自己。”

“先生，我觉得你没有理由……”

说到这里，德·夏斯特莱夫人的仆人走上前去关上车门，那几匹马就把她拉走了，这时她倒在车上，仿佛死去似的。

第二十二章

勒万站在原地，对自己大声叫道：“只因为没有社会地位，就得顽强地苦斗，世上还有比这更不光彩的事吗！只因我的肩章不带穗子，这

个恶魔就怎么也不肯饶过我。"

这样的想法实在太叫人灰心丧气了。但是整个拜访过程，尽管像前面所说，以短短一段对话收场，勒万仍然被弄得如醉如痴，巴蒂尔德（这是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另一个名字）神奇无比的白皙和她那双眼睛的惊人的美真使他心醉神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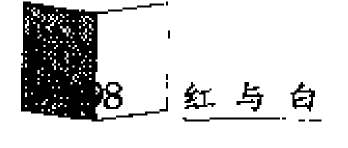
"不管别人在半个小时内可以说出多少事来，她的眼睛总是那么炯炯有神，也不必问这双眼睛为什么缘故那么激动，所以谁也不能责备她态度冷若冰霜。再怎么小心翼翼也不顶用，我从她的眼睛深处总看见有样又神秘又深沉又激动的东西在闪光，就好像她在谛听和我们所听到的另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切谈话似的。"

可怜的勒万，什么可笑的事都做得出来，这他自己也不是不知道。这时，在刚才我们看到的那种想法的鼓动下，他竟起了念头要给她写一封信。他拿起笔来就写，写了一封十分出色的信，亲自跑到南锡六里路之外、通往巴黎的大道上的达尔奈，把信送到邮局。后来他又寄出第二封信。这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一样，也像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幸运的是在第三封信中偶然提到"怀疑"二字，我们说这是出于偶然，因为我们决不会怀疑他在故意玩弄诡计。这两个字在爱情的利害得失上是大可珍惜的，而且也正因为这两个字才使得德·夏斯特莱夫人内心斗争一直持续到此刻。这是事实：尽管在锥心刺骨的自责的包围之下，她还是以她整个灵魂的力量深深地爱着勒万[①]。日子一天天挨过去，对她来说，每一天都毫无价值，每一天都只有几个钟点才有意义，这就是她每天晚上躲在客厅百叶窗旁偷看勒万的那几个小时；勒万尽管每天都到抽水机路来，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可是他也没有料到自己的举动竟取得这样的成功。

巴蒂尔德（夫人二字对这里所说的稚气未免嫌重）每天晚上都要躲在百叶窗后面用甘草纸卷成勒万手卷的那种雪茄烟似的小管子，衔在嘴唇中间吸气。抽水机路寂静无声，连白天都冷冷清清，一到晚上十一点钟，就格外静谧，这时，她特别喜欢——这当然谈不上有什么罪——听勒万从小纸簿上撕下一小片甘草纸，再把纸卷起来，卷成一根小雪

---

① 女仆讲的这句话我是不是留下？留下吧，以便看起来显著明白。（司汤达原注）



茄。这种小纸簿是德·勃朗塞了爵先生光荣而幸运地供给德·夏斯特莱夫人的。人们已经知道，这种甘草纸是从巴塞罗那远道而来的。

在舞会后的那些日子里，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而有失检点，深自谴责，这与其说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倒不如说是为了对勒万的尊重，在她，敬重勒万是先于一切的。所以她心甘情愿地不惮其烦，称病在家，深居简出。她采取这样一个聪明步骤之后，人们也就渐渐把舞会上发生的那个意外事件完全淡忘了，这一点她可是做到了。人们确实看到她一听人家提起勒万就满面绯红，但是，整整有两个月，她在自己家里一次也没有接待他，人们估计她没有和勒万谈话之前就已有病在身，因为她后来坚持不下去，非回家不可，不过是这么一回事。这桩公案到此也就告一段落。自从那次在舞会上她几乎昏倒以后，她也曾和她认识的两三位夫人讲过这样的心里话：

"往常的健康，我是再也不会有了；就是那杯香槟，把我的健康断送了。"

最近一次相遇，又见到勒万，使她感到惶恐不安；他对她讲的那些话，更让她惊慌失措；由此她更要坚守她的誓愿：杜门不出，孤独自处。

德·夏斯特莱夫人处处谨慎小心，舞会上得病的事，精神方面的原因因此没有人产生过怀疑，但她内心深处却是痛苦万分。她丧失了自尊和自信，一八三〇年革命以来一直保持住的内心的平静也被打破了，全然不见了。精神状态如此，又不得不过起退隐生活来，这当然损害了她的健康。由于这种种情况，无疑再加上由此引起的烦恼，勒万这时写信过来，那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

一个月以来，德·夏斯特莱夫人为了节操道德的问题颇费了一番苦心，做了不少事，至少她总感到违心逆意，怏怏不乐，那可是最直接的标志。责任心的严厉的呼声，还要求什么呢？干脆直说：勒万对她作为女人缺乏应有的自制究竟有什么想法？姑且不提怀疑这个可怕的字眼从勒万嘴中说出来可能意味着什么，他究竟从她的行为上发现什么问题，使他怀疑得这么厉害？她反复不停地拿这个问题问自己，这几天她索性回答说：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

"可是他究竟怀疑我什么呢？想必性质很严重……你看，一转眼，他脸色就变了！……"她又涨红着脸说："这变化对我又意味着提出了

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时，她又想起早已提出的那个问题，剧烈的悔恨情绪又翻腾而起，打乱了她的思绪，这样持续了很久。

“我真控制不住自己！……他脸色的变化总应该注意到呀！本来是同心相应、热情相向的，怀疑一起，半当中他就变了，那怀疑总该包含着十分重要的内容吧？”

在这幸运的时刻，正巧勒万的第三封信给送来了。前两封信已经给她带来很大的喜悦，不过她还不想回信。读了这第三封信，巴蒂尔德连忙跑去找文具匣，她把文具匣往桌子上一放，打开来，提起笔来就写回信，连斟酌一下也顾不上了。

“不要说写什么信，单是把信送出去，就足以构成犯罪行为了，”她对自己含含糊糊地这么说。

回信是特意用最倨傲的笔法写成的，那还用说吗？信上三番五次地叮嘱勒万切切不可存什么希望，连“希望”二字德·夏斯特莱夫人都巧妙地避开不用。可叹，可叹！她成了她所受的耶稣修会教育的牺牲品，这她自己还不知道。人家在圣心修道院教会她的一套骗人的诡计，现在她无意间也使出来了，可惜用得不对头，她不过在自欺欺人罢了。反正她“回答”了：一切都包括在这两个字里了，一切都在这两个她连看也不肯去看一看的字里了。

信写了一页半，写好了，德·夏斯特莱夫人在她房间里走来走去，高兴得简直在跳。又经过一个小时的反复考虑，她才叫人去准备马车；当马车走过南锡邮局，她在车里拉了一下铃：

“我说，”她对仆人说，“把这封信丢到邮局里去……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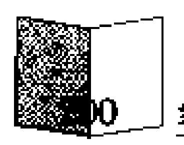
邮局只有三步远，她眼睛盯着那个仆人，仆人连信上的地址也不看，信封上的字迹与她平时写信的笔迹是不同的：

达尔奈

留局自取

皮埃尔·拉丰　先生　启

信封上写的是勒万一个仆人的名字，地址是勒万指定的，既表示谦



恭有礼,又表示不抱任何合情合理的希望。

第二天,勒万带着他的仆人拉丰漫不经心地骑马一直到距达尔奈还有四分之一里的地方,他的仆人弯到达尔奈去回来,他出乎意料地看见他的仆人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他先是一惊,接着又是一怕,那情况简直无法形容。这时,与其说他是下马,不如说是滚下马来,信也不拆,也不知他要干什么,只见他一头冲进附近那片林子里就不见了。这是一片密密的栗树林,他躲在树林里,四外就都看不到他。他这才放下心来,坐到地上,让自己坐得舒服一点,好像一个人坐好准备挨一斧头被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一样。他大概也很想尝尝那个滋味吧。

一个上流社会人士的感受,与一个不具备这种惹人心烦的禀赋的人的感受,是多么不同!这种叫人不舒服的禀赋,是一切可笑行为的根源,人们把它叫做灵魂。富于理性的人,同一个女人恋爱,那无疑是一场愉快的决斗。大哲学家K[康德]① 说过:“爱情所能提供的完美的幸福,只有在完全的同情中或两个人两条心这种感情完全消失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在这样的时刻,二重性的感情也就被有力地唤醒了。”

一个比勒万更深地受到庸俗教养的巴黎青年也许会说:“哎呀!德·夏斯特莱夫人来回信了!她端庄的灵魂终于下了决心。这是首要的一步。其余的都是形式问题;不过是一两个月的事,就看我处理得是否得法,在她那方面,还要看她作为女人对最重要的道德的保卫在思想上究竟强调到怎样的程度,一切都依此而定。”

可是勒万,他坐在地上专心读着那信上一行行可怕的文字,他简直分辨不出来信的主旨是什么,那意思是不是说:“德·夏斯特莱夫人回信了”!信上用的严厉的语言和富有说服力的语调把他吓得目瞪口呆,她在信上劝他对这种性质的感情不必再谈,她以荣誉的名义,以他们相互关系中高尚人士视为神圣的事物的名义,叮嘱他快快抛开这种荒唐的想法,无疑他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企图去试探她的心(她的心,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心),随后就不顾一切地投身于疯狂的行动,这一切,对于他们彼此的处境,特别是对于他对她所抱的想法来说,都是极大的错误,她敢于断言,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

---

①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

这封可怕的回信勒万反复看了五六遍，他想："这是正式的推辞。"他又想道："我没有办法回信，不论怎么回信；巴黎邮车明天上午到达达尔奈，要是我的信今天晚上不能及时投到邮局，那么，德·夏斯特莱夫人要在四天以后才能看到我的信。"

根据这条理由，他下了决心。就在树林里，碰巧随身找到一支铅笔，他把德·夏斯特莱夫人来信第三页空白纸铺在檐筒状军帽帽盖上，马上动手写回信，回信就是按照他一个小时以来指导他的思想的那种敏锐的直觉下笔写出来的；他感到回信写得不好。他特别不满意的是信中没有显示出任何希望和反攻的力量。在巴黎长大的孩子，心总是那么自负！这封信不论怎么推敲修改，被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无情和傲慢刺伤的一颗心依然历历可见。

他走出树林，回到大路上来，叫仆人到达尔奈去给他买一本白纸簿和写信的其他必需品。他就在路边把信抄好，叫仆人送到邮局去。后来，他三番两次地想纵马追回他的仆人，他觉得那封信写得十分笨拙，不会有什么结果。追回是绝对不可能了，只好停下来，决定另外再写一封。

"哎呀！埃尔奈确实有道理！"他想。"命中注定我不是一个可能有女人的人！我只配和歌剧院的小姐们混一混，她们看重的是我的马，我父亲的财产。此外至多再加上外省某些侯爵夫人，如果和侯爵们交朋友不那么乏味的话。"

勒万一面等他的仆人回来，心里思索着自己的志大才疏，一面顺手在白纸簿上又拟出第二封信的稿子，他觉得这一封比已经送到邮局去的那一封长吁短叹写得更多，更加平庸恶俗。

这天夜晚，沙邦提埃弹子房他没有去；那两封信的那种情调让他感到丢脸，可是信已寄出，作为那两封信的作者的自尊心受到损害，怎么也摆脱不开。他因此又动手写这封信的第三稿，写了一个通宵；等到把信誊清，字迹抄得工工整整，不料信竟有七页之长。他一直写到凌晨三点钟，五点钟他跑去上操，就顺路勇气十足地把信送到达尔奈邮局去。

"巴黎邮车如果到得迟一点，德·夏斯特莱夫人就会在收到这封信的同时收到我在路上胡乱写的那一封，也许她不至于把我看得那么蠢。"

很幸运，他的第二封信送到达尔奈，巴黎邮车已经过去，所以德·夏斯特莱夫人只能收到他的第一封信。

这封信写得混乱不堪，几乎都是孩子气的爽直、热诚、单纯，既没有表现出奋力追求的迹象，也看不到抱有希望的含义，德·夏斯特莱夫人在这封信上感受到的便是如此。在她看来，上述一切同那个时髦的少尉故意装出来的自命不凡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更使她为之心动神驰。她不禁想起那位驾着四轮敞篷马车狂奔乱跑，把南锡马路都震得山摇地动的神采飞扬的青年，难道这就是他的笔迹？他的感情？对所有这一切，德·夏斯特莱夫人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之处。南锡有才智的人士都说勒万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不仅如此，他们看到他大把大把地花钱，自己如果也能像他那样挥金如土，他们首先就要自我炫耀一番，所以对他的自负更是信而不疑了。

勒万与其说是自命不凡，不如说是过于胆小了，其实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除了数学、化学和骑术三项以外自己什么都不行，实在是一无所长。

他的数学、化学和骑术，别人是一致赞赏的；他曾经怀着极大的快乐把这类才能看成他在自己所认识的巴黎贵妇人面前可以博得她们欢心的高超技艺。

“哎呀！如果我能从对这个女人的爱情中解脱出来该有多好，我还要给我自己保留一个前程呢！如果我们骑兵团能派一个年轻中校来该有多好！……我怎么办？难道去拚命不成？……不，不，真的！我要避开，逃走……”

德·夏斯特莱夫人也因为写了回信，一直在懊悔；她居然能收到勒万的回信，不禁觉得害怕。可是她的种种担心又可喜地让她给一一否定了。

这一天可把德·夏斯特莱夫人给忙坏了；她先把房门锁起来，锁了有三四次才放心，然后把勒万这封信反复看了五六遍，接着再对勒万的性格琢磨出一个看法来，以便能够形成一个准确的轮廓。她认为他的性格中存在着矛盾：从表面上看来，他在南锡的行为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男子的举动，但他的信却表明他不过是一个小孩。

的确，这封信不是出自一个自负而野心勃勃的男人之手，也不是

出自一个轻薄浮躁的人之手。德·夏斯特莱夫人有经验、也有这份才智足以判定信里包含的无非是令人感动的单纯与直率，决不是一个时髦人物那种藏头露尾的矫揉造作和自命不凡；因为，如果勒万果真存心要在南锡捞取财富，那他倒确实可能成为一个时髦人物了。

第二十三章

勒万写在他信里的唯一的聪明话是要求给他一个回答。

“请原谅我吧，夫人，我向你发誓，我将永远沉默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问自己：“我该不该回答？那不就是相互通信的开始吗？”

一刻钟以后，她又对自己说：

“幸福就在眼前，即使是最清白无辜的幸福，也必须弃绝，生活是多么可悲！摆一副空架子有什么好处？赌气不去巴黎已经两年，烦恼还嫌不够？如果他收到我的那封回信，经得起分析，经得起推敲，不发生什么意外，就是让聚在德·高麦西夫人家里的那些女人去分析检查也不怕，我写那样一封信有什么不对？”

这封回信考虑再三、反复推敲，终于写成了发出去；信里写的是一些中肯的劝告，下笔的口气也是友好的。信里恳切地劝他：要防止或者放弃那些胡思乱想，如果那不是出自军营生活的烦闷无聊、错误地搞出来的胡言乱语，至多也只能把它视为不会取得什么结果的一时奇想。信的笔调并不是悲剧式的；德·夏斯特莱夫人宁可采取一般书信往来常见的那种笔调，道德尊严受到侵犯时所用的分量较重的字眼一概弃而不用。不过，字里行间无意中也混有某些深切、认真的词句，这是一个激动不安的灵魂的某种情感、痛苦和预感的回响，这些细微处勒万倒

是感觉到了，但没有给予注意；一封完全出自空虚干枯的心灵的信件也许会使他扫兴而失去勇气。

这封回信德·夏斯特莱夫人刚刚送到邮局，就收到勒万那封精心写成的有七页信纸的长信。一看之下，她非常生气，她后悔自己刚刚写去的信里的一片诚心。勒万这封信完全是按照对付女人的充满着自负和恶劣的策略手腕那种所谓经验之谈写成的，这种含糊不清的所谓经验之谈是二十岁的年轻人从他们不谈政治而专谈女人的那种胡扯中归纳出来的，勒万根据这种胡说去写信也没认真想一想，竟自以为这样写是不错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当即写了四行文字，要求勒万先生不要再写这种毫无意思的信；否则，她将迫不得已采取退回原信的办法。她匆匆将这样几句话加上一个信封就送到邮局去，态度之生硬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德·夏斯特莱夫人决定今后勒万再写信来绝对不看、原封退回，而且她已经写信告诉了勒万，她认为已经和他彻底断绝关系了，决心既已下定，德·夏斯特莱夫人反而觉得自己处境难堪。她要人给她备车，想把几次必不可免的拜客应付掉。她先到塞尔庇埃尔家去。不想就在塞尔庇埃尔夫人家里，看到勒万好好地坐在客厅里，同那些太太小姐在一起，就像一个小孩那样，在父母亲面前，和几位小姐玩得可好了。德·夏斯特莱夫人一见此情此景，就像她胸口上靠近心的那一侧遭到猛烈一击。

过了一会儿，戴奥德兰特小姐问勒万："怎么啦？为什么德·夏斯特莱夫人一来你就发慌？"她不过是把她发现的情况说出来而已，丝毫没有挖苦的意思。"你不再是一个好孩子了。怎么德·夏斯特莱夫人叫你害怕？"

"哎哎，是的，既然我非承认不可，"勒万回答道。

德·夏斯特莱夫人总不能禁止自己说话，而且这一家这会儿闲谈的气氛不知不觉地把她也带到他们的谈话之中去了，她只得随和地谈谈。勒万居然也参加进去，答起话来，在和德·夏斯特莱夫人说话的时

候，他思绪不绝，侃侃而谈，表达得也很好，发生这种情况，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

"在这里只要我对勒万先生一摆出我那应有的严厉的冷面孔，他马上就变得笨头笨脑不知该怎么办了。"德·夏斯特莱夫人亲自证实了这样的情况，心里这样想。"勒万先生还没有收到我的信……其实，也许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了。如果我不争气，心里实在不能割舍，那么，我就只好离开南锡了。"离开南锡这四个字勾起的一幅景象使德·夏斯特莱夫人一阵阵心酸；这无异于说：

"这个地方，本来还留给我一点幸福，可是偏偏容不得我，害得我非要离开不可。"

按照这样的想法，德·夏斯特莱夫人就好像偶然来到这样好的一家人中间，她应该原谅自己，采取这样亲切愉快的无所谓的态度。正是她这种愉快心情使这里人人都很开心，在一起相处得那么好，以致戴奥德兰特小姐竟想到勒万先生那部很大的四轮马车，就是大家都毫不客气地借用的那部宽敞的马车；她走到母亲面前和她低声讲了一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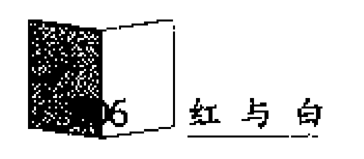
接着她就高声说："大家上绿色猎人去玩吧。"[1]

这个主意大家都欢呼赞成。德·夏斯特莱夫人在自己家里是那么愁闷，她简直没有勇气说不去。她请两位塞尔庇埃尔小姐和她一起坐她的马车，其他所有的人都一起坐上马车出发，朝着离城有一里半路程、开设在比莱维尔森林里的那家漂亮的咖啡馆驰去。这类开设在郊区树林里的咖啡馆，通常在夜晚都有管乐器演奏，而且从城里去也很方便，这种咖啡馆在德国很流行，在法国东部地区许多城市也开始设立。

在绿色猎人森林里，亲切欢乐的气氛和无拘无束、亲密无间的谈话简直是再好也没有了。勒万在德·夏斯特莱夫人面前长久地随意畅谈，并且也和她直接交谈，可以说这还是第一次。她也回答他，有好几次她看着他微笑，随后就伸出手放在他的手臂上。他幸福极了。德·夏斯特莱夫人已经看出塞尔庇埃尔大小姐几乎动了情爱上勒万了。

---

① 即到"绿色猎人"去游逛。（司汤达原注）



这天晚上绿色猎人这家咖啡馆有波希米亚圆号演奏，吹的曲子好听极了，曲调简单而悠扬舒缓、柔和动人，萦回在森林的参天大树后面的夕阳下，显得那么轻柔、动人、和谐，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落日不时发出一缕缕余晖，从绿叶深处透过来，仿佛把大森林动人的半明半暗的阴影也照得闪闪跳动。这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夜晚，冷淡无情的心总有不少最可怕的敌人，这个夜晚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敌人。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勒万才不那么胆怯，但也并不那么大胆，他仿佛在什么力量的推动下，居然对德·夏斯特莱夫人说：

"夫人，你怎么能怀疑那使我激动不安的诚意和纯洁的感情呢？我算不了什么，我什么也不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怎么竟看不出我正全心全意地爱你？自从我初到这里那一天起，我的马在你窗下失足跌倒，从这个时候起，我心里想的只有你，而且这也由不得我，因为，即使你的好心也没有把我宠坏。尽管你觉得这也许都是幼稚可笑的，但我可以对你发誓，夜里在你窗下度过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德·夏斯特莱夫人手扶着他的手臂，让他继续说下去，她几乎是倚在他的身上；她注视着他，如果不说是动情地看着他的话。勒万几乎是在责备她了：

"我们等会儿回南锡，生活的种种虚伪又要把你紧紧抓住，你又会把我看作一个小小的少尉。你又要变得严厉无比，我敢说，又要对我不好了。要让我痛苦也不费事：只要我一担心你就会不高兴，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他说的是真话，说得非常朴素，德·夏斯特莱夫人马上回答说：

"收到我那封信，你可不要当真。"

这句话说得很快。勒万急忙回答说：

"上帝呀！是不是我使你不高兴了？"

"当然；你星期二写来的那封信简直像是另一个人写的：一个存心和我作对、没有心肠的人写的，简直像一个又爱虚荣又自负的小家伙在跟我说话。"

"你看我是不是对你存着坏心！你知道我的命运就攥在你手里，你使我多么不幸。"

"不，你的幸福并不指靠我。"

勒万不觉停下脚步望着她;在舞会上谈话时看到的那一对温柔亲切的眼睛现在又看到了,不过这眼睛里却像满涵着哀愁。如果他们不是在森林一片空地上,如果不是和几位塞尔庇埃尔小姐相距才一百步远,看得到他们,勒万一定会抱住她,她也真会让他抱在怀中。真诚、音乐和大森林之所以危险,其原因就在于此。

德·夏斯特莱夫人从勒万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放任不慎,不禁害怕了。

"看我们这是在哪里……"

这句话刚一说出口,又怕被人听到,她羞极了:

"别再说了,"她严厉而果断地说,"不然我要生气了;好好散步吧。"

勒万只好顺从,但依然看着她;她看到他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听从她,闭上嘴不说话了。渐渐她又亲切地靠在他的手臂上。勒万泪水盈眶,这显然是因幸福而流下的眼泪。

"是啊!我相信你是真诚的,我的朋友,"沉默了一刻钟后,她又对他这样说。

"我现在很幸福!但想到等一下不和你在一起,我真怕得要发抖。你让我害怕。你一回到南锡,不论在谁家的客厅里,由于我的缘故,你又要变得好像冷酷无情、严厉无比的天神一样……"

"我怕我自己。在舞会上你向我提出那么一个蠢透了的问题,想到你再也看不起我了,我怕,吓也吓死了……"

说到这里,他们刚好从林中一条小道上折回来,正好和两位塞尔庇埃尔小姐相距只有二十步远,两位塞尔庇埃尔小姐正挽着手散步。勒万唯恐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好像上一次舞会上眼睁睁地分手一样;在这紧要关头,他急中生智,赶忙开口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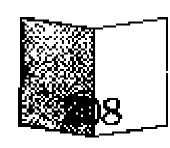
"答应我明天到你家去看你。"

"伟大的上帝呀!"她惊慌地回答说。

"求求你!"

"好了好了,明天见你。"

德·夏斯特莱夫人说出这句话,简直不知是死是活了。几位塞尔庇埃尔小姐见她面色煞白、气也透不过来,眼睛也黯然无光。德·夏斯特莱夫人要她们扶着她。



"我的朋友，看是不是夜里受了凉，又发病了？上马车去吧，要是你们愿意的话。"

她们走到马车那里。德·夏斯特莱夫人拉着两位年轻的塞尔庇埃尔小姐上了她的马车，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她不必担心有人会看见她。

勒万在他那见多识广但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像此刻这样使他激动的感受从来没有经历过。单是为这终生难得一遇的时刻，就值得好好生活下去。

"你真蠢！"戴奥德兰特小姐在马车上对他说。

"我的女儿，注意呀，你怎么不讲礼貌了？"德·塞尔庇埃尔夫人说话了。

"都是他，他今天晚上真叫人受不了，"这位善良的外省姑娘反驳说。

这种天真在外省还没有完全泯灭，还因为这样天真人们有时倒很可能真的爱上她。青年男女中间常常会自然而真诚地产生热情，那是谈不上有什么后果的，即使真动了感情，他们也用不着假装正经。

德·夏斯特莱夫人剩下独自一人，心中不禁思忖起来，后悔刚刚不该答应勒万来看她。她要向谁去讨救兵呢？她要找的这样一个人物，读者是曾经见过的；读者对这类经常跑外省的人也许还记得，对这类人的鄙视也许记忆犹新：他们在外省受到尊敬，但在巴黎他们却总是藏头露尾，因为他们在巴黎到处受奚落，让人看不起。这人就是贝拉尔小姐，我们在苦修会的小礼拜堂——就是勒万当初曾经灵机一动跑去的那个小礼拜堂——一群贵妇人中间曾经见到过她。她身材矮小，形容枯槁，年纪约在四十五到五十之间，尖尖的鼻子，目光虚伪，总是仔仔细细把自己打扮起来，这可是她从英国带回来的习惯；在英国她曾在一位非常富有的信奉天主教的女贵族毕顿夫人身边做陪伴人达二十年之久。贝拉尔小姐仿佛天生就是干这一行的，而英国人又都是非凡的画家，凡是令人不快的角色，英国人一律称为"吞吃癞蛤蟆的人"，即马屁精[1]，贝拉尔

---

[1] 英文 toad - eater，意即马屁精。旧时江湖庸医的手下人作伪吞食"有毒的癞蛤蟆"，庸医即予解"毒"，显示医道高明而行骗。

小姐的身份便是如此。一个可怜的陪伴人非得低声下气忍受一个脾气坏透了的阔太太无穷无尽的凌辱和折磨不可，阔太太对她四周的人本来就厌烦透顶[1]，所以需要折磨别人，欺侮别人，这种美妙的差使于是应运而生。贝拉尔小姐心肠极坏，动不动就发火，喜欢嚼舌头，又没有什么钱，所以也说不上是什么值得重视的宗教信徒，她只指望找个殷实富有的人家做靠山，好抓住一些事由来毒化空气，找到机会拉关系，以便在神圣的大场面上摆出架势来表示自己的身份多么重要。有一件东西，你就是拿世界上的全部财富，甚至圣父教皇属下的各种圣职去换，也休想从贝拉尔小姐那里换到手；这件东西就是：谁有什么倒霉的事儿不幸让她知道，你要是求她保守秘密，哪怕仅仅一个小时，也是绝对办不到的。正为了绝对不能保守秘密这一条，德·夏斯特莱夫人才下决心请她来。她叫人通知贝拉尔小姐，请她来做陪伴人。

"这个人这么坏，很合我意，"德·夏斯特莱夫人心里想。这无异于对自己实行最严厉的惩罚，这样的惩罚可以使她的良心得到安抚：既然德·夏斯特莱夫人轻率地允许会见勒万，那么，这样一来她几乎也就得到宽恕了。

贝拉尔小姐如此声名狼藉，连德·夏斯特莱夫人经常当做中间人差遣的杜波列博士也不能不为之吃惊地叫了起来：

"夫人，看你把一条毒蛇引进你的家门了！"

贝拉尔小姐果然来了；她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来的，她的好奇心简直把她受到重用这份欢乐也给压下去了，使她那一贯虚伪凶狠的斜眼也变成惊慌不定的样子。她随身带来一份开列着价钱和其他条款的单子。德·夏斯特莱夫人看了她的条件，一口应承，并且说：

"我请你来，就安排你在这间客厅里起坐，我就在这里待客。"

"我荣幸地想提请夫人注意：在毕顿夫人府上，我的位子是指定在第二客厅里的，那相当于陪伴夫人们去见公主的客厅，比较起来，这样似乎更适宜一些。我的身世……"

"好吧！可以可以，小姐，就在第二客厅吧。"

德·夏斯特莱夫人转身走出去，连忙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看

---

[1] 受到社会的凌辱，于是找个出气筒，再去凌辱自己的副官或伴娘。（司汤达原注）

到贝拉尔小姐的眼睛真叫她非常不舒服。

"我昨天的不慎，总算有一部分得到了补救，"她想。即使在叫贝拉尔小姐来之前，平时只要有一点声响也会使德·夏斯特莱夫人心惊胆战。这时，她好像已经听见仆人在通知勒万先生到了。

第二十四章

且说这位可怜的少尉，为他而布置的这次奇异的社交活动，他根本没有料到，完全蒙在鼓里。他倒也用了一番心计，在去见德·夏斯特莱夫人之前，先查询了德·彭乐威侯爵先生的情况，以便确有把握避免和这位老侯爵不期而遇，而且还要弄清侯爵究竟在什么时候离开公馆，这一点也让他给调查清楚了，侯爵每天在下午三点钟左右走出家门，前往亨利第五党俱乐部。

勒万这天看见侯爵穿越阅兵广场而去，他那颗心立刻就怦怦地跳个不停。他来到彭乐威公馆大门前敲门。他是那么心慌意乱，竟毕恭毕敬地对一个瘫痪的女门房说话，而且费力地提高声音才让她听明白自己讲的话。

他走上第二层楼，注意看那镶嵌着浅灰色石板的楼梯，那用漆成黑色的铁条编成图案花纹的楼梯栏杆，图案中攀绕的花果一律又漆成金色，他一边看，一边心里腾起一种恐惧的感觉。最后，他来到德·夏斯特莱夫人住的那套房间。他伸出手去拉英国的黄铜门铃，他心里真希望有人告诉他说她出门去了，不在家。勒万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战战兢兢、惶惶不安。

他拉了拉门铃。铃声在几层楼内都发出了回声，更让他受不了。终于开门了。仆人请他在第二客厅也就是贝拉尔小姐所在的那间客厅等一等，然后去通报。贝拉尔小姐腰上系着一条褪了色的绿丝带做的腰带。他注意到她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看来并不是作客的。看到这一情景倒让他平静下来，不那么慌张了，他毕恭毕敬地向她致意问好，然后走到客厅另一边仔仔细细地去看壁上挂着的一幅版画。

过了几分钟，德·夏斯特莱夫人走了出来。她脸色非常兴奋，神态显得激动不安；她走到贝拉尔小姐身旁一张长靠椅上坐下。她请勒万也坐下。找一个位子坐下，寒暄一番，照一般礼节行事，这在男人来说再便当也没有了。正当他支支吾吾讲那几句无聊的客套话的时候，德·夏斯特莱夫人脸色变得极其苍白。这么一来，贝拉尔小姐就戴上了她的老花眼镜，准备仔仔细细地观察他们。

勒万把他那飘忽不定的眼光从德·夏斯特莱夫人迷人的面孔上转移到那张小小的黄焦焦的油光光的脸上，脸上还有一个尖鼻子，上面架着一副金边眼镜，这张面孔这时正好朝他转了过来。即使在这令人不快的时刻，即使是这样一次会见，他们两人的会面都是由德·夏斯特莱夫人谨慎谋划、精心安排的，在他们几乎都承认彼此相爱的第二天，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神态依然流露出纯朴而幸福的感情，依然容易动情，热情洋溢。勒万对这种非同寻常的高贵表情一向很敏感，这样，她竟使他几乎把坐在一旁的贝拉尔小姐给忘了。

他从他所爱的女人身上又发现了新的美，他尽情品味着这种强烈的愉悦感。这种感情使他的心开始有了一点生气，他渐渐能喘息了；起初突然见到贝拉尔小姐时产生的难堪感觉，也渐渐从失望的处境中摆脱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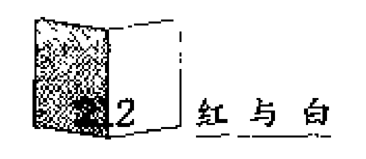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等待他去克服：这就是不知说什么才好。可是他又必须说话，当着这么坏的一个女信士的面，一言不发，拖延很久，那就会变成某种不慎。假话勒万又不会说，可又不能让贝拉尔小姐把勒万讲的话拿出去到处播扬。

"夫人，今天天气很好，"最后，他开口说话了。（这句要命的话说过之后，他连气也透不过来了。他鼓足勇气，接着又说）："……您那边有一幅莫尔甘[①] 的出色的版画。"

"我父亲很喜欢莫尔甘的这幅画，先生；那是他最后一次去巴黎带回来的。"她眼神慌慌张张，竭力不去看勒万的眼睛。

两人见面，竟演成了一幕喜剧，害得勒万心里直感到屈辱、丧气。因为他花了整整一个不眠之夜准备好十二个句子，又动听，又感人，又

① 莫尔甘(Morghen，1758—1833)，意大利版画家。



机智，又能表达他的心情，很值得赞叹。他还特别想到表达方式力求简单而优美，还要注意避免夹杂任何心怀期待的意味。

谈过莫尔甘的版画之后，他心里想：

"时间就这么白白过去，这种毫无意义的没话找话，简直是浪费时间，仿佛这次拜访本来就准备草草收场似的。过一会儿，我又该怎样责备自己呢？"

即使有这么一个老处女在场——她当然是坏透了，不过她也可能并不那么机警，只要冷静一点，找出一些愉快的事情来谈谈，似乎并不难，但根据勒万的脾气，偏偏成了办不到的事情。叫勒万发明一点什么，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他怕他自己，更怕德·夏斯特莱夫人，自然也怕贝拉尔小姐。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惧怕对发明的天才更不利了。勒万正为寻找点谈资而大伤脑筋，偏偏这时他又断定自己头脑发僵、精神枯竭、要闹笑话，甚至还把这种想法夸大了，这样一来，更加重了他的困难。最后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可怜巴巴的主意，他说：

"夫人，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骑兵军官，我也就感到很幸福了，因为，上天好像并没有确定我会成为议会里一个雄辩的演说家。"

他见贝拉尔小姐把她那双小眼睛尽力睁大。他想："嘶，她以为我要谈政治了，她在想着去打报告啦。"

"我在议会[1]里是能够为与我血肉相关的事业发言辩护的。不登上讲坛去说话，我一定会为我灵魂里燃烧着的强烈感情而感到痛苦；但是，面对这位至高无上，严厉无比的裁判者开口发言，我担心会使他不高兴，因此我非常害怕，我只能对他说：'请看，我多么惊慌，你完完全全占据了我的心，我哪里还有胆量在你的面前讲我自己。'"

他开头讲的几句话，德·夏斯特莱夫人愉快地听着，等到这篇演说讲到快要结束的那一部分，她也怕起来了，她怕的是贝拉尔小姐；勒万的话对她未免说得太露。她连忙打断他的话。

"先生，实际上你是不是真有希望被选进众议院去呢？"

"我父亲倒是随我的便的，夫人；我父亲可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既这

---

[1] 议会(la Chambre)的另一义为房间，此处勒万话中有话，一语双关。

么热烈地希望我参加这次选举，我相信他一定是同意的。”

“可是先生，我觉得你年纪还轻。我担心他也许不容回话地反对吧……”

关于他的希望这个问题，勒万在考虑怎样回答才显得谦虚一些，这时他忽然又起了一个念头，于是说：

“所以这次见面我把它看成最大的幸福！”

这个想法一说出口，就把她吓得毛骨悚然。他又讲了几句什么话，讲得俗不可耐，他觉得实在可怜。他突然站起来，急急忙忙告辞就走了。到她的住所来是他梦寐以求的，也是他最大的幸福，现在他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他走到街上，自己也感到吃惊，他觉得自己简直愚不可及。

“总算让我解脱出来了。”走了几步之后，他自己这样喊着。“我这颗心不是为爱情而生的。怎么！难道这就是和一个所爱的女人的第一次会晤、第一次约会？我真不该看不起我那些歌剧院的小舞女，错了，错了！和她们搞一些又短暂又可怜的约会，总是叫我想到和一个真心所爱的女人在一起该是多么幸福[①]。这种想法哪怕是在应该快乐的时刻，往往也害得我心灰意懒。我真是疯了！也许我并没有爱……我受骗了……多么可笑！简直不可能！我！爱上了一个极端保王党女人，还有那么一套自私自利、居心不良的观念，还有她那种种特权，只许小心侍候，不准冒犯，一旦冒犯了，她就要一天发二十回脾气！取得人人都要嘲弄的一种特权，这是多美的赏心乐事！”

他一面这么说，一面又想起刚才那位贝拉尔小姐，她头上戴着一顶镶着发黄的花边的小软帽，腰上系着一条褪色的绿饰带，又浮现在他的眼前，这种不干不净、过时的华丽，让他想到一堆不堪入目的断壁残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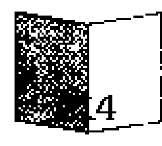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亲眼从近处看到的保王党。”

他已经把德·夏斯特莱夫人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他又回过头来想到她：

“……我不仅相信我爱她，而且我相信我清清楚楚看到她开始为我

---

① 这部opus(作品)的特点：精确的化学；别人用空泛的雄辩式的辞藻来说明的东西，我要准确地加以描写。(司汤达原注)



动情。"

但这时无论他想什么也比想德·夏斯特莱夫人都更使他高兴。一个月以来，有这种异样的感觉，这还是第一次。

"怎么回事！"他惊恐惶惧地问自己，"即使在和德·夏斯特莱夫人谈情说爱的时候，我也不得不说谎，一说就是十分钟！而且还是在绿色猎人森林里，在我遇到那样的情况之后，在得到了极大的幸福之后！从那一刻起，那幸福一直叫我激动，使我平静不下来，今天早晨上操的时候我还为它把步距走错了好多次。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伟大的上帝啊！我到底能不能掌握住自己？昨天有谁对我讲过呢？我是一个疯子！我是一个孩子！"

他的自责是真诚的，不过他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他已经不再爱德·夏斯特莱夫人了。一想到她，他就觉得厌烦。这是一个新情况，这个新发现终于把勒万击垮了。他厌恶自己，看不起自己：

"明天，我很可能去做一个杀人犯，做一个匪徒，做什么都可能。我真是身不由己、自己作不了主啊。"

勒万在街上朝前走着，他发现自己怀着一种新的兴趣在思索着南锡各种各样的细小事物。

在抽水机路附近，有一座哥特式的小礼拜堂，那是早年洛林公爵勒内修建的，近三年来当地居民以艺术家的热情对这座建筑大加赞赏，说它是一件艺术珍品，不过这是他们从巴黎一家杂志上读到的。在此之前，这里有一个铁器商为了支撑加固这座建筑物曾经做成一笔买卖，销出一批铁条。这座其貌不扬的小教堂的灰色屋顶，勒万从来没有注意过，换句话说，就算他曾经眺望过一次，等他一想到德·夏斯特莱夫人，也就把它丢在脑后了。这时，完全是出于偶然，他在这座只有巴黎圣日耳曼-奥克塞鲁瓦教堂中最小的礼拜堂那样大小的哥特式建筑物面前留连忘返。他在这座小教堂前面伫立了很久，细心观赏建筑物上的种种细节，感到很愉快；总之一句话，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消遣。他研究建筑物上圣徒和兽类的头部雕刻，对他此时此地感受到的同时也对那即将不再感受到的一切惊奇不已。

他突然想起有天晚上在沙邦提埃弹子房那次台球循环赛的情景，真是非常高兴。在他现在仿佛置身于荒漠中的心境下，他等着要去弹

子房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是第一个到的。他玩得十分开心，专心致志，而且出乎意料，这次他打赢了。没有防到竟喝得酩酊大醉：这一天他喝得过量，心情为之一快，他千方百计追求的就是不要只剩下他孤单单一个人。

第二十五章

他一边和同伴开着玩笑，一边心里浮起一些阴郁的哲理式的思想。

他想："这些可怜的女人，她们把自己的命运当作牺牲品奉献给我们，听凭我们的古怪念头任意处置，她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我们的爱情！她们怎么能不把希望寄托在爱情上呢？当我们指着爱情对她们发誓的时候，难道我们不是真诚的？昨天，在绿色猎人森林里，我可能很不谨慎，不过我在男人当中却是真诚的一个。伟大的上帝啊！人生究竟是什么呢？从今以后待人可真得宽厚啊。"

勒万像一个小孩一样，对沙邦提埃弹子房发生的一切都很注意，不论对什么事他都怀着浓厚的兴趣去认真研究。

他的一个同伴对他说："你是怎么搞的？你今天晚上心情很愉快，你真是很好的一个小伙子嘛。"

"一点也不怪，一点也不骄傲，"另一个朋友说。

又有第三个人说："我们骑兵团的诗人，你过去好比是一个心怀忌恨的鬼魂，你来到人世只是专门嘲笑活人的欢乐。今天呢，玩儿呀，笑呀，好像什么都跟着你转……"

这几位先生的话，说得相当亲热，又有点带刺，因为他们不注意分寸，但他们并没有让勒万感到不高兴，也没有让他想到生气。

凌晨一点钟，勒万剩下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不禁想到：

"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唯独有德·夏斯特莱夫人我不愿意去想？我和她的关系我又怎么摆脱得了呢？我可以要求上校派我去N市和工人去作战，打一场鸡毛蒜皮的战争；从此我就和她不说话，那当然不大有礼貌，但我还是得装作若无其事、满不在乎……

"如果我诚心诚意告诉她，我一看到她那个叫人作呕的女信上，我的心就冻成了冰块，她肯定会看不起我，拿我当作一个傻瓜，或者一个说谎家，而且会一辈子也不理我。

"可是怎么！"勒万又想到他那条行为准则，他继续说，"感情这样热烈，这样与众不同，简直充满了我整个的生命，真是日以继夜，夜里连觉也睡不好，这种感情让我把祖国也抛在脑后，似乎已经给我定了罪，痛苦简直把我烧成了灰，化成了烟！……伟大的上帝啊！世界上的人是不是都这样呢？难道我比别人痴？谁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二天，骑兵团里叫作"狄安娜"[1]的晨号一清早五点钟就把勒万吵醒，他起身以后，心情沉重地只顾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走个不停，他想：断了念头不去想德·夏斯特莱夫人，原来就是无边无际的空虚。这使他感到十分震惊。

他说："怎么！巴蒂尔德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了！"这个曾经在他身上发生神奇魔力的迷人的名字现在居然变得和别的名字一样了，没什么不同的了。他心里细细琢磨、细细品味德·夏斯特莱夫人种种优点，只是对她那人神似的美，他还把握不住，他急忙聚精会神，苦苦思索。

"那头发多么美，闪闪发光，好像头等的纯丝，又那么长，那么丰厚！昨天在大树的绿荫下那头发的色泽多么神奇！多么迷人的金发！不是奥维德[2]赞美的那种黄金一样的金发，也不是拉斐尔和卡尔洛·多尔济[3]在他们最美的女像头上画的那种朱红色的头发。让我说出它的名目，说出来也许嫌不够美雅，正因为她的头发像丝那样熠熠发光，所以我说它是像榛实的壳那样的颜色。前额的轮廓又多么好！在额上，有多少思想啊，也许那里思想太多了！……以前它让我望而生畏！至于那一对眼睛，有谁见到过这样的眼睛呢？即使是无意间被什么东西吸引住，目光里也凝聚着无限。当我们快要到达绿色猎人森林的时候，她多么专心地注视着她的马车驶进森林！美丽的眼睛再配上眼睑的曲

---

①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月亮和狩猎女神。

② 奥维德(公元前43—后17)，古罗马诗人，代表作为长诗《变形记》。

③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期画家，代表作有梵蒂冈宫中的壁画《圣礼的争辩》和《雅典学派》以及《西斯廷圣母》等。卡尔洛·多尔济(1616—1686)，意大利画家，巴罗克佛罗伦萨画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

线，那曲线多么奇妙！眼睛的轮廓又多么奇妙！特别是当她什么也不去看的时候，她的眼神，她的目光，就像天空那么美。视线仿佛在传达灵魂的声息。她的鼻子稍稍有点像鹰嘴的样子；我不喜欢一个女人有这样的鼻子，就是我爱她，我也永远不爱她的鼻子。……我爱她！伟大的上帝啊！我能躲到哪里去？又会怎么样？又怎么对她说？如果她属于我那又将怎样？……当然，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论到哪里，永远是这样。我要对她说：'我亲爱的朋友，我疯了。请给我指出，我该往哪里逃、往哪里躲，告诉我，就是千难万险，我也一定飞奔而去。'"

这样的心境使勒万有了一点活力，有了一点生气。

"是的，是的，"他对自己这样说，用这种批判性的分析来排遣压在他心头的忧郁，"就像喜欢夸张的夏克塔斯[①]说过的那样，长着鹰钩鼻子的人是短命的，鹰钩鼻子使人的相貌过于威严冷峻。威严冷峻倒也不要紧，但是，当她反驳你，特别是严词拒绝的时候，就使这样的面部特征带上装模作样的学究气了，特别是从侧面看上去更显得是这样。

"再看那张嘴！轮廓刻划得那么精细，轮廓多么好，好得简直不能想象。它就像古代玉雕那样晶莹美丽。线条这么纤细，这么柔美，德·夏斯特莱夫人本人被充分表现出来了。谁要是讲到什么事，触及到她，那有一点噘起来的、好像失去轮廓的上唇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现出那么一种样子，真是迷人极了！这嘴唇上一点不带有讥讽嘲笑的意味，带有嘲讽意思的话还没有说出来那嘴就要责怪自己，可是，只要一听到外省人讲话，稍有一点夸大其词，言过其实，你看她那美丽的嘴唇马上就那么一撇！仅仅因为这个缘故，那些太太都众口一词说她坏，骂她，德·桑累阿先生那天在德·欧甘古夫人家里就是一再这么说她的。她这个人的气质确实迷人，又喜人，爱打趣爱玩乐，人家说她一直为此而懊恼后悔。"

但是，她的美，她的优点，这一桩桩、一件件，如今对勒万的爱情来说，都显得毫无意义；爱情已去，不会复活了。他对自己讲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就好比一位鉴赏家在同自己谈准备买下一具美丽的雕像一样。

---

① 夏多布里昂小说《阿达拉》中的人物。

"总而言之，她心底里必定是虔信宗教的：发掘出这样一位面目可憎的小姐来陪伴她就是证明。照这样下去，不要多久，我就会看到一个喜欢骂人的、坏心肠的、喋喋不休吵吵闹闹的女人，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对了，不是还有那些中校吗[①]？……"

勒万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久。

最后，他漫不经心地对自己说："我宁愿她对那些中校先生大献殷勤，也不希望看到她成为一个虔诚的女信士；照我母亲的说法，那是再糟也没有了。也许，"他用同样的态度继续说下去，"这是一个出身门第的问题。一八三〇年以来，她那个阶级的人都相信他们如果能把天主教信仰复兴起来，那就能让法国人更易于屈服于他们的特权。真正的宗教信徒是容忍一切的……"

很明显，勒万不愿意再去想他对自己讲的这番话了。

这时正好有一个仆人从达尔奈回来，带回一封德·夏斯特莱夫人写来的复信，回答他那封写了七张信纸的信的复信。这复信也就是那封四行字的复信，人们早已知道了。这封信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

"我在这里因为不再爱她给弄得进退两难，懊恼之极；她倒一点也不感到为难。她的真实感情原来是这样。"

德·夏斯特莱夫人在绿色猎人森林里说出的第一句话可以说已经把这封信一笔勾销了，他应当是清楚的。可是这封信写得这么短，又这么强硬！不能不是一个打击，以致弄得他不知所措，完全忘记这不过是一种手腕罢了。这时他的骑兵尼古拉骑马跑来找他。

"哎呀！少尉，快去快去，上校正在指挥操练！"

勒万二话不说跨上马急忙驰去。

在操练进行中，上校经过第七连的后侧，勒万恰好尾随七连殿后。

"这一回要轮到我倒霉了，"勒万心里想。奇怪的是上校并没有骂他。"一定是我父亲叫人给这个畜生写了信。"

不过这天早晨他担心会受到申斥，处处小心谨慎；也许上校有意捉弄人，多次变换队形，后来把第七连调到队伍前面去了。

"把我搞到中心点上，我真要发疯了！"勒万心里这么说。"上校和

---

① 第一次改变方向：嫉妒。他对于自己的胜利并不那么肯定而有把握。（司汤达原注）

我一样，也有他的痛苦，他不骂我，那是把我给忘了。”

在整个操练过程中，勒万什么都不去考虑，唯恐思想不集中。等他一回到家里，这才敢放心地省察自己的内心，他发现自己对于德·夏斯特莱夫人完全无所谓，完全淡下来了。这一天，尽管在四点半之前到塞尔庇埃尔家去是不允许的，但他还是第一个早早回到寄宿处来。他在四点钟就叫人把四轮马车备好。他觉得坐立不安、很不自在，就跑去看备车套马，他在马厩里发现不知多少事做得不对头，办得不妥当，便指摘了一通。终于在四点一刻，他高高兴兴地坐在几位塞尔庇埃尔小姐身边了。他们随意闲谈，使他心情舒畅、思想活跃，他词意关雅地和她们倾心而谈。戴奥德兰特小姐一向是属意于他的，她很开心，他也跟她一样，感到十分愉快。

德·夏斯特莱夫人突然来到。人们没有料到她今天会来。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美；她面色苍白，而且有点畏怯不安的样子。

勒万心里想：“尽管畏怯，总归是投到那几个中校的怀抱里去了！”

这话未免粗俗荒唐，似乎反倒煽起了他的热情。勒万毕竟年纪太轻，不谙世事。他自己并没有注意他对待德·夏斯特莱夫人过于粗鲁，也太无情了。他的爱情简直就是一头猛虎[①]；现在的他已经不是昨天的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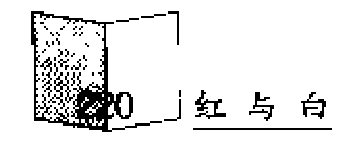
几位塞尔庇埃尔小姐兴高采烈，都很开心：勒万的一个仆人刚刚给她们送来几束很漂亮的鲜花，这是让人到达尔奈花圃弄来的，达尔奈的花卉是有名的。他发现德·夏斯特莱夫人没有花；人们于是不得不把最漂亮的一束花分成两半。

“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兆头，”她想。

面对着几位塞尔庇埃尔小姐的欢欣愉快，她很窘。勒万目光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很不客气的粗暴神色，更叫她感到吃惊。为了保持自尊，为了对自己的名誉这种合理的关切不致被忽略，因为一个女人如果丧失名誉，得到一个好挑剔的男人的真正的爱也就不可能了，所以她问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这里，或者至少表示自己在这里受到了侮辱。

“不，不，”她对自己说，“因为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即使我现在心

① 不错，是猛虎。（司汤达原注）



乱得很，除非容许我有哪怕半点虚伪，不然，应尽的责任我还是应该尽到。”

德·夏斯特莱夫人有这样的想法，理由是很高尚的，根据这样的理由作出抉择并且坚持做下去，也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有生以来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现在这样猝不及防的局面。

“说到最后，勒万先生是不是仅仅像人们所说的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他唯一的目的莫非是要从我这里得到我前天说出口的那句不谨慎的话？”

德·夏斯特莱夫人再一次把她亲自看到的一颗真正被打动的心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迹象在心中一一加以回顾。

“难道是我错了？难道说虚荣心真的把我蒙骗到这种地步？如果勒万先生不是真诚、善良的，那么，在世界上，我就再也不要想得到什么真心实意。”她突然对自己这样说。

接着，还是犹豫不决、把握不定，把她折磨得好苦；全南锡都把自命不凡这四个字加到勒万头上，要她把这四个字抹去实在很难。

“不，不，我可以对自己讲上一千遍、一万遍，况且眼下正是我头脑十分冷静的时刻，不是一般的冷静，而是我所要的那样的清醒和冷静，我说：那是勒万先生的马车、特别是他那批穿上号衣的仆人让人们说他自命不凡、摆阔，这并不是他真正的性格；他的性格他们是认识不到的。这些资产者觉得他们若是处在他的地位上他们就一定要神气活现、自命不凡，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在他，在他那样的年纪上，那至多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好胜心、虚荣心罢了。他喜欢看到他有漂亮的马匹、漂亮的号衣。自命不凡四个字不过说明被解职的军官们对他心怀嫉妒罢了。”

这一篇推理尽管在形式上说得斩钉截铁，而且振振有词、明确得很，可是，自命不凡四个字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心慌意乱时对于她作出的判断仍然是有极大的分量的。

“我有生以来和他谈话不过五次[①]；我在社交场合认识的人并不多。经过五次交谈就要了解一个男人的心，那得有非凡的自信力才

① 待核（司汤达原注）事实上，此处是第八次见面。（马尔蒂诺注）

行……而且，"德·夏斯特莱夫人这样说着，不禁越来越感到伤心了，"当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我还得提防自己的感情不要外露，注意他的感情倒在其次……认为评价一个人我居然胜过全城的人，对于像我这样年纪的女人来说，应该承认，那真是太自高自大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想到这里，当然心情十分沮丧，愁闷不堪。可是勒万这时却像过去那样，又开始焦灼不安地重新审视着她。他心里想：

"看，看，这是我的军阶和我那窄窄小小的肩章所能有的那么一点价值在发生作用。特别是人们看见你把手臂挎到一位上校的臂上，或者此人还不称意，再另外去找一个中校，或者至少去找一个骑兵队的队长，这已经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了。我能引起注意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尉，在南锡上流社会，谁会拿出这样的身份来炫耀？得有带穗子的肩章才顶用啊。"

人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位英雄的这篇道理是相当愚蠢的，应当说，他不仅不可能幸福，而且简直目光如豆。他这样想过以后，真恨不得马上钻到地下一百尺外躲起来才好，因为他又开始爱她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心境也未必佳。他们两个人都为前天在绿色猎人森林里不期而遇的幸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如果小说家还是像从前那样在某些重大关节上有权从中引出什么道德教训的话，那么在这里就应当大书特书曰："不慎爱上了自家所知甚少的人，受到惩罚也是理所当然的！怎么！仅仅见了五次面，就能让他成为自己幸福的主宰！"如果写小说的人将上面这个思想翻成浮夸华丽的文体，甚至用宗教性的暗示结尾，那么，某些蠢人一定会说："这是一部道德性的作品，作者肯定是十分可敬的人物。"因为这些蠢货除开法兰西学院推荐的几本书之外，这本书他们并没有读过，所以像下面这样的言论他们是说不出来的："按照我们现今彬彬有礼的优雅风度，一个女人在一个所谓正经的年轻男人访问过五十次之后，在他身上所能看到的除了他的属于某种等级的才智，和他说漂亮的废话的本领达到什么水平之外，还能看到什么呢？难道她能看到他的内心、他追求幸福的独特的方式？要么一无所见，要么就看到他不是正经人。"

这两个情人反反复复做这种道德方面的考虑，他们的样子都被搞得非常沮丧灰心。在德·夏斯特莱夫人未来之前，勒万为自己今天突

然来访找了一个托词，说是要请德·塞尔庇埃尔夫人等人到绿色猎人森林咖啡馆去玩；大家已经接受了邀请。所以这几位小姐先和德·夏斯特莱夫人讲过客气话，接着说明去绿色猎人的建议和大家已经接受建议，于是她们急忙离开花园去取她们的草帽。德·塞尔庇埃尔夫人也跟在她们后面，不过她是稳步走去的。这里因此就草草剩下德·夏斯特莱夫人和勒万两人，他们正走在一条种着两排金合欢树的相当宽阔的林荫路上；他们都不说话，一个走在林荫路的这一边，一个走在那一边，在那里默默地散步。

德·夏斯特莱夫人想："我该不该跟这几位小姐到绿色猎人森林去呢？要是去的话，那不就是承认和勒万先生的关系比较密切了吗？"

第二十六章

这本来就是转眼之间就可以下定决心的事；爱情在这类混乱情况下向来总是占上风的。德·夏斯特莱夫人不可能总是一言不发、眼睛看着地上、避开勒万的目光一直那么走下去，所以突然把身子转过来对勒万说：

"勒万先生在骑兵团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好像心事重重，不大开心？"

"是的，是这样，夫人。从昨天开始，我就非常痛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也弄不清。"

他眼睛直直地望着德·夏斯特莱夫人，他的眼神那么深切认真，仿佛表示他说的话都是真的。德·夏斯特莱夫人看他这个样子不禁吃了一惊，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好像固定在地上一样，连再向前迈一步也不可能了。

"夫人，我真为我要说的话感到难为情，"勒万又说，"不过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我应该把它讲出来。"

德·夏斯特莱夫人一听这么严重的开场白，眼睛都发红了。

"我讲话的方式，我不得不使用的字眼，都是可笑的，我不得不讲的

事情的内容，也是奇怪的，甚至是愚蠢的。”

讲到这里，沉默了片刻。德·夏斯特莱夫人焦急不安地看着勒万；看他那样子的确很痛苦。后来，好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那羞愧情绪压下去，这样他才迟迟疑疑、有气无力、含糊不清地说下去：

“夫人，你能相信吗？你听完我说过之后不会笑我，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最没出息的人吧？昨天在你家里看到的那个人，我简直无法把她摆脱掉，不能把她从我的思想里赶出去。她那副凶恶的面孔，架着眼镜的尖鼻子，好像把我的灵魂都给毒化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听他这么说，只是想笑。

“不，不，夫人，我来到南锡以后，我还从未有过看到这个妖怪之后给我留下的这种感觉，我的心好像都冻成冰块了。我常常整整一个小时不去想你，这勉强还可以过得去，最最叫我吃惊的是：好像爱情也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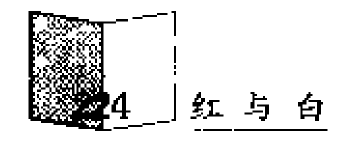
说到这里，德·夏斯特莱夫人神情变得非常认真；在她的脸上，任何嘲弄意味、任何笑意也看不到。

“的确，我以为我疯了，”他又说，他惯常有的那种天真语调又出来了，在德·夏斯特莱夫人看来，在这里面任何谎言、任何夸张都是没有的。“对我来说，南锡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新城市，因为在此之前，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看见的只是你一个人；一看到晴明美好的天空，我就会说：‘她的灵魂是最纯洁明媚的’①，一看到叫人愁闷的房屋，我就会说：‘如果巴蒂尔德住在里面，我一定会喜欢它！’请原谅我把话说得太倾心，太亲切。”

德·夏斯特莱夫人做出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似乎在说：“说下去，说下去；就是这些无聊的话我也要听。”

“当然，”勒万看着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眼睛，好像在研究他说的话在她那里会产生什么效果，他继续说下去，“今天早晨，那座看了叫人愁闷的房子，还是那座叫人愁闷的房子，美好的天空不过是我觉得它美好，不过使我不会再去想到另一种美，总之一句话，我很不幸，我不再爱

① 他认为他比不上那些中校，自愧弗如，这是和他的这种信念相矛盾的。（司汤达原注）



了。写了四行的那封非常严厉的回信突然送到我的手中，算是对我写去的一封信的回答，我的信无疑写得太长，写了四行的回信似乎把毒性冲淡了。我看到，我很幸福，可怕的不幸也给冲淡了不少，我又戴上我的镣铐锁链，不过我仍然感到毒性把我的血冻住了……夫人，我对你这样说不免有些夸大，但是自从看到陪伴你的那位小姐之后，用其他的措词无法表达我的心情，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给你讲清楚。因此，只要和你稍稍谈起爱情，我就非用力控制自己不行。这是命中注定的一种征象啊。"

勒万说出这一篇真诚的告白之后，在他的胸口上真有如至少有二百公斤重的负担沉甸甸地压下来。他太缺乏生活经验了，对于这样的幸福他是意料不到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相反，她被吓得目瞪口呆。"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非常清楚。难道，"她想，"对他讲的这一大套，可以认真对待？难道我就该相信他讲的这些傻话是出自一颗真情相爱的心？"

当勒万对德·夏斯特莱夫人讲话的时候，他惯常有的说话方式一向是简单朴素的，她也是倾向于这么看的。不过她也常常看到勒万不是和她而是和别人谈话时，往往讲一些有趣可笑的事；想到他总是弄虚作假，这就让她感到不舒服。另一方面，勒万平时举止言谈、说话的声调如今变得这么不同，眼下又讲了这么许多，其目的看来是真诚无伪的，她不能不相信。像他这样的年纪，难道竟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演员？如果他讲的这一篇奇怪的知心话她真心相信，相信它是真诚的，那么首先她就不应该不高兴，也不应该不伤心，但是，又怎么能又不高兴又不伤心呢？

德·夏斯特莱夫人听到几位塞尔庇埃尔小姐匆匆往花园跑来。塞尔庇埃尔先生和夫人已坐在勒万那部敞篷四轮马车上等着了。德·夏斯特莱夫人这时无心再耽搁，且先思考一下。

"倘若我不去绿色猎人森林，两个怪可怜的小姑娘就失去这次愉快远游的机会了。"

于是她就带着那两个小姑娘上了马车。

她想："反正我有时间仔细考虑一下。"

她的考虑是含情脉脉的。

"勒万先生是一个正派人,他说的话从表面上看来很怪,使人难以置信,不过都是真实的。他的表现,他整个生活方式,在他没有说话之前,就已经把一切都说得一清二楚了。"

到了比莱维尔森林入口处,大家下了马车。勒万现在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这情况德·夏斯特莱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他的前额又恢复了他这种年纪应有的明澈静穆,他的举动也变得自然舒畅。

"他心里装着的就是诚实正直,"她心恬意洽,愉快地这么想着。"这个世界还没有把他糟蹋成一个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人;二十三岁,这真了不起!他是在上流社会里长大的!"

在这个问题上,德·夏斯特莱夫人可是大错特错了;勒万十八岁以后,根本就没有在宫廷和圣日耳曼区的社会里生活过,他的生活只是和化学课程上的曲颈瓶和蒸馏器打交道。

他们下车后没有多久,勒万就把自己的手臂伸给德·夏斯特莱夫人让她挽着,塞尔庇埃尔两位年幼的小姐在他们身旁走着;塞尔庇埃尔一家人与他们相隔有十步远。勒万说话的口气十分轻松愉快,这几位小姐当然不会不注意到。

"我对我在这个世界最敬重的人讲出真心话之后,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就是讲到关于我见到、简直要把我毒死的那位小姐的那些话,我知道是很可笑的。我觉得这地方,今天和前天一样好。不过,夫人,在我得到我向往已久的幸福之前,我很想知道你对我刚才讲的一大堆可笑的话有什么意见,就是刚才讲到锁链啦、毒药啦,还有其他一些不幸的字眼的这些话。"

"先生,我要对你直说,明确的意见我还没有。不过,一般地说,"她停顿一下,并且以一种严厉的神态,继续说,"我认为,那种真诚,我是看到的;如果有谁受了骗,那么至少,人家也并不是有意要去骗人。一切都让真实给勾销了,锁链镣铐也罢,毒药也罢,还有别的什么也罢,都给勾销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讲出后面这些字眼的时候,心里直想笑。

"怎么一回事!"她又这样对自己说,一下她又感到苦恼不堪,"和勒万先生谈话,我为什么总是不能保持适当的语气!和他谈话对我难道竟是这么大的幸福!谁能告诉我:他总不会是存心玩弄像我这样一个

外省可怜女人的自命不凡的家伙吧？也许还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名誉不好的男人，他对我不过有那么一点感情，很普通的感情，这种所谓爱情不过是因为军营生活无聊才产生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心里有一个反对这种爱情的辩护士，上面这些话就是这位严厉的律师讲出来的，不过这位辩护律师的威力今天已经惊人地减弱了。这时她感到什么也不要去想，只要随心所欲地梦想才是最愉快的事，所以非必要时她就闭口不说话，免得让周围的塞尔庇埃尔一家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来。后来德国号手来了，吹起了莫扎特的圆舞曲，接着又奏了《唐璜》和《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几段二重奏[①]，对勒万来说，这真是非常喜人的。德·夏斯特莱夫人变得态度更加严肃，不过，渐渐地，她也感到非常幸福，十分愉快。勒万在他这一段生活插曲中，欣喜欢悦，幸福的希望在他似乎已经确定无疑。在和这几位小姐散步的过程中，只要能抓住片刻的时机，他就大胆地对德·夏斯特莱夫人说：

"对于人所崇拜的上帝，确实不该欺骗。我是真心的，这也就是我所能表达的最大的敬意；难道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要惩罚我？"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向你承认一切，才是合礼的。但是，我真不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谁要是能告诉我，我就要好好报答他。自从我在百叶窗下从马上摔下来那一天起，我才开始生活，我才开始想要认识我自己。"

这几句话就好比一个人一边在说一边想到有这些话要说才这样说出来的。德·夏斯特莱夫人不禁深深被这既诚恳又高贵的态度所感动；无所掩饰地讲出自己的爱情在勒万不免感到有点儿难为情，可是对方却报以亲切的微笑。

"我明天来行吗？"他又问。"不过我还要请求你答应我另一件事，这件事好像也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再让那位小姐坐在那里。"

"那可办不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忧心忡忡地回答说。"面对面听你说，听你跟我讲那唯一的话题，那我可受不了。好了，好了，如果你真

---

①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唐璜》和《费加罗的婚礼》系莫扎特所作的两部歌剧。

是正直的人，就请答应我，和我谈别的话题吧。”

勒万只好同意。这天下午他们所能谈的不外就是这么一些。而且很幸运，他们两人身边一直都有人在，使他们不能多谈。他们本来并没有受到什么约束，但他们也没有多谈，他们也没有怎么亲近，所以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便，勒万尤其是这样。如果他们都不说话，他们的目光表示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争执。他们就这样相爱着，那光景与前天那种情况相比当然是大不相同的。为毫无芥蒂的青春幸福而享受那欢欣喜悦，现在是谈不上了，但不如说他们现在所感受到的是热烈的激情，亲密无间的默契，以及彼此热切期望得到信任。

“我多么相信你，我是属于你的。”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眼睛好像在这样说。要是她看到她的眼神，她真会羞死。掩饰她的感情，她也不能够，这就是她非凡的美的一种不幸。但是真正准确无误地理解这样表达出来的语言，也只有处在无动于衷的冷眼旁观地位上才办得到。勒万霎时间自以为理解了这种语言，过了一刻之后，不免又疑惑不解了。

他们两人在一起，这种幸福是亲切的，也是深沉的。勒万眼中几乎涌出了泪水。德·夏斯特莱夫人在散步时几次想不让他搀她的手臂，但终于没有这样做，一则是在塞尔庇埃尔一家人面前故作矫情没有必要，再则也不愿让勒万感到生硬无情。

最后，天黑下来了，大家离开了咖啡馆，朝森林入口走去，马车就停在那里。德·夏斯特莱夫人对他说：

“勒万先生，请让我搀着你的手臂。”

勒万紧紧挟住伸来的手臂，她的臂膀紧紧靠着他。

波希米亚号声从远处听来音调悠扬。林中是一片深沉的静寂。

当他们来到马车之前，幸好一位塞尔庇埃尔小姐把一块手绢遗忘在绿色猎人森林中的花园里了；大家先说差一个仆人去取回，接着又说坐上马车一起到森林里去找。

勒万恍惚间不知在想什么，这时他才想到应当讲讲话才是，他请德·塞尔庇埃尔夫人看看这里的黄昏是多么美；一阵刚刚可以感觉到的暖风吹拂人面，扰动了这一片安谧宁静；他还说到塞尔庇埃尔小姐比前一天来跑的路要少得多，他说可以让马车跟在后面，大家走一走，等等，等等。他讲了种种理由，他最后的结论是：如果夫人们不觉得太吃

力的话，一路信步走回去更有意思。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就请德·夏斯特莱夫人决定怎么办。

她说："那当然好，不过，那就不要让马车跟在后面；你一停下来，车轮停下来的声音难听死了。"

勒万想起乐师钱已经付过，就要离开花园走了；他马上叫一个仆人去通知乐师，叫他们把那几段《唐璜》和《费加罗的婚礼》再奏一遍。他又回到夫人们身边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又搀扶起德·夏斯特莱夫人。几位塞尔庇埃尔小姐为这额外增加出来的散步高兴得心花怒放。大家一起往前走着，随意闲谈，谈得很亲切，也很愉快。勒万不时说几句，使谈话不致中断，这样，人家也不会注意到他沉默不语。德·夏斯特莱夫人和他一样，都不想说话：他们的确感到无比幸福。

号声很快又响了。他们走进花园，勒万认为德·塞尔庇埃尔先生和他都很想喝一点潘趣酒，另为夫人们调了一份很淡的潘趣酒。因为大家都在一起，所以这个建议大家一致欢迎，只有德·塞尔庇埃尔夫人表示反对，她认为姑娘们喝得满脸通红对于肤色最为有害。戴奥德兰特小姐支持这个主张，她是倾心于勒万的，这时说不定已经有一点醋意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兴致勃勃而友好地对勒万说："你快去向戴奥德兰特小姐为你的理由辩护呀。"

他们回到南锡已是夜里九点半钟。

第二十七章

勒万在兵营里缺勤一次：晚点名他没有到场，恰巧又轮到他值星。他急忙跑去找副官，副官劝他找上校去报告。这位上校原是一八三四年人们叫作顽固的稳健派那样的人物，因此他对勒万在贵族当中很受欢迎一事怀恨在心。如同英国人所说，在这个方面不得志就很有可能使得这样一位忠于职守的上校晋升为将军或国王陛下左右手之类的大好机会给耽误了。所以他对前来活动的这位少尉只是冷冷应付了几句

话，就下令给他关禁闭二十四小时。

这是这位少尉最害怕的一着。他急忙回到住处写信给德·夏斯特莱夫人；写这样一封正规的书信给她，不啻是一桩苦刑！把他敢于对她讲的事写信和盘托出，那该是多么不谨慎！这种想法把他整整纠缠了一夜。

勒万犹豫再三，最后只好差遣仆人拿着一封任何人都可以拆阅的信件送到彭乐威公馆去。他当然不敢在信上如实地告诉德·夏斯特莱夫人说他的爱情之火又燃烧起来，因而她使他极度惶恐不安。

第二天清晨四点钟，勒万被叫醒，下达了命令，叫他立刻上马。他急忙赶到兵营。一名炮兵士官正在那里向骑兵分发弹药，忙得不可开交。据说，距此八至十里路程的一个城镇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并且结成了同盟。

马莱尔上校巡视军营，正在与军官们谈话，他们的谈话骑兵们也能听得十分清楚：

"让骑兵去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对畜……不能讲怜悯。等着争取十字勋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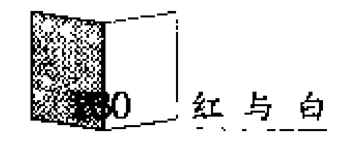
勒万骑马经过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窗下，他左顾右盼，看来看去，在那紧紧闭着的挂着绣花窗帘的窗口后面什么也没有看到。这勒万可怪不得德·夏斯特莱夫人，因为有任何一点表示都会被人发现，兵团所有的军官就要飞短流长、评头品足。

"德·欧甘古夫人倒没有忘记站在她的窗前。德·欧甘古夫人我喜欢吗？"

如果德·夏斯特莱夫人真的在她的窗前出现，勒万确实会觉得这一关切的表示太可爱了。事实是全城所有的贵妇人都在抽水机路以及接下去的路上各扇窗前出现了，因为这几条路是骑兵团出城的必经之路。

勒万所属骑兵团第七连走在大摇大摆的炮兵连的前面。炮车和辎重车的铁轮把南锡城的木头房屋震得轰轰响，使得这些太太又害怕，又开心。勒万向德·欧甘古夫人、德·毕洛朗夫人、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德·马尔希夫人招手致意。

勒万心里想："我真想知道她们最恨的是路易-菲力浦呢，还是工人



……德·夏斯特莱夫人倒没有和这些太太一道分享这种好奇，也没能向我表示关切之意！看，我这一去，就要挥舞马刀去砍杀纺织工人，就像德·瓦西尼先生曾经神气十足地说过的那样。事情如果得手的话，上校将要得到荣誉勋位团指挥勋级，我嘛，我得到的恐怕只有懊恼悔恨”

第二十七骑兵团从南锡开到N市八里路程走了六个小时。骑兵团因为炮兵连的缘故在路上耽搁了。马莱尔上校在途中三次接见传令兵，每一次都下令给炮车更换马匹；有人下令骑兵下马步行，似乎用骑兵骑的马去拖炮车是很合适的。

在行军途中，专区区长弗莱隆先生骑马追上了骑兵团；他沿着队伍从后面跑到队伍头里，去找上校谈话；骑兵就朝他起哄喊叫，他只有欣然表示接受。他挎着一柄马刀，因为刀身很窄，所以刀显得很长。队伍中起头是低声谈话，后来就变成哄然笑闹。他催马快跑，避之而去。这时笑声更大了，还有人大声叫喊："他摔下马来啦！他摔不下来呀！"

可是这位专区区长不要过多久就算是得到报复了；骑兵刚一走上N市狭窄污秽的街道，工人的老婆孩子们就在那寒陋房屋的窗口上对着他们起哄笑骂，甚至在最小的巷口走出一些工人也对着他们叫闹、嘲弄他们。人们这时可以到处听到店铺匆忙关店上门的响声。

骑兵团最后走到这个小城一条商业大街上；所有的商店一律关闭，窗口一个人也看不见，一片死寂。骑兵团来到一处狭长而不成形的广场上，广场上有五六株长得很不像样的桑树点缀着，还有一条浮满了城市垃圾的臭水沟从广场上贯穿流过；水沟里的水蓝幽幽的，因为这条水沟是好几家染坊排放污水的通道。

窗外晾着被单内衣之类，那贫穷破败、肮脏褴褛的景象非常可怕。窗上的玻璃既小又脏，有很多窗子没有玻璃，糊着写过字的油迹斑斑的脏纸。到处都是刺目的贫困景象，看了叫人心都抽紧了；到这个贫穷小城市来切望挥动马刀砍杀以换取十字勋章的人见了这一切当然不会动心。

上校将骑兵团沿着这条水沟布成阵势。倒霉的骑兵在这个地方又渴又累，就这样过了七个小时，上有八月天的骄阳暴晒，肚子里面一口水一口面包也没进。前面已经讲到，骑兵团开到这里，所有的店铺都关

门打烊，小酒馆更是把门关得比谁都快。

"真凉快呀，"一个骑兵叫喊着。

"咱们这里气味真好啊，"另一个声音应道。

"不要叫喊，静下来！"骑兵当中有那么一个稳健派中尉尖声吆喝道。

勒万注意到所有的军官都很自重、沉默不语，神色十分严肃。

"真是如临大敌，"勒万想道。

他自己认真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还算镇定冷静，就和在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做化学试验差不多。这种利己主义情绪倒使他面对这一类勤务所感到的惊惶恐惧分散了不少。

费欧图中校过去曾经给他介绍过的那个高个子麻脸中尉，现在走过来跟他谈话，还不停地咒骂工人。勒万也不答腔，只是以一种没有表达出来的轻蔑瞅着他。这个中尉一走开，就有四五个人高声骂他："密探！密探！"

这里的人被搞得苦不堪言，有两三个军人不得不下了马。有人打发勤务兵到喷泉那里去取水；在喷泉大水池里，发现有三四只刚刚被弄死的猫泡在水里；水已经给血染红了。从"凯旋"喷泉口流下细细一条清水，水也是温温的；接满一瓶水要好几分钟，可是骑兵团兵员却有三百八十人之多。

专区区长已经和市长取得联系，他总在广场上来来去去，据队伍里的人说，他正在设法去买酒。

"我如果把酒卖给你的话，"业主说，"我的铺子就要被抢劫一空，还要被砸烂。"

这时骑兵团每隔半小时就要听到一阵越来越厉害的哄叫笑骂。

当那个密探中尉离开的时候，勒万转起念头派几个仆人到两里路外的一个村子里去，那里想必平静无事，因为那里既没有纺织工场，也没有工人。几个仆人于是受命不惜任何代价到那里采购一百来个面包和三四捆草料。这几个仆人事情办得很成功，到四点钟的时候，只见四匹马驮着面包、两匹马驮着干草来到广场上。这里此刻一片寂静，没有人声。几个跟着来的乡下人走过来和勒万说话，勒万付了钱，然后愉快地给他这一连每个人分发了面包。

"这个共和派开始搞他的阴谋诡计了,"许多不喜欢勒方的军官都这么说。

费欧图走过来,爽快地要两三个面包,这是给自己的,又要了干草,这是给他的马吃的。

"我担心的是我这几匹马,"中校从他部下面前走过的时候很有见识地这么说。

过了一会儿,勒万听到专区区长对上校说:

"怎么!对付这批无赖不许使用马刀?"

勒万心里想:"他比上校还凶恶。马莱尔不杀他十二个十五个织工就升不了将军,弗莱隆先生倒很可能被任命为省长,只要两三年时间,这个位子他就稳拿到手。"

勒万分发面包干草这件事引起一个聪明巧妙的想法,让人意识到这个小城镇附近有一些村庄。到五点钟的时候,这才给每一个骑兵正式发下半公斤黑面包,给军官发了一点肉。

天黑以后,有人放了一枪,但没有伤人。

勒万心下想:"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但是我可以打赌:这一枪,是专区区长下令打的。"

到晚上十点钟,人们发现工人早已不见踪影。十一点,开来了步兵,随着步兵还布署了几门大炮和一门榴弹炮;到午夜后一点钟,骑兵团人饥马饿,实在熬不下去了,于是,动身返回南锡。到六点钟,这队人马来到一个很安静的村子,停了下来,队伍一到,半公斤面包八个苏,葡萄酒五法郎一瓶,很快就卖光了;那位好战的专区区长竟忘记派人把粮草供应集中到这里来。至于有关这一重大事件的军事、策略、政治等等方面的细节,可参阅当时的报纸,此处就不详加叙述了。骑兵团当然是满载荣誉而归,工人则成了一次著名的卑怯恶劣行径的见证,不在话下。

这就是勒万参加的第一次战役。

"回到南锡以后,"他想,"假定是白天到,那么我要不要去彭乐威公馆呢?"

他去了,不过在公馆通马车的大门前叫门的时候,他怕得要死。当他在德·夏斯特莱夫人住房的门前拉门铃的时候,心跳得太厉害了,以

致他对自己说：

“我的上帝呀！是不是我又要不再爱她了？”

她单独一个人，贝拉尔小姐没有露面。勒万激动而热情地抓住她的手。两分钟过去以后，他发现他爱她爱得比以前更加厉害，这真是了不起。如果稍稍有点经验的话，他一定会让自己说他爱她。要是胆子更大一些，他完全可以投入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怀抱，那是不会遭到拒绝的。至少完全可以达成对他的爱情十分有利的和平协议。可是他没有这么办，他的事业一点也没有向前推进，他只是幸福得无以复加，如此而已。

在南锡，人们都说N市工人开了枪，打死骑兵团一名年轻军官，并且对此深信不疑。德·夏斯特莱夫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惊慌得不得了，对这种处境她很清楚，她只觉得自己又可怜又软弱。

“我应该让你走了，”她面带愁容对他说，又想做出严厉的样子。

勒万唯恐惹她生气，只好顺从。

“我希望在德·欧甘古夫人家里再见到你，行吗？她今天招待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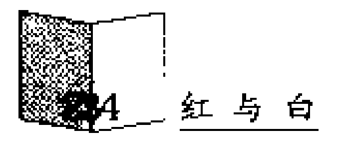
“也许，好吧，你自己可不要忘记；那么漂亮的年轻女人，我知道你并不是不喜欢见到她的。”

一小时后，勒万来到德·欧甘古夫人家中，不过，德·夏斯特莱夫人到得很迟。

对我们这位英雄来说，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但是，两个情人在一起是那么幸福喜悦，读者对这种幸福场面却不抱同情态度，反而心怀嫉妒，通常还要报复一下，说什么：“好心的上帝啊！这本书写得多么乏味！”①

---

① 这是在人们有所感受、获得印象时一种多少带点机智、并且颇为风行的遁辞，因为机智的生命至多不过一千年：吕西安便是一例。莫里哀的鼎盛时期已告消失。理性根据也有它的鼎盛时期，它并不是那么快就消失的。这种理性根据其实就是：时间的推移，或者是托辞。但是，两个情人在一起是那么幸福喜悦，而读者对这种幸福场面却不抱同情态度，反而心怀嫉妒（这种情况在友情中也可以看到：不论这友情多么亲密无间，无所不谈，但爱情的完满幸福却不在此列。）（司汤达原注）



第二十八章

在这里，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一笔带过了。在我们这是易如反掌的，在勒万也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两个月已经过去，他并没有前进一步，依然停留在最初的一天未动。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他缺乏使一个女人有所企求的才能，尤其是对于他倾心所爱的女人，他能够做的只限于每天努力去做那一时使她最高兴的事，其他就不行了。他在当前这一刻钟决不肯找一次麻烦、费一点事、采取一次慎重行动，以便把他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爱情企图在下一刻钟往前推进一步。他只知把他心中的真情实意尽其所有都讲给她听。譬如有一天晚上，德·夏斯特莱夫人就曾经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对德·塞尔庇埃尔先生讲的和你心里所想的、你对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而且绝对相反。你是不是有点作假？要是这样，关心你、对你好的人就很不幸了。"

第二客厅已被贝拉尔小姐霸占，因此德·夏斯特莱夫人就改在大书房或图书室接待勒万，图书室直通客厅，一扇房门总是开着不关的。晚上，贝拉尔小姐走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女仆就待在这间客厅里。前面提到的那天晚上，他们全部都敞开来谈过了，任何事情都直言无讳地说过了；那天贝拉尔小姐出门作客，代替她的是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女仆，一个耳聋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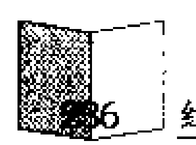
"夫人，"勒万怀着某种道德义愤激动地对她说，"我已经跌到汪洋大海里了。我为了不被淹死，在水里拼命地游，可是你责备我说：'先生，我觉得你胳臂总是划来划去！'你以为我的肺活量大得不得了，以为我可以重新开导全体南锡居民？难道你希望我弄得让所有的大门都对我关上，只到你家里来见你？不要多久，就是你接见我，也会有人出来羞辱你，就像你要回巴黎人家让你蒙羞受辱一样。一点也不假，不论关于什么事，甚至关于当前的事，我相信，我的想法和这个地方的人都是相反的，不相容的。莫不是你要我永远闭上嘴不说话？

"夫人,不论对什么事,我说出我的想法,只是对你才这样说,在政治上我们是敌对的,但我只是对你一个人才讲出我的想法;仅仅为了你,为了接近你,我才养成这个说谎的习惯,我决心要把我那个共和派的名声搞掉,从下决心这一天起我就有了这个说谎的习惯,由正人君子杜波列博士引导,我不是到苦修会礼拜堂去了嘛!难道你要我从明天起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和所有的人闹翻?那我就再也不要想去苦修会礼拜堂了,再也不要想去德·马尔希夫人家瞻仰亨利第五的画像了,同样,再也不要想在德·高麦西夫人府上恭听教士雷伊先生荒谬绝顶的讲道了;不出一个礼拜,我也就休想再见到你。"

"不,不,我不是要这样,"她忧心忡忡地回答说;"不过,从昨天晚上起,我心里非常难过。昨天我请你去和戴奥德兰特小姐和德·毕洛朗夫人谈谈,你和德·塞尔庇埃尔先生讲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你跟他讲的和你跟我说的正好相反。"

"德·塞尔庇埃尔先生是半路上拖住我谈起来的。你应该诅咒这个该死的外省人,在这里不论在什么事情上你不虚伪就活不下去;要不然你就诅咒我受到的教育吧,这种教育让我把人类四分之三的愚蠢都看到了。你有时责备我,说巴黎的教育妨碍人们去真正地感受;这是可能的,不过,有一弊也有一利,它教会我看事头脑清醒。我在这方面毫无价值可言,不过指责我卖弄学问,那可错怪我了;过错应该归到我母亲的沙龙招待的那些有才智的人士头上去。只要清醒地去看一看,你就不能不为德·毕洛朗、桑累阿、塞尔庇埃尔、德·欧甘古这些先生的荒谬狂悖感到吃惊,只要清醒地去看一看,你就完全可以明白杜波列博士、专区区长弗莱隆、马莱尔上校这些先生的虚伪奸诈,这一批坏蛋比前面提到的那些人更可憎可厌,德·毕洛朗、桑累阿、塞尔庇埃尔、德·欧甘古这批人与其说自私,不如说愚蠢,他们天真地只顾死抱住他们那二十万人的特权所享受到的福利,根本不管三千两百万法国人的福利。我在这里竟搞起宣传来了,在你这里,我的时间这样使用也太笨了。昨天,德·塞尔庇埃尔先生讲的那些道理我并没有驳他,你看,是德·塞尔庇埃尔先生还是我(我的真实思想你是知道的),我们谁有道理?"

"哎呀!你们两个都有理。你把我给改变啦,也许把我给变坏了。当我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我自己也奇怪,我居然会相信圣心修道院拿荒



唐的谎话当正经来教我。有一次，我和将军(就是德·夏斯特莱先生)发生了分歧，他不客气地直截了当地骂了我，后来，他好像又后悔了。”

“那是他损害了他做丈夫的利益了。一个女人遵守妇道，没有才智固然会使她丈夫感到厌烦，但这样毕竟比什么都好。在这件事上如此，在别的事上也一样，宗教就是专制权力的有力支柱。我嘛，我不怕损害我作为情人的利益，”勒万以一种高贵的骄傲心情这样说：“经过这样的考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我对我自己也就放心了。”

选定一个情人是一个年轻女人所能采取的最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之一。如果不找一个情人，那只有在苦恼厌烦中死去，或者活到四十岁，做一个蠢女人；她爱她养的一条狗，或者有一位忏悔师专门来照顾她，因为一个女人的心需要有一个男人来同情体贴，就像我们总需要有一个伙伴谈话一样。如果她选中一个不正派的男人作为情人，那么，这个女人很快就会陷于最可怕的灾难中而无法自拔……如此等等。不过，德·夏斯特莱夫人讲出她不同的看法、反对的意见，那声调和语气真是再天真也没有了，有时简直是无比的温存多情。

经过几次这类谈话以后，在勒万看来，德·夏斯特莱夫人与轻骑兵二十团的那位中校不可能有什么瓜葛。

“伟大的上帝啊！我要是有我父亲的眼光和经验，哪怕只是那么一天，我死也甘心！”

这是他第一次在爱一个女人[1]。德·夏斯特莱夫人性格单纯，这和真正高贵的出身非常相称。对她所爱的人，哪怕有一点虚假、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她都当作不可挽救的罪恶，自责不已。除开她认定勒万热烈偏爱的事情以外，不论什么事，她都自自然然、不加掩饰地如实说出她的看法，对于一个二十二岁的女人，这是十分难得的。

勒万对自己说：“我不想爱她而又在她身边度过的那些夜晚，一定是我一生中最有趣的了。”

她从来没有明确对他说过爱他，不过，在他经过冷静分析以后，他

---

[1] 这一大段文字，司汤达在1834年9月29日认为冗长沉闷。他决定“用行动”来代替“这种很坏的拉布吕耶尔”。但这几页并没有用笔划掉，所以应当予以保留。(马尔蒂诺注)

确信她是爱他的，不过，就这一点来说，说真的，在他也确乎是难能可贵的。德·夏斯特莱夫人心地纯洁，这对她是一种补偿；只要她没有看到或想到她受到恶意对待，她就始终保持着她那风魔似的青春欢快的心境。每当勒万来访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在三刻钟或一个小时中，尽管没有明确地和她谈到爱情的事，和他在一起她总是高兴得像疯了似的。让我怎么说呢？有几次，她简直拿他当一个小学生那样逗弄他，比如说，把他的军帽藏起来，这在巴黎可能是很不得体的。可是勒万和她一起找那顶帽子竟轻率地拉住她的手不放，这时德·夏斯特莱夫人竭力挺身直立和他比高低。她已经不是一个冒冒失失的糊涂的小姑娘了，也许应该说，她是一个严肃的三十岁的女人了。正是因为懊恼悔恨，她的面貌才成了这个样子。

勒万经常要做出这一类不知谨慎的事来；巴黎的教养在他身上占上风的时候实在难得看到，我们说，这应当是他的耻辱。他握住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手居然不是为了紧紧握住自己所爱的女人的手这种幸福，说来非常可笑，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她的眼睛分明流露出一片深情好意，可是他竟一次也不去握一握她的手，我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人十岁以后久居巴黎，也不是没有恶果的。不论你生活在怎样的沙龙环境中，不论你在那里保持单纯自然因而享有怎样的声誉，也不论你对虚伪怎样蔑视排斥，但当地所特有的矫揉造作和虚荣连同它的意图总归还是要浸透到你自以为纯洁无瑕的心灵里去的。

所以勒万的种种粗心大意、不知谨慎，特别是同一个女人相处他那一贯待人处事的真率坦白、对她决不隐瞒任何秘密、认为她聪明而有识见，弄到最后，仍然事与愿违，大胆的企图反而使得他的一般行为都带上了暗影和污点。

德·夏斯特莱夫人对他这种所谓热烈的爱情就认为是按照既定计划的行动。所以，每到这样的时刻，她总是惊恐不安地注意到勒万的表情态度对她发生了某种预兆不祥的变化。德·夏斯特莱夫人由这种奇怪的表情态度转而又想到那最可怕的猜疑，就是早先勒万对一个像她这样性格的女人所怀抱的希望也曾由于这种猜疑而后退、逃避。

勒万这些可笑的做法把她亲切安宁的幸福给搅乱了，由此许许多

多令人气恼的想法纷至沓来，使得德·夏斯特莱夫人心神不宁、坐立不安。她的生活能不能幸福就看勒万是不是正直无私。她看重他的精神气质，觉得他风度动人；但是他表现在外面的，真是他内心的感受吗？或者说，是不是他把那精明的演员的品质也都掺和到他其他的品质里面去了呢？

"他又年轻、又富有，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军人，他是从巴黎来的，说到最后，他不过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在南锡，人人都这么说他。南锡的这些先生，他总是望而却步、敬而远之，并不信任他们，因此他认为我的性格严肃认真；可是我呢，竟单纯地无边无际地信任他！我要是迫不得已也看不起他，那我会变成怎样一个人呢？"

她所爱的人也可能是虚伪欺人的，一想到这种可能，有时会让她对自己狂怒，这是她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当她被这一类猜疑纠缠住的时候，可以说，她简直生了一场大病，这种意念反映在她的面容上，那真是瞬息万变，微妙而又深刻。她突然脸色大变，就是最自信的情人看到也会丧失任何勇气，可是勒万远不是这样有自信心的情人。他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粗疏不慎多么强烈地刺激了德·夏斯特莱夫人。

勒万，总的来说，人家待他还是很好的，在他比较冷静的时候，他也相信自己被人爱着。但是勒万一接近德·夏斯特莱夫人，就总是战战兢兢，心里很怕。每一次在她的门前拉门铃，他总是心慌意乱，手足无措，这个毛病一直治不好。他会受到怎样的对待，他总是没把握。只要走到离彭乐威公馆一百步远的地方，眼睛一看到彭乐威公馆，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当地一个暴发户向他打招呼，他也慌慌张张，回礼不迭。彭乐威公馆那个看门人更是他的一个煞星，每次和他说话，他都慌乱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和德·夏斯特莱夫人谈话也常常语无伦次，和别人谈话从来不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德·夏斯特莱夫人怀疑他小人得志，见到他，她心里也怕。因为在她心目中，他就是她的幸福的绝对主宰啊。

有一天晚上，德·夏斯特莱夫人有一封急信要写。

"给你一份报纸看看玩儿，"她笑着说，把一份《辩论报》拿给勒万，接着她一跳一跳地去取小写字台[1]，拿来放在桌上，摆在勒万和她之间。

她俯下身去，把挂在她的表链上的钥匙取出来，把小写字台打开，这时勒万身子向桌面俯下去，吻了她的手。

德·夏斯特莱夫人猛地抬起头来，一下面色大变。

她心下想："他简直还要吻我的前额呢。"羞耻心受到损伤，可把她气坏了。

"我就是一点也不能相信你？"她的眼神充满了愤怒。"怎么！我很愿意接待你，我真该关上门不许你进来，就像拒绝任何人来一样；容许和你接近，对我的名誉本来就很危险，你也应该尊重规矩呀（说到这里，她的脸色和声调都非常傲慢）；我拿你当弟弟看待，我请你看一会儿报，我在写一封信，趁我没有提防竟做出这么侮辱人的举动，真要好好注意，为你自己，也为我！先生，好啦，我在家里接待你，是我错了。"

她说话的声调，她的态度，完全显得冷漠无情，还表现出她的骄傲自尊所希望表现出来的决心。这一切，勒万看得清清楚楚，简直给吓呆了。

他这里一示弱，德·夏斯特莱夫人那里勇气就加强了。他本来应该马上站出来，态度冷冷地向德·夏斯特莱夫人致意，对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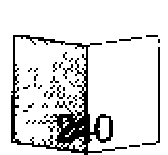
"你过分了，夫人。小小的不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算是我做了蠢事，可是你竟把它当成了弥天大罪。我爱的是一个在精神上和在美的方面同样卓越的女人，可是事实上，我此刻发现你仅仅是漂亮而已。"

他应该一面讲这些漂亮的词句，一面就不动声色地系上马刀，拂袖而去。这就好了。

可是勒万做不到。他根本想不到这个。他只是感到这样对待他未免太忍心、太伤人，他只是情绪懊丧地等着被人家赶走。他人是站起来了，可是他不走；显然他在找一个什么借口，以便能留下来。

"那么，先生，我让开好了，"德·夏斯特莱夫人彬彬有礼地说，礼貌

[1] 小写字台，形同大木匣、斜面，内有文房四宝，放在桌上用来写信



中透露出傲慢无礼，好像对他赖着不走十分轻蔑。

正当她关上她的小写字台，准备把小写字台挪开去，勒万突然发了火，对她说：

"对不起，夫人，我疏忽了。"

又是恨自己，又是怨她，这句话说过，他转身就走出去了。

他讲那句话最后几个字的口气，按他的言谈举止来衡量，可以说是很不错了，不过，这也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才能，只不过是偶然而已。

等他走出公馆，仆人们奇怪他怎么在这个时候就走了，都好奇地看着他；等他摆脱掉这种好奇的眼光之后，他想：

"应当承认，我真是一个小孩，让人家那样对待自己！活该活该，罪有应得。在她身边，我不是设法为自己找一个适当的地位，偏偏像个小孩一心只顾去看她。我从N市执行任务回来以后，巩固我的优势地位本来不乏机会。我本来可以让她来对我说她爱我，去的时候和走的时候我本来应该拥吻她。可是吻一吻她的手都不准许！哎呀，大傻瓜呀！"

勒万在南锡主要一条大街上匆匆逃走的时候，对自己这样说。还有其他方面，他也不停地责备自己。

他很看不起自己，可是他毕竟不错，还想到：

"要采取措施，想想办法。"

晚上到哪里去，他相当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因为这一天是德·马尔希夫人家里招待客人的日子，马尔希夫人一家，德高望重，本地头面人物都要到她那里去，在亨利第五胸像前聚会，谈论《每日新闻》报，还要玩二十个苏[1]输赢的惠斯特[2]牌戏。

勒万自己知道这天再去装模作样地演戏，实在力不从心。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去看德·欧甘古夫人。在所有外省女人当中，她可算是最不作假的一个。她使得人们对外省也可以宽容对待了；她有一种连巴黎也不可能有的自然大方的风情气派，这种气派使得巴黎的行情也跌落了。

---

[1] 苏，法国辅币，1法郎合20苏。

[2] 类似桥牌的一种纸牌游戏。

第二十九章

"啊！先生！你可让我下了决心啦！"见他走进门来，她高声叫了起来。"看到你真是高兴！德·马尔希夫人家我不去啦。"

她喊来仆人，让他去叫人把马车卸下来，她不出门了。

"你是怎么搞的，了不起的夏斯特莱你真舍得丢开？要不就是两个人吵了架？"

德·欧甘古夫人好像不怀好意似地微笑着，上上下下打量着勒万。

"啊！很清楚，"她笑着大声说，"一脸的悔恨气色，我都明白了。我的不幸在这脸上也都写得明明白白，难看的皱纹，发僵的笑容；我不过是那么一个代用品吧。好啦好啦，说给我听听吧，既然我是你谦卑的知心人，你就把你的痛苦讲给我听听吧。人家究竟凭什么把你赶出来？为了一个更可爱的人就把你一脚踢开，要不就是你只配叫人家赶出大门？不过，你要是想得到安慰，首先就得忠诚老实。"

德·欧甘古夫人提出这一连串问题，勒万很难回避。她这个人可是工于心计，每时每刻都有坚强的意志、强烈的情欲前来效力，所以动脑筋用心计已经成了自然而近于本能的习惯了。开头勒万还是一肚皮的火气，一下他还不能玩手腕骗人。在和德·欧甘古夫人谈话当中，不知不觉他想起和德·夏斯特莱夫人发生的事情，无意中又对这个年轻女人讲了几句俏皮话儿，而且讲的都是一些亲切的、体己的话，他自已也不免有点吃惊。这位少妇娇慵不胜的样子，意趣盎然的神态，就那么斜靠在长靠椅上，和他近在咫尺。

由勒万嘴里讲出的这些话，德·欧甘古夫人听来尤其觉得新奇有味。勒万注意到德·欧甘古夫人拿眼望着邻近衣橱的大穿衣镜，很注意她那迷人的身姿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时，她已经不再提德·夏斯特莱夫人，不再用这些话来折磨他了。不幸得很，勒万此时已经变成马基雅弗利式的权术家，他心里想：

"同一位少妇密谈，讲一些甜言蜜语，她竟肯赏光，几乎以认真的态

度在倾听，那么，献殷勤的语言就不能不使用坚决、热情的语调。"

应当指出，勒万一面进行这样的分析推理，一面又感到不论对谁他都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所以他很高兴。与此同时，德·欧甘古夫人也一步紧一步地对他进行深入的考察。她开始觉得他是南锡最可爱的男人。这对德·昂丹先生博得她的垂青维持了不止一年半之久这一点来说却是很危险的，他的确得宠太久了，人人都感到诧异。

幸好这种亲切的谈话为时不久，德·米尔塞先生就到了，谈话也就中断了。德·米尔塞先生是一个又高又瘦的青年人，他很自负地长着那么一个小脑袋，顶上长着很黑的头发。他出门作客，开始时总是沉默寡言，他的长处就在他有一种愉快的天性，而且他那种天真幼儿也非常有趣，不过这种天真一定得和愉快的人过上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发挥出来。他是一个道地的外省人，不过也十分可爱。他那轻狂欢畅的言语在巴黎是没有人讲的，不过他谈得非常有趣，和他这个人很相称，实在一如其人

不久又有一位常客来了，这就是德·葛埃洛先生。德·葛埃洛先生是一个面色苍白、满头金发的胖子，他书读得不少，可是才智就那么一点点，别人谈话他总是一旁静听，但他每天至少要讲一次他年纪还不到四十岁之类的话，这倒也是实情：他三十九岁刚过。其实他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只有对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才肯作出肯定的回答，比如在某种场合，将一把椅子推到某人身边请他坐，这可是需要考虑一刻钟才能作出决定的一个题目。等问题考虑好，需要去做了，这时他就装出一副非常幼稚可笑的老好人的糊里糊涂的样子来。他钟情于德·欧甘古夫人已有五六年之久，他始终抱着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轮到他；有几次，她想方设法告诉新来的人要人家相信他的机会不是没有来到，只是被蹉跎放过了。

有一次，在餐馆里，德·欧甘古夫人见他又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就对他说：

"我可怜的葛埃洛，你是将来要轮到的一个，你可以让你自己成为过去，但是决不是现在。"因为德·欧甘古夫人一旦兴致来了，她就对她的男朋友你我相称，谁也不觉得有失体统；可以看得出，这是很有交情的表示，但与温存多情却是不相干的。

德·葛埃洛先生每隔不久总是有四五个青年追随左右不离开他。

"这倒是本城最好又最叫人开心的事,"勒万见几个追随德·葛埃洛先生的青年来到,心里这样想。

"我从德·马尔希夫人家里出来,"其中一个青年说,"他们那里都是愁眉苦脸的,而且装得比他们实际上更愁苦的样子。"

"因为N市出了事,所以他们才变得这么讨人欢喜。"

"我嘛,"另一个青年说,他见德·欧甘古夫人盯着勒万看的那种样子觉得很别扭,"一见德·欧甘古夫人、德·毕洛朗夫人、德·夏斯特莱夫人都不在,我就想,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今宵良夜埋葬在香槟酒瓶里了;不过,德·欧甘古夫人也给平民吃了闭门羹,看来我得下决心非这么办不可了。"

"我可怜的泰朗,"德·欧甘古夫人一听就知道这是恶意影射勒万的,所以接口说,"只有自我陶醉,可没有拿自我陶醉来威胁人的。这里头有区别,懂得这种区别还得有点智力。"

"其实懂得喝酒也是最难最难的事啊,"迂夫子葛埃洛插言说(大家担心他又要引经据典了)。

"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哪?"米尔塞和三位罗莱尔伯爵中的一位同声叫了起来。

这是所有在场的人都要提出来的问题,不过没有一个人能找到答案。正说着,德·昂丹先生到了。他那眉开眼笑的样子使得大家都开朗起来了。德·昂丹先生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青年,叫他认真严肃,板起面孔那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他跑来通知说街上发生了火灾,他也不会皱眉头。他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男子,不过他那迷人的脸蛋有时人们会责怪它总是带着一个喝醉了酒的人的那么一副不阴不阳的蠢相。不过跟他混熟了,也就觉得他风度翩翩很好看了。事实是:他这个人常识贫乏,但心地不坏,本性上却是愉快的,愉快得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他的老父十分吝啬刻薄,给他留下一大笔财产,三四年的工夫,叫他吃光喝尽。他在巴黎曾经任意取笑一位尊贵人物,被追逼得无路可走,只有离开巴黎了事。组织什么游戏玩乐,他是独一无二的,只要有他在场,那就绝不会让人感到沉闷无聊。德·欧甘古夫人虽然看重他这种种好处,但是她的幸福愉快的基本因素,那是要求出乎意料的新

奇，对于这一点他却是无能为力的。葛埃洛曾经在德·欧甘古夫人面前听到她讲过这一类话，所以他这时就拿德·昂丹先生搞不出新鲜玩意儿这一点来大开玩笑。正当这时，德·瓦西尼伯爵推门进来了。

瓦西尼就对他说："你要想维持下去，办法只有一条，我亲爱的德·昂丹，你可非得有点理性才成。"

"我苦闷死了。我呀，我可没有你那样的勇气。只有到我完蛋的那一天，我才会有工夫成为严肃认真的人；到那个时候，既要自寻烦恼，又要有所效用，我准备去搞政治，为了亨利第五的光荣，我参加秘密结社，亨利第五是我的国王。将来你会分配给我一个地位吗？至于现在嘛，各位先生，你们都是严肃认真的君子，而且马尔希公馆又可爱得叫人头脑发麻、昏昏欲睡，咱们还是玩'法老'[①]吧。这种意大利赌法那天我不是已经教给你们了吗。德·瓦西尼先生不会玩，你就发牌洗牌好了；葛埃洛这就不好说我讲了规矩我总是赢。'法老'这里谁还会？"

"我会，"勒万说。

"好呀！就请你监视德·瓦西尼先生吧，你要让他照着规矩玩，罗莱尔，你来做庄家。"

罗莱尔冷冷地说："我什么也不来，我要走了。"

这位罗莱尔伯爵在德·欧甘古夫人府上一向未曾遇见勒万，他以为勒万今晚大概是一个得意的角色，这可叫他受不了，所以走了。事实就是这样。

南锡上流社会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勒万不能容忍。不幸勒万偏偏对他顶撞过两三回，不过，在他们看来，勒万的回敬也算很机智巧妙，所以这就使他成了与他们势不两立的仇敌。

德·昂丹说："半夜打完牌，当你们输得精光、服服贴贴，咱们就到'大茅屋'去大嚼一顿。"（"大茅屋"是南锡最好一家餐馆，设在前夏特勒修道院的花园内。）

"我赞成，如果是野餐的话。"德·欧甘古夫人说。

"那当然，"德·昂丹答道，"拉费托先生那里有极好的香槟，皮埃博先生是这里唯一一家卖冰的，他们可能已经睡觉了，就是说，要野餐，由

① "法老"，一种纸牌赌博，一人做庄，压牌下赌的人不限

我去办，我去搞酒，叫人把酒冰镇好。我会送到'大茅屋'去的。现在，勒万先生，一百法郎交给你；请赏光替我打牌；请注意，不许勾引德·欧甘古夫人，否则，我是要报复的，我就上彭乐威公馆去告发你。"

德·昂丹的决定，大家同意照办，就是政治家瓦西尼也同意了。于是大家坐下来打牌，一刻钟之后，打牌就进入十分激烈的局面了。德·昂丹在德·马尔希夫人家起先呵欠连天、无精打采，有意这么一来，睡意全消，竟变得精神十足了。

"有谁再下注超过五个法郎，我就把牌扔到窗户外头去。"德·欧甘古夫人说，"你们是不是要把我变成一个女赌棍？"

德·昂丹回来了；大家在十二点半，一起动身，直奔大茅屋餐馆的大花园。南锡唯一的一株正在开花的小橘树给摆到餐桌的中央。酒在冰里镇得很好。这顿夜餐吃得非常开心，没有人醉酒，在凌晨三点钟，大家愉快地分手，彼此都成了最好的朋友。

一个女人在外省就这样给搞得声名狼藉；德·欧甘古夫人对此毫不在意，不管它那一套。第二天上午，她起床后去见她的丈夫，她丈夫抱吻她，对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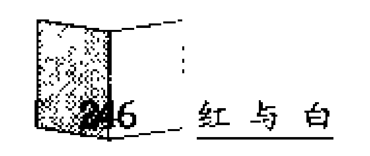
"我可怜的小宝贝儿，你勇气十足，玩得开心，干得不坏。你知道某某某出了事了吗？这位君王我们恨透了，他可完蛋了，接着来的便是共和政体，共和政体要砍掉他的脑袋，也要砍掉我们的脑袋。"

"砍掉他的脑袋，没有的事；他太聪明了。至于说你，我就把你抢救到莱茵河彼岸去好了。"[1]

勒万尽量拖延，留在欧甘古公馆不走；他是和这天夜里最后一批朋友一道走的，他和这些人走在一起，一路上人越走越少，转过一条街，就有人顺路折回家去；最后，他陪着这些先生当中住得最远的一位走去。他一路上说了很多话，对剩下他单独一人已经产生了那种不堪忍受的厌恶之感。不过，在欧甘古公馆，他一面听这些先生讲故事，接受他们的殷勤好意，同时也尽力把话说得得体，以便保持德·欧甘古夫人似乎有意为他安排的这么一种地位，她可不是一个小孩，对第二天该怎么办

---

① 法国大革命后，波旁王室以及大贵族等逃亡到德国莱茵河科布伦茨一带，在那里组成他们的反革命巢穴。



他这时已经打定了主意。

问题是彭乐威公馆再也不能去了。他感到痛苦不安。

他对自己说："必须注意不要妨害她的名誉，如果我糊里糊涂任意胡来，那么，她对我的偏爱（这我是清楚知道的），就会给葬送在蔑视之中。再说，如果我明天就上她家去，上帝知道她会用什么新的方法侮辱我！"

这先后出现的两个想法，对他来说，不管哪一个都是地狱。

一转眼就是第二天，追求幸福的强烈感情也随着出现，可是彭乐威公馆不能去，幸福由此也就被剥夺了。他想到她那间小图书室，她坐在桃花心木小桌前，正在对面写信，一面听着他谈话，与他那时所感受到的又甜又美的阵阵心跳相比，他觉得此时一切都平淡乏味，黯然无光，叫人讨厌。只有下决心到她家去才改变得了他这种困境。

勒万又想："其实，我今晚不去，明天我又怎么能去？（他真是为难至极，只好乞灵于老生常谈了。）归结起来，我难道愿意让这一家从此对我把大门关死？不过因为那么一件蠢事，这当中也许我真有错误。我去找上校请假去，到梅斯去过上三天……我自己来惩罚自己，让我到那儿在痛苦中死去吧。"

其实，德·夏斯特莱夫人按照她女人所特有的那种过分精细的心思是想让他明白他不该来得那么勤，比如说一个星期拜访她一趟也就罢了，她这种意思难道不是十分清楚吗？现在叫人家名正言顺地从公馆里轰了出来，如果又过早地跑去，会不会让德·夏斯特莱夫人更加生气呢？会不会使得人家更有理由怨天怨地地抱怨他呢？对于所谓女人不得不防的那种事她是非常敏感的，这他知道。所以，德·夏斯特莱夫人拼命抵抗她对勒万所产生的那种感情，抵抗也没有用，她灰心失望，几次下决心也没有用，自己又没有多大信心，因此非常烦恼，往往自己生自己的气。这就弄得她常常跟他争吵。这一切都是真的。

生气争吵，在女人这方面说，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尽管她是很有见识、很有思想的女人，尽管她谦虚恭谨、正直而又朴素，绝不会一见到别人一点过失就抓住不放，无理取闹；只要勒万稍有一点生活经验，这些吵闹就会让他懂得：她的心在他的围攻之下已经成为矛盾斗争的舞台了。何况这颗心是有政治信仰的，它一向瞧不起所谓爱情，也不懂爱的

艺术,可是这爱的艺术却偏偏是缺少不得的。不仅如此,勒万甚至认为他见到德·夏斯特莱夫人不过是出于偶然,他认为本地最美的一位女人侮慢他可能也有正当理由,产生这种不愉快的想法他甚至认为是虚荣心在作怪,所以他对自己说:

"面对一次维苏威火山[①]大爆发,一个人最好是专心致志只管玩'比博凯'[②],对于这么一个人人家还会怎么想呢?"

这个很有气魄的比喻,很好地概括了他的性格,也概括了像他这样年纪的年轻人身上所有的优点。爱情在这样一个具有古罗马人气质的青年心中取代了其他某种严肃的感情,这时,原有的责任感也就变成被误解的荣誉感了。

一个年纪比他小的十八岁的年轻人如果也处在勒万当前的处境中,只要他是一个心灵冷漠的人,对女人有一点鄙夷看不起,就像当今十分流行的这种情况,那么,他就会这样想:事情再简单也没有了,只管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家里去看她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就当它无事,就当它不过是发了一次小小的脾气,就像什么都给忘掉了一样,算了,没事,不过也要准备对过去那桩事赔礼道歉,如果德·夏斯特莱夫人对吻她的手这事依然当作一桩大罪看得那么严重的话,那就把话题赶紧转到别的事情上去,这样也就行了。

但是勒万并不这样想。须知:我们当今所具有的良知和精神方面的衰老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体会我们这位英雄内心发生的激烈斗争,并对它不加讥笑,我料定,不做一番努力是办不到的。

所以这天傍晚,勒万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他惶恐不安地拖着脚步跑到阒无一人的一处城墙上去散步。这个地方离彭乐威公馆只有三百步远。他也像唐克雷蒂那样[③],在同鬼魂战斗,需要很大的勇气。他现

① 维苏威火山,欧洲大陆唯一的活火山,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东南。

② "比博凯"(bilboquet),是一种玩具。木柄一端有一个尖锥,柄上另用细绳系一木球,球上有一小孔,手持木柄将球抛起,使球上小孔恰好落在木柄的尖锥之上,以此为戏。

③ 唐克雷蒂(Tancrède,约1078—1112),安条克公国摄政,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首领之一,1098年攻占安条克,1099年攻占耶路撒冷。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的叙事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伏尔泰的同名悲剧《唐克雷蒂》均以他为主人公。

在更是犹豫不决,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在很近的地方,有一架大自鸣钟打过七点半钟,这种钟声他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小房间里也曾听到过,接着法国东部地区几乎到处都有的那种德国自鸣钟就先后错落地都敲起一刻钟、半刻钟的报时钟声了。

是这钟声让勒万下了决心。他又回想起和德·夏斯特莱夫人在一起听一刻钟、半刻钟报时钟声那幸福的情景;可是从昨天开始,种种愁闷,冷酷、自私的情绪紧紧抓住他不放,使他非常厌恶,简直忍受不了。他在这荒凉的城垛上来回徜徉,他看所有的人个个都卑鄙恶劣。他觉得生活变得索然无味,一点乐趣也没有,简直不值得再活下去。可是钟声一响,好似电流接通,有共同感情的两颗心立刻互相感应,互相沟通了。他拔脚就向彭乐威公馆奔去。

他没理会看门女人,急匆匆往里走。

"先生,到哪里去?"看门的女人从她面前的纺车上站起身来,好像要从他身后追上去似的。"夫人出门了。"

"怎么!出门了?真的吗?"吕西安说。他站在那里,人也僵了,好像变成了化石一样。

看门女人见他僵在那里不动,以为他不相信。

她很喜欢勒万,她真心实意地说:"已经出去快半个小时了;你看,车房门开着,马车不在那里。"

勒万一听这话,转身就走,两分钟以后,他又跑到城墙上。他漫不经心地看着满是泥泞的护城河,护城河外是一片荒芜凄凉的平原。

"应该说,我作了一次很出色的远征!她蔑视我……偏偏在她每天接待我的时候提前一个小时出去。对懦弱的惩罚,应该!这应当是前事不忘的我的后事之师。如果我没有勇气反抗,就该请假躲到梅斯去。我要忍受痛苦,谁也看不出我内心究竟如何,还是远远躲开吧,免得再犯这类有失荣誉的错误。忘掉这个骄傲的女人吧……总而言之,我不是上校;我疯得太厉害了,没有军阶,也不知道该去顽强奋斗,真是麻木不仁。"

他立即奔回家去,自己动手去套马车,一边还怪他的车夫手脚太慢,套好车,立刻赶到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家。德·塞尔庇埃尔夫人也出门去了,大门关得紧紧的。

"很清楚,所有的大门今天都对我紧紧关上了。"

他跳上马车,立即向绿色猎人森林驰去;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小姐根本不在那里。他坐在马车上就在森林中那个美丽的花园的路上狂奔。德国乐师正在邻近的酒店里喝酒;他们看到他,跑上来追他:

"先生,先生,要不要听莫扎特的二重奏?"

"要,要。"

他付过钱,又跳上马车,直回南锡去了。

他来到德·高麦西夫人家里。他在这里,仪态庄重,无懈可击。他和南锡大主教区的代理主教雷伊先生玩了两盘惠斯特,即使这位极好挑剔的上了年纪的对手,也决计看不出勒万有什么轻率失当之处。

第三十章

这两盘惠斯特勒万觉得慢吞吞的总也打不完。惠斯特打完了,他又陪着坐在那里听人家讲今天上午城里一位本堂神父拒绝一个鞋匠葬人教堂墓地的故事。

这个令人作呕的故事勒万假装在听,其实心里早想到别处去了。这时代理主教提高喉咙叫道:

"如果要请一位法官的话,我就请勒万先生,尽管他在军界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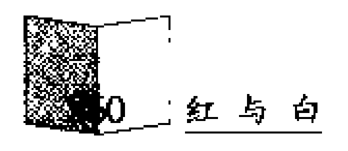
勒万沉不住气了:

"我本来就在军界服务嘛,根本不必说什么'尽管'呀,所以我很荣幸,请代理主教先生千万不要说出什么话来逼得我没有办法,只能说出令人不快的答话。"

"先生呀,这样一位人士是集四大身份于一身的:国有财产[1]的获得者,已亡故的……什么的……持有者,市政当局证婚的已婚男子,死在床上就拒不另行缔结新的婚约的人。"

---

[1]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没收大贵族财产、教会产业为"国有财产"。1814年复辟后,路易十八大宪章认可资产者有购买这种"国有财产"的权利。



“先生，你忘了还有第五种身份：纳税者。这也就是发给你、也发给我的薪俸。”

他告辞走了。

这类话说得多了，就可能把吕西安享有的好名声给断送掉，这里所涉及的恰恰就是关于他的好名声的问题。

不过，这么一句话终究还是会把他给毁掉的，至少他在南锡所受到的尊重就可能被毁掉一半，如果他准备在这个城市里长住下去的话。

他在德·高麦西夫人家里还遇到了他的朋友杜波列博士。杜波列博士抓住他制服上的钮扣，不容分说，拉起就走，一直把他拖到阅兵场，在阅兵场上两个人就那么荡来荡去，杜波列博士一定要把自己关于法国王政复辟的主张从头讲到尾。讲到民法问题，他说一家之长死去以后，随着便是分家产，这样，土地就无止境地分下去；人口增加，但是增加出来的人口却很不幸，没有面包吃。他认为在法国应当恢复各大教团；各个教团应该占有广大的地产，那它们就会使耕种广大土地所必需的为数不多的农民生活幸福。

“请相信我，先生，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居民人口数量过多、受教育过多更糟糕更不幸的了……”

勒万控制着自己，控制得很好。

他回答说：“这是很值得欢迎的，……要说的话很多……不过，谈这类高深的问题我可不大够资格……”

他也谈了一些不同意见，不过对于博士的那些重大原则他看上去似乎也是接受的。

他一面听他谈，一面心里想：“这个混蛋，他嘴上讲的这些话自己果真相信吗？（他注意观察着这个额上刻有这么深的皱纹的大脑袋。）从这些话里面，一个下诺曼底诉讼代理人的全部刁钻狡诈和阴谋诡计我都看得清清楚楚，要相信这派虚言伪词，我可没有那种少不得的好心肠。这个人头脑灵活，说起话来又热情又笼络人，连最没有道理的推论、最没有根据的虚构他都能从里面榨出油水来，捞到好处，他是精于此道的——他这一套，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表现形式尽管粗野得很，不过，作为一个有头脑的人，又老于世故，又看透这个时代，所以他非但不

想纠正这种粗野恶俗的外表，反而把这种粗野恶俗演得极为充分；这就是他的本色，他的使命，也是他的力量；甚至可以说，他还要故意把这一套加以强调。这也是取得成功的一种手段。本地的乡绅地主虽然傲慢自负，但也用不着担心人家会把他同他们混为一谈。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说这种话：'这个人和我多么不相同！'但是他仍然情愿接受博士的胡说八道。如果这些乡绅地主在一八三〇年取得胜利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让他当内阁部长，做他们的科尔比埃尔的[①]。"

"……九点钟敲过了，"勒万突然对杜波列博士说，"再见吧，亲爱的博士，我不得不走了，你讲的这一篇意义崇高的大道理你将来一定要把它带到议会上去，并且一定要让它风行一时啊。你真不愧是雄辩家，确实是这样，很有说服力，非常杰出，不过，我想我应该走了，我还要向德·欧甘古夫人献殷勤去呢。"

"这就是说：德·夏斯特莱夫人。啊！年轻人的脑袋瓜啊！你存心要骗我，是要骗我吗？"

杜波列博士每天在上床睡觉之前总要到五六处人家去走一走，了解了解情况，指导指导，帮助他们弄清一些最简单的事情，同时还要抚慰一下他们无往不在的虚荣心，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至少每个礼拜一次讲一讲他们的先祖，当他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话题，或者在热情的鼓舞之下，那他就把几个大修道院的教理宣讲鼓吹一番。

他决定在通常家庭洗衣物的那一天去这一家，另一天再去另一家……他定的这个办法很好，因为他是有心机的人，很有眼光，对金钱极为看重，至于家庭中洗濯衣物以及诸如此类的琐事……他当然是一点也不热心的。

当博士大谈洗衣服被单的时候，勒万扬着头，脚步走得坚定有力，表现出一派甘心忍耐、真正勇敢的不屈不挠的气度。勒万对自己履行义务的方式感到满意。这时他已经走上德·欧甘古夫人公馆门前的台阶。德·欧甘古夫人的南锡朋友都亲切地叫她德·欧甘夫人。

勒万在德·欧甘古夫人家里遇到德·塞尔庇埃尔先生和德·瓦西

---

① 科尔比埃尔(1767－1853)：1821年出任法国内政部长，极端保王党的重要人物，以穷凶极恶著称；1828年进入贵族院；1830年查理第十倒台后引退。

尼伯爵。这里，人们正谈得起劲的仍然是那个永恒的政治问题：德·塞尔庇埃尔先生冗长地，不幸还举出种种例证，说明为什么大革命之前梅斯的郡国总监德·卡洛纳[①]先生把事情都治理得井井有条，自此以后，德·卡洛纳先生就成了闻名于世的部长了。

"这位很有气魄的大臣，"德·塞尔庇埃尔先生说，"懂得那个倒霉蛋拉夏洛泰、雅各宾党人的第一号大头目必须予以追捕。那是在一七七九年……"[②]

勒万对着德·欧甘古夫人俯下身去，郑重其事地给她念了一行诗：

夫人，对于你和我，这究竟是什么话！

德·欧甘古夫人听后一阵格格大笑。德·塞尔庇埃尔先生已经看到了。

"先生，你知道不知道，"他老大不高兴地对着勒万说……

勒万心下想："糟糕！我的上帝！我被当场抓住了！没有落到杜波列手中，这下倒落到塞尔庇埃尔手里，真是命中注定。"

"先生，你知道不知道，"德·塞尔庇埃尔先生吼声如雷地说，"凡是有名分的绅士或者有名分人士的亲戚过去都曾经设法减轻他们庇护下老百姓的人丁税、人头税，当然也减轻了他们自家需缴纳的进项二十分之一的赋税，这你知道不知道？以往，我到梅斯去，不必住旅馆，我这是对你说嘛，我只要住在郡国总监德·卡洛纳先生府上就行了，那才符合洛林那个地方的礼节规矩，这个你知道不知道？郡国总监府上的宴席辉煌夺目，女人个个都美妙迷人，驻军军官的首脑也都光临，单是牌桌就是好几桌，无处不是议论风生，谈吐高雅，样样都是十全十美。啊呀呀！那真是盛世！如今怎么样，你就那么一个小小的省长，惨惨淡淡，栖栖惶惶，身穿一套磨得发光的礼服，孤单单一个人用膳，吃得糟透了，想想看，这也叫作吃饭！"

---

① 德·卡洛纳(1734—1802)，法国国务活动家，他对财政和行政的改革加速导致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府危机。

② 见拉夏洛泰案。(司汤达原注)

勒万心里想："伟大的上帝啊！这家伙真比杜波列更讨厌。"

为使他的答辞尽快结束，他搞了一套精彩的哑剧表演，作为对德·塞尔庇埃尔先生的长篇大论的回答；他只要稍稍注意听一听，注意一下怎么做就行了，就可以让他自由自在地继续去想那温柔多情的事了。

"非常明显，不做一个末流人物，你就休想再见到德·夏斯特莱夫人。"他想。"我和她之间，算是完了。我至多只能在适当的时候难得去拜访她几次。用这一行的行话来说，我是被甩掉了。三位罗莱尔伯爵，是我的仇人，那位表哥勃朗塞，是我的对头，他一个星期有五天在彭乐威公馆吃晚饭，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去和那位父亲还有女儿一起喝茶；不要很久，我的失宠倒霉就会尽人皆知，于是我就成为笑柄，成为一个饱受嘲笑的角色。有着身穿漂亮的黄色号衣的仆人和矫健的马匹的先生呀，你可要当心，你是要受到蔑视、遭人白眼的！你的马车从马路上跑过去震得人家玻璃窗哗哗直响，人家都迫不及待地等着庆祝你可笑的失败呢。我的朋友，你这一跤跌得可不轻！你那么瞧不起南锡，说不定给你喝倒彩的声音最后还是把你赶出南锡去。南锡自有妙法让它深深留在你的记忆里，叫你永远忘不了！"

勒万尽管心里想着这些有趣的事，眼睛却紧盯着德·欧甘古夫人美丽的双肩，她身上穿的是昨天才从巴黎送来的一件迷人的夏季短衫，这种短衫使她上身袒露得很厉害。他突然间起了一个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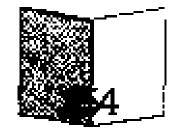
"对，这就是我抵制别人的嘲笑的盾牌。进攻！"

他向德·欧甘古夫人侧过身去，轻声对她说：

"他那么怀念德·卡洛纳先生自有他的想法，我呢，对我们那天亲密的谈话我也有我的想法。我实在太笨，我从你眼里看到认真的关切，我也没有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你想要我做你的知心朋友。"

"想尽法儿叫我发疯就行，我并不反对，"德·欧甘古夫人又冷淡又简单地说。她沉默着，很注意地看着他，富有哲理意味地把嘴那么迷人地一撇。在这一刻，她那煞有介事的不偏不倚的动人神态使她显得更美了。

这种神态显示出效果以后，她又说道："不过，正因为你要求于我的丝毫不需要承担义务，那么反过来，我要是不被你那漂亮的眼睛迷住、仅仅为了结交结交而着迷，那你就给我死了心吧。"



他们以下的谈话是悄悄的、低声的，和谈话刚开始时谈得同样泼辣。

德·塞尔庇埃尔先生总是想把勒万拖过来跟他讨论问题。因为吕西安在他家当德·夏斯特莱夫人不在场的时候和他在一起已经让他习惯了勒万的奉承讨好。弄到最后，德·塞尔庇埃尔先生从德·欧甘古夫人的笑容上看出勒万对于他的尊重不过是勉强做出来的礼节性应酬。因此这位可敬的老人只好屈就德·瓦西尼先生，两位先生于是就在客厅里面踱起方步来了

勒万这时非常冷静镇定；他只想为这新鲜白嫩的皮肤和如此迷人的模样好好沉醉一下，何况与他相距才两步远。正当他对此大加赞赏的时候，他听到瓦西尼回答他的对谈者的话，瓦西尼居然也是用杜波列先生关于教团以及关于土地分散、人口过多的危害等等主张竭力向他这位朋友灌输。

这两位先生在客厅里政治性的踱方步和勒万柔情蜜意的谈话，就像这样持续了一刻钟之久，勒万发现他搜索枯肠讲出去的多情的话德·欧甘古夫人听来并不是不感兴趣。转眼之间，这就让他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又讲出一些同样美妙的话来。这些话倒是很好地表达了他的感受。

"她听我讲话的时候，笑容满面，彬彬有礼，充满尊重，和我在别处遇到的情况相比多么不同！这双臂多么丰腴，衬在透明的轻纱下闪闪烁烁！美丽的双肩荡漾着柔细的白色，真是好看！换上另一个人，哪里有这些！有的只是：态度高傲，目光严厉，衣服一直裹到脖子底下。除此之外，眼睛里只有高级军官。我不是贵族，不过是一个少尉，可是在这里人家让我明白我至少和大家地位平等。"

被伤了自尊心的勒万在这里取得成功，心里很高兴。德·塞尔庇埃尔先生和德·瓦西尼先生讨论到热烈的时候，他们常常在客厅另一头停下来。勒万大可利用这些机会无拘无束地倾谈，何况人家又以亲切多情、十分赞赏的态度在用心倾听。[1]

两位先生在客厅那一头站了有好几分钟，他们停下来显然因为

---

[1] 这是不是使人认为勒万敢做许多事？（司汤达原注）

德·瓦西尼先生阐述关于保持大面积土地进行大规模耕种对贵族阶级最为有利的理论,不禁十分得意。正好在这时候,德·夏斯特莱夫人突然来到,三步两步就走到德·欧甘古夫人面前。德·夏斯特莱夫人步子轻快,跟在仆人后面,不过是前脚后脚,仆人通报过,可是大家都没有听见

谁也没有料到她来,从德·欧甘古夫人的眼光甚至勒万的眼光中她是不会看不出来的。她于是兴致勃勃地、声音很高地把她今晚出来作客的事讲了一大堆。如此这般,对德·欧甘古夫人来说,并不感到为难。德·夏斯特莱夫人喋喋不休地讲出这么一套话来,在勒万倒是从未见到的事儿。

他心下想:"如果她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让可怜的小欧甘古难堪,那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原谅她的。这当中,我能打动女人的才能,开始引起情绪的激烈变化,这她分明是看到的。"

勒万心里对自己讲这句话有一半是认真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仪态娴雅,毫无拘束地和他谈话,就和平时一样。任何引人注目的话她一概避开,正因为这样,谈话谈得很活跃,甚至有声有色,因为什么也不比谈得投机的闲谈更有趣。[①]

德·瓦西尼和德·塞尔庇埃尔两位先生也丢开他们的政治不谈了,背后讲人家的坏话讲得这么风雅,也把他们都吸引过来了。勒万也常常开口说话。

"不要让她以为被她关在门外就变得灰心失望。"

但是他说着说着,并努力做出潇洒可爱的样子,可就把德·欧甘古夫人给抛在脑后。他笑容可掬,若无其事,尽管这样,他总拿眼角窥探他的漂亮话在德·夏斯特莱夫人那里是不是取得成功,这可是他最操心的大事。

勒万心里想:"真是奇迹啊,在这么一场谈话中,话是对着这个人讲的,却要叫另一个人听进去,可惜我父亲没有可能处在我的地位上!他也许还有妙法能把话说得叫第三者听起来话中带刺,或者是话中包含着恭维奉承。我应该继续讨好德·欧甘古夫人,让同一个字眼同时在

① 这小小一行拉布吕耶尔式的文字可否?(司汤达原注)



德・夏斯特莱夫人身上起作用。"

想到德・欧甘古夫人,这是仅有的一次,而且还是在对他父亲的才智表心钦佩之下顺便想到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所关心的,在她这方面来说,是要看看勒万是不是看出她发现他和德・欧甘古夫人两人这种亲密关系后所感到的剧烈的痛苦。[1]

"必须弄清楚他到这里来之前是不是到我家去过,"她想。

客人越来越多,德・米尔塞、德・桑累阿、罗莱尔、德・朗弗尔等先生,还有其他一些读者不认识的人,其实这些人也不值得向读者介绍。这些客人一到,一边说话,一边指手划脚,活像是一群演员。过不多久,德・毕洛朗夫人、德・圣西朗夫人来了;最后,德・昂丹先生本人也到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总是不由自主地看她那位光彩照人的情敌,总是看她那一对眼睛。她的情敌向所有的客人致意答礼,匆匆在客厅里转了一圈,这天晚上她眼睛里闪耀着情火,总是不停地转到勒万身上去,似乎带着某种强烈的好奇心不停地向他凝神注视。

"不如说是他们要他去给她开开心,"德・夏斯特莱夫人忖度着。"勒万先生比德・昂丹先生更能引动她的好奇心,就是这么一回事。他的感情不会持久,不会超过今天;不过在一个像这种性格的女人身上,犹豫不决也不会持续很久。"[2]

德・夏斯特莱夫人看事难得这么敏锐,这么有远见。这天晚上,嫉妒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使她变老了。

谈话一热烈展开,德・夏斯特莱夫人就可以收住不说,也就不致有什么不妥,这时,她的面色变得相当晦暗;紧接着,她一下恍然大悟,心里明白了。

她想:"勒万先生并没有使用和自己所爱的人说话时的那种声音去和德・欧甘古夫人谈话。"

---

① 这在形式上也许过于对称了。是否优美?(司汤达原注)

② 文笔。——长久的?或者持续长久的?表现力与文笔优美、高雅,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后者只有不表现作家掌握的优美才力,而表现能唤起读者某些细腻感受的精细特性,只有在这样的场合下,文笔才可以说是有意义的。(司汤达原注)

德·夏斯特莱夫人为避开所有到这里来的客人说一些客气话，她走到一张桌子跟前，这桌上乱放着一堆嘲笑现行制度的讽刺画。勒万很快也闭住口不说话了；这她注意到了，她心里感到欣慰。

“会是真的吗？”她想。“我的严肃认真，也许有点假吧，弄得我的性格过于古板，人家德·欧甘古夫人，性情乐观，随随便便，总是那么新鲜优雅，那么自自然然，对比起来，是多么不同！她有那么多情人，可是在他看来这算不算一种错处？一个年纪才二十三岁的少尉，何况又有那么多古怪念头。再说，这一切他究竟知道不知道？”

勒万在客厅里总是变换位置，总是这么动来动去，这样也就变得大胆一些。他见所有的人非常注意刚刚传开的一条新闻，说吕内维尔将要建立一处骑兵营，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使得大家都把勒万给忘了，德·欧甘古夫人今晚对他的关注大家也不去注意了。勒万也把这里所有的人给抛在脑后了。他只是在他们注意他的时候，他才想到他们。他现在心急火燎的是要接近那张放着好多画片的桌子，不过，他以为，他如果也挨近去，对他来说，未免缺乏自尊，这可是他自己也不能原谅的事。

“也许对德·夏斯特莱夫人，同样也欠尊重，”他痛苦地这样想。“她在她家里存心要避开我，在这个客厅里我就不该硬逼着人家听我说话！”

勒万心里这么盘算着，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样过了几分钟，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靠近德·夏斯特莱夫人俯身在看画片的那张桌子，到了这一步，再一句话也不说，反倒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真可恨，”勒万对自己说，“这是行不得的。”

他脸涨得通红。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这一刹那连社交礼节规矩也把握不住，把它都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挪开一张讽刺画，又拿起另一张来，刚抬起眼来一看，见他满脸涨得绯红，这对她不会不发生影响。德·欧甘古夫人这时从远处把这张绿色台面的桌上发生的一切全部收入眼底。德·昂丹先生一直想讨她欢心，正在给她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她面前德·昂丹先生好像已经成了一个有无限发展前途的故事家了。

勒万抬起眼来看德·夏斯特莱夫人，但在遇到她的目光的时候，他身子直发抖，这就逼得他非立刻开口说话不可。他发现她正在看一幅版画，而且神色傲慢，几乎怒气冲冲。这个可怜的女人生出一个倒霉的

念头来，竟想去拉勒万扶在桌上的手，他一只手扶在桌上，另一只手正拿着一幅画，而且把画送到他的嘴唇上去。这个意念让她害怕，她真要对自己发怒了。

“有时我真想骂德·欧甘古夫人一顿！”她心里对自己这样说；“同时还要看不起她。我敢发誓：她天天晚上都要遇上这种可耻的诱惑；上帝！这种可怕的事怎么也降临到我的头上来了[①]！”

勒万对这种傲慢态度有点生气，心里想：“算了，算了，到此为止吧，不要多去想它了。”

他说：“怎么！夫人，我多么不幸，我又让你生气了？如果是这样，我立刻走开就是。”

她抬起眼来，不能不对他微微一笑，极其柔情地笑了一笑。

“没事，没事，先生，”只有在她能够这么说话的时候，她才这样对他说，“我在和我自己生气，为了我的一个傻念头。”

她想：“上帝啊！我这是扯到哪里去了？有什么办法，只好对他实说！”

她羞得满面绯红。那边德·欧甘古夫人两眼一直没有从他们这边挪开，她想：

“你看，他们言归于好，更加要好了。千真万确，他们讲和了，简直要拥抱起来了。”

勒万要走开。德·夏斯特莱夫人看到了。

“留在我这儿，就留在这儿，”她对他说；“不过，这一刻，我不能跟你说话。”

她眼里一下涌满了泪水。她只管把头埋下去，好像在专心看一张画片。

“哎呀！咱们都哭起来了！”德·欧甘古夫人在心里对自己这么说。

勒万怔怔地发呆，他心里想：

“这就是爱？这就是恨？我觉得没有什么两样。要让我弄明白，需要更多的理智，那就到此为止吧。”

“你让我害怕，我不敢说话，”他对她说，神色确实十分慌张。

---

① 我的孩子，就因为那个子宫啊！（司汤达原注）

"你能和我说什么?"她又是态度傲慢地说。

"我的天使,说你爱我。对我说呀,我是从来不乱来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正要说"是啊!当然!但是可怜可怜我吧",这时德·欧甘古夫人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她那浆得很挺的英国麻布衣衫的下摆从桌边一擦而过,一听到这个声音,德·夏斯特莱夫人就看见她已经来到自己面前。只差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差一点就在德·欧甘古夫人面前把回答勒万的话说出口来。

"上帝呀!真吓死人!"她暗自想道。"我今天晚上还要怎么丢丑呢?只要我抬起眼睛来,德·欧甘古夫人,他,所有的人,都会看得清清楚楚:我确实爱他。啊!我今天晚上到这里来,实在太不谨慎,真是大错特错!现在我只有下定决心,留下来,不动、不说话,哪怕死在这里也罢。也许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再做出什么叫人脸红的事。"

德·夏斯特莱夫人果然目不斜视,只顾埋头看那幅画片,而且头对着桌子俯得低低的。

德·欧甘古夫人等了一会儿,等着德·夏斯特莱夫人把眼睛抬起来,但是,她的坏心思没有能达到目的。她居然没有想到说一句什么尖刻的话,把她搞乱,逼她抬起头来,让她当众出丑。她把德·夏斯特莱夫人撂在一边,只是死盯着勒万看。她觉得他这时十分诱人:眼睛含情脉脉,而且模样又有点倔强。当她在一个男人身上面对此情此景不能无动于衷的时候,这种倔强的模样也就把胜败定下来了。

第三十一章[①]

吕西安在南锡近郊遛马的时候,曾经注意到一匹很漂亮的英国马。

"这匹马值一万、一万二、一万五千法郎,谁知道?"他想。"不过,马

---

① 这一章文字见格勒诺布尔所存手稿,编号R.288卷,现放在此处自成一章,恐有使故事发展迂缓之弊。这段文字司汤达本来想日后重新改写,以便按照他亲自对格勒诺布尔的观察来描写南锡上流社会。(马尔蒂诺注)

也许有点什么毛病……我看肩胛就嫌窄了一点。"

骑马的人是骑得很好的，那架势是一个在奥地利维也纳赛马赚过大钱的骑师的架势。

"这马卖不卖?"吕西安想。"太贵了，我可不敢买。"

吕西安后来又第二次、第三次看到这匹马，离得很近，他看清了骑手的面貌，那是经过异常细心修饰过的一张面孔，他觉得很做作，正因为那张面孔竭力要保持一个人单独在房间里修饰胡须时所有的那种表情，所以显得装腔作势。

吕西安想："我的母亲是很有道理的。这些英国人，个个都是装模作样大王。"他什么也不去想，只想那匹马；那匹马他越看越喜欢。

德·欧甘古夫人有一天对他自己骑的那匹马大大恭维了一番。吕西安说：

"马是不错，我确实喜欢它。有一次，我发现它动作轻快，非常出色，除非它还有什么毛病隐藏着没有暴露出来。这马跑起来好像蹄不点地，或者说，让你觉得地面有弹性，特别是在快速动作中，比如说在快步急跑的时候，地面就好像把它弹到半空中悬着似的。"

"你自己也脱离地面腾空了，我亲爱的少尉。看你多么激动！一讲到你心爱的玩意儿，你这双眼睛真美！你简直都换了一个人了。其实，单纯出于卖弄风情，你也应该去爱，应该做一个不知趣的情人，应该多讲讲你心目中的对象。"

"我现在所爱的，辖治不了我。如果事实上我真是在爱，我怕我会发疯：--发疯就有可能把人家对我的爱情给毁了，接着来的便是痛苦。你们女人对人家一片真心、连续不断地呈献给你们的东西也并不怎么看重。"

德·欧甘古夫人显出一个很使吕西安喜欢的模样儿，问道：

"那么，骑着你喜欢的那匹马的人是一个身材高大、金发、中年、下巴往前翘、有一张孩儿脸的男人，是吧?"

"他骑马骑得很好，就是两个胳臂摆动得太厉害。"

"在他，他还认为法国人骑在马上死板板地直发僵呢。我认识他，是一个英国贵族，他那姓氏拼写起来很特别，念起来有点像林克二字。"

"他在这里干什么?"

“骑马呗。有人说他是从英国流亡出来的。我们很荣幸，他在我们这里已经住了三四年了。你怎么不去参加他礼拜六的舞会？”

“我荣幸地被南锡社会接纳才有多少时间！”

“那么，我就要有这个荣幸带你去参加舞会喽。他这个舞会不论冬夏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六都按期举行。舞会已经拖了半个月了，那是因为正好逢到将临期[①]，雷伊先生不赞成。”

“你们的雷伊先生倒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对你们影响真大！”

“哎呀！我的上帝！为什么你不去对你那么喜欢的德·塞尔庇埃尔夫人讲这个话呢？倒要看你又有什么好说的了！”

“这位雷伊先生，可是你一切的主宰！”

“那有什么办法呢？他反复不停地对我们说，我们这点可怜巴巴的特权只有等到耶稣会教士回来才能恢复到老早那样的好光景。想起来也真愁人的，总而言之，那毕竟是不可缺少的呀；共和可万万不能再来，那就像九三年一样，把我们都要送上断头台。其实，雷伊先生，就他本人看，一点也不讨厌；他一直让我觉得很有趣，至少在二十分钟之内是很有趣的。叫人受不了的是他手下那些代理人；他本人倒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甚至是很有意思的人；至少，他说话的时候，人家并不觉得厌烦。他旅行过，见多识广；他被派到俄国去过，在那边呆了四年，去过美洲，有两三次。人家总是把他派到困难多的地方去。他是在所谓'光荣的三月'之后才到咱们这里来的。”

“我就觉得他有点美国味道。”

“他是一个图卢兹[②]的美国人。”

“你把我介绍给雷伊先生好不好？”

“那可不行，真的不行！他会觉得这种介绍根本不妥。他这个人我们必须妥妥当当对付才行。这种事对那些做丈夫的人很有影响。我把你介绍给英国绅士林克先生吧，他家的晚餐是很出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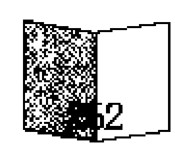
“我早就知道他从不招待外客。”

“晚餐是给他自己预备的。人家说他每天吃晚餐时都要在南锡城

---

① 将临期(l'Avent)，圣诞节前的四星期。

② 图卢兹，法国南部城市，上加龙省首府。



里和近郊乡下预备下三四桌；什么时候有胃口，他就到附近的一处去吃。”

“这个发明倒不坏。”

“德·瓦西尼先生是有学问的人，他说林克勋爵不论在什么事情上都是功利主义派，这是一个有名的英国人鼓吹的……那名字简直成了一个先知的……”

“是不是杰里米·边沁[①]?”

“对啦!”

“这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

“那好嘛！你可不要在这些英国贵族面前吹嘘。德·瓦西尼先生说这是他们的忌讳，雷伊先生有一天对我们很肯定地说这个英国杰里米一旦执掌政权就要比罗伯斯比尔还坏一百倍。林克勋爵之所以在他同事中间遭忌惹恨就因为他是这个英国恐怖分子的同党。所以出丑到了极点，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伦敦最时髦的住宅区西区(west end)他也住不下去了，因为他只有四千利弗尔、相当于十万法郎的进项。”

“他在这里就吃这些?”

“不、不，他节衣缩食、节俭度日，虽然晚餐四处照开，并且过一阵子就要到巴黎去和一帮狐群狗党吃喝玩乐。他自以为只喜欢外省的上流人士。人家说他在巴黎无所不谈；在这里，他赏光到我们家里来，咬紧牙关，一句话也不说。可是他逢赌就输，我要告诉你我的怀疑，你可得给我保密：我发现他是故意输的。他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想：我不受欢迎，特别是那些蠢才不喜欢我，那么好吧，我就输给你们吧！马尔希公馆的老太太们可喜欢他呢。”

“真不坏，真的！……不过你把他说得太聪明了。照你给我这么分析，这个人物我好像在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家里见过。有一天我曾说过，一个英国人尽管很有才智，可是在上午碰到他，他总是有那么一副好像刚刚接到破产的坏消息的面孔；戴奥德兰特小姐听了我这话拿眼睛狠狠瞪了我一下，那是在责怪我，可是后来我忘了问她为什么事了。”

---

① 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代表，主要著作有《道德及立法原理》、《义务论或道德科学》等。

"她错了,勋爵决不会生气的;这有人问过他,他说除非有人抓住他的衣领当面辱骂,否则,他不会看不起这种人,他是从来也不要求人家解释的。难道上帝是叫我到人世来纠正人类愚蠢行为的吗?有一天他对德·桑累阿先生这么说,德·桑累阿先生自己就弄不清楚他是不是会生气,因为他刚才也接二连三地说了不少蠢话。只有卢德维格·罗莱尔认为勋爵是从不动怒的,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七月事变以后,可怜的卢德维格就没有息怒(怒气未消)。他那个尉官的两千法郎收入在他不能等闲视之,其实呢,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那一行他曾经下过苦功研究过,他立志要当上法国元帅。他那一族里曾经有过戴红绶带的人。"

"他当不当元帅我不知道,他一讲起雷伊先生那个大道理来真叫人闷得喘不过气来,他成了雷伊先生一套理论的补课教师了。他认为民法非常不道德,理由就是一家之长的财产居然平均分配给他的几个儿子。他主张各派修会组织必须恢复,全法国的土地应当都成为牧场、法国国土成为一个大牧场,我一点也不反对,但是我反对讲这么一件事一讲就是二十分钟。"

"可是这叫雷伊先生的嘴巴讲起来可一点也不讨嫌。"

"他的门徒罗莱尔先生一开口,情况恰好相反,他九点钟在德·塞尔庞埃尔夫人的客厅里讲起这一套来,我就溜了三四次;最糟的是反驳他的意见,他一句也答不出来。"

他们又回过头来谈林克勋爵。

德·欧甘古夫人说:"勋爵也是这样,他对咱们法国总是批评。"

"嗬!我在这里也听到过,什么民主国家呀,冷嘲热讽的国土呀,政治风气恶劣呀。那种阴暗潮湿的市镇我们这里没有,在咱们这里,总有土地可供出卖。暖暖!再也没有比英国人更讨厌的了,因为他们英国那一套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生搬硬套,英国人就老羞成怒了。英国人没有别的长处,只有他们的马还不错,他们航海行船、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很好。"

"嘿,你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一通。首先,这位怪可怜的勋爵始终只说他该说的几句话,其次,他讲的事情千真万确叫人忘不了。总之,他确实是英国人:他如果以为你骑马骑得好,他就会让你去骑他的马,就是他那

匹名马索里曼也会让你骑的，你欣赏的显然就是那匹索里曼。”

“见鬼啦！”吕西安说；“这么一说，就要另换一个话题了；那我就得去讨好这位可怜的受了骗的丈夫了。”

“你后天到我家来吃晚饭，我去把他请来；他从来不拒绝我，可是他几乎总是拒绝德·毕洛朗夫人。”

“我的天，那理由并不难猜！”

“算啦，算啦！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无聊的马屁精有一天当着我和他的面也说过这种话；我正在琢磨怎么去回答一句这么好的奉承话，这时候，他给我解了围，不过只是说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德·毕洛朗夫人太聪明了。真应当去看看德·昂丹先生那副尊容，他正好是站在勋爵和我的中间；他虽然才智过人，可是他也弄了一个大红脸。

“德·毕洛朗夫人和德·昂丹，他们之间无话不谈；我真想知道他是不是把这次妙不可言的谈话都对她讲了。要是你处在他的地位上，你会怎么样[1]？……”

“我要承认，这种情况对于某种情意，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我可不让我用这样的口吻和你说话，我真怕我爱上你，我太怕了。等你把我害得发起疯来，那时你也许就把我一丢了事。”

第三十二章

德·夏斯特莱夫人为了一心一意维护她的声誉，把她的爱情抛在一边，不去想它。她只顾注意听大家一般的谈话。人们总是讲路易-菲力浦如何不好，林克勋爵正好坐在他们中间，一个小时以来一直紧闭着嘴一句话不说，这时他木然对着他们说话了，他说：“有个人，他有一件漂亮的衣服；他的堂兄弟从他那里抢走，这个人的朋友就和他的堂兄弟扭打起来，这件漂亮的衣服给撕破了。衣服被抢走的人喊道：你们胜利

① 如果我想来回答的话，那就是：说谎，说谎，一直在说谎，表示自己的真诚。（司汤达原注）

了，我还有什么？——亨利第五也会问你们：留给王权的还有什么呀？对于这类喜剧，幻想是必要的，可是这种幻想我到什么地方去找？试问还有哪个法国人因为国王和他谈过话就高兴得发狂？"林克勋爵说过之后，觉得自己总算买了入场券进场，就用不着再开口了。

吕内维尔设置骑兵营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仍然是人们关心的大事，这件事不见得不比篡位者的政权的迅速垮台重要，而建立兵营这事本身恰恰是篡位者自己下达的命令，这个命令下得太不慎重。不过大家仍然把重复讲过多次的意见和事实拿来再炒冷饭：比如认为骑兵远比步兵可靠，等等。

德·夏斯特莱夫人想："无休无止地唠叨下去很快就会让德·毕洛朗夫人厌烦；为了避免厌烦，她接下去就要提出不同的看法。我在她这一边，在她的光辉照耀下，我只要伸着耳朵听就行，用不着去说话，勒万先生也就不会来找我谈话。"

德·夏斯特莱夫人从客厅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没有遇到勒万。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漂亮的青年倘使稍稍有点特殊本领的话，一定会吹嘘说人家是爱他的，还要保证说人家终生都会接待他。

人们都知道德·夏斯特莱夫人对德·毕洛朗夫人的聪明才智十分赞赏，所以坐到她的身边来。德·毕洛朗夫人这时有声有色地讲起君主如何被左右陪臣无理地抛弃，处在孤苦无告、烦恼难堪的境地。

德·夏斯特莱夫人现在好比躲在避风港里，特别是因为看不见勒万，一阵心酸，眼泪几乎都要流下来了，可是德·毕洛朗夫人讲到吕内维尔兵营里种种可笑的事情时又引得她笑了起来。

德·夏斯特莱夫人一经从困难处境和使她什么都顾不上的担惊受怕的时刻中摆脱出来，就注意到德·欧甘古夫人紧缠着勒万先生不放。德·欧甘古夫人好像是在想法子引勒万说话，但德·夏斯特莱夫人虽然离得远远的，却看到，勒万总是默默不语、郁郁寡欢。

"是不是因为人家故意嘲笑他所效命的那位君主让他生气？他已经对我讲过不知多少次，他不想去为任何君主效命；他要为祖国效命；首相把这种职务称作为君主效命，他认为这种夸耀之词非常可笑。勒万先生说：如果他继续说假话骗人，如果我能够找到一千个思想一致的公民，那我就要推翻王位，把他打倒，这就是我要证明给他

看的事情[1]!"她是怀着对她的爱人赞赏钦佩的心情想到这些的。要不是这样，这里谈的这些政治上的细节她早就抛到一边去了。吕西安为了她而放弃他的自由派观点，她呢，也为他放弃了她的保王党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早就观点一致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继续想道："这沉默是不是表示他对德·欧甘古夫人献的殷勤无动于衷？那我就一定觉得我虐待了他；他很痛苦吧？这难道都怪我？"

关于这一点，德·夏斯特莱夫人不敢相信，可是她关切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了。勒万先生确实很少说话，对于像他这样的人，就非得把他的话挖出来不可。他的虚荣心曾经告诉他："德·夏斯特莱夫人完全可能嘲弄你。事实果真是这样，不要多久，全南锡就会学她的样子跟着来。德·欧甘古夫人是不是也和她串通一气？要是这样，那我就只许向她显示一下胜利的未来，因为，在这里，如果人们注意到我，那就可能有四十个人把眼睛集中到我身上来观察我。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我的敌人总归说我跑到这里来找她谈情说爱是为了把我在巴蒂尔德那里碰的钉子掩盖起来。必须做给这批不怀好意的资产者看看，让他们看到追我的是她。所以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说。哪怕是失礼也在所不惜。"

勒万的脾气越是反复无常，德·欧甘古夫人的执意任性就越是厉害。德·昂丹先生，她睬也不睬，理也不理；她有两三次和他说话很不耐烦，好像急于要摆脱他似的：

"我亲爱的昂丹，今天晚上你真叫人心烦！"

接着她赶忙又回转来研究她非常注意的这个问题：

"大概有什么事情让勒万先生生气了；他不说话，很不正常。是不是我可能做了什么事使他不高兴？"

德·欧甘古夫人见勒万根本不去接近德·夏斯特莱夫人，所以得出他们的关系已经告吹的结论在她是很容易的。别人的事她从来不放在心上，而她自己心里想出的任何发疯的计划总要使出不可想象的劲

---

[1] 这是一个雅各宾党人在说话。（司汤达原注）

头，不达到目的死也不罢休，这正是她与外省很不相同的地方，这个特点来自她愉快的性格和天生过人的聪明。她对勒万也有她的打算：这就是明天礼拜五，蓄有栗色漂亮胡子的二十八岁青年德·欧甘古先生，为在这个赎罪日不给卷到亵渎神圣的事情中去准备午夜之前早早上床睡觉；德·欧甘古夫人打算等他一走，就叫人拿出香槟酒和潘趣酒来请客。

她想："人家说我这位漂亮的军官喜欢喝得酩酊大醉；喝醉酒他一定更加可爱。就让咱们见识见识吧。"

可是勒万不为之所动，这种和他这类人相称的自负，他是决不放弃的；这天晚上，直到最后，连续讲三句话他都不愿意；这是故意做出来表演给德·欧甘古夫人看的一出戏。一直到终了，她始终又是惊，又是喜。

"多么怪的人，才二十三岁！"她心里想。"和别人多么不同啊！"

勒万想到这个小小二重奏的另一部分乐曲是："这里的这些地主老爷，人们是再也负担不起了。要打，就必须狠狠地打。"

国王倒台显然是由吕内维尔兵营事件引起，这些人对吕内维尔兵营事件讲了一大堆蠢话，他听了这些话也不因自己是穿军装的而生气，相反，这些蠢话倒有三四次使他像念祈祷文似地倾吐出这样一番肺腑之言：

"伟大的上帝啊！命运怎么把我抛到这么一个庸俗的社会里呢！这些人多么愚蠢，如果他们再有一点才智，那他们或许会更坏！难道还有比他们更蠢、更像贪婪卑鄙的资产者的吗？见钱眼开，简直是穷凶极恶！这就是打败勇猛的查理的胜利者们的子孙后代！[①]"

这就是他神色严肃地喝着德·欧甘古夫人喜气洋洋给他斟上的香槟酒时的一些想法。

德·欧甘古夫人想："我能不能让他别这么板着面孔？"

可是勒万心里想：

"这些人豢养的奴仆在军团里由一个正直的上校指挥，打上两年

---

① 勇猛的查理（1433—1477），布尔戈尼公爵，以勇猛善战闻名，曾与法王路易十一争权，1477 年在南锡附近被杀身亡。勇猛的查理的胜利者们当指波旁王族各支而言。



仗，就会比他们的主子高明一百倍也不止。在这些奴仆中间，人们可以看到有一种对某种事物的忠诚献身精神。可是，这些主人，口头上献身精神居然讲个不停，真是可笑到了极点，也就是说，这正好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最办不到的事。”

自从德·夏斯特莱夫人使勒万伤心痛苦以来，这些利己主义的、哲理式的、政治性的考虑尽管可能很不对头，可是却成了他唯一的法宝。害得勒万成了一个哲学家式的少尉，也就是说，在冰得十分可口的香槟酒（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的影响下，害得他愁眉苦脸、平平庸庸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头脑中有一个致命的念头已经开始形成：

“我对德·夏斯特莱夫人讲过这句话：*我的天使*，讲得太赤裸裸太亲密。（确实是这样，和她谈话的时候，我连一般的常识也不顾，倘若把我要和她说的话写出来就好了；不管她多么宽容，尽管叫她*我的天使*她不生气，但是，哪里有一个女人会用同样的口吻来回答你呢？）这样不谨慎的话既然已经说出口，那么，她对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决定我的命运的一句话。她要是再把我赶出来，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一定得去看看德·欧甘古夫人。每天晚上都是没完没了、不加节制的殷勤热情，真够呛，但必须天天去忍受。如果我现在就去找德·夏斯特莱夫人，那么我的命运说不定就在这里决定。而且还不容我争辩。另一方面，她可能怒气未消。这句话是不是说‘下个月十五日之前我人不在’？”

一想到这一点勒万就浑身直抖。

“至少名誉要保全。对这批烂贵族就应该狠狠地加倍地蔑视。他们恨我也恨到头了，只有对他们凶，这类卑劣的灵魂才会尊敬我。[①]”

这时，一位罗莱尔伯爵，潘趣酒喝得醉醺醺的，对德·桑累阿先生说：

“跟我来。我一定要找那个自负的家伙去，关于他那个国王路易-菲力浦我一定要讲两句有分量的话叫他听听。”

可巧德国式的大座钟这时丁丁当当敲起了凌晨一点钟，这钟声对勒万内心是很有影响力量的。德·毕洛朗夫人尽管喜欢玩得越晚越

① 这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物在说话。（司汤达原注）

好，也起身站了起来，所有的人也跟着都起身准备走了。因此我们的英雄这天夜里就不必显示他的英雄气概了。

"我要是向德·夏斯特莱夫人伸出手臂，她也许就会对我讲出那句决定命运的话来。"

可是他站在门口木然不动，看着她从他面前走过，低着头，眼睛俯视着地上，面色十分苍白，扶着德·勃朗塞先生，走出去了。

"这是世界上的第一等选民！"勒万穿过南锡荒凉污秽的街道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样想。"伟大的上帝！在俄国、德国、英国一些小城市每天夜里都发生一些什么事？卑鄙下流的事太多了！冷酷残忍的事太多了！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特权阶级，在那些地方也是它们公然进行统治，这里的特权阶级在国家财政方面被驱逐出去，已经半瘫痪，垮掉了。还是我父亲说得对：应该生活在巴黎，只和生活得愉快的人一起相处。他们是幸福愉快的，所以他们并不卑鄙。人的灵魂好比是腐烂发臭的泥塘：不赶快通过，你就会陷下去。"

德·夏斯特莱夫人只要讲出一句话，就可以把这种哲学思想变成令人销魂的无上的幸福。不幸的人总要到哲学里去寻求力量来加强自己。但这个哲学从一开始就在某种程度上把他的思想毒化了，认为幸福是不可能的，这可以说是这种哲学取得的初步效果。

第二天早晨，骑兵团事务十分繁忙：必须准备好每一名骑兵的军籍册，以备开拔吕内维尔军营之前查验；骑兵的服装也必须一件件检查清点。

"人家不会说咱们这是去接受拿破仑的检阅吧？"几个胡子兵这样说。

青年军官说："为了尿盆和白煮土豆，犯不上把我们召集起来兴师动众去打这么一场战争。这真叫人恶心！不过，打起仗来，那就不得不去，而且还要懂这一行。"

在兵营的营房里完成了检验的任务，上校给一个钟头吃饭，接着就吹号集合，上马，他还指挥骑兵团操练了四个小时。勒万在各项任务的执行过程中，对下面士兵抱着一片善心好意。他对这些弱者深深感到可哀可悯；再过几个小时，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那时他就成为一个满腔热情的情人了。他已把德·欧甘古夫人抛在脑后，即使没有忘掉她，也不过

是退而求其次，拿她来挽回他的荣誉，尽管他感到厌烦。只要当前的事务没有全部占去他的注意力，他就总要想到他那个最为严重的问题："今天晚上德·夏斯特莱夫人究竟怎么接待我？"

剩下勒方一个人，这个问题先是叫他犹豫不决，接着又害得他焦灼不安。他是吃包饭的，晚饭吃过后，他一边跨上马，一边拿出怀表看了一下。

"现在是五点钟；七点半再回到这里来；到八点钟，我的命运就可以决定了。我的天使，说这种话不论对谁恐怕都是低级趣味。对待像德·欧甘古夫人那样轻佻的女人，她可能无所谓；恭维恭维她的美貌，说一两句热情的话，也就谅解了。但是对德·夏斯特莱夫人怎么行！说出这么粗野的话来，太不谨慎，这个严肃、理智、贤惠的女人，她怎么看？……不错，贤惠。因为我并没有亲眼看到和轻骑兵兵团中校[①]私通的事，这里的人是那么爱说谎，又专好诽谤！怎么能相信他们的话？……其实我很久没有听到这种话了……总之，干脆说吧，我并没有亲眼看到，从今以后，我只能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事。昨天晚上那些人当中也许有几个傻瓜，见我和德·欧甘古夫人谈话的那种口气，还有她出人意料的殷勤，一定说我是她的情人……只有爱上她的魔鬼才会相信他们料想的那种关系……不，不，一个聪明的人只能相信自己亲眼看见、看得清清楚楚的事。在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行为中，有哪一条能说她是没有情人就活不下去的女人？……相反，人家还指摘她过分拘谨，正经得过头了。可怜的女人！昨天，她因为胆怯小心，常常举措不自然，……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常常羞得脸红，连一句话都说不完全；显然她心里所想的表达不出来，词不达意……这个可怜的女人同昨天所有的夫人一比，她就像女神那样贞洁。几位塞尔庇埃尔小姐，她们的品德在这里有口皆碑，和她相比，气质不同，可是行为举止并无差别。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思想有一半她们是察觉不到的，就是这样嘛，而且德·夏斯特莱夫人这一部分思想只有用带点哲学意味的语言才能表达得好，所以，她说出来的话好像就不怎么含蓄了。甚至我能对这几位小姐讲的很多事情，德·夏斯特莱夫人早就意会在心，对这些事情她是不能忍受的。总之一句话，一涉及具体事实，

---

① 原稿此处司汤达误写作胸甲骑兵。（马尔蒂诺注）

所有昨天晚上在场的那些人，我都不能相信他们就是当场的目击者，就是证明。对于德·夏斯特莱夫人，我只相信驿站站长布沙尔讲的明明白白的证据。我没在这个人身上好好下番功夫，是我的大错。到他那里租马，到他的马厩去挑选，再方便也没有了。是他给我叫来草料商、马蹄铁匠，他派来的人对我也善意相看。我真是一个笨蛋。”

勒万不肯承认他很怕布沙尔这个人。公开讲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坏话的，布沙尔是唯一的一个。有一天勒万在德·塞尔庞埃尔夫人家里意外地听到一些暗示，不过那是非常间接的。在南锡，没有人不是把她的高傲归因于她丈夫临终时留给她一万五千或二万法郎进项，这笔财产因此又使她成了当面献媚讨好的对象，这就又给她加上了一层性情暴躁的坏印象，这也就是她的高傲。

勒万一面进行着这些令人不快的分析，一面控马奔驰。在去达尔奈的中途，他听到一个小村子里钟声打了六点半。

“该回去了，”他想，“一个半小时以后，我的命运就要决定了。”

他没有拨转马头，就放马往前一直急驰而去，一口气跑到达尔奈。这个小镇，过去他来过，那是跑来取德·夏斯特莱夫人的信的。他拿出表来看了一看，已经八点钟了。

“今天晚上去看德·夏斯特莱夫人是不可能了，”他说，这时，他才透出一口气来。这就好比一个不幸的死刑犯刚刚获得缓刑的消息一样。

第二天，是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样忙碌的一天，而且一天之内三番五次改变计划；到了晚上，勒万只好硬着头皮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家去。她接待了他，他觉得冷淡到了极点：这是因为她还在生自己的气，而且见到勒万，也杌陧不安。

第三十三章

如果他昨天晚上来的话，德·夏斯特莱夫人早就下了决心：要请他以后每个星期只到她家来一次。直到现在她心里还是慌慌张张，十分不安，她怕的是昨晚差一点把那句话讲出口，德·欧甘古夫人几几乎听

到，真是可怕极了。由于在德·欧甘古夫人家中度过的这个可怕的夜晚到这会儿依然心有余悸，又因为她感到自己不能向勒万隐瞒对他的想法，所以德·夏斯特莱夫人决定今后尽量少见面，下这个决心也并不难。但是主意刚刚打定，她又因此感到痛苦。勒万来到南锡之前，她一直感到烦闷，可是现在，同她一心思念的人又难得见面这种情况比起来，烦闷倒变得其甘如饴了。昨天她急急地等着他来；她真希望她能鼓起勇气来好好谈谈。但是勒万没有来，使她心乱如麻，思绪极乱。她本来是有勇气经受最艰难的考验的；在整整三个小时致命的等待中，她曾经不下二十次几乎要改变自己的决心。另一方面，名誉会遇到什么风险，这又是极为可怕的。

她想："我的父亲，我的亲戚，都不会同意我嫁给勒万先生，他是敌党，一个蓝鬼[①]，又不是贵族。甚至想也不该去想；他就没有这样想。那我怎么办？我只是想他，别的什么都不想。我没有一个母亲照看我，我连一个可以去讨教的朋友也没有，我父亲强行把我和德·贡斯当丹夫人分开，不许我见她。在南锡，我能向谁稍稍倾诉我的心曲？我不能不严以律己。我只得十分小心、万分警觉我的处境的危险。"[②]

她反复思量这些道理，这时十点钟打过了；在南锡，十点钟以后，叫开人家的大门，登门拜访，是不允许的。

"完了，"德·夏斯特莱夫人对自己说，"他这时正在德·欧甘古夫人家里。既然他不来，"她叹息着说，"那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反反复复问自己是不是有勇气和他谈，让他经常来，那也没有必要了。我就暂缓一缓吧。也许他明天会来。我这方面不作出努力，又听其自然，也许他根本就不会来了。"

勒万第二天来了。她昨天不也是对他两次三番地改变主意吗？有几次，她真想把她的为难之处告诉他，就像告诉一个最好的朋友那样，并且还要对他说："你就决定吧。"——"如果像在西班牙那样，我在我家的底楼，他站在街上，半夜里我隔着窗口的铁栅栏和他相会，我就可以

---

① 1793年保王党旺代叛乱时，称共和国军队（穿蓝军装）和共和派为蓝鬼。

② 这里最后两个句子并未划去，司汤达在旁边注明：须在两个句子中选其一句。（马尔蒂诺注）

把这些危险的事情通统都告诉他。他会突然抓住我的手，那么单纯，那么真心，就像前天那样，对我说：'我的天使，你爱我'，我能保证吗？"

现在，他们二人像通常那样致意以后，突然这样面对面坐下来，两人都面色发白，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先生，你昨天在德·欧甘古夫人家里？"

"没有，没有，"勒万说，他对自己慌里慌张感到很难为情，马上下定决心，镇定下来，听候命运作出最后决定。"我昨天在去达尔奈的大路上骑马，我有幸能到你家来的时刻的钟声正好在这当儿敲响了。但是我没有转回头来，只是催马发疯一样往前跑去，为的是使我没有可能来看你。我没有勇气；你平时对我那么严厉，我没有勇气，我不敢来。我好像从你嘴上已经听到你对我作出的决定。"

说到这里，他不讲了，然后，他又音调含糊不清地补充讲了他如何畏惧害怕：

"我上一次看到你，是在那张小小绿台面桌子边上[①]，我承认……我跟你说话时冒冒失失地讲了那么一句话，打那以后，我非常懊悔。我担心你要严厉惩罚我，因为你对我是不肯宽容的。"

"啊！先生，既然已经懊悔，那句话我就原谅了，"德·夏斯特莱夫人试着用愉快的表情、不予计较的样子说。"不过，先生，我可有些事情要和你谈一谈，这在我是极其重要的。"

她的眼睛好像不能持久地保持愉快，又变得深沉严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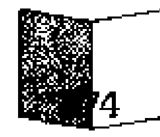
勒万哆哆嗦嗦地直抖；他这人尽管很爱虚荣可还不至于因为厌恶这种担惊受怕的状况就有勇气说没有德·夏斯特莱夫人他还可以独自活下去。要是不准他看到她，那他这日子可怎么过得下去？

德·夏斯特莱夫人态度严肃地对他说道："先生，我的母亲早已过世，没有什么人可以给我提提中肯贤明的意见。就像这样，一个女人孤零零的，或者差不多是这样，孤单单生活在外省省城，所以，细微小事、一举一动都得小心谨慎才行。你总是到我这里来……"

"怎么？"勒万说，气也喘不出来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说话的口气一直到现在始终都是得体的，明智

① 他避开欧甘古这个姓名。（司汤达原注）



的，冷冷的，至少在勒万看来是如此。他说出“怎么”两个字那声调也许是最最不带唐璜气味的：勒万这个人，在这方面，他是最没有本领的，讲出这两个字完全出自自然的冲动，是自然而然的。可是他这句话一出口，情况完全改观。因为这句话里面包含着那么大的痛苦，还包含严格服从的保证这样的意思在内，以致德·夏斯特莱夫人反而被解除了武装。她本是鼓足勇气准备同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斗上一斗，万万没有料到她看到的却是一个极端软弱的人。所以情况一下全变了样。她原来担心她的决心不够大，现在不如说反而怕自己态度过于坚决，以至于肆意利用已经取得的胜利。弄得勒万那么不幸，她真是很可怜他。

但是，话总得往下说下去。她声音发哑，嘴唇发白，使劲抿着嘴，做出坚决果断的样子，对我们的英雄说明为什么他不能经常来、来的时间不能很长，比如说每隔两天见一次面。也就是说，要避免让人家产生一些无疑是毫无根据的想法，这里的人已经开始注意这种拜访，尤其是贝拉尔小姐，她是一个极为危险的证人。

德·夏斯特莱夫人勉强把这样的三五句话讲完。勒万听了这些话也没有什么反对，也没有说什么，这么一来，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计划反而给推翻了。她见他那样子，觉得他太可怜、太不幸了，她简直没有勇气再坚持下去，她自己也知道。她看到的只是他的真实面貌，他的本意真情。如果勒万爱得少些，再聪明些，也许他就不会这样；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纪，一个不好解释的事实，是这位二十三岁的少尉面对这项置他于死地的计划，他竟说不出一句话来。你不妨设想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在听到死刑宣判时的那种情景。

德·夏斯特莱夫人对他此时的心境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她自己也几乎热泪盈眶，她觉得自己也为亲手造成的极端痛苦感到悲哀怜悯。

这时她又突然转念想到：“他一看到眼泪，那我就会陷进去拔不出来，不论付出多大代价，这次极危险的拜访还是快快收场为好。”

她说：“先生，……照我刚才告诉你的愿望……时间已经很久了，我推想贝拉尔小姐一定在那里计算你和我在一起过了多少时间……时间缩短一点似乎更谨慎些。”

勒万站起来；他说不出话来，他的声音只能勉强说出：

“我没希望了，夫人……”

他推开图书室开在里面通向小楼梯的那扇门。他平时为了避开客厅，躲开贝拉尔小姐可怕的眼睛，经常都是从小楼梯上到图书室来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送他，好像这样多礼可以使他因她刚才向他提出的要求而受到的伤痛减轻一些。在小楼梯转弯的平台上，德·夏斯特莱夫人对勒万说：

"再见了，先生。后天见。"

勒万转过身来，面对着德·夏斯特莱夫人。他的右手扶着楼梯桃花心木扶手[①]；他显然站也站不稳了。德·夏斯特莱夫人觉得他真可怜，她真想和他握一握手，表示对他的友谊。勒万看见德·夏斯特莱夫人把手伸到他自己的手这里来，就一把拉住她的手，慢慢地送到嘴唇上。正在这时，他的脸和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脸离得很近；他一下放开她的手，把她拥在自己的臂弯中，嘴唇紧紧吻在她的面颊上。德·夏斯特莱夫人无力挣脱，就一动不动几乎倒在勒万的怀抱之中。他紧紧地出神[②]般地抱着她，不停地吻她。最后，德·夏斯特莱夫人轻轻退出，但是她的眼睛满含着泪水，毫无遮掩地坦率地闪射着强烈的感情。等了半天她才说出话来：

"再见，先生……"

他像发狂一样，看着她，因此她又说：

"再见，我的朋友，明天见……放开我呀。"

他放开她后走下楼梯去，是的，他又转过身来，为了再看一看她。

勒万在无法说明的混乱中走下楼梯。接着，他幸福得像是喝醉了酒，原来他之所以耳不聪、目不明，就因为他太年轻、太傻。

此后两三个星期，可能是勒万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样沉醉、这样软弱的时刻也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因为，你知道，即使今后还会感受到幸福，但是这样的时刻他是未必能够再找得到了。

他每天都去看德·夏斯特莱夫人；有时，他在她那里一呆就是两三

---

① 桃花心木(acajou)，为使声音减弱，如果声音在这里太响的话。(司汤达原注)

② 出神，因为他发现她一点也没有回避，并且心醉，10月3日。确实如此，不过嫌太重了一些。桑夫人讲得更要多，这是很时髦的。(司汤达原注)译者按：桑夫人即法国女小说家乔治·桑(1804—1876)。

个小时，气得贝拉尔小姐白白地大发脾气。德·夏斯特莱夫人感到自己不能再继续和他谈话的时候，她就请他和她下棋。有些时候，他胆怯地拉着她的手，有一天，他甚至企图抱吻她；她虽然泪流满面，可又不躲避，只是求他原谅，同时对自己的名声更是加意小心防护。因为是好意地请求，所以勒万也是听的。德·夏斯特莱夫人一再要求他不要直接讲他的爱情，反过来，她却常常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肩章上，还抚弄肩章上的银穗子。当她觉得她的计划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可以放心了，她就感到和他在一起真是温柔亲密，充满着快乐，这真是这个可怜女人最美满的幸福。

他们两人把所有有关的事都真诚地谈过了，这种真诚在无关的第三者看来可能显得粗俗而且未免太天真。避开爱情不谈，这是一种牺牲，为了忘掉这样的牺牲，就得对一切都保持无限的坦率。在谈话中，他们往往会由于一个什么间接的字眼而羞得他们脸红；接下来，便是短暂的沉默无语。由于他说话时间拖得太长，德·夏斯特莱夫人只好提出下棋。

德·夏斯特莱夫人特别喜欢勒万什么都讲给她听，他把他在不同时期，从认识她的第一个月一直到现在……他对她怎么想的一五一十地都告诉她……我们的幸福的大敌之一，就是某种叫做谨慎的东西，但是推心置腹的知心话却可以驱散疑影。像这种所谓谨慎，居然暗示什么：

“他是一个极聪明的青年，又非常狡黠老练，他会和你玩手段的。”

不过，布沙尔讲的关于轻骑兵中校的事勒万就不敢对她说；因为他们之间任何事都不隐瞒、不作伪，所以有两次这个问题已经不期而然地触及到，险些儿在他们之间造成麻烦。德·夏斯特莱夫人从他眼睛里已经看出他心里有什么事瞒着她。

“这可是我不能原谅的，”她态度坚决地对他说。

其实有一件事她自己也在隐瞒，她的父亲几乎要为这个问题跟她大闹一场。

“我的女儿，这是怎么搞的！这个共和党人，你怎么天天都要和他在一起坐上两个钟头，他的出身根本就不容许他吻你的手！”

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位老父的同情的言论，说什么这样一个年近

八旬的老人，被他唯一的女儿、唯一的依靠给抛弃了。

事情真相是：德·彭乐威先生对勒万的父亲怕得不得了。杜波列博士告诉他说勒万的父亲是一个喜欢吃喝玩乐而又很有头脑的人物，简直像恶魔一般，专门冷嘲热讽，是王位与祭坛的大敌。说这个银行家居心不良，坏透了，他这样关心女儿的现金收入究竟出于怎样的动机简直叫人猜不透，更有甚者，他坏就坏在把这一节毫不掩饰地说出来。

第三十四章

可怜的德·夏斯特莱夫人把身外的世界全然抛在脑后，还以为人家也把她忘掉了，殊不知整个南锡城这时都在注意她。她父亲到处诉苦，讲她的坏话，这样一来，她就成了全城医治烦闷无聊病的灵丹妙药了。谁了解一个外省中等城市那种极度烦闷无聊的生活，不用多说就会明白的。

德·夏斯特莱夫人和勒万一样，又粗心又笨：对勒万来说，如何八面玲珑地讨好别人他是不会的；至于德·夏斯特莱夫人：南锡上流社会对一个满怀激情一心只知顾念自己的理想的女人向来就不是好玩的，德·高麦西、德·马尔希、德·毕洛朗、德·塞尔庇埃尔……这些夫人的府上几乎见不到她露面，这种疏忽人家认为是看不起他们，因此关于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流言蜚语就满天飞了。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说起来的，有人在塞尔庇埃尔府上说勒万将要娶戴奥德兰特小姐为妻；因为在外省，一个做母亲的不遇到一个出身高贵的青年男子也就罢了，一旦遇到了这么一个，那就总把他看做她未来的女婿。

上等人家还传说德·彭乐威先生抱怨勒万往他女儿那里走动太勤，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听到这话，感到非常意外，又特别激动，以致连像她这样严于律己的贤德女人都无法容忍。这一家在接待勒万的时候，因为所谓"结亲的希望受到欺骗"，所以尖酸刻薄就出现了，这种所谓受了骗的希望在一个有六位不太漂亮的小姐的家庭里自有办法玩弄

种种花样，通过种种可爱的方式表现出来。

德·高麦西夫人一向恪守路易十六宫廷的礼节，对待勒万始终好意相看。德·马尔希夫人客厅里的情况就大不相同：因为自从勒万那次谈到关于一个鞋匠下葬的事时对代理主教雷伊先生讲过很不妥的话以后，这位可敬的为人审慎的教士一直费尽心机要把我们这位少尉在南锡所取得的地位给摧毁掉。雷伊先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居然有办法把当今陆军部长对南锡上等社会的舆论深感忧虑的说法散布到各个方面，并在德·马尔希夫人的客厅里让陆军部长的这种意见在人们心中产生深刻的印象，部长所忧虑的就在于南锡是边境城市，地处要冲，又是洛林贵族聚居之地。特别是德·马尔希夫人客厅，它的舆论当然更有重要意义，不可等闲视之。[1] 为此陆军部长派了一个年轻人专程到南锡来，这个青年在他那一班同志中当然有所不同，他来南锡的任务就是察看这里上流社会的状况，打探内部隐情，看看是否存在什么不满的舆情，是否存在采取行动的问题。"所有这一切，证明勒万在听到有关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的种种说法时，别人都难免有所涉嫌，而他作为一名监察员却不动声色。"勒万在骑兵团那个本来就很突出的共和派名声，怎么也洗刷不掉，而在亨利第五画像前面，他又好像对共和派的名声不加看重似的。等等，等等。

这一发现，对于德·马尔希夫人的客厅来说，自尊心算是得到了满足，直到这时为止，德·马尔希夫人客厅里最重要的一些大事不过是某先生某日手气不佳玩惠斯特输了近十个法郎而已。谁能料到？陆军部长，说不定还有路易-菲力浦本人，对这里的舆论竟这么关心重视！

可见勒万是稳健派当政者派出的特务。雷伊先生精明过人，这种蠢事他自己当然不会相信；为了把勒万在德·毕洛朗夫人和德·欧甘古夫人的客厅里的地位搞垮，他还要搞到更加过硬的材料，这他是做得出的，因此他写信给巴黎×××教区委员×××先生。信已经发到勒万家所属的教区的副本堂神父那里，雷伊先生天天都在等候详尽的回

---

[1] 以南锡为中心的法国东部地区在这个时期是法国洛林大贵族势力很大的地区，又靠近德国科布伦茨，科布伦茨本是大革命时波旁王族盘踞的巢穴，所以巴黎当权者十分注意南锡贵族的动向

信。

在这位雷伊先生的播弄下，勒万发现自己在常去的大多数人家的客厅里的声誉都已下降。对此他并不怎么敏感，也不大清楚，因为德·欧甘古夫人客厅里的情况完全不同，实在是个明显的例外。自从德·昂丹先生避开以后，德·欧甘古夫人下了一番功夫，以致她的心平气和、为人安详的丈夫和勒万成了知己。德·欧甘古先生在青年时代稍稍学过一点数学；至于历史则更糟，因为史学这种东西，非但不能使他从前途暗淡的思想中挣脱出来，反而害得他更加绝望甚至无法自拔了。

"你看看休谟[①]《英国史》的这些批注；你随便挑出一条小小的批注读一读，说什么：某某某极负盛名，他的功业，他的伟大品格，他的被判刑，他的被处死。我们是在照抄英国的老谱；我们一上来就杀掉一个国王，赶走他的兄弟，像英国一样，还赶走他的儿子。"等等，等等。

断头台在等着我们这个结论总是在他的脑海里出现，没有一刻停止，他因此下决心放弃研究历史，改为研究几何学，因为几何学对军人可能有用；为了摆脱掉上断头台的结论，他买来几何学教科书自学，不料半个月后碰巧发现勒万正好是可以指导他学几何的人。他也曾想到戈提埃先生，请他指点指点，戈提埃先生是共和派；算盘打下来，还是觉得放弃这个念头是上策。现在他有了勒万，勒万又是一个殷勤可爱的人，而且每天晚上都要到他的公馆里来。因此这样的规矩也就算是建立起来了。

十点钟或至迟十点半钟，为了顾及礼仪，又由于害怕贝拉尔小姐，勒万迫不得已离开德·夏斯特莱夫人。在这个时刻就上床睡觉，勒万没有这个习惯。他就到德·欧甘古夫人府上去。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种情况。德·昂丹先生作为一个聪明人，并不专心于一个女人，德·欧甘古夫人给他安排的这种角色他当然了然于心；这时他收到巴黎一封来信，作一次短期旅行看来是势在必行的。动身之日，德·欧甘古夫人发觉他十分可爱；与此同时，勒万却变得很不殷勤了。埃尔

① 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所著《英国史》代表贵族地主利益的托利党的立场记述詹姆斯第一到"光荣革命"一段史迹。主要著作还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等。



佘·戴维鲁瓦曾经对勒万说过："德·夏斯特莱夫人既然是贤德的女人，为什么不同时另搞一个情妇？德·夏斯特莱夫人可作为心灵上的享受，德·欧甘古夫人则不妨用之于非形而上的时刻。"他虽然没有忘记这个建议，但也无济于事。他认为如果他欺骗德·夏斯特莱夫人，那么他必然也应该受到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欺骗。我们这位英雄的英雄式道德的真正依据，在于德·夏斯特莱夫人在他心目中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女人。德·欧甘古夫人，他只觉俗不可耐，他非常怕和这位少妇、这位外省最美的女人单独在一起。他对她从来没有产生过强烈的热情，不可能对她俯首投降。

德·昂丹走了后，勒万谈起话来突然变得冷冷淡淡，几乎把德·欧甘古夫人任性的脾气推向狂热的地步；她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对他谈情说爱。勒万总是摆出一种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冷冰冰的严肃神色听她那样去讲。

德·欧甘古夫人这种狂劲儿几乎使南锡那班最通情达理的人都对勒万恨之入骨。德·毕洛朗先生是与德·彭乐威、德·桑累阿、罗莱尔这几位先生完全不同的一位很有头脑的人物，德·彭乐威、德·桑累阿、罗莱尔这些人对雷伊先生巧妙散布的观念是完全不能领会的。这位德·毕洛朗先生，还有最有身份的德·瓦西尼先生本人，也开始对这个小小的外来的勒万感到不可容忍了，就因为这个勒万，德·欧甘古夫人对他们这些人讲的话一句也听不进了。这些先生每天晚上本来都喜欢和这个又年轻、又吊胃口、又打扮入时的女人谈上那么一个钟头的。德·昂丹先生以及先他而作为她的朋友的任何一位先生也从来没有拿冷淡轻忽的态度来对待德·欧甘古夫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可是，现在她却心不在焉地冷冷地听他们讲着献殷勤的情话。

"他把我们这个美人儿、我们唯一的财富给抢走了，"德·毕洛朗先生郑重其事地说。"换了另一个女人，勉强过得去的交际活动也谈不上了。现在呀，一提议去郊游，德·欧甘古夫人就一口回绝，要是从前，她一定觉得机会难得，立刻兴高采烈地骑上马去跑一跑了。"

德·欧甘古夫人心里明白，在十点半钟之前，勒万不得闲。这种事遇到德·昂丹先生，他自有办法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有他在，一切都会格外欢快有趣；但是勒万偏偏寡言少语，这无疑是出自骄傲，不

免弄得大家十分扫兴。勒万简直成了压灭明烛的熄火罩子了。

勒万的处境开始变成了这个样子，即使在德·欧甘古夫人的客厅里也是如此。对他来说，德·朗弗尔先生的友情依然保持着，对于人们的思想要求极严的德·毕洛朗夫人对他的思想依然看重，除此之外，他在这里简直是一无所有了。

听说歌唱家马利布兰夫人要到德国去演出，途经南锡两里外的某地，因此德·桑累阿先生建议组织一次音乐会。这可是一件大事，他得花一大笔钱。音乐会举行了，德·夏斯特莱夫人没有露面，德·欧甘古夫人在她所有朋友的簇拥下，出席了音乐会。人们都在音乐会上谈所谓知心朋友的事，他们就把这一点当做音乐会在道德方面的一个主题。

德·桑累阿先生这一次大出风头，再加上潘趣酒，给弄得有点儿醉了，他说："人生没有知心朋友，那真是最大的愚蠢，如果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话。"

"得赶快去挑个知心朋友，"德·瓦西尼先生说。

德·欧甘古夫人全神贯注地望着站在她面前的勒万。

她轻声对他说："倘若人家挑中的那个人，心如铁石，那该怎么办？"

勒万转过脸来一看，看到那一对紧盯着他的眼睛里面泪水盈盈，不禁吃了一惊。这一奇事一下弄得他糊涂起来，他想着这件事，没有理会，也没有答话。她那方面只好那么平庸地一笑了之。

从音乐会出来，大家漫步往回家的路上走去，德·欧甘古夫人挽着他的手臂款款而行。她一句话也不说。当他俩来到她公馆的庭院里，人们向她致意告辞的时候，她紧紧挽着勒万的胳臂不放，他竟和大家一起离开她走了。

她走上楼去，泪痕满面，不过，她一点也不恨他。第二天，德·塞尔庇埃尔夫人上午就来拜访，非常尖刻地责骂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行为，德·欧甘古夫人只是默不作声，对她的情敌一句话也没有讲。晚上，勒万见到她，为了有话好说，对她的打扮称赞了一下。

"多好的花束！颜色多么漂亮！多么鲜艳！这就是戴这一束花的人的美的象征！"

"你真这么想？哎呀，就算是吧；它代表我的心，我把它送给你吧。"

讲这最后一句话时，她那眼神里一点快乐的意味也没有，可是在此

之前，在谈话中，它倒是充满着快乐的。这眼神既不缺少深意，也不缺少热情，对于一个多情善感的男人来说，馈赠这一束鲜花的涵义也决不会留下任何疑窦。勒万接受了礼物（就是这一束花），还对这些美丽的花朵讲了几句多少可以与多腊[1]诗句相媲美的话，他的眼睛说话时也是愉快的、轻松的。他心里当然明白，只是他不愿多去考虑。

他受到极为强烈的诱惑，他抵拒着。第二天晚上，他想把他遇到的事讲给德·夏斯特莱夫人听，意思是向她表示"回报我为你付出的代价"，但是他不敢。

这是他的一个错误：在爱情上，应当敢作敢为，否则，难免遭到意外的失败。德·夏斯特莱夫人已经知道德·昂丹先生出了门。想到这一点，她感到痛苦。开音乐会的第二天，德·夏斯特莱夫人从她表哥勃朗塞讲的笑话中得知昨天晚上德·欧甘古夫人自己也亲自表演了一番；她对勒万产生浓厚的兴趣实际上是一次真正的发狂，表哥这样说。所以这天晚上，勒万看见德·夏斯特莱夫人时情绪低沉，快快不乐；她对他也不好。接下去几天，这种不愉快的情况有增无已，他们两人都保持沉默往往长达一刻或二十分钟。这并不是过去使人感到甘美、使德·夏斯特莱夫人没法儿只好下棋的那种静默无语。

一个星期前，两个人在一起说话一分钟不停还嫌时间不够，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是那样两个人呢？

第三十五章

两天后，德·夏斯特莱夫人发高烧病倒。她悔恨交加，觉得她的名誉算是毁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她对勒万的心发生了怀疑。[2]

她心中这种新出现的感情惊动了她作为女人的尊严，特别是她的

---

[1] 多腊（Dorat，1734—1780），法国诗人。

[2] 这是写一个温柔多情女人的心，作为对立面，写一群恼怒而自负的青年。（司汤达原注）

感情的剧烈波动，更使她感到害怕。这感情是这么强烈，甚至连她的名誉道德她也在所不计了。在这样一种极为危险的处境下，如能到巴黎旅行一次，勒万当然是不会跟到巴黎去的，强使她从她视为她唯一可能得到幸福的地方脱身而去，倒可以使她摆脱种种危险。

此后好几天，这种可能性仿佛仙丹似的，竟让她的心情安静下来，她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下来。她瞒着德·彭乐威侯爵派专人给她的亲密朋友德·贡斯当丹夫人送去一封信征求她的意见，她的朋友回信赞成她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去巴黎走一趟。悔恨情绪一缓和下来，德·夏斯特莱夫人心境也就舒畅多了。

德·勃朗塞先生在马利布兰夫人音乐会后第二天，对前晚音乐会上发生的事情讲了一大篇故事和种种粗俗的笑话，尽管措词十分得体，可是她听了之后，一下被剧烈的痛苦抓住，她那纯洁的心为听到那些事而感到羞耻。

她心里想："这个勃朗塞真没分寸，他也属于自觉不如勒万先生的那班人。说不定他有意夸大其词；勒万先生待我那么诚恳，那一天甚至亲口对我承认他曾经不想爱我，现在他怎么会欺骗我呢？……"

可是谨慎之心这时又痛苦地说话了："再容易解释也没有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同时有两个情人，特别是两个情人中一个是多忧多愁、认真、总躲在使人讨厌的道德后面以求自卫，另一个，快乐、可爱、美丽，而且不是认真得叫她那些情人灰心失望，一个青年有这样两个情人真是既开心又趣味不俗。勒万先生也许会对我说：你不要对我摆出一副那么道貌岸然的样子吧，我想握住你的手，你也犯不上对我发脾气……（确实，为了一点点小事我就待他那么坏！……）"

停了一会儿，她叹了一口气，继续想道：

"……你大可不必显出这么一种过分的拘谨来，且让我暂时利用利用德·欧甘古夫人可能对我小小的价值的敬佩之心吧。"

爱情，这时十分气恼地发言了："不论你这些道理说得多么巧妙，还是得让我把爱情流露出来。一个正直的男人所扮演的角色只能是这样。不过德·勃朗塞先生也许言过其实……所有这一切，当然得弄弄清楚。"

她叫人备马，急忙前去拜访德·塞尔庇埃尔夫人，接着又去拜访

德·马尔希夫人。事实得到了肯定;德·塞尔庇埃尔夫人甚至说得比德·勃朗塞先生还要严重。

德·夏斯特莱夫人回来后,几乎不再想勒万;在失望情绪的刺激下她的心思完全集中在德·欧甘古夫人的妖媚诱人和殷勤笼络上面。她把德·欧甘古夫人那种种情景和自己的退避、愁苦、严肃进行比较。这样翻来覆去纠缠了她整整一夜;各种感情,酸甜苦辣,她都体验过了,最可怕就是那可恶的嫉妒心。

她成了激情蹂躏下的牺牲品,处在这激情的控制下,所有那一切都使她震惊,使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谨慎……[1]惊慌失措。过去她对德·夏斯特莱将军是很有情谊的,对他完美无缺的处世为人也是敬重的。书本上的人生经验她甚至完全缺乏,在圣心修道院里人家说小说诲盗诲淫,她结婚以后几乎没有看过什么小说;被允许去陪侍尊贵的公主谈话后,这一类书籍更是禁止阅读了。其实在她自己看来,小说也是粗俗可憎的东西。

"但是,我始终恪守一个女人应尽的责任,我能这样说吗?"残酷煎熬的一夜过去了,清晨开始,她这样问自己。"倘若勒万先生在这里,就坐在我对面,无言地看着我,他被我的道德——也就是说被我个人利益所规定的那些严格要求弄得痛苦不堪,他这种无言的责备,我难道能够忍受?不能忍受啊,可我又不免会屈服让步……我有什么道德啊,我把我所爱的人都给害得这样不幸……"

这种痛苦纷繁纠结、难分难解,她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热病又发作了。

在热病的折磨下,第一天她就觉得头晕目眩,德·欧甘古夫人在马利布兰夫人音乐会上那快乐幸福、装饰着迷人的花束(关于她那个出了名的一束花的故事有人已经讲到了)、千娇百媚、引得勒万拜倒在她脚下的形象,总是不停地浮现在她的眼前。

"我真不幸,我有什么可以许诺给他,能够让他和我结合呢?我凭什么名义不许他回报一个迷人的女人的殷勤情意?一个比我美的女人,而且和我不同,一个在巴黎社交场中长大的青年男子所需要的那种

---

[1] 原稿中此处是空字。(马尔蒂诺注)

亲切可爱的女人——欢欢喜喜，新奇不俗，而且不带丝毫坏心思，这样一个女人，我凭什么不许他回报她的殷勤关意呢?”

德·夏斯特莱夫人循着这忧郁的思路反复思量，不禁拿起一面椭圆形小镜子照了一照。她在镜子里注意看自己。每次临镜，根据经验，她都自愧不如。她的结论是：她的确是丑，因此她更爱勒万，更觉得勒万爱德·欧甘古夫人而不爱她，是有眼光的。

第二天，她病得更厉害了。把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心都撕碎了的种种怪念头变得更加阴沉难忍。一看见贝拉尔小姐，她就拘挛发抖。她更不要见德·勃朗塞先生；他简直让她害怕，她总是不停地听到他对她讲那个要命的音乐会。德·彭乐威先生每天合乎礼仪地来看她两次。杜波列博士主动跑来给她看病，他下一步要做的一切，他都安排好了；他每天到彭乐威公馆来三趟。在治疗过程中，引起德·夏斯特莱夫人注意的是他绝对不许她起床；这样一来，连见一见勒万的希望也不可能有了。她简直不敢提到他的名字，她只有问她的女仆，他是不是来探问过。她总是焦急不安地注意听他那双轮马车的车轮声——那她真是太熟悉了。这样，她的病又加重了一层。

勒万每天上午都要来一次。她病后第三天，他听到杜波列先生含糊的回答，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离开彭乐威公馆。他坐上马车，纵马急驰而去；当马车经过人们叫做公共散步场的那个有修剪得整整齐齐的遮阳的菩提树的广场的时候，马车紧擦着德·桑累阿先生身边而过。德·桑累阿先生刚好吃过午饭出来，在吃晚饭之前这一段时候闲着无聊，正扶着卢德维格·罗莱尔伯爵的肩膀在南锡街上闲逛。

这一对难兄难弟站在一起正好形成一个滑稽有趣的对比。桑累阿尽管非常年轻，可是块头很大，身高不到五尺，满面红光，蓄着一部似黄不黄的连鬓胡子。卢德维格·罗莱尔，瘦长的个儿，面色苍白，一副倒霉相，像个沿门乞讨的修道士一般，叫上司一看见他就不高兴。他那至少有五尺十寸长的高个子，上端长着一个小小的头颅，脸蛋白皙，头顶上一圈黑发，沿着两个耳朵披下来，好似顶着一顶王冠，和修道士那种头发一模一样；两眼的光虽有若无，四周都由瘦长而僵硬不动的纹路包围着；他身上穿的那身又旧又紧的黑制服，简直把这个拿军饷当一大宗财富的前胸甲骑兵中尉与这位多少年来上衣就扣不上钮扣、至少每年

有四万利弗尔进项的幸福的德·桑累阿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表现得淋漓尽致。德·桑累阿光凭这笔财产就算得上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他靴子上装着的生铁马刺足足有三寸长，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骂人，说起话来说不上几句，就滔滔不绝讲那个叫人吓得发抖的决斗的故事。所以他是个十分勇敢的人物，尽管他从来没有与人家较量过，显然是因为人家怕他。其实，他的窍门就是放出罗莱尔兄弟去攻击他所讨厌的人。

这几位罗莱尔先生七月事件以后不久就解职回家，在家赋闲当然比以前更是百无聊赖；他们兄弟三人共有一匹马，他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过一进行决斗，他们就兴致勃勃了，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这个本领给他们赢得了名气，使他们受到人家的敬重。

这时正当正午时分，勒万的双轮马车刚好经过，震得大块头桑累阿脚下的石板路颤动不已，桑累阿这时还没有去咖啡馆，人一点也没有喝醉。他在卢德维格·罗莱尔的陪伴下，只是抓住身旁走过的乡下姑娘乱摸人家的下巴颏儿取乐。他拿马鞭抽几下咖啡馆门前张着的遮阳天幕，又抽一排一排摆在天幕下面的椅子，又伸手去捋那公共散步场上低低垂下的菩提树枝条上面的叶子。

马车匆匆跑过，把他从这种有趣的消遣中给引开了。

"你看这是不是跟咱们挑衅？"他问卢德维格·罗莱尔，装出英雄好汉的神气认真地看着他。

"你听我说，"卢德维格·罗莱尔伯爵脸都发白了，对他说，"这个暴发户很懂礼貌，我倒不认为他拿那个马车故意来冒犯我们；正是因为他那么知礼，我才更加讨厌他。他刚才从彭乐威公馆里出来；他以为叫咱们舒舒服服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南锡最漂亮的女人，最有钱的继承人，至少你我从自己的阶级所能挑选的一个女人，从咱们手里抢走……这个呀……"罗莱尔口气坚决地说："这叫我不能容忍。"

"你说的是真话？"桑累阿眉飞色舞地反问一句。

"在这种事情上，我亲爱的，"罗莱尔干巴巴、不高兴地回答说，"你应当知道，我是从不说假话的。"①

---

① 挑拨性的说法或说真话的说法。争斗。(司汤达原注)

"莫不是你还要教训我，我?"桑累阿摆出一副好斗的神气答话。"咱们彼此都很了解。关键问题是他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这畜生很狡猾，骑兵团里的两次决斗都叫他给避开了……"

"决斗，斗剑！太妙了！他把博贝上尉刺伤，人家在伤口上放了两条水蛭才治好。要是我，见他妈的鬼！非用手枪决斗不可，距离十步，用手枪；要是他打不死我，我向你保证，他所需要的可就不止两条水蛭了。"

"到我家去；咱们散步这路上到处都是稳健派的暗探，这些事情决不能当着他们谈。昨天我收到一箱弗赖堡[1]樱桃酒。派人通知你兄弟和朗弗尔去。"

"要这么多人吗，我？半张纸就能把事儿办妥啦。"卢德维格伯爵急忙向一家咖啡馆走去。

"要是跟我撒野，你就给我滚开……问题是采取什么巧妙的手段叫这个该死的巴黎人别害得咱们犯了错误，再来嘲笑咱们。咱们洛林青年贵族组织了一个保险公司，给咱们把有大宗陪嫁的寡妇都保上险，不叫人抢走，——谁能防他不到骑兵团去散布谣言?"

三位罗莱尔[2]、米尔塞和葛埃洛正在打台球，咖啡馆的仆役没走几步就把他们都找到了，很快就把他们请到德·桑累阿先生府上，这么一来，可有话好说了，他们个个欣喜若狂；所以，他们异口同声地谈起来了。这次聚会是围着一张华贵、结实的桃花心木大桌子进行的。桌上没有铺桌毯，这是模仿英国绅士的做法，不过在桃花心木桌面上只见巴卡拉[3]烧制的精致的水晶瓶传来递去。水晶瓶里透明得像泉水一般的樱桃酒，像马德拉酒[4]那样火焰似的黄色烧酒闪闪发光。没有多少时间，三位罗莱尔兄弟都表示要去和勒万斗一斗。德·葛埃洛先生是一个年纪三十六岁的自命不凡的人物，虽然形容干瘪，皱纹满面，他仍

---

① 弗赖堡，德国城市，属巴登-符腾堡州，靠近法国的阿尔萨斯，距南锡不远。

② 原文如此。罗莱尔兄弟三人，卢德维格·罗莱尔此刻与桑累阿在一起，不可能又在打台球，疑误。

③ 巴卡拉距南锡和吕内维尔不远，以精制水晶玻璃器皿著名。

④ 马德拉葡萄酒产于大西洋上葡属马德拉岛，是一种加度葡萄酒，介于干酒和甜酒之间，长期储存仍然甘醇可口。

然想在他这个年纪上成就一番事业，甚至还要向德·夏斯特莱夫人求婚，所以他很有分量又很有分寸地为他的事业辩护了一番，他表示愿意第一个站出来，与勒万较量较量，总而言之，他受到的危害比任何人都要来得大。

"是不是在他到来之前博德里的英国小说我没有借给这位夫人看过？"

"你这个博德里呀，"朗弗尔先生突然来到，开口说道。"这位漂亮的先生可把我们所有这些人给害苦了，受害最大的，谁也比不上我那可怜的朋友德·昂丹先生，这口气他是非出不可了。"

"头上长角，也得忍受呀，"桑累阿打断他的话，大声笑着。

"德·昂丹先生是我的知心朋友。"朗弗尔对桑累阿说话口气粗野很不高兴，所以这样说，"如果他人在这里，他一定要和你们一起战斗，决不愿意和那个怪可爱的胜利者打交道。根据所有这些理由，我也要参加战斗。"

勇敢的桑累阿在这二十分钟之内处境是很为难的，他看得很清楚，大家都主张去斗，唯独他一个人还没有表态。只有朗弗尔态度比较温和可爱，既漂亮，又体面，这样一来，逼得他只好走极端了。

"各位先生，无论如何，"他最后压低了嗓子、尖声尖气地说，"在名单上把我排在第二吧，因为计划是罗莱尔和我，我们在散步广场的小菩提树下面提出来的。"

"有道理，有道理，"德·葛埃洛先生说，"咱们抽签决定由谁动手去扫除这个危害公众的瘟疫。"（他说了这么一句漂亮的话，很感自豪，十分得意。）

"越快越好，"朗弗尔说；"不过，先生们，只能干这么一次。如果是勒万先生一人对我们四五个人的话，《黎明报》就要抓住这件事不放，我可是先把话给你们说在前头，你们等着看巴黎的报纸吧。"

"要是他杀了我们的朋友，那又该当如何？"桑累阿说。"难道死了人也不复仇？"

讨论一直持续到吃晚饭。桑累阿早已叫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等到六点钟分手的时候，大家都发誓保证这件事不论对谁都绝口不提；可是，在当晚八点钟之前，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杜波列先生早已全

部知道了。[1]

换句话说，布拉格方面已经发来明确的指令，贵族与吕内维尔军营或附近城市之间的任何争执都必须避免。这天夜里，杜波列先生以一头狂怒的獒犬那样的优美姿态走到桑累阿身边；他那两个小眼睛就像一只受了刺激的雄猫的眼睛那样熠熠放光。[2]

"你明天十点钟招待我吃早饭。请罗莱尔、德·朗弗尔、德·葛埃洛，还有所有参加你们那个计划的先生一起来。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桑累阿本想发作，但是他怕杜波列讲出一句难听的话南锡全城会播扬出去。他只好点头表示同意，表情之文雅几乎同博士不相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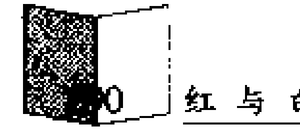
第二天，吃早餐的客人知道他们将要同谁打交道之后，都很不高兴。他们都心事重重地来了。

杜波列也不向任何人致意，一上来就张开嘴讲了起来："各位先生，宗教和贵族有很多敌人；其中的报纸，向全法国说话，并把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加以毒化。我嘛，一个平民，一个小商人的儿子，现在和洛林最高贵的贵族的代表人物说话，我感到很荣幸。这里要说的是：倘若事情仅仅与骑士的勇敢有关，我当然只有站在一旁赞赏，绝不开口，决不妄置一词。但是，各位先生，我看你们有点动怒了。毫无疑问，怒气一上来，就要妨碍你们考虑问题，考虑问题嘛，正是我应当注意的范围之内的事。你们不愿意让一个小小的军官把你们的德·夏斯特莱夫人抢走，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又是什么力量能阻止德·夏斯特莱夫人离开南锡住到巴黎去？到了巴黎，她就被她的朋友包围，那些朋友支持她，给她力量，她就会给德·彭乐威先生写信来，那就是与众人有关的事情了。她会说：'我只有和勒万先生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到幸福'，她肯定要这么讲的，因为根据你们的观察，她也是这么想的。德·彭乐威先生会拒绝吗？那不一定，因为他的女儿这样讲是认真的，他嘛，德·彭乐威先生怎么好拒绝？德·夏斯特莱夫人有她巴黎朋友的支持，其中自有地位极高的贵妇人，所以，德·夏斯特莱夫人是不是得到在外省的老父的同意实在也无所谓。

---

① 文笔不免滞重，但是真实的。（司汤达原注）

② 真实，不过欠优美。今晨亲眼所见。（司汤达原注）



"你们是不是有把握把勒万先生一下就干掉？要是这样，我无话可说；德·夏斯特莱夫人当然不能嫁给他。不过，请相信我，正因为这样，她也不会嫁给你们中的任何人；照我看，这是一个性格刚强、多情而且固执的人。勒万先生一死，一小时之后，她肯定会叫人套上马车离去，到下一站再换马，只有上帝才知道她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布鲁塞尔，也许维也纳，如果她的父亲对巴黎方面有不容置辩的反对理由的话。不管怎么样，请你们记住这一条：勒万死去之日，就是你们永远失去她之时。如果他受了伤，那么，全省都会知道决斗的起因；她因为胆小害怕，认为自己既已失去名誉，那么，勒万一旦脱离危险期，她就会避到巴黎去，一个月后，勒万也就会跑到巴黎去找她。总而言之，只有德·夏斯特莱夫人胆小怕事才能把她拖在南锡；你们给她一个借口，那么好，她就走了。

"我同意，你们杀掉勒万，你们的怒气消了，成功了，你们七个人，毫无问题，你们会把他杀死的，不过，德·夏斯特莱夫人那对美丽的眼睛和她的陪嫁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讲到这里，大家叽叽咕咕议论起来，杜波列无所顾忌的言论使他们喊喊喳喳得更厉害。

杜波列提高了声音又用劲地说道："如果你们当中两三位要继续和勒万斗，那你们就要被人家当做杀人犯，整个骑兵团就会起来对付你们。"

"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卢德维格·罗莱尔憋得很久的一腔怒火爆发出来了，他这样喊叫着说。

"对呀，对呀，"他的两个兄弟也说。"我们倒要看看这些蓝鬼究竟怎么闹。"

杜波列说："先生们：根据我作为国王派到阿尔萨斯、弗朗什-孔泰、洛林的特派员的名义，这是我要禁止你们去做的事。"

他们一下子都站起来了。一个小小的布尔乔亚，同本地贵族的精华说话，居然拿出这么一副腔调，真是胆大妄为，他们不能忍受。可是杜波列的虚荣心偏要在这样的场合得到满足，他那勇猛无畏的天才偏偏也喜欢这一类战斗。他们许多目中无人的举动，他不是没有看见，遇上这样的机会，他就要对准这些绅士的傲慢自负，予以迎头痛击，非打

它个落花流水不可。

在所谓可骄傲的出身这种幼稚可笑的虚荣心的支配下，这些绅士言词激忿地大吵大闹；经过这一阵争吵之后，一场混战朝着有利于战略家杜波列的方面转变了。

杜波列看他们几个人轮番地吹嘘他们的祖先，说他们的祖先何等勇猛善战，又夸耀一八三〇年事变之前他们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这时，他就开口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不打算服从啊？那并不是不服从我，我不过是泥土里的一条蛆虫，你们不服从的是我们的合法君主，国王查理第十。国王不愿意和他的兵团闹翻。让他的贵族集团同一个军团发生争吵，那是糟透了的政策。"

杜波列反复给他们讲这个道理，采用各种不同的措词再三解释，总算把这个道理打进这些人很不习惯接受新事物的脑壳中去。杜波列计算了一下，足足花了三刻钟或一个小时，费了不少口舌，才把他们的自尊心给安抚下去。

杜波列贪得无厌的虚荣心因为有点感到厌烦，这时也开始收敛了，为了不再浪费时间，他转过话头说了几句叫大家开心的话。他叫德·桑累阿先生去弄点烈酒来喝喝，用这个办法把德·桑累阿先生先征服过来，因为挑动罗莱尔兄弟的本来就是他。桑累阿曾经发明一种方法，兑出一种很了不起的混合酒，于是他就到餐具室亲自配这种酒去了。

这时，大家一致拥护杜波列的独裁。杜波列问道：

"先生们，你们是不是真心希望勒万先生离开南锡，又不丢掉德·夏斯特莱夫人？"

"那还用说，"大家没好气地回答说。

"那么好，我有一个可靠的办法……你们好好想一想，也会猜到的。"

他那狡猾的眼睛高兴地看着他们那聚精会神动脑筋的表情。

"明天这个时刻，我来告诉你们究竟是怎样一个办法；再简单也没有了。不过这个办法有一个缺点，要求严格保守秘密一个月。先生们，我要求你们指定两个人专门听我调遣，只要两个人。"

这话一说完，他就转身扬长而去了。卢德维格·罗莱尔见他走出门去，恶狠狠地把他咒骂了一顿。接着其他几个人也照他的样子骂，只

有朗弗尔是例外。朗弗尔说：

"你们看他那倒霉的身躯，你们看他那副丑相，你们看他那个肮脏的样子，他那顶帽子一直戴了一年半，简直恶俗到了粗野的地步。他的缺点大部分来自他的出身：他老子是贩苎麻的商人，他刚才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即使是最伟大的国王，也需要这一类出身下贱的顾问出来为他们效劳。杜波列比我有手腕，见鬼去吧，如果我猜得出他那个万无一失的办法的话。卢德维格，你说了那么多，他那个办法你猜得出吗？"

大家都笑了，只有卢德维格没有笑；桑累阿对事情发生这样的变化感到高兴，于是他请大家明天来吃午饭。在分手之前，尽管大家对杜波列怒气未消，但还是指定了两个人与他保持联系，这两个人的任务自然落到德·桑累阿先生和卢德维格·罗莱尔先生头上，而他们两人叫大家不要选他们偏偏叫得最响。

杜波列离开这几位性子激烈的绅士之后，急忙奔向一条狭仄的小街的尽头，去找一个无名的神父，这是专区区长所信任的派到上等社会中去的一个密探，所以说他已经打进了那个秘密的内部并站住了脚跟。

"我亲爱的奥利夫，你去对弗莱隆先生说，我们已经收到布拉格发来的专函，有关来函指示的事我们决定五点钟在德·桑累阿先生家中开会；但是因为来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明天十点半钟仍然在原来的地方再召开会议。"

奥利夫神父得到大主教的批准，穿一身极其破旧的蓝色服装，脚上穿铁灰色的袜子。他就穿着这么一身衣服去找了代理主教雷伊神父，出卖了杜波列，把刚刚从博士那里接受的任务向雷伊神父报告了。接着他才溜到专区区长府上，专区区长听说这个重大消息，一夜都没有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他派人告知奥利夫神父，他付出五十埃居把布拉格函件忠实地照录了一个副本，然后又直接写信报告了内政部长。他这是冒着得罪省长杜莫拉的风险干的，杜莫拉原是自由派变节分子，一个永远惶惶不安的人物。弗莱隆先生也给杜莫拉写了信，不过信是推迟了一个小时之后才投到邮箱里去的，这样就可以使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专区区长提供给内政部长的重要意见提前二十四小时送到。

第三十六章

“怎么！这班畜生连任命两个专员也不懂！还要我给他讲我的计划，真他妈的见鬼！”杜波列知道他们推荐给他的两个专员以后，心里这样想。

杜波列在第二天开会的时候，那神气比往常更加认真、更加目中无人，他一把抓住卢德维格·罗莱尔先生和德·桑累阿先生的胳臂，把他们拖进德·桑累阿的书房，拿钥匙把门一锁。杜波列是很重视形式的，他知道桑累阿在这类事务中所懂得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这个。

三个人在三张靠背椅上坐下来，杜波列先是沉默片刻，然后开口发言说：

“先生们，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为我们的合法君主、查理第十陛下效忠尽力，今天我答应透露给你们的任何秘密都必须绝对保守机密，你们能不能对我宣誓？”

“拿名誉担保！”桑累阿由于敬畏和惊奇慌慌张张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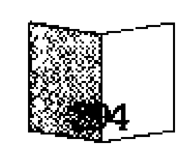
“嘿！……”罗莱尔很不耐烦。

“先生们，你们的奴仆都已经被共和派买通；这一派的人无孔不入，谈不上绝对保守秘密，连我们最好的朋友也靠不住，这一点连优秀的政党也做不到，不过，先生们，甚至我，一个穷光蛋，咱们就等着看《黎明报》的诬蔑攻击吧。”

为读者着想，我把杜波列的发言大大删节，他本来认为向那么一位有钱的人士，还有那位勇敢无畏的人士大吹一通很有必要。不过他不愿意对他们说实话，所以他的话越说越长，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最后他说：“我原来希望能够告诉你们的那个秘密，根本就不会弄到我这里来。照目前来说，我不过是受命要求你们勇往直前而已，”说到这里，他面对着桑累阿有意地停顿一下，这一停顿对桑累阿来说代价可是很大的。

“一言为定！”桑累阿说。



"不过，先生们，当一个人成为一个伟大政党的一员，他必须懂得为党的意志作出牺牲，哪怕党的意志不对头。倘若不然，他就什么也不是，他就一无所成。那他就只配落得一个垮掉的小伙子的下场。先生们，所以在这关键性的半个月内，你们中间无论谁都不许向勒方先生挑衅。"

"不许……不许……"卢德维格·罗莱尔痛苦地重复着。

"在这期间，勒方先生就要离开南锡，或者至少德·夏斯特莱夫人家里他再也不会去了。我觉得，你们要求的就是这个，而且我刚才给你们指出的，靠决斗，你们也达不到目的。"[①]

各种不同的说法对这一点反复地讲了一个小时。两位专员仍然认为知道那个秘密既是他们的权利，又是他们的义务。

桑家阿说："如果等在我的客厅里的几位先生知道我们在这里呆了一个钟头而一无所获，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好办，让他们相信你们已经心中有数不就成了吗，"杜波列冷冷地说；"我来帮助你们。"

为了让这两位先生的虚荣心接受这个权宜之计，又费了足足一个小时的工夫。

杜波列博士出色地经受了这么一次耐心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他那傲慢自负的感情得到了满足。他特别喜欢同敌对的人物办交涉，竭力说服他们。他这个人表面上似乎拒人于千里之外，但在精神上却显得坚定、激烈、大胆。从涉足政治纠葛那一天起，他对获得一等的医术就不再感到兴趣而感到厌倦了。效忠查理第十，也就是说，他称之为政治的那等事务，却能激励他有所作为，努力工作，争取得到人家的倚重。吹捧他的人对他说："如果普鲁士人或者俄国人把查理第十再给我们保驾送回来的话，你一定能当上议员、部长，等等。在新政局之下，你就是维勒尔呀[②]。"

"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呵，"杜波列回答说。

所以，在目前，他乐于雄心勃勃地去进行征服。因此，德·毕洛朗

---

① 这种粗野，有意为之。（司汤达原注）

② 维勒尔（1773－1854），伯爵，法国保守派政治家，查理第十统治时期的首相。

先生和德·彭乐威先生从以南锡为首府的这个省份的保王党人活动领导人那里取得了某些权柄；杜波列不过是这个专门委员会或者说这么一种秘密政权的一个小小的书记长罢了。这个处于秘密状态的政权只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权力不许分割。这个权力是委托给德·毕洛朗先生的，他不在的时候，委之于德·彭乐威先生，若是他也不在的话，那么权力就交由杜波列本人执掌，可是一年来却是杜波列一把抓的。杜波列对那两位掌权人并不怎么重视，而他们对此又没有什么不满。这是因为他自有巧妙的手段让他们朦胧地感到他们搞阴谋活动等待他们的只是那个断头台，或至少是哈姆城堡[1]；所以这两位先生不热心，也不狂热，更没有献身精神，实际上，他们宁愿让这个大胆粗野的布尔乔亚搅到里面去，自己乐得无事一身轻，只求跟他不把关系搞僵，一旦取得成功，或者第二次复辟[2]一朝如愿以偿，到那时再千方百计把这个人踩到阶梯最下层去就是了。

杜波列对勒万也丝毫没有仇恨；但是，既然他担负起设法把他撤走的责任，在他一心要干的热劲儿之中，那他就要，而且坚决要把事情做到底。

第一天，他要求两位专员在桑累阿家里开会，第二天，他又设法从这两个专员恓恓惶惶的好奇心理中挣脱出来，直到这时为止，他自己还没有决定采取任何行动的计划。现在他正在着手进行的行动计划，是一部分一部分逐步形成起来的，如果这样一次决斗他没有以君主的名义加以阻止而竟然让它发生，那对于他的声誉、对于他在洛林地区拥有党的一半力量的青年心中的威望来说将是一次明显的失败，一次彻底的惨败，当他对这一点确信无疑时，他的计划最后也就决定下来了。

首先，他郑重其事地告诉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德·马尔希夫人和德·毕洛朗夫人，说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病比人们料想的要严重得多，至少要病倒很长一个时期，他和她们私下交了这个底，表示对她们信

---

[1] 哈姆城堡，在巴黎北部索姆省哈姆市，系十二世纪建成的古堡，十三世纪以后成为国家的监狱，十分有名。

[2] 指保王党人指望查理第十在普鲁士或俄国的支持下返回法国，第二次复辟波旁王朝。

任。他又要德·夏斯特莱夫人在一条腿上外敷一种发疮药剂，一个月内禁止下地走动[1]。过了没有几天，他又到她家去，搭过脉以后，一本正经的神色一下变得愁眉不展的样子，并且提出要她去举行种种宗教仪式，这在外省就意味着要举行涂圣油礼了。这件大事于是在整个南锡传播开来，而且人们可以从它对勒万发生的影响作出判断：德·夏斯特莱夫人是不是病危，快要死了？

"死难道就是这样？"德·夏斯特莱夫人只是得了一种普通的热病而已，这她是一点也不怀疑的，所以她这样问自己。"如果有勒万先生在我身旁，死也甘心。如果我失去勇气，他会给我勇气的。要是真的失去他，活着也就没有多大乐趣。在外省这个地方，这些人真叫我生气，在见到他之前，这里的生活是多么阴郁愁闷……但他不是贵族，而是一个稳健派的军人，更糟的是，一个共和派……"

德·夏斯特莱夫人宁愿一死。

她对德·欧甘古夫人恨了起来，可是一发现心里生出这样的恨，她又看不起自己。她已有整整半个月没看到勒万，她对他的一份情意反让她感到痛苦。

勒万在失望中曾到达尔奈寄出过三封信，幸而信都写得十分谨慎，三封信都被贝拉尔小姐截去，她现在已经和杜波列博士达成了完全的协议。

勒万盯住博士，寸步不离。他这步棋走错了。勒万这个人让他去搞虚伪狡诈手段他可没这个本事，他不可能同一个无耻的阴谋家成为知交。他无疑弄得杜波列十分恼火。勒万看不起骗子、卖身投靠的人、伪善者，他这种天真幼稚让博士非常生气，使他觉得勒万讨嫌可恨。他们谈到波旁王朝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不大，这时，博士对勒万的健全思想倒感到惊服；有一天，博士给逼得实在无法可想，他对勒万说：

"这个问题，至于我，难道我是个傻瓜？"

他压低了声音又说：

"你这个麻木不仁的小伙子，关于你最关心的那件事，咱们可是正

---

① 卑鄙无耻？在我们那些爱精致好挑剔的人看来，搞阴谋诡计的人都是卑鄙无耻的。那是只有用玫瑰色的纸才写得成功的。（司汤达原注）

面临着突变。考虑考虑将来，重温一下从你那位卡雷尔[①]那里弄来的那些现代观点吧，我嘛，我是你当前处境的主宰，我很快就会叫你明白的。我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朽了，在你看来，我衣冠不整，不登大雅之堂，你呢，年轻，漂亮，有钱，仪表堂堂，天生的高贵，和我杜波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么，我可是要叫你吃苦头了，要叫你忍受最残酷的痛苦。我一生中前三十年，住在六层楼顶楼上，冻得半死，和一副死人骨骼架子相依为命；你呢，你只要不嫌麻烦找个好娘胎投生，那么你暗暗之中就可以指望，你的合理政府一旦站住脚跟，人家就会把像我这样有力量的人用蔑视来加以惩罚！这么办，对你们那一党来说，未免失之于愚蠢；眼下，你不想一想我会怎么整治你，不想一想我会狠狠地整治你，对你来说，也未免太蠢了。准备吃苦头吧，我的娃娃！”

接着，博士对勒万讲到德·夏斯特莱夫人生病的事，照他说来，那是很令人焦虑不安的。倘若他在勒万嘴角上看到一丝笑意的话，他一定会对他说：

“你看，彭乐威家族的墓穴，就在这个教堂里面。”他会再叹一口气，说：“我担心墓穴很快就要打开来的。”

他等了好几天终于等到勒万像一个情人发疯那样也发起疯来，勒万一定要和德·夏斯特莱夫人秘密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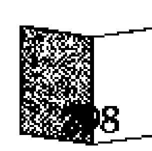
杜波列自从在德·桑累阿先生家里和他那年轻的同党开过会以后，对于贝拉尔小姐那种心怀恶意、缺乏明确目的的盲目性大不以为然。他有意和贝拉尔小姐接近要好。他设法让她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家中发挥某种作用。他认为对德·夏斯特莱夫人具有危险性的与其说是德·彭乐威先生、德·勃朗塞先生以及其他亲属，倒不如说是这个贝拉尔小姐。

在杜波列的头脑中，实现计划的最大困难正一步步逐渐得到解决：关键就是那个非常敬慕自己的女主人的博利厄小姐，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贴身侍女。

博士对她表示完全的信任，把她争取到他这一边来。他又总是当

---

① 卡雷尔（Carrel，1800—1836），法国新闻记者，坚决反对七月王朝的共和派，《国民报》的创办人，在与保王党分子吉拉尔丹决斗中被杀身死。



着贝拉尔小姐的面叫博利厄小姐协助他给病人治疗，在他走后到下一次看病的间隙中，就叫她照料病人，想方设法让贝拉尔小姐完全同意他这样处理。

这个善良的侍女，跟那个很不善良的贝拉尔小姐一样，她们都以为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病势十分危险

博士诚恳地告诉侍女说：据他推测，内心深处的痛苦，会使她的女主人病情加重。他迂回婉转地暗示，要想办法让勒万先生见一见德·夏斯特莱夫人，他认为那是势所必然的。

“哎呀，博士先生，勒万先生要我答应让他进来五分钟，这样折磨我已经有半个月了。可是人家会怎么说呀？我干脆一口回绝了。”

博士反反复复对她讲了许多话，那是他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侍女领会他这些话决不能讲出去，他说这些话的用意实际上是转弯抹角让这个好心的姑娘同意促成人家要求的这样一次会晤。

终于有一天晚上，德·彭乐威先生按照博士的指示，到德·马尔希夫人家玩惠斯特去了；德·彭乐威先生打牌的时候，中途停下来两三次，因为他差一点哭出声来。正巧这一天又是山鹬过境的大好时机[1]，德·勃朗赛子爵先生抵制不住打山鹬的诱惑，出门打山鹬去了。勒万终于从博利厄小姐窗上看到发出了信号，这是他一直在盼望的好消息，这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最关心的一件事。他一见有了信号，急忙回家换上市民的普通服装，再跑回来，一直寸步不离病人的好心肠的侍女非常谨慎小心地跑出来通知他，他这才能够和德·夏斯特莱夫人在一起度过十分钟。

爱情的种种细节……[2]直到最后，德·夏斯特莱夫人才提到德·欧甘古夫人的名字：

“自从你病了以后，我就没有去看她。”

---

① 待核实。山鹬通常是十月、十一月飞过境。（司汤达原注）

② 细节两字后空白，此处一场始终没有写出。（马尔希诺注）

第三十七章

第二天，博士发现德·夏斯特莱夫人热度已退，气色也很好，他不禁担心这三个星期的细心治疗都是白费。他在好心的博利厄小姐面前装出非常忧虑不安的样子。他仿佛有急事在身那样，匆匆地走了，过了一个小时，一反常态，又转回来。

“博利厄，”他对她说，“你的主人出现虚脱现象。”

“哎呀！我的上帝，先生！”

博士在这里把什么叫虚脱现象解释了老半天。

“你的主人需要人乳。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救她一命的话，那就非得有一个干净的乡下年轻女人的奶水不可。我刚刚差人跑遍南锡，只找到几个工人的老婆，她们的奶水对德·夏斯特莱夫人只会有害而不会有益。非得有一个年轻乡下女人的……”

博士注意到博利厄在专心看着座钟。

“我们乡下夏夫蒙村离这儿只有五里路。我晚上可以赶到，没关系……”

“好，非常好，博利厄很有胆气，很了不起。不过，你要是能找到一个年轻奶娘，可别叫她一口气赶五里路。你明天上午赶得回来就行；奶在人身上发烫，对你可怜的主人可就成了毒药啦。”

“博士先生，你也许认为再见一次勒万先生对夫人没有什么害处吧？夫人刚刚好像知会我如果今晚他来了就放他进来。她对他可好啦！……”

博士简直不相信他的运气果真来了。

“再自然也没有了，博利厄。”他总是强调“自然”这两个字。“谁来替你呢？”

“有忠心的好姑娘安娜-玛丽。”

“好吧！你给安娜-玛丽交代好。勒万先生在什么地方等你呢，到时候你好去叫他？”

“在阁楼里，就是约瑟夫睡觉的那个阁楼小房间，就是夫人前厅里隔出去的那个小房间。”

“你可怜的主人眼下病成这个样子，可不能太动感情。你要是听我的话，就绝对不要叫任何人走进门来，就是德·勃朗塞先生也不许叫他进来。”

这些细节，还有其他许多事，博士和博利厄小姐两人之间都一一说妥约定了。这位好心的姑娘把她的职务全部托给安娜-玛丽，这才在五点钟离开南锡下乡。

安娜-玛丽成为贝拉尔小姐的心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安娜-玛丽是专门钉住博利厄的一个奸细。安娜-玛丽本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出于善心收留下来的，有一两次夫人曾几乎想把她辞退。

于是发生了下面这件事：八点钟，趁贝拉尔小姐在和管门房的老太婆谈话的当儿，安娜-玛丽放勒万穿过庭院，两分钟后，他被领到占德·夏斯特莱夫人前厅一半大小的用漆过的板壁隔开来的一个小间里。勒万从这里可以把隔壁房间看得一清二楚，整个一层楼里说话的声音几乎都可以听得明明白白。

突然间，他听到一个刚落生的婴儿呱呱啼哭。他看见博士气喘吁吁地抱着襁褓里血淋淋的婴儿走进前厅。

“你那可怜的女主人呀，”他急切地对安娜-玛丽说，“总算救下来了。分娩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侯爵先生不在家吗？”

“不在家，先生。”

“连该死的博利厄也不在？”

“她下乡去了。”

“我找了一个借口，差她去找一个奶娘，因为我在近郊倒找到一个，人家不愿意奶一个秘密收养的孩子。”

“德·勃朗塞先生的？”

“奇怪的是，你的主人不愿意见他。”

“我相信他这下可要高兴啦，”安娜-玛丽说，“得了这么一件礼物！”

“说到底，小孩也许不是他的。”

“我的天哪！这些贵族太太呀，这教会可不许呀，话说回来，情人还不止一个哪。”

"我好像听见德·夏斯特莱夫人在呻吟，我进去吧，"博士说．"我去给你把贝拉尔小姐叫来。"

贝拉尔小姐来了。她最恨勒万，她谈话谈了有一刻钟工夫，说的事情和博士一样，可是她另有办法把话说得更加刻毒。贝拉尔小姐认为她唤作大娃娃的这个新生婴儿是德·勃朗赛先生的，或者是轻骑兵[1]中校的。

"也许是德·葛埃洛先生的吧，"安娜-玛丽又信口说了这么一句。

"不，不是德·葛埃洛先生的，"贝拉尔小姐[2]说，"他这个人嘛，夫人是再也不能忍受的。就是他，过去害得她小产，在那个时候，差点儿没让她跟不幸的德·夏斯特莱先生闹翻。"

勒万这时的处境不难想见。他恨不得从躲着的地方走出来，赶快跑掉，即使当着贝拉尔小姐的面也在所不惜。

"不行不行，"他对自己说；"她这简直是拿我当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孩来开玩笑呢。不过牵连到她，那实在是不应该的。"

这时，博士来到前厅门口，他怕贝拉尔小姐心眼儿太坏，弄巧成拙，露出破绽。

"贝拉尔小姐！贝拉尔小姐！"他满面慌张的样子说，"出血了。快点，快把那桶冰拿来，是我包在大衣下面带来的。"

这里只剩下安娜-玛丽一个人，勒万这时才走出来，把他的钱包给了她，他一边拿钱包给她，一边忍不住看了看她手里炫耀似地抱着的那个小孩，这哪里是刚落生几分钟的婴儿，分明已经生下来一两个月了。这勒万是看不出来的。他表面上神色安详地对安娜-玛丽说：

"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明天再来看德·夏斯特莱夫人吧。我出去的时候，是不是请你去和那个女门房谈谈话？"

安娜-玛丽眼睛张得老大地望着他：

"莫不是他也这样看，他？"她心下想。

真是运气，勒万催得很急，要做出什么不妥的事也来不及做，博士的计谋因此顺利地取得成功；她什么也没有说，把小孩放到隔壁房间里

---

① 司汤达疏忽，写成胸甲骑兵了。（马尔蒂诺注）

② 此处司汤达再一次误写安娜-玛丽，他上面刚让她说过话，重复了。（马尔蒂诺注）



一张床上，就下楼找女门房去了。

"这个钱包这么沉，"她暗自说，"里头装得满满的是银币还是金币？"

她把女门房领到她那个门房小房间里去，于是勒万趁势走出去，没人看见他。

他走出大门，直奔寓所，到了房里，就锁上房门。只有到这个时候，他才容许自己把不幸细加思量。在开始的时候，他心里还充满着爱，所以他不会生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气。

"她不是对我说过在我之前她谁也没有爱过吗？其实，瞧我这么蠢，和我在一起，简直就像和一个弟弟在一起一样，难道还用得着她这么瞒着我？……但是，我亲爱的巴蒂尔德，即使这样，难道我就不可以爱你？"他痛苦万分，突然，声泪俱下。

一个小时后，他想："我真蠢，竟把德·欧甘古夫人白白撇了一个月，要真配得上做一个男人，就应当到她家里去找她，想办法去报复。"

他生自己的气，简直发了狂，换上衣服便要出门，往门外走的时候，刚到客厅，就昏倒了。

过了好几个小时，他才苏醒过来；一个仆人在凌晨三点钟跑来看他有没有回家，正往前走，不料那脚竟碰上他。

"啊！他在这里醉死过去啦！一个主人，这是多么脏呀！"这人这么说。

这些话勒万听得清清楚楚；起初，他以为自己就像这个仆人所说的那样；但是，可怕的真情一下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觉得自己比昨天夜里更要痛苦，更要难受。

这一夜余下的时间，他是在一种昏迷状态下度过的。他一度生出一种无聊的念头，想跑去把德·夏斯特莱夫人痛骂一顿；可是，他又觉得这样的想法太可怕。他给费欧图中校写了一封信，也算运气，骑兵团那会儿中校是他的指挥，信上说他病倒了，接着一大早他就出了南锡城，希望不要被别人看到。

后来他孤独一人骑在马上溜达的时候，对自己的痛苦不幸才从头到尾有了一番通盘的思考。

"我不能再爱巴蒂尔德了！"

到上午九点钟，当他骑在马上走出离南锡已有六里路的时候，产生再转回南锡留下来这样的想法在他就成为不可能的可怕的事情了。

“我应当一口气跑回巴黎，找我的母亲去。”

他早已把他那军人的职责抛到九霄云外，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面临绝境、面对着最后时刻的人。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他心目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德·夏斯特莱夫人

对于这个被痛苦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心灵来说，一路跑回家去这疯狂的意念倒好像是一种安慰，他唯一能够得到的慰藉。这其实也是一种解脱。

他把马送回南锡，提笔给费欧图写信，请他千万不要让人谈起他走的事。

“我是陆军部长命令秘密召回的。”

他笔下扯了这么一个谎，实在是因为他唯恐有人追踪而来，他怕得要命。

他到驿站去要一匹马。人家见他神色不对，不同意发马，因此他说是骑兵第二十七团费欧图中校派他到兰斯[1]骑兵分遣兵团去执行任务的，是去同工人作战。

第一站取驿马遇到种种困难，只此一遭，这一关过后就没事了；三十二个小时以后，他到了巴黎。

快要到他母亲家里的时候，他想到他这副模样回去一定会把她吓坏的；因此他在邻近一家旅馆下了马；几个小时以后，他才回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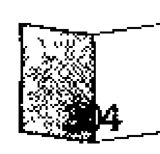
“妈妈，我简直疯了。有失荣誉的事，那是没有的，除此之外，我可是最不幸的一个男人啊。”

“什么我都原谅你，”她抱着他，对他说，“我的吕西安，没有人会责备你，不要担心。是钱的问题吗？钱我有。”

“不是这个问题。我爱了一个女人，可是我被骗了。”

---

① 兰斯，法国历史名城，距巴黎146公里，在巴黎东北方向马恩省，介乎巴黎与南锡之间。



第　二　部

宽宏善意的读者：

写到巴黎，我不得不作出巨大努力以求避免人身攻击。这并不是因为我爱好讽刺，而是因为读者的眼睛若是专注于某一位部长的丑怪面貌，读者的心就会使我企图引起他对另一些人物的兴趣化为乌有。对个别人物的讽刺，这件事本身尽管如此有趣，可惜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叙述完全不适宜。读者总是注意将我提供的肖像画去同他所熟知的怪异甚至可憎的原型进行比较，因为读者看到他卑鄙丑恶或漆黑一团，正像历史将要把他描绘成的那样。

只要这些人物是真实的，一点没有夸大，那么他们就具有魅力，至于我们二十年来目睹的一切，倘要把它从我们这里清除出去，又很好地把它写出来，那确实是一件诱人的工作。

孟德斯鸠[①]说："恶意诽谤宗教裁判所，这是怎样的欺骗！"关于我们今天，他也许会说："贪图金钱，害怕丢掉官职，千方百计、无所不为地迎合主子的奇思异想，所有这一切正是构成有关挥霍国家资财不下五万之巨的伪善言论的基本精神，对此难道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吗？"

我要公开宣告：私生活若超出五万法郎的开支，那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私生活了。

不过，对这些靠国家资财发迹的幸运者的讽刺，并没有写进我的提纲。醋本是很好的东西，但若和奶油搅在一起，那就把什么都给毁了。所以我尽我之所能，宽宏善意的读者，让你仔细地看一看最近时期玩弄诡计捉弄勒万的那位部长。这位部长，他就是强盗，他战战兢兢唯恐丢官失位，从来不说一句真话，你看到这样的人物会高兴吗？这类人只对他们的遗产继承人才说得上是好人。正像他们的心灵中从来没有一点

自然的真率,宽宏善意的读者啊,看一看这种心灵的内情,真会让你作三日呕,而且还不止于此,如果我不幸让你察觉到掩盖在这种庸俗鄙陋的心灵外表上的柔媚甜蜜或卑鄙恶劣的面貌的话。

人们在上午有事前去求见的,就是这样一批人物。

Non ragioniam di loro, ma guarda e passa.[2]

---

①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主要著作有《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等。

② 意大利文:"我们不要讲他们了,你看一看就走吧。"(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歌,第51行)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人物,作品具有人文主义思想萌芽,早年曾参加反对封建贵族和教皇的斗争,1302年被判终身放逐;代表作有抒情诗集《新生》、史诗《神曲》。

第三十八章

"我丝毫没有滥用我作为父亲的名分来反对你的意思;我的儿子,你是自由的。

"我亲爱的吕西安,如果需要的话,我就拜托你母亲去骂你一顿就是了。一个好父亲的责任我已经尽到,我甚至叫你挨了两剑。你对兵团生活已经有了认识,外省你也见识过了;你喜欢巴黎的生活吗?我的王子,请下个命令就是。有件事情是不能苟同的,那就是结婚这件事。"

"那没有问题,我的父亲。"

……………………………………………………………………………………

父亲勒万先生,另有一次,说:

"听了你的谈话,你心里怎么想的人家真是看得太清楚了。你并不缺乏才智,但你对你感受到的一切讲得太多,太多。这就不免引起各种各样的骗子的注意。所以你要尽力和别人谈你根本不感兴趣的事来当作消遣取乐才好。"

上了年纪的、非常富有的银行家勒万先生,坐在一张令人叹赏的靠背椅上,面对着烧得挺旺的炉火,带着笑容,对他的儿子吕西安·勒万,我们的主人公这样开口说道。

父子俩在书房里谈话。书房是不久前照勒万先生自己的意思十分考究而豪华地布置起来的。他在一套新的家具之间摆了三四件本年法国和意大利新出的雕刻作品,还有一幅他刚刚弄到手的罗马画派[①]的佳作。勒万靠着的白色云石壁炉,是由罗马蒂内拉尼工场雕刻的,壁炉架上方一面八尺高六尺宽的镜子,是以光洁无比而在一八三四年博览会上展出的制品。在南锡那种寒酸的客厅里,吕西安曾经那样局促不

安、心神不定，现在他总算离那个地方远远的了。他的心尽管还陷在深深的痛苦之中，可是他内心里原有的矜持自重的巴黎那一方面，对这种不同当然十分敏感。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野蛮的地方去，他终于回到他的老家来了。

勒万先生对他的儿子说："我的朋友，温度计升得太快，请费心把第二号风扇电钮揿一下……就在那儿……壁炉后面……好极了。所以说，我没有滥用我的名义来限制你的自由，毫无此意。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

吕西安靠着壁炉站在那里，神色暗淡，意态不宁、悲伤不幸，总之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不幸的爱情悲剧中的这样一位青年男主角。看得出，他正竭力摆脱那失意的神态，以便做出样子来诚心诚意表一表他作为子辈对父辈一片强烈的敬爱之情。可是，昨天他在南锡度过的最后一晚那种可怕的处境却把他上等人家出身的仪态整个儿给换成一副被押解到法官面前的罪徒的面貌了。

勒万先生继续说："你母亲希望你不要再回南锡去，是吗？那就不要再去外省吧；我可不愿意当一个暴君。为什么你不搞出一些发疯的事来，为什么不搞出一些蠢事来？不过，有一件蠢事，只有这一件，我是决不同意的，因为搞出这种事就要引起一连串的后果；就是结婚这件事。不过你还是有办法的，你可以推说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嘛……我不会因为这个缘故就和你闹起来。我的朋友，咱们一边吃饭一边辩论吧。"

"可是，父亲，"一听这话吕西安才明白过来，他回答说，"根本就不存在结婚问题。"

"嘿！你没有想到结婚，我可想到了。你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你娶一个有钱的姑娘，未必比一个穷丫头蠢，因为在我死后，你不一定有钱呀，这是非常可能的。有那么一种人，那是一批傻瓜，他们有了肩章，哪怕财产有限，对自尊心来说，也可以将就过去了。穿上一身

---

① 罗马画派指十六世纪罗马流行的绘画风格，追求严肃的正统效果；罗马画派是安布里亚画派的分支，十六世纪杰出的代表画家有拉斐尔（Raphael）和罗马诺（Romano）。该派画家几乎都来自外地，并受拉斐尔影响，精于构图和临摹复制。

军服，穷不过就是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不会被人家看不起。这种事情你是能理解的。”勒万先生讲到这里，改变了声调：“这些人你自已就亲眼看到过……你一定觉得我是在说废话吧……所以嘛，我的了不起的少尉，你不打算再保留这个军人身份了吗？”

“既然你对我这么好，跟我讲道理，而不是下命令，那么，是的，在和平时期，我不想再干军人这一行，也就是说，晚上没事干只好去打台球，到咖啡馆去喝个烂醉，还要提防着不要在那擦得不干不净的桌子上拿起报纸来看，要看也只能看《巴黎日报》。因为我们只要有三个军官在一起闲逛，其中至少就可能有一个密探正在监视另外两个人的思想动态。上校这个人，过去是英勇善战的军人，在稳健派的指挥棒下也变成警务部很不干净的特派员。”

勒万先生不由得笑了起来。吕西安懂得他的意思，所以又急切说道：

“一个这么有见识的人我决没有骗他的意思；我从来就没有这个意思，父亲，请相信我！但是我的故事总得有个开头呀。我离开军队，如果你同意，也决不是因为理智方面的原因。不过，离开军队，倒是一个合理的步骤。用长矛战斗刺杀，我会，指挥使用长矛作战的五十名战士，我也可以，和三十五名弟兄一道生活，其中当然总难免有那么五六个人向警务部打小报告，我也办得到。所以说军人这一行我已经学会了。如果战争爆发，当然必须是一次真正的战争，总司令在战争中当然不应出卖他的部队，如果我的思想还像今天这样的话，那么，我就会要求你同意去打它那么一两回仗。照我看，总司令如果有点像华盛顿[①]那样的人物的话，那么，战争肯定打不下去，长久不了。如果总司令是一个像苏尔特那样的强盗，那么，我就再一次抽身，退出不干。”

“哎呀！这就是你的政治嘛！”他的父亲嘲讽地说道。[②]“真见鬼！这也就是所谓高级的道德啦！不过，政治嘛，说来话长！那么，你究竟作什么打算呢？”

---

① 乔治·华盛顿(1732—1799)，美国独立战争的大陆军总司令，1789年任美国第一届总统，连任二届，被美国人尊为“国父”。

② 是的，嘲讽：所谓有良好信念这种美德，这叫他生气。（司汤达原注）

"住在巴黎；要不然就去旅行，远走高飞：去美国，去中国。"

"瞧我这把年纪，还有你母亲的岁数，你还是给我留在巴黎吧。就算我是魔法师默林[①]，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你的命运，你说吧，有什么要求？你要不要在我的银行里当个职员？或者在一位将要左右法兰西命运的部长手下某个特别办公厅里找个差事？总之，要不要在德·韦兹先生手下做事？他很可能明天就出任内政部长。"

"德·韦兹先生？贵族院议员，天才的行政长官？那个伟大的实干家？"

"对了，对了，"勒万先生笑着说，对这种具有高尚道德的意向或理解力方面的糊涂愚昧他都十分欣赏。

"金钱我不怎么喜欢，我不想到银行去，"吕西安回答说。"我不怎么想要硬货币，那东西我倒从来没有强烈地久久感到缺乏。没有它那当然太可怕了，不过，在我，那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情，所有倒霉的事我都顺利地对付过去了。如果我进银行，怕的是又一次没有耐性，坚持不下去。"

"可是我死后，你穷了怎么办？"

"尽可能少靡费，不像在南锡那样花费就行了，现在我很有钱；难道维持不了多久？"

"因为六十五并不等于二十四。"

"可这种差别……"

吕西安的声音哽咽了。

"先生，废话少说吧！我提醒你，还是回到议题上来。政治和感情把咱们弄得离开议事日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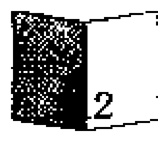
> 是上帝，是宴席，还是脚盆？

全看你的了，所以，咱们必须找出一个答案来。银行叫你讨厌，那么你喜欢德·韦兹伯爵的办公厅喽？"

"是的，我的父亲。"

---

① 法国中世纪骑士故事中的传说人物，魔术师和预言家，亚瑟王的助手。



"要是这样的话,眼前就有一个大难题摆在这里:干这一行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卑鄙?"

吕西安不禁颤抖了一下;他的父亲依然拿那种又高兴又严肃的神色望着他。勒万先生沉默了片刻,又继续说下去:

"不错,少尉先生,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卑鄙?你甚至必须亲自去搞无数小小的阴谋诡计;作为下级人员,你肯不肯在这类事情中协助部长?否则,你就只有同他作对。你难道要尖酸刻薄得像个青年共和派揉面团似地把法国人都搓捏成天使? *That is the question*[①],这个问题你今晚从歌剧院回来再回答我也行,因为这是一个秘密:为什么内阁危机目前还没有发生?财政部和陆军部骂街不是已经骂了不知多少次了?有我夹在里头,今天晚上可以,明天也可以,但是到了后天,说不定我就不能用这么体面的办法把你安插进去了。

"不瞒你说,有很多做母亲的人都张大眼睛盯着你,希望你娶她们的女儿;总之,这是最显赫的地位,正像那些傻瓜所说的那样,但问题在于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卑鄙来保住这样的地位?这个问题你可得好好想一想:你觉得做一个卑鄙的坏蛋——也就是说帮助别人去干卑鄙无耻的勾当,你究竟能使出多大劲儿?因为这四年以来,已经不存在流血的问题了……"

"顶多不过是捞钱吧,"吕西安打断他父亲的话。

"贫穷的平民呀!"勒万先生现出一种怜悯的神情,也打断他儿子的话,或者说,他故意做出与他本来的表情稍稍不同的表情来,接下去他仍然用同样的口气说:"不过,平民百姓总不免有点蠢,他们的那些议员也总是有点蠢,但受益可并不差啊……"

"那你要我干什么?"吕西安样子很单纯地问道。

"要你做一个坏蛋,"父亲说,"我的意思是:做一个政治家,做一个马蒂涅亚克[②],我倒还不准备说做一个塔列朗。在你这个年纪上,在你

---

① 英文:"问题就在这里"。

② 马蒂涅亚克(1778—1832),法国政治家,1789年任政治领袖西哀士的秘书,1804—1814年拿破仑帝国时期曾参加极端保王党的秘密团体:信仰骑士社,1824年查理第十统治时期被选入众议院,在议会以演说著称。

读的那些报纸上，人家把这个叫做坏蛋。再过十年，你就会懂得科尔柏尔、苏利、红衣主教〔德·〕黎塞留[1]，总之，再过十年你就会懂得究竟什么是政治家，换句话说，什么是领导别人的人，他们是怎样达到我希望你看到的那种极端卑鄙无耻的地步的。不要像某人那样，刚刚当上警务部秘书长，干了才十五天就提出辞呈，说那太卑鄙龌龊，不干了。到了那个地步，弗罗泰[2] 从自己寓所被押往监狱途中就叫宪兵把他给枪毙了，那是真的，早在动身前，宪兵就知道他企图逃跑，这也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就地把他干掉。"

"见鬼！"吕西安说。

"是的。省长C.[3]，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本来在特鲁瓦当省长，也是我的朋友，你也许还记得他，这个人有五尺六寸高，灰白头发，那是在普朗西[4]。"

"对，我记得很清楚。妈妈还把宅邸一个角楼上那间糊着红缎子的房间让给他住过。"

"就是嘛。是啊，他后来在诺尔省，在冈城[5] 或者附近什么地方，把省长的乌纱帽给丢了，就因为他不愿意变得那么卑鄙，我是非常赞赏他的，可是换了个人，倒把弗罗泰的事给办成了。哎呀，魔鬼呀，我年轻的朋友，就像那些高贵的父亲所说的那样，你觉得奇怪吗？"

"因小失大，不值得，戏剧里青年男主角常常这样回答，"吕西安说。"我只相信耶稣会教士和复辟王朝……"

---

① 科尔柏尔（1619—1683），法国路易十四时期财政大臣，海军国务大臣。苏利（1560—1641），即苏利公爵，法王亨利第四的财政大臣，胡格诺派教徒，对宗教战争后法国经济复兴作出重大贡献。德·黎塞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的国务秘书兼御前会议主席、枢机主教，为巩固专制统治，剥夺胡格诺派政治特权，镇压贵族叛乱和农民起义。

② 弗罗泰（Frotté，1755—1800），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朱安党人，被捕后，在维尔纳伊被枪决。

③ 司汤达最初写的是卡法雷利（Cafarelli）。（马尔蒂诺注）

④ 特鲁瓦，法国中东部城市，奥布省省会。普朗西，临近特鲁瓦的市镇，在特鲁瓦西北方向。

⑤ 诺尔省，法国北部省份，与比利时相邻。冈城，法国西北部港口城市，卡尔瓦多斯省省会，在诺曼底地区。

"看到的事情，你可千万别相信，我的朋友，只有这样，你才算聪明。如今，由于这种该死的言论自由，"勒万先生笑着说，"已经不能按照对付弗罗泰的方式来对付这些人了。今天画面上最黑暗的阴影只好拿搞掉他的金钱地位去填补……"

"或者由判决前几个月的先期监禁来代替吧。"

"好极了。今天晚上你一定要作出明确、干脆的回答，特别是多愁善感的词句完全用不着。到了明天，我说不定对我的儿子就无能为力了。"

他这几句话说得既高尚又富于感情，就像了不起的演员蒙维尔[①]在舞台上说出来的一样。

"对了，"勒万先生突然想起一件事，又说，"你无疑已经知道，要是没有你的父亲，你也许早被关进阿贝[②]了。我已经写信给D将军；我说我已经给你去信了，因为你的母亲病重。等一下我到陆军部去走一趟，把你提前退职的事设法通知上校。你也给他写一封信吧，想办法糊弄他一下好了。"[③]

"我倒情愿跟你谈谈阿贝的事。我也曾想到我要被关进监狱，关上两天，用辞职的办法来补救……"

"用不着辞职，我的朋友；只有傻瓜才辞职。我希望你一生中在政治上始终是个出类拔萃的军人，就像《辩论报》上说的那样，缺了你这个

---

① 蒙维尔(1745—1812)，法国著名演员；他的女儿玛尔斯，也是著名演员。

② 即阿贝监狱，原为巴黎圣日耳曼-代-普雷修道院，1631年由卡马尔建成，1792年9月，阿贝监狱曾经是大屠杀的场所。

③ 司汤达在旁边写下吕西安后来可能写的那封信，全文如下(马尔蒂诺注)：
致第25[第27]骑兵团司令官费欧图中校先生
中校钧鉴：

我请求你多加原谅。本月十一日晚五时奉陆军部函称：即返巴黎，不得有误，部长钧座并示有关调职事宜另行通知中校。我接到命令后，曾两度前往贵处，知你在绿色猎人森林，我随即驰往该处，你亦未在该地。未能面禀，至以为憾。是时已迟，按照命令，应即动身，不能有误。动身前，我荣幸地给你寄上专函一封；后获悉仆人将信丢失，遗憾殊深。因此多有失敬之处，更使我感到不安之至。中校对我多方保护照拂，五内铭感，未能有报于万一。对团内各位同志，一旦分别，我也感到万分遗憾。……

按各方情况看，我短期内恐不能再回兵团，兹将马留赠阁下。余容后谈。

人，真是军队的损失呀。”

第三十九章

他父亲要他作出毫不含糊、确定不移的回答，使他非分心不可，因此心中的痛苦只好暂时搁置一边，这倒成了吕西安回家后第一次得到的安慰。他从南锡回巴黎的旅途中，并没有想到他这是在逃避痛苦，他的体力活动代替了他的精神活动。回到巴黎以后，他既厌恨自己，又厌倦生活。和任何人谈话，都成了他难以忍受的苦刑，连他和母亲长谈一个小时，都是勉为其难地强制自己坚持下来的。

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沉浸在阴暗的胡思乱想、无边无际的痛苦的海洋之中，就是自言自语，思索着这样一些问题：

“我真是一个大傻瓜，真是一个疯子！我居然那么重视那不值得去重视的东西：一个女人的心；我满怀爱情，要想得到爱情，可是并没有得到。要么活下去，要么死掉，不然就让我彻底地换个人。”

有时，一种可笑的柔情又占了上风：

“也许我能得到她，”他想，可是他没有这种狠劲儿承认“她是爱我的，而我却……

“因为有几天她确实爱我……如果不是变得狠心的话，她一定会对我说：‘是呀，是的，我爱你！’不过，还得加上一句：‘我现在的处境……’因为她还得顾及名誉，这我是可以肯定的……她不理解我；这样的告白也并没有破坏我对她的那种奇怪的感情。我总是怕羞，我总是受着那种感情的支配。

“她也曾经是软弱的，难道我就完美无缺？只是，我为什么要受骗？”他带着苦涩的笑意这样问自己。“为什么要用一种理智的语言来说话？从她身上发现触目的缺点的时候，我会怎么说呢？尽管那是不名誉的丑行，尽管我会被残酷地打倒在地，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不爱她。今后，生活对我将会怎么样？不过是长期的苦刑吧。哪里有欢乐？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仅仅是这么一个地方，又到哪里去找？”

这段伤心事又勾起其他千千万万种情绪。他把生活中的种种际遇一一玩味，出门旅行呀，居住在巴黎呀，穷奢极欲地玩乐呀，权力呀，不论什么，都使他感到无法克制的厌恶。刚才和他说话的那个人，也使他觉得是所有人当中最可厌的一个人。

处在这样的麻木状态下，唯一能使他的情绪活跃起来的，就是把南锡发生的种种事件再回忆一番。连在地图上看到这个小小城市的名称，也会使他感到震动；这个城市的名字在报纸上似乎总是逃不脱他的目光；所有从吕内维尔调出的兵团似乎都要经过南锡，报上总有报道。说来说去，南锡这个地方总是叫他想到这些事：

"她没能下决心对我说：'我有一个不能告诉你的绝大的秘密……否则，我就只爱你一个人。'确实是这样，我发现她总是深陷在愁苦之中，这情况我看简直不同寻常，难以解释……是不是我还要跑到南锡去匍匐在她脚下？……她让我当了乌龟，难道还要我去请她原谅？"这是他心中的靡菲斯特[1]在冷嘲热讽。

吕西安离开他父亲的书房后，这种思想逻辑似乎比过去更牢固地紧扣在他的心上了。

他怀着恐惧的心情想到："明天上午之前，我是非下定决心不可的了，我必须树立自信心……在这个世界上，我真正看得上的有判断力的心到底有没有？"

他非常不幸；所有这些想法，都以下面这种疯狂的想法为依据：

"有什么必要作出第三种抉择？既然连博得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欢心都办不到[2]，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一个人要是有像我这样的灵魂，既软弱又不能得到满足，那么，他就无异于走进了死胡同。"

有趣的是勒万夫人所有的女友无不恭维她，赞扬她的儿子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人人都说："如今长大了，成了一个聪明的男子，一定能够满足母亲的雄心。"

吕西安特别讨厌那些男人，他处处提防着不让他们猜到他的心思；他字斟句酌地用些老生常谈去应付他们。

---

① 欧洲中世纪浮士德传说中一个化成人形的魔鬼。

② 矛盾。（司汤达原注）

当天晚上就必须作出决定性的答复，这使他感到痛苦。他单独一人到外面去吃饭，在家里吃饭，就非得谈话不可，还要做出殷勤可爱的样子，否则讽刺嘲笑就会像倾盆大雨似地压下来，一直如此，毫无例外。

吕西安吃过饭后，一个人在大街小巷漫步闲逛；他怕在大街上遇到熟人，因为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都有可能给他提示出一个答复来。他穿过×××路的时候，无意间走进一处光线非常暗的阅览室，他希望里面没什么人。有个仆人模样的人拿着一本书到管柜台的小姐面前去还书；他发现这位小姐装束秀雅动人，十分优美（吕西安刚从外省回来）。

他随手拿起一本书翻开来看；这是一位叫人厌烦的道德家写的书，就像沃佛纳尔格[①]一样，他对每一类人都分别有所针砭，书名是《埃德加，或二十岁的巴黎人》。

"这是不是一个尚未涉世、不了解人的年轻人？他是不是只和讲礼貌、附属于他或不触犯他的利益的人在一起生活？埃德加，他的价值的唯一保证就是他对自己作出的种种美妙的许诺。埃德加受过最好的教育，他擅长骑马，驾起双轮轻便马车来最为出色，如果你要求更高的话，他就是拉格朗热[②]教育出来的，拉法耶特[③]的全部美德他都具备，那又有什么关系！别人的影响在他身上根本不起作用，他什么都不相信，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他至多不过是一个出色的'也许'。他究竟懂什么？骑马，他的马可不懂礼貌，如果他的动作不对头，照样把他往地上摔。他的社交环境越是文雅多礼，就越是不同于他的马，他的马也就越是不值钱。就像蒙田[④]说过的那样，他说他从十八岁到三十岁，那岁月就无忧无虑地匆匆虚度了，他甚至连那个'也许'也不是了；人情世故最后把他归于庸众的圈子，舆论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因为在舆

---

① 沃佛纳尔格（Vauvenargues，1715—1747），法国作家、伦理学家，著有《人类精神之认识引论》（1746），《随感格言集》死后出版，伏尔泰称此书可能是最好的法文著作之一。

② 拉格朗热（Lagrange，1736—1813），法国数学家、力学家、变分法奠基人之一。著有《分析力学》等。

③ 拉法耶特（Lafayette，1757—1834），法国将军，政治家。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曾起过重要作用；1830年七月革命时被选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支持路易－菲力浦登上王位。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并荣立战功。

④ 蒙田（Montaigne，1533—1592），法国作家、思想家，《随笔集》是其名作。

论看来,他和一般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说他这个人重要,无非因为佃户们往他的办事处缴了一个法郎而已。

"我嘛,作为哲学家,对办事处收到多少钞票并不在意,我注意的是数钞票的人。我看他不过是那么一个不尴不尬、叫人讨厌的家伙,可是,正因为碌碌无能,有时他才不得不是某个政党的红人,滑稽歌剧院和罗西尼[1]歌剧里的红人,拿里昂堤岸上的死亡数字[2]来取乐的稳健派的红人,一再叫喊尼古拉即将借给他两万壮丁和四亿现款的亨利第五[3]的红人。管他娘的,管他世界不世界!埃德加宁可让自己做一个大傻瓜!

"如果他到教堂去望弥撒,如果他禁止人们在他四周随意谈笑,不论开什么玩笑都不许,如果他听过人家那已经进行了五十年的名目繁多、招摇撞骗的说教,自己再去施舍一番,那么,学院的学者名流以及总主教府的人士就一定会宣扬他什么美德都有;他们也许会把他抬到巴黎十二位市长中的一把交椅上去也未可知。最后,他还要创办济贫院。Reguiescat in pace.[4] 傻瓜曾经在人世间生活过,现在傻瓜寿终正寝了。"

吕西安把这篇道德说教的每一句话都念了两遍至三遍;反复推敲其中的涵义和重要内容。他的想入非非简直引得《巴黎晚报》的几个读者都抬起头来;人们都盯着看他;他生气地付了钱,从阅览室走了出来。他在阅览室门前的博沃广场上又来来去去溜达了半天。

"我索性就做一个坏蛋吧,"他突然叫出声来。他就这样过了一刻钟光景,仔细掂量自己的勇气,然后叫了一部轻便马车,向歌剧院驰去。

---

① 罗西尼(Rossini,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作品有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威廉·退尔》等。

② 指路易-菲力浦统治下,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及1834年第二次起义。

③ 亨利第五(1820—1883),即尚博尔伯爵,波旁王族长支唯一继承人,查理第十的孙子。1830年七月革命后逃亡国外,后在布拉格,为正统派王党的首领;被称为亨利第五,但终其一生也未能登上王位。所以下文南锡一批支持亨利第五的贵族均属正统派王党,他们都按照布拉格的指令行事。尼古拉指俄皇尼古拉第一(1796—1855),1825—1855年在位,亨利第五的支持者。

④ 拉丁文:"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我正找你呢,"他的父亲在歌剧院走廊上找到了他,他看见他父亲在这里不停地徘徊。

他们急忙上楼,走进勒万先生的包厢;已经有三位小姐坐在包厢里,其中雷蒙德打扮得十分窈窕轻盈。

"They can not understand.(咱们谈的话她们听不懂;不必拘束。)"

雷蒙德小姐说:"先生们,从你们的眼神里,我们就看出你们有要紧的事要谈,不便让我们知道;我们这就去上戏。我们不在,你们就愉快地谈吧。"

"嗬!你们也懂得灵魂有罪不得进入荣誉的禁地啊?"[①]

"我的父亲,对你我会永远是真诚的。你对我太宽容了,这使我惊奇,让我更感激你,更尊敬你。我的不幸遭遇,就是对我的父亲也讲不清楚,所以,我对我自己也感到厌恶,对生活我也觉得索然无味。如何去选择一个职业?那在我都一样,都无所谓,也可以说,都叫我打不起

---

① 司汤达写这一段前几日已另写有父子相会一场,不过没有深写。这两段他都保留下来,以备择其一而用。下面便是第一次写的那一场。(马尔蒂诺注)

"为取得生活经验和为生活所迫而挣扎,我看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但是像卡隆或德·昂甲公爵开的那种玩笑,只会使我远避到世界的尽头……"

"你明明知道某某先生还活在人世,他的一套现行体系只能用金钱来吸引人。"

"那么未经审判先投入监狱的办法怎样?"

"那和你的部长不相干,我希望,和你也没有关系,"勒万先生就用这种天真而无拘无束的孩子般的口吻结束了这场谈话,"我要去作出保证,也替你担保。你好好陪这几位小姐吧。"

她们中的一位(即生得非常窈窕的那一位),吕西安八个月前曾请她吃过饭。她正尽力愉快地和他谈话。

"我的小雷蒙德,你比以前更漂亮了,"吕西安对她说;"不过,我已经没有眼光了。现在,除了马和打猎以外,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女人只叫我心烦。"

他的感受就是这样,他专心看戏,今晚演的是《唐璜》。

"说吧,笑吧,我是绝对说不出也笑不出的,"他又说,看到她们拘拘束束,很不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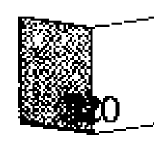
"我不是傻子,"雷蒙德说。"我们不爱听你说话并不是因为马,也不是因为打猎,而是因为西班牙借款的事……"

"先生,有蒂巴尔公债券吗?"西拉菲小姐怪认真地问道。

吕西安没有回答,接着她们就咭咭呱呱地开起玩笑来了,好像他没有坐在包厢里似的。

吕西安望着剧院大厅,

"看我真是坐在巴黎最入时最漂亮的人们当中。"



精神来。对我最合适的地位，说不定就是巴黎济贫院[1]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的那种处境，其次，做一个野蛮人对我倒也挺合适，他为了每天都有东西吃，为了活命，不得不出去打猎或者捕鱼。这对一个二十四岁的人来说，谈不上什么体面，也谈不上什么荣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我这个秘密……"

"怎么！甚至你的母亲也不能知道？"

"让她得到安慰，只会增加我的痛苦；还是不要让她看到我这个痛苦的处境为好，免得让她太痛苦……"

勒万先生的私心这时觉得他同他儿子的关系靠得更近了一些，不禁感到快乐。他想："他对母亲都保密，只是对我却并不隐瞒。"

"……倘若我对表面现象过于敏感，那么，我所选择的职位对我提出的要求，也许会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如果在你的银行里找到一个位子的话，我可以随时离开而不会得罪任何人，我想我也许应该选定这个职位吧。"

"我看还是让你有个更重要的基地为妥。你去做内政部长的秘书比在我的办事处担任秘书处主任对我更有利。你作为上流人士这样的身份，在我的办事处里对我实在没有什么用处。"

吕西安自从当上乌龟以后，变得这么聪明灵活，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当上乌龟，这话是他自己说的，这是一种痛苦的自嘲，他竟把自己看成是受了骗的丈夫，把戏文里和凡夫俗子加到这种处境上的大量可笑可恶的名目都拉到自己身上来，目的就是尽量折磨自己，让自己心里痛苦。仿佛这种处境居然有这么多特征似的[2]！）

吕西安决定选择内政部的职务主要出于好奇：银行是他所了解的，但对内阁一个部的情况他却一无所知。他认为在德·韦兹伯爵先生身边任职是很可庆幸的，据报纸上说，德·韦兹伯爵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事务家，法国第一流的政府官员，可与拿破仑皇帝的达律伯爵[3]相媲美

---

[1] 巴黎济贫院（Hôtel－Dieu，一译主宫医院），法国巴黎及一些城市的主要医院名，医院的主要部分为设置病床的大厅；亦指中世纪收容病人的医院。

[2] 可能略嫌冗长。（司汤达原注）

[3] 即皮埃尔·安托万·达律伯爵（1767—1829），拿破仑时代的军事行政官，司汤达的表哥，1811年任陆军大臣，著有《威尼斯共和国史》、《布列塔尼史》。

的人物。

他父亲话音刚落，他就怀着对未来寄予莫大希望那种天真的错误心理，大声叫道：

"这么说，我就下定决心啦。我虽然倾向于银行，不过我还是参加内政部的工作吧，条件是我不参加任何暗杀活动，比如暗杀内伊元帅[①]、卡隆上校、弗罗泰等等。我至多参加那些金钱诈骗的勾当；总之，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我反正只干一年。"

"那太少了。人家会说：'他那职位做不到半年。'刚开头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讨厌，半年过后，人家那些弱点和劣行你也许就能体谅了。看在我们的交情上，你能不能为我多牺牲六个月，答应我一年半之内不要离开格洛内勒路的办公厅[②]？"

"我向你保证干一年半，不过永远不去参与暗杀，比如说，我的部长对一位能言善辩、但对某项财政预算总是从中作梗的议员，往往要雇四五位军官接二连三地和他决斗。"

"啊！我的朋友，"勒万先生真心地笑着说，"这你又怎么脱得了身？哪里的话，根本不会有这种决斗，这是理所当然的嘛。"

"补救的办法总会有的，"他的儿子十分认真地说下去，"我立刻就到英国去。"

"但是，你这个有道德的人，谁是审判罪行的审判官呀？"

"是你，我的父亲。"

"选举中的诈骗、谎言、操纵不会打破咱们订下的合约吧？"

"自欺欺人的小册子我是不写的……"

"呸！那是文人干的事儿。在这类不干不净的事务中，只需你的擘划，根本不用你亲自动手。所有政府，哪怕是合众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面从来都不讲真话，这是一个原则；如果它不能在整体上说谎，那么它就在细节上说谎。再说，谎话有好的，也有坏的；从有五十路易收入到有一万二至一万五法郎收入的少数人所相信的谎言，那就算是好的

---

① 内伊元帅(1769—1815)，拿破仑手下最著名的元帅，骁勇善战的传奇式英雄，被拿破仑封为莫斯科亲王，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被判处极刑。

② 指内政部。



谎言,极好的谎言骗得过某些备有马车的人士,极坏的谎言就是那没有人相信的谎言,只有那班不要脸的政府官员才一天到晚喋喋不休地讲它。这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关于国家的最重要的一条箴言;你可得牢牢记住,只是不能说出去。"

"我进了贼窝啦,他们的全部秘密,大的也罢,小的也罢,全都托给我,交托给我的名誉了。"

"这话说得有学问。政府每天上午一面发誓说尊重人民的权利和金钱,可是时时刻刻都在盗取人民的权利和金钱。英国皇家海军的大大小小缆索的中心都有那么一根红线你还记得吗?或者,《维特》[1] 你还记得吗?我想,大概在这本书里我曾看到讲起过这种有意思的事儿。"

"不错。"

"一个行会组织或者一个人总有一个根本性的谎言不得不维持,那情形就是这样。从来也没有纯粹的、单纯的真理呀。你就看看那些理性权力派吧[2]。"

"拿破仑的谎言远非如此粗鄙。"

"只有两件事情,人们还没有找到弄虚作假的方法,那就是谈话谈得叫人开心和打胜仗。得了,咱们别去谈拿破仑吧。进了内阁,那个所谓道德感,就得丢在大门外,这和拿破仑时代一样,进了他的卫队,就得把爱国心抛开。你是不是真心愿意做一年半的棋手?你不喜欢让金钱的事务给弄得扫兴吧?只有流血才会叫你罢手吧?"

"是的,我的父亲。"

"好啦!咱们就谈到这儿吧。"[3]

于是勒万先生从他的包厢里抽身而去。吕西安注意到他走路的样子就像二十岁的小伙子一样。这是因为和自己这么一个糊涂虫谈话,

---

① 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

② 法国王政复辟时期一种半自由派半保守派政治理论,即所谓按照理性原则确定权力,代表人物有基佐、罗瓦耶-科拉尔。

③ 这段对话也许略嫌长了一点,不过勒万先生本意想讲讲清楚,这使他儿子在电报事件后不因厌恶而打乱已策划好的整个阴谋事件。(司汤达原注)

真害得他疲惫不堪。[1]

对政治居然产生了兴趣，这连吕西安自己也觉得奇怪，他注意看了看歌剧院的正厅。

"我此刻正坐在巴黎最漂亮最时髦的人们中间。我在这里简直应接不暇，在南锡那是什么也看不到的。"

想起南锡这个亲切的地名，他不禁取出表来看了一看。

"现在是十一点钟。在我们那些互相信任、亲密无间的日子里，在我们那些最愉快的日子里，我常常把我每天晚上拜访的时间拖到十一点。"

有个很没出息的想法，已经多次被压了下去，现在又强有力地浮上他的心头，他简直无力抵抗，那就是：

"如果我在内政部站住脚跟，如果我再到南锡去，再回骑兵团，那又会怎么样？如果我去请求她原谅，说她瞒着我的那个秘密我已经知道，或者我亲眼见到的事我不去跟她谈，这样也许更好一些，那么，她为什么不能像命中注定的那一天的前夕那样接见我？她在认识我之前就已经有了情人，证据我已经看到，那我又有什么理由说我受到了侮辱？

"我和她相处的方式难道自始至终一点也不能变化？她迟早总会知道事实真相的；如果她问起我，我总不能不告诉她，没有虚荣反而会使我像个没心肝的男人那样看不起一切，这在我已经发生过多次了。了解我的人，就会看不起我，特别是我决不会把那真心话讲给她听，有了这种感情，我还能平心静气、安之若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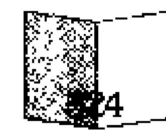
这个大问题弄得勒万心情十分激动，他两眼只顾呆呆地盯着看那些包厢里坐得满满的时髦女人。其中许多人他都认识，他觉得她们都

---

[1] 司汤达原来写过一段初稿，后来未用，下面便是他原来写的那一段。（马尔蒂诺注）

于是勒万先生从包厢里抽身而去，包厢里马上就进来几位漂亮的小姐，接着又来了两三个年纪不同的寻欢作乐的人，就像勒万先生那样的人。

凡是进来的人都对他说几句俏皮话；只要可能他都回敬不误，一点也不生气；不过，在他家中，除非真想挑起事端，没人和他谈严肃的事情。这种习惯他是看得很清楚的。当巴黎到处都在谈论五位部长解职和重新组阁的时候，吕西安经常遇到一个最了解内情的人，出于自重，他不敢和对方谈论政治。后来，有许多次，他真想和他父亲谈谈政治问题。他想："那我就似乎要破坏我们的合约了。"因此又闭口不言。



像是乡下女戏子。

“伟大的上帝啊！我真是疯啦，”当他从小望远镜里看到一排包厢的尽头的时候，他这样想，“对德·毕洛朗夫人或德·欧甘古夫人客厅里的那些女人我一定也用了乡下女戏子这个字眼。一个得了危险的热病的男人，病得昏昏沉沉，连甜美的糖水叫他喝起来也会觉得苦涩；重要的是还没有人看出我得了这个疯病。我得随大溜，只谈些平常的俗事，对我这社会环境所承认的意见一点也不许偏离。如果我有一间办公室的话，上午就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在办公室里办公，要不然就骑马出去散步；晚上只管去入迷地看戏，在外省流放了八个月之后这是不言而喻、十分自然的；如果不得不到人家的客厅去，那就显示出玩玩双人纸牌这种不免有点儿过分的雅趣吧。”

剧院厅内各处灯光都灭了，吕西安这番考虑一下也就被这片黑暗打断了。

“好吧，”他苦笑着，“我这么喜欢看戏，我就最后一个离开吧。”

事实上，他的痛苦已经减轻了。每天他有十次想到南锡，每次都让下面这种想法取代了：“他们叫我去做些什么工作？”他此刻怀着一种新鲜的兴趣浏览着各种报纸。他所得到的唯一有关政治方面的提示只有这么一条，这还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

“你的文笔不好；你写的那些信，文字都组织得不好。”

“确实是这样。”

“那好！到了格洛内勒路，你就会写得更糟；你写的东西不誊清就不能送呈国王过目，去抄录一些密件的麻烦倒是给你免掉了，你就不要让你的手迹和某些事情牵连到一起吧，这在十年后很可能成为令人难堪的回忆。我亲爱的吕西安，感谢上帝，你比国王小三十八岁。你看看这三十八年法国发生的变化。难道将来不会和过去一样？世事处处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你父亲为了让我安心总这么对我讲。可是，那种控制不住的野心不是已经扩展到社会最下层了吗？一个做鞋匠的孩子也想当拿破仑。”

政治性的谈话总是谈不完的，在一个作为有头脑的女人的母亲，和一个对人们要把他怎么样正感到不安的儿子之间，这样的谈话更是没

完没了。南锡那个纠缠不休的鬼影不来搅扰勒万，这还是第一次。

歌剧院那次谈话一个星期后，《通报》上登出内政部部长某某先生辞职业已照准，任命贵族院议员德·韦兹伯爵先生继任，此外还有四项关于部长任命的报道；在报纸最下栏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角落，还有如下一条消息：

“据……令，某某先生、某某先生、……及吕西安·勒万先生，均被任命为查案官。吕·勒万先生兼任内政部长德·韦兹伯爵先生的特别办事处负责人。”

第四十章

当勒万在这里接受他父亲关于人情世故一些初步教诲的时候，下面且让我们看看南锡发生了什么情况。

吕西安突然不辞而别这件大事，德·桑累阿先生、罗莱尔伯爵以及他们一起吃饭并共同策划进行决斗的其他几个人，是在吕西安走后第三天才知道的，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十分惊讶。他们对杜波列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真猜不透他采取什么妙法取得了成功。

这些先生做起事情来一开始总是勇猛异常，并带有危险性，他们居然不顾对杜波列这个作风恶劣的市民的厌恶，亲自登门拜访。外省人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正规化，凡是可以从单调的日常生活中挣脱出来的机会总也不肯白白放过，所以这几位先生俨乎其然地爬上博士所住的四层楼。他们走进门去，一言不发，只管行礼致敬，并且靠墙围成一圈，由德·桑累阿先生代表大家发言。这位先生一大堆平淡无奇的言辞中，有句话特别引起杜波列的注意：

“如果你希望进入路易-菲力浦的议会，如果你有意参加选举，如果这对你适宜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答应你：我们的选票和我们每个人可能弄到手的选票，都投给你。”

这话讲完后，卢德维格·罗莱尔先生笨拙地跨前一步，畏畏缩缩，半天说不出话来。他那长着一头金发、枯槁的面孔上这时盖满了无数

新出现的皱纹，他做了一个怪脸，临了，不大高兴地说道：

“也许只有我一个人不应该感谢杜波列先生；因为，惩罚，或者试图惩罚一个胆大妄为之徒的快乐竟让先生给剥夺了。不过，我应当作出这个牺牲，因为，这是为了服从查理第十陛下的命令。不过，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了损失，我还是要像这些先生一样，为杜波列先生效劳，尽管如此，尽管我已经宣誓效忠路易-菲力浦，说实话，我不知道我的良心能不能允许我前去参加投票。”

杜波列的骄傲自负，他喜欢向公众发表演说的癖好，终于战胜了一切。必须承认，他谈话真是谈得妙不可言；吕西安为什么以及如何走的，他都避而不谈，这就把他的听众一个个都感动了：桑累阿竟感动得涕泗滂沱；就是卢德维格·罗莱尔在离开博士办公室的时候也衷心地和博士热烈握手。

送走客人以后，杜波列不禁哈哈大笑[①]。他刚刚讲了四十分钟，讲得十分成功，他把听他说话的人们痛痛快快地嘲弄了一通。对这个坏蛋来说，这就是构成他最大快乐的三大要素。

“你看，从现在起，直到选举，这些畜生对我采取的步骤只要不节外生枝，二十来张选票就稳到手了。这很可观。我从各方面了解到，德·瓦西尼先生有把握的不到一百二十票，到场选举的不过三百人；在我们神圣的党里，最纯正的人士一定会非难他进议会时的宣誓，因为他是亨利第五的特殊忠仆嘛。至于我，只是平民而已；这倒是一个有利的方面。我住在四层楼上，又没有马车。德·拉法耶特先生和七月革命的朋友们对我和奥国皇亲德·瓦西尼先生虽然同样怀恨在心，但总该比较喜欢我，而不喜欢德·瓦西尼先生吧，何况他腰包里已经揣着……议院的贵人特许证书，如果国王御前会议还存在的话……我在这里还得为他们演出自由派的闹剧，就像杜邦（德·累尔）[②]一样，他现在也是

---

① 哈哈大笑，这种语句不够高贵，但是很明确，简短。（司汤达原注）

② 杜邦·德·累尔（Dupont de l'Eure，1767—1855），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政治家，诺曼底人；1797年任督政府五百人院成员，1814—1815年以及“百日王朝”时期任拿破仑帝国下院的副议长，波旁王朝复辟后被放逐，1817年被选入议会，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1830年参加七月革命，四十年代为共和派成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过临时政府首脑。

本党的体面人士了，如今他们总算把德·拉法耶特先生埋葬在地下了。”

党的另一位领袖，和杜波列一样的一个正派人物，但为人和他不同，此人比较狂热一些，因为把钱捞到手的希望还很渺茫，所以他就激动得不得了，这人就是共和派戈提埃先生。戈提埃先生对吕西安的离去一直感到十分诧异，而且也非常伤心。

“一点儿也没有跟我提起过，我偏偏那么爱他！哎呀！巴黎人的心肠呀！彬彬有礼，却薄情寡义！我总以为他和别人不一样，我总以为从他灵魂深处看到了一副热心肠，看到了激情！……”

同样的感情，不过从另一种强度上表现出来，也使德·夏斯特莱夫人心里激动万分。

“……他曾经发誓说爱我，竟没有给我写封信，我呀，唉，我的弱点，他知道得那么清楚！”

这种想法真是太可怕了。德·夏斯特莱夫人最后相信吕西安的信被人扣下了。

“德·贡斯当丹夫人的回信难道我收到过？”她对自己这样说：“自从我病倒以后，我至少给她写过六封信。”

读者想必知道，居尼埃夫人是南锡邮局局长，属思想正派那类人。德·彭乐威侯爵先生一发现女儿卧病在床，不能外出，就亲自到居尼埃夫人处走了一遭。居尼埃夫人是个身材矮小、只有三尺半高的教徒。他先把她恭维了一通，然后，为了不把有关国王（即查理第十）的权力及其不在国内时期派出的专员这件事讲得太露，不要让人家有个明确的概念，他用婉转动人的语调说了下面一番话：

“夫人，你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又是非常好的保王派。大选快要举行了，这可是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啊。确实，谨慎正迫使我们采取某些措施；夫人，法律虽然存在，但布拉格却高于一切。而且，毫无疑问，任何效忠的行动都会记录在案，所以……局长夫人，我艰巨的义务对此不便直说，总之，处于当前这困难时期，拒不给予我们帮助的，当然都是反对我们的……”

两位严肃人物的这次谈话，谈了很久，谈得极其谨慎，如果把它全部写出来，读者一定会感到极其厌烦（因为这种喜剧人们至今已看了四

十年，一个自私自利的老侯爵和一个职业信徒之间的对话所表现的一切，难道还想象不出来？）。一个是图谋继承女儿遗产的父亲，用一贯精心设计的伪善把他的鬼心思乔装打扮起来，另一个是慈悲为怀的信女，职业性的教徒，虽说胆量小而又小，但一心想的是查理第十或亨利第五一旦登上王位，那么，这个可以拿到一千一百法郎的好职位就万万不能丢掉，因此她用更加乏味的诈伪和更少伪装的甜言蜜语把她的答话装饰起来；他们开始时用坦率的口气、友好的腔调和文雅的语言互相试探，足足谈了一小时又三刻钟，这样谈过后，他们达成了协议，协议有如下几条：

第一，专区区长、市长、宪兵中尉等人的信件今后不再送侯爵先生。居尼埃夫人只送代理主教雷伊先生、神父奥利夫先生等人所写的信件给他过目即可，信件不需扣留。

德·彭乐威先生谈话的全部内容讲的就是这第一条。作为让步，在第二条上他也取得了全部胜利：

第二，所有寄给德·夏斯特莱夫人的信件一律交给侯爵先生，由他转交给他一病不起的女儿。

第三，德·夏斯特莱夫人付邮的所有信件均需送侯爵先生一阅。

侯爵对这些信件可设法通过费用比较便宜的邮寄途径自行处理，这是大家取得默契而心照不宣的。但是，这种情况势必使政府收入蒙受损失，因此，作为政府这项公务的代表的居尼埃夫人，对馈赠一筐莱茵出产的二级优质葡萄酒则有权接受，这实在是十分合情合理的。

这次会谈后的第三天，居尼埃夫人就亲自封好一包邮件，交到侯爵的贴身听差老圣让手中去了。这包邮件里封着德·夏斯特莱夫人写给德·贡斯当丹夫人的一封信。信的口气亲密温存；看来德·夏斯特莱夫人要向她的朋友征求意见，但又不敢明说。

"无聊的废话，"侯爵一面把信塞到他的写字台里去，一面这样说道。一刻钟之后，人们看到那个老听差给居尼埃太太送去一筐十六瓶装的莱茵葡萄酒。

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性格温柔随和，不拘小节。她心地高尚，爱沉思默想，喜欢一人独处，俗事干扰不了她。如果她这种习惯不幸被打破了，那么，她也不惮一次又一次下决心去对付，所以，她特地差她的仆人

到达尔奈镇上给德·贡斯当丹夫人寄去一封信。

仆人走了一个小时后，德·贡斯当丹夫人忽然来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真是喜出望外。对两位朋友来说，这是多么惬意的时刻啊。

“怎么啦！我亲爱的巴蒂尔德，”两人都高兴得说不出话来，隔了好一会儿，还是德·贡斯当丹夫人先开了口，“等了整整六个星期也没有等到你一个字！碰巧我从省长先生为选举派出的一位办事员那里听说你病了，说你的病情还很叫人担忧呢……”

“我至少给你写了八封信。”

“我亲爱的，这太不像话啦；真有这种事，好心也变成了欺骗……”

“他还以为干得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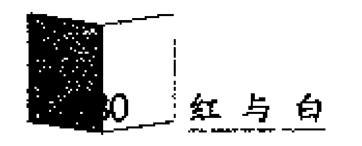
这话的意思是说：“我父亲还以为干得好呢”，因为德·夏斯特莱夫人虽然什么都容忍得了，但她周围发生的事儿她不会看不到；她正留心观察种种诡计如何发展下去，不过这些事儿实在叫她讨厌，反而使她喜欢孤独自处，至于社会活动则无非是参观画展，看戏，参加热闹的郊游，参加盛大的舞会。客厅里只要有那么五六个人聚会，她见了就害怕，唯恐有什么卑鄙下流的勾当会伤害她。她最怕这种不愉快的感受，几乎不敢和一个人单独坐在一起谈话。

德·贡斯当丹夫人在社交场上态度却完全相反，人家这才不敢小看她。德·贡斯当丹夫人那么富于进取心，气质又刚烈，素来知难而进，总喜欢把可笑的对手嘲弄一番，大家把她看成本省不可轻侮的女人之一。她的丈夫，是个相当富有、非常漂亮的男人，她要他办的事儿他无不专心热情地去办。比如说近两年来，他一心经营一座风磨，这是将他私邸附近的一座旧石砌塔楼改建而成的，这座风磨给他带来的收益有四成之多。可是近三个月来，那个磨坊他却无心过问，心里全放在议会上了。因为他根本不是个精明人，从来也没有得罪过谁，可以说为人谦和，而且一贯照人家给他的佣金正经地履行义务，所以他还是有机可待的。

“我们觉得德·贡斯当丹先生参加选举很有把握。我亲爱的，省长已经把他列为第二线，怕的是我们的对手，德·库瓦藏侯爵。”

德·贡斯当丹夫人说这几句话时满面笑容。

“政府指定的候选人一定要完蛋。那是一个相当卑鄙的骗子，选举



前夕人家要拿出他的三封信来让大家传阅，这三封信清楚地证明他干的是高级特务那一行。这就把他去年五月一日得十字勋章那件事说得明明白白，那个叫人嫉妒的勋章可把整个伯夫隆地区[1] 都给气坏了。亲爱的巴蒂尔德，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我们的行李都打整好了；我们要是不能取得胜利，那才可笑呢！"她笑着补充说，"不过，如果真的马到成功，我们一定第二天就动身去巴黎，我们至少要在巴黎呆上整整半年。那么，你也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这话使德·夏斯特莱夫人脸红了。

"啊！善心的上帝！我亲爱的，你怎么啦？"德·贡斯当丹夫人说到这里停住了。

德·夏斯特莱夫人面孔涨得发紫。仆人带到达尔奈寄的信德·贡斯当丹夫人若是收到的话，她该是多么高兴；在那封信上，写着这样一句命中注定的话："你爱的那个人，已经把心交出来了。"

最后，德·夏斯特莱夫人还是羞愧难当地说了：

"唉！我的朋友，有个人，他一定相信我是爱他的，而且，"她深深低下了头，又说："他一点也没有看错。"

"看你真是疯了！"德·贡斯当丹夫人笑着叫了起来。"说实在的，如果我让你再在南锡呆上一年两年，你就不论碰上什么事都怀着修女般的感情了。伟大的上帝啊，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寡妇，唯一的依靠就是七十岁的老父，他爱女儿爱得过分，把她的信都扣了下来，她想找个丈夫，找个依靠，找个支柱，有什么不好？……"

"哎呀！这还不是全部理由；我要是接受你的称赞，那就是撒谎了。偏偏他又有钱，出身又好，他哪怕是个庄稼汉的穷小子，也还是那么个人啊。"

德·贡斯当丹夫人请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说一遍，除非是真心实意的爱情，不然她是不感兴趣的，她对德·夏斯特莱夫人怀有诚挚热烈的友谊。

---

[1] 伯夫隆地区，法国中部地区，今包括卢瓦尔－歇尔省大部分以及卢瓦雷省部分地区；该地区的伯夫隆河系卢瓦尔河支流，源自卢瓦雷省，横贯地区首府拉莫特-伯夫隆市之间。

“他，那是从两次摔下马来开始的，就在我的窗下……”

德·贡斯当丹夫人一听不禁放声大笑[①]；德·夏斯特莱夫人见她这样，很是生气。后来，德·贡斯当丹夫人笑得流出了眼泪，连话也说不出来，欲言又止有二十次，才把话说出来：

“我亲爱的巴蒂尔德……这么说，你……对这么厉害的胜利者……可不能……用外省专用的那个说法，说什么这是一个漂亮的骑士！”

对吕西安这种不公正的看法，反而使德·夏斯特莱夫人把这半年来发生的事情的经过讲给朋友听的兴趣变得更加强烈了。不过整个事件当中属于感情的那部分并没有打动德·贡斯当丹夫人，因为她不相信那种所谓伟大的激情。不过，故事的结局，尚无下文的结局，倒使她颇费踌躇地思索起来。故事说完了，她依然默而不语。

后来，她对她的朋友说：“你那位勒方先生，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究竟是个叫人害怕的唐璜呢，还是个没有经验的孩子？他的行为完全不自然。”

“你还是说他的行为非同寻常吧，那决不是有意装出来的，”德·夏斯特莱夫人说，那热切活泼的神情在她是难得见到的；她又带着某种激动的心情说：

“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他可亲。他一点也不是那种只看过几本小说的糊涂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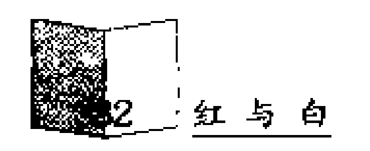
两个朋友在这个问题上讨论了很久。德·贡斯当丹夫人总有点儿疑心，待到忧愁地发现她的朋友陷得很深，她更是疑虑重重，放心不下。

德·贡斯当丹夫人起初以为这是一次小小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恋爱，如果社会礼俗各方面凑起来都通得过，结成一段姻缘也是有益而无害的；倘若不是这样，到意大利去旅行一趟，或者到巴黎去过冬散散心，三个月天天不断的会晤所引起的激动也就会平复下来。可是，她看这个温柔、胆怯、懒散而又什么都难以打动的女人非但不是这样，反而真的发了疯，连主意都已打定。

“我的心告诉我：他卑怯地把我抛弃了。怎么！居然没给我写信！”德·夏斯特莱夫人反反复复这么说。

---

① 笑了四次；我亲眼看到；模特儿如此。（司汤达原注）



"可是我写给你的信你一封也没有收到呀，"德·贡斯当丹夫人气愤地说。德·贡斯当丹夫人有一种对这个世纪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品质，这就是对女友绝无恶意，即使那有关她的利益；在她看来，谎言会断送友谊。

德·夏斯特莱夫人怀着一种很奇特的愤慨又说："他怎么不派一个马车夫来，怎么不叫一个车夫来送个信，不过十里路程，对那个车夫说：'我的朋友，这一百法郎你拿着，你把这封信给我送到南锡抽水机路交给德·夏斯特莱夫人。把信交给她本人，不要交给别人。'"

"他动身时一定写了，到了巴黎一定又写了信来。"

"他已经走了九天了！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对我的信的下落有疑心；但是我对所有这些事情的想法他都知道。我的心告诉我，他知道我的信都是真诚坦白的。"

第四十一章

德·夏斯特莱夫人心中疑虑重重，因而决定不跟德·贡斯当丹夫人到巴黎去——如果她的丈夫当选议员进入议会的话。

"那岂不像是我在追勒万先生吗？"她对德·贡斯当丹夫人这样说。

此后半个月内，她拒绝去巴黎就成了这两个朋友最亲密的谈话的中心。

德·贡斯当丹夫人到后的第三天，贝拉尔小姐拿到一笔可观的钱，就被打发走了。德·贡斯当丹夫人以她一贯的活动能力，找来博利厄小姐问话，然后把安娜-玛丽也给打发掉了。

侯爵德·彭乐威先生对家里发生的这些小事极其注意，终于明白他女儿的这位朋友原来是个很难对付的对手。

这倒也有点符合德·贡斯当丹夫人的愿望：由于她持续不断的张罗活动，德·夏斯特莱夫人身体渐渐好了起来。她很想参加社交活动，借着这个话，她就催促她的朋友每天晚上都到德·华洛朗、德·欧甘古、德·马尔希、德·塞尔庇埃尔、德·高麦西等夫人家里去作客。

德·贡斯当丹夫人打算造成一种局面，表明德·夏斯特莱夫人自从勒万先生走后并没有失望、伤心。

她想："不幸的巴希尔德可别做出什么不谨慎的事而自己还不知道。如果我们不在这里打消这种谣传，它就可能在我们动身后一直跟到巴黎来。她这对眼睛是那么美，它们会把什么都泄露出去的，

E sotto l'usbergo del sentirsi pura[1]

她当初看那个年轻军官用的想必就是这种无法解释、难以言传的目光。"

德·贡斯当丹夫人有一天在她们坐马车去德·毕洛朗夫人家途中问她：

"最积极主动、最不顾一切、对你年轻时代最有影响的人是谁？"

德·夏斯特莱夫人含着微笑回答说："当然是德·桑累阿先生。"

"那好！为了你的利益，让我对准这位先生的心发动进攻。为了我的利益，你告诉我，他手里是不是掌握着一些选票？"

"他有几个公证人、一个经纪人和几个地主的选票。他这个人挺好，每年至少有四万利弗尔的进项。"

"他拿这进项干什么呢？"

"他整天喝得醉醺醺，又养着马。"

"这就意味着他日子过得烦闷而无聊。我要把他拉过来。难道从来没有女人想跟他好吗？"

"我不信。首先得找到窍门：听他说说话总不至于把你烦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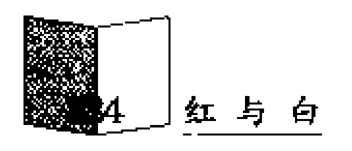
在心境烦闷的日子里，德·夏斯特莱夫人往往讨厌见人，最怕出门，这时，德·贡斯当丹夫人忽然叫了起来：

"我得出门给我丈夫拉选票去。在阴谋诡计错综复杂的战场上，可容不得任何粗心大意。我们在南锡选区如能得到三四票，就有希望控制全局。你看：我想听鲁比尼[2]真想死了，和一个齐啬鬼公公一起生

---

[1] 意大利文："在她纯洁感情的保护下"。

[2] 鲁比尼（Rubini，1794－1854），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1825，1831－1843年曾在巴黎演唱，系贝利尼和多尼采蒂浪漫主义风格的早期主要演唱者。



活实在受不了，要回巴黎只有一个办法：当上众议院议员。”

果然不出几天，德·贡斯当丹夫人就发现了杜波列博士隐藏在粗野、不安但一点也不讨人厌的外壳下的非凡的才智，并和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头熊接连两次见到一个没有病的女人找他谈话，这是他从未遇到过的事。这个时期，在外省，医生还没有把听忏悔教士的职务接替过来。

“亲爱的博士，咱们是同行，”她对他说，“咱们一块儿投票，一块儿选出一个政府，又推翻一个政府……咱们的筵席将要和他们的差不多，你将来会投我一票，是吗？十二票加在一起才算数……可是我忘了：你是激烈的正统派王党，我们是温和的反共和派……”

几天后，德·贡斯当丹夫人又有一个新发现，这个发现是很可利用的：德·欧甘古夫人在勒万走后大为伤心。那么开心、那么能说会道的一个女人，曾经是交际场上左右一切的中心人物，现在却咬紧牙关，默然无声了。挽救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恰好是她：现在几乎没有人说“德·夏斯特莱夫人失去了心上人”这种话了。可是德·欧甘古夫人，要么不开口，一开口就是巴黎，还说选举一结束就去巴黎。

有一天，德·塞尔庇埃尔夫人不怀好意地对正谈起巴黎的德·欧甘古夫人说：

“你是到那儿去找德·昂丹先生的吧？”

德·欧甘古夫人十分吃惊地望了她一眼，德·贡斯当丹夫人看到此情此景觉得非常有趣：德·欧甘古夫人早已把德·昂丹先生忘得一干二净了！

德·贡斯当丹夫人只在德·塞尔庇埃尔夫人的客厅里才听到对她的朋友真正危险的谈论。

德·贡斯当丹夫人对她的朋友说：“把这么吓人、这么可笑的丑女儿嫁给巴黎一个有钱的小伙子，那小伙子对这个事儿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不知怎么想得起来的？简直是疯了。一个巴黎小伙子竟敢把这样一张脸带到那种客厅里去，没有几百万怕也办不到。”

“勒万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你不了解他。如果他真爱她，对社会上的那些攻击，他就不会放在心里，甚至压根儿就没注意到。”

她花了五分钟工夫说明吕西安的性格。这个说明很有说服力，所

以德·贡斯当丹夫人不禁思索起来。

不过，在德·贡斯当丹夫人和戴奥德兰特见过五六次面后，戴奥德兰特对勒万的亲切友谊却使她很受感动。这并不是爱情，这个可怜的姑娘连想也不敢这样想；也许她了解甚至夸大了自己身材容貌上的不利条件。有那种意念的是她的母亲。她以为凭她洛林高等贵族的身价就足以使一个微不足道的平民光耀门庭，她的根据也就在这里。

"可是在巴黎，人家拿这个名门望族能派什么用场？"戴奥德兰特有一天对她母亲这样说。

至于年迈的德·塞尔庇埃尔先生，德·贡斯当丹夫人也很喜欢他：他心肠非常好，居常无事总拿些冷酷无情的学理来自娱。

德·贡斯当丹夫人对她的女友说："这叫我想起咱们在圣心修道院的那个时候，N公爵在二月天，一大早七点钟，叫人套上四轮轿式马车出门，为的是跑去提出给罪犯'剁去手掌'这样的请求。那时贵族院正讨论渎神法，讨论对那些在教堂里偷圣器的盗窃犯判刑的问题。"[1]

德·贡斯当丹夫人容貌美丽，虽说有点平庸，但十分惹人喜欢，人又活跃主动，知情多礼，灵活聪颖，由她这么一来，很快就使她的朋友和塞尔庇埃尔一家讲和了。最后一次谈起这个微妙的问题时，德·塞尔庇埃尔夫人显出调皮的神态说：

"我保留自己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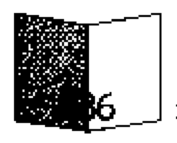
"好极啦，我亲爱的朋友，"那位前国王派往科耳马尔的中尉[2] 说；"不过，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再说了，否则那班混蛋又要说我们到处招女婿啦。"

六年来，德·塞尔庇埃尔先生从没有说过分量这么重的话。这句话在他这一家来说也是划时代的，因为直到这时为止人们都说勒万是戴奥德兰特小姐的居心不良的诱惑者，这样一来，勒万也总算给洗刷干净了。

---

[1] 1825年3月贵族院讨论"渎神法"，这项法律规定进入宗教建筑物偷窃一律处以死刑，在处死刑前并须剁去罪犯的手掌。这项法案当时遭到下院反对，社会进步阶层也激烈反对。这类法案提出，表明查理第十王朝贵族与教权派反动势力的猖狂。

[2] 指德·塞尔庇埃尔先生。



这两位朋友为了避开同选举人会见，天天都跑到绿色猎人去游逛散心。德·夏斯特莱夫人很喜欢再去看看那家很吸引人的咖啡馆。在这里，关于去巴黎问题的最后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

“你内心总是那么战战兢兢的，不能把那种侮辱人的恶俗的话强加到你自己头上，说什么去追一个情人，除非你自己立誓从此再也不理他。”

“好了！就算是吧！”德·夏斯特莱夫人明白她的意思，这样说。“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同意，我的怀疑，我的顾虑也烟消云散了。要是将来我在布洛涅林苑[1] 遇到他，要是他走上前来，和我说话，如果不回来再看一看绿色猎人，我就一句话也不跟他说。”

德·贡斯当丹夫人惊奇地看着她。

德·夏斯特莱夫人继续说：“要是我想和他说话，那么我就一定先回南锡，而且只在碰到这里的栅栏后，才回答他的话。”

沉默了片刻。

“这是立下的一句誓言，”德·夏斯特莱夫人认真地说。德·贡斯当丹夫人听她这话不禁笑了，随后，她也变得阴沉沉的，心情很不好。

第二天，在去绿色猎人的途中，德·贡斯当丹夫人见马车里放着一个镜框。里面是派尔费蒂[2] 的一幅版画，一幅很美的圣塞西尔[3] 像，那是先前勒万送给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德·夏斯特莱夫人要咖啡馆主人把这幅画挂在柜台上面的墙上。

“有一天我也许会来向你讨回这幅画。”当她和德·贡斯当丹夫人一起走开之前，她低声这样说：“只要这幅画挂在这儿，那么，我就决不示弱，决不和勒万先生说一句话。这命中注定的一片心念，就让它从这

---

① 布洛涅林苑原系鲁夫雷森林的一部分，从拿破仑时代起，布洛涅林苑成为巴黎近郊最理想的散步场所。

② 派尔费蒂(Perfetti)，生卒年不详，意大利版画家。

③ 圣塞西尔(Sainte Cécile，一译圣塞西利亚，？—约230)，罗马的基督教女殉教者，据五世纪末传说，她出生贵族，自动向上帝发贞洁愿；被迫出嫁，丈夫尊重她的誓愿，不与她同房，并经她劝导信教受洗；由于她把财产分给穷人，激怒地方的贪官阿尔马齐乌斯，下令将她烧死，火焰却不伤害她，于是将她斩首。又有一种传说：她是音乐主保圣人，既能歌唱又能弹奏乐器，因拒绝崇拜罗马诸神而被斩首。

儿开始吧。"

"命中注定，快别这么说！感谢上天，爱情并不是义务，爱情可是喜悦；不要把它看得那么悲惨。你的年纪和我加在一起正好五十岁，活到五十岁的时候，再满脸的忧郁愁苦，满腔的深思熟虑，随你怎么说吧，那也不迟；咱们还是接受我公公的道理吧：'天下雨，随它去！天晴，也随它去！'你发愁就叫你愁死，跟巴黎生气，又何必呢，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犯不上真动怒。总有那么一天，遇到一位漂亮的青年男子……"

"可是他并不好……"

"遇到一位青年男子，不加任何形容词的青年男子；你爱上了他，你整个心都被他占有了，悲愁因此飞得无影无踪，你却偏说这爱情是命中注定的！"

行期已经决定，为了这事她们和德·彭乐威先生大闹了一场，在争执中，德·贡斯当丹夫人占了上风，而且侯爵对她那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也怕得要命。

"这个女人什么都说得出口；什么都不拒绝，做个可爱的人并不难；什么都放任自己，有点机智也很容易。"有一天晚上，他很生气，反来复去总是对德·毕洛朗夫人讲这种话。

"那么好啦，我亲爱的侯爵！德·塞尔庇埃尔夫人就在那边，你去求她什么也不要拒绝吧，让咱们看看会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出现。"

"总不外乎那些嘲笑讽刺，"侯爵愤愤然反驳说；"在这个女人的眼睛里，根本就没有神圣的东西！"

"世上没人有德·贡斯当丹夫人那样的聪明才智，"德·桑累阿先生态度俨然地说话了，"她笑的是可笑的贪心不足，又怪得了谁？"

"贪心不足！"德·毕洛朗夫人说，好奇地看着这两个人煞有介事地斗嘴。

"是呀，贪心不足，专横跋扈。"桑累阿沉着脸又说。

德·桑累阿想出这么一个看法来，很是得意，又得到德·毕洛朗夫人的赞同，说不定这也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更叫他来劲了，因此一说他就足足说了一刻钟，而且说来说去绕了一个大圈子，末了还是回到原来那个贫乏的看法上来。

德·贡斯当丹夫人小声对德·毕洛朗夫人说："夫人，思想贫乏的

人抓到一个看法，那是再高兴也没有了！”这两位夫人格格笑了起来，桑累阿错把它当成赞赏他的意思，心下想：“这个可爱的女人一定是崇拜我的。”德·贡斯当丹夫人的确有道理。

德·贡斯当丹夫人接受过两三次晚宴邀请，筵席丰盛，整个南锡上流社会都请到了。德·桑累阿先生向德·贡斯当丹夫人献殷勤，可总是找不出话来谈，德·贡斯当丹夫人向他要那地方选民团的一票已经要了不知多少遍。她以为一定会碰到什么奇怪的抗议的；他对她发誓说，他一定把他的代理人、公证人和佃户的选票通统送给她。

“不但如此，夫人，我还要到巴黎去看你。”

“我在巴黎每周只见一次客，”她说，眼睛看着德·毕洛朗夫人。“在这儿，咱们大家都熟识，在巴黎，你可要把我的声名给牵连进去了。你一个年轻人，有钱，有马，又有社会地位！一个礼拜一次，我还嫌说得太多：至多一个月拜访两次。”

这样的开心事桑累阿可从来没有遇到过。他恨不得请公证人来把德·贡斯当丹夫人这个聪明女人许给他的好事立下文契，以免口说无凭。他说她是有才智的女人，他加到她头上的这个尊称一天至少要说上二十次，还要用洪亮的嗓门喊叫，果然取得很好的效果，别人听了他的话都信以为真。

为了这个女人一对漂亮的眼睛，他和德·彭乐威先生也吵了一次，他爽爽快快地宣称，如果不必向路易-菲力浦宣誓的话，他一定要参加选民团。

“在法国今天谁相信什么宣誓不宣誓？路易-菲力浦自己相信吗？几个强盗在树林一角把我截住，他们三个对一个，要我宣誓。莫非我也拒绝？现在，政府也是强盗，竟想剥夺我选出一名议员的权利，任何法国人都享有的权利。政府有省长，有宪兵，莫非我上去和政府斗一斗？我的天，我可不干！还是让我捧捧政府吧，就像政府犒赏光荣革命的战士一样。”

德·桑累阿先生不知是从哪一本小册子上找到这么三句名言的？谁也不相信这是他本人的发明创造。德·贡斯当丹夫人每天晚上都给他灌输些思想，可能得罪本省省长的言论她当然不会去散布。省长就

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杜莫拉先生[1]，出了名的变节分子。过去，早在一八三〇年前，他又是自由派演说家，后来就给关进监狱去了。他在查理第十王朝之下，在圣佩拉其监狱[2]度过八个月，总是说个不停。其实他这个人一点也不蠢，自从他改变信仰以后，他学乖了，甚至变得很狡猾，所以真正不谨慎的话德·贡斯当丹夫人是决不会轻易说出口的。

杜莫拉先生一心指望在巴黎搞到一个有四万法郎进项的官职，为了这个目的，他宁愿自甘下贱，一个礼拜受两三次侮辱，也忍得下去。

德·贡斯当丹夫人明白：一个献身于这种原则的人，对女人的美貌是不会敏感的。当前，杜莫拉先生准备采取高明的招数从选举中脱身出来，升迁到另一个省政府里去当官；《黎明报》（即戈提埃先生那份自由派报纸）对他大加讥评，专门把杜莫拉先生过去鼓吹自由派的言论又翻出来，在全省把他搞得*名誉扫地*——这就是当地用的那四个字。

在这里，要叙述杜莫拉先生操纵选举的种种事实和丰功伟绩，非得有八至十页篇幅才够，我们就一笔带过了；这是真实的，真实得就像无名尸体认领所那样，这类真实事件我们就留给供女仆阅读的十二开本小说去描写吧。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巴黎来，到杜莫拉先生的上司——部长府上走一遭。巴黎当权人物玩弄阴谋诡计并不那么叫人厌恶。

第四十二章

《通报》上光荣地披露勒万姓名的那天晚上，这位查案官既疲倦得厉害，又是一肚子的厌烦不快，像那位愤世嫉俗的人物[3]一样，闷闷不乐地坐在他母亲客厅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这一整天，人家跑来向他道

---

① 司汤达在小说开端南锡省长的名字原写的是弗莱隆，是与此不同的人物。因为，故事最初是在蒙瓦利埃展开的，弗莱隆先生在省政府处于专区区长地位，省政府高一级首脑是杜莫拉先生，司汤达在小说开头那样写，后来在全书中没有予以改正。（马尔蒂诺注）

② 圣佩拉其监狱，原址在巴黎隐士井路 14 号，1899 年被拆除。

③ 指莫里哀喜剧《愤世嫉俗》中的主人公。

贺，什么荣就高位呀，什么前途不可限量呀，什么辉煌的第一步呀，这些话总是在他眼前耳边说个不停，弄得他头脑发胀，透不过气来。那么多的恭维祝贺，正是巴黎居民富有才华的表现，他都要一一作答，他的答话多半很不得体，说得很糟，真把他累坏了。

“妈妈，这难道就叫做幸福？”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他对他母亲这样说。

“我的儿子，累得精疲力竭，就谈不上幸福了，否则，还有什么精神上的愉快可言，心里又怎么去想象那将要到来的幸福呢？说来说去总是祝贺，确实太烦了；至于你，又不是小孩，更说不上年老，既够不上野心勃勃，又谈不上是虚荣，所以面对那一身查案官的制服，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父亲勒万先生在歌剧散场一个小时后才回家来。

他对儿子说：“明天八点钟，我带你去见见你的部长，介绍介绍，如果你没有旁的事的话。”

次日，八点差五分钟，吕西安来到他父亲居室前面那间小前厅。

八点了，八点一刻了。

“没有人，先生，”从前的听差昂塞姆对勒万说，“先生不打铃我是不进先生房间的。”

最后，在十点半钟，铃响了。

“叫你久等，真叫我不痛快，我的朋友，”勒万先生好心地说。

“我没什么，不过，部长——”

“必要的时候，部长应当等我。我的天，是他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他；他需要我的银行，只是他又怕我的客厅。不过，我的孩子，你是我爱的人，我敬重的人，我可让你伤脑筋等了两个小时呀，”他笑着又说，“这可是大不相同的。打八点钟我听得清清楚楚，不过我觉得我有点发汗，我想等汗发过去。活到六十五岁，生命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决不应当让一些想象中的困难害得它失调。

“……你已经准备好啦！”他说，又停了一下。“你的模样真年轻！去换一件颜色不那么鲜的衣服去，要穿黑坎肩，把头发也弄得乱一点……不时地咳嗽咳嗽……想法子把你弄成有二十八岁或者三十岁的样子。在笨蛋面前，初次印象是很起作用的，而且永远要拿部长当一个笨

蛋来对待，因为他没有时间去思考。记住，办公事的时候，千万别穿得太考究。"

换衣打扮费去一个小时，然后他们才出门。德·韦兹伯爵根本没有外出。门房见了两位勒万先生的姓名，殷勤接待，立即通报。

"部长阁下在等我们，"勒万先生对他儿子说，这时他们穿过三间客厅，客厅里坐满了按身份、地位不同而作不同安排的求见的客人。

两位勒万先生走进门来，见部长正在一张刻有趣味恶俗的雕花的柠檬木写字台上忙着整理三四百封信件。

"我亲爱的勒万，你看我正忙着搞我的通报呢。我得搞出一份通报来，以便让《国民报》、《法兰西报》他们去详细解剖。我的科员们让我等了两个小时，才把我的前任的那些通报收齐。我很想知道他们是怎样调整步调的。真叫人气恼呀，这玩意儿我还没有搞过，你这么有眼光，可得多多指教，以免授人以柄啊。"

部长这样谈了二十分钟。这时，吕西安仔细地把他打量了一番。德·韦兹先生年纪有五十开外，人长得高大，身体相当好。发灰的头发很漂亮，面貌方正，头部昂然挺直，讨人喜欢。不过这样的印象保持得不久。再看上第二眼，人们就注意到他的额头很低，布满着皱纹，思想都从那里给挤掉了。吕西安发现这位大官气度如此平庸，简直像一个听差那种模样，感到很奇怪，也很不舒服。他手臂很长，不知往哪里摆才好；更糟的是，吕西安似乎看出他这位部长阁下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仪表显得尊贵优雅。他说话声调太高，并且很注意听自己说话。

勒万先生认为是该他把他那几句神圣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了，所以干脆打断部长滔滔不绝的谈话，说：

"我荣幸地把我的儿子介绍给部长阁下。"

"我要把他当做一位朋友，他将是我的第一助手。我们要做的工作可真不少：我得把我那八十六个省长的特点全都装进脑袋里去，我得给那些阴阳怪气的人打打气、鼓鼓劲，我得控制那种头脑发热、不知谨慎的人，他们发起怒来倒成了反对党的利益的助手了，我还得开导开导那班思想狭隘、目光如豆的人。这位可怜的先生（前任部长）留下的是个烂摊子。他这里的一批雇员，什么问题都回答不出，明确的概念也讲不明白，只会讲些漂亮的空话。

"你看我现在坐在可怜的科尔比埃尔的办公桌旁了。想当初,我在贵族院跟他那个像剥了皮的公猫似的那种尖嗓子争吵的时候,谁会说我有一天也会坐到他的位子上来呢?他这个人,思想狭隘,目光短浅,但他看事并不缺乏敏感。他有洞察力,只是没有口才,而且他那发怒的公猫似的面孔使最无动于衷的人都想顶撞他。德·维勒尔先生做得好,得和一个有雄辩口才的人合作,譬如说马蒂涅亚克。"

这说的是关于德·维勒尔先生的帮派。接下去,德·韦兹先生又论证了公正是社会的第一需要。由此又解释良好的信仰何以是信用的基础。紧接着他又对来访的两位先生说明一个政府如果偏颇而不公正,那便正好是假自己之手杀害自身,如此等等。

勒万先生的光临最初似乎是对他表示的一种敬意,可是他愈说愈有兴致,竟忘了他正和一位全巴黎都在传诵其俏皮话的人物说话;这个大人物又摆出俨乎其然的神气,对他的前任的廉洁奉公大加称颂,说他一年之内大约给内政部节省了八十万法郎的开支,以此结束了他的谈话。

"我亲爱的伯爵,对我来说,那是太高尚了,"勒万先生这样对他说过之后,转身就走了。

部长的话还没有说完;于是对他的亲信秘书继续说下去,他说如果缺乏廉洁,那就不是一位伟大的部长。吕西安成了这位部长滔滔不绝的演说的唯一听众的时候,发现他的言谈态度不过尔尔,普通得很。

最后,部长阁下把吕西安安排在另一间很漂亮的办公室里,与部长的专用办公室相隔只有二十步远。吕西安看到办公室大窗下面是一座风光旖旎的花园,十分惊奇;这花园和四周枯燥乏味的环境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吕西安动情地凝视着那些树木。

他坐到他那把靠椅上去,发现靠背上面有不少灰尘。

"我的前任大概也未曾料到吧,"他笑着对自己这样说。

接下去,他看了看他这位前任的工整的书法,字写得很大,字形写得很好,一种极度的陈腐之感从心底油然而起。

"这间办公室叫我闻到一股空洞的废话和恶俗的夸张的气味。"

他从墙上把两三幅法国画派的版画摘了下来,画的是弗拉高纳尔

或巴比埃[1] 先生画的关于尤利西斯挽住珀涅罗珀的车那一类故事……他叫人把画挂到别的办公室去。后来,他另外挑了几幅昂德尔洛尼[2] 和莫尔甘的版画挂起来。

一个小时后,部长来了,交给他一份明天宴会邀请的二十五位客人的名单。

"我已经决定,部里的大时钟一打响,门房就把我所有的文书信件都送到你这里来。凡是杜伊勒里宫和其他各部的来件,你立即送给我,其余来件由你拆阅处理,每一件你都给我做个摘要,一行文字就行,至多两行;我的时间宝贵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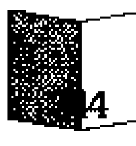
部长前脚走出,近十个职员后脚跟着就走进门来见见这位查案官先生,查案官先生果断而冷淡的神态在他们看来似乎预兆不祥。

整整一天,几乎没有别的事,只有用裁纸刀拆文件这么一件事,吕西安这时比在骑兵团那会儿更加冷漠无情更加鄙夷一切了。他觉得同他在南锡初出茅庐那个时期冷酷无情的体验相比恍如相隔十年,那个时候,他冷酷,为的是避免被戳上一剑,还让人开那种玩笑。他那时不得不忍痛把企求快乐的冲动强压下去;即使有种种粗野的笑谑和刀剑的危险,他也得不顾一切地和他骑兵二十七团的同志们周旋。今天,对他所厌恶的人,他用不着过分掩饰他内心深处的厌恶了。在此之前,他那种冷漠态度,就他现在来说,不过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开心的时候故意赌气罢了;他现在的心境已经换了一个样子:两脚已经陷进了泥淖。

---

① 法国画派即法兰西画派,自十五世纪兴起,最早的作品是让·富盖(Jean Fouquet)的细密画和克鲁埃(Clouet)的肖像画,受达·芬奇等的影响而模仿意大利风格,十七世纪代表人物为普桑(Poussin),十八世纪有华托(Watteau)、布歇(Boucher)、夏尔丹(Chardin)以及此处提到的弗拉高纳尔诸人,十八世纪末有复兴古典主义的大卫(David),十九世纪初有普吕东(Prudhon)、格罗(Gros)、席里柯(Géricault)、安格尔(Ingres)、德拉克洛瓦(Delacroix),1830年兴起反对古典主义的运动,席里柯和德拉克洛瓦为浪漫主义运动开辟了道路,随之涌现了巴比松风景画大师柯罗(Corot)、卢梭(Rousseau)以及自称现实主义的库尔贝(Courbet)和米莱(Millet)。弗拉高纳尔(Fragonard,1732—1806),法国画家,以仕女调情之类画著称;巴比埃(Barbier,1789—1864),法国风景画家。下文所说尤利西斯挽住珀涅罗珀的车,系指荷马史诗中所述故事。

② 昂德尔洛尼(Anderloni,1785—1849),意大利版画家。



他一面向前来看他的雇员们致意，一面心里在想：

"我在南锡的确是一个傻瓜，就因为我还不够多疑，过于轻信。我那时心地正直，又天真，又傻，还不够卑鄙。你是不是够卑鄙的？啊！我父亲提出的问题含义真深！要么找个清静的地方躲起来，要么就学得和欢迎我这个查案官先生的官儿们或担任副职的官儿们一样灵活机巧，非此即彼，不这样不行。从军马草料供应或者军医院绷带供应中捞外快这最初的偷盗无疑会叫我不自在，起反感。但是，找个清静的地方躲起来，清清白白过日子，有那么几桩诈骗附近乡下人或没有经验的人之类的罪过，难道虚荣心因此就受到伤害，我就给害得心神不安？与同时代人相比，在精神上甘愿做个低人一等的人，这种观念如何忍受得了？……如果不去盗窃，那么，我就得像今天所认识的这些雇员那样，至少要学会让部长阁下去盗窃。"

类似这种想法，表现出来的一副面孔，当然不会是在初次见面的人之间容易促成交谈、引起好感、引起好兴致的那种面孔。在部里度过这第一天后，吕西安愤世嫉俗的表现形式是：看不见的，心里就不去想，但是，看这些人时间一长，他就讨厌起来，变得很不耐烦。

这些就无需多加细述了。他回到家里，见到他的父亲，心情十分愉快。

他父亲对他说："这是两张定单，也算是你今天取得的头衔应有的附属品吧。"

这是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长期包厢票各一张。

"哎呀！我的父亲，我这个高兴劲儿简直让我有点儿害怕了。"

"这个职务你已经答应我做一年半，可不是一年。要做好事就做到底，你就答应我每天晚上都往这几处欢乐的神殿去坐上半个小时，特别是在十一点钟欢乐快要结束的时候。"

"这个我答应。这样一来，我整天恐怕连一个小时的安静也没有了。"

"有礼拜天嘛！"

（勒万先生对勒万夫人说："他太顺从了，他对什么都不加反对，这倒叫我有点害怕。"）

第二天，部长对吕西安说：

“我交你办一件事：拥到一个新任部长这里来的一大批人，你给他们排一个约见时间表。混在那些名声不好不坏的女人中间的巴黎阴谋家，你给我把他打发掉；这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最黑心的卑鄙勾当也干得出来。鬼迷心窍的外省穷鬼你给我接待一下。求见的人如果穿一身制服，尽管磨得发光，却仍然风度翩翩，那是一个骗子手；他久居巴黎；这种人如果还有点用处，我会在某个人家的客厅里遇到他的，他也会请个什么人把他推荐给我，人家也会替他担保的。”

过了没几天，吕西安邀了一位画家到部长府上吃晚饭，这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名叫拉库瓦，他这个名字恰恰就是被德·波利涅亚克先生[1]革职的一位省长的名字，恰巧这人请客部长又请的都是省长。

到了晚上，宴席已散，德·韦兹伯爵和他的夫人以及勒万单独坐在客厅里闲谈，德·韦兹伯爵对晚宴席上几位省长谨慎小心的神态笑了半天，省长们见这位画家成了他们省长职位的候补者，眼睛发红，满怀妒嫉地看着他。

部长说：“为了加深误会，我有十次专门跟拉库瓦谈话，而且谈的都是有关政府事务的重大问题。”

“正因为这个缘故，他的样子才显得那么烦恼，又那么叫人厌烦，”小巧玲珑的德·韦兹伯爵夫人声音轻柔而又胆怯地说。“也没有必要非理解他不可；我透过桌上那盆花看他那怪有精神的脸，简直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一定要骂你请他吃饭了。”

“部长家里请客，人家是不会骂的。”德·韦兹伯爵半认真地说。

“狮子的利爪露出来了，”勒万暗自这样想。

德·韦兹夫人对这种伤人的话一向非常敏感，一听这么说，她就变得灰溜溜的了。

“这位小勒万要让我在他父亲府上扮演一个傻子角色吧。”

“他想弄一些画到手，”部长又愉快地说；“当然，因为是你介绍的，所以我准备答应他。我看他每个礼拜随便什么时候来两次好了。”

---

① 波利涅亚克(Polignac，1780—1847)，路易十八、查理第十的心腹，极端保王党的党魁，1829年组阁为内阁首脑，1830年7月26日波利涅亚克政府公布国王敕令，七月革命爆发，波旁王朝倾覆，查理第十逃亡国外。

“你这是当真？你答应我把画给他，而且不用他亲自来向你请求？”

“一言为定嘛。”

“这样的话，我就让他到你这里来做个朋友吧。”

“太太，这样一来，你就有两位有见识的先生陪你了，这就是拉库瓦先生和勒万先生。”

部长见吕西安让他请这么一位历史画画家到家里来吃晚饭，认为是小看了他，所以用这种优雅亲切的话来打趣吕西安，虽然话说得未免有点刺耳。吕西安也听出来了，他用一种完全平等的口气回敬他的部长，这可又刺痛了部长。吕西安眼睛看着他，满不在乎地说下去，这使部长既感到惊奇，又觉得有趣。

吕西安倒喜欢和德·韦兹夫人相处，德·韦兹夫人长得美丽，胆子很小，心地善良，和她谈起话来，他竟完全忘了她是个少妇而他自己也是个青年男子。部长的安排很合我们这位英雄的心意。

他想："我和这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密切起来了，我认识他们不过一个星期，他们的面目我还不清楚呢，这两个人中，一个人往往攻击我，我觉得好玩，另一个，我很感兴趣。"

吕西安办事十分认真，他觉得部长对请客时请错了客人，归因于吕西安年轻不懂事、轻忽任意，不予计较，故意作出高姿态。

“我的伯爵，你是一位了不起的长官；在这方面，我很尊敬你；不过，我是你的属下，随你怎么嘲笑都行；但是为你的荣誉着想，我宁可冒昧做个坚强的人，也不愿听任你侵犯我的尊严。这其实也是向你表明：我对我这个职位是无所谓的，而你对你的职位却是爱不释手的。”

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吕西安才算真正又回到尘世上来；南锡最后一晚给他的巨大震动这时才算平息下来。让他感到懊悔的第一件事，是临行前没有给戈提埃先生写一封信；所以现在他给戈提埃先生补寄了一封长信去，应该说，这封信写得很不谨慎。他在信末的签字龙飞凤舞，信又是转请斯特拉斯堡省长投邮转发的。

他想："从斯特拉斯堡寄出，也许可以避过居尼埃夫人和变节分子杜莫拉的警察署的耳目。"

他在部里某几个办公室里好奇地注意到这个杜莫拉的往来函件，对这个人物德·韦兹伯爵似乎有几分害怕。这时正当选举和西班牙事

件的热潮之中。杜莫拉先生的函件谈到南锡，吕西安极感兴趣；其中谈到德·瓦西尼先生，说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还涉及到杜波列先生，据说这人倒并不怎么可怕，只消一枚十字勋章并把一处烟草专卖权批给他妹妹，便可解决问题。那些可怜的省长唯恐在选举中失利，都找他们的内政部长反复强调他们处境困难，这类情况就使勒万从他原来那种郁郁寡欢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了。

勒万的生活情况大致如此：白天六个小时在格洛内勒路部里上班，晚上在歌剧院至少坐一个小时。他的父亲，虽没有明讲，其实却把他整个儿给推到工作中去了。

他对勒万夫人说："这是免得他对准自己开一枪的唯一妙法，如果我们真给搞到那种地步的话，其实，那不可能。他的道德观念真叫人讨厌，正是这种道德观念不允许他那么干，不会让咱们孤孤单单地留在世上，除此之外，他倒是热爱生活的，同这个世界进行搏斗也很能吸引他的好奇心。"

勒万先生对他的妻子怀着一片深情，一心一意想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你的儿子，你就活不下去，"他对她说，"没有你，我也活不成。所以坦白地对你说，自从和他接近以来，我发现他这个人很不一般。有几次他对他的部长的挖苦话照样回敬，部长夫人也很赏识他。总括起来说，吕西安这种年轻人的反唇相讥虽不免稍嫌稚嫩，但总比德·韦兹那种给磨光了锋芒的老朽不堪的讽刺强得多……让我们等着看他怎么对付他部长干的第一桩拆烂污的事吧。"

"吕西安对德·韦兹先生的才干评价很高。"

"咱们唯一的指望就寄托在这上头嘛；他对部长还敬佩这一点无论如何要加意维持下去才行。这对咱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我是什么都不承认的，什么廉洁不廉洁我尽可以戳它几刀，可是我仅有的办法只能是说一句：一位有这么大本领的部长一年给他四十万法郎是不是太多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证明给他看：苏利也是一个窃国大盗[①]。

① 苏利(Sully,1560—1641)，1594年成为法王亨利第四的亲信大臣，在财政、水道陆路交通、炮兵建设等方面建树甚多，在历史上十分著名；可是苏利本人也大发其财。苏利是胡格诺派教徒，对宗教战争后法国的经济复兴作出重大贡献　称号为苏利公爵。

再过三四天，我还要发表我的关于保留意见的声明，那可是了不起的，我要说：波拿巴将军一七九六年在意大利也曾拼命抢劫[1]。你一定很喜欢一七九九年在卡萨诺、诺维等地作战的那个莫罗[2]，像莫罗那样的正派人物，居然也从国库挖去大约二十万法郎，至于波拿巴更挖去三百万……不一而足。我希望以后吕西安不要反对，那就好办，只要他对德·卡兹先生保持敬意，那么，他在巴黎这段时候我就可以向你担保他太平。”

“只要我们能坚持到今年年底，”勒万夫人说，“他就会把德·夏斯特莱夫人给忘了。”

“那我可没准儿，难道你竟说他是个不会变心的人！不管我干出什么可恨的事来，你反正永远爱我，不肯离开我。至于你给你儿子生成的那颗心，我非得另眼看待才行。我要找个适当的机会，把他介绍给葛朗代夫人。”

“她人很美，年纪很轻，的确光彩照人。”

“她尤其渴望那种狂热的爱情。”

“吕西安一看见装腔作势，就会逃之夭夭……”

有一天，天气极好，大概在两点半钟，部长满脸通红地走进勒万的办公室，两只眼睛仿佛弹了出来似的，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了。

“快快，快找你父亲去……先把这份电报一式两份抄出来……请你把我发给《巴黎日报》的这个文件也抄一个副本……那个重要性和机密性你可以感觉得出……”

吕西安抄写的时候，他又说道：

“我可不准你乘部里的双轮马车，其中自有道理。去乘停在对面通车大门下面的那一部，先垫付六个法郎，以上帝的名义保证，千万在交易所收盘之前找到你父亲。你知道，三点半交易所关大门。”

吕西安手里拿着帽子，准备要走，只见部长上气不接下气，话也说

---

① 指1796年拿破仑·波拿巴远征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的战役。

② 莫罗（Jean - Victor Moreau，1763—1813），法国革命战争（1792—1799）中的主要将领，1799年任意大利方面军司令；卡萨诺，意大利北部城市，在伦巴第区；诺维，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区城市；莫罗被拿破仑放逐，流亡美国，1813年加入反对拿破仑的联盟军，在德累斯顿战役中负伤身亡。

不出来了。他见部长走过来，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但是电报上字立刻就让他明白了。部长走了出去，可是马上又转身回来；用命令的口气说：

“先生，你把你刚才抄好的两个副本交给我，交给我，你可要保证，一定只拿给你父亲看，决不要给任何旁人看见。”

说过之后，他才转身走去。

“瞧这种说话的口气，既粗野，又可笑，”吕西安想。“听起来真叫人生气，这只能引起报复的念头。”

吕西安匆匆跑去上马车，这时他又想道：“你看，我有许多疑点，都得到证实。部长肯定在证券交易所里搞鬼……这一下我可真成了这桩无耻勾当的同谋犯了。”

吕西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他父亲。天气很冷，只是太阳还没有落山，最后他才想到该到大街上去找他，果然他父亲在舒瓦泽路拐角的地方观赏一条展出的大鱼。

勒万先生看见儿子相当不高兴，不愿意坐他那部双轮马车。

“见鬼，你这个冒失鬼！我只坐自己的车；我没有到，看交易所敢不敢关门！”

吕西安跑到和平路路口去找他父亲停在那里的那部马车。到三点一刻，在交易所快要关门的时候，勒万先生才到。

他弄到六点钟才回家。

“到你部长家里去吧，把这几个字给他送去，准备看脸色吧。”

“好吧，反正他是部长，我的回答总归也不会客气，”吕西安说，因为他自己在这件见不得人的事务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心里十分不快。

他来到部长家里，部长正陪着客人，那是二十位将军。“更应当不客气，”他对自己这么说。这时，仆人通知开饭。某元帅于是伸出手臂让德·韦兹夫人挽着。部长站在客厅中间，正高谈阔论；见勒万来到，话也来不及收住。他连忙急步走出门口，示意勒万跟他一起退出来；来到书房，他关上门，把门上了锁，然后奔过来，看带来的那个便条。他几乎乐得要发疯，使劲儿把吕西安搂在他粗大的胳膊里，拥抱了好几次。勒万直直地站着不动，上衣的钮扣一直扣到下巴底下，厌恶地看着他的

部长。

“真是一个强盗，”他心里想，“而且是一个正在动手抢劫的强盗！他开心的时候，就和发急的时候一样，举动活像一个奴才。”

部长早已把晚宴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他在交易所做的第一桩买卖，一下子捞到几千法郎，真叫他乐不可支。可笑的是，他对此居然还很自豪，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他才觉得自己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大部长。

“我的朋友，这简直神圣得很哪，”和吕西安一同走进餐厅的时候，他这样说……“此外，就要等明天再抛出去。”

所有的客人都已就座，出于对部长的尊敬，大家都等着，宴会还没有开始。可怜的德·韦兹夫人满脸涨得通红，急得直出汗。二十五位客人，就那么空坐着，什么话也不说，他们明知在这样的场合应当说说话，可是不知说什么才好，在这一言不发地枯坐空等的时候，一个个都摆出一副尴尬的蠢相，只有德·韦兹夫人不时畏畏缩缩地勉强说出一两句话打破沉寂，她端过一盆汤送给坐在她身旁的元帅，这位元帅显出不便接受的表情，成了整个筵席上注目的中心，那情景非常滑稽可笑。

部长如此大动感情，以致报纸上对他经常赞不绝口的那种端庄自信的风度也消失不见了；他那样子显得有点慌里慌张，他入席的时候，吞吞吐吐说什么“杜伊勒里宫来了一份急件……”

汤已经冷了，所有的客人都浑身发冷。没有一个人说话，人人都感到很不是滋味，吕西安听到有这样的谈话：

“他很慌乱嘛，”坐在勒万旁边的一位上校对他的邻座低声说；“他是不是给撤职了？”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用同样声调回答说：“表面上还是很快活的嘛。”

当天晚上，吕西安坐在歌剧院里，全神贯注地想这个不愉快的问题：

“我父亲也参与这种事……人家可以说他是在搞他的银行这一行。他探听到消息就加以利用，他并没有做什么背誓的事……没有坐地分赃的窝主，也就没有盗贼。”

这样的解释仍然不能使他内心平静。雷蒙德小姐一看见他，就追到他的包厢里来，尽管她风韵娇美，也引不出他一句话来。“依然故

我”，那个“故我”这时正占上风。

“早晨和盗贼打交道，晚上同婊子鬼混！”他痛苦地这样想。“舆论会怎么说？上半天，舆论称扬我，后来又把我臭骂一顿，因为我和这么一个可怜的姑娘一同消磨这个夜晚。美丽的贵妇就好比浪漫派眼中的法兰西学院[①]；她们既是审判官，又是被告……啊！如果我能把这一切和……谈谈……”

他心里正要说出德·夏斯特莱这几个字，随即停下来不再往下想了。

第二天，德·韦兹伯爵急匆匆跑到勒万的办公室里来。他关上门，扭上锁。他那两只眼睛的表情着实奇怪。

“上帝呀！看这个坏蛋多么丑恶！”吕西安心里想。

部长上气不接下气地张口说道：“我亲爱的朋友，快找你父亲去。我必须……我绝对必须和他说……你无论如何请他到部里来一趟，因为，我，我总不能自己出面跑到凡·彼得斯-勒万银行去。”

吕西安注意地看着他。

“他毕竟还顾及一点廉耻，不便拿他那盗窃勾当对我直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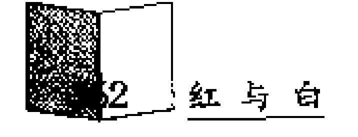
吕西安错了。德·韦兹先生因为已经被贪欲害得神魂颠倒（那是有关获利一万七千法郎这么一大笔钱的大事），同吕西安谈话一向感到的畏怯、顾虑，这时也早已丢到脑后去了，他怕吕西安倒不是由于道德廉耻，他怕的是他和他的老子一样，专门挖苦人，怕听到叫他难堪的话，受不了。所以此刻德·韦兹先生的口气很像是一个主子对仆人说话的口气。开始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这种区别，因为一位部长按照自己的意思对他谈话的对象不论怎样表示敬重总不至于不讲礼节。后来，因为事情涉及金钱事务，而且他本人急切激动到了极点，所以就什么也顾不得了。

勒万先生笑容满面地接受了他儿子受托转达给他的消息。

“哼！因为他是部长，所以就叫我跑腿？你替我告诉他，他那个部我不去了，请他永远不要找到我这里来。昨天的事就算了；今天我可不

---

① 法兰西学院，枢机主教黎塞留1634年建立的文学院，院士以四十人为限，常以保守的面目出现，反对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革新。



子了。"

吕西安说完就急着要走。

"等一等。你那个部长做官是很有天才的,不过他也不能宠坏你们这些了不起的人物,要不就是他疏忽大意了……你告诉我说他对你说话随便甚至粗野。对你,那当然不免太过分。他这个人,在他的客厅里是不骂人的,此外就像一个省长自说自话成了习惯那样,不论和谁说话他都那么粗野。因为他这一辈子都得考虑他那个领导别人并通过道德把人们引向幸福之路的伟大艺术。"

勒万先生望着他的儿子,看看他这个说法是否奏效。可是吕西安并没有理会这种说法的可笑之处。

勒万先生想:"你看,他并不善于注意听对方的谈话,也不懂得利用对手的错误。我的儿子是个艺术家。他的艺术要求他穿绣花外衣、坐华贵的四轮马车,正好比安格尔和普吕东[①]的艺术,需要的是画架和画笔。"

"你更喜欢的是圆熟、优雅、情调完美无缺而且循规蹈矩的艺术家呢,还是作风粗犷、注意内容而不大注重形式、能搞出杰作来的艺术家?如果德·韦兹先生掌管这个部两年,给你拿出二十个行省,各省的农业都有进展,在另外三十个行省里公众道德水平也有提高,如果他对他的第一助手、他喜欢而又器重的年轻人、他不可缺少的人,在说话的时候不够检点,甚至有点粗暴,那么,你对他这一点难道竟不能谅解?他那可笑的态度你要包涵一点,要原谅他,他之所以那样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天生就可笑而喜欢夸张。对你来说,你的职务本来就要他别忘记感激你坚定的行为和恰当而锋利的言词。"

勒万先生这样讲了好一阵子,但没有能够引起他儿子和他交谈的兴趣。他很不喜欢他儿子那种若有所思的恍惚神态。

"我见到三四个交易所的经纪人在第一客厅里等你,"吕西安说,随后他就站起来,准备回格洛内勒路内政部去。

他的父亲对他说:"我的朋友,你的眼睛好,你给我念几段《辩论报》、《每日新闻》和《国民报》听听。"

---

① 安格尔(Ingres,1780—1867),普吕东(Prudhon,1758—1823),均为法国画家。

吕西安高声读起报来，可又不由得笑了起来："那几个经纪人怎么办？他们的职务就是等候，我的职务就是读报！"

吕西安在快三点钟的时候才回到部里，德·韦兹先生简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勒万发现部长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勒万办公室的仆役小声而且十分敬畏地对他说，部长到他这里来已经不下十次。

"怎么样，先生？"部长没头没脑地问道。

"没什么，"吕西安若无其事地回答他说。"我刚才从我父亲那里出来，是他叫我等在那里的。他不回家了，请你也不要到家里去找他。昨天的事情已经了结了，今天他有旁的事情。"

德·韦兹先生的面孔立时涨得发紫，拔脚就从他秘书的办公室里走了出去。

他三十年来一直期待着他现在的这种尊严，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不禁心花怒放，谁料忽然发现勒万先生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同样重视，这个发现在他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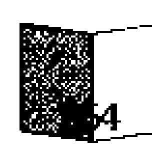
德·韦兹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方步，反复思索着："他这个人之所以傲慢无礼，自有他的根据，这个我知道。国王一道敕令，可以产生出一个部长来，但是一道敕令可制造不出一个像勒万先生这样的人物。这就是政府把我们留在职位上不过一两年的原因。难道一个银行家也敢于拒绝科尔柏尔[1]到他府上去走一遭？"

经过这番极有眼光的比较之后，这位满腔怒火的部长，又陷入了沉思。

"我离得开这个傲慢无礼的家伙吗？他的正直有口皆碑，几乎和他的卑鄙恶毒一样出名。这是一个花天酒地的家伙，一个荒唐鬼。三十年来，最值得尊敬的，国王呀，宗教呀，……他全都不放在眼里；他就是证券交易所的塔列朗；他讲出来的俏皮话就是他那个世界的信仰，七月叛乱之后，他那个社会一大大和唯一有权势的统治阶层靠拢。有钱的人们已经代替了圣日耳曼区的名门望族……在他的客厅里聚会的都是富商巨贾中最有头脑的人物……他和所有到歌剧院去的外交官都交

---

① 科尔柏尔（Colbert，1619—1683），本为大商人，后任法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成为路易十四宫廷内外政策决策人。



上朋友，……连维勒尔也要向他讨教讨教。”

提到这个人，德·韦兹先生对他几乎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自己也是气势很盛的人，他的自信心有几次甚至鼓动他去另找门路，投靠别人的门下，但是，突然间，他又变得非常胆小怕事，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这是非常奇怪的矛盾现象。譬如说，另找一家银行打交道在他也许非常困难，甚至是办不到的事。他明明爱财如命，可又偏偏幻想公众相信他廉洁；他有个了不起的理由，就是他所接替的前任是个强盗。

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就这样心烦意乱地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方步，连门房通知有几位司长甚至有一位国王的副官前来求见，他都毫不客气地把门房给骂走了，他觉得另找一家银行在他委实力所不及。报纸已经把这位部长给吓坏了。他的虚荣心只得在一个荒唐鬼冷嘲热讽的傲慢态度面前甘拜下风。

“总之，在当部长之前我就认识他……我绝不能损害我的地位和尊严，这个尖酸刻薄的老家伙那种平等待人的腔调，我可以接受，也可以让我的自尊渐渐适应。”

他所有这些思想活动，都在勒万先生的意料之中。这天晚上，他对他儿子说：

“你的部长给我写了信来，就像一个情人写信给他的情妇那样，尽挑逗人。我不能不回信，这可又要叫我费气力。我和你一样，并不怎么喜欢那个金属的东西，那让我觉得挺麻烦。你可要学会做交易所的买卖；对于一位几何学家，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所开除的学生，那是再简单也没有了。只有一个原则：交易所做小额生意的人的愚蠢，是一个无限大。我的办事员梅特拉先生我叫他来教教你，那是一点也不蠢的，他能教会你玩弄愚蠢的艺术。（吕西安神态冷冷的。）你要是能够做德·韦兹先生和我之间的经常联系人，那你对我可就帮了一个大忙。这位大官的自大和我的死硬脾气正在斗法。他围着我转个不停。可是自从我们上次交易之后，我没有说几句叫他听了开心的话。昨天晚上，他的虚荣心给刺痛了，他想压我，叫我严肃一点。这很有趣儿。从今天起，一个礼拜内，如果压不服你，他就一定会来拍你马屁。一个部长，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物，他来讨好你，你打算拿他怎么办？你感觉到有一个父亲这种优越性吗？这东西在巴黎是很顶用的。”

“后面这一条，可说的话多了，可是外省人的温柔多情你不喜欢。至于这位部长，为什么我不能和他自然相处，像和所有人相处一样呢？”

“懒汉的办法。没出息！”

“我的意思是说：我冷冷淡淡，恭恭敬敬，和这样一位大人物认真交往，还是让它告一个段落吧——这种意思让它表示出来，甚至非常明确地表示给他看。”

“你能不能偶尔说几句轻松而又有点带刺儿的话？那他就会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一个有趣的想法你一动脑筋一秒钟就有了，我可要等两分钟才想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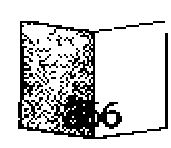
“好！你看事情往往从功利方面去看，很好，糟糕的是从正派与否这个角度去看。这一套在法国已是不合时宜而且可笑的了。你那个圣西门主义又来了！圣西门主义有它好的一面，可是对于住在第二层楼、第三层楼甚至第四层楼的人来说，它却既可憎又不好理解；只有住在阁楼上的人对它还有一点兴趣。你看法国教会，那是很有理性的，你看它搞到多少产业。咱们这个民族，只有到一九〇〇年才能真正达到理性的高度。在这之前，必须凭本能从使人开心的角度去看待一切，要看到功利和正派那只有通过意志的努力才行。在你没有到南锡旅行之前，我是不肯给你详谈这些的，现在我很愿意和你谈谈了。

“有一种植物，人家说你越是践踏，它就越长得茂盛，你知道吗？如果有的话，我倒想搞一些来，我去问问我的朋友图安①，这种植物我想送给你一束。你怎样去对待德·韦兹先生，这种植物就是榜样。”

“不过，我的父亲，也得尊重……”

“我的儿子，这是一头野兽。偶然的机遇让他当了大官，这能怪他吗？他和我们不一样，他不懂什么方式方法好不好，什么长存的友谊，对待这种友谊要细致周到，方式妥当，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软弱无能的表现。吃饱晚餐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蛮横自负的省长，可是每天上午，他又哆哆嗦嗦，唯恐在政府的《通报》上看到他被撤职的消息，他这一辈子二十年都是如此；他是一个没有心肝、没有灵魂的下诺曼底

① 图安（André Thouin，1747—1828），法国植物学家、巴黎植物园首席园艺师。



法官，可是偏偏天生一副胆小怕事、慌慌张张、笨手笨脚的小孩似的性格。作为省长，每天上午还可以有那么两个小时神气活现，专横自负，每天晚上坐在人家客厅里，作为一个新来的谄媚拍马的人，他这两个小时在众目睽睽之下着实狼狈不堪。不过，那一张漂亮的表皮在你眼前还没给剥去；你对任何人、包括我，都不能盲目信任。一年以后，你自会明白的。至于尊重，我劝你把这两个字从你的文件上划掉。合约已经定了下来。你一回到巴黎，和这个德·韦兹就把双边合约定妥了(你母亲觉得你要是去美洲，她就活不成了)。他的条件是：第一，要他和他的陆军部的同僚妥善处理你开小差的问题；第二，任命你做查案官，专任秘书，一年后颁发一枚十字勋章。另一方面，我得让我的社交界负责鼓吹他的信用、他的才干、他的品德，特别是他的廉洁正派。我得让他那个部在证券交易所取得成功，让他得到任命，在交易所这方面我负责按照电报系统处理所有有关交易所的事务，事成之后所得的好处平分，各得一半。现在嘛，他要我把交易所事务纳入内阁决定的轨道，但这是办不到的。我还有一位某某先生，某部部长，搞政府的一个部他不行，可是他懂得察言观色，善于揣摩。这位先生，一个礼拜前就能把国王的意图看出来，倒霉的德·韦兹等上一个小时，却仍然什么也看不出来。他上任刚一个月，就两次在内阁会议上败下阵来。你记住：德·韦兹先生是少不了我的儿子的。如果我成了一个笨蛋，如果我的客厅不再招待客人，如果我从此不再去歌剧院，那么，他也许要动脑筋同另一家银行搭上关系，不过眼下我还不相信他有这个能耐。他会冷落你的，五六天以后，他就非完全信任你不可。那个时候，倒叫我担心。如果你恭恭敬敬摆出一副拿一自路易的职员的神气，这种心情本身很值得称赞，和你这年纪轻轻的样子也分不开，可是，这么一来，你就永远给打到傻瓜的行列里去了，人家可以叫你累死累活地干，可以折磨你，伤害你，叫你自卑自贱，由人踩在脚下，就像人家过去宰割第三等级一样，最后，还要你感恩戴德，尊敬他们。"

"我看在部长那情不自禁的表现里面不过是故作天真再加上虚伪。"

"你是不是同意照着我的计划行事？"

在这次父训之后，部长对吕西安说话的态度，叫人捉摸不透，那样

子如同一个肩负重任的人忙得不可开交似的。吕西安的答话也尽可能少而简，与此同时，他仍然向德·韦兹伯爵夫人献殷勤。[1]

有一天上午，部长又来到勒万的办公室，还有办公室的一个仆役跟在后面，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公事包。仆役退出去以后，部长亲自把门关上，在吕西安旁边亲切地坐下来。

他说："我的前任，这位可怜的先生，无疑是个十分正派的人吧。不过，公众对他却另有看法。人家认为他曾经手过一些大买卖。你看，比如说，关于往来公文……[2]这是一笔七八百万的生意。我能一片好心地去问一问十年来一直经管这项事务的办公厅主任，问他里面是不是

---

① 以上就事情的本来面目而言大致如此，但也许写得还不贴切。每当勒万目睹德·韦兹的愚蠢行为，他都应真心实意地叹赏，并暗自吃惊。后来他终于信服：首先，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强盗；其次，这也是一个蠢货。勒万后来进了议会，在议会里成了德·韦兹先生一次引人注目的胜利的见证人。他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于是问他的父亲：

"在省议会里，这无疑是压倒其他种种平庸无能而又不使其难堪的最无耻的平庸无能。其实，议会里近半数的人被出卖，但他们却总是鼓掌欢迎一位部长。"

只是勒万对部长的赞赏经过三个月左右才逐步被打得粉碎，这三个月怎么写才显得充实呢？——写雷蒙德的爱情，她被牢牢地缠住，——写德·欧甘古夫人多次来访，使他动心，因为这让他回忆起南锡；不过，出于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敬重，他不愿缠上一个她妒忌的女人。

或许在这段时期里写杜波列荣任议员，来到巴黎，写他政治上的转变，他的口才取得的成功，他那可笑的恐惧。

如果我在这许多事件之前就写勒万逐渐容忍德·韦兹，那么，这些事件就会因此显得不那么严重了。此外还得考虑德·夏斯特莱夫人和德·贡斯当丹夫人应在何时出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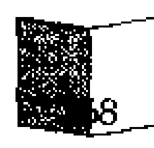
父子间的所有这些对话都带有教科书那样的平庸和推理。待改。11月8日。

两条船。（司汤达原注）

② 人们宁愿把故事写得晦涩平淡，也不肯招惹一位把史诗般的业绩变成了讽刺作品的大人物。请想想邮政局、桥梁公路工程局和弃婴收容所等部门吧。

新近任命的部长先生们以其聪明才智、廉洁奉公、品性坚毅，等等，如此声名卓著，以致某个找碴儿的大人物有什么小小责难，也毋须我花力气去开脱。若要为这些先生中的一位画像实在容易得很，不过，过上一二年，当法国人认定了历史应给他们书上的二三笔以定评，这样一幅画像就会让人觉得十分无聊。对于所有的大人物我一向厌而远之，我曾试图描述刚刚过去这个时代的那些部长的群像，而这丝毫也不是他们中间具体某一位的画像；顶撞某一位部长阁下的大人物的精神面貌和个性特征，我已注意将其略去不提了。

1834年11月13日，于契维塔韦基亚。（司汤达原注）



有什么弊端吗？我只能设法推测推测；克拉帕尔先生（他是部长直辖的王家警务署署长）告诉我，前面说过的那位办公厅主任的妻子，M夫人，每月开销一万五到两万法郎，她丈夫的薪俸不过一万二，他们也有两三处小产业，我正在等打听的结果。但所有这一切，目前还很模糊，不大清楚，心中不大有数，在我来说，我得拿出事实来。所以，牵连到我的前任……我要他提供一份全面而深入的报告；报告已经来了，还有附件，你看。亲爱的朋友，这可要把你关起来了，请你把这些附件和报告审核一下，把你的意见告诉我。"

吕西安非常欣赏部长的这种表情；这表情很得体，很合乎情理，一点没有专横自负的味道。于是他认真地干了起来。三小时后，勒万提笔写上他的意见，报告部长：

"此项报告内容不实，空话连篇。某先生，对有关事实，均未曾明确表示同意，没有一项断言是不能借故推托的。某先生与此并无牵连。此项报告可谓是一篇写得很好的用有关人道的滥调堆砌成的议论文，是一篇报章文字，似乎作者同巴莱姆方面搞出的是一篇糊涂账。"

几分钟后，部长匆匆跑来，出现了一次热情大爆发，把吕西安紧紧地抱了起来：

"我太幸福啦，我的军团有了这样一位指挥官，太幸福啦！……"

要让勒万弄虚作假，那是非常困难的。他毫不迟疑地马上就显出一副什么都不相信的神态，只盼这种所谓信任不要来吧；德·韦兹第二次到他这里来，他看部长无异于乡下的蹩脚演员，表演得太过火了。他觉得部长和马莱尔上校没有什么两样，一点高贵的气味也没有，比马莱尔上校更虚伪可厌。

吕西安听部长赞美他的才能，表情是那么冷淡，部长心里也明白，自己扮演这个角色未免太出格了，觉得很不是味道，部长实在受不住了，他只好破口大骂办公厅主任某某某，不过，其中有一点引起勒万注意：原来部长根本没有见过前任部长经手的那些文件……吕西安心里想："对！我干脆说给他听。有什么不好？"

"部长要在议会里辩论，又要准备所属各部门的预算，实在太忙了，因此没空审阅主任的报告，这也在情理之中。"

部长听了这话，真气坏了，做出一个狂怒的动作。攻击他处理公务所持的态度，怀疑他日以继夜在办公室里苦干十四个小时，像他所说的那样，那简直就是砸他的神像嘛。

"当然当然，先生，你拿出证据给我看看，"他脸涨得通红说。

勒万想："糟了，这可轮到我了。"他尽力克制，表现出明朗的态度，又毕恭毕敬，毫不失礼，因而占了上风。他清清楚楚地告诉部长倒霉的主任写的那份报告部长并没有过目，就把他痛骂了一顿。部长两次三番想把这件事遮掩过去，含含糊糊把问题抹掉算了。

"我亲爱的朋友，你和我，咱们都看了。"

"请部长容我说明，这是我在事业中迈出的第一步，如果我连一份只因信任我才交给我办理的文件都不仔细阅读或者敷衍了事，那我就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好做了。我也就不配得到部长的信任了。请看这里，第五段第一行……"

吕西安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问题归结到真正的要害上，他的目的达到了，可是害得部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若换上别的官府办事员没准儿就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他的部长阁下只好强压着怒火，走出办公室。吕西安听到他在那边整一个倒霉的处长，是部里的传达员见部长回来才把他引进去见部长的。部长骂人的可怕声音一直传到前厅，再由一扇通吕西安办公室的暗门传过来。这时，前内政部长克雷泰[①]留下来的一个仆役走了进来，并没有叫他。勒万怀疑他是个暗探。

"部长有什么事吗？"

"部长没有事，我有事。我要十分严肃地通知你，没有打铃，你千万别进来。"

以上就是勒万的第一次战役。

---

① 克雷泰（Emmanuel Crétet，1747—1809），原是做生意发财的富翁，1795年当上议员，1799年雾月十八日波拿巴政变后任参议官，1806年任法兰西银行总裁，1807年任内政部长。

第四十三章[1]

吕西安的表兄，未来的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院士埃尔奈·戴维鲁瓦目前不在巴黎，对吕西安来说实在是件幸事。道德学院的一位院士，此人也经常在家里设宴请客，只是酒肴不佳，他除了自己的一票之外，还掌握着三张选票，因为有病每每到维希[2]矿泉疗养，因此戴维鲁瓦先生以照料病人为己任，陪同这位院士前往维希。他这种献出两三个月工夫的自我牺牲精神在道德学院里造成了极好的影响。

这个组织的首脑博诺先生说："他是一个让人喜欢坐在他身旁的人物。"

勒万先生说："埃尔奈这次陪伴病人的维希矿泉之行，使他提前四年进了学院。"

"我的父亲，你若有这样一个儿子该有多好？"吕西安说，几乎动了感情。

"Troppo aiuto a sant'Antonio[3]，"勒万先生说，"我还是更爱你和你的道德。埃尔奈晋升我当然不会不舒服，他不久就要得到有三万法郎进项的职位，就像哲学家某某[4]那样。不过我宁愿有个像德·塔列朗先生那样的儿子。"

在德·韦兹伯爵所领导的部门里，有一位戴巴克[5]先生，他的社会地位同吕西安的社会地位有着某些关系。他有一份家业，德·韦兹先生称他为表弟，不过他家里不曾设客厅接待宾客借以发挥影响，也未能每周请一次客以取得声望，在社会上缺乏这种支持。他强烈感觉到这

---

① 戴巴克与葛朗代。（司汤达原注）

② 维希，法国中部城市，在阿利埃省。为欧洲闻名的温泉疗养地。

③ 意大利文："给圣安东尼奥太多的帮助"。

④ 库赞。（司汤达原注）译者按：库赞（1792－1867），法国哲学家，创立系统折中主义，著有《论真、美、善》、《现代哲学史教程》等。

⑤ 假待儿：玛尔斯菲尔先生。（司汤达原注）

种欠缺，所以一心想靠拢吕西安。

戴巴克先生有布莱菲尔(《汤姆·琼斯》)[1] 那样的性格，这在他那极其苍白而且有明显小麻点的面孔上，不幸过于一目了然。在这副面孔上，你就看不到别的表情，所能看到的只有硬装出来的彬彬有礼的样子和让人想到达尔杜夫[2] 那种天真善良的表情。他那煞白面孔上面浓黑的头发，非常引人注目。尽管有这个不利而且是大大不利的条件，但戴巴克先生一向非礼勿言，从不逾分，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所以他在巴黎各种客厅里很快取得了进展。他曾经做过专区区长，由于搞阴谋诡计过了头，让德·马蒂涅亚克先生给撤了下来。现在他是内政部里最精明强悍的属员之一。

吕西安像所有多愁善感的人一样，正处在灰心失望的心境下，不论什么事都漠然视之；交友他也不加选择，只是随遇而安；因此戴巴克先生跑来向他表示好感，和他交朋友了。

戴巴克向他大献殷勤，吕西安并没有注意。戴巴克见吕西安确有求知之心，而且办事认真，他就以情报收集者自居，不仅为他收集内政部所属各部门的情况，而且还给他送来全巴黎各机关部门的情报消息。这是再好也没有了，各项工作做起来极为省力而又顺利。

反过来，戴巴克在勒万夫人为她儿子在内政部关系密切的职员每周举行一次的晚宴席上，也就成了常客。

勒万夫人的丈夫说："你可把我们同一些奇怪人物搀合到一起来啦；其中有些下等暗探也说不定。"

"说不定也有些尚未被发现的很有才干的人物呢，贝朗瑞就曾经是个只拿一千八百法郎的小职员。不管怎么说，吕西安的言谈举止，见人就不自在，就发火儿，太招眼啦。这种愤世嫉俗的孤僻脾气是人家最不肯原谅的。"

"所以你想把他内政部同事的嘴都给封住。但是，至少，咱们星期二接待客人可不要叫他们来。"

勒万先生的用意在于叫他的儿子哪怕一刻钟孤独自处的工夫也不

---

① 英国小说家菲尔丁《汤姆·琼斯》(1749)中一个奸诈贪婪、虚伪透顶的人物。

② 莫里哀同名喜剧《达尔杜夫》(1669)的主人公，伪君子典型。

要有。他发现他这个可怜的孩子连每天晚上去歌剧院过那么一个小时也不想与人周旋。

有一次他在意大利剧院的休息室里遇到吕西安。

“我带你到葛朗代夫人的包厢去好吗？她今天晚上风头十足，成了剧院里最美的女人，这是没话可说的。不过我可不希望你糊里糊涂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先带你去见杜维努瓦，他的包厢就在葛朗代夫人包厢的旁边。”

“父亲，今天晚上我只想和你谈谈，这我就很快活了。”

“我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社交界有你这样一个人物。”

勒万先生曾经多次想把他介绍给大约二十家稳健派人士，这对内政部长专任秘书处的主脑本是十分适宜的。吕西安却往往找借口推托规避。他一味说：

“我还太蠢。还是让我在消遣中治一治我这个毛病吧；说不定我会做出什么不得体的蠢事来，连累我的姓氏，损害我的声誉……初进社会的时候，这可不是小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然而处在失望情绪下的心灵总是软弱的，所以这天晚上他还是被拖进税务总署署长杜维努瓦先生的包厢，一个钟头过后，又去了葛朗代先生的公馆。葛朗代先生原是很有钱的制造商，一个激烈的稳健派。葛朗代公馆，吕西安觉得富丽堂皇，客厅十分漂亮，不过葛朗代先生其人却是个非常可笑而阴沉的人物。

吕西安想：“这分明是个基佐[①]，只是智力远远不及。他也渴望见到流血，这倒和我家父子俩的老谱如出一辙。”

在介绍吕西安认识葛朗代之后第二天的晚宴席上，葛朗代先生当着至少三十位客人的面高声表露出这样的心愿：反对派某先生一定会在一次大出风头的决斗中负伤致死。

葛朗代夫人的美貌是出了名的，可是仍然不能使吕西安忘掉她丈夫是那样叫人厌恶。葛朗代夫人年纪至多二十三四岁；论容貌简直不

---

① 基佐(1787—1874)，法国君主立宪派领袖，历史学家，1832—1837年任教育部长，1840—1847年任外交部长，1847年任法国首相，1848年二月革命时下台，主要著作有《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

能想象还会有比她更端庄完美的了，这是一种无比细腻、无懈可击的美，人们也许会说她的面容简直是由象牙精雕而成。她唱歌唱得很好，曾是鲁比尼的门生。她的相貌过去让画家画成水彩画，那也是很出名的，她丈夫为博取她的欢心曾经偷了她一幅水彩画托人拿去卖掉，有人出价三百法郎买去了。

但是她对卓越的水彩画家的艺术成就并不感到满足，她是一个放纵而饶舌的女人。如果有什么人来到这里讲起关于幸福、宗教、文明、正统权力、婚姻等等这类令人生畏的词句，看吧，一场谈话就要遭殃了。

吕西安听过一次这种乏味的高谈阔论，他想："上帝饶恕我吧，我相信她故意在模仿德·斯达尔夫人。谈话之中不把她自鸣得意的词句硬塞进去她就誓不罢休。遣词用字正确无误，可是平庸到极点，虽然表达方式精巧高贵。我敢打赌，她从三法郎一本的小册子里收集了不少名言警句[①]。"

吕西安尽管讨厌葛朗代夫人贵族式的美和模仿来的优雅风度，然而稳健派中这个可说是最可爱的客厅他还是每星期必来光顾两次，他忠于他的诺言。

有天晚上，吕西安直到半夜才回家，他回答他母亲的问话，告诉她说他刚才在葛朗代府上。

他的父亲问他："为了让葛朗代夫人对你另眼相看，你做了些什么呀？"

"艺术家们把她画得那么迷人，我就模仿艺术家：也画了一幅水彩画。"

"你为了献殷勤，选的是什么主题呢？"勒万夫人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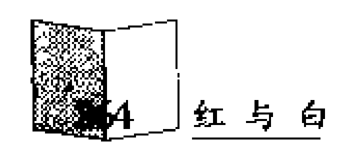
"一个骑在驴背上的西班牙苦修僧，罗迪尔把他送去吊死[②]。"

"真可怕！你看你在这家人家养成什么脾气了！"勒万夫人叫道。"你的性格不是这样的。那对你只会有害而不会有益。我的儿子，狠心

---

① 取得高贵的风格真是再方便也没有了，只要不表达新的东西就可以办到。在社交界就是如此：当没有什么观点可说的时候，含蓄、高贵即可。11月24日。（司汤达原注）

② 1834年事。（司汤达原注）



的人哪!”

“你的儿子,是个英雄:和葛朗代夫人看法不一样的人,认为用了残酷的刑罚,葛朗代夫人偏偏和他们相反,说是见到了英雄。一个年轻女子,如果她和你们也有些相似的话,那么,她也会把我看成是个坏人,比如说,某些部长们的一个死党,一门心思想要当上省长,一门心思企图在法国再搞出几次‘特朗斯诺南路’事件[①]。不过葛朗代夫人追求的目标是天才人物,狂热的爱情,辉煌的思想。在迷信风行的国家里,对于只有一般见识甚至十分平庸的见识的小妇人来说,把一个苦修僧吊死,还要请一位稳健派将军去执行,那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了。我的水彩画嘛,实在是一幅米开朗琪罗[②]的画。”

“这么说,你宁可要一个可悲的唐璜那样的性格了,”勒万夫人说,深深叹了一口气。

勒万先生哈哈大笑。

“哎呀!那就太好啦!吕西安是一个唐璜!我的天使,你真得狂热地爱他:你可就完完全全丧失理性了!请接受我的祝贺吧。因狂热的爱情而胡思乱想的人有福了!为爱情而丧失理智的人更是千倍地幸福啊,特别是在这么一个因软弱无能、思想平庸而失去理性的世纪!可怜的吕西安,在他所爱的女人面前,他将永远是一个受骗的人。我看他这个人,我太了解他的心了,他就是活到五十岁也还是要受骗上当……”

“总而言之,”勒万夫人幸福地微笑着,“你认为对于这个怪可怜的小葛朗代夫人来说,可怕和平庸也就是米开朗琪罗的崇高。”

“我敢打赌,叫你画这个苦修僧你就不会有这些思想。”勒万先生说

---

① 路易-菲力浦统治下,正统派王党与共和派都曾多次在各地组织推翻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活动,正统派王党1832年6月与共和派1834年4月是规模最大的两次。1834年4月起义不仅在巴黎,而且在外省许多城市都发生街垒战,这次起义,巴黎圣梅里区是斗争的中心,在特朗斯诺南路筑起街垒,战斗十分激烈;整个起义遭到路易-菲力浦血腥镇压,死伤无数,有四千人被捕。当时特朗斯诺南路街垒被攻下后,有一军官受伤,说是这条路上12号门内射出排枪,因而伤人,于是军队攻入12号,妇女、儿童满门杀绝,史称“特朗斯诺南路屠杀”。

② 米开朗琪罗(1475—156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雕刻家、画家、建筑师、诗人,其艺术以意境崇高著称。

"这倒是真的。我想到的不过是那天晚上葛朗代先生恨不得把所有的反对派记者活活吊死。我画的那个骑在驴背上的苦行僧首先就非常像葛朗代男爵先生。"

"你有没有猜到谁是那位夫人的情人?"

"她的心那么干枯,所以我相信那个人一定是个贤明的好人。"

"可是没有情人,对那个家庭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来说,总显得有所欠缺。所以这个人选就落到克拉帕尔先生的头上了。"

"什么!我那个部里的工家警务署署长?"

"The same(就是他)!通过他你就可以侦察你的女主人了,还是由国家出钱呢。"

吕西安一听这话,就不言语了。他的母亲已经猜到他的隐情。

"我的朋友,我发现你脸色煞白。快拿起烛台去睡吧,求求你,一点钟以前一定要上床呀。"

吕西安想:"如果我在南锡有这么一个克拉帕尔先生,那我就要对他另眼看待了,德·夏斯特莱夫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果我早一个月认识他,那会怎么样?那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就会失去得更早……我就会提前一个月每天上午同一个骗子部长胡缠,晚上跟一个女无赖、巴黎最受重视的女人鬼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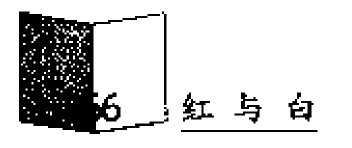
人们可以看到,在这复杂纷纭的判断的干扰下,吕西安的灵魂该是多么痛苦。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痛苦更能使一个人变坏了。试看那些假装正经的人士,就清楚了。

第四十四章

一天傍晚,五点钟的时候,部长从杜伊勒里宫回来,让人把吕西安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们的英雄发现部长脸色煞白,如同死人一般。

"我亲爱的勒万,这里有件公事要办。一个最棘手的任务要你去办……"

吕西安不自觉地露出要拒绝的高傲样子,部长连忙又说:



"……不过也是最光荣的任务。"

吕西安听了这话，傲慢神态也没有多大改变。他对一件做起来不过拿九百法郎的任务并不觉得怎么光荣。

他的部长接下去又说：

"你知道我们有幸生活在五个警卫部门的保护之下……，不过你所了解的和一般公众一样，实际情况并不是为安全行动所应知道的那样。所以，关于这一点，就要请你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通统丢开。反对派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到处放毒。请你注意：不要把一般公众以为真实的事情，和你所了解的混为一谈。要不然你在行动中就难免会上当。我亲爱的勒万，最坏的坏蛋也有他的虚荣心，也有他的体面，这一点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坏蛋要是看出你看不起他，就会变得不大好对付……我的朋友，原谅我讲了这么一些细节，因为我希望你成功……"

吕西安心下想："啊！我也像一个坏蛋，我也有虚荣心，有面子。你看你两句话说得太相似了，想必他很激动了吧！"

部长不再向吕西安灌迷魂汤；他已经够痛心的了。他那阴惨惨的眼睛从煞白的颧骨上凸了出来；总之，神色异常焦躁惶惑。他接下去又说：

"这个活见鬼的某将军[1]一门心思要当陆军少将。你知道，他已是城堡[2]警务厅厅长。这还不够：他竟想当陆军部长，所以他要在最困难的地方露两手；说真的，"这位大官鄙夷地说，"这个倒霉的部唯一的困难就是要监视士兵与老百姓，不让他们之间建立过于密切的关系，还要让双方对立并厮杀，至少保持每个月有六人死亡这么一个水准。"

吕西安两眼注意地看着部长。

部长又说："这是为了法国整体。税率也是内阁会议决定的。某将军直到现在依然只好满足于在军队中散布流言，说攻击和暗中打死单独外出的军人是老百姓干的，工人干的。这些下层阶级尝到了平等的甜头，正不停地互相靠拢；它们互相信任；所以，要把它们拆开，宪兵就不得不坚持不懈地小心提防。这位某将军不停地折磨我，要我的报纸

---

① 吉来尼。（司汤达原注）

② 国王居住的宅邸。

发表他从特务那里搞来的诸如酒馆里的殴斗呀、警卫队的野蛮行为呀、酗酒闹事呀之类的材料。这些大人先生专门调查人家酗酒之类的事情，可是他们自己居然一点也不受影响。这种事情弄得我们那些笔杆子苦不堪言。他们说：写这些丑事哪里还能指望写出意在言外的句子，写出意味深长的讽刺笔调？小酒店那一套即使成功于一时，对上流社会又有什么关系？稍有点文化教养的读者一看到这种下流货色，就会丢开报纸不看，而且还要骂我们出钱雇来的作家，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部长笑着继续往下说："必须承认，不管文学家写得多么巧妙，两个泥水匠杀死三个带刀的掷弹兵，附近的岗哨就像出了奇迹似地竟然不加干预，公众对这种争论根本就不要看。我们的报纸登这种文章，军营里的士兵看了就要骂，连我也要叫人把它给我丢到走廊外头去。情况虽然如此，可是这位见鬼的某将军，肩章上那两颗星害得他很不好受，他又要想方设法查明事实真相。所以呀，我的朋友，"部长压低了声音说，"科蒂斯[①]事件，尽管我们的报纸昨天上午已经予以严辞驳斥，但事情本身实在太真实了。科蒂斯是某将军的一个亲信，一个月只有三百法郎收入，上星期三动起念头要把一个傻头傻脑的新兵解除武装，他盯那个新兵已经盯了一个星期。这个新兵一天午夜在奥斯特利茨桥[②]正中站岗。科蒂斯过了半个小时，假装成醉汉走上桥去。然后猛地跳上去要抓那个新兵，企图夺取枪枝。新兵这个鬼家伙，表面上笨头笨脑，装得很像，他往后退了两步，对准科蒂斯的肚子开了一枪。这个新兵原是多菲内山区[③]的猎户。科蒂斯受了伤，伤势很严重，居然没有死，真见鬼。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科蒂斯只有三四天好活，谁能向我们保证他守住秘密不说？

"他（指国王）刚刚对某将军大发雷霆，真倒霉，正好我也在场，他认为只有我才有办法妥善了结此事。如果不是认识我的人太多，我就亲

---

① 原型：科太斯。（司汤达原注）

② 司汤达原稿上桥名空白，但在后面写有桥的名称。（马尔蒂诺注）

③ 多菲内山区在法国东南部，今包括伊泽尔省、上阿尔卑斯省和德龙省。

自去看看科蒂斯，他现在住在某某医院，我想去察看一下他病床前都是些什么人。但我一露面，恐怕只会坏事。

“某将军对他手下的警察花钱花得比我多；这很简单：他手下控制的一批坏蛋比内政部警务署的普通警察要厉害得多，更叫人害怕。某将军每个月都要从我这里挖去两个人；他们在咱们这里每个月只拿一百法郎，有好的密报送上来，额外所得也不过多几个五法郎的钱。某将军那里每个月可以拿二百五十法郎，除了对他那可笑的招兵办法付之一笑，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今天上午他挨了骂，当着他的面，又几乎碰到他倒霉的当口，我受到赞扬，他肯定憋了一肚子的气。像你这么聪明的人，那个后果，不难想象：假如我派几个人到科蒂斯病床旁边，做点份内事，那么，派去的人看我从格洛内勒路办公大楼走出去，五分钟后他们肯定会把报告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可是一小时前，某将军却早已舒舒服服地从他们那里把许多事情都问清楚了。

“现在嘛，我亲爱的勒万，你是不是愿意帮我一个大忙，让我摆脱困境？”

吕西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

“可以，先生。”

但他脸上的表情远不及他的回答那么肯定。吕西安冷冷地又说了一句：

“我推想总不会叫我找外科大夫去吧？”

“对，对，我的朋友，非常对；你想到问题的点子上啦。”部长急切地回答说。“某将军已经在活动，活动得可厉害了。那个外科大夫也是某类大人物，姓莫诺，他只看《法兰西邮报》[1]，而且在医院旁边一家咖啡馆里看，这个家伙，某将军的亲信三次到他那里进行试探，真是不识抬举，送给他一枚十字勋章他一拳就给打回去了，某将军的那个亲信也冷了下来，这个家伙在医院里还大吵大闹了一场。

“‘真是混账，竟敢叫我拿鸦片去毒死十三号病床上受伤的病人！’莫诺就这么大喊大叫。”

---

[1] 《法兰西邮报》在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特别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是自由派的主要报纸之一

部长谈话的口气一直非常激动、紧张而又诚恳，至于他本人、关于他不主张找外科大夫谈话这一点，他认为也应该像《巴黎日报》[①] 那样，讲出几句漂亮话来方为妥当。

话讲到这里，部长就收住不再多说了。这时吕西安也非常激动。经过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最后，他才开口对部长说道：

"我可不愿意做一个废物。如果我能得到部长阁下的允许，像科蒂斯一个最亲的亲属那样去看他，那么，任务我是可以接受的。"

"这样的条件真让我感到屈辱啊，"部长很动感情地叫了起来，确实，一想到毒死人，或者仅仅想到鸦片，他就感到害怕。

当初内阁会议上对不幸的科蒂斯提出使用鸦片镇痛的问题，他当时就吓得脸都发白了。

"咱们可不要忘记，"他满含深情地说，"波拿巴将军打到雅法城[②]下，对于使用鸦片，也曾严厉谴责过。我们万万不能一辈子都成为共和派报纸造谣污蔑、恶意攻击的目标呀。更糟糕的是那些正统派王党的报纸每一处客厅都要看的。"

他这一片很有道德感的真情流露把吕西安极度焦灼不安的情绪缓和了许多。吕西安心中暗想：

"这比我在骑兵团可能遇到的情况更要棘手。在骑兵团，马刀乱砍，甚至开枪射击，不过是……干掉一个捣乱的穷工人，或者一个无辜的工人；可是在这里，弄得不好就要把一生都牵连到毒死人命的事件里去，从此纠缠不清；我要有勇气干的话，难道还管它什么形式的危险吗？"

他果断地说：

"伯爵先生，我准备助你一臂之力。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没有病倒在床上睡一个礼拜才能上班，那说不定让我终生都要后悔；但是，一旦我发现你变了卦，那么，批准我辞职就是了。部长为人正直（说到这里，他想：他对我父亲承担的义务可不小），一定不会让我为难，肯定会高抬贵

---

① 《巴黎日报》，当时自由派倾向的报纸。

② 雅法，靠近特拉维夫、临地中海的城市，今在以色列境内。拿破仑·波拿巴 1799 年曾占领雅法。

手，不过，面对危难，我不喜欢后退。（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带有某种含蓄不露的激愤之情。）活在十九世纪既然这么困难，我就决不第三次更换我的职务。我这辈子将会遭到多么可怕的诽谤，这我很清楚；我知道德·科兰库尔先生[①] 是怎么死的。所以，我每采取一个步骤、每走一步路都要注意尽可能在正式印成的记录文件上详细载明它合法合理的性质。伯爵先生，派出戴肩章的人员去执行这些步骤，对你岂不更妥当一些：法国人对穿制服的军人一向都是谅解的……"

部长激动地抖了一下。

"先生，我并不想向你提什么建议，你也没有这个要求，其实也为时过晚，而我也不想惹你生气。我也不想请求你给我一个小时让我再考虑考虑，当然，我是要认真想一想的。"

这话说得很干脆，同时也很有男子气概，以致吕西安的精神面貌在部长眼中也为之改观。

他暗想："这倒是一个男子汉，一个坚强的人。太好了！他老子那种令人生畏的满不在乎的脾气我倒该少骂几句才是。我们关于电报的那些买卖已经吹了，反正从良心上说我拿出一个省长去也就可以让他闭上嘴巴。这是和他老子一了百了的最体面的办法，如果他没有因此得了消化不良症而送命的话。同时，这也是和他拉关系的最好办法。"

他这些念头一闪即过，快得连想一想都来不及。

部长也尽可能使出最有男子气概、最慷慨大度的口气讲话。他昨天晚上看了高乃依的悲剧《贺拉斯》，戏演得很好。

他想："一定要记住弗拉维安[②]向贺拉斯和居里亚斯宣布他们未来一场恶战以后两人说话的那种语调。"[③]

---

① 大概是指科兰库尔侯爵（Armand - Auguste - Louis，marquis de Caulaincourt，1772—1827），大革命时期军官，因贵族出身，1793 年被解职，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几经浮沉，1802 年又升为将军，并被任命为波拿巴的副官；后又被控参与逮捕昂甫公爵（波旁王族成员）事；1811 年出使俄皇亚历山大一世，还曾任外交大臣等职；第二次复辟时期，又遭打击；终生坎坷，郁郁而死。

② 司汤达记错了，在原稿上误写为法比安。（马尔蒂诺注）

③ 弗拉维安、贺拉斯和居里亚斯都是高乃依悲剧《贺拉斯》（1640）中的人物。此处意思是说说话要有英雄气概。

因此，部长利用他作为上级的身份，在他的办公室里开始踱起方步来，自言自语地念道：

（此处用两句诗）[1]

这时吕西安也下了决心。

吕西安对自己这样说："任何迟疑，都是动摇的残余；怯懦只会授敌人以话柄。"

他心里一想到敌人这个可怕的字眼，就立刻转身对那位摆出英雄气概、正在踱方步的部长说：

"先生，我已经准备好了。内政部在这件事情上打算怎么办？"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

"我先去看看情况，马上就来。"

吕西安急忙跑到戴巴克先生的办公室去，要他到各个处去收集收集情况，但尽量避免受到牵连。他很快又回到部长这里来。

部长说："这封信你拿去，在医院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信上的规定都由你相机决定处理，这是金币。"

吕西安走到桌前，写了一个收条。

"你这是干什么，我亲爱的？咱们还要收条干什么？"部长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态说。

"伯爵先生，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公开出去，"吕西安说，认真得就像一个人准备拿脑袋去和断头台较量似的。

他拿眼睛看人的这种神色使部长随和亲切的态度一扫而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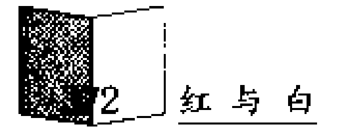
"你到了科蒂斯病房，得当心会遇到《国民报》或《论坛报》[2] 的特派员。特别注意不要冒昧莽撞，不要和这些先生闹翻。你想想看，那对他们会有多大好处，还有某将军，他到时候会把我这个可怜的内政部打得一败涂地。"

"我向你保证，决不参加决斗，至少在科蒂斯还活着的时候。"

---

① 司汤达本意似准备在这里引《贺拉斯》中两句诗。

② 这两种报纸当时都属共和派、自由派报纸。



"这是今天要办的事。你今天能办到的事若是办妥了，一定得找到我。我的行踪是这样的。一小时内，我在财政部，然后，我在……，接着……你进行的情况随时都得让我了解，一定要让我了解情况。"

"部长的情况是不是也随时叫我了解？"吕西安意味深长地说。

"我拿荣誉担保，"部长说，"对克拉帕尔，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在我这方面，我可是把事情全都交托给你了。"

"我应当尊重他，希望部长准许我通知他一下：如果我发现有警务署的人出来，那么，我立刻就退出。这类事，我一概不介入。"

"涉及到我的警务署，是的，就这么办，我亲爱的助手。但是，别地方的警务人员干出蠢事来难道也要我对你负责？我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对你有什么隐瞒。谁能向我担保：一旦我离职，人家不会立刻就把这样的任务交托给另一位部长？王宫方面，惶惶不安得很哪。可恨的《国民报》的文章态度温和。那里狡猾得很，睥睨一切，目中无人……在所有的客厅里，人们看这份报纸往往从头到尾仔细推敲。《论坛报》的调子完全不同……啊！基佐可没有让卡雷尔先生当上国务参事！"

"我记得好像他拒绝了一千次。当一个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候选人比当国务参事好得多。国务参事才拿一万二千法郎，不过，他把他心里所想的说出来，就可以得到三万六。其实他的名誉是有口碑的。就算他跑到科蒂斯病床旁边来，我也不会和他决斗。"

这是一个真正的年轻人火气旺盛时讲出来的一段话。这话部长阁下并不怎么喜欢听。

"再见吧，再见吧，我亲爱的，祝你交好运。我无限信任你，随时通消息吧。我如果不在这里，请费心找找我。"

吕西安以一个走上战场的兵士的步伐，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不过，这中间也有一点区别：他这时心中所想的并不是荣誉，因为他眼睛看到的是卑鄙无耻。

他发现戴巴克正好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他。

"科蒂斯的妻子已经写了一份材料。这就是她的信。"

吕西安接过信来看，上面写道：

"……我不幸的丈夫在医院中并未得到充分的照料。为对他尽到我应尽的责任，我必须竭尽所能，做好急需做的一切，担负起抚育即将

成为孤儿的几个孩子的重担……我的丈夫是为王权与宗教效力而受伤致死的……请求部长阁下主持公道……”

“见部长的鬼！”吕西安心里想。“我决不能说这封信是写给我的……”

他问戴巴克：“现在几点钟？”他想抓到一个不可否认的证据。

“六点差一刻。各个办公室里连一个鬼影也看不到。”

吕西安把这个时间记在一张纸上。他把办公室那个当暗探的仆役叫来。

“如果今天晚上有人找我，就说我六点钟就走了。”

吕西安看到戴巴克的眼神平时是那么安详平静，这时突然爆发出好奇的火花，而且迫不及待地也要进来插一手。

他心里想：“我的朋友，你也只能是一个坏蛋，要不你说不定也是某将军的一个密探。”

他若无其事地开口说道：“你看我这副样子，我已经答应人家，还要到乡下去，有人请吃晚饭，人家还以为我简直成了贵人，要人家等我。”

他看了一下戴巴克的眼睛，眼睛里那股火焰立刻熄灭了。

第四十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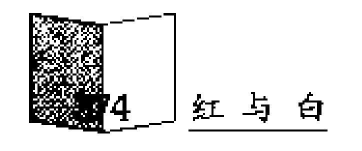
吕西安急忙赶到某医院……门房带他去见值班的外科医生。在医院的院子里，他遇到两位医生。他走上前去，讲明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请两位医生稍稍留步。他的态度那么彬彬有礼，那么客气，两位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拒绝。

吕西安暗想：“很好，我并没有和任何人随便私下谈话；这一点很重要。”

“请问现在几点钟？”他问走在他前面的门房。

“六点半。”

吕西安心里想道：“这么说，从部里到这里我只用了十八分钟，这我已经有了旁证。”



当他来到值班外科医生面前的时候，他把部长的那份通知拿出来，给他们看了一看。

他对站在他面前的三位医生说："三位先生，有人恶意诽谤内政部，以这个名叫科蒂斯的受伤的病人为借口，听说，这个人是共和党人……鸦片这话已经讲出去了。对于你们医院的声誉，对于你们作为政府雇员的责任来说，在受伤病人科蒂斯病床周围发生的一切，最好是广泛向公众说明。不应当让反对派报纸胡说八道，恶意中伤——也许它们派出了一些特工人员。先生们，你们难道不认为需要请内科主任和外科主任来一下吗？"

他们派出住院实习医生去找那两位先生。

"从现在起，有没有必要叫两个护士，两个可靠的不可能说谎的护士守护在科蒂斯的病床旁？"

三个在场的医生中年纪大的一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其中的道理那是早在四年前就有人讲过的。于是他指定两个原属坚信会[①]的护士，两个老练的坏蛋，专门照看病人；三位外科医生中有个人马上走出去安排那两个护士的事。

内、外科医生很快集中到护士室中来，但是，来到的几位先生个个脸色阴沉，谁也不说话，一片沉寂。吕西安见已有七位内、外科医生到来，于是他对他们说道：

"各位先生，我是奉内政部部长之命来的，我以内政部长的名义，建议你们对科蒂斯的处理，以把他当富有阶级人士那样办为好。我以为这么办对各方面都是适当的。"

大家表示同意，但又疑虑重重，而这种情况所有人都是如此。

"各位先生，我们所有人都请集中到外伤病人病床四周，进行一次会诊，看是不是适当？然后，我根据大家谈的结果拟出一份记录，带回去面呈内政部部长。"

吕西安坚定不移的态度使这些先生很感困惑，原来他们当中多数

---

① 坚信会是天主教教会中十六世纪出现的帮派，1824—1830年查理第十统治时期势力极大，成为王室、教权所豢养的类似特务组织的一种力量，路易-菲力浦统治时逐渐瓦解。

人晚上各有打算，本来已经决定要充分利用或快快活活打发这个夜晚。

"不过，先生，今天上午我看过科蒂斯，"一个面容枯槁、又贪又吝的人态度十分坚决地说话了。"这是一个必死的人；会诊还有什么必要？"

"先生，我在记录开头就写上你的意见。"

"不过，先生，我这么说，意思并不是要求复述我的意见。"

"复述，先生，你怎么忘了！我很荣幸，我可以向你保证，这里讲的话要一字不漏地写在记录上。先生，你所说的，正是我要回答的呀。"

吕西安扮演这个角色所说的话，说得很不错；不过他一面说，一面脸却红了，这很可能把事情搞糟。

"我们只是希望把受伤的病人治好，"那个年纪最大的医生站出来说话了，目的是打圆场。然后他推开门，大家跟在后面就走进医院的院子。那位辩解了几句的医生远远地避开吕西安。有三四个人排成一队跟着穿过院子。大家正要开科蒂斯病房的门，外科主任到了。于是大家又走进附近的一处传达室。

吕西安请外科主任先生和他一起走到煤油灯前，让他看一看部长的那件公函，又三言两语把他到医院后的情况告诉这位主任。外科主任是位十分体面的人物，口气虽不免带有布尔乔亚的夸张，但并不缺乏分寸。他知道问题大概很严重。

"我们没有办法，除非把莫诺先生请来，"他对勒万说。"他的住处离医院不过两步路。"

吕西安想："对啦！就是一拳打掉用鸦片的主张的那个外科医生。"

几分钟以后，莫诺先生嘟嘟囔囔地来了；他正在吃饭，吃了一半就给拉来了，他隐约地想到今天上午一口回绝那件事。他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就对吕西安和外科主任说：

"唉！这是个没救的人，就是这么一回事。肚子里带着一颗子弹，还能活，这已经是奇迹了，不仅有子弹，还有碎毡片，还有塞步枪的碎布条，谁知道还有什么？你要明白，我并没有检查伤口的深度。皮肤在内衣下边溃烂，已经发炎了。"

大家一边说，一边就来到病人的床边。吕西安发现病人的表情很刚毅，神态也不卑琐，比戴巴克好多了。

吕西安说："先生，我回办公处的时候，收到科蒂斯太太这封

信……"

"太太，太太，真有意思，一个礼拜后太太就要去讨饭了……"

"先生，不论你属于哪个党派，res sacra miser[①]，部长都只愿把你看成一个受难的人。听说你原来也是军人……我是骑兵二十七团的中尉，……请允许我以同志的身份给你一点小小的暂时的帮助……"

他把两枚拿破仑金币[②] 放在病人从被子下面伸出来的手上。手是滚烫的，触到这只手吕西安只觉心上一阵发紧。

"这才叫谈话嘛，"病人说。"今天早晨，来了一位先生，说有希望发下一笔抚恤金……朝廷的恩典嘛……但是现金分文不见。我的中尉，你大不相同，所以，我要告诉你……"

吕西安急忙止住病人，叫他不要说话，他转过身去看看在场的内科外科医生，一共是七个人：

"先生，"吕西安对外科主任说，"我想这次会诊由你主持吧。"

"我想是的，如果这几位先生没有异议的话。"外科主任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请指定一位先生，我想我有责任请这位先生把我们在这里进行工作的全部情况作出详细记录，最好请你指定一位能写的……"

吕西安听到他们凑在一起低声商量，这对他在这里显示的权力来讲当然是叫人不舒服的。因此他尽可能有礼貌地说：

"这里每一个人都必须依次发表意见。"

这样一来，气氛就变得很紧张，场面也显得很严肃。对病人，按照规定，进行了检查和询问。然后主管病房和十三号病床病人的主治外科医生莫诺先生作了扼要的报告。接下来，大家离开病床，走到隔壁房间，开始会诊讨论，莫诺先生提笔写好诊断，同时有一位在学术界相当知名的年轻医生在勒万口授下正式作出记录。

七位内科、外科医生中有五位医生诊断病人随时可能死亡，并肯定不出两三日之内必然死亡。七位医生中有一位建议给病人施用鸦片。

"啊！某将军收买了这个混蛋，"勒万心里这样想。

---

① 拉丁文："可怜的人是神圣的"。

② 拿破仑金币：法国旧时金币，金币上有拿破仑头像，一枚拿破仑金币值二十法郎。

这位先生风度翩翩，有一头很漂亮的金发，钮扣眼上还饰有两条很宽的缎带。

吕西安看了看多数医生的眼色，看他们对这个主张有什么反应。他们对这个建议只用一句话就作出了公正的回答：

“病人现在并没有痛得不可忍受，”年纪大的那个医生说。

另一位医生提出在脚部大量放血，预防内脏溢血。吕西安认为采取这项措施并不具有什么政治性问题，可是莫诺先生却粗声粗气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使这个人改变了主意：

“放血毫无疑问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使伤员不再能说话。”

“我坚决反对放血。”一位态度正直的外科医生说。

“我也反对。”

“我反对。”

“我反对。”

这时吕西安很激动地说：“看起来，多数是反对的。”

可是他心里想：“最好是不动声色，可又怎么控制住呢？”

十点一刻，会诊宣告结束，会诊记录也签了字。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嘴上都说要到病房去看看，可是签字过后，一个个都溜之大吉。只有吕西安和一位身材魁梧的外科医生留下没有走。

吕西安说：“我再去看看受伤的病人去。”

“让我回去把晚饭吃完。说不定他已经死了：很可能像一只小鸡那样完结了。再会吧！”

吕西安走进外科病房。里面光线很暗，又有一股气味，使他很不舒服。不时还可以听到微弱的呻吟声。我们这位英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对他来说，死亡也总是有点可怕的，但死总该死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才是。他想到的是死在草地上，头靠着一棵树，就像拜亚尔那样[①]。这是他过去在决斗中见到的死亡的景象。

他掏出表来看了看。

“再过一个钟头，我就坐在歌剧院里了……不过，今天这一晚我是

---

① 拜亚尔(1473—1524)，法国军人，出身世族，著名的骑士，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在意大利战死沙场，人称“无畏而完美的骑士”。

不会忘记的……再见吧！"他说。他朝着病人床边走去。

两个男护士半躺在椅子上，两脚平伸，搁在一张破椅子上面。他们差不多已经睡着了，他见他们好像喝得半醉似的。

吕西安绕到病床的另一侧。病人两个眼睛张得大大的。

"重要的部位并没有伤着，不然的话，第一晚你就送命了。你的伤并不如你想的那么危险。"

"算了吧！"病人颇不耐烦地说，他似乎已不抱什么希望。

"我亲爱的同志，要么活不成，要么就活下去，"吕西安以一种坚强果断甚至很带感情的口气继续说。他觉得这伤势很重的人比起带有两枚十字勋章的体面人物来，并不那么讨厌。"你会活下去的，或者，你就死掉。"

"没有什么'或者'不'或者'的，我的中尉。我完了。"

"不管怎么说，你得把我看成你的财政部长。"

"怎么，财政部长会发给我抚恤金？我说我……是为我那可怜的妻子嗽！"

吕西安眼睛瞟了一下两个护士：他们并没有假装喝醉酒，他们的确什么也听不见，至少听不清楚。

"不错，我的同志，只要你不多嘴多舌就行。"

这个垂死的人眼睛放出了光芒，吃惊地拿眼睛盯住勒万看。

"我的同志，我说话你可听得清？"

"听得清，只要没有中毒……我快死了，我完了……不过，你看，我还是希望给我……"

"你上当了。不过医院给你的药你可什么都不能吃。钱你会有的……"

"我早就看透了，这……钱一定会被偷走。"

"同志，要不要把你的妻子叫来？"

"妻……，中尉，你真是个好人。你给了我两枚拿破仑金币，我要交给我可怜的妻子。"

"只有你妻子给你的东西你才能吃。我希望就这么说定，听见吗？……真的，我担保，用不着怀疑……"

"我的中尉，你能不能把耳朵靠近一些？可不敢命令你！……怎么

搞的！一动，肚子就扯得疼死人！”

“好啦！相信我吧。”吕西安说着，弯下身去。

“你怎么称呼？”

“吕西安·勒万，骑兵二十七团少尉。”

“为什么不穿军装？”

“我在巴黎执行公务，派在内政部长手下。”

“你住在哪里？对不起，请原谅，你看……”

“伦敦路四十三号。”

“哎呀！凡·彼得斯－勒万银行阔老板的儿子？”

“对。”

沉默了一下。

“嘿，怎么样！我相信你。今天早上，换药以后，我昏过去了，这时候我听到有人对那个很有权的大块头外科医生提出给我搞鸦片。他骂了街，后来他们走开了。我张开眼睛，可我两眼发花；流血很多……够了，够了！……外科医生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这个情况你能肯定吧？”吕西安说，一时不知所措。“我不相信共和党这么惊慌……”

受伤的病人望着他。

“我的中尉，失敬了，你原来和我一样，也知道是这么一回事。”

“我恨透了这种卑鄙的事，我厌恶，我鄙视干这种事的人，”吕西安叫了起来，几乎忘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相信我吧。我给你拉来七个医生，就像给一位将军看病一样。要是捣鬼，这么多人怎么叫他们齐心一致？钱你有了；还是叫你的妻子来吧，或者找一个亲戚来，只有你妻子给你买来的你才能喝……”

吕西安动了感情，病人盯着他看；他的头不好挪动，可是他的眼睛却可以转动，此刻盯着勒万的一举一动。

“那又怎么样！”病人说，“我是蒙米拉伊[①] 第三驻防军的下士。我明白，要冒险，就得下决心，只是谁也不愿给毒死啊……我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而且，”他的表情一下变了一个样，他说：“干我这一行，不应

① 蒙米拉伊，法国马恩省市镇。

当有什么惭愧。如果他血管里还有人血，我就给他办妥这件事，而且按照他一再的要求，某将军应当像你这样，那才像话。莫非你是他的副官？”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他那个副官叫圣樊尚，不叫勒万，”受伤的病人仿佛自言自语说……“有一件事，那比你的钱更叫我喜欢。”

“你说吧。”

“如果这出于你的善意，那么，我就应该当你在场的时候，叫他们来给我换药……勒万先生的儿子，那位养着歌剧院戴·布兰小姐的银行老板的儿子……因为，你看，我的中尉，”说到这里，他又一次提高了声音……“他们看我不喝他们的鸦片……在换药的时候，就那么咔嚓一下！……手术刀飞快，朝着那个地方，就在肚子里头，给你来那么一下子。真疼死人哟！疼死人哟！……时间并不长，可是也不能长哟。到明天，你是不是下个命令，因为这里我看你在指挥一切……为什么你能指挥他们？又没有穿军服！……对了，至少，换药要当着你的面换……还有，那个有权的大块头外科医生，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事实就是这样。”

他头脑昏迷不清了。

“不要多说。”吕西安说，“有我保护你。我去叫你的妻子来照料你。”

“你真是个好人……银行大老板勒万，还有戴·布兰小姐，那是不会骗人的……但是某将军？……”

“当然，我不骗你。记住，某将军不要再提他，不论是谁，都不要提，这是十枚拿破仑金币，你收着。”

“在我手里数给我看……我一抬头下面肚子就痛。”

吕西安小声数给他听，一边一块一块往病人手里放，让他感觉到。

“别出声！”他说。

“别出声，说得对。你要是说出去，人家就把你的金币拿去。以后，就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你有话就给我一个人说。我每天都来看你，一直到你恢复健康。”

他在病人这里又呆了些时候，不过病人看来已经失去知觉。他急

忙赶到布拉克路科蒂斯家里。他找到科蒂斯夫人，还碰到几个饶舌的女人，费了好大劲儿才脱了身。

这个妇人一开口就哭了起来，要勒方看看她几个孩子，小孩这时都安静地睡着了。

吕西安想："一半是真情，一半是假装。应该让她说，说够了为止。"

科蒂斯夫人的独白讲了足足有二十分钟，真是处处设防，十分小心，理由滔滔不绝讲个没完没了，因为巴黎老百姓在和伙伴谈话中最恨突然提出的主张使他猝不及防；这样说过之后，科蒂斯夫人才讲到鸦片的事；吕西安听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关于鸦片的冠冕堂皇的言论，又占去了五分钟。

吕西安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对她说："是的，听说共和党人打算拿鸦片给你丈夫喝。不过国王陛下政府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关怀的。我收到你的信以后，马上就召集了七位内科、外科医生给你丈夫看病。你看，这就是他们的会诊书，"说着他把那份材料放到科蒂斯夫人手上。

他发现她不太识字。

"现在谁还敢拿鸦片给你丈夫吃？在这之前，他就担心病情恶化，很可能……"

"他这个人已经没治了，"她这样说，态度相当冷漠。

"不，不，太太；二十四小时内不生疽，就会好起来。米绥将军[①] 的伤口也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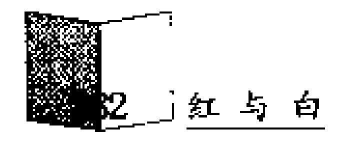
"不过，鸦片的事可别说出去，这只会把各个党派的关系搞糟。科蒂斯不能多嘴多舌。其实，你还是把你的孩子托付给一位邻居为好。每天我替你出四十个苏，等一会儿我就预付一个礼拜的。太太，你可以到你丈夫病房里好好照料他。"

听到这话，科蒂斯夫人脸上那动人的悲痛表情顿时变了。吕西安继续说：

"你丈夫可什么也不能喝，什么都不许吃，除了你亲手给他准备的……"

---

① 米绥(Michand，1751—1835)，大革命时期提升为将军，1794年对奥地利－普鲁士作战中曾经负伤。



"该死啊！先生，医院，真叫人恶心……再说，我那可怜的孩子，没爸的孤儿，离开了娘，谁来照顾他们？……"

"随你怎么办都行，太太，你是个多好的母亲啊！……让我生气的是人家会偷他的钱……"

"谁的钱？"

"你丈夫的。"

"常常是这样！我从他身上拿过二十二个利弗尔和七十个苏。我给我这可怜的亲人买了满满一盒鼻烟，还给了护士十个苏……"

"太好啦！再贤惠也没有了……不过，讲好条件，叫他别谈政治，别提鸦片的事，他不能谈，你也不许讲。我已经给科蒂斯留下十二枚拿破仑金币。"

"拿破仑金币？"科蒂斯夫人刺耳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对了，太太，合两百四十法郎。"吕西安现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回答说。

"那就不许他多说话？……"

"他，还有你，我要是觉得满意，每天都给你们一枚拿破仑金币。"

"就是说二十法郎？"科蒂斯夫人两眼睁得大大的。

"对了，二十法郎，条件是再也别提鸦片的事。其实，我，你看，像我这样，我也曾因受伤而用过鸦片，到底也没给毒死。那是胡思乱想。一句话，你如果乱说乱道，如果说什么科蒂斯怕鸦片，或者说什么他的伤口怎么样，或者讲到奥斯特利茨桥上和新兵吵了一架，如果这些都给印[①]到哪一家报纸上去，二十法郎就没有了；不然的话，如果你，还有他，都不乱说，那就每天都给二十法郎。"

"从哪天算起？"

"明天。"

"如果你真是一片好心好意，那就从今天晚上算起吧，我在半夜十二点钟之前到医院去。我那可怜的亲人，只有我才能让他别多嘴多舌……莫兰太太！莫兰太太！"科蒂斯夫人说，一面喊叫起来……

莫兰太太是一位邻居，吕西安和她讲妥，照顾小孩一个星期给她十

① 法语缺乏确切的词。（司汤达原注）

四法郎。勒万还拿出四十个苏，雇了出租马车，送科蒂斯夫人去某某医院。

吕西安自以为采取这样的说话方式，又反复说了好几遍，决不会证明他是提出使用鸦片这种建议的同谋者。

吕西安离开布拉克路时感到心满意足，同时又预感到这个事件结束前，他一定会十分不幸。

他总是反复对自己这么说："公众的蔑视，我沾了边；死亡，也沾了边。不过，这条小船我还驾御得不坏。"

第四十六章

圣日尔韦教堂[①] 钟楼的大钟打过十一点三刻，吕西安这才坐上他的双轮轻便马车。他晚饭还没吃，饿得要命，却依然不停地讲话。

"这会儿我得找部长去。"

在格洛内勒路官邸，部长他没有找到。他留下一个条子，叫人给马车换了马，车夫也另调了一个人，又驱车直往财政部；不料德·韦兹先生早就离开了财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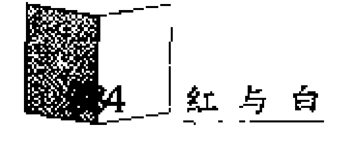
"像这样子，总说得上相当热忱于公务吧。"他在一家咖啡馆门前停下车来，进去吃晚饭。几分钟后，他又坐上马车，在昂丹大马路上白跑了两趟。经过外交部门前时，他想叫门试试看。门房回说内政部长在外交部长家里。

传达员不肯上去禀报勒万来访，怕打扰两位部长的谈话。吕西安知道这里有个暗门，又怕他的部长回避他；他可不愿再四处奔跑，也不想折回格洛内勒路去等。他说什么也要在这里见部长，偏偏遭到传达员无礼的拒绝。吕西安火起来了。

"先生，我荣幸地再重复一次，我是奉内政部长之命来的。我一定

---

① 巴黎一教堂，在巴黎市府大厦(Hôtel de Ville)后面，公元六世纪为纪念尼禄时代的殉教者圣日尔韦而建，十三世纪、十五世纪、十六世纪重建。



要进去。你去叫卫兵来好了，我是一定要进去的。我荣幸地再对你说一遍：我就是查案官勒万先生……"

四五个仆人一拥而上，挡在客厅门前不许他进去。吕西安觉得非跟这批混蛋动武不可，真是欺人太甚，他气得不得了。他考虑怎样强去拉门上那门铃的两根绳索。

这时那几个仆人一下现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原来外交部长德·博佐布尔伯爵先生走进了客厅。吕西安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外交部长。

"伯爵先生，我叫吕西安·勒万，查案官。请部长阁下多多原谅。我是来找德·韦兹伯爵先生的，已经找了两个小时，这是根据他的命令来找他的；我有紧急的事要与他面谈，必须见到他。"

"什么事……紧急的？"外交部长以一种罕见的傲慢态度说道，他那小小的身子也随着挺了起来。

吕西安心里想："我要叫你换一换腔调。"于是态度十分冷静，一字一字咬着说：

"伯爵先生，就是科蒂斯那件事，就是在奥斯特利茨桥上为夺枪而受伤的那个人的事。"

"出去，出去，"这位部长对那几个仆人说。传达员留着没有动："你也出去！"

传达员走了。他这才对勒万说：

"先生，科蒂斯三个字就够了，用不着解释。"（他这种出言不逊的腔调和蛮横无礼的态度的确是罕见的。）

"伯爵先生，在这类事务上我是个新手，"吕西安一板一眼地说。"在家父勒万先生所接触的人士中，像部长阁下这样对待我，我还不怎么习惯。我希望这种令人不快而不大适当的事情尽快结束。"

"先生，怎么，不大适当？"部长哼着鼻音说，又把头扬了起来，专横傲慢的神气有增无已。"你得注意说话的分寸。"

"伯爵先生，如果你用这种腔调再说一句，我立刻就提出辞职，让我们用剑来较量较量你那个分寸吧。先生，专横无礼，我向来不买这个账。"

德·韦兹先生在远远的一间书房里，听到这边发生的事，马上走了出来；吕西安最后的几句话，他都听到，他知道这里发生争执的原因可

能就出于他德·韦兹。

“我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他连忙对吕西安说。“我亲爱的同事，这就是我和你谈过的那位年轻军官。算了，算了。”

“只有一个办法才能算了，”吕西安十分冷静地说，他把两位部长压住，不让他们出声。“办法有一个，只有这么一个，”他又冷冷地说了一句：“这就是：在这个意外的事件上，半句话也不必多说，同时承认传达员已经把我的来访向阁下通报过。”

“但是，先生，”外交部长德·博佐布尔先生说，他把身体挺得更加直。

“部长阁下，我表示万分的歉意；但是，如果阁下再说一句话，我立即就向德·韦兹先生提出辞职，就是这样，先生，我就是要侮辱你，这是为了向你提供一个机会，你可以借此作出必要的补救。”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德·韦兹先生不知如何是好，叫喊着，拖起吕西安就走。吕西安竖起耳朵听德·博佐布尔伯爵先生还说些什么。他什么也没有听到。

吕西安一上马车，就要求德·韦兹先生先听他报告科蒂斯问题。可是德·韦兹却摆出长辈的架势对他先长篇大论地说了一通。吕西安的报告也很长。报告一开始，他就讲了做记录和会诊的情况。整个过程讲到最后，部长才向他要记录文件。

“我想我把文件给忘在家里了，”吕西安说。他曾经想过：德·博佐布尔伯爵如果居心不良地搞什么名堂，这些文件就可以证明我得立即找到部长向他报告，这是有根据的，我并不是强要冲进门去的求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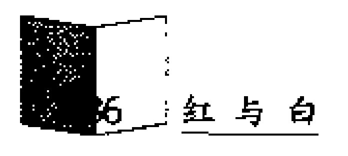
他们到了格洛内勒路，科蒂斯问题的汇报已经结束。德·韦兹伯爵先生还想转回话头再来一番前辈对后辈的谆谆教诲。

“伯爵先生，”吕西安打断他的话说，“我从下午五点钟起就为你部长工作了。现在一点钟已经打过，请允许我坐到我的马车上去吧，它就跟在后头。我累坏了。”

德·韦兹先生还想重复他那一套长辈的教导。

吕西安说：“刚才那个意外事故不必再提；再提，可能就把一切都搞糟了。”

部长只好随他去了；吕西安坐到自己的两轮马车上，叫仆人上车，



随即驱车回家；他的确疲劳不堪。当马车穿过路易十五大桥的时候，仆人对他说：

"看，部长过去了。"

"他又回到他的同事家里去了，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但他们一定会拿我做话题。我当然用不着死抓住我的职位不放；只是如果撤我的职，那我一定要逼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拿起剑来斗一斗。这班大人先生根本没有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要耍脾气就耍脾气，但也要看看对象。戴巴克这类人，他们不顾一切，只要发财，那好办；至于我，那就休想！"

吕西安回到家中，看见他的父亲，手里擎着烛台，正要上楼睡觉。吕西安急于想听听他父亲这么一个有头脑有见识的人的意见，但转念又想：

"不幸，他毕竟老了，不该影响他的睡眠。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他一五一十把事情都讲给他父亲听了，父亲一听就笑了起来。

"德·韦兹先生明天一定会拉你到他外交部的同事家里去吃晚饭。像你这样，你这辈子决斗可少不了呀，不过，目前，他们一定不会有好颜色给你看……这几位先生过两个月真会把你的职务给撤掉，不然就把你派到布里昂松或本地治里[①]去当省长。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做事，于你不合适，于我更不相宜，我要吓唬吓唬他们，我要阻止这种贬黜……至少我要试一试，看来是可以办到的。"

外交部长府上晚宴的事，到第三天才见分晓。在这期间，吕西安一直为科蒂斯的事忙得不可开交，他也不许德·韦兹先生重提那个偶然事件。

请客吃饭后第二天，吕西安的父亲勒万先生把这个小小的掌故当做笑话对三四位外交官讲了一遍。只是科蒂斯这个名字和迫使吕西安非在凌晨一点钟去找部长这个重要事务的性质，他都避而不谈。

他对俄国大使说："关于时间提前这一点，据我所知，是因为和电报的事毫不相干。"

---

① 布里昂松在法国上阿尔卑斯地区。本地治里，印度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十八世纪英法争夺之地，1816年被法国全部占领，成为法国海外属地。

半个月后，勒万先生在社会上偶然风闻说他儿子是个圣西门派。为此，在吕西安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要德·韦兹先生哪一天一定带他到外交部长家里走一趟。

"亲爱的朋友，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让阁下愉快地做这么一件出人意外的事很有必要。"

勒万先生前去见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十分纳罕，一路上勒万先生就拿他朋友内政部长的这种好奇心开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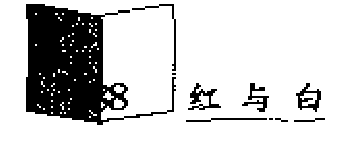
他见到外交部长阁下，部长同意接待他，可是他仍然用他那很不严肃的口气谈了起来：

"伯爵先生，对阁下的才干，我有比任何人都正确而公正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和我相比；不过，也必须承认，阁下的路子很多。四十位有头衔或者佩戴勋章的大人物，必要时我可以给你指出他们的姓氏，五六位最高级的贵妇人（由于阁下的善意，她们都相当富有），所有这些大人物都可以赏光对我的儿子查案官吕西安·勒万加以关顾照料。这些可敬的人物当然可以暗中散布流言说他是圣西门派，当然也可以毫不费力地说他在某个重要场合胆小怕死。他们还可以进一步在我所说的那些可敬的人物当中挑出那么两三位，他们都很年轻，都有兼差，而且都是专好惹事挑起决斗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人家还愿意对我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施舍一点宽容和善意，那么，这些大人物如德·×××伯爵先生、德·×××先生、有四万法郎进项的德·×××男爵先生、×××侯爵先生很可能只是说说而已，说什么这个小勒万又让他溜掉了。伯爵先生，正因为你是外交部长，所以我专程前来向你提出：战争，还是和平？"

勒万先生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谈了起来，故意滔滔不绝地谈了很久。勒万先生在外交部谈过以后走出来，随后又到王宫去，得到国王的接见。于是他把刚刚同外交部长谈过的一席话又照样向国王谈了一遍。

勒万先生回到家里，对儿子说："你过来，让我再一次把我对你毫不尊敬的两位部长讲过的话讲给你听听。为了免得我再讲第三遍，来，咱们一起到你母亲那里去谈。"

在勒万夫人那里谈过之后，我们的英雄以为可以冒险向父亲致谢了。



"我的朋友,你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你就变得太平庸了。你从来没有像这个月这么开心过吧。这半个月里,我真是怀着你青年时期的那种兴致做交易所的事情,我应该感谢你,这两位部长既然对你做出某种专横无礼的事,我理所当然地要回敬他们一下。总之,我很爱你,你母亲也许会说,到现在为止,用禁欲派著作中的话来说,我是通过你去爱她的。不过,为了我的情谊,我应当付出一点代价。"

"关于什么呀?"

"你跟我来。"

他们到了他的房间。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诬你是圣西门派这种诽谤洗刷干净。你那种认真的样子尽管可敬,但只会让诽谤传布开去。"

"再简单也没有了:劈他一剑不就完了。"

"那会给你造成好斗的名声,未免可悲!我求你无论在什么托词之下,决斗再也别提。"

"那怎么办呢?"

"谈一场轰动一时的恋爱。"

吕西安脸色一下变得煞白。

他父亲继续说下去:"一定要谈,去诱惑葛朗代夫人。代价是大的,不过,或许并不那么惹人厌,至于于莉小姐,或者高思兰小姐,或者其他哪一位小姐……不要怕花钱,每天都跟她混四个小时。这场恋爱的费用,我来出就是。"①

"我的父亲,是不是说我没资格去爱雷蒙德小姐?"

"她的名气不大。你听一听这种议论:'勒万的儿子爱上了小雷蒙德。''是不是就是那个雷蒙德小姐?……'——应当是这样:'勒万的儿子现在追上高思兰小姐了。''哎呀!是正式的情人吗?''他简直爱得发疯了……,……他只想独占,还在吃醋哪。'

---

① 在这件事情上,勒万先生并没有告诉吕西安,就把吕西安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爱情向八九位地位最高的,如德·拉斯弗尔夫人、德·卡斯特[卡斯泰拉娜]夫人等等像发牢骚那样公开讲出去了。这无异于讲明吕西安的痛苦情怀和严肃精神。11月27日。(司汤达原注)

“而且，我还要进一步把你介绍给至少十个著名的家庭，什么圣西门派的悲哀，让人家去搭一搭它的脉搏看吧。”

但是这种同时跟葛朗代夫人与高思兰小姐谈恋爱的做法却使吕西安感到困惑。

科蒂斯事件顺利告一段落，德·韦兹伯爵对他大大恭维了一番。这个过于虔诚的被收买者一个星期后死掉了，死前什么也没有泄露。

吕西安请部长批准他四天假期，他说南锡那儿有几件事要去了结一下。很久以来，他一直强烈希望再去看看德·夏斯特莱夫人那个小小的窗口。吕西安征得部长同意后，回来告诉父母，他们觉得到斯特拉斯堡旅行一次并无不妥；可是南锡二字吕西安却没有勇气讲出口。

“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下午两点钟一定去看看你的部长，这样，你的假期就不会显得太长。”勒万先生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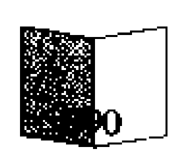
吕西安到了距南锡还有十里路的地方，心就怦怦跳个不停，害得他很不好受，连呼吸也不大自然了。吕西安为了夜晚进城，免得让人看见，就在离南锡城还有一里路的一个小村子里停了下来。即使还有这样的距离，他心中起伏不已的激动情绪也已控制不住；连大路上远远来了一部两轮货车，他也听不出来，竟以为是德·夏斯特莱夫人的马车的声音……①

“……根据你的电报，我赚了不少钱，”勒万先生对他的儿子说，“而且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出面。”

在他父亲的晚餐席上，吕西安见到了好朋友埃尔奈·戴维鲁瓦。埃尔奈愁容满面，他那位道德学院的学者，本来答应支持他四票让他人选政治学院，不幸在维希矿泉一命呜呼，所以埃尔奈把他埋葬以后，眼看自己四个月辛辛苦苦陪侍病人不仅落得一场空，而且成了一个笑柄。

他对吕西安说：“无论如何要取得成功……说真的，我如果再对某位学院院士效忠的话，一定选个身体健康的！……”

① 这一情节始终没有写成。司汤达自觉尚未成形。停笔之处，他记有这样的字句：“在这个稿本中南锡之行将成为空白。我处在枯竭情况下，且先写葛朗代夫人吧。12月2日。”这段情节，此后他也没有回转来补写。（马尔蒂诺注）



吕西安非常赞赏他这位表兄的性格：他愁闷了一个礼拜，接下去就另拟计划，大展宏图，又干起来了。埃尔奈在一些客厅的交际场合中说过这样的话：

“每当回忆起学者德科尔，我就好几天心情沉重，深为痛惜。这位卓越人物的友谊和他的逝世，在我一生中简直是划时代的事件。他让我懂得了死的意义……在他的最后时刻，我看到一位贤者如何处在基督教精神的安慰之中；正是在死者的床侧，才真正理解并珍视这样的宗教……等等，等等。”

埃尔奈重新在社交界展开活动后没几天，又对勒万说：

“你遇上一次伟大的爱情啦。（吕西安一听脸都发白了。）当然，你非常幸福：人们都注视着你！问题不在于别的什么，而在于你成了一个重要的目标。我对你没有什么好问的，我只想问究竟是怎样一对美丽的眼睛夺去了你的欢乐。幸运的吕西安，你把公众都吸引住了！哎呀！伟大的上帝呀！生在这样一个父亲的家里是多么幸福啊，这个父亲可以张席设筵，招待宾客，还可以见到波佐·迪·博尔果先生[1] 和其他显赫的外国使节！如果我也有这样一个父亲，那么，在这整个冬季社交活动中我就成为朋友们心目中的英雄；可是德科尔却死在我的怀抱中，这对我也许比他的生命更有用。因为我没有像你这样的父亲，即使我可以创造出奇迹来，那也是不算数的，只会让人家骂我是阴谋家。”

吕西安在他母亲的三位老朋友家里也听到类似的传说，这三位贵妇人的客厅在巴黎只算是第二流的，吕西安在这些地方倒受到友好的接待。

小人物戴巴克，趁他高兴随便给他讲些与正事无关的琐事的时候，也告诉他：有些消息灵通人士讲到他，说他将来肯定要做一番大事业，

---

① 波佐·迪·博尔果(Pozzo di Borgo，1764—1842)，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官，出身科西嘉贵族。科西嘉原有两个党，一为以拿破仑为首的法国派，波佐·迪·博尔果属受英国势力支持的保守派，自始就是拿破仑的死对头；后法国军队将波佐·迪·博尔果驱逐出科西嘉，波佐·迪·博尔果流亡伦敦；1812 年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后，波佐·迪·博尔果前往俄国，从此成为欧洲反法联盟中重要政治人物；维也纳会议时，他以俄国驻法特命全权大使身份参加会议，成为拿破仑垮台的策划人之一，后一直为驻法大使，曾促使法国复辟王朝与沙皇俄国靠拢，是复辟时期巴黎外交界的大红人。

谁料竟突然停步不前，眼下正陷于一次疯狂的爱情。

"啊！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没有发生这种疯狂的爱情的话，你该是多么幸福！什么好处你会得不到？那就好比涂上一层漆，永远也不会透水，不会闹笑话。"

吕西安竭力自卫；不过他想：

"我这次倒霉的南锡之行，把一切都弄清楚了。"

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所谓的爱情传闻，他得感谢他的父亲，他父亲自从他和外交部长闹了那么一回以后，确实打心眼儿里喜欢他，以致这位老先生哪怕天气严寒或气候潮湿也在所不计，依然要到交易所去，这是他六十大寿那天定下来的，除此之外，的确，任何别的事都不能使他这样做。[1]

他对勒万夫人说："如果我对他管得太紧、拿他的事情不停地和他讲，到末了他一定会把我当成一个倒运的家伙。我应当注意演好父亲这个角色，做父亲的如果自己先厌烦，或者爱得过头，那么，父亲这个角色就会使儿子受不了。"

勒万夫人出自一种深情，一种胆怯的爱心，拼命反对她丈夫用所谓疯狂的爱情这种做法来捉弄他的儿子；她已从有关这件事情的流言中看到危险的根苗。

她说："我真希望他平平静静地度过一生，不要那么引人注目。"

勒万先生回答说："我不能，说心里话，我可不能。他应当产生一次伟大的爱情，要么就做个正人君子，你最看重这种正人君子，这反而会害了他，只会使他成为那么一个平平淡淡的圣西门派，以后，到了三十岁，至多不过是个创立什么新宗教的发明家。我要做的，是要他自己去选择，让他心里怀着最伟大、最严肃的爱去爱一个最美的女人，至于究竟是德·夏斯特莱夫人，是葛朗代夫人，是高思兰小姐，还是那个有六千法郎收入的没有什么名气的女演员雷蒙德，那由他去挑。（他没有说出他这种想法的目的……整整一天，他都在讥笑我，因为雷蒙德小姐比戴·布兰小姐更聪颖、更有头脑，而且也常常见到她。）"

"啊！德·夏斯特莱夫人这个名字千万不能提！"勒万夫人叫了起

---

[1] 皮桨－维尔（Pillet－Will）、罗特希尔德这等人是否也去交易所，待查。（司汤达原注）



来。“你可真要把他害得发疯了。”

勒万先生想到他二十年的朋友德·泰米纳夫人和托尼埃夫人，这两个朋友和葛朗代夫人关系十分密切。德·泰米纳先生的产业多年来是他照料的；这在巴黎可以说是帮了一个大忙，对于这一点，人家也是感激不尽的，因为自从高官显位和家业门第在社会上失势以后，金钱就成了命根子，有钱而不为之提心吊胆，那又是美事中之美事。他准备找德·泰米纳夫人探听探听葛朗代夫人的心思。

她们的回答叙述起来不免冗长沉闷，这里就一笔略过。我们只限于把这两位太太提供的情况汇集在一起。这两位太太住在一处公馆里，共同使用一辆马车，可是她们彼此却有话不说。托尼埃夫人是有个性的人，为人很严厉，在某些重要场合中往往是葛朗代夫人的顾问。至于德·泰米纳夫人，温柔无比，富于心计，又善于随机应变，但对于什么合她的意、什么不合她的意，却极为专断；她视野不远，只有眼前事物，才看得清楚。她出身于上流社会，做过一些错事，不过都已补救过来，四十年来她对巴黎交际场上的种种现象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作出的判断一次也没有错过。近四年来，她静穆安谧的心境被两件不幸的事情扰乱了，一件是社交场上出现了一些闻所未闻的人名，上等人家出现了不该报出的姓名，另一件是上等人家子弟在军团里都已销声匿迹，不见踪影，而这些人过去都是她那死去多年的孙辈的朋友。

吕西安的父亲，勒万先生，每个礼拜都要和德·泰米纳夫人在她家里或在他家里见一次面，勒万先生认为自己应当在她身旁担任一个严父的角色。而且还不止于此，据他看来，他以为像他这样的年纪，完全可以骗骗她，在他儿子的故事里面，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名字完全可以避而不提。他把他儿子的经历编成一个很动听的故事，给德·泰米纳夫人整整讲了一个晚上，让她听得很开心，最后他对她谈起他对儿子所感到的忧虑不安，自从葛朗代夫人接待了三个月，他的儿子忽然变得忧郁沉闷，情况十分严重；他担心儿子真正动了爱情，以致他为这个宝贝儿子安排的计划全给打乱。所以不得不让他结婚……

“这里面可有点蹊跷呀，”德·泰米纳夫人对他说，“就是葛朗代夫人，从英国回来以后，人也大变；她的心头，也有苦恼呀。”

勒方先生从德·泰米纳夫人和托尼埃夫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如此,不过这两位夫人他是分头去看,后来才把情况汇总到一起的。为了把事情讲得条理分明,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葛朗代夫人这个十分著名的女人的一些专门材料不妨在这里补叙一下吧。

葛朗代夫人似乎也把自己看成巴黎最美的女人,至少在巴黎六位最美的女人中人们是不能不把她也排进去的。她最为出色的一点就是身材修长,绰约多姿,娇媚迷人。她的金发是世界上最美的金发,她骑在马上尤其风姿优美,无异于勇敢的化身。她就是保罗·委罗内塞[1]画上金发而瘦长的威尼斯美人儿。她的面容线条秀美,不过不太高贵。她的性情和人们所知道的意大利人的性格几乎正好相反。她的心跟人们叫作柔情和激情的那种感情完全无缘,可是在生活中,她又偏偏总是玩弄这类感情。吕西安曾经十次看到她对一位在中国传道的神父的不幸遭遇动了恻隐之心,又对她家乡那个省份某个属于极好门第的人家的衰落充满了同情。但葛朗代夫人内心深处却认为真正动感情是下贱而可笑的,一句话,那是布尔乔亚的玩意儿。在她看来,那正是软弱的灵魂的无可怀疑的标志。她经常读德·雷兹红衣主教的《回忆录》[2],其中所记述的事迹使她入迷,其中的奥妙她认为读小说是体会不到的。她觉得书中讲的德·隆格维尔夫人[3]和德·舍甫洛兹夫人[4]在过去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其实是由一个十八岁青年男子的爱情关系和冒险经历构成的。

葛朗代夫人想:"如果她们在行为上不犯那些错误,那情景该是多么可惊可赞,而那些错误又该是多么值得我们珍视!"

但现实中的爱情,在她看来那就像是一种苦事,一种叫人厌烦的事

---

[1] 保罗·委罗内塞(1528—1588),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大画家。以擅长运用华丽色彩著称,作品有《迦拿的婚宴》、《利维的家宴》等。

[2] 德·雷兹红衣主教(1613—1679),法国政治家、作家,枢机主教,1648—1653年间投石党领袖之一,其《回忆录》十分著名,记述他与当时首相马萨林的对立、参与投石党叛乱等甚详,为十七世纪法国文学名著。

[3] 德·隆格维尔(公爵)夫人(1619—1679),在投石党动乱中是一个重要人物。

[4] 德·舍甫洛兹(公爵)夫人(1600—1679),反对当时首相黎塞留、马萨林阴谋活动的重要人物。

情。她之所以能够保持那令人惊叹的鲜嫩而明艳的姿色，也许正由于这种心灵上的宁静[1]；她这一身惊人的光洁肤色可以和最美的德国女人相媲美，她身上的青春初现和健美气色真可说是视觉上的盛大节日。她特别喜欢在早晨九点钟刚刚起床后不久让人看到她。在这样的时刻，她确实无与伦比；谁不愿将她比作黎明，那真是可笑之至。没有一个对手敢以肤色光艳和她一比高下。所以她举行舞会一直要跳到天明，还要请跳舞的客人在百叶窗敞开的阳光下吃早餐，这可是她无比的幸福时刻。哪一位美妇人对这一着不知提防，糊里糊涂跳舞跳得开心，留连忘返，那么，葛朗代夫人就胜利了。这是她生活中羽化而登仙的时刻，只有她的对手甘拜下风才让她觉得她的美的可贵。她认为音乐、绘画、爱情不过是渺小的心灵为自己凭空虚构出来的蠢事。她说她坐在意大利剧院包厢里欣赏严肃的戏剧，是因为，据她说，意大利歌唱家都不是被开除教籍的人。她上午画些水彩画，画得很有才气；她认为画画儿对上流社会的女子来说，就和刺绣一样不可缺少，而且画起来也不那么令人生厌。有件事情说明她缺乏高贵的心灵，这就是她总要把自己同某个事物或某个人物进行比较，为的是对自己有个估计或判断，比如说，和圣日耳曼区贵妇人比来比去，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甚至是改不掉的了。

她要她的丈夫带她到英国去看一看，看看能否找到一位比她更美丽的金发女人，看看这个女人是否害怕骑马。她被邀请到多处时髦的 country seats[2] 去作客，她在那里感到厌烦，不过畏缩情绪一点也没有。

吕西安恰好是在她刚从英国回来时被介绍给她的。她在英国短短的逗留把她对真正贵族的羡慕完全给廓清了。为寻求不大看得起贵族的人的尊敬所应有的那种优越感，这在她的内心深处是不存在的。葛朗代夫人在英国，人家不过把她看作七月王朝路易-菲力浦宠幸的一个稳健派人物的妻子而已，她也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是个商人妇。她有十万利弗尔的进项，在巴黎她是拔尖儿的，可是在英国，那就俗得很，平常得很。她从英国回来，也带回了一件心事："不该做个商人妇，应该成

---

① 即缺乏"气质"。（司汤达原注）
② 英文："乡村的贵族宅邸"

为蒙莫朗西[1] 家族中的一个女人。”

她的丈夫是个四十岁的高大而肥胖的男人，十分健康，要做他的遗孀大概是没有指望的。他有大宗财产，出于骄矜自负，她不屑于尝试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和他离异，因为这是犯罪的事，这种想法是她所不取的。问题在于如何变成蒙莫朗西家族中的一员，但这又是决不能坦白承认的。这就好比路易十四走运的时候玩弄权术一样。

她丈夫是国民自卫军上校，从政治上来说，罗昂[2] 和蒙莫朗西这些人物她丈夫已经取而代之，不过，对她来说，从个人角度去看，他的财富尚待争取。

对于一个刚刚二十三岁但已腰缠万贯的蒙莫朗西家族的女人来说，她的幸福是什么呢？

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这样的问题：

为了在社会上真有像蒙莫朗西家族一个女人过去所有的那样的声势，还有什么事不该去做呢？

要么对宗教怀有崇高的信仰，要么像德·斯达尔夫人那样才华横溢，要么和什么著名人物结成名噪一时的友谊；要么做王后或阿黛拉伊德夫人[3] 的密友，或者像德·波里涅亚克夫人[4] 在一七八五年那样，成为宫廷命妇队伍中为首的贵妇人，可以设宴款待王后；要么至少和圣日耳曼区名门望族有某种显赫的交谊。

以上这些可能性，这些条件，她朝思暮想，费尽心机，她勇气十足，坚定不移，只是才智不及。她不善于寻求别人的帮助；她有两个好友，

---

① 蒙莫朗西(1493—1567)，法国陆军元帅，公爵，法王弗朗索瓦第一、亨利第二和查理第九三朝重臣，曾镇压波尔多反抗盐税的叛乱，在与胡格诺派的战争中负伤而死。蒙莫朗西家族是法国著名的贵族世家。

② 罗昂(1579—1638)，法国军人，著作家，1603年被封为公爵，宗教战争期间胡格诺派的领袖，曾与法王路易十三进行过三次战争，1638年2月28日在莱茵费尔登战役中受重伤而死，著有《回忆录》。

③ 王后即路易-菲力浦的妻子，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第四的女儿，波旁的玛丽-阿梅丽(Marie – Amélie de Bourbon，1782—1866)，1809年与路易-菲力浦结婚。
阿黛拉伊德夫人(1777—1847)，奥尔良公爵的女儿，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妹妹。

④ 德·波里涅亚克夫人(1749—1793)，法国贵妇人，1767年嫁给儒勒·德·波里涅亚克伯爵，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好友。

德·泰米纳夫人和托尼埃夫人,那让她彻夜难眠的心事她只肯向她们吐露一部分。上面提到的许多想法,甚至一些最有光彩的想法,在她的野心面前都已呈现出可能性,可惜纷纷落空了。

吕西安和她初次见面,就觉得她在模仿德·斯达尔夫人,正因为这样,吕西安对她不论看到什么、不管对什么问题都要喋喋不休,才觉得讨厌。

葛朗代夫人在吕西安南锡之行前不久,在她的伟大计划还没有付诸行动之前,曾对自己讲过这样的话:

"倘若因追求者的不幸而扬名的伟大爱情,不去点燃这种爱情的火焰,岂不是白白放过获取非凡声名的有利时机,白白丢掉大好机会?如果一个卓越不凡的男子,由于我始终不重视他,为了忘掉我,只身远走美洲,这岂不是所有设想中最可惊叹的?"

这个大问题她已经不带任何女性弱点地反复估量过,这个问题她甚至也以严肃的态度思考过,因为历史上的名媛淑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遇到暗礁险滩的,她们为自己而征服的命运,她们在历史上所取得的地位,无不深为葛朗代夫人所赞赏。

她后来又对自己这样说:"不去激起伟大的爱情,那就是错过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但选择对象却是棘手的:难道我连找个出身高贵的男人做朋友都不行?服饰玩物、青春年少、甚至家产财富,都在所不计;只要真正的贵族血统纯粹无瑕就成。可是历来王族贵族家系的男人都不愿意担任这样的角色。一句话,一个没有财产、能爱一个富商妻子的穷贵族,上哪儿去找?"

这就是葛朗代夫人的心事。她自己这么思量,连什么措词用语都不加计较,她有这种胆力;但她缺少的恰恰是别出心裁的聪明才智。她在脑子里考虑了种种措施步骤,甚至她过去用过的各种卑劣手法也没有放过。施展下流手法也无济于事,好不容易引来两三位属于这一流的人物做她的座上客,过不了两三个月,这些贵人先生的身影就难得看见了。

尽管这一切都是真的,可并不妨碍那疯狂的热情照样被挑了起来。

葛朗代夫人处于这样的心境中,勒万老先生当然是不知道的。可巧这天上午,德·泰米纳夫人来看葛朗代夫人,在她这位年轻女友家里

逗留了一个小时，目的是探测一下对我们的英雄她是否心有所动。德·泰米纳夫人摸清了她虚荣心和雄心的现状以后，对她说道：

"你可害得好几个人都痛苦不堪哪，我的美人儿，你可该选一选、挑一挑了。"

"离挑选还远得很呢，"葛朗代夫人十分认真地回答说，"因为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位不幸的骑士究竟是谁。是一位出身高贵的？"

"他所缺少的只是这个出身。"

"不谈出身，还谈得上什么风度？"她说，带着一股心灰气懒的情绪。

"我就爱你说话的这个分寸，这让你显得出色极了！"德·泰米纳夫人提高嗓门说，"人人都崇尚才智，说它好比硝镪水，硫酸，把什么都刻画得入木三分，尽管这种崇尚也俗得很，但才智，毕竟抵得过风度，这是你不同意的。嗐！你还算和我们是一流的人呢！不过，你这个新来的牺牲者，我相信他确有高贵独特的风度。自从他到你这里来过以后，总是郁郁寡欢，真是这样，他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确是这样；因为男人就喜欢这个样子，他的风趣，他讲出这些趣事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正是这个特点才把他的社会地位给显示了出来。不过，这个人可让你给害得好苦呀，从他的家庭来看，人家肯定会说他属于第一等的社会地位。"

"啊呀！你说的是查案官勒万先生！"

"对呀！我的美人儿，你莫非真要把他给推进坟墓？"

"我看他并不痛苦，"葛朗代夫人说，"我看他只是感到烦闷无聊罢了。"

她们又谈了几句。德·泰米纳夫人把话题转到政治方面，谈到某件事时，她说：

"你丈夫没到证券交易所去，可证券交易所最近偏偏引人注目而又左右一切。"

"他有一年零八个月没到那儿去了，"葛朗代夫人急切地说。

"你接待的那些客人，他们推上去几位阁员，又挤下来几个部长。"

"我并不专门接待这些先生！"（口气中有点不高兴）

"我亲爱的，你占领的阵地，千万别轻易退出！这是在你我之间我才说这个话的，"她把声音放低、用亲切的口气说，"企图夺取这个阵地

的敌人讲出来的话，要重视，但不可作数。在路易十四治下，不是已经发生过了吗：德·圣西蒙公爵那个坏蛋废话连篇，说个不停，就是你非常喜欢的那个德·圣西蒙公爵，可是资产阶级已经把内阁部长拿到手了。科尔柏尔是什么人？塞基埃[1] 是什么人？说到最后，内阁部长可以叫他们喜欢的人发财。那么今天又是什么人决定部长人选的呢？是罗特希尔德家族[2]、还有×××家族、×××家族，还有勒万父子，是他们决定部长由谁来干。想起来了，那天波佐·迪·博尔果不是说过吗，勒万先生为了儿子在外交部长那里大发雷霆？要不就是他的儿子，深更半夜，也跑到部长那里发了一通脾气？”

葛朗代夫人把她所知道的一些事也都讲了。这差不多可以说都是确有其事，而且完全有利于勒万父子。这件事上的特殊利害、特殊关系说得不露丝毫痕迹，连勒万的所谓烦闷无聊也给说得杳无踪影了。

这天晚上，德·泰米纳夫人觉得可以让勒万先生放心，可以告诉他：在他儿子和美丽的葛朗代夫人之间既没有发生爱情，也没有谁出来献过殷勤。

第四十七章

勒万先生身肥体大，红光满面，目光炯炯有神，鬈曲的灰发十分好看。他的衣着，他的坎肩，剪裁入时，而又素雅大方，上了年纪的人穿起来自有风度。在他这个人身上，人们总觉得有着某种敏捷而又从容不迫的特点。看那乌黑的眼睛，看那灵活多变的表情，人们与其把他视为著名的银行家，不如把他看成才华横溢的画家（当然，这种天才如今难

---

① 塞基埃（Pierre Séguier，1588—1672），法国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时代的大法官；1633 年任掌玺官，1635 年任法国最高司法职务大法官，终身职，依附有权势的枢机主教黎塞留和马萨林，1637 年被派往瓦尔德拉斯调查法国王后奥地利安娜（因其有私通西班牙嫌疑）；路易十四时期，1662 年曾负责审判被控贪污的财政大臣富凯。

② 罗特希尔德家族，欧洲著名银行世家，后发展成十九世纪欧洲经济史上有影响的银行集团，创始人迈耶·阿姆谢尔·罗特希尔德（1744—1812），系德籍犹太人。

得看到了)。他经常到一些人家的客厅去走动,但在生活中他却喜欢和富有才智的外交官交往(严肃而持重的人他非常讨厌),他还喜欢同歌剧院很有地位的歌舞团的舞女们厮混。在舞女们微不足道的金钱问题上,他无疑是她们的尊神。人们每天晚上都可以在歌剧院休息室里找到他。在被称为上流社会的交际场中,他不大摆架子。厚颜无耻和招摇撞骗,缺此就办不成大事,这叫他感到厌恶,可也引起很多流言。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他最怕,一是烦闷无聊,一是空气潮湿。为逃避这两大灾害,他做出一些事情,在别人看来早已成了笑谈,如今六十五岁了,依然闹出些可笑的事来,他也毫不在意。他在大马路上散步,因为要穿过德·昂丹大街,他的仆人就拿出披风给他披上。他每天都要按照风势至少换五六次衣服,为此在巴黎每个区他都有一处寓所。他在精神上与其说眼界甚高,不如说自然而热情狂放,又轻率得可爱。他常常忘乎所以,但也知道自我省察,以免陷入不谨慎或者有失体面这类情境。

"你倘若搞金融交易都发不了财,"他的妻子很崇拜他,对他说,"那你就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不会成功。你讲个小故事,讲了就撇开了,可你不知道你那个故事伤了人,把人家的几项计划都给破坏了。"

"这种损失我已经赔偿了:不论哪个有支付能力的人在我的账房间肯定永远可以白白拿到一千法郎。总之,十年来已经没人跑来和我吵架了,人家对我总是容忍的。"

勒万先生从来不讲真话,但对他的妻子除外,真情实况他一五一十都讲给她听;对他来说,妻子好像是他的第二记忆,他相信她胜过相信他自己。起初,他的儿子作为第三者在场,这时他总要有所保留,有些事要避一避,可是这种保留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而且谈话也变得味同嚼蜡(勒万夫人不喜欢叫他的儿子走开),后来,他断定儿子是小心谨慎的,这才在儿子面前无所不谈。

这个老人讲出来的恶狠狠的话很可怕,可是他的内心却是非常欢快爽直的。

最近一个时期,有人发现他好多天愁眉不展,内心不安;晚上,赌钱也赌得很厉害,甚至在交易所也投下大宗赌注;戴·布兰小姐有两天晚上要登台献艺,他还得去给她捧场。

有天晚上，午夜两点钟，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他在外面混了一个晚上才回到家里来，看见儿子在客厅里烤火，这时，他心头的郁闷一下就爆发出来了。

“去把那扇门的销子销上。”吕西安去插好门上的插销，然后又回到壁炉旁，勒万先生生气地说：“你知道我闹了一个多大的笑话吗？”

“父亲，什么笑话？我一点也没想到啊。”

“我很爱你，可是结果，你叫我倒了霉；因为愚弄中最大的愚弄，就是爱，”他越说越激动，口气也很认真，这是他儿子从来没有见过的。“在我这活得很长的一生里，我没有爱过，不过也有一次例外，那是唯一的一次。我爱了你的母亲，她是我的生命所不可缺少的，她没有让我受过一丝一毫的痛苦。在她的爱的面前，我没有把你看成我的对头，相反，我发现我也爱你，真是可笑，我曾经发誓说决不能陷到这种可笑的事情里面去，可是你却害得我睡也睡不着。”

听到这话，吕西安顿时就变得严肃起来。他的父亲一向不喜欢夸大其词，他知道，他的父亲真的要发怒了。

勒万先生心里的痛苦憋了半个月，不许自己对儿子透露半个字，如今他实在太气了，所以就对他讲了出来。

勒万先生突然丢下儿子走了出去。

“等我一会儿，”他痛苦地对儿子说。

很快地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俄罗斯皮夹子走回来。

“这里头是一万二千法郎，你若不拿的话，那我就认为咱们算是闹翻了。”

“争执的问题也许是新出现的问题吧，”吕西安说，不禁笑了，“可是咱们扮演的角色搞颠倒了，而且……”

“对，这样也不坏。你倒有点小聪明。不过，千言万语并成一句，你必须发狂地爱上高思兰才行。钱你不要给她，然后你骑上马，溜之大吉，溜到默东森林去，或者别的什么鬼地方去，好像这就是你的脾气似的。问题是你必须和她在晚上见面，拿出你所有的时间去陪她，问题是必须爱得发疯。”

“为高思兰小姐发疯！”

“见你的鬼去！为高思兰小姐发疯，或是为另一个女人发疯，随你

的便！但必须叫社会上知道你有了一个情妇。"

"可是，父亲，你下了这么严厉的命令，究竟是为什么？"

"你知道得很清楚。你看，你对你父亲说话，甚至对你自己的利益，也疑疑惑惑，不信任！让魔鬼把你带去吧，再也不要回来！再过两个月看不到你，不管你发不发疯，我才不去想你呢。你为什么不留在你的南锡呢！那对你真是再好也没有了，你只配在两三个假装正经的女人面前充英雄！"

吕西安脸都气得发紫了。[1]

"社会地位给你安排好了，处在这样的地位上，板起面孔，一本正经，甚至愁眉苦脸，这在外省，人家很欣赏你，外省的时髦样子就是装腔作势，可是在这里，你那种样子只会使你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倒霉的圣西门派，一个叫人见了恶心的可笑人物。"

"我根本不是圣西门派！我相信你已经搞清楚了。"

"嘿！圣西门派，你就做一个圣西门派好啦，你就再蠢一千倍好啦，别说它啦！"

"父亲，我一定多讲讲话，多谈谈，我一定高高兴兴就是了，我到歌剧院呆两个钟头，不是一个钟头，好不好？"

"你这个性格能不能改变改变？能不能开开玩笑、放得轻松一些？你这辈子，如果我不来整顿一番，从现在起再过半个月，你那个严肃的样子就要不再被人家当成什么良知的标志，或者被认为是一件好事的不好的结果了，人家就要把它看作是社交上最使人不愉快的东西了。所以，一旦和社交界弄僵，你的自尊心就要准备一天要十次被刺伤。在这种情况下，最舒服的办法就是自杀，如果没有自杀的勇气，那就只好到特拉普修道院[2] 去找个安静的角落躲起来。两个月来，你的处境就是如此，我嘛，拼了老命想方设法叫人家明白你这是一个年轻人在发疯，也把我给毁了。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摆出一脸的所谓良知，这样，你不久就要成为德·博佐布尔伯爵的仇敌。这是一只老狐狸，他一

---

① 不同的看法：有些虚假。青年人原来就是这样。（司汤达原注）

② 特拉普修道院，法国诺曼底一所特拉普派修道院。特拉普派属天主教西多会，此派强调缄口苦修。

辈子也不会饶过你的，因为有朝一日你在社会上成了一个什么人物，也想抬起头来发表意见，那么，或迟或早，你就会叫他掉脑袋，这他当然不甘心。活该你倒霉，凭你这健全的思想，你自己还不知道，早就有那么十个在社会上能说会道、很有道德又很受欢迎的才智之士揪住你不放了，再加上外交部的几十个密探钉你的梢。你想在决斗中把他们干掉？要是你被杀死，你母亲可怎么办？两个月没见到你，一想起你，我就魂不守舍！我嘛，三个月来，为你东奔西走，痛风发作，这条老命也差不多了。自从证券交易所生起火炉，比以前更加潮湿，我就整天泡在里头。为了你，拿财产孤注一掷这样的事我是不干的，这本来也是我喜欢的事情。话说回来，你是不是愿意下决心和高思兰小姐搞一次疯狂的恋爱？”

“这么说，你竟向我这可怜而短暂的一刻钟的自由宣战了，我所有的时间都给抢走，我没有怨言，可是没有一个野心家比我更辛苦，因为，最苦的差事，在我，就是在歌剧院和客厅里露面；要是依我的脾气，半个月我也不会去一趟。埃尔奈希望入选学士院当院士，戴巴克这个混蛋，一心想当参议官，这就是支持他们的力量。我没有这种雄心壮志，我只想向你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因为，有那么六千至八千利弗尔的收入，在欧洲和美洲，经常换换环境，这里住上一个月，那里住上一年，随我高兴，我认为这才是我的幸福，或者至少是我所向往的那种幸福。在巴黎，不胡吹乱扯、招摇撞骗就不行，这叫我觉得可笑，而且靠这一套取得成功，我看了也要生气。即便很有钱，在这里，也得弄虚作假，像个演员，而且总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否则就要落下笑柄。所以我嘛，我决不向公众舆论去乞求幸福，人家愿意拿我怎么看，随他去好了；我的幸福，那就是一年到巴黎来住上六个星期，看看有什么新画、新戏、新发明、美丽的新舞蹈演员。让人家忘掉我吧，我就这么生活，让我住在巴黎，像个俄国人或英国人那样。做高思兰小姐的幸福的情人，我不干，为什么我不能出去旅行半年呢？随你叫我到什么地方去都行，比如说，堪察加，坎顿[1]，南美，好吗？”

---

[1] 堪察加，俄罗斯最大的半岛，在俄罗斯东部西伯利亚地区。坎顿(Canton)，中国广州旧英译名。

"半年后，等你回来，你就会发现你声名扫地，你的种种恶行都有确凿的事实作证，尽管这些事实人家早已抛在脑后。这样一来，对名誉来说，是再糟也没有了。你越是逃避，诽谤就越是得逞。接下去，就得再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为了医治创伤，只好让伤口再度肿痛。你听见了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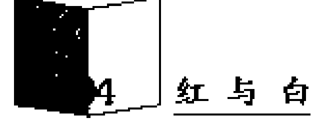
"唷！听得太清楚了！我看你似乎不会同意我拿出去旅行半年或者进六个月监狱跟高思兰小姐对调吧？"

"哎呀！你好像也变得通情达理了，真得赞美上天！你要明白，我可不是刁钻古怪的人。咱们一起来考虑考虑。德·博佐布尔先生手下有二三十甚至四十个暗探混迹于上流社会，在最上层也有不少；有自愿的密探，如德·佩尔特，他有四万利弗尔的进款。郡主德·沃代蒙夫人就是在他指挥之下的。这些人都很有手段，他们大多数同时为十来个部长服务，他们下功夫仔细研究的对象，就是他们的部长。过去他们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曾经出其不意地听到过。他们中间有两三位在金钱上得过我的好处，也曾征求过我的意见。在我家里，你见过的就有四五位，譬如某某伯爵先生就是，他们探听到什么风声，也想在公债上赌一赌，但手头又总是补不上那个差额。我就不时地帮他们一把，都是小额款项。总之，都对你说了吧，半个月前，我听到风声，说博佐布尔在发怒，在生你的闷气。这个人只有在大勋章捞到手的情况下才有人心。他很可能因为在你面前曾经吃过亏而恼羞成怒。为什么他这么恨，这我可不知道，但是，他确实让你感到荣幸：他居然恨上你了。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人家已经布置周密地到处散布谣言说你是圣西门派，当然由于你对我的情谊，你这个圣西门派才勉为其难地留在上流社会没有退走。在我身后，你恐怕就要打出圣西门主义的旗号来，或者另外创立什么新教派，自己充当领袖。

"我才不管那一套，博佐布尔要生气就让他生气去吧，但愿他有个密探替他效劳，就像过去有人替爱德华第三[①] 效劳去对付贝凯特 -

① 爱德华第三(1312--1377)，英格兰国王，爱德华第二和法国的伊莎贝拉之长子，1327年即位，杀操纵朝政的母后情夫莫蒂默而独立执政，降服苏格兰，征讨法国，挑起英法百年战争。



样。这些先生，别看他们坐着华贵的马车，他们当中往往有人渴望得到五十金路易的赏金，为了捞到这笔钱，他们即使参加一场决斗也心甘情愿。我不得不对你讲这么一大篇话，主要是为了讲这一部分。你这个坏小子，十一年来我不肯讲的话，你让我全给讲出来了。我破戒啦。就是因为把你害死[1]，好拿到一百个金路易的赏金啊，所以这话当着你母亲的面我不能讲给你听。如果丢了你，她也会活不成，我不管怎么发疯也是没有用的，她死了，什么也安慰不了我；而且（他加重语气说），我们这个家族在这个世界上从此也就一笔勾销了。"

"你不嘲笑我，我反倒觉得害怕。"吕西安说，他说话的声音仿佛说了一个字就说不出下一个字似的。"你讽刺我，挖苦我，我觉得句句都好，整整一个星期，针对我自己我总是反复咀嚼，可是我身上的那个靡非斯特又总是占着上风，让我行动不起来。请不要笑我，我不怕做个真诚的人，有件事你一定已经知道，可是我还没有对我的心招认，这件事你可不能嘲笑。"

"见鬼！这么说，这是个新情况了。这件事我可不想谈。"

"我要忠于一位我并没有得到的爱人。"吕西安眼睛看着地板，情深意切而又声音急促地说。"我和雷蒙德小姐的关系谈不上什么道德，她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懊悔的；不过，……（你又要笑我了），她往往是同意的……当我觉得她可爱的时候[2]。但是，当我不和她谈情说爱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阴郁，我曾经想到自杀，因为太没意思了……报答你对我的深情，在我，比较起来，并不那么困难。只是在那个不幸的科蒂斯病床旁边我倒觉得把一切都忘了……代价也不小啊！卑鄙无耻我也沾上边儿了……可是你还要嘲笑我，"吕西安这样说，暗中抬起眼来看了一下。

"没有的事！产生狂热爱情的人才是幸福的人，即使爱钻石也罢，就像塔勒芒·德·雷奥[3] 讲的那个西班牙人的故事那样。衰老，衰老

---

① 原文系拉丁文俗语：l'on t'envoie *ad patres*，意即："送你见老祖宗去。"

② 托辞：伏尔泰和他同一世纪的作家当细腻无法明朗地表达的时候，就宁可放弃细腻描写。（司汤达原注）

③ 塔勒芒·德·雷奥（Tallemant des Réaux，1619—1692），法国历史回忆录作家，著有《逸史》（1657）。

就是丧失狂热，缺乏幻想和热情。我认为体力衰退，和失去狂热相比，还在其次。我真想爱一个女人，哪怕爱巴黎最丑的一个女厨娘也未始不可，只要她能回报我的热爱。我要像圣奥古斯丁[1] 那样，Credo quia absurdum.[2]你的热情越是荒谬，我就越是一心向往。"

"求求你，关于这种狂热，尤其是对我，请不要拐弯抹角地暗示。"

"没有的事!"勒万先生说；他的神情变得十分严肃，吕西安从来没有见他这样过。因为勒万先生向来不是个严肃的人；没有什么人可以嘲弄，他就嘲笑自己，一向如此，就是勒万夫人对这一点往往也未予注意。他的神色的这种变化，使我们的英雄十分高兴，虽然软弱，却也鼓起了勇气。

他口气坚定地说："那么好啊！如果我向高思兰小姐求爱，或者追求另一位著名的小姐，我迟早总归要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所害怕的，恰恰就是这个结局。我讨个正派女人做老婆，你不同样也怕得要命吗?"

听了这话，勒万先生不禁放声大笑。

"你……别……生气，"他说，笑得气也喘不过来了，"咱们的协议……我一定恪守不渝，我笑的……并不是保留的那一面……你那个正派女人……在什么鬼地方？……哎呀！我的上帝！（他笑出眼泪来了）总有那么一天……你那个正派女人，一定会告诉你，她对你的爱情多么多么感动……于是，牧羊人表心迹的时刻到了……那么，牧羊人下一步又该怎么办?"

吕西安冷静地回答说："他就严厉地责备她，骂她缺德。那对这个讲道德的世纪，不是很合时宜吗?"

"为了把玩笑开得好些，这样的情妇应该到圣日耳曼区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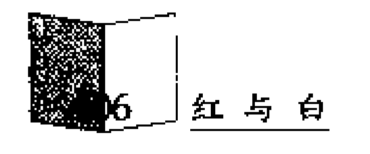
"你又不是公爵，我也不会有这种机智而愉快的心境去应付三四个荒谬的抱有偏见的人物，尽管在咱们这些稳健派的客厅里也可以嘲笑他们，再说，咱们这些客厅里的也实在太愚蠢!"

吕西安一面这样说，一面心里想：自己竟不知不觉也给牵扯到某些

---

① 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 354—430)，基督教教父之一，哲学家，著有《上帝之城》、《忏悔录》。

② 拉丁文："即使荒谬背理，我也坚信不疑。"



事件当中去了；他立刻变得不胜悲戚，不禁脱口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怎么！我的父亲，狂热的爱情！还要爱得情深意切，持之以恒，时时刻刻都不许放松？”

“一点不错。”

“Pater meus, transeat a me calix iste!”[①]

“但你总会懂得我的道理的。”

> 你的主意你自己拿定，你的刑罚你自己选择。
>
> 《西拿》第五幕第一场[②]

“我同意，玩笑只有在道德上具备高度的虔诚和独特的天赋才是最好的玩笑，不过你还不够资格；另一方面，权力已经从这些人手中转移到咱们手里来了，权力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嘛，咱们这些人现在就成了新贵族阶级，这个阶级是靠粉碎七月革命或窃取七月革命的成果起家的……”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啦！”

“嘿！”勒万先生怀着真心实意说，“更好的事你还要到哪里去找？这不正是遵照圣日耳曼区的道德树立起来的道德吗？”

“这就好比当柔[③]本人并不是大贵人，他是遵从某位大贵人而成

---

① 拉丁文：“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儆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② 或引两行：

> 你知道你该怎么办，你知道我已经全都知晓，
>
> 你的决定由你自己去做……

《西拿》中诗两行。——除高乃依之外，谁曾写过一位帝王？拉辛所写的不过是费奈隆教养出来准备做君主的君主罢了。（司汤达原注）

译者按：《西拿》，高乃依的悲剧，1641年上演。

③ 当柔侯爵（Philippe de Courcillon, marquis de Dangeau, 1638—1720），因博得国王路易十四和两位王后的欢心并充当国王与其情妇的心腹而成为宫廷宠臣和大贵人，著有一部回忆录：《路易十四宫廷纪事》。

为大贵人的。啊！我看那真是太可笑了；对葛朗代夫人产生狂热的爱情，这种爱情我实在适应不了。上帝呀！这说的是些什么话呀！这是些什么贪心奢望呀！”

“你在高思兰小姐家里，会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人，因为他们谈吐不雅。其实，她越是不同于人之所爱，不忠的行为就越少。”

勒万先生走到客厅另一侧，在那里踱来踱去。他很后悔讲了这么一句暗示的话来，他在责备自己。

“我背约了，这不好，很不好啊。怎么！即使和自己的儿子在一起，我也不能把思想境界提高一些？”他心里这么想。

因此他说：“我的朋友，我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不算数，今后我说话一定要说得好听点。但这会儿已经三点钟。你如果肯作出这样的牺牲，那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人，而是仅仅为了我一个人。几个月来，你一直生活在虚幻之中，一旦从虚幻中走出来，你一定会发现一切都面貌一新而大为惊奇，我不是先知，不能预先就对你这样说。……你当然应该相信你自己的感受，不会那么相信我的话。所以凭我们的友情我敢于要求你的，只是要你为我再作出六个月的牺牲；第一个月，那是很不好受的，接下去，这种社交你就会慢慢习惯起来，其中也还有一些还过得去的人物，假如你没有被葛朗代夫人可怕的道德给吓跑的话；倘使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咱们另外再去找一种道德好了。这么一份六个月的合同，你看能不能签字？”

吕西安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没有回答。

“如果你认为这个合同应该签字，那咱们马上就签，这你就可以让我安安稳稳睡上一觉，因为（笑出声来）这半个月来，由于你这双漂亮的眼睛，我就没能睡好觉。”

吕西安停下来，两眼看着他的父亲，接着，就扑到他父亲的怀抱里去了。勒万先生，对这样的拥抱大为感动：他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

吕西安被他父亲抱着的时候，对他父亲说：

“这是你要我作出的最后一次牺牲吗？”

“是的，我的朋友，我答应你，最后一次。你真让我感到幸福啊。再见吧！”

勒万只剩下一个人，站在客厅里，陷入深深的沉思。一个如此无情的人，又是这么真挚的感情，"你真让我感到幸福"，又是这么一句感人至深的话，都在他心中回荡不已。

但另一方面，又要和葛朗代夫人谈情说爱，他觉得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简直是一条可憎可厌、使人痛苦不堪的七头蛇[1]。

他想："世界上最美好、最动人、最崇高的一切都必须弃绝，我的命运多么惨啊；我必须和某种卑下、鄙俗的事情纠缠一辈子，时时刻刻都得装腔作势，这实在是当前上流社会所有庸俗、粗鲁、可恨作风的集中表现！这命运叫我怎么受得了！"

他忽又想起："让我们再看看理性是怎么说的吧。当我对我的父亲不具备我应有的那种感情的时候，为了公平合理起见，我应该服从他；因为，埃尔奈说得确实不错：每个月挣九十五法郎养活自己，我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我父亲不供给我在巴黎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不供给我养活自己的必要费用，那不是比和葛朗代夫人谈恋爱更糟？不行啊，一千个不行。何必自欺欺人？

"在她的客厅里，我可以坐在一边独立思考，还会遇到一些有趣而可笑的事情，见到一些知名人士。我要是给拴在银行联号阿姆斯特丹某个大商人的商行或者伦敦什么银行里，那么，我全副心思就非用在我笔下写的东西上面不可，不容有半点差错。我宁可过兵营生活：早上上操，晚上打台球。拿一百路易的生活费，我日子过得很不错。但是这一百路易谁给我？我母亲给。如果她没有这一百路易，把我现有的家具卖掉，加上九十五法郎的薪水，我还能活得下去？"

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反来复去斟酌再三，拖了很长时间，为的是慢点去考虑另一个情况不同却同样可怕的问题：

"明天我怎么办？怎么向葛朗代夫人表示我对她的崇拜？"

一提到这个问题，他不由得渐渐陷入对德·夏斯特莱夫人亲切而深情的怀念之中。回想到这一切，真使他心驰神往，低徊不已。最后，他只好说：

---

[1] 希腊神话：七头蛇，相传砍下七头中任何一头，会生出两个头来。后为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所杀

"明天的事再说吧。"

这个所谓明天，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当他灭掉蜡烛准备去睡觉的时候，冬日清晨凄切的声息已经在街上响起来了。

这一天，他在格洛内勒路办公室和交易所有许多事情要办。他审查国民自卫军[1]法规的各项条款，直到下午两点钟，这是必须效力的事，不过这事越搞下去就越叫人厌烦，难道就用这样一支国民自卫军来统治国家？部长这些天把各部门首长的报告一律送交勒万认真审核，这已经成了他的惯例了。审核这类报告，与其说需要对管理内政部事务的四万四千种法案、决定和文件有深入的了解，不如说凭良心和廉正就可以办得好。部长把吕西安关于这类公事所写的报告称为"节略"；这些节略往往只有十或十五页。吕西安对他那些有关电报的事项特别专心办理，部长因此不得不同意把许多其他节略办妥日期向后推迟，还批准吕西安加聘两名雇员，并且为他作出牺牲，让出他自己办公室后面的一个房间专供吕西安一人使用。所以这位未来的科员由于工作需要就同重大事件处于一壁之隔的位置上，说实在话，这一壁不过是暗中铺了一层衬垫的木板罢了。要找到几个谨慎可靠、有信誉、决不给那个可恨的《国民报》写匿名文章的人，的确是难之又难。

吕西安在各个办公室物色这样的人都没有成功，于是想到原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一位老同学，一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这个人本想做制造商，又因为他与上层有关系，所以他认为自己必须高踞于下级之上。这个雇员名叫科夫，在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是最无声无息的一个，因为吕西安是在圣佩拉其监狱里找到他的，不把他欠债权人的那笔债务了掉就不能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部长只好掏腰包拿出八十路易；不过聘金只需付十个路易就行了，除此之外，这个人倒是可靠的，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没有问题。有了他的协助，有时勒万就可以离开办公室一刻钟了。

科夫这人身材矮小，瘦削，神经质，敏捷机警，积极主动，头顶上几

[1] 法国的国民自卫军(1789—1871)，大革命中产生的带有民兵性质的武装组织，创建于1789年7月13日，次日参加攻打巴士底狱；大革命高潮时期，这支队伍在巴黎历次起义和镇压王党叛乱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用红白蓝三色帽徽以区别配白色帽徽的正规军；1827年查理第十解散了国民自卫军，1831年路易-菲力浦重建；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于8月又强行解散。

乎已是光秃秃的了。他才二十五岁，看上去却像三十六岁。他虽然一贫如洗，但正直无私，面孔上无处不刻划着怨愤不平的气色，只有当他强有力地行动起来的时候，面孔才显得明朗而有光彩。科夫早在巴黎综合工科学校读书时就以沉默寡言而闻名；可是他那双灰色的小眼睛却无时不在转动，永远不由自主地说话。科夫蔑视当前这个时代，他认为在这个时代不论什么事都不值得卷进去。不公正与荒谬背理之事让他愤慨，其次，去同情与关心占人类大多数的无知又无赖的群众，他又不大高兴。科夫唯一的财富就是他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位，他曾经不择手段地捞钱，积得三千法郎这么一笔小小的资本，就用这笔资本做起小生意来了。后来生意倒闭，破产，人被关进了圣佩拉其监狱，要是没人帮忙，他还得在监狱里待上五年，出狱之后等着他的仍然是灾难。他也有他的计划，他想积攒一笔四百法郎的年金，拿着这笔钱躲到普罗旺斯[1]去，一个人聊度残生。

一个星期后，德·韦兹伯爵收到五六封告发科夫先生的匿名信；不过他从圣佩拉其监狱出来后，吕西安就将他置于内政部警务署署长克拉帕尔先生监视之下而不使科夫本人察觉。已经查明，科夫先生与自由派报纸并没有任何牵连；至于说他与亨利第五的政务委员会[2]有关系，部长本人甚至当着科夫的面谈起，他也只是一笑置之。

“捞他们几个路易，这我无所谓，”他对这位雇员说，雇员听了这话不免大吃一惊，因为有时他也是个正人君子。

于是部长针对科夫惊异的叫声回答说：

“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想得到好评，好叫那些见习人员别再写匿名信，他们对勒万给你安排这个职位，的确嫉妒得要命。那么好，”他对勒万说：“批准他，我来签字，让他抄写专用秘书处需要留下副本的各办公处的最急件。”

正在这时，部长的讲话被打断，通知说西班牙的急电[3]到了。这

---

① 法国一个古省份，在南方沿地中海地区。

② 法国大贵族与正统派王党的组织，目的是推翻路易-菲力浦政权，拥立亨利第五为法国国王。

③ 暗指西班牙公债事件。

个电报立刻引起勒万的注意，内部马上作了安排，他立即跳上马车，往他父亲的银行和证券交易所急驰而去。像往常一样，这些地方他并不径直进去，只是在附近一家书店里翻阅新出版的小册子，等他手下的人来传递消息。

突然间，他碰到父亲的三个仆人，他们正到处找他，有个纸条要交给他，条子上写着两行文字：

"速往交易所，直接入内，停止一切交易，全部煞车。尽快抛出，即使亏本也在所不计，又：办妥后速来见我。"

这个命令使他十分吃惊；他急忙照条子上写的去办。处理过程相当费力，全部办妥后，他才赶去见他父亲。

"怎么样，问题解决了？"

"全部解决了。但究竟为什么要解决？这事儿原来我看很好嘛。"

"比我所要求的还差得远哪。那本来是可以赚它三十万法郎的。"

"为什么我们又不干了呢？"吕西安焦急不安地问。

"我的天，这我可不知道，"勒万先生不动声色地说。"你要是有办法问问你的部长，他会告诉你。快去告诉他放心好了：他已经急死啦。"

勒万先生的神色反而更使吕西安觉得奇怪。他急忙回到内政部，找到德·韦兹先生。原来德·韦兹先生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上了两道锁，正来回踱方步，焦躁不安而痛苦万分地等他。

吕西安想："真是个最最胆小的人。"

"怎么样，我的朋友？是不是全部煞车了？"

"彻底煞住了，还有一万法郎左右，我想叫鲁伊雍吃进，可又找不到他。"

"啊！亲爱的朋友，为了捞回这块面包、为了让这份该死的电报就像没有那么一回事一样，就是牺牲一张五百法郎的票子，甚至一千法郎的票子我也愿意。你是不是再跑一趟把那一万法郎也套现退出来？"

部长的神色是说："快去！"

吕西安想："我不知道在他心神不定时该不该把他的真话给掏出来。"

吕西安显出不想再坐车跑一趟的神气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上哪儿去找，鲁伊雍先生正在城里吃晚饭。我至多再过两个钟头就到他家

去一趟，然后再到托尔多尼咖啡馆一带去找。部长是不是愿意告诉我：为什么非走这一趟不可，费这么大的事儿，我一个晚上不就整个儿完了吗？”

“我本不该告诉你，”部长说，神色极为不安，“不过，长期来，对你的谨慎我是信得过的。这件事情，有人还在等待时机；可是，”他显出恐惧的神色，又说，“出乎意料，真是好极了，情况居然叫我打听到了，真是奇迹。真的，麻烦你明天去买一只漂亮的女式怀表……”

部长走到他的写字台前，从里面取出两千法郎。

“这是两千法郎，这件事好好去办，必要的话，三千法郎也行。这总拿得出手了吧？”

“我看可以。”

“那么好，还得给这只女表配上一根金链条，再派个可靠的人，连同巴尔扎克的一部小说（这部书是第几卷，必须是奇数：3，1，5），送到圣安娜路九十号交拉维尔纳伊夫人亲收。我的朋友，现在嘛，这一切你都清楚了，就请你多多帮忙吧。千万不要半途而废，一定把那一万法郎给我扣住，而且，一定不能讲出去，至少不能让人家抓到把柄，说我或者我的人对那份电报做了什么事情。”

“关于这件事，请部长完全放心，本该这么办，”吕西安说，接着毕恭毕敬地告辞而去。

他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鲁伊雍先生，鲁伊雍先生在他住的第四层楼住宅里，正同他妻子和孩子安安静静地吃晚饭。当晚，在托尔多尼咖啡馆里，利用转卖多出来的差价，即多付五十至一百法郎，全部交易整个儿脱手，一点痕迹也不留，事情办妥后，他只用一句话，先通知了部长一声。

吕西安回到他父亲那里，晚饭已经用过。他从鲁伊雍先生家所在的胜利广场回到伦敦路自己家里，心情愉快而轻松；这天晚上，他还要到葛朗代夫人家里去，还得去完成这个苦差事，不过，这时，他觉得也不难对付了。对一个总在想象自己将要面临的对手如何如何的人来说，应当知难而进，大胆地行动起来，不必过多地胡思乱想，这才是完全正确的。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把话都说出来，”吕西安心里这样想，“我要把

我脑子里想到的，好的，坏的，最坏的，都说出来。我料定，只有这样，葛朗代夫人这个非凡的人物才会对我刮目相看。因为，动感情之前，必须神采奕奕，送礼的代价不大，人家反而会看不起"

第四十八章

"妈妈，我要去郑重其事地讲所有这些琐事，请你原谅我。"吕西安在九点钟离开他母亲的时候，这样对她说。

吕西安走进葛朗代公馆，好奇地注视着门房、庭院、楼梯，他马上就要在这里登台表演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很华丽，价值昂贵，而且都是崭新的。前厅有一架饰有金铆钉蓝天鹅绒旧屏风，似乎对走过这里的人表示："我们并不是昨天才阔起来的……"不过，葛朗代族人之一心中所想的是做屏风这项投机买卖，倒不是要对前厅的过客说些什么话。

吕西安见到葛朗代夫人，她正在一间很漂亮的圆形小厅和七八位客人晤谈，这个时候她通常在这里接待客人[①]。拜访葛朗代夫人，这个时候来，未免早了一点。这吕西安是知道的，他本来就想照一个情人那样行事。葛朗代夫人这时正在观赏研究蒂内拉尼[②]一座克莱奥帕特拉[③]半身雕像，这是国王驻罗马大使刚刚给她送来的。室内四周各个角度一根接着一根点满了蜡烛。埃及女王克莱奥帕特拉的表情，纯朴而又高贵。所有的人都发表了评论，对这座雕像赞叹不已。

勒万对自己说："她居然把这些人平凡的模样都照得很有光彩，所有这些头发灰白的粗俗面孔似乎都在说：噢！我的薪俸收入很不错呀！"

一位很讨人喜欢的中间派议员，和葛朗代家的关系很密切，建议去打一盘台球。吕西安熟悉这种粗里粗气的声调，这种声调在议会里专

① 十点钟，她就到大客厅里去了。（司汤达原注）

② 蒂内拉尼（Teneram，1789—1869），意大利雕刻家。

③ 克莱奥帕特拉（Cléopâtre，公元前 69—前 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貌美妖艳，有野心，先为恺撒情妇，后与安东尼结婚，安东尼溃败后又欲勾引屋大维，未果，最后用毒蛇自杀。

门为提出高尚的建议而大叫大嚷，往往引起哄堂大笑。

葛朗代夫人急忙去打铃，叫人赶快到台球房去点起灯来。这一切都让吕西安感到新鲜。

"不论什么事都做到胸有成竹，虽然不免有点可笑，终究还是好的。"他心里想，"她的身段可真迷人，玩台球可以有许多机会做出最优美的姿态来。奇怪的是圣日耳曼区宗教上的规矩，竟然不准玩这种球戏!"

打台球的时候，吕西安打开了话匣子，几乎没有停过。他的谈吐很平常，甚至有点啰苏，不过很成功，与此相应，他越来越高兴，因此他奉命向葛朗代夫人献殷勤所引起的那种不知所措而惶惑不安的情绪也就在无形中消失了。

他开头讲话实在过于平淡无奇；他就掉过头来把自己讲过的事又嘲弄一番，他讲的也不外是商店后堂里的俏皮话，一般书籍上的掌故和报纸上的新闻，等等，等等。

他想："她居然也能讲些笑话，不过仅限于某种耍小聪明的玩意儿。这里喜欢谈的应该是些比较不常见的掌故，例如拉辛[①]与维吉尔[②]细腻感情描写的比较，关于莎士比亚戏剧取材于意大利故事这类奥妙的问题，谈的一些看法听来沉闷繁琐；在这里谈话遣词造句不能太生动，不能讲得太快，否则人家还没有听出所以然来就过去了；着眼点似乎也不应雷同，对一个正在谈恋爱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毫不掩饰地欣赏着葛朗代夫人摆出的各种动人的姿态。

"伟大的上帝啊！如果德·夏斯特莱夫人出其不意地看到我这种眼神，她会怎么说呀!"吕西安想。

为了在这里得到幸福，必须把她抛在脑后。

勒万又对自己说。这种致命的想法他确实应当丢开，不过，这个想法他

---

① 拉辛(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诗人，古典主义悲剧作家，主要作品有诗剧《安德洛玛刻》、悲剧《爱丝苔尔》、《费德尔》等。

② 维吉尔(Virgile，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代表作为史诗《埃涅阿斯纪》，他的诗作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并没有马上就丢开，为的是别让眼神显得过于激动。

葛朗代夫人也用一种相当奇异的目光看着他，当然不是含情脉脉，而是十分惊奇；德·泰米纳夫人几天前和她讲吕西安对她发生强烈爱情的话一下又让她清楚地记起来了。德·泰米纳夫人讲的事引起她的一些想法，竟是那么可笑，连她自己也觉得奇怪。

“确实仪表堂堂，人才出众，”她心里这样想。

在打台球的时候，吕西安幸运地打六号球。一个沉默寡言的高个子青年，显然是女主人默不作声的崇拜者，打五号球。葛朗代夫人自己打四号球。勒万设法先把五号球杀掉，成功了，接下去打葛朗代夫人，而且想击败她，若要打成，那实在得具备相当本领[1]。他总是试图打那最难打的球，不幸，葛朗代夫人的球总是打不着，而她的球又总是出现在最有利的位置上。葛朗代夫人玩得非常开心。

吕西安想：“赌一盘赢二十法郎也能使生得这么美的女主人动感情吗？这一盘快结束了，看我猜得是不是有把握？”

吕西安输了；轮到七号球打葛朗代夫人。打七号球的是一位正在休假的省长，这个吹牛家和野心家，连打球也野心勃勃。这个自负的家伙趣味恶俗地夸口说他要打什么什么球，威胁葛朗代夫人，要打掉她的球，或者把她的球给打到最不利的位置上去

葛朗代夫人看勒万败下阵去后，她的运气竟这么坏，不禁生气了，拿牙齿紧紧咬住她那鲜嫩的嘴唇。

“啊！她生气时原来是这样的！”吕西安暗中想道。

冷酷无情的省长狠狠地连击三球之后，葛朗代夫人显出满脸懊恼的神情，只顾拿眼睛瞅着吕西安，吕西安这时也大胆地露出充满欲念的表情回看她，看她在赌输的痛苦处境中挣扎时表现出来的种种娇姿媚态[2]。吕西安虽然败下阵去，但仍然围着球台忙个不停，怀着焦急的心情注视着葛朗代夫人打球[3]。只剩下吹牛家省长一个人和葛朗代夫人

---

① 真实情况是：他就近细看她的腿部和腰肢。葛朗代夫人因为缺乏天生的细心，所以对这类事毫不在意，这类事她甚至连一半也察觉不到。12月9日。（司汤达原注）

② 笔调需轻盈一些。（司汤达原注）

③ 真实——她脚和下肢表现得确实迷人，腰肢尤其令人惊叹。（司汤达原注）

在台上对打,他企图打赢她;她无理取闹地和省长吵个不休,吕西安甚至故意闹着玩儿似地装出愤愤不平的样子站在她这边帮她的腔。

葛朗代夫人这盘球很快就输了。因为吕西安思想上大有长进,所以葛朗代夫人觉得象牙球从球台边被撞回几次所反映的深奥的几何学上的问题,正好可以和他讨论讨论。吕西安提出了几点不同的看法。

"啊!你本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不过后来被开除了,你的几何学大概不怎么样。"

吕西安提出做做试验看;大家把球台上各点的距离量了量;葛朗代夫人随口说了不少表示惊奇而极为动人的俏皮话,还发出了动听的叫声。葛朗代夫人乘机又做出许多迷人的身段,身段是那么迷人,以致有一次,吕西安不禁暗想:

"这本来也是我可以求之于高思兰小姐的。"

在这样的时刻,他确实很不错,葛朗代夫人试验了半天,接着要他和她再打一盘。她觉得他很讨人欢喜,因为他使她感到惊奇。她想:"伟大的上帝啊!我真不懂,胆怯竟会害得一个最可爱的男人变成那么一副蠢相!"

到十点钟光景,客人已经来得相当多。按照惯例,稍有名气的人物路过巴黎时大多总要被介绍给葛朗代夫人。葛朗代夫人上选的宾客中缺少的只是数一数二的艺术家或第一流的大贵族[①]。这些身份很高的人物来到巴黎,报纸上都有报道,这让她感到很不高兴,有时她就讲出一些类似共和派的言论顶撞他们,她的丈夫对此很伤脑筋。她的丈夫,国王是很看重的,对他恩宠有加;这天他架子十足,十点半钟才陪着某部长露面。随后不久,另一位部长也到了,接着三四位在议会很有势力的议员也接踵而至。在场的还有五六位名流学者,他们低三下四地奉承部长,甚至恭维那几位议员。没有多久,又有两三位著名文学家走过来和他们竞争,文学家在表面上当然不像他们那么庸俗浅薄,但骨子里更是奴性十足,只是他们卑鄙下流的本性被风流儒雅的外衣所掩盖罢了。他们用一种抑扬顿挫而又软绵绵的音调,转弯抹角地大讲奉承话,

① 这天不是葛朗代夫人宴请宾客的日子(她宴客的日子是礼拜二),今天仅是通常的晚会。(司汤达原注)

讲得真是娓娓动听，不能不使人惊叹。那位只会吹牛的省长听了这样的谈吐，也吓得闭口无言了。

"我家的人所嘲笑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反倒受到称赞。"吕西安想。

巴黎大部分知名人士陆陆续续地来了。

"只有敢于独立思考而反对一切的人才不到这里来。作为反对派，又怎么能尊重这伙人——这批肮脏货色？……但是处在这些名人中间，我的王朝只好宣告终结。"勒万想。

这时葛朗代夫人从客厅另一头走来找勒万谈话。

"这不是莽撞吗，"他笑着对自己说。"鬼知道她怎么会这么细心地想到我？她怎么会这么做的呢？难道我是公爵，我自己居然不知道？"

客厅里议员多得不得了。吕西安注意到他们说话声音很高，有意制造声势。他们那灰白头发的脑袋也竭力昂得高高的，想方设法做出一些猛烈的动作。有一位议员把他那个精巧的金制八音盒放在桌上让它丁丁咚咚地响起来，引得旁边三四个人都转过头来；另一位先生，坐在一张椅子上，故意把椅子在地板上拖来拖去，害得旁边的人耳朵难受也不管。

吕西安想："他们这种神气活现的样子就好像大财主刚刚签订了赚大钱的契约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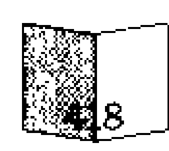
坐在椅子上把椅子弄得发出刺耳声响的那位先生，过了一会儿，来到台球房，向勒万借阅他正拿在手上看的《法兰西日报》。他请求别人时那种卑躬屈膝的模样使我们的英雄很感动，这让他又回想起南锡。可是那人这时眼睛变了样，直勾勾地瞪得大大的，嘴上的文雅表情也不知去向了[1]。吕西安这才从梦中醒过来，他四周的人这时正不停地笑着。有一位名作家正在讲写过《阿纳卡尔西斯旅行记》的巴泰勒密神父[2]一个十分有趣的掌故；接着又讲玛尔蒙代[3]的某件趣事，然后又

---

① 真实情况，待修改。（司汤达原注）

② 巴泰勒密神父（Barthélemy，1716—1795），法国考古学家，所著旅行记全名为《小阿纳卡尔西斯希腊旅行记》，1779年出版。

③ 玛尔蒙代（Marmontel，1723—1799），法国文学家，悲剧作家，传世之作有自传《一个父亲的回忆录》。



讲了第三个关于德利勒神父[1]的逸事。

"这种乐趣实质上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听起来实在令人不愉快，"吕西安想，"这些学院院士靠取笑他们的前任活下去，等他们死了以后，对他们的后继者来说，他们又都成了声名狼藉的破产者；所以他们胆小怕事，甚至连做一点蠢事也不敢。在这里，连德·欧甘古夫人府上德·昂丹先生鼓动起来的那种欢乐的疯劲也休想看得到。"

当人们在这里讲起第四个关于托玛[2]的可笑掌故的时候，吕西安实在耐不住了，只好穿过走廊回到大厅。走廊里光线很暗，摆了很多半身雕像。他在一扇门那里遇到葛朗代夫人，她于是走过来陪他说话。

"她一心想模仿德·斯达尔夫人，我倘若避而不去参加她那个小组的谈话，那我就太无情无义了。"

果不出吕西安所料。这天晚上，没过多久，果真有人把一位瘦得可怕、满头金发从额上正中分开披下来的年轻德国学者介绍给葛朗代夫人。葛朗代夫人和他谈到德国学术上的新发现，例如一部民歌集因有一首出自荷马之手的诗而闻名于世，据说这部民歌集经专家整理，真可说是一份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位德国学者对此赞不绝口。葛朗代夫人谈亚历山大学派[3]谈得极好。在她的四周，围起一圈人。后来又从亚历山大学派谈到古代基督教文化，葛朗代夫人显出十分严肃的神情，嘴角也撇了起来。

这位刚刚介绍给大家认识的德国人，在和一位出入路易－菲力浦宫廷的资产阶级太太交谈的时候，谈起有关弥撒的问题来难道还不会大放厥词？（这类德国人本来就是些最不合时宜的人。）

他说："弥撒在五世纪才出现，那时弥撒仪式不过是一种集会，在这种集会上，人们分食面包，用以纪念耶稣－基督。这好像那些有正派思想的人士举行茶会一样。这中间并不具有人们今天所说的那种严肃的观念，完全是一种普普通通的活动，更没有人们说得天花乱坠的奇迹，

---

① 德利勒神父（Delille，1738—1813），维吉尔和弥尔顿的法文译者，被上流社会视为天才诗人，著有诗集《花园》（1782）、《大自然三界》（1809）。

② 此处托玛可能是司汤达随意虚构的一位名人的姓名；也可能指文学家Antoine－Léonard Thomas（1732—1785），他写过一些诗和论文，但早已无人阅读。

③ 指在埃及亚历山大地区发展的后期古代希腊文化

那种奇迹说什么面包和葡萄酒变成救世主的身躯血肉。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基督徒这种茶会如何逐渐发展而具备了重大涵义、后来就形成这种所谓弥撒。”

“但是,伟大的上帝啊!你这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呀,先生?”葛朗代夫人惊慌失措地问。“看来,大概在你们德国学者的著作中是这样写的吧,他们一向对崇高而神秘的观念抱有善意,因此所有思想健全的人对他们都十分器重。他们当中大概有些人误入歧途,十分不幸,他们的言论,我的同胞都不大了解,所以他们没有受到批驳。”

“不然,不然,夫人。法国人是很有学问的,”这位年轻的德国理论家回答说,显然,他很想把讨论延长下去,所以他说起话来在方式上礼节周到,十分注意。“不过,夫人,法国文学是多么优美,法国的文化宝藏又是多么丰富,法国人实在太富有了,正像富人太富有,对所有的财富也就不知珍惜。关于弥撒真正的历史,我是在马比雍神父[1] 的著作中读到的,在你们光辉夺目的首都,前不久,就曾以他的姓氏命名一条大街。确切地说,那并不是在马比雍著作正文中看到的——这位不幸的修士在他的著作中还不敢那样写,而是在有关的注释中发现的。夫人,你们的弥撒不过是过去的一种发现;正像你们的巴黎在五世纪还不存在一样。”

这么一说,葛朗代夫人只能吞吞吐吐用一些含糊的词句回答了,针对这一点,我们这个德国人,用手把他的眼镜往上推了一推,又引用许多史实作了说明,在场的人可以作证,他还引证了许多原文。这个怪物的记忆力确实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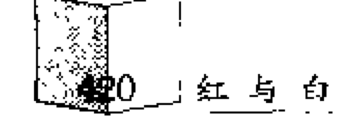
葛朗代夫人感到十分不快。

她暗自说:“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偏又这么全神贯注,就是让德·斯达尔夫人来,也够她受的!我看至少有三十人在听我们谈话,伟大的上帝啊!我一句话也答不出,就是发脾气也来不及,只好这样了。”

四周这些听客先是嘲笑那个德国人怪里怪气的样子,后来因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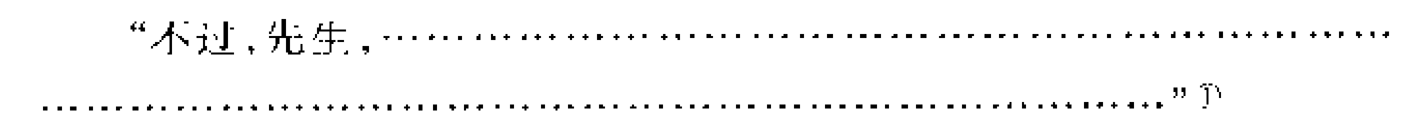
---

[1] 马比雍(Mabillon,1632—1707),法国本笃会修士和学者,1653 年加入兰斯的圣雷米隐修院,次年加入本笃会,1664 年迁到巴黎莫尔会总会所在地圣日耳曼隐修院,是莫尔会最伟大的代表人物。



那种外国人的怪模样,还有他用手推眼镜的那种新奇方式,又对他赞赏起来了。葛朗代夫人计算着四周听客究竟有多少人,不意眼珠一转就和吕西安的目光遇到一起。她在惶恐中几乎向他讨救兵。她立刻发现那个年轻德国人对她这非常蛊惑人的眼色居然毫无反应,根本无动于衷,只顾自己得意洋洋慢吞吞讲话,眼睛连看也不看她。

吕西安从她那祈求的目光中看到的是呼唤他奋起应战;他就挤到围着的一圈人的前面去,走到那位德国青年理论家的面前。他说:



“不过,先生,……”①

他发现这个德国人对法国式的玩笑和讽刺一点也不害怕。而吕西安的希望又全都寄托在这种手段上,再加上这个问题从何谈起他心中无数,马比雍原文怎么写的他也一无所知,因此只得败下阵来。

吕西安在午夜一点钟离去。在这里,人们是想尽力讨他欢心的。不过这时他偏已感到索然无味。这个德国人的许多观点,文学上的掌故,学术上的讨论,彬彬有礼而令人惊叹的谈吐,都让他觉得讨厌。只有在回忆中和德·夏斯特莱夫人一起静坐亲切地谈一个小时才是无上的幸福。这些人中的佼佼者,这天晚上他算是见到了,他不能不怀疑:在这个世界上,像德·夏斯特莱夫人这样的人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可能。又回想起这么可爱的形象,他感到幸福极了,这形象有一种新的美,这在他对这段爱情的记忆中也许是前所未有的。

他刚才所见到的那些文人、学士、议员,勒万夫人所谓坏透了的客厅他们是不肯去的,因为在那里他们往往会遭到嘲弄。在勒万夫人的客厅里,不问是谁,不论对谁,都可以嘲笑,对于毫无才智的蠢才和伪君子来说,那真是活该倒霉了。就是有公爵头衔、贵族院议员头衔、国民自卫军上校头衔的人物,如葛朗代先生,在这里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受到

---

① 司汤达这里留下空白没有写出,并在原稿一侧注明他准备去向J.-J.安培先生问一问如何回答为妥。(马尔蒂诺注)
译者按:让-雅各·安培(Jean-Jacques Ampère, 1800—1864),法兰西学院院士,历史学家,物理学家安培之子

最使人高兴的冷嘲热讽。

勒万先生有几次在他的客厅里说过这样的话：

“我用不着去讨好那些人，不论是统治别人的人还是被别人统治的人，我都只跟他们的钱包打交道，他们的利害和我的利害是否一致，这要由我每天上午在我的办公室里向他们证实。在办公室之外，我只关心一件事情：我要拿一些傻瓜取笑来给我消愁解闷，不管他坐在国王的宝座上，还是趴在粪土堆上。所以，我的朋友，如果你办得到，那就请你也来嘲笑我吧。”

第二天整个上午，吕西安埋头工作，研究一个名叫冈丹先生的人写来的一份关于阿尔及尔事件[①] 的密告材料。国王责成德·韦兹伯爵先生提出有根据的建议来，因本案涉及陆军部，所以德·韦兹伯爵颇为沾沾自喜。他已经熬了一个通宵，是后来才把吕西安叫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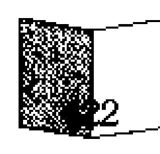
“我的朋友呀，请你毫不客气地批评，”他把涂改得面目全非的文稿交给吕西安，这样说。“你把反对意见都给我提出来。我宁可叫我的助手私下里把我批得体无完肤，也不希望在内阁会议上让我的同事说三道四。我的稿子你弄好一页，那就让一个可靠的科员誊清一页，字写得不好不要紧。你的字也够呛，真伤脑筋！确实，你的信也写得不成格式。你难道不能设法改进改进？”

“习惯还能改吗？如果这也能改，那么抢了两百万大洋的强盗也就可以变成正人君子了！”

“这个冈丹希望将军出一千五百路易封住他的嘴……不过，我亲爱的朋友，除此之外，我要求你在八点钟之前把我的报告和你的意见一齐写好。我得装在我的皮包里带走。不过我要求你一定提出毫不客气的

---

① 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首都，地中海南岸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1827 年法国军队借口阿尔及利亚总督德依用扇子打了法国领事，封锁了阿尔及利亚；1830 年 6 月 14 日，布尔蒙统帅法国殖民军三万七千人大举入侵，阿尔及利亚屈服投降；七月王朝继续扩大战争，征服阿尔及利亚；然而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愿屈从法国，民族英雄阿布德·喀德尔领导西部人民以马斯卡腊为中心同法军进行“圣战”，1832 年，喀德尔被拥戴为马斯卡腊德依，他将农民和牧民组成正规军和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术同法军周旋，对此法军改变了策略，坐下来同喀德尔谈判，1834 年签订了《德米舍尔条约》，宣布保持“和平”，承认喀德尔统治阿尔及利亚西部。



批评意见。如果咱们能指望令尊对阿拉伯人的财富不说出什么怪话的话，那么，有关这个问题，他能提出意见，我准备高价收购。"

吕西安数了数部长的稿本，一共有十二页。

"我父亲从来不看这么长的报告，何况所有的材料还有待核实。"

吕西安发现这个问题差不多同弥撒起源问题一样难办。七点半，他写好了，送给部长去看，他起草的东西至少和部长的报告差不多长，不过是把部长的文字重加誊清罢了。他母亲为了让晚餐时间拖得长一点，故意引出一些事故来，所以他到家的时候晚餐还没有吃完。

"谁把你拖得这么久呀？"勒万先生问。

"是他对他母亲的情义吧，"勒万夫人说。"确实，让他到餐馆去吃要舒服多了。"

勒万夫人又对她儿子说："为了表示我对你的感激，我该做些什么呀？"

"请父亲对我写的一篇小小的文章提提意见吧，我把它装到我的外衣口袋里去了……"

于是大家谈起阿尔及尔、阿拉伯人居住区、掠夺四千八百万、一千三百万这些问题，一直谈到九点半钟。

"葛朗代夫人怎么样？"勒万先生问。

"我可把她全给忘了……"

第四十九章

这一天勒万真成了忙人；他急急忙忙赶到葛朗代夫人家，就像是急忙赶到办公室去办件公事误了时间一样。他轻快地穿过院子，走上楼梯，来到前厅，面带笑容，感到他即将处理的事务定是一帆风顺的。他心情愉快，就如同一份附在送呈国王的报告中的重要文件失而复得那样叫他打心眼儿里高兴。

他见到了葛朗代夫人，她四周仍然是她通常那班趋奉凑趣的人，他看不起这些人，他脸上青春的笑容一下就消失了。这些先生这时正在

争论一个问题，即关于审计院的审计官格莱斯兰先生通过给德·韦兹伯爵的情妇的堂妹送一笔一万二千法郎的款项，探听国民自卫军参谋部的食品杂货供应商贝朗维尔先生对于那么好的支付条件是否依然不满，是否仍然按照他订阅的报纸所指引的方针投票。参加争论的一位先生，一八二〇年前是耶稣会教士，现在是掷弹兵中尉，还戴上了勋章，他说：贝朗维尔有个办事员，订阅《国民报》，他说这个办事员的老板如果对共和派破坏性言论抱深恶痛绝态度的话，那么办事员就肯定不敢做出这种事情来[1]。

这种谈话多听一句，在吕西安眼中，葛朗代夫人的美就减少一分。不幸，葛朗代夫人偏偏要卷到这种争论中去。其实，只有在门房间争论这种问题才不会使任何人为之减色。葛朗代夫人竟然还要支持这种意见，认为食品杂货商受到掷弹兵一派势力所散布的谣言的间接威胁，说是要把他搞掉，这情况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吕西安想："这些人不去享受他们的优越地位，偏偏要制造这些怕这怕那的事情来，拿恐怖来取乐，就像南锡我那些豪绅朋友一样，然而正是这种现象让我厌恶死了。"

吕西安刚才走进客厅的时候，觉得客厅金碧辉煌，此刻，客厅在他的眼中，一下变成了最肮脏的门房间；刚才他进门的时候，满面春风，喜气洋洋，此刻，他脸上连一丝笑意也看不到了。

"我那些歌剧院小姐的谈话一定比这里的谈话好得多。多么可笑的时代啊！法国人本来英勇有为，多么好，一旦有了钱，就变得什么都怕，唯恐天会塌下来。只要世界上还有危险存在，那么，稳健派就惶惶不可终日，一刻也不得安宁。"

他不想听他们谈话。因此，葛朗代夫人对他就变得冷淡起来；这使他觉得十分有趣。

他想："我本来以为她对我的好感至少可以维持半个月。谁料这个轻浮的女子对一个观念即使保持这么短的时间，也觉力不从心，吃不消了。"

---

[1] 市剧的：如果详细写这类事情的话，我就会分散注意力，应写得简单些。（司汤达原注）



吕西安这种轻巧而痛快的推理叫一位政治家看来也许只能一笑置之。因为，性格轻浮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他不了解葛朗代夫人的性格。这女人表面上看这么年轻、这么艳丽娇嫩，对她的夏季画廊仿庞培壁画式[①]的绘画那么入迷，其实心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最深刻的政治计算。她既像罗特希尔德那么富有，又时刻念叨着要做蒙莫朗西家族中那样的贵妇人。

"这位年轻的查案官勒万，还不坏。拿他现有的才能分出一半来换成谁也不会否认的社会地位，他肯定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像他现在这副模样，风度举止也还单纯朴素，甚至有点天真，也可说高贵，对一个卖弄风情但并不希图提高地位的女人来说，肯定是一个十分够格的人选。"

她对这样庸俗的想法，自己也感到有点厌恶。

"可惜名不见经传。一个没有什么来历的青年，不过是一个富有银行家的儿子，尽管这位银行家口舌锋利，就凭这一点取得才智之士的声望。吕西安先生在他所追求的事业中只能说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葛朗代先生早已走在前头，上去了，他在社会上本来并没有重要而有地位的亲属关系，也没有家世。对我的地位来说，他帮不了我什么忙，毕竟无能为力。勒万先生每次被召请到杜伊勒里宫，我不是也都去了，而且名次还排在他前面。他就从来没有被请去和王妃郡主跳舞，没有得到过这样的体面[②]。"

这就是葛朗代夫人眼望着吕西安心里反复涌起的那些想法。吕西安竟以为她专心一意在估量食品杂货商贝朗维尔所犯的过失，考虑采取什么方法去惩治他，把他供应国民自卫军参谋部的生意给搞掉。

这时葛朗代夫人又想到一件事，禁不住笑了起来，在她来说，这样的情况似乎还不多见。她心里想的是：

"如果他真像德·泰米纳夫人讲的那样，对我产生了强烈的爱情，

---

① 庞培是意大利兴建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城，位于那不勒斯东南，靠近维苏威火山。公元79年火山爆发，庞培城整个埋没在火山熔岩之下。1748年开始发掘，从火山灰烬下发掘出来的庞培壁画十分著名。庞培遗址的发掘至今尚未完成。

② 葛朗代夫人说话，即使是对自己说话，也要让她的风格显得饱满才好。（司汤达原注）

如果我慷慨大度也真那么想的话，那就应当真叫他发起疯来。为此，对这个漂亮的年轻人就该采取周密的措施，这恐怕是少不了的，当然，对我自己，那也很有必要。”

所以，半小时后，吕西安发现自己在这里受到的接待显然变得十分冷淡。面对美丽的葛朗代夫人，他感到自己的地位无异于一个鉴赏家面对着一幅平庸的画，你越是想花几个路易把画买到手，你就越是要对自己强调画多么多么美；而卖者就越是要抬高要价，画在鉴赏家的眼中也就越发变得可笑，以致变得一无可取，叫人只想弃之而去。

勒万想：“我在这里，照这些笨蛋看来，就好像我真是怀着极大的热情似的。换句话说，一个处在强烈爱情支配下的男人遭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女人的冷遇，该怎么办？那只会灰心丧气，一声不响，陷入悲哀之中。”

所以，他就一句话也不说了。

他只是微笑，真的显出郁郁寡欢的样子，只顾想着心事：“看这些人是怎样理解激情的！我记得过去我在沙邦提埃咖啡馆故意装佯做假，真的也就没人敢出声了。”

吕西安在他的椅子上那么一坐，一动不动，像是钉牢在那里似的。不幸他的耳朵不能不听。

到了十点钟，德·托尔拜先生在一阵喧闹声中来到。德·托尔拜先生是一位年轻的议员，一个十分风雅漂亮的人物，政府发行的一份日报很有文才的主编。

他说：“夫人，《信使报》你看过没有？”他在女主人身边一坐，样子很随便，几乎显得十分热络，好像故意让别人注意他和这位少妇的亲密关系似的。“你看过《信使报》没有？改革派最近提出并热烈鼓吹的观点，今天早上我在报上发表了几行文字，他们简直没办法回答。增加选票的问题我只用几句话就讲得清清楚楚。英国是八十万张选票，我们才十八万张；只消把英国看上一眼，首先跳上我眼帘的是什么？最耀眼最触目的顶峰是什么？是有权有势令人肃然起敬的贵族阶级，是根植在这个严肃民族风俗习惯中的贵族，我们说这个民族首先是一个严肃的民族，就因为它具有圣经的精神特点。那么，在海峡这一边，我又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的是一些不折不扣的阔人。说不定两年以后这些阔

人的财富和姓氏的继承人，就要给关进圣佩拉其监狱去……"

这篇演说是直接对这样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说的，这位阔太太的祖母原来连一辆马车也没有。吕西安听他这么一说，觉得十分有趣。可惜德·托尔拜先生的机智在四行文字中是表达不出来的，非长篇大论说上一篇才行。

"这个不知羞耻的吹牛家以为不仿照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写的书那样说话就不行，"吕西安不耐烦地想道。他只开口讲了两句话，如果把这两句话解释给这里的听众听一听，那就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笑话。但是他马上闭口不说了。"我可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是伟大的热情了。只有沉默和悲哀才同葛朗代夫人对我的这种接待相称。"

吕西安只好一言不发，坐在那里，竖起耳朵去听，去听那许多蠢话，拿眼睛去看，看这许多怀着自豪情绪展览出来的卑下低劣的感情，如同在他父亲的前厅里所感受到的情况一样。

"我母亲的仆人如果也像德·托尔拜先生这样谈话，她肯定会把他们赶走。"

他对葛朗代夫人这间椭圆形小客厅的漂亮装饰也觉得很讨厌。小客厅非常漂亮，一点也不恶俗，是他弄错了；如果不是建筑师把它建成椭圆形，如果没有这些布置得很好的装饰物，这间绝妙的客厅就会变成庙宇的殿堂；艺术家这类行家一定会说："它已经跨入庄严的境界"。正因为德·托尔拜先生如此厚颜无耻，所以这里所有的一切在吕西安看来才被破坏无遗。因此，这里的女主人的青春美貌、鲜艳光泽，尽管由于故意怠慢吕西安，本应在他眼中显得格外出色，但此刻在他心目中又变得和一个女仆相去不远。

吕西安自以为是哲学家，其实并不明白事情本来极简单，只是不能忍受这种下流无耻而已。要取得成功，德·托尔拜先生这种登峰造极的品质是不可缺少的，德·托尔拜先生这种品质偏偏使他厌恶到了愤怒的地步。对于这种不可缺少的品质他竟如此深恶痛绝，——正是这种病态的表现，才使他的父亲勒万先生对他最最放心不下。

"他不是为他这个时代而生，"勒万先生想，"他今后至多不过是个正派的庸人罢了。"

有人提出打一盘台球，这是少不得的，吕西安见德·托尔拜先生跃

跃欲试地拿起了球。吕西安一听到这个漂亮人物那种喳啦喳啦的声音就非常恼火，他觉得真刺耳，讨厌极了，连在球台旁边多走一步也提不起劲儿来，他悄无声息地蹑足走开，步子走得很慢，这对一个感到不幸的人显得十分合拍。

“才十一点钟！”他愉快地对自己这样说；他急忙赶到歌剧院去，这是他半个月来第一次到歌剧院。

他找到雷蒙德小姐，只见她坐在他父亲那个前面装有铁栏杆的包厢里，她孤零零一个人坐在包厢里已经有一刻钟了，她很想有人和她说说话。吕西安听她谈话，觉得很愉快，这在他也是没有料到的。她觉得吕西安也很可爱。

“这才是真正有生气，”他兴致很好，心里这样想。“这和葛朗代家客厅里那种慢悠悠而单调的夸张调子完全不同！”

“美丽的雷蒙德，你真迷人，至少我被你迷住了。请把某某夫人和她丈夫吵架这件大事，还有决斗，好好讲给我听听！”

当她柔媚清脆的声调把那故事一节节一件件详细而快地讲起来的时候，吕西安心里暗暗想道：

“你看他们都那么沉闷、阴郁，彼此总是拿些虚伪的道理作答，说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都是假心假意！他们彼此打交道，拿出来的都是伪币，不这样，在同行之间反而行不通，反觉不能忍受。多少蠢事，数也数不清，反正都得一口吞下，不能说一个‘不’字，对他们的基本信条，也决不可有异议，不然的话，一切就都完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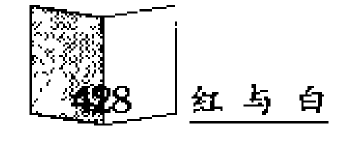
他态度严肃地对雷蒙德说：

“我美丽的雷蒙德，像德·托尔拜先生这样的人和你接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他接下去说：

“像你这样自然、勇敢的精神，你可以立刻就奚落他一顿，把他那种夸张的说话腔调击个粉碎。不能把你们请到一起吃饭，真是一大憾事！这样一顿饭，也许只有我父亲才配去吃。那种又臭又长又夸张的谈话，你活跃的性格是无法忍受的，这种腔调放到外省上流社会里去，那才十全十美呢。”



我们这位英雄闭上口不说话了，可是他心里还在想：

“把我对葛朗代夫人的伟大的热情转移到埃尔斯勒尔小姐或高思兰小姐身上去行不行？她们同样也很有名气；埃尔斯勒尔小姐既没有雷蒙德的聪明，也没有她那种出人意外的特点，不过，即便是高思兰小姐，对那个托尔拜她也一样不能容忍。可见法国上流社会已经面临没落时期。我们已经进入塞内加[1]时代，可是我们又不敢按照德·塞维涅夫人和孔代大公[2]时代那样行动和说话[3]。朴素自然的精神，现在已经退避到舞女身上去了。为了这种所谓伟大的热情，哪一个能叫我负担轻一些？是葛朗代夫人呢，还是高思兰小姐？我上午必须到部里去写那种混帐东西，晚上又非去听那种混帐话不可，难道我真是命中注定非这样不可？”

偏偏在他进行内心反省、同雷蒙德小姐胡缠的紧张时刻[4]，包厢的门嗯啦一声被推开了，走进一位非同小可的人物来：部长阁下德·韦兹伯爵先生进来了。

“我正在找你，”他郑重其事地对吕西安说，“不过，这个姑娘可靠吗？”

后面这句话，声音尽管放得很低，还是让雷蒙德小姐听到了。

“这可是一个从来没人敢向我提出的问题，说这种话我可决不饶过他，”她叫了起来，“既然我不能把阁下赶出去，那么下次议会开会我就要报仇。”说完她转身就走了。

吕西安笑着说：“不坏，的确不坏！”

“但是，身负重任，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任务，像你这样轻率怎么行[5]？”部长生气地说，一个人被一大堆伤脑筋的问题弄得头昏脑涨，又

---

[1] 塞内加（公元前4—65），古罗马斯多噶派哲学家，尼禄皇帝的教师，后失宠，尼禄赐死，塞内加割断血管自尽。哲学著作有《论心灵安宁》、《论人生短促》等，另有悲剧多种。

[2] 孔代大公（1621—1686），即路易第二，波旁王族非长支的后代，以英勇善战著名，是反对当时在位的法王路易十四的投石党的领袖。

[3] 真实，不过有点学究气，又显得冗长。（司汤达原注）

[4] 要设法使人了解她正坐在他的腿上。（司汤达原注）

[5] 规则：—“像你”一字，口头上是不说的，但为明确起见，还是非写出来不可。（司汤达原注）

听到这样的胡言乱语，自然是要发火的。

"上午，我连灵魂带肉体都卖给了部长阁下；现在是晚上十一点，理所当然，夜晚是属于我自己的——要我连晚上也出卖，请问出什么价钱？"吕西安依然高高兴兴地这样说。

"我给你个中尉当当，你已经是少尉了嘛。"

"哎呀！这个价钱真不错，但是不幸得很，我可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它的价值的。不过搞哲学咱们可没有时间。你能把包厢的门关上吗？"

"再方便也没有了，"吕西安说，把包厢门上的插销销上。

这时部长看了看隔壁包厢能不能听到这里的谈话。隔壁包厢里没有人。部长小心翼翼地躲到柱子后面去。

"你是我的第一助手，你有能力，"他口气严重地说。"职位对你不在话下。我请你来正是为了让令尊的事业取得胜利。这个职位嘛（局面你已打开），可不是无关轻重的啊，所以，我刚才在国王面前也谈到你。"

部长停了停，让他讲的话发生巨大的效果；他注意看着吕西安，看到对方注意在听，可是态度阴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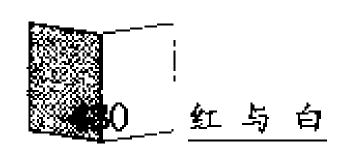
德·韦兹伯爵心里想："君主政体是多么不幸！'国王'这两个字的魔力已经丧失殆尽。小小一张报纸居然就可以摧毁一切，如今有这么多报纸，统治一个国家简直是不可能的呀。不论办什么事，都非马上付现款不行，要不就得拿官阶地位做代价……真把我们给毁了：国库也好，官阶也好，都不是无限的呀。"

冷场十秒钟。这时部长的表情也变得很黯淡。年轻的时候，他也在科布伦茨，那时"国王"这两个字还能发挥出惊人的作用。

吕西安心里也在想："他是不是准备提出让我去办件类似卡隆[1]

---

① 卡隆（Caron，1774—1822），原拿破仑帝国军中中校。1820年因帝国军人密谋事件株连被捕，后获释，即退职居住在科耳马尔。1822年1月1日法国东部军团一批军官密谋推翻复辟王朝事败，许多参与密谋的军官被捕，此即所谓贝尔福密谋案，并在科耳马尔开庭审讯；卡隆中校参与营救贝尔福案被捕军官活动被揭发，于1822年被处死。



那样的差事？要是这样，那么军队就休想会有一个名叫勒万的中尉。”

最后，部长说话了：“我的朋友，国王同意我委任你担负起一项关于选举的双重任务。”

“又是选举！今天晚上我简直成了德·蒲尔索涅亚克先生[1]了。”吕西安暗暗想道。

但是他用坚定的口气回答说：“部长阁下想必不知道，这些任务在受骗上当的公众眼中肯定不是光荣的事情。”

“这我可不同意，”部长说。“请允许我告诉你，我可比你有经验得多。”

后面一句话是用一种态度很坏的自信口吻冲口说出来的。不过得到的回答也出人意料。

“伯爵先生，至于我，我对政权缺乏热忱，我请求阁下把这个任务派给更适当的人去办吧。”

“我的朋友，”部长把他作为部长的傲气压下去，反驳说：“这正是你的职责之一呀，你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干过的呀……”

“这么说的话，在第一个请求之外，我还要加上第二个请求：那就请接受我的辞职，并请接受我对你的善意的感谢。”

“君主制度的不幸啊！”部长好像自言自语似地说。

他只好用最客气的口气再说下去，因为与勒万和他的父亲就此分手于他是很不适当的。

“请听我对你说，我亲爱的先生，辞职的问题，我只能和令尊去谈。”

停了一下，吕西安开口说：“我才不愿意每时每刻不论什么事情都去找守护神我的父亲去讨救兵。如果部长阁下认为可以把任务给我讲清楚，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类似特朗斯诺南路动武的情况，那么，任务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和你一样，非常害怕仓促之中合法动用武力可能引起可怕的事故。不过你要明白，任何一件深可惋惜但已经尽力给以补救的意外事件，都不能证明那就与制度不相容。难道一个打猎的人不慎误伤了朋友，就成了杀人犯？”

“就在今天晚上，关于报纸上大肆渲染的这件麻烦事，德·托尔拜

---

① 莫里哀同名芭蕾喜剧(1669)中的主人公，一个在巴黎到处受气的外省土财主。

先生给我们讲了足足有半个钟头。”

“托尔拜是个混蛋。因为我们那时还没有找到勒万，他们这些人在性格上偏偏又缺乏弹性，所以我们有时不得不使用使用托尔拜这类人。机器总得开动嘛。拿钱收买这些先生，叫他们制造论据，开动舆论，当然不是说给像你这样有理解能力的人去听的。千军万马之中不可能人人都是高尚文雅的英雄。”

“谁能保证另一位部长不会用阁下赏光加于我的同样的字眼去赞扬德·托尔拜先生呢?”

“天啊，我的朋友，你可真难对付啊!”

这话是自自然然满怀好意说出口的，吕西安毕竟太年轻，所以这话就引出这样一段回答：

“不，不，伯爵先生；为了不让我父亲难过，这些任务我都准备接受，只要最后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就成。”

“难道我有权叫人家流血?”部长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口气这样说，其中已经带有责备而且几乎是抱憾的意味了。

这句发自肺腑的话倒把吕西安给打动了。

“这可真是找到了一位审判官，”他心里想道。

部长以长官的口吻又开口说：“要办的事情有两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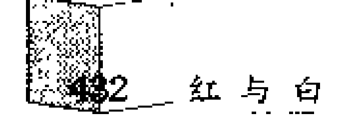
部长这时心中思量：“用语必须斟酌，千万不要刺伤我们这个勒万。你看：我们和下属相处，竟是这样的境况！我们如果改用一些毕恭毕敬的人，那反倒是些可疑的人物，一批准备把我们出卖给《国民报》或亨利第五的家伙。”

部长于是提高声音，继续说下去：“我亲爱的助手，要办的事情是两件：第一是到歇尔省区商巴尼埃[1]走一趟，令尊在那个地方有些很大的产业，去对你们的管事人说一说，并在他们的协助下，摸一摸任命布隆多先生怎么样，这项任命是没有把握的。省长德·黎格堡先生是个正派人，非常虔诚，又非常忠实，不过他在我的印象中，是个蠢货。在他身边，你会受到信任的。在卢瓦尔河[2]沿岸你将获得款项去分发使用，此外，还

---

① 歇尔省，法国中部省份。商巴尼埃系司汤达虚构的地名。

② 卢瓦尔河，法国最长的河流，发源于塞文山脉，注入大西洋的比斯开湾。



有三处烟草专卖权由你支配。我甚至认为还有两处邮局的领导职位可以由你去分派处理。在这方面，财政部长还没有给我回音，以后我会打电报告诉你。还有，你大致可以按照你的意思撤换不论什么人。你是审慎明理的，一定会妥善行使这些权力。有来历的贵族和教士可要妥善对待：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只有一个小孩这么一条命根子了[1]。对共和派不要心慈手软，特别是对那些青年，他们受到的教育很好，但没有生活的本钱。圣米歇尔山不能把他们全部关起来。你知道我手下这些办事处遍地都是暗探，如有重要的事情你就拿令尊的信封写信给我吧。

“不过，商巴尼埃的选举我也并不是担心得不得了。布隆多先生的对手自由派[2]马洛先生是一个吹牛家，夸大狂，年纪已经不轻，还叫人给他画了一幅画像，身穿国民自卫军上尉制服，头上戴着无檐皮帽，根本算不上一个阴险而强有力的人物。为了和他开开玩笑，一个礼拜以后我就解除他国民自卫军的职务。像他这么一个人，对红绶带总不会无动于衷吧。那个东西画在他的肖像画上效果大概很不坏。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不知谨慎、腹中空空的吹牛家，在议会里对他的党来说也是一个障碍。你去研究研究用什么办法把马洛拉过来，即使在不成功的情况下，也要支持忠诚可靠的布隆多。

“不过，严重的问题在卡尔瓦多斯省冈城。你用一两天时间解决商巴尼埃的问题，随后尽快赶到冈城去，不惜一切代价，千万别让麦罗贝尔先生当选。这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有才智的人；议会里像他这样的脑袋瓜子若有那么十二或十五个，那议会就无法控制了。用钱，任用什么人，撤换什么人，我授予你全权。只是撤换人这一项，很可能会遇到麻烦，贵族院有两个我们的人，他们在地方上有巨大的利益，你会遇到一些阻碍。但不论情况怎样，贵族院问题不大，对麦罗贝尔先生，我无所求。他很有钱，他的亲眷没有一个是穷的，他还得过十字勋章。所以，这方面，不要去碰。

[1] 指亨利第五；小说所述时间为1830年以后，亨利第五尚属年幼。

[2] 反对党最初称为“独立派”，后来称为“自由派”，领导人是获得国家财产的资产阶级，反对教会势力的伏尔泰信徒和拥护三色国旗的军人，他们被一种对波旁王族的共同仇恨联合了起来，他们控告这个王族曾攻打法国，并将革命政府获得的领土放弃了。

“在冈城的省长布科·德·塞朗维尔先生，此人劲头很足，于你无害；他自己已经搞了一本反对麦罗贝尔先生的小册子，也真糊涂，在那边，在他主管的省份的首府，居然出面印了小册子。我刚才已经给他下达了命令，叫他不要只顾散发一种小册子，也报明天早晨就发出。鉴于麦罗贝尔先生在舆论界很有势力，所以必须从这方面打击他。德·托尔拜先生已经写好另一本小册子，你走的时候随车带三百本去。我们那些一般性的笔杆子C先生、F先生，已经有两本写出来了，今天午夜可以印好。这些小册子不怎么有力，代价可是很贵：如戴斯代尼埃写的小册子，这人喜欢骂人，而且尖酸刻薄，要我出六百法郎；另一位，据作者自称，笔法精细机巧，不乏上流社会气派，他叫我花了五十个路易[1]。你就看情况，或者抛出这位作者的，或者抛出另一位的，或者两者一同散发出去。诺曼底人是很鬼的。总之，这些小册子发不发，完全由你作主。如果你自己也想动笔写一本，或者另外写本新的，或者拿其他小册子摘编起来，由你看气候、视情况而定。你多给我帮帮忙吧。总之，千方百计阻止麦罗贝尔先生当选。请你每天给我写两封信，我用我的荣誉向你保证，我一定要在国王面前宣读你的来信。”

吕西安微微笑了一笑。

“伯爵先生，你犯了一个时代性错误。我们可不是处在萨缪埃尔·贝尔纳的时代。国王对我算得了什么？至于说有什么特殊待遇，德·托尔拜先生每个月都和国王陛下共进一两次晚餐。这倒也是事实：奖赏、分沾余沥、诱人的资助，这在贵王朝确实是十分短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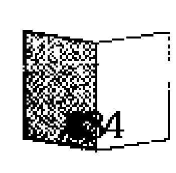
“那也不见得。如果你服务得很好，很忠实，即使麦罗贝尔先生当选，也要把你提升为中尉。如果他没有当选，那就任命你为参谋部中尉，加绶带。”

“今天晚上德·托尔拜先生没有忘记告诉我们他在一个礼拜之前就已经得到荣誉勋位团军官勋级[2]，那显然是因为他为里昂炮轰民房

---

① 五十路易相当于一千法郎。

② 军官勋级系法国荣誉勋位团二级勋位。



事件[1]写过一篇了不起的文章。此外，我也没有忘记布农维尔元帅对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第七[2]提出的忠告。现在已是午夜十二点了，我凌晨两点钟就要动身。”

“好极了，我的朋友，好极了。你就照我说的方针向省长和将军下达指示，发出你的函件吧。一点半钟，在我睡觉之前，我全部签字，把事情办好。我说不定还要为这些见鬼的选举的事情再熬上一个通宵……不过，你不要操心。你会收到电报的。”

“是不是说我给你写信不要让这些省长知道，我的函电不要向他们通报？”

“对对对！不过，他们总会通过电报局的人看到的。必须注意：不要叫那些省长发脾气。如果他们是好人，那么，你愿意通报给他们就通报一下。如果他们对你的使命心怀不满，也不要激怒他们；在作战的时刻，千万注意不要分裂我们自己的队伍。”

“我谨慎行事就是，不过还有，和部长用电报联系，我对省长怎么说的，不汇报是不是可以？”

“可以，我同意，不过你不能和省长们闹翻。我真希望你是五十岁而不是二十六岁。”

“部长阁下完全有自由去选一个五十岁的人，这样的人也许不像我对报纸的辱骂那么敏感。”

“你想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如果你的骄傲允许我发一笔奖金的话，你也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而且数字可观。总之，事情只能办成功；我个人的意见是，宁可花五十万法郎，也决不能让麦罗贝尔在议会里和我们见面。这可是一个顽强、乖觉、可怕的人物，不可掉以轻心。金钱，他不在眼下，他有的是。总之，事情不许搞糟。”

“我尽力而为，为了你，那种情况一定防止。”

部长一听这话说得很冷静，就起身从包厢里走出去了。在上马车

---

① 指1834年4月9日—14日，第二次里昂起义。

② 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第七，1808—1833年在位。即位后，拿破仑军队占领马德里，拿破仑任其兄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第七被扣留于法国；1813年获释，随后恢复王权

之前，他大概还要向五十位人士致意，和八或十位先生握手。他让吕西安也上了他的马车。

“希望这件事像科蒂斯那件事一样办得顺顺当当，”他对吕西安说，一定要把吕西安送到玛德莱娜广场[1]，“我一定要向国王报告：在政府机构里再要找比你更卓越的属员是找不到的。你还不到二十五岁！前程远大。我看障碍只有两个：面对四百名议员，其中三百名都是蠢货，你有没有勇气站起来讲话？能不能看到对你来说是可怕的事最初的征象一冒头就予以制止？请注意，这件事不要再往外说了，但是那个意思要告诉那些省长：对那种所谓高尚的情绪千万不要寄予希望，那是跟老百姓的反抗精神相差无几的。”

“唉！”吕西安沉痛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这可不是愉快的事情。”

“不要忘记：即使在一八一四年，敌人已经渡过莱茵河[2]，你的拿破仑也并不希望那样。”

“我能把科夫先生带去吗？这个人头脑冷静。”

“那就只剩下我一个了。”

“一个人，手下还有四百五十名雇员哪！比如说，还有戴巴克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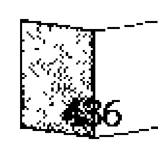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过于恭顺的坏蛋，他准备出卖几个部长以便爬到国务参事官的位子上去。我可不要做这样的部长，凡事都得提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宁可要你协助我，尽管你总是别别扭扭的。戴巴克这个人正好和你相反……不过，你想带谁就带去吧，科夫先生也行。总之，不论什么代价，决不让麦罗贝尔当选。我等你到一点半。青春时代开始行动的幸福时刻来到啦[3]。”

---

[1] 巴黎著名的广场，广场上有著名的玛德莱娜大教堂。

[2] 莱茵河，欧洲的大河，发源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西北流经列支敦士登、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在鹿特丹附近注入北海。此处指1814年1月，反法联军自德国渡过莱茵河，侵入法国境内。

[3] 吕西安企图将部长的利益与一个正派人士的精微细腻的感情调和起来，这种荒谬性，正是喜剧性的源泉。（司汤达原注）



于是勒万回到家里，上楼去见他的母亲。银行跑长途的四轮马车是现成的，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在清晨三点钟启程，直奔歇尔省区而去。

马车上载满有关选举的小册子，堆得高高的，一直堆到车顶上，车厢里勉强能让勒万和科夫坐下去。他们傍晚六点钟抵达布卢瓦[1]，马车停下来，他们下车吃晚饭，突然听到旅馆门前一阵嘈杂的喧闹声。

“这是对什么人叫骂起哄，”吕西安问科夫。

“见他们的鬼去吧！”科夫冷冷地说。

旅馆主人吓得面无人色，走了进来。

“两位先生，快走，快逃；他们要抢劫你们的马车。”

“为什么？”勒万问。

“哎呀！你比我清楚嘛！”

“怎么回事？”吕西安勃然大怒。他急忙从客厅里走出去。这厅堂在旅馆的底层。震耳欲聋的叫喊声迎面扑来。

“打倒密探！打倒警务署署长！”

吕西安满脸涨得通红，下定决心不予理睬，想走到马车前面去。人群后退了几步。正当他去开车门的时候，一大铲子的烂泥迎头打来，砸得他一脸泥巴，一直溅到领带上。他这时正要开口和科夫说话，污泥几乎糊得他满嘴都是。

旅馆里的客人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居高临下地看这个场面，他们最靠近，看得最清楚，其中一个蓄着红色颊髯的大块头商号职员，本来安安静静地抽着烟，这时对着楼下的老百姓大声叫道：

“你们看他脏得那副样子；你们搞得他灵魂出了窍，都在脸上啦！”

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全场轰然大笑，震耳的喧闹声一直扩展到大街上，持续了五分钟之久。

勒万猛力转过身来，对着阳台，抬起眼睛，想看看这许多故意纵声大笑的人当中刚刚骂他的那个无礼的家伙究竟是哪一个。这时，有两个宪兵骑马向人群跑过来。一转眼工夫，阳台上一个人影也不见了，下面的人群也迅速向街道两侧散开。勒万怒不可遏，企图走进旅馆找出

① 布卢瓦，法国卢瓦尔-歇尔省城市，在卢瓦尔河北岸。

刚才那个当众辱骂他的人，可是旅馆主人把旅馆所有的门户都紧紧关上，我们的英雄尽管拳打脚踢，大门依然紧闭不开。他还打算打开大门夺门而入，宪兵队长朝着他身后走了过来。

"先生们，快给我滚吧，"这位长官粗鲁地说，见勒万背心、领带沾满烂泥，不禁也笑个不停。"我只有三个人；他们还会回来，而且还要带着石头来。"

勒万匆匆忙忙套马上车。勒万简直给气疯了，他对科夫说着什么，科夫也不答话，拿厨子用的一把大菜刀刮他上衣两个袖子上沾满的发臭的污泥。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污辱人的家伙，"勒万这话已经重复了五六次了。

科夫后来十分冷静地对他说："你我干的这一行，对那玩意儿只有充耳不闻，光管自己走路才是。"

旅馆老板突然又跑了来。他是从他那个旅馆的一个后门出来的，勒万问他刚才骂他的那个大块头青年叫什么名字，老板不能回答，也不想回答。

"把钱给我吧，先生，一共是四十二法郎。这比什么都好啊。"

"你这简直是跟我开玩笑！两个人吃了四十二法郎？"

宪兵队长说："我劝你们快走，那些人还要带着烂白菜头转回来。"

勒万见旅馆老板拿眼角向宪兵队长送眼风道谢。

"你怎么敢！……"吕西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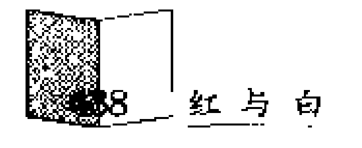
"先生，要是你认为吃了亏，咱们就找治安法官去评一评，"旅馆老板说，口气中带有他那个阶层所特有的有恃无恐的神气。"住在我这家旅馆的客人全给弄得人心惶惶。一位英国客人带着家眷住在二楼租下一半房间，讲定两个月，竟也对我说，如果我这旅馆接待……"

旅馆老板没有说下去。

"接待什么？"吕西安问，脸气得煞白，跑到他的马车上去取他的马刀。

"先生，是这么回事，你听我说，"老板说，"英国人拿退房间威胁我。"

"我们撤，"科夫说，"老百姓又回来啦。"



他给老板丢下四十二法郎，二人上车就走了。

“我在城外等你，”他对宪兵队长说；“我命令你来见我。”

“啊！我知道了，”宪兵队长说，轻蔑地笑着。“警务署的长官害怕了。”

“我命令你走另一条马路，到城门外去等。”他又对马车夫说：“在那群人面前，你给我一步一步走过去。”

群众开始从马路另一头走出来。当马车走到距人群二十步远的时候，车夫纵马急驰而过，勒万怎么喊叫他也不管。烂泥和白菜头从四面八方飞向马车。喧声四起，喊声震天，尽管这样，人群中最肮脏的詈骂，这两位先生仍然听得清清楚楚。

马车一阵急驰，到了城门边上，非得勒马小步跑才行，因为城门前那座桥很窄。即使在城门下面也有十来个人在狂呼乱叫。

“推下水去！推下水去！”他们叫嚷着。

“啊！那不是勒万少尉吗？”一个身穿破烂草绿色军大衣的人这样说，这人显然是一个退役的骑兵。

“把勒万推下水！把勒万丢到水里去！”人们立刻又这样叫了起来。这些人在城门下，离马车不过两步，大喊大叫，等马车走出城门六步，喊声更加厉害。等马车走出二百步光景，这才平静下来。宪兵队长很快地赶到了。

“先生们，我祝贺你们，”他向这两位旅客打招呼，“你们总算逃脱了一难。”

他这嬉皮笑脸的样子把勒万气得简直无法控制自己。勒万拿出自己的护照叫队长仔细看看，接着，对他说：

“出现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哎呀！先生，你比我更清楚嘛。你们是警务署的长官，为选举的事而来。你们放在马车顶层上的印刷品在进城的时候正好对着朗布兰咖啡馆掉到大街上，这是《国民报》派的一家咖啡馆。人家把那些印刷品都看了，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我的天，他们没有拿石头砸你们，已是万幸了。”

科夫先生不动声色地爬上马车的前座。

“真的，都丢光了，”他看着马车顶上对勒万说。

“丢掉的一包是带给歇尔省的，还是带给麦罗贝尔先生的？”

“是对付麦罗贝尔的，”科夫说，“就是托尔拜的那本小册子。”

听了他们简短的对话，宪兵队长的那副面孔真叫勒万败兴。勒万给了队长二十法郎，准备把他打发掉。宪兵队长千恩万谢。

队长又说了这么几句话：“两位先生，布卢瓦人往往头脑发热，像你们二位，通常该在夜里进城方妥。”

“滚他妈的蛋！”勒万冲口而出。他对车夫说：“给我快跑。”

“嗐！用不着这么害怕，”车夫没好气地说；“路上又没有人。”

马车奔驰前去。

五分钟后，勒万转过身来，对他的旅伴说：“科夫，你看怎么样？”

“怎么样！”科夫冷冷回答说，“部长拉着你走出歌剧院；那些查案官、下野的省长、靠烟草专卖权过日子的议员，看你这么走运，可真眼红。这就是对立面。本来就很简单嘛。”

“你真沉得住气，弄得我都要发疯了，”勒万说，依然气得要命。“这批下流东西，说话真蠢：‘灵魂出窍，都在脸上’，烂泥！”

“烂泥，对咱们来说，就是沙场上的尘埃，高尚得很，光荣得很。老百姓骂你，那是看得起你，这是你选定的一生事业中十分光彩的一页，正因为如此，我家道清寒，蒙你器重，所以才追随你来干这一番事业。”

“这就是说，你若有一千二百法郎的进项，就不会跟到这里来了。”

“哪怕只有三百法郎，我也不会去侍候部长，部长往圣米歇尔山和克莱尔沃[1]可怕的监牢里关押的穷人成千上万。”

他这几句话说得过于诚实，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沉默，这沉默持续了三里路程。在离一处村庄有六百步的地方，可以看到教堂钟楼尖顶从一座没有一棵树的光秃秃的山丘背后升起，勒万叫车子停下来。

他对车夫说：“刚才一帮暴民的事不许说出去，我给你二十法郎。”

“太好啦！二十法郎这可是好，我谢谢你了。不过，老爷，刚才遇到的事把你吓得脸色煞白，你漂亮的英国马车上全是烂泥，这看起来很好笑，人家会叽叽喳喳地议论；我是不会说这个话的。”[2]

---

① 克莱尔沃，原是法国汝拉山中一处修道院，后改为监狱。

② “幸亏我没有带仆人来。”勒万说。（司汤达原注）

"你就说咱们翻了车，你对驿站的人说，三分钟之内把车套好，赏二十法郎。你就说我们是因为破产有急事赶路的商人好了。"

勒万回过头来对科夫说："不能不隐姓埋名！"

"你是想叫人家认出来还是不要人家认出来？"

"我想钻到地底下去，要么就像你这样不动声色。"

在套车的时候，勒万一言不发，坐在马车里面一动不动，手里紧抓着手枪，可以看得出，他气恼到了极点。

马车离开驿站约有五百步，他两眼含着泪水，转向他沉默寡言的旅伴说道：

"科夫，你有什么忠告要讲给我听？我想辞职不干了，把这个职务让给你，你若是不愿意，我就通知戴巴克来。我嘛，等过一个礼拜之后，再回来非找到那个胆大无礼的家伙不可。"

"我劝你，"科夫冷静地说，"到了下一个驿站，就叫人把你这马车好好洗刷干净，继续上路，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次奇遇不论对谁，一个字也不用提，因为说出来任何人都会笑破肚皮。"

"怎么！"勒万说，"莫非你要我永生永世都不忘受到污辱而不给他惩罚？"

"你如果脸皮这么嫩，经不起一点委屈，为什么要离开巴黎[①]？"

"在这家旅馆门前那一刻钟，咱们是怎么过来的！这一刻钟，在我这一生当中，就像一块烧红的火炭在我胸口上哧哧地烫我。"

科夫先生说："这件意外的事虽然叫人生气，但是什么危险也没有发生，这种蔑视很值得我们品味品味。街上到处都是污泥粪土，但路上的石板依然铺得好好的，没有一块闲置起来。我也是第一次体会到这种蔑视。当我被抓到圣佩拉其监狱时，当场目击者不过三四个人，当我上马车时，还得有人扶一把，记得有一个人很有怜悯心，又好心善意，说了一句：'可怜的穷鬼！'……"

勒万不说话，科夫以一种近乎残忍的坦率继续说道：

"在这里，这可以说是十足的蔑视。这叫我想起一句很有名的话：

[①] 吕西安一面以此自责，并说道：我接近一个年轻女人，既快活得发抖，又怕得打颤，因此迁延贻误，以致她的性格受到损害而变得矫揉造作或卑劣不堪。（司汤达原注）

蔑视只能吞下肚里去，不可在嘴里咀嚼。”

他这种无动于衷的冷漠简直激怒了勒万；勒万要不是想到他母亲的话自己克制下来，当场就会跳到大路上去一走了事，甚至会叫人领路跑到罗什福尔[①] 去，打那里化名上船出海到美洲去是十分方便的。

“两年后，我可以再回到布卢瓦来，把那个全城闻名的青年找来，打他一顿耳光。”

这个想法支配着他，引得他很想开口说话。

他对科夫说：“我的朋友，我相信你是不会对任何人嘲笑我的苦恼的。”

“我在圣佩拉其监狱里本来要关五年，多亏你把我救出来；咱们又有多年的交情。”

“那么好！我这个人心肠很软，很想说说话，我要是说话，你可要答应我，谦和一些，多多体谅。”

“我答应。”

勒万于是讲了他准备逃走的计划，说到最后，声泪俱下。

“我这辈子算是完了，”这话他已经说了好多遍了，“我陷入卑污之中，无法解脱。”

“就算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总不能打仗打到一半，抽身撤走啊，就像萨克森人在莱比锡那样[②]；这可不好看呀，以后你会后悔的，至少我担心你会后悔。算了，忘掉它吧，特别是对商巴尼埃省长德·黎格堡先生一个字也不能提呀。”

经过这番劝慰，吕西安平静了两个小时。还有六里路程就到站了。天很冷，下起小雨来了，马车窗子不得不关上。天也黑下来了，马车经过的地方一片荒凉，全是平地，一棵树也看不见。就在赶这没完没了的六里路的途中，天完全黑了下来，四外暗夜沉沉。科夫见勒万在座位上每过五分钟就动一动，变换一下姿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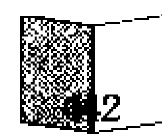
“他就像圣洛朗[③] 在炉条上让火烧着那样扭来扭去……他现在的

---

① 罗什福尔，法国西部城市，位于夏朗德滨海省夏朗德河右岸，近比斯开湾。

② 指1813年10月中旬的莱比锡战役，拿破仑的附庸国萨克森军队在关键时刻倒戈，使法军遭到失败。

③ 基督教圣徒洛朗在285年被置于烧红的铁条上活活烤死。



处境自己没有办法挽救，所以憋了一肚子气……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会讲礼貌的，”一刻钟后，科夫心里这样想着……“不过，”又经过一刻钟的思索，就像经过数学运算那样，他对自己说：“我那圣佩拉其的牢房差不多就像马车这样大，他把我从那里弄出来，我真是感激不尽……就让野兽咬我两口好了。刚才在谈话中，他待我并不总是讲礼貌的。不过，就忍下这口气不惮其烦地陪他说说话儿吧，何况又是和一个遭到不幸的人说话；糟就糟在他是一个巴黎富家子，他的不幸，实在是咎由自取，只因太健康、太有钱、又正当青春年少，所以他总觉得倒霉不幸。真是蠢透了！我多么恨他！……不过，正是他把我从圣佩拉其救了出来。在学校里，他多么自高自大，特别是多么饶舌，说啊，讲啊，吹啊，说个没完没了！……不过也得承认，这正是他出色的地方，当他转念要把我从圣佩拉其搞出来，让人不痛快的话半句也没有说……当然，这是为了让我学着充当一个刽子手……刽子手是最可敬的人物……人们讨厌他，那完全出于纯粹的无知，出于人们一贯的愚蠢。刽子手正在完成一种职责……一种必要的……不可缺少的职责……可我们！我们现在正走在一条让社会足以提供一切荣誉的大道上，你看：我们走的也正是专干卑鄙无耻勾当的道路……为害不浅的卑鄙无耻啊。老百姓向来受骗被欺，可巧这一回，他们有道理，干得好。在这部阔气的英国四轮马车上，他们发现坐着两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他们冲着我们说：‘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混蛋！’说得好，”想到这里，科夫笑了起来。“且慢：老百姓可不是指着勒万说‘你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混蛋’，而是指着我们两个说‘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混蛋’。”

科夫为自己掂了掂这句话的分量。正好在这个时候，勒万稍稍提高声音叹了一口气。科夫心下又想：

“你看他，正为自己干的荒唐事痛苦不堪：他企图把部长的利益和正派人精细灵敏的感情调和起来。还有什么比这更蠢！嘿！我的朋友，既然穿了绣金制服[1]，那就得长出又厚又硬的皮来忍受各种各样的屈辱……对他这种挥挑了的想法，人家会说部长派出来的部下，部长派出来的坏蛋，根本就不会因为那一套鬼花样而感到痛苦。这个嘛，正是

---

[1] 指官员穿的制服。

人家赞扬他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把这样的官位捞到手，需要他去完成什么使命，他早就心中有数了……他总有他的补救办法……忠言逆耳，好比利剑刺伤了人家的心，使人家十分痛苦，只有骄傲、因发现别人隐私而感到的快乐，才能减轻这种痛苦啊……太有钱啦，优越的社会地位带给他的快乐反而把这一切都给毁了……如果真有补救办法，那办法也不会自行产生出来。因为他的地位，那里面究竟有什么鬼门道，我真是太清楚了……那里面没有鬼才怪呢……部长这个混蛋把他当做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来对待，简直令人吃惊；部长说不定有一个女儿，一个合法的或者私生的女儿，企图叫她把他笼络住……说不定勒万也野心勃勃，大概也是个该当省长并戴十字勋章的人物……一套簇新的燕尾服，再配上一条红缎子绶带……大概踱起方步来膝盖骨直挺挺的，总在种着一大片椴树的散步场上荡来荡去！"

"啊！我的上帝！"勒万在低声叹气。

"你看他现在在这条大路上赶路，遇到的是老百姓的蔑视……那情景就像我刚刚被关进圣佩拉其监狱的那些日子一样，那时候，我想我的商号的四邻可能都认为我在捣鬼，故意弄出一次破产来……"

这痛苦是很强烈的，对科夫先生来说，记忆犹新，使得他也不能不开口说话了。

"十一点钟之前，咱们还不会进城；你是不是愿意到旅馆或者省长那里下车休息一下？"

"如果省长还没有睡觉的话，那就去见见省长。"

勒万在科夫面前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讲了自己的心事，还哭过，感到羞愧难当。所以他又说：

"我可不能再碰到什么倒霉事儿了。咱们只得采取不幸者的最后一着，还是好好完成咱们的任务吧。"

"你说得对，"科夫冷静地说。"不幸到了极点，不幸中的不幸，那就因为自己看不起自己，既然这样，那么，履行职责和展开行动实际上就成了唯一的解救办法。Experto crede Roberto[①]；我经历过的人生可并不是铺满玫瑰花的。你相信我吧，你只当没有那么一回事，赶紧把在布卢

① 意大利文："请相信我的经验"。

瓦挨骂受辱的事撇到一边去吧。你吃的苦头也不能说是大得不得了;你没有必要看不起自己。严格检查起来,不过是你行事当中缺乏谨慎罢了。你总是按着你在巴黎看到的生活来判断一个在部里当差的人的生活;在巴黎,那是把社会生活中一切惬意的东西都集中在一起了。一到外省,绝大多数法国人愿意怎么蔑视在部里当差的人就怎么蔑视。你的皮还长得不够厚也不够硬,所以总觉得老百姓不把你放在眼里。但是要适应呀,只有把虚荣体面丢开。你看人家德·某某某先生[①]。从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身上,人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当蔑视变成司空见惯之事,只有傻瓜才会把蔑视形之于色。所以在我们这些人中,傻瓜甚至把蔑视这件事也给搞得不成体统了。"

"这就是你对我的安慰吧,"勒万贸贸然说。

"我觉得这也许是你唯一可能接受的安慰。谁要是想安慰一个敢作敢为的人,那就只有讲真话。这可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我这个人表面上是个冷酷无情的外科大夫,我要打开伤口观察伤口有多深,但我可以把病治好。你还记得红衣主教德·雷兹吗?他这个人心地高尚,人们把他看成法国最有勇气的人,一个可以与古人相媲美的人物,因为他的骑术教师讲了一句什么蠢话,他一时气急往他屁股上踢了一脚,结果这个家伙比他更凶,拿起手杖就打,把他狠狠揍了一顿。这你总记得吧[②]? 你看,这比吃贱民一顿烂泥还要叫人难堪;这批贱民以为你要把小册子带到诺曼底来,以为你就是那本可恨的小册子的作者。必须弄清楚,人家拿烂泥砸的不是别人,正是德·托尔拜,人家砸的正是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挑衅性的蛮横无理。如果你是英国人,那么对这么一个意外事件你就不会介意。威灵顿勋爵[③]一生当中这种事遇到过三四次。"

"哎呀! 英国人对于有关荣誉这种事可并不是精细敏锐的评判员,他们比不上法国人。英国工人不过是一部机器;咱们的工人做大头针

---

① 德·塔列朗亲王是典范。(司汤达原注)

② 此处没有写出场面来,也没有引起处境变化的对话。吕西安有如一枚钉子,处在命运之锤的敲打之下。(司汤达原注)

③ 威灵顿(Wellington,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1815年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英、普联军击败拿破仑,从而声名大振,有"铁公爵"之称,1828年任首相。

针头做得不好，却多半是哲学家，他们对人的蔑视往往叫你吃不消。”

勒万带着一个痛苦到了极点的人所有的弱点，继续讲了好久。科夫亲切地握住他的手，勒万又哭了起来。

“那个骑兵是不是把我认出来了？居然有人喊出‘打倒勒万’的口号！”

“那个大兵已经把托尔拜那本无耻的小册子上面印着的作者姓名告诉了布卢瓦的老百姓。”

“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我都被污泥玷污，怎么洗刷得掉？”勒万极其痛苦地叫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凡事我都尽我所能，以使让我成为有用和受人尊敬的人。为考进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三年中，我每天用功十个小时；你考取第四名，我第七名。学校功课太重了，根本没空去消遣、去玩儿。咱们都是被政府卑鄙无耻的行动激怒了，所以才上了街……”

“是啊，因为在计算上闹了笑话，特别是那些几何学家搞错了，出了洋相：咱们是两百五十个年轻人，政府呢，派出一万两千根本不会思考的农民[1]来和我们对抗，可是面对着危险，沸腾的热血把所有的法国人都给激发起来了，竟使他们都成了最了不起的士兵。我们犯的错误和一八二六年俄国贵族犯的错误一样[2]……”

沉默寡言的科夫为了给勒万消愁解忧，唠唠叨叨讲个不停，但是发现勒万根本就没有听。

“我因为闲着无所事事，又叫人看不起，一气之下，才去当兵。我离开军队，那是出于一个特殊原因；不过我迟早要离开军队，拿起马刀去屠杀工人，这种事我不干。难道你也要我去做特朗斯诺南路上的英雄？

---

[1] 当时法国士兵主要来自农民。

[2] 可能指1825年俄国贵族革命家（史称十二月党人）发动的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制度的起义。十二月党人试图只依靠军队的力量发动政变，1825年11月19日，亚历山大第一突然去世，十二月党人决定提前在尼古拉第一继位之日，由特鲁别茨科伊公爵领导起义；12月26日（俄历14日），起义军官率三千士兵到达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但特鲁别茨科伊临阵脱逃，尼古拉第一立即调动军队，用大炮轰击广场，血腥镇压起义；彼得堡起义消息传到南方，南方协会会员于1826年1月10日发动驻乌克兰的契尔尼哥夫兵团起义，不久，也告失败。

这种事对一个士兵来说情有可原，因为他看到那座房子里的居民中有一个俄国人在掩护敌人的射击点；但是我作为军官，搞得清楚吗？”

“可不是！这比在布卢瓦叫人拿烂泥乱砸还要糟，布卢瓦人叫他们的省长德·农图尔先生给骗得好苦，那手段真气人，那是一年前的事，在举行地方选举的时候。你总记得这位省长在卢瓦尔河桥上布置起岗哨，派出宪兵检查到城里去投票的郊区居民，没有通行证就不许通过；没有一个人有通行证，就禁止他们从桥上通过[1]。所以这些人在你身上找到报复德·农图尔先生的好机会，他们就那么干了，这你看出来了吧。”

“照这样说，军人的职务非得要像特朗斯诺南路那样行动不可。照这样说在军营里等待战争爆发的倒霉的军官，遇到人民发生骚乱就只好辞职不干了？”

“那当然也不是，不过你离开军队，总是做得对头的。”

“所以如今我又混到政府里来了。你知道，我是凭良心从早上九点钟一直做到下午四点钟的。我每天都要打发二十来件公事，而且经常都是重要的公事。连吃午饭的时候，我都担心有什么紧要公事忘了办，因此我往往不能在家里同我母亲一起在火炉旁坐一坐，就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去；到了办公室，值班人员还要咒骂，这个时候他不希望我回来。我是为了不使我的父亲不高兴，也因为有点怕和他发生争执，才给拖到这种讨厌透顶的任务里来的。你看，我现在干的就是专门诽谤一个名叫麦罗贝尔先生的正派人士，还要运用政府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我是浑身上下都沾满污点了，我是满脸都被砸上烂泥了，人家不是大喊大叫说我的灵魂都溅在脸上吗？啊呀！”

勒万在马车里把两腿伸直，浑身难受得扭来扭去。

“我成了什么人啦？反正我的父亲会赚钱，吃就是了，什么也不要干，就做一个废物吧！就这么自轻自贱，自己蔑视自己，一直到老死，还要大声对自己叫喊：‘有一个比自己有价值的父亲，是多么幸福呀！’我能做什么呀？我能取得什么成就呀？”

“生活在一个混帐政府的统治下，真是一大不幸，还有第二个不幸，

---

① 里昂的德·农图尔先生。（司汤达原注）

那就是能够正确地思考，把真实情况看得一清二楚，我看这是更大的不幸。像咱们这个政府，本质上就是混帐的，而且比波旁王朝、拿破仑更要混帐，因为它随时随地都不断地背叛它最初的誓言。在这样的政府的统治下，人们看到，只有农业和商业才算是独立性的行业。我曾经对我自己说：搞农业，那就要把我远远抛到巴黎五十里以外大田里去和咱们的农民搅在一起，咱们的农民目前依然处在蛮性未除的牲畜状态。我宁可去搞商业。商业这一行，这也是千真万确的，由于最普通的高尚精神早已消失，所以必须忍受甚至还要钻到里面去搞它那一套卑鄙无耻的老套头，这还是十八世纪野蛮行为建立起来的老习惯，今天那些贪鄙成性、气质阴郁的老家伙是支持这个的，尽管他们自己早已成了商业的灾难。这种老习惯、老办法正如同中世纪的凶残冷酷在它那个时代并不当它凶残冷酷一样，之所以如此不过因为人类的进步使它如此而已。总而言之，这一套卑鄙下流的做法人们终于也习以为常地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了，毕竟比在特朗斯诺南路上屠杀守本分的资产者要好得多，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辛辛苦苦打到这里来的小册子、你去肯定它里面鼓吹的那些卑鄙勾当，就更糟，更下流无耻了。"

"我可真得第三次改变职业！"

"你还有一个月工夫，够你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战斗刚进行到一半，半途而废，或者到罗什福尔上船溜之大吉，就像你曾经有过的那种念头，胆小鬼的名声你就休想从社会上洗刷得掉。你难道没有坚强的性格从根本上藐视你所出生的社会对你作出的判断？拜伦勋爵没有这种力量，德·雷兹红衣主教也没有这种力量，拿破仑自以为是贵族，面对圣日耳曼区的舆论，他也吓得胆战心惊。在你当前的处境之下，一失足，就会把你引上自杀的道路。不要忘记一个月前你对我说过的话，就是说的那位外交部长，他的饮恨而亡，但他恨得手段巧妙，他死后还留下他派到上流社会去的四十个暗探。"

科夫费了很大力气，说了这老半天，说到这里，他就闭口不再说下去了。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到了歇尔省省城[1]。

---

[1] 歇尔省省会即布尔日，法国中部城市。

第五十章

省长德·黎格堡先生戴着棉布便帽接待他们。只有他一个人，正坐在书房里一张小圆桌前在吃一盘炒鸡蛋。他把厨娘玛丽莽叫来，从容地跟她商量食橱里还剩下什么东西，怎样尽快做出饭菜来让这两位先生饱餐一顿。

他对厨娘说："他们肚子里已经装了十九里的路程"，暗示这两位旅客在布卢瓦吃过晚饭之后又辛苦跋涉了这样一段路。

厨娘谈完就出去了。

"两位先生，一切都由我和我的厨娘一起来商量谋划。利用这种方法，我的妻子就可以一门心思照顾几个孩子，我嘛，光凭这个厨娘东拉西扯地说上一通，家里不论什么事就都了如指掌、心中有数了；两位先生，我这样的谈话完全致力于我的警务工作，这对我很有益处，因为我正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两位先生，你们简直无法想象我的花费究竟有多少。譬如说，我养着一个理发师，他是一个自由派，我妻子雇用的理发师，又是一个正统派工党分子。两位先生，你们可以理解：我简直要厌烦死啦。我有两桩小小的诉讼案件正在进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检察官克拉皮埃先生吸引到省政府方面来，他是本地一个诡计多端的自由派，还有律师勒博先生，这是一位生得十分漂亮的先生，就像他为之效劳的大业主那样温和而虔诚。两位先生，我的地位目前全靠一根细线维系着；如果没有部长阁下给我一点庇护，我就成了不幸者中的不幸者。我的第一线的仇敌，是主教大人；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敌人。王后陛下亲信的一个什么人，同主教关系密切，主教大人的邮件根本不经邮局发送。贵族阶级也看不起我的客厅，他们有他们的亨利第五给他们撑腰，还有他们的普选，他们把我整得好苦啊。最后，我还得对付我这一批倒霉蛋共和派，他们是一小撮，可是声势很大，好像有千把人似的。我说的话两位先生能相信吗？那些最有钱的人家的子弟，一到十八岁，就都成了共和党，丝毫也不感到什么可耻。最近有一家不听话

的报纸，大力支持对我们尊贵的代理检察长的攻击起哄，我罚它一千法郎，为了偿付这笔罚款，贵族青年有出六十七法郎的，不是贵族的富家子弟出八十九法郎，替它凑足罚金。这难道还不可怕？我们，我们这些人还在替他们好好保护共和国——他们这笔产业！”

“那么工人怎么样？”科夫问。

“出五十三法郎，先生，简直吓死人呀！五十三法郎全是一个苏一个苏地凑起来的！这些人当中出得最多的是六个苏；二位先生，我女儿的那个鞋匠就敢出六个苏。”

“我推想你不打算再雇用他了吧，”科夫说，他那探究的眼光紧紧盯着这位可怜的省长的面孔。省长不知所措，因为他不敢不说真话，怕这两位先生去暗中查访。

“我是坦率的，”最后他说，“坦率本来就是我这个人脾气的根基嘛。巴泰勒米是本城唯一专门制作上流太太穿的皮鞋的鞋匠。其他都是给一般老百姓女人做鞋的……我的几个女儿本来就不同意……可我给他好好教训了一下。”

勒万听他讲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听得很不耐烦，到差一刻午夜十二点的时候，相当突然地向德·黎格堡先生说：

“先生，你愿意费神看看内政部部长先生这封信吗？”

省长专心地把信前前后后看了两遍。这两个远道而来的客人禁不住面面相觑。

省长看好信，开口说道：“这选举可真是一桩活见鬼的大事情呀，三个星期以来，我没有一天睡着过，感谢上帝，我这个人往常是不待拖鞋落地，人就已进入梦乡的。我若是凭我对国王政府的热忱行事，对我所管辖的人们采取某种过于厉害的步骤的话，那我就休想得到灵魂的安宁。我想要安心睡觉，这时懊悔悔恨偏来把睡意赶跑，要不要招一肚子的懊悔，至少这个问题先就纠缠不清，害得矛盾重重。专员先生（这位好心的德·黎格堡先生拿这个头衔胡乱称呼勒万；他把勒万当作专为选举事务而来的专员看待，是为了对他表示尊敬），你还一点也不明白这个呢。先生，你年纪还轻，现在灵魂中一片安宁，当官的忧虑烦恼还一点也没有损害到这片宁静呢。你没有看到和老百姓直接对立那种局面，先生啊！日子不好过哟！接下来，人家就不能不扪心自问：我的行

为是不是洁白无瑕？我对国王和国家的忠诚是不是我唯一的指归？——先生，你不会理解这种叫人难堪的动摇不定哟。生活对于你，完全是一片玫瑰红的色彩；在乘马车奔向自己的任所的途中，你大可仰望天空，欣赏白云的奇幻美妙而变化无穷，很有意思……"

"啊，先生……"勒万脱口叫了一声，他完全忘了谨慎和礼节，只感到内心十分痛苦。

"你纯洁而宁静的青春绝不会想到这些危险，可是说起来不免也要叫你惊讶害怕了！我的同事，我年轻的朋友啊，请允许我讲给你听听。哎呀！正直的灵魂啊，你可要永远保持灵魂的安宁啊！在政府里任事，且不说从荣誉的角度去看，就以你自己的眼光去看吧，也决计容不得丝毫的暧昧不清呀。先生，灵魂丧失安宁，还怎么谈得上幸福呢？行为在最喜欢猜疑的荣誉的眼光看来，如有暧昧可疑之处，那么，对于你的心灵来说，就永远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

饭菜已经摆好，这两位先生坐到桌前。

"你们已经杀害了睡眠，英国伟大的悲剧作家在《麦克佩斯》① 中有这样的说法。"

吕西安心里想："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你这不是存心折磨人吗？"他虽然饿得要命，只觉胸口堵得难受，一口也吃不下去。

"专员先生，请吃啊，"省长说，"看你这位帮办吃得多好。"

"不过是秘书罢了，先生，"科夫说，一边继续像饿狼一般，龇牙咧嘴，大口吞吃。

这句话说得很有分量，勒万觉得不免有点凶狠。他拿眼直看科夫。

他这么一看，那意思是说："难道你不愿替我遮盖我这次任务的卑鄙无耻？"

这个意思科夫一点也没有理会。他是个很有理智的人，细腻的感情偏偏一点也没有；细腻的感情他看不入眼，他认为弱者借口规避合理的责无旁贷的事而不去采取行动是和这种感情分不开的。

"专员先生，请吃吧……"科夫这时才明白这个倒霉的头衔使勒万不快，因此对省长说：

① 引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佩斯》(1605)，见《麦克佩斯》第二幕第二场。

"先生,对不起,他是查案官。"

"啊! 查案官?"省长大为惊奇。"这正是我们雄心之所在啊,我们这些可怜的外省省长,搞了两三次卓有成效的选举之后,指望的正是这个呀。"

勒万想:"这是愚蠢的天真呢,还是心怀歹意?"他变得并不那么豁达大度了。

"查案官先生,请吃啊。你如能给我三十六个小时,像部长在他的信里告诉我的那样,那么后天中午,在你们离开省政府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们许许多多事情,把许多细节都详详细细告诉你们,还要提出一些措施。明天,我想请你接见大约五十个人,五十名左右不大靠得住或依然裹足不前的政府官员,还有尚未公开或依然畏葸不前的敌人。我毫不怀疑,所有这些人,由于直接同部长左右的官员谈过话,情绪一定会因这件大有益的事而激动起来。另一方面,你接见他们,全城就会议论纷纷,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次让他们承担庄严义务的号召。查案官先生,能够和部长直接谈话,这可是大有好处的事情,这可是一项美妙的特权啊。先生,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电文都是冷冰冰的,我们那些电文为求明确起见,不得不写得冗长,那有什么办法呢? 那些电文经过一位行政长官一针见血而又发人深省的研究之后批上'已阅'二字,那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影响啊!"

这种如愚似蠢的废话一直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半钟。科夫困得要命,走出去打听睡觉的床位在什么地方,省长趁机问勒万在这位秘书面前是否可以谈话。

"当然可以,省长先生。科夫先生也在部长专用办公室工作,部长阁下在选举工作上是完全信任他的。"

科夫回来以后,德·黎格堡先生不得不把已对勒万说过的意见复述一遍,复述中补充了某些人的姓名。这些人名,两位客人都不熟悉,反而把他们心目中省长先生准备推行的一套权力系统给搅乱了。科夫因为不能睡觉很不高兴,但他工作认真,征得查案官的许可,十分留神而妥当地把那意思表达出来,又把德·黎格堡先生的问题理了一理,归纳起来。

这位省长本来人品就很好,又处处小心谨慎以免事后懊悔,终于逐项把本省不妙的处境讲了出来,原来有八位贵族院议员,其中两位是本省的大地主,他们在省里设法任用一大批小官吏,并将这些人置于他们

的庇护之下。

"两位先生，这些人嘛，尽管奉我的指示办事，可报告上来的却是一派胡言。如果你们二位早来半个月，撤掉他们当中的三四个人，也许会好一些。"

"先生，你没有把这意思报告给部长吗？照我看，问题似乎牵涉到撤掉一位邮局女局长吧？"

"你是说杜朗太太，杜沙多先生的岳母？唉！可怜的女人！她的思想确实很坏；但是如果把她撤得过早的话，那就会惊动图尔维尔县两三个官员，其中有她的女婿，又有她的表亲。我最迫切的需要并不在那里；而在梅朗，我刚才有幸已经在我的选区地图上把那个地方指给你看过，在那里至少有个二十七票的多数给抓在反对我们的人的手里。"

"先生，我皮包里有你的信件的副本。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你并没有把梅朗县的问题告诉部长。"

"嘿！查案官先生，你怎么能要我在信里写上这样的事？贵族院议员德·阿勒瓦尔伯爵先生[1]不是天天都见到你的部长吗？他在写给替他办事的公证人吕弗累的信里，把他前一天或前两天荣幸地和德·韦兹伯爵阁下一起吃饭时听到的事都详细地写上去了。看来他们是经常聚餐的。先生，我在信里可从来不写这类事情。我是一家之主，明天我将十分荣幸地把德·黎格堡夫人和我们的四个女儿介绍给你。安家立业，这是不能不考虑的。我的儿子在八十六团当班长已有两年，还得想法子让他升上少尉。查案官先生，我坦率地对你说，我讲的是真心话，请不要说出去：德·阿勒瓦尔先生只消说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毁掉；何况德·阿勒瓦尔先生非常希望把那条通过他的园林的公路改道，梅朗县人人都处在他的荫庇之下。查案官先生，哪怕稍微惩罚我一下，让我调一个省上去，对我来说，都无异于家破人亡；德·黎格堡夫人正谋划把三个女儿嫁出去，那么一来这三桩婚事就不能实现，再说我的动产又十分可观。"

不屈不挠的科夫一直等到凌晨两点钟才把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和更加紧急的什么问题提了出来，这才迫使省长先生把他一直躲闪回避的

---

[1] 阿勒瓦尔(Allevard)这个人名系司汤达从他故乡格勒诺布尔附近的小村镇名借用而来

某项重大计划告诉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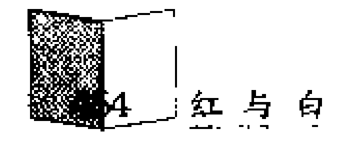
"二位先生，这可是我唯一的法宝，如果被人家识破，哪怕仅仅在选举十二小时前被猜测出来，那么，一切就都付诸东流。二位先生，本省是法国最糟的一个省份：有二十七户订阅《国民报》，八户看《论坛报》！二位先生，你们是部长的耳目，我决不能隐瞒。必须明白：非到我看见议长提名将要付诸决定之时，我决不发动我的选举运动，我决不在地雷上面点火；因为，爆炸过早，哪怕仅仅提前两个小时，也可能前功尽弃，葬送一切。二位先生：选举，这就是你们极为卑微的仆人——我的身家性命呀。所以我们提名商巴尼埃冶金厂厂主让－皮埃尔·布隆多先生为候选人，这是我提出来的；我们的竞选对手是商巴尼埃前国民自卫军营长马洛先生，他是有可能当选的，不幸得很：还不止是可能呢。我在国民自卫军营长前面加了一个'前'字，固然因为国民自卫军已经暂行解散，但是，有朝一日，它还是有可能东山再起的。所以，二位先生，布隆多先生是政府的朋友，因为他非常害怕外国铁进口减税。马洛是经营呢绒、建筑木材、燃料木料的大商人；他在南特经营许多收购的买卖。在选举议长开票两个小时前，一个商务信使果真从南特动身给他带来告急消息，说南特有我认识的两个商人——他们手中掌握着他的部分财产，说他们的买卖已经完蛋，而且已经把他们的产权通过先期出售合约转让过手。这个人顿时急疯了，且已走掉，这我是可以肯定的。因此选举的事嘛，他就撒手不管了……"

"你怎么叫这个信使恰恰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从南特赶到？"

"那全靠我的好朋友、南特省府秘书长、了不起的邵沃。要知道，南特电报线路经过这里不过两里路，邵沃知道我的选举二十三日开始，他只等我在本月二十三日晚上或二十四日一早给他一句话。只要马洛先生为他的南特进货心惊肉跳，那么好了，我就穿上大礼服走到乌尔苏拉修会[1] 大厅旁边那么一站。选举就在乌尔苏拉修会大厅举行。马洛

---

[1] 乌尔苏拉修会（Ursulines，一译圣于尔絮勒修会），1535年由威尼斯共和国女天主教教徒圣安那拉·梅里奇（1474—1540）创立的专门从事女童教育的天主教修会。圣乌尔苏拉，传说中的英国公主，公元四世纪同其他一万一千名少女一起被匈奴杀害于德国科隆。



没有出席，那我就毫不犹豫地向投票的农民说话了。"讲到这里，德·黎格堡先生声音压得极低，说："如果选民团主席是公职人员，哪怕是自由派也不要紧，我就把我已经用大字写好让-皮埃尔·布隆多，冶金工厂厂主字样的选票发放给我的农民选民。我用这个办法多获得十票。选民已经知道：马洛已经面临破产境地……"

"怎么？破产？"勒万皱起眉头问道。

"嗬！查案官先生，"德·黎格堡先生说，他的神态变得比平时更加和蔼可亲，"城里那些爱嚼舌头的人，他们就和往常一样，不论对什么事都要夸大几分，他们当然知道马洛在南特的联号倒闭以后，这里必定会停止支付，难道我还能不许他们这样看问题？"省长又加强语气说："因为，他在南特是从发出的木材提取现金的，如果没有现金，他在这里拿什么支付？"

科夫笑了，但竭力忍住，没笑出声来。

"马洛先生的信用一出纰漏，势必惊动在他那里放款的人，难道他们真的不会弄出停止支付的事来？"

"嗬！见鬼，那可太好了！"省长忘乎所以地说道。"如果真要举行复选，选国民自卫军，我就用不到担心了。"

科夫听得心花怒放。

"先生，这么了不起的成功，我倒不禁有点疑惑……"

"哎呀！先生呀，共和国已经泛滥成灾，成了一片汪洋啦。这股浪潮让我们掉了脑袋，把我们的房屋庐舍也都烧成了灰烬，阻挡这股潮流的堤坝——就是国王，先生，只有国王，才能挽狂澜于既倒。王权必须强化，别的嘛，该烧掉的就一把火烧掉。为了救出别的房屋，该毁掉的就推倒毁弃！二位先生，国王的利益一旦发出号召，那时候，所有这一切在我就连两个鸡蛋也不值。"

"好哇，省长先生，好极啦！Sic itur ad astra[1]，这就是说，进参政院。"

"先生，我还不够有钱：一万二千法郎，加上家累很重，人多齿繁，又要住在巴黎，这真会把我给毁了。先生，波尔多、马赛、里昂[2] 这些省

---

[1] 拉丁文："就这样你进入天国"。

[2] 波尔多，法国西南部港口城市，纪龙德省省会。马赛，法国第二大城市和最大港口，在罗讷河口省，濒地中海。里昂，罗讷省省会。

的省长,都有秘密开支费用好拿。比如里昂,应当是最最理想的了。不过话说回来,为时已晚。所以,最起码我得提供十票,这是我个人得到的十票。我认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主教,他手下有个小小的可也了不起的代理主教,这人精明透顶、诡计多端、又是个了不起的通货收藏家。如果部长阁下认为合适并同意投资的话,那么,我就出二十五路易给克罗沙尔先生(克罗沙尔先生就是前面说的那位代理主教),姑且算是发放给那些穷神父的布施吧。先生,你也许会说这是把钱送给耶稣会派,无异于向敌人提供资金。这可是一桩要摆摆平的事情,要明智地对待才好。别看这二十五个路易,它会给我搞来十来张选票,这十张选票就掌握在克罗沙尔先生手里,还不止十张,是十二张嘅。"

"这个克罗沙尔拿了你的钱,可不买你的账,"勒万说。"他的选民的良心到了关键时刻肯定不会让自己去投票。"

"哪里的话!不会的!不会不买省长的账,"德·黎格堡先生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冷笑着说。"我们手里掌握着某项档案,其中就有克罗沙尔先生的七封亲笔信。案件涉及圣德尼-桑比西女修道院一个姑娘的问题。我同他有约在先,要他在主教那方面助我一臂之力,那我就把他的信件丢到火里烧掉……但是一句空话克罗沙尔先生是不会相信的。"

"十二票,至少十票?"勒万问。

"先生,对啦,"省长回答,很感诧异。

"这二十五个路易我来出。"

勒万走到桌前用部长的户头开了一张六百法郎的支票。

德·黎格堡先生的嘴巴慢慢咧开来,转眼之间,他对勒万的敬重增加了一倍。科夫见省长这副模样真要笑出声来,怎么也控制不住。省长又说:

"我的天,先生,真是说到做到,一点也不含糊。此外,我的一般手段:发公文啦,派出代理人啦,口头威胁啦,等等,我就不多说了,免得你听了吃力,你不要以为我这么办很笨,笨得不能把事情办妥,这个嘛,先生,从邮局扣留下来的敌方的信件可以证明,这样的信件我已经有三封在手,都是写给《国民报》的,详细得如同一份记录,我可以向你保证,国王看到,一定会高兴,所以我说,除开一般手段之外,除开在战斗的关键

时刻让马洛不见踪影以外，除开克罗沙尔先生的耶稣会派选民以外，为了布隆多的利益，我还有办法进行收买。这位冶金工厂的非凡的业主并没有什么聪明才智，可是，有时候，对于一项极好的建议他倒能从善如流，在需要的时候，他还能作出他个人的牺牲。他有一个侄儿在巴黎当律师，还是个文人，给巴黎昂比居剧院[1]写过一部戏。这个侄儿一点也不傻，从他叔叔那里拿到一千埃居，四出活动以求保持进口铁制品的关税金额。他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后来又到财政部长府上出席宴会。住在巴黎的本地人都写信给他。马洛走后，第一批邮件到了，我收到一封巴黎来信，告诉我布隆多先生的这个侄儿已被任命为财政部的秘书长。一个星期以来，每一次邮车到了，我都收到类似的信件；照此看来，有十七位自由派选民已经同财政部发生直接利害关系，这个数字可以肯定，布隆多将会明确告诉他们：如果投他的反对票，那么，他的侄儿就要进行报复。

“所以，查案官先生，现在就请赏光看一下这个投票统计表：

已登记选民	613
出席选民团投票最高人数	400
确保的基本选票	178
马洛选票中我个人可夺得的票数	10
耶稣会派选票，克罗沙尔先生暗中操纵约 12 票，此处所列系最低限度票数	10
共计	198

“所以我还缺少两票，不过，布隆多先生的侄儿阿里斯蒂德·布隆多被任命为财政部秘书长至少可以给我增加六票。四票多数。接下

[1] 昂比居剧院（一译巴黎悲喜剧院），巴黎最古老的剧院之一，由喜剧演员奥迪诺（Audinot，1732—1801）创建，最初演一些木偶戏，1770 年正式命名为昂比居剧院，专门上演大音乐戏剧；1827 年毁于火灾后重建，新址在今巴黎圣马丁林荫大道上，1830—1900 年间，昂比居剧院属巴黎专演音乐戏剧的高档剧院。

来嘛，先生，如果你批准的话，在某种极其例外的情况下，请批准我四个撤换下来的空缺（我用名誉担保，违约罚金一千法郎，交由第三者掌管，以此为据），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向部长保证：不仅仅是可怜的四票多数，而是十二票，甚至可能是十八票的多数。三生有幸，布隆多是一个糊涂虫，有生以来，他没有使任何人对他有过什么怀疑。他每天都跑来反复对我说：他已经有十二票拿在手里，不过，还不那么明朗。但是，这个嘛，先生，代价很大，我嘛，还要养一大家子人，战斗一下打响，我个人担负这笔费用是绝对力不从心的。部长由第五号专用汇票开给我一笔一千二百法郎款子供我选举之用。这笔开销我已经用掉一千九百二十法郎。我想部长何等公正，不会叫我为这七百二十法郎发愁。"

"如果你事情办成功，那是毫无疑问的，"勒万说。"如果情况相反，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先生，我的指示上可并没有讲到这个方面。"

德·黎格堡先生手里把勒万开的六百法郎的支票卷成一个卷儿。突然之间，他看到支票上的笔迹与专用汇票上的字迹一模一样。关于这专用汇票刚才他对两位先生幸而出于谨慎话只说了一半。这时，他对于这位专为选举之事而来的专员先生的敬佩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德·黎格堡先生因为是对部长手下的一位红人说话，激动得脸都红了，接着又说："两个月前，部长还亲笔给我写过一封信，是关于某某人那桩大事的[1]……"

"国王对此极为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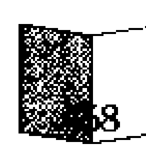
省长把一张有活络桌盖的大写字台的暗锁打开，取出部长那封信，高声念了一遍，然后递给两位先生看。

"这是克罗米埃先生的手笔，"科夫说。

"怎么！不是部长阁下亲笔！"省长说，觉得上了当。"两位先生，手迹我是认得的！"

德·黎格堡先生没有注意自己说话的声调，说出来的口音尖刻而

[1] 即商贝里的非诺先生事。（司汤达原注）



带有嘲讽意味，是介乎责备和威胁之间的那种口气。

勒万心下想道："真是省长说话的腔调。那嗓音一点也没有走样儿。德·韦兹先生之所以说话蛮横粗鲁，多半是因为他在省府客厅十年中只顾一人说话。"

"德·黎格堡先生的确是辨认手迹的行家，"科夫说，他这时已经毫无睡意，正一大杯一大杯地喝着索缪尔白葡萄酒[1]。"再也没有比克罗米埃的笔迹更像部长阁下的字迹了，特别是在他存心想以假乱真的时候。"

省长提出了几点不同的看法；他感到很惭愧，因为部长的亲笔信原是保护他的虚荣心的凭证，也是他指望高升的证据。说到最后，他还是让科夫给说服了。科夫一想到呢绒商兼木材商马洛先生可能破产，对这位可敬的主人就没有什么怜惜之意了。省长手里拿着部长的那封亲笔信，始而木然，继而又不禁嗒然若丧。

科夫说："已经四点钟了。这次会见如果再延长下去，等会儿到九点钟的时候咱们就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如果省长愿意这样的话。"

德·黎格堡先生认为"愿意"二字含有责备之意。

于是他站起身来，鞠躬到地，并且开口说道："二位先生，我请求二位同意我派人在九点半钟把第一次接见的人士请来。我本人将在十点钟后到你们房间里来。你们在见到我之前，就请放心去睡吧。"

德·黎格堡先生不顾两位先生一再客气礼让，依然亲自引着他们去看房间；房间是两间，其间由一个小客厅连通。他真是关怀备至，细致周到，连床下也察看了一番[2]。

当省长留下他们二人走出去以后，科夫对勒万说："这家伙其实一点也不蠢，你看嘛！"

他指着一张桌子，桌上干干净净摆着冻鸡、烤兔子肉、葡萄酒，还有水果。他们胃口很好，又大嚼了一顿。

直到早晨五点钟，这两位客人才分手。

"看样子勒万不再去想布卢瓦发生的那件事了，"科夫想。实际上，

---

① 法国西部索缪尔一带产的白葡萄酒。索缪尔，曼恩－卢瓦尔省省会，濒临卢瓦尔河。

② 使我想到伯明翰(Birmingham)。（司汤达原注）

勒万就像一名很好的雇员那样，专心致志地考虑布降多先生选举的问题，上床之前还把德·黎格堡先生交给他的投票统计表看了一阵。

十点钟的时候，德·黎格堡先生走进勒万的房间，后面跟着他的忠仆玛丽蓉，玛丽蓉端着摆了牛奶咖啡的小台子，身后跟着的一个小 jockey[①] 端着另一个小台子，上面摆着茶、奶油和一壶开水。

省长说："水很热。雅克马上就来给你生火。一点也不用忙。请用茶，或者喝咖啡。午餐定在十一点，晚上六点，晚餐，有四十位客人。你的光临，影响很好啊。将军像一个傻瓜那样多心，主教这个人很容易激动，又很固执。如果你觉得合适，我的马车在十一点半就准备好，你可以对这两位首长各见十分钟。你不必着忙：第一次接见我召集了十四个人，让他们从九点半开始等……"

"非常抱歉，"勒万说。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省长说，"都是自己人嘛，都是靠政府吃饭的嘛。他们天生就是应该等的。"

勒万对任何失礼失敬都怕得要命。他急忙穿起衣服，跑去接见这十四位省府官员。他们的迟钝死板，他们的糊涂愚蠢，他们对他那份崇敬的样子，弄得他狼狈不堪、毫无办法。

"我就是太子也不必礼拜得这样低声下气。"

他听到科夫对他讲出下面一句话，简直吃了一惊：

"他们对你不太满意，他们觉得你太高傲。"

"高傲？"勒万奇怪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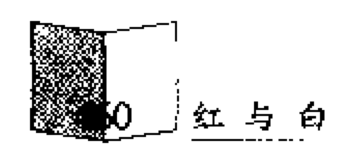
"当然。你脑子里的想法他们不会明白。你对这批野兽过于机智了。你的网张得太高。等一会儿吃午饭的时候再去看那怪模怪样的嘴脸吧。你还要见到几位黎格堡小姐。"

事实果然不出其所料。勒万瞅空对科夫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像中了四万法郎彩票的小女工。"

黎格堡小姐中有一位比她几个姐妹都长得难看，可是对她的伟大家世却比谁都更要自负。她有点像戴奥德兰特·德·赛尔庇埃尔。这样的回忆对勒万极有影响。一想到这一点，他和奥古斯丁娜小姐的谈

① 英文："骑师"。



话就显得意趣盎然了。德·黎格堡夫人当场预见到她的女儿的一场极其光彩的婚姻。

省长提醒勒万还要去拜望将军和主教。德·黎格堡夫人向她丈夫作出一种既不耐烦又嫌弃他的表示。最后，午饭在一点钟方告结束。勒万于是坐上马车出门去拜客。这时，已有四五帮属于政府或多或少可靠的朋友在省政府各个不同的办公室里恭候来客。

科夫不想跟他的老同学一同出去拜客。他本想到城里去遛一圈，以便对这个地方获得一个概念。可是这时他得正式接待省长的亲信，秘书先生①，还有省政府几位科员先生。

“我这就要帮着推销假药了，”他对自己这样说。于是他以毫不容情的冷静态度，对着省政府这些科员把他所要完成的使命吹了一通，让他们脑子里得到一个较全面的观念。

十分钟以后，他冷冷把他们打发掉，就溜了出来，想去看看本城风光，不料省长暗中盯住他不放，中途一把抓住他，拉了他就走，逼着他去听他念他写给德·节兹伯爵谈选举问题的信。

“三流报纸上的蹩脚文章罢了，”科夫心里不高兴地想道。“我们的《巴黎日报》连十二法郎的稿费都不会付。这家伙谈话比写信好一百倍还不止。”

正当科夫动脑筋找借口摆脱德·黎格堡先生的时候，勒万回来了，将军德·博武瓦伯爵也跟来了。这是一个身材高大而自命不凡的人物，一头金发，满脸肥油，一张罕见的毫无表情的面孔，不过，倒也算是一个漂亮小伙子，很讲礼貌，非常时髦，确确实实，人家在他面前不论讲什么他都不理解，只感到莫名其妙。选举的事似乎把他的脑浆给搅混了，只会说“全看政府首脑怎么办”。科夫根据他的谈话发现他对勒万此行的使命还在不停地揣摩猜测，可是勒万昨天夜里就已经把部长一封写得再清楚也没有的信给他送去了。

晚饭之前的接见被搞得越发荒诞无稽。勒万白天过于热中于种种活动，下午两点钟以后人就疲惫不堪，弄得头脑不能很好地思考。他只好百事顺应，以致省长对他动起了脑筋。最后还有四五起个别接见，是

---

① 秘书长。是否另有秘书？待查（司汤达原注）

接见几位重要人物，还算应付得周全。省长坚持要勒万见见代理主教克罗沙尔先生；这是一个骨瘦嶙峋的人物，有一张像苦修僧那样的面孔，勒万经过交谈，发现他已经准备接受二十五路易，照自己的意思采取措施把耶稣会派十二张选票搞到手。

直到晚饭之前，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六点钟，省长客厅里已经到了四十二位客人，本城的精华全到了。这时，客厅两扇大门打开，省长先生见勒万出场，没有穿军装，不禁大惊失色。省长本人，将军，几位校级军官，都穿着全套礼服。勒万疲惫不堪，心烦意乱，被安排在省长夫人右首，这样一来，弄得将军德·博武瓦伯爵一脸的不高兴。政府提供的取暖木材毫不吝惜地在壁炉里烧着，室内热得叫人难受，晚宴进行了一小时三刻钟，才吃到一半，勒万就觉得不舒服，非常担心自己会失态。

晚饭过后，他告便要到省府花园里去走动走动；可是省长寸步不离，还要陪他去，他不得不对省长说：

“下一班驿车出发之前，科夫先生有信件要我签字，我还得对他交代一下。不仅应当采取某些明智的步骤，还要及时作出报告。”

“这一天真够呛！”省长走开后，这两位客人互相这样说。

他们必须在二十分钟后再回到客厅去，还要把几个重要人物拉到省府客厅大窗口前面作五六次私下密谈。这些人都是政府的朋友，不过，他们都说布隆多这个人无用，令人失望，……布隆多先生在宴会上只知一味地讲他那个冶炼厂的事，以及禁止英国生铁进口如何合理，弄得这个外省城市的官员们不耐其烦，简直忍受不下去……[1]又有许多位对政府友好的人士表示《论坛报》指出第一百零四次讼案实在荒唐透顶，拘留所里关了几百名贫苦青年也没有道理。勒万为驳斥这一类危险的邪说牺牲了整整一个晚上。他引经据典说后期罗马帝国时期希腊人对塔博尔山[2]自然存在的文明争论不休，这时凶残野蛮的奥斯曼土

① 句子似不正确或不完整，但原稿如此。（马尔蒂诺注）

② 塔博尔山（Thabor），在今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位于太巴列湖西南，古城拿撒勒附近，《圣经》中文本译作“他泊山”；据《圣经》载，塔博尔山系耶稣－基督显现圣容之处。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耳其人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1]，他讲得有声有色，十分精彩。

勒万看到，卖弄一下学问，效果居然不错，随即示意科夫，一同从省府溜了出来。这时已是夜晚十点钟光景。

这两个可怜的年轻人说："在城区里观光观光吧。"一刻钟之后，他们来到一处类似哥特式的教堂前面，想把这整个建筑物的模样看看清楚，就在这时候德·黎格堡先生又找到了他们。

"二位先生，我到处找你们……"

勒万几乎忍耐不住，简直要发火了。

"省长先生，午夜一班邮车不走吗？"

"在十二点、一点之间。"

"嗬！科夫先生的记忆力简直惊人，你没有看到吗，我这里正给他口授我的文稿；说过一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往往只要改一改重复的字句，还有其他可能由我造成的小小差错就行了。事情这么多，我忙得很呀！你不知道我的难处哟！"

勒万和科夫就靠这么胡说一通，还有其他更可笑的办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德·黎格堡先生打发到他的省政府去了。

这两位朋友逛到十一点钟才回到省政府来，又给部长写了一封只有二十行文字的信。这封信是寄给吕西安·勒万的父亲转的，由科夫送到邮局发出。

当省长的传达员在十一点三刻跑来告诉他查案官先生并没有把发

---

[1] 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西北部港口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旧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1453年成为奥斯曼帝国首都。

1290—1922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的封建帝国称为奥斯曼帝国，因创始者奥斯曼第一(1259—1326)而得名，信奉伊斯兰教，原属鲁姆苏丹王国的部落；十三世纪末，鲁姆苏丹王国瓦解后，宣布独立；统治者自称苏丹，不断扩张，1453年灭东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占据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古代罗马国家；前期罗马帝国时期为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此处提到的后期罗马帝国时期系284年—476年，自戴克里先帝至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时，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把皇权中心(首都)由罗马迁到拜占庭旧址定都，改名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二部分，东罗马又称拜占庭帝国，由于其领土大部分在希腊人居住地区，故也称希腊帝国；公元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存至1453年。

往巴黎的函件交出来，省长十分诧异。在邮政局长前来报告邮局没有收到任何寄给部长的函件的时候，省长又吃了一惊。省长因此忧心重重，惶惶不安。

第二天上午七点钟，省长要求见一见勒万，和他商谈有关撤换人员的事。德·黎格俄先生提出撤换七个人，勒万很费了一些力气，才压缩成四个人。

直到此刻之前，省长总是态度谦卑甚至百依百顺，转眼间忽然一变而用坚决的口气向勒万讲起他的责任来了。这在他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态度。勒万极其蛮横地把他顶了回去；最后，省长专为勒万准备的只请十七位亲近朋友、为时两小时的晚宴，他也一口回绝。勒万跑去向德·黎格俄夫人辞行，然后就按照他决定的那样，在中午十二时整准时动身，省长那件事连提的机会也没有。

这两位旅客一路上十分愉快，不断在山岭间穿行，他们不顾驿站马车夫多么不满，竟走下马车步行了两里路。

刚刚过去的这一天半令人晕头转向的紧张活动，使他们早已忘却布卢瓦那儿的嘲骂和烂泥。马车已被洗刷过两次。勒万这时打开一只旅行袋，取出韦德氏途程表，上面依然沾满湿漉漉的污泥，这本书算是给报销了[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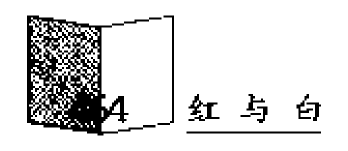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一章

两位先生途中绕了六里路去看看某著名修道院遗址。他们觉得这

---

[1] 勒万先生写给他儿子的信。——"我亲爱的朋友，你准备送交部长的信件，请寄给你母亲转……我要去阿韦龙省抓一下选举的事。我切望吕西安的老父进入议会，以便给这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创造一个前途，并希望他不忘对我的深情，一定对葛……夫人表现出狂热的爱。对这种感情上的弱点，人们已经开始议论纷纷。再见！"（司汤达原注）

译者按：此注迪旺（le Divan）版放在本章最后，七星丛书（la Pléiade）版则放在中译本此章中。



处遗迹美不胜收，他们都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正式学生，禁不住对这处遗址的某些部分实地测量了一番。

这样的消遣解除了他们旅途中的烦闷和疲劳。关于哥特艺术与预言小孩降生人世百人中有五十一人要下地狱的宗教的和谐一致之类的讨论，又把充塞在他们头脑中的庸人琐事一扫而尽，如此等等。

“我看，没有比我们那个玛德莱娜教堂[1]设计得更愚蠢的了，可是报纸上却把它吹得天花乱坠。一座希腊神庙唤起的是欢乐和幸福，却偏偏把恐怖可畏的宗教的各种可怕的神秘事迹容纳进去！罗马圣彼得教堂[2]本身就是辉煌灿烂的荒谬；但是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一五〇〇年曾在这座教堂内部进行创作，因此圣彼得教堂才由荒谬变为不荒谬；因为利奥第十[3]的宗教是使人愉快的宗教，利奥第十作为教皇，通过拉斐尔之手，在他特别喜爱的廊庑之下让丽达与天鹅[4]相爱的画面一次又一次出现，重复出现有二十次之多。自从帕斯卡[5]冉森派教义[6]问世之后——帕斯卡自己因为爱他的妹妹而深自谴责，还有后来伏尔泰嬉笑怒骂，又把宗教仪式的范围大大缩小，圣彼得教堂由此再度陷入荒谬。”

“你把部长这人看得太高尚，”科夫说。“怎么对他有利，你就怎么办事，好比谈生意经一样。不过，一封只有二十行文字的信，是不会使他满意的。说不定他真把你的信件送到国王那里去，如果人家真看到

---

① 巴黎一座仿希腊庙宇建筑样式的近代教堂，1764 年开始修建，1771 年重建，1842 年最后建成，前后经过三位建筑师之手。

② 即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319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所建，1452—1626 年重建始成。

③ 利奥第十(1475—1521)，1513—1521 年为罗马教皇，镇压宗教改革，处死马丁·路德，但又是个不惜工本、喜欢挥霍的文学、艺术、科学的保护者。

④ 希腊神话：丽达是斯巴达国王丁达尔之妻，为天神宙斯所爱，宙斯化作天鹅与之相交，产卵两枚，生下波吕丢刻斯和海伦。

⑤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1652 年他的妹妹雅克琳娜进冉森派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1654 年帕斯卡转而信仰基督教，认为感性认识、理性认识都不可信，信仰高于一切，既须严格执行教义，又要潜修以获神恩，由此彻悟得救，达到真理。

⑥ 冉森(Jansen，1586—1638)，荷兰天主教神学家，创立冉森教派，反对耶稣会，被罗马教皇斥为异端。冉森派教义，认为人性由于原罪而败坏，人若无上帝恩宠便为肉欲所摆布而不能行善避恶；冉森主义为 17 世纪天主教冉森教派的神学主张。

你的信，一定会说你信写得充实，不过信上的签名应当是卡诺或杜来纳[①]。选举专员先生，请容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吧：阁下的大名并不能叫人家想到这许多丰功伟绩是在高度谨慎的精神下完成的。"

"那么好！咱们就把这种谨慎精神证明给部长看看！"

两位旅行者在一个小镇上停留了四个小时，对于马洛、布隆多和黎格堡三位先生的事迹他们写了不下四十页的文字，他们的结论是：即使没有撤换人，布隆多先生也将以超过四至十八票的多数票当选。德·黎格堡先生一手策划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妙计、南特方面破产一事、阿里斯蒂德·布隆多先生被任命为财政部秘书长，以及交付给代理主教先生的二十五路易，等等，全部在另一封信中向部长作了报告，并列举出数字，信寄给歇尔什－米迪路三号某某某先生，这个办事处是专门用来接收这类信件和发出部长想要发出的亲笔信件的收发机关。

科夫上马车的时候，对他的同伴说："现在，我们才说得上是巴黎所谓的行政官员。"

两小时后，半夜里，他们在路上遇到邮车，便要求邮车停下来。信使发了火，骂了人，科夫用他那冷冷的声调叫信使听清楚是什么人叫他带信，信使一听当场向专员先生俯首告罪。这一切都应记录在案，因为确有必要[②]。

第三天中午，两位风尘仆仆的旅客见地平线上浮现出卡尔瓦多斯省首府冈城钟楼的尖顶。这个地方，麦罗贝尔先生参加选举一事，正害得人心浮动而惶恐不安。

"冈城到了，"科夫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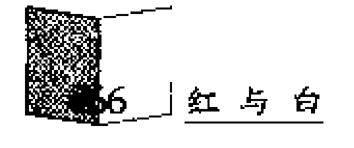
勒万脸色一变，变得一点乐趣也没有了；他唉声叹气地转向科夫说道：

"我亲爱的科夫，我什么也不对你隐瞒。耻辱我也吞下肚了，你也看见我哭过一场……到了这个地方，你看我还该做些什么卑鄙无耻、见

---

① 卡诺(1753－1823)，法国工程兵军官，大革命时期是制宪议会、国民议会议员，公安委员会成员；在对抗欧洲封建势力进攻法国革命期间，为改进法国军队武器装备等多有创造发明。杜来纳(1611—1675)，法国元帅，屡有战功，最后死于战场。以上两人，都是法国历史上的有功之臣。

② 顺笔带过，不必正式告诉读者，读者完全可以了解。(司汤达原注)



不得人的事?”

“你自己不要出头;你只限于协助省长办事;办事不要那么认真。”

“住到省政府里去,看来不妥。”

“那当然,之所以不妥,就因为你办事过于认真,为达到目的你又过于热衷。”

快到冈城的时候,两位来客见大路上警宪林立,有一些资产者,穿着燕尾服,挺胸凸肚地走在路上,手里都拿着大木棒。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些都是交易所里的打手嘛,”科夫说。

“莫非他们砸了交易所?是不是《论坛报》搞的名堂?”

“我嘛,曾经吃过这么五六棒,当时我要是没有找到一个大圆规,拿着它,摆出架势准备刺穿这些人的肚皮,事情肯定不妙。他们的头头某先生[1]离我只有十步远,靠近底层上的夹层的一扇窗口,指着我大喊:‘秃顶的小个子是捣乱分子。’我急忙从柱廊路上溜掉了。”[2]

来到冈城城门口,有人检查两位旅客的护照,检查了有十分钟,勒万又发火了,这时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男人,块头很大,身强力壮,手提大棒,涎皮赖脸,在城门底下踱来踱去,毫不含糊地叫他滚……

“先生,我姓勒万,查案官,我看你也没什么了不起。你若有胆子就把名字告诉我。”

“我叫吕斯杜克律[3],”手拿大棒的人没好气地说,并且围着马车走了一圈。“勇士先生,就请把我的姓名告诉你们的王室检察官吧。”他又压低嗓音说:“有一天,咱们可以在瑞士见面,你想要的耳刮子、对你的蔑视,都少不了你的,你的上司一定会叫你升官发财的。”

“不许你侮辱人,伪装的特务!”

“老大,”科夫几乎是笑着说,“看见你像我过去在交易所广场受到嘲弄一样,我很高兴。”

“圆规我没有,但我有手枪。”

---

① 原型:达尔吉先生。(司汤达原注)

② 译者按:这是讲科夫1830年七月革命时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上街参加战斗的情景。

③ 吕斯杜克律(Lustucru),歌谣中粗俗愚昧的人物,据说这个名字来自戏剧中一个傻瓜。此人总是问:“你真相信?”(l'eusses-tu cru?)手拿大棒的人这样回答勒万,是在骂勒万。

"你打死这个便衣宪兵不碍事。他有命令不许发火，说不定在蒙米拉伊(或滑铁卢)[1] 他还是一个勇敢的士兵呢。今天，我们和他一样，同属于一个营垒，"科夫苦笑着说，"咱们也不要动怒。"

"你真没人心，"勒万说。

"你问我，我只好说真话。听不听由你。"

勒万眼中涌出了泪水。

马车被准许进城。到了旅馆门前，勒万拉住科夫的手说：

"我太幼稚。"

"不，不，你是本世纪的一个幸运儿，就像传道士说的那样。不愉快的苦事从来用不着你去做。我并不认为你那么年幼无知。你是生活在一个什么鬼地方哟？你是一块没有被打磨光滑的石头。你昨天在开头几次接见场合上，简直就像个诗人。"

旅馆主人在接待他们的时候，也搞出许多神秘的花样：套房是有的，不过都预订出去了。

事实是这位旅馆主人也不得不秉承省政府的意旨办事；开旅馆的人都怕得罪宪兵、警察，他们已经得到命令不得把房间供给麦罗贝尔一派的人。

省长布科·德·塞朗维尔先生批准把房间租给勒万先生和科夫先生。他们刚刚走进房间，就有一位年纪轻轻的先生，衣着考究，显然带着手枪，走进门来，也不向勒万打招呼就放下两本十八开红封面、印得蹩脚的小册子。这是布科·德·塞朗维尔先生在《国民报》、《环球报》、《信使报》以及一八二九年其他自由派报纸上发表的极端自由派文章的结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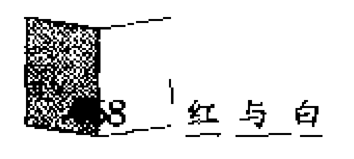
"不坏嘛，"勒万说；"他写得很好嘛。"

"语气多么夸张！对夏多布里昂先生多么平庸的模仿！所有的字眼，意义都给歪曲了，通常理解的含义，也都给曲解了。"

两位先生的谈话被一位警察给打断，警察装出笑脸，问了许多问题，又给他们留下两本十八开本的小册子。

---

① 拿破仑1814年在蒙米拉伊大胜俄普联军；后在滑铁卢一败涂地。此处是说这个宪兵曾在拿破仑军中作战，现在和勒万、科夫一样在为路易－菲力浦效劳。



"豪华本！反正由纳税人出钱。"科夫说。"我敢打赌，这是政府出的小册子。"

"嘿！真的，是咱们出的，"勒万说，"正是咱们在布卢瓦丢掉的那本；就是托尔拜的那本嘛。"

他们又回过头去看布科·德·塞朗维尔发表在《环球报》上曾经使他大出风头的那些文章。

"等一下我们就要见到这个变节分子。"勒万说。

"关于他的人品，我不同意你这样说。你对一八二九年自由派的学说不见得比对当今关于所谓秩序、社会和平、稳定的名言更相信吧。在拿破仑手下，他要是当上军官的话，也许早就被杀死，怎么也活不到今天。那时的虚伪比今天的虚伪即一八〇九年的虚伪比一八三四年的虚伪唯一有利的地方，就是在拿破仑统治下虚伪也逃不过英勇效命这一点，英勇效命这种品格在战争时期绝对容不得虚伪。"

"因为目的是高尚而伟大的。"

"那要看拿破仑。你叫红衣主教德·黎塞留登上法兰西王位试试看。至于布科的平庸无能，以及他叫宪兵化装成便衣那种热情劲儿，大概都是带有某种实用目的的。这班可怜的省长之所以不幸，就因为他们今天干的这一行只要具备下诺曼底一个检察官的品性就够了。[1]"

"一个下诺曼底的检察官接收了一个帝国，后来又把它转卖给和他串通一气的骗子。"

勒万和科夫就在这种格调甚高而又真正带有哲理味的气势下同时完全撇开爱与憎，完全把法国人看作是处在国家财政预算掌权人支配下的机器，用这样的眼光审视着十九世纪的法国人——在这种气势下，走进冈城省政府。

一个在外省难得看到的、服装穿得极其讲究的听差，把他们引进一间华美的大厅。王族所有成员的油画肖像挂满了房间四周，仿佛巴黎某处最华贵的府邸整个儿给搬到这里来了。

"这个变节的家伙要叫咱们在这里等他十分钟。你是什么等级，他

---

① 诺曼底人喜讼，所以恶讼师也很出名。下诺曼底的检察官司汤达指的是法王路易－菲力浦。

自己又是什么等级，他目前必须注意的首要事务是什么，都得审查一下，规矩如此。”

“我正好把他写的那本十八开本的文集带来了。如果他要我们在这里等待五分钟以上的工夫，那么，他就会看到我正在埋头读他的作品。”

这两位先生站在壁炉前烤火，勒万一看钟，等了五分钟，人还不出来。他就坐到一张背朝着门口的靠背椅上，手里拿着那本十八开本红封面小册子，继续和科夫闲谈。

一听到门外有轻微的响动，勒万立刻就装出注意阅读小册子的样子。一扇门给推了开来。科夫正好背朝着壁炉，眼看这两个自命不凡的人就要见面了，觉得煞是有趣。他看见一个又小、又细、又扁、又时髦的人走了进来；这人一大早就穿一条紧身黑裤，那长统袜把他的小腿轮廓刻划得清清楚楚，这可以说是他这个省里一双最细瘦的小腿。德·塞朗维尔先生走进门来，过了要命的四五秒钟，勒万才把那本小册子收到衣袋里去；德·塞朗维尔先生看到小册子，脸唰地一下变得像红葡萄酒那样的深红颜色。科夫看见他的嘴巴抿得紧紧的。

科夫发现勒万态度冷冷的，简直像军人那么单调而平淡，又带点揶揄的味道。

科夫想：“真奇怪，军装没穿上多久，就在法国人的性格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你看他，本质上是个好孩子，只当过几天兵，那哪里谈得上是当兵，不过半年工夫，他的生活，他的腿，他的胳膊，好像都在表示：我是军人，我是军人。高卢人本是古代最英勇善战的民族，这也难怪。这些人喜欢自己身上带上军人的标记，这就会引得他们神魂颠倒，军人标记也曾在他们身上激发起某些美德，他们也从来没有违背过这些美德。”

这边，科夫头脑里进行着这种哲学式的思考，也许由于他出身寒微，对此又总是摆脱不掉，所以心上总有点妒意；那边，勒万和省长关于选举问题的谈话早已逐步深入。

身材短小的省长，慢条斯理地说着，说起话来还喜欢做作地讲些漂亮文辞。他显然在控制着自己。当他谈到他的政敌的时候，一双小眼睛寒光闪闪，嘴巴紧紧绷在牙齿外面。

科夫暗中想道：“要么是我完全弄错了，要么这确实是一副凶残险

恶的面孔。真可笑，"科夫又对自己这样说，"特别当他反复不停地讲麦罗贝尔先生讲到'先生'这两个字的时候，更加可笑。在这一点上，他很可能是一个凶狠狂热的人。要是他把那个麦罗贝尔抓住，照他的意思送交卡隆上校搞的那种军事委员会的话，瞧他那神气，我看非把麦罗贝尔毙了不可。——看到那本红皮小册子，他那个政治灵魂就兜底翻滚沸腾，这也是非常可能的。"（这时省长正好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我是一个政治家的话。"）科夫想："你这个自负的家伙，真有意思，你居然还想做一个政治家。幸而哥萨克骑兵没有征服法兰西，否则我们这些政治家就都成了福克斯[1]或皮尔[2]一流人物，像福克斯那样的汤姆·琼斯，或者像皮尔先生的布莱菲尔，而你德·塞朗维尔先生至多不过是一个掌礼大臣，或者贵族院的掌玺官。"

显而易见，德·塞朗维尔先生对待勒万先生的态度十分冷淡。

科夫想道："他把勒万当作一个死对头看待。这个个子矮小而自命不凡的家伙有三十二三岁。的确，那个勒万也不差：不冷不热，上等人有礼貌的讥诮意味也不缺少；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让它冷冷淡淡，丝毫不带朋友间那种殷勤热切的口吻，同时又抓住自己的思想。"

"省长先生，把你的选举统计表给我一份好吗？"

德·塞朗维尔先生显然犹豫了一下，随后说道：

"我都记得，不过还没有写成书面材料。"

"科夫先生是我这次执行使命的助理……"

勒万把科夫的身份重复说了几次，他觉得省长先生对科夫不怎么放在眼里。

"……科夫先生也许带了铅笔吧，如果你准许的话，就请他把数字记下来，当然，如果你愿意把数字告诉我们的话。"

最后这几个字含有讥诮意味，德·塞朗维尔不会听不出来。科夫摆出一种带有挑衅性的毫无表情的冷漠态度把查案官俄罗斯皮制的公文包里文具匣的销子打开，这时德·塞朗维尔先生脸上显出不安的神色。

---

① 福克斯（1749—1806），英国辉格党下院领袖，外交大臣。

② 皮尔（1788—1850），英国首相，保守党创始人。

"咱们两个非把这小个子的家伙整一整不可。尽可能长时间把他缠在这令人愉快的处境之中，这由我来办。"

文具匣摆好，然后把桌子布置妥当，用去整整一分半钟，这中间勒万冷冷地一言不发，默然端坐。

"现在他那军人派头盖过他的文官派头。"科夫暗自想道。

他舒舒服服地安排好了，等着动笔。

"如果你认为适当，就请把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我们此刻就可以记录。"

"当然，当然，"身个儿窄窄小小的省长说。

"重复，不良习惯，"苛刻的科夫心里在想。

于是省长开始说话，可是不等人记录……

勒万想："这人也有他的独到之处，居然有外交官的脾气。他和黎格堡不同，那种资产阶级派头较少，但他的事情能办得成功吗？这家伙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如何在他的客厅摆出一副省长面孔上，那又怎会留心他省长的职务和选举工作的领导呢？这扁扁的脑袋瓜，额头这么低，那里面的脑浆又要顾及他的职务，又要摆出自命不凡的派头，顶用吗？我怀疑。Videbimus infra.[①]"

勒万现在也可以亲自证实，他和这个矮小的吹毛求疵的省长正好棋逢对手，在这出尔虞我诈的戏里，他必须加意小心，因为他自己也要扮演一个角色[②]。这恰恰是他这次承担的使命中第一次给他带来的乐趣，也是在布卢瓦被砸了一身污泥造成的剧烈痛苦第一次得到的补偿。

省长两腿挟得紧紧地坐在勒万对面一动不动，只见他嘴里说着，科夫一旁在记：

登记选民	1280
可能出席投票人数	900
立宪派候选人高南先生	400
德·麦罗贝尔先生	500

① 拉丁文："我们将会在下面见到。"

② 也许这一页把他写得太深沉、太老练？（司汤达原注）

关于构成这两人选票总数四百和五百之间的不同的详情，省长先生什么都不讲，勒万断定再往下追问具体情况恐怕不相宜。

德·塞朗维尔接着表示歉意，只能请他们住在省府他手下工人住处的楼上，他说工人不让他把更相宜的房间拿出来。他还说明天将设晚宴为两位先生接风。

三位先生就这样冷冰冰地分手了。这冷漠不可能再冷，否则就不免显得过于外露了。

勒万[1]刚刚走到街上，就高兴地对科夫说：

“此人不像黎格堡那么讨厌，原因是，他一心要演好他的角色，因而第一次就要把布卢瓦那种防御战移到次要地位上去，移到二线去。”

“你非常像一个当政者。也就是说，甘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废话说得既漂亮得体，又空空洞洞。”

“所以你提问题提得毫不含糊，回答却是该死的泛泛之谈，关于冈城选举的情况长篇大论地讲了一个小时，不及德·黎格堡先生只讲了一刻钟。”

“把德·塞朗维尔先生同一个和厨娘算小菜账的资产者黎格堡相提并论，他当然不会接受。相对而言，他倒让人觉得舒服，一点也不可笑，他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他自己的多疑和恶意，就像我父亲说过的那样。我敢打赌，他事情办得一定不如歇尔省省长办得好。”

“这个畜生比起那个黎格堡来很会做表面文章，”科夫说，“但是，如何运用得好，可能还差得远。”

“我几次发现，特别当他谈起麦罗贝尔先生来，满脸都是凶狠尖刻，这就是红皮小册子收的那些文章唯一活力的所在。”

“这会不会是一个阴险的顽固分子，一心要动手去干，一心要搞阴谋，总要叫人感觉到他的权力？他总闹别扭，弄得人们鸡犬不宁，会不会用这一手来为他的野心服务，就像他过去在攻击他的敌人的文字中

---

① 在一个像莫里哀、莎士比亚和德·雷兹红衣主教的人看来，他是可笑的。但是在大多数沾沾自喜的人看来，他并不可笑，不能引他们发笑的人，当然不能说是可笑的。（司汤达原注）

所施展的那套手法一样?”

“不如说是一个喜欢自吹自擂、喜欢攻击别人的诡辩家,因为他自以为能言善辩。这家伙在议院某个委员会里说不定果真凶得很,在那些乡下的公证人看来,可能他真是一个米拉波[①]。”[②]

两位先生从省府走出来,了解到巴黎的驿车在夜里出发。因此他们高高兴兴地到城里逛去了。外省市民通常不慌不忙的步伐现在似乎让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件给弄得紧张起来,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这些人本来那种迟钝麻木的样子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了,”勒万说。

“你看吧,选举搞上三四十年,外省人就不那么笨头笨脑了。”

城里还保存着在利勒博讷地方[③]发现的罗马时代的古物。这两位先生看到一具圣体匣,上面雕有伊特鲁里亚客迈拉像[④],因时代湮远霉绿斑斓,轮廓几乎不能辨认。他们对它的古远年代争论了好久。据图书馆管理员说,圣体匣年代距今有两千七百年。正在这时,忽见一位彬彬有礼的先生朝这两位先生走来。

“二位先生,我在你们还没有认识我之前就冒昧地前来和你们说话,请多多原谅。我是法里将军身边的听差,将军在旅馆里恭候二位已有一个钟点,将军请二位先生原谅他来通知你们一下。不过法里将军要我前来把他亲口说的话告诉二位先生,他说:时间十分紧迫。”

“我们这就跟你去。”勒万说。“你看,这真是一个叫我羡慕的贴身听差。”

科夫说:“是呀,如果可以说‘有其主必有其仆’的话。事实上,我们肩负的使命是建设现在,刚才我们可真幼稚,竟研究起古物来了。也许

---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著名的演说家,著有《论暴政》。

② 这对勒万来说,是相当深沉的了。(司汤达原注)

③ 利勒博讷,法国西北部上诺曼底地区塞纳滨海省古城镇,位于勒阿弗尔东南、塞纳河北岸;公元2世纪罗马人统治时期就有公共浴池和大剧院,现仍留有许多罗马时代的古物。

④ 伊特鲁里亚,意大利中西部古国。客迈拉(Chimère),希腊神话中的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

我们这种举动针对塞朗维尔省政府那种傲慢派头不免有点过激。不过你的军人的傲慢派头(如果你同意我用这个字眼的话),却把他那种派头给压垮了。"

这两位先生看到他们所住旅馆的大门口布置了相当多的宪兵;在客厅里,他们又看到一个五十多岁、满面红光的男人;那样子真有点像乡下人,不过目光炯炯,态度和蔼,举止表现与眼色神情倒很一致。此人就是本省驻军师部司令官法里将军。他干过五年龙骑兵,仍然保持一般平民的举止作风,所以现在也很难有什么真正彬彬有礼的风度,看来他是通情达理的,对某些事务也不乏自己的见解。科夫发现他那军人的傲慢派头非常道地,两臂双腿的动作简直跟一般才智之士一模一样。他主张选政府雇用的小册子作家高南先生,不选麦罗贝尔先生,从他这种热诚中,倒也看不出有什么恶意,有什么个人恩怨。他谈起麦罗贝尔先生,就像谈起他包围下的某城市的司令官、一位普鲁士将领一样。法里将军说起话来照顾到方方面面的人,也不忽视省长;不过,可以明显看出,他也仍然逃不脱这样一条法则:省长和将军天生是死对头,省长在地方上说了算,要怎样便怎样,将军所辖至多不过那么十二位高级军官,如此而已。

法里将军收到勒万刚刚到达时给他送去的部长的那封信之后,就到处找勒万。

"你们刚才在省政府里。我要对你们坦白地说,对于我们的选举,我简直急得浑身发抖啦。投麦罗贝尔先生的五百票,确是劲敌,他们都信心十足,还可能再扩大他们的势力。我们的四百票,无声无息、沉闷得很。先生们,我爽爽快快对你们说话,因为我们正处在战斗的时刻,任何拐弯抹角都没有好处,只会把事情搞糟,我发现我们选举人都被自己的任务害得抬不起头来。麦罗贝尔这个魔鬼在社交方面是最体面的一个人物,很有钱,很会笼络人。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除了这一回,他真的叫那本黑皮小册子给逼得走投无路了……"

"哪一本小册子?"

"怎么?先生,省长没有送你一本,那个黑皮纸封面的?"

"这倒是一个新闻,将军,你给我搞一本,我将非常感谢你。"

"你看。"

"怎么,是省长写的小册子!他没有接到电报打来的命令?不是说省印刷所一本小册子也不许印吗?"

"德·塞朗维尔先生说这个命令他不能服从,他可以负责。这本小册子可能太毒了点儿,前天才开始散发,先生们,我不能隐瞒不说,小册子造成的影响坏透了。至少,我是这样看的。"

勒万在部长办公室曾见到这本小册子的原稿,也曾匆匆看过一遍。看原稿总不那么真切清楚,即使这样,针对麦罗贝尔先生的讥嘲讽刺以至造谣诬蔑,他也觉写得过分凶恶。

"上帝呀!"勒万一面读小册子,一面叫道;那声音与其说发自一个被错误的做法所激怒的选举专员之口,不如说是一个正直的人在感情受到伤害时所发出的惊呼。

"上帝呀!"他终于说话了,一边还在读着。"选举后天就要举行!麦罗贝尔先生在地方上仍然受到普遍尊敬!这样一来,本来漠然视之的正直人士,甚至本来胆小怕事的人也必然要采取行动。"

将军说:"我担心这本小册子反而会让他捞到四十票。就他而言,只能这么看问题。如果国王政府不打算排除他的话,除去我这一票和激烈的耶稣会派十二或十五票以外,他会把所有的选票都拿到手。"

"他这个人至少是既固执又吝啬的吧?"勒万问。"这里有人控告他说只有请初级法院推事吃饭,才能把官司打赢。"

"人倒是极大方的。打官司他是打过几回,因为咱们毕竟在诺曼底嘛,"将军说;"打官司他总是胜诉,因为他性格坚强果断。大约两年前,有一个寡妇为她死去的丈夫早先一场不公正的官司被判了一笔罚金,他就把这笔钱当作一种施与白白送给这个寡妇,这件事全省都知道。麦罗贝尔先生的收入还不止六万利弗尔,几乎每年他都有遗产继承,大约一万二到一万五利弗尔进项。他有七八个叔伯,都阔得很,而且都没有结过婚。他可一点也不像大多数慈善人士那么傻。他在本地大概有四十处产业,都由农户经营,他使他们的收益都翻了一番。他说,他这是为了让农户都像商人那样养成善于利用资金的习惯,他说,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谈不上经营农业。有一家农户向麦罗贝尔先生证实,他老婆孩子和他自己吃喝下来,一年还多赚了五百法郎;麦罗贝尔先生照样把这笔五百法郎的款子放给他,十年内偿还,不取利息。他还把大约一百

户小企业主所得利润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发放给他们。他曾经担任临时省政府的参政官，领导过省府工作，在一八一四年外国人占领期间[1]，他出面主持地方事务。他还曾经顶住一个蛮不讲理的上校，亲自拿起手枪，把他从省府赶走。总之，这简直是一个完人哪。"

"德·塞朗维尔先生对我一个字也没有说起嘛。"

他又把那本小册子匆匆看了几句。

"伟大的上帝呀！这本小册子可真把咱们给毁了。"他的两条胳膊僵僵地垂落下来。"将军，你说得有道理，我们的战斗刚刚开始，很可能溃不成军。科夫先生和我，尽管我们没能荣幸地及早认识你，但我们依然要求你在我们停留在这里的三天内，直到最后投票选举麦罗贝尔先生和政府之间决定胜负之前，对我们完全信任。我手里掌握了十万埃居现款，我有七八个职位准备给予有关人士，需要撤职的不论多少我都可以打电报回去提出要求。将军，这是我接到的特殊指示，是我为自己记录下来的，我信任你，请你看一看。"

法里将军慢慢地仔仔细细地看那指示。

随后，他说道："勒万先生，有关选举的事，对你我决不保密，就像你对我不保密一样。可惜，为时已晚。如果你早两个月来，如果省长先生同意少写多说的话，也许我们还能把那些胆小观望的人争取过来。这里有钱的人并不怎么看重国王政府，而且对共和制度也非常害怕。尼禄也好，卡利古拉[2]也好，魔鬼也好，谁来统治都行，他们都支持，就因为怕共和制，共和制不打算按照我们当前的意向进行统治，它企图重新改造我们，再造法兰西民族性格，势必非要卡里埃和约瑟夫·勒崩[3]这样的人出来主政不可。所以我们有把握从有钱人那里得到三百票；也可能三百五十票，那就需要把耶稣会派三十票和企业主十五或二十票加上去，这是些患肺病的青年或笃信宗教的老人，他们是遵照主教大人的命令投票的，而主教本人和亨利第五党委员会又是有约在先的。

---

[1] 指1814年拿破仑战败第一次退位，反法联军侵占法国。

[2] 尼禄(37—68)、卡利古拉(12—41)，二人均系古罗马暴君。

[3] 卡里埃(1756—1794)，法国大革命时著名国民公会派人物，死于断头台。约瑟夫·勒崩(1765—1795)，也是国民公会派，后被处决。这两个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均以严格坚持革命原则而不能见容于时。

“本省有三十三四位坚定不移的共和党人。问题如果涉及投君主政体还是投共和政体的票，那么，九百票当中我们就会得到八百六十票对四十票的多数。人们希望《论坛报》不要再搞第一百零四次的讼案了，特别是国王政府也不要再叫我们民族在外国人面前蒙受耻辱。麦罗贝尔先生一派人所希望的五百票，其来由就在于此。

“两个月来，我总在想：麦罗贝尔先生稳拿的票数不会超过三百五十到三百八十票。我推测省长先生在他那一轮投票中能拿到一百票还难确定，特别是在R县，R县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一条通到D县的公路的问题……省长个人的威望是完全谈不上的。他讲话讲得非常之好，但缺乏坦率，他同一个下诺曼底人谈上半个小时还不能打动人家。他甚至对待他的警察局特派员也是吓人的，尽管那些特派员在他面前总是低声下气地奉承。其中有一位，一个该关进监牢的倒霉蛋（说不定已经给关进牢里去了），德·圣××先生，一个月以前曾经发过一次脾气，后来向省长申诉了他的情况，把真情证明给他看，他说的那些话就请允许我不去重复吧。你看，德·塞朗维尔先生是一点威信也没有的，他只知埋头弄他那一套公文，发出一些气势汹汹的公函去压各个市长。依照我的意见（确实，我没有做过官，只指挥过军队，只相信经过实践检验的智慧），总之，依照我的意见，德·塞朗维尔先生笔头很行，但是过于滥用行政文牍。我认识不下四十位市长，他们的姓名我可以开列出一个名单来送呈部长，这些市长简直叫这种无休无止的威胁给气疯了。

“他们说：‘好吧，且看结局怎样吧！他的选举一定要落空。好呀！太好了：他要调走了，那我们就要得到解放了。我们真是受够了。’

“博迪耶先生是某个大市镇的市长，胆小怕事，却掌握了九个选举人，省长的公文以及有人找他了解情况的性质可把他吓坏了，他甚至自以为得了痛风症。他已有五天不敢出门，扬言说他已经卧床不起。可是礼拜天早晨六点钟天刚亮，他就到教堂去做弥撒了。

“总之，省长先生在他那一轮选举中把十五到二十位选举人吓得不敢动了，又至少得罪了一百位选举人，这些人希望一位昏君也能遵守宪章正确无误地统治国家，这一百人本来我是把它加在那没有问题的三百六十票上头的。那么，总数就有四百六十票了。所以，麦罗贝尔先生的票数也就出来了，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微弱多数。”

将军、勒万和科夫三人在票数问题上讨论了很久，而且以不同方式反复斟酌了多次。算来算去，麦罗贝尔先生至少还是那四百五十票，选民团总数九百票中只有唯一一票构成多数。

“主教大人总该有一位信得过的代理主教。送一万法郎给这位代理主教怎么样？……”

“他这人很随和，一心想当主教。另一方面，他恐怕还是要做个正派人的吧，也许这不是不可能的事。看来正是这样。”

第五十二章

“嗬，好大的太阳，”法里将军一走出门去，勒万就对科夫这样说；“才一点半钟，我想给部长发一个电报。事实真相最好让他知道。”

“你光为他卖力，可对你自己却不知用力。这可不是讨好的办法。这个事实真相是叫人不快的。弄到最后麦罗贝尔先生如果没有当选，在宫廷上人家对你会怎么看？”

“真的，骨子里这可真是够卑鄙的，表面上我也不肯做一个坏蛋。我这样对待德·韦兹先生，就好像我希望别人也这样对待我似的。”

他拟好电报稿，科夫看了看，给他删掉三个字，另换上一个字，同意发出。

勒万一人走出去，到了省政府，来到楼上，到了电报局。他请电报局局长拉莫尔特先生给他看看有关规章，要求他立即把电报打出去。局长显出为难的样子，说了几句什么话。

勒万不停地看表，很怕冬天雾气迷漫；说到最后，他只好直截了当地讲了几句硬话。办事员委婉地表示最好去问问省长看。

省长很不高兴地来了，把勒万的证件看了又看，最后还是和他的雇员一样。这样搞了三刻钟，勒万很不耐烦，说：

“先生，请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先生，我一直是尽量做到明确嘛，”省长不高兴地回答说。

“先生，把我的电报发掉吧，行吗？”

"先生，我想，是不是可以看看这封电报……"

"你要我等待明白确切的答复，等了三刻钟，先生，现在你还是不想作出明确的答复。"

"先生，我看，这样的说法未免近于……"

省长说到这里，脸也变得煞白了。

"先生，说话兜来兜去，我是接受不了的。一天就要过去了，你这里再三拖延，不置可否，对我无异于一个否定的回答，只是你不敢直接说一个'不'字罢了。"

"先生，不敢！……"

"先生，你到底想不想把我的电报发出去？"

"哼！先生，到此刻为止，我还是卡尔瓦多斯省省长，那么，好吧，我回答你：不发。"

"不发"这两个字是一个生了气的迂夫子一怒之下说出口的。

"先生，十分荣幸，我马上就把我的问题写个书面材料给你，希望你也敢于给我一个书面回答，我要马上派个信使给部长送信。"

"一个信使！一个信使！你休想得到马匹，休想找到信使，护照也没有。先生，要过某某某桥，没有我签字的带有特殊标志的护照谁也过不去，你知道吗？"

"好啊！省长先生，"勒万故意一字一顿地说，"就好像政府不存在似的，你竟然拒不服从内政部。我要给将军捎个信，要他逮捕你。"

"逮捕我，见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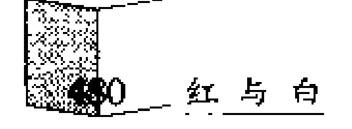
小个子省长冲着勒万扑了过去，勒万忙抓起一把椅子，把他挡在三步之外。

"省长先生，这样的话，你就得挨揍，然后就给抓起来。这我不知你是否满意。"

"先生，你欺人太甚，你可非得解释清楚不可。"

"先生，你的确需要我来给你解释解释清楚。现在，我只能告诉你：我彻底地蔑视你；至于我赏脸答应拿剑与你相见，对不起，那要等到麦罗贝尔选举后一天再说。先生，十分荣幸，我会把正式的书面文件给你送去；同时，我还会把我的意思告诉将军。"

听这样一说，省长简直气得无法控制自己了。



"将军如果遵守陆军部的指令(这我是毫不怀疑的),那么,你就被捕了,至于我,电报局我就强行征用。如果将军认为不应该给我支援,那么,先生,随你的便,你就让麦罗贝尔当选吧,我就回巴黎去。某某某桥我一定要过,不论在巴黎还是在这里,我都准备好了,我想再一次对你的才能和人品表示敬意。先生,那就再见吧。"

勒万转身要走,这时正好外面有人猛力敲门,他就走去开门,这门是德·塞朗维尔先生在他们谈话开始激化的时候把插销销上的。他把门打开来。

"电报,"拉莫尔特先生说,他就是方才让勒万白白浪费半个小时的那个电报局长。

"拿来,"省长说,态度极其傲慢,毫无礼貌可言。

倒霉的局长一下不知所措,站在那里发僵。他知道省长这人性子极为狂暴,而且从不忘记报复。

"拿来呀,真见鬼!"省长又说。

"是勒万先生的电报,"电报局长说,声音小得听也听不清。

"好吧,先生!你是省长,"德·塞朗维尔先生苦笑着说,牙也露出来了。"我把这个位子让给你。"

他猛力推门,震得办公室都晃动起来,走了出去。

"他那嘴脸活像是野兽,"勒万心中想道。

"先生,请把这封可怕的电报给我吧!"

"在这里,先生。不过,省长先生一定会告发我。请先生支持我。"

勒万看电报:

"勒万先生负责选举事宜的最高领导。小册子严加查禁。即请电复。"

勒万说:"我的复电:

"'情况愈趋恶化。麦罗贝尔先生至少可获十票多数。与省长争执不下。'

"立刻把复电发出,"他把这三行电文写好,交给电报局长,对他说:"先生,我不得不遗憾地把情况告诉你,情况是严重的。我并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但是,为你的利益着想,我有言在先:如果这份电报今夜不能发到巴黎,或者,这里有谁知道了电报的内容,我明天就发电要求撤掉

你的职务。"

"啊！先生，我的热忱和谨慎……"

"我要在明天对你作出判断。快去吧，先生，别浪费时间。"

电报局长走了。勒万四下里环顾了一番，紧接着，就放声狂笑。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面对着省长的桌子，省长的一块手帕还放在桌上，省长的鼻烟盒还开着，也放在桌上，省长所有的文件也摊在桌上。

"我真像个强盗……一点也不带虚荣心，我比这个小个头的学究可要冷静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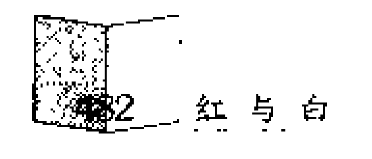
他走去推开门，唤来一个传达员，就叫他站在门边等着，让门打开，别关上，勒万于是坐到省长的桌前，提笔写了起来。他坐的地方是背对着壁炉的那一边，这样就让人家觉得他并不在看桌上摊开的公文。他给德·塞朗维尔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

> 先生，如果你信任我的话，那么，对于一小时前发生的事情，可视同并未发生一般，直至选举完成次日为止。至于我，对此不快之事将不告诉本城任何人。
>
> 专此……
>
> 勒万

勒万又取出一张省府正式信笺，写道：

> 省长先生：
>
> 我将于两小时后，即今晚七时，派出信使前往巴黎晋见内政部部长先生阁下。我荣幸地向你请求签发护照，并请于六时半前派人送下。护照上请加注必要标志，俾信使经某某某桥时不致滞留。信使将持函自我处前来省府尊处，大函即请交信使一并兼程带往巴黎。
>
> 专此……
>
> 勒万

勒万叫站在门前的传达员进来，传达员脸吓得煞白，像个死人一



样。勒万把两封信封好，对传达员说：

"这两封信给省长先生送去。"

"德·塞朗维尔先生还是省长吗？"传达员问。

"把信给省长先生送去。"勒万神色冷冷而威风凛凛地离开省政府而去。

勒万把他威胁省长说要逮捕他的事讲给科夫听，科夫说："天哪，你这么干简直像个小孩。"

"我并不这样看。首先，我确实一点也没有发怒，至于我该怎么做当时我也曾反复考虑过。阻止麦罗贝尔先生当选的唯一办法就是请德·塞朗维尔先生让路，由一位省政府参事暂代。部长交代过，只要麦罗贝尔先生不在议会和他见面，就是花五十万法郎也在所不惜。请掂掂这句话的分量，现在就得让钱来做结论。"

这时将军来了。

"我给你送来我的报告。"

"将军，你愿意和我一起上旅馆去吃晚饭吗？我要派一个信使去巴黎，我想请你对我讲的有关现状给予指正。我觉得，这里的事实真相最好让部长了解了解。"

将军用非常奇怪的样子望着勒万，意思似乎是说：

"你年纪太轻了，不然就是你在拿你的前途当儿戏[①]。"

后来，他冷冷地说：

"先生，你要明白，在巴黎他们是不愿意看到事实真相的。"

"你看这份电报，"勒万说，"这是我刚才收到的。我在回电中说：'麦罗贝尔先生至少可获十票多数，情况愈趋恶化。'"

大家坐下来吃饭。科夫先生表示：满脑子装着电报，他吃不下去，他宁可把信写好再吃饭。

将军说："你的信使动身之前，我们还有时间，不妨征求一下有关选举事务中专门协助我的两位警察局长和一位军官的意见，听听他们怎么说。我也可能搞错，我可不愿意你们完全地照我的看法去考虑问题。"

---

① 在现实中，勒万是照着大官僚的派头行事的。（司汤达原注）

这时，有人通报说法院院长多尼·德·昂热尔先生来了。

"这是什么人?"

"这是个饶舌得叫人受不了的家伙，对人家要做的事情一开口就是长篇大论，而且往往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人其实是个脚踏两条船的角色。他和教士过从甚密，教士在这个省里是抱敌对态度的。他一定会害得你把宝贵时间白白浪费掉。可你的信使从这里到巴黎得二十七个小时，如果你一定要派信使去，我劝你别这么急，至于派信使这件事，我劝你别这么干。我建议你无论如何先把多尼·德·昂热尔院长先生打发掉，叫他今晚十点钟或者明天上午再来。"

事情就这么办了。这两个人谈起来虽然诚恳真挚，十分投机，但这顿晚饭却吃得冷冷清清，非常严肃，终于草草结束。吃末道菜的时候，两位警察局长来了，接着有个名叫梅尼埃尔的小个子上尉也来了，这个梅尼埃尔和另外两个人一样，都是鬼头鬼脑的人物，梅尼埃尔更是一门心思想从这次选举中捞一枚十字勋章。

"咱们出色的行动就在此一举啊，"他对勒万说。

最后信使在七点半钟急忙动身走了，带着呈送德·韦兹伯爵先生的选举统计表和三十页的详细报告。勒万在另外一封信中把他和省长的争执作了具体的记述。勒万把他们两人的对话原原本本地作了报告，就像是速记下来的一样。

九点钟，将军又来到勒万的住处，送来里塞县刚到的报告，他告诉勒万说六点钟刚过省长也派出信使前往巴黎，因此省长的信使比勒万派出的信使提前一个半钟头。将军的意思是说：勒万派出的信使也许并不想急忙赶上他的同伴。

"将军，明天上午请你陪我到城里五十位最值得拜见的公民家里去走一走，你看是不是妥当？这一步弄得不好当然可能成为笑柄，但这一步要是能给咱们多争取哪怕两票，也是一个收获。"

"先生，不论陪你到哪里去，我都欣然从命；不过，省长……"

将军和勒万对如何妥善对付这位最高官员的病态的虚荣心，讨论了很久，最后商定各自给省长写一封信。法里将军热忱、坦率而又主动。他们当场就写了，然后叫将军的听差把两封信送到省府去。省长把听差叫了进去，盘问了半天；勒万和将军的联盟简直使他绝望了。对

这两封信他分别写了回信，声言他身体很不舒服，已卧床不起。

第二天的拜访活动已经商妥，访问对象的名单也定了下来。又把梅尼埃尔上尉叫来，让他到隔壁房间去把明天准备拜访的先生一一作了简要的介绍，由科夫记录下来。将军和勒万两人都沉默不语，在房间里踱方步，苦苦思索摆脱困境的办法。

"部长不可能给我们任何支援：因为来不及了。"

接下来又是沉默。

"我的将军，当一场战斗已有四分之三败了下来，毫无疑问，在这种时刻，你依然会坚持让一个团冒险往上冲。我们现在的处境，也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好损失的呢？根据甲塞县的最新报告，那里已经毫无希望。我们有不止二十位朋友要投麦罗贝尔先生的票，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德·塞朗维尔省长甩掉。处在这种毫无希望的情况下，难道不能去找正统派王党的头头勒卡尼先生想想办法？"

将军一听这话，立刻停下脚步站在客厅当中，一动也不动。勒万继续说道：

"我要对他说：'请把你的选举人告诉我，我要设法使他们中间有个人当选；我要把政府掌握的三百四十票都给他。你能不能或者肯不肯派出专人通知一百位住在乡下的绅士？有了这一百票，再加上我们已经掌握的选票，我们就能把麦罗贝尔先生挤下去。'将军，在议会里多个把正统派王党又有什么关系？首先，不管你是不说话的笨蛋，还是说话没人听的讨厌的家伙，毕竟是一百对一嘛。就算他具备贝里耶先生[①]那样的才气，这个党也没什么危险，他只代表他自己，至多不过代表十万或十五万有钱的法国人说话罢了。如果部长的意思我已心领神会的话，那意思就是十个正统王党也比哪怕一个麦罗贝尔好得多，这个麦罗贝尔很可能是诺曼底四省所有小企业主的代表。"

将军在那里踱来踱去，很久连一句答话也没有。

最后，他开口说："这也是个主意。不过，对你来说，这个想法带有危险性。部长离开我们这里的战场有八十里路之遥，他会骂你的。一

---

① 贝里耶(1790—1868)，法国政治家，保王党人，以演说著名，七月王朝治下是议会中正统派王党代言人。

位部长，事情没有办成功，找个人来骂一骂，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他巴不得抓到出主意的人好推卸责任。先生，我不想问你和德·韦兹伯爵先生是什么关系……不过，先生，我已是六十一岁的人，可以算得上是你的父辈了……请允许我把我的思想坦率地说出来……就算你是部长的少爷，你提出的这个走极端的主张，对你也是危险的。至于我嘛，先生，这本来就不是作战行动，我扮演的角色只是在第二线，甚至第三线。"

将军又笑着补充说："我不是部长的儿子，可是你让我不得不对你曾经和我谈过的这个与正统派王党结成联盟的计划避而不谈，这是你施惠于我了。如果这次选举搞糟了，那就难免有人要遭到严厉责备，所以，我不如就这么保持不左不右的态度吧。"

勒万这时暗想："部长从前在两三个省里做过省长，也搞过选举，在给我指示前，对外省的情况他一清二楚，同样，对宫廷方面的意图他也了如指掌，可他对我却讳莫如深，只是对我说：你去办理，你去下达指示。而我呢，在这样的职务中完全是个生手。他是不是怕受牵连？是不是存心要把我牵连进去？"

勒万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任何人都不会知道我对你讲过这个想法，等一下你走的时候，我可以交给你一封信，作为这件事的凭证。我少不更事，你对我关怀备至，我真诚地感谢你，就像你对我的一番好意是真诚的一样；不过，我也要坦白地对你说，除了使选举圆满成功之外，我别无他求。对我来说，任何个人考虑都在其次。我希望不要采取把谁撤职这样激烈的手段，我不想使用卑鄙的方式，此外，只要能把事情办成功，我什么都可以牺牲。我到冈城不过十个小时，在这里我什么人都不认识，省长不肯帮忙，反把我当敌人来对待。倘若德·韦兹先生愿意公正地看问题的话，他是会考虑到这一切的。他会不会把这一切看成是我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我如有过这样的顾虑，那我是决不会原谅自己的。我看这比卑鄙还要卑鄙。

"这些话说清楚之后，我的将军，对于我在山穷水尽的处境下所采取的这个特殊措施，你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等一会儿我有幸准备交给你的书面文件可以作为凭证，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你是否愿意再向我提供些建议（这个地方的情况你是非常了解的），或者说，你是否真的准备迫使我只好单单依靠这两位警察局长（这两位局长无疑是准备

把我出卖给正统派王党的，正如同出卖给共和党一样)？"

"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战斗部署已经决定，你对我说：'将军，我准备和正统派王党结成联盟，我得到的命令是：宁可让议会有一个顽固或精明的正统派王党议员，也不能让议员们看到有一个麦罗贝尔先生。'对你我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否，因为这里既不存在战争，也不存在对叛乱采取行动的问题。我也没有提请你考虑旺代附近地区采取这类步骤引起了什么可怕的后果，在这个地方即使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贵族也是决不接待本省最高行政官员的。你对我说：'先生，我是一个新来乍到的客人，请给予指导。'这个嘛，当然，同意。是不是就因为这个缘故，你心怀一片好意，竟要写个字据给我？"

"正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查案官先生，我的回答是：'我不能对你要采取的步骤表示意见，不过，在施行过程中，对此当然要由你一个人负责，你如有问题要向我提出，我是准备回答的。'"

"我的将军，刚才我们的谈话我这就去记录下来，我在上面画押签字，再把它交给你。"

"还是一式两份吧，就像一项条约那样。"

"同意。那么，采取一些什么办法展开行动？怎样才能见到勒卡尼先生而又不会让他受惊？"

法里将军考虑了几分钟。他说：

"你派人把那个要命的饶舌家多尼·德·昂热尔院长请来，为了得到十字勋章，就是吊死他的老子他也干得出。他很快就会到这里来的，也不必派人去请。我建议你让他看看你记下来的部长的那些指示，让他注意部长对你非常信任，甚至责成你自行决定直接发出指示，如此等等。多尼·德·昂热尔这人并不是一个疑神疑鬼的人，一旦相信你同部长的关系，他什么都不会拒绝你。在最近发生的一个有关报纸违法的轻罪案件中，他已经把他那个特点暴露无遗，把他那个出了名的不怀好意[1]也表演了一番，以致全城的小孩一见到他就朝着他起哄。

"何况你有求于他的不过是小事一桩：仅仅要他把你介绍给他的叔

---

[1] 出了名一词在法里看来是个很高贵的字眼。(司汤达原注)

父修道院院长多尼－狄容瓦尔先生认识认识，不过是这么一件事，多尼－狄容瓦尔院长是个稳健慎重的老头儿，按他的年纪来说，一点也不愚昧。如果法院院长和他的叔父狄容瓦尔谈得投机，狄容瓦尔就能让你见到勒卡尼先生。但在什么地方，怎么去见？说真的，我无法预测。千万注意，请提防陷阱。勒卡尼愿不愿意见你？这也是我所不能告诉你的。”

“正统派王党没有一个二把手的首脑？”

“当然有，那就是德·布隆侯爵，不过，不拖上勒卡尼先生，在重大事务中他是什么事也不肯去做的。你会看到，勒卡尼先生，个子小小的，金发，没有胡子，六十六七岁，他这个人也不知是什么道理在诺曼底被看作是最精明的人物。远在一七九二年，他也曾经是一位激烈的爱国者。所以现在，反而成了一个变节者，也就是坏透了的坏蛋那一类货色。这些大人先生以为干得还差得远呢。他的态度和蔼可亲，总之，是一个活生生的马基雅弗利。他不是有一次对我提出要做我的忏悔师吗？他打算通过王后设法给我弄一个荣誉勋位团长官勋级[1]。”

“我就去向他忏悔吧。我一定是彻头彻尾真诚坦白的。”

法里将军关于多尼－狄容瓦尔先生和勒卡尼先生讲了这一大篇话之后，问道：

“那省长怎么办呢？你打算怎么和他讲和？你准备怎样把政府那三百二十票送给勒卡尼先生？”

“我打电报要求发一个指令过来，然后再去说服省长。如果两方面都不成功，那我就只好撤退了，回家后再从巴黎汇点钱给这两位中间人，狄容瓦尔和勒卡尼，权且作为我去做过几台弥撒的花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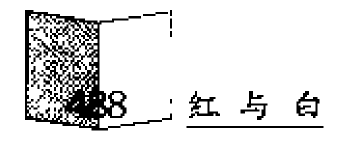
“那太辣手了，”将军说。

“否则我们就只有一败涂地。”

勒万又一次把他不该忘记的事默诵了一遍。他在十个小时内，已把二三百个人名过了目。他竟把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给得罪了，蔑

---

① 法国荣誉勋位团（Légion d'honneur）有五个勋级：一级，骑士（chevalier）；二级，军官（officier）；三级，指挥（commandeur）；四级，长官（grand officier）；五级，十字勋章（grand－croix）。此处当指四级荣誉勋位。



视他并使其感觉到他看不起他，现在他又把他的心事一五一十讲给另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听，他也许明天上午还要同诺曼底另一个精明透顶的人物打交道。

科夫对他总是说这样的话："你把许多人的姓氏和身份搞混了。"

多尼法院院长果然来了；这人骨瘦如柴，方方的脑袋，漂亮的黑眼睛，白发稀疏，鬓髯霜白，穿的鞋上各有一个很大的金搭襻。他人也许不坏，总是那么笑容可掬，看起来似乎又真诚又坦率。这是各种各样的虚伪中最虚伪的一种。勒万沉着应付。

勒万心中暗想："我这次到诺曼底来确实不虚此行。此人的先父，肯定是个普通的农民。"

勒万说："院长先生，首先，我想让你全面了解一下我奉到的指示。"

勒万谈了他同部长的关系，他父亲几百万的家财，然后按照将军的建议，就让法院院长一人一口气谈了三刻钟。

勒万心里想："这下可好，今天晚上我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院长谈得不想再谈了。他已经通过五六种方式，委婉曲折地把他应该获得十字勋章的明显道理讲明白了，他认为这个荣誉没有给他，却给了才穿了三年法官长袍的比较年轻的代理检察长，蒙受损害的并不是他法院院长，而是政府本身。院长谈到这里，于是轮到勒万说话，勒万说：

"部里对所有这些情况都了如指掌，对你应该得到怎样的名分也有所风闻。我要求你在明天七点钟把我介绍给令叔多尼－狄容瓦尔院长。我希望多尼－狄容瓦尔先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见见勒卡尼先生。"

院长一听到这么一种奇怪的引见，立时脸就变得煞白。

"他的面颊白得和他的颊髯一样，"勒万心里这样想。

勒万接下去又说："除此之外，我还奉有命令，政府的友好人士如果因我而有所破费，政府将从宽给予补偿。不过，时间十分紧迫。如果会见勒卡尼先生能提前一个小时，我可以出一百路易。"

勒万心里忖度："多使些钱，一定能让这个人更加信任我，部长一定会同意我这么办的。"

让我们从原来的故事跳过二十页，关于一个外省法官为了拿到一

枚十字勋章而搔首弄姿、丑态百出的描写，就替读者省去吧。我们非常担心法院院长替自己的忠悃热忱所作的表白与辩护，会在勒万方面造成某种情绪的反复；因为厌恶与反感几乎可以发展为恶心与呕吐。

勒万想道："不幸的法兰西啊！我没有想到这些法官竟堕落到这种地步。这个人一点也不知道自我克制。多么卑鄙恶劣、厚颜无耻！这个人，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勒万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马上开口对院长说：

"最近，听说你的法院让安那其分子[1]、共和派的人都打赢了官司……"

"唉！这我知道，"院长打断他的话，热泪几乎涌上眼眶，喉咙也哽住了。"司法部长阁下已经给我写了信来，把我给责备了一通。"

勒万颤抖了一下。

"上帝啊！"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像个绝望的人一样，暗自对自己说："我真应该辞职，赶快逃到美洲去。哎呀！这样一次旅行真该是我一生中划时代的大事。这比诬蔑人的叫骂和在布卢瓦受到的侮辱更有决定性意义。"

勒万陷入沉思之中，突然间发现多尼院长话已经说了五分钟，可是他勒万却什么也没有听进去。等他清醒过来，耳朵听见这位大法官说话的声音，却依然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

院长讲了无数具体细节，讲他如何采取各种方法，让安那其分子败诉，这许多情节看来没有一个是可信的。他抱怨他的法庭。他认为陪审员可恶可恨，陪审团是英国搞出来的制度，尽快摆脱这种东西，实在极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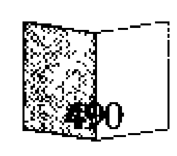
勒万心里想："这是吃一行怨一行。"

"我那一派都是胆小怕事的人，查案官先生，我那一派是由失势的胆小鬼组成的，"院长说；"他们将来终归要把政府和法国都给丢掉的。参议官杜克罗，我曾经责备他投勒费弗尔先生一个表亲的票，这人就是翁弗勒尔[2]地方自由派和安那其派的新闻记者，这个杜克罗可就没有

---

[1] 安那其分子（anarchiste），即无政府主义者。

[2] 翁弗勒尔，法国卡尔瓦多斯省的一个县城，属利济厄行政区，临塞纳湾。



胆量对我讲这个话：'院长先生，我曾是督政府[1] 任命的代理检察长，我向督政府宣过誓，我又是波拿巴[2] 任命的巴黎初级法院法官，我也向波拿巴宣过誓，路易十八在一八一四年[3] 任命我担任巴黎初级法院院长，后来拿破仑在百日王朝时[4] 又加以认可，百日王朝垮台，路易十八从根特[5] 回来，又派我担任更好的职位，查理第十[6] 后来又任命我为参议官，我指望这个参议官一直当到死。所以说，如果共和制卷土重来，我们就不可能一直留在终身职务上。首先站出来复仇的，如果不是那些新闻记者先生，还有谁？最有把握的是免诉。你看看处死内伊元帅的贵族院议员后来的遭遇又怎么样。总而言之，我已经是五十五岁的人了，你得给我保证：你如果能当政十年，那我就和你投一样的票。'先生，你听听，这多么可怕，多么自私！这一篇大道理真是无耻之极呀，先生，不过这种东西我从所有人的眼睛里都看得清清楚楚啊。"

勒万听了这一席话，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等情绪恢复正常，

---

① 指督政府执政时期：共和四年雾月四日（公历1795年10月26日）至共和八年雾月十九日（公历1799年11月10日）。第一督政府的五名督政官是巴拉斯、卡尔诺、勒图尔纳、拉雷韦利埃和勒贝尔，1799年督政府在拿破仑发动的雾月十八日政变中倒台。

② 指拿破仑·波拿巴一世执政时期：1804—1814年。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11月11日临时政府组成，11月12日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1804年12月2日，教皇庇护七世来到巴黎为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典礼，拿破仑正式成为法兰西的皇帝，称号：拿破仑第一，拿破仑帝国从此建立；1814年3月，反法联军攻进巴黎，拿破仑4月6日宣布退位，根据盟国决定，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

③ 指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时期：1814—1815年。1814年4月24日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普罗旺斯伯爵）到达加莱，5月2日接受元老院的条件，5月3日登上法国王位，在盟国的大炮和战车保护下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

④ 指拿破仑的百日王朝时期：1815年3—6月。1815年2月26日，拿破仑带领千人悄悄离开厄尔巴岛，3月1日抵儒昂港登陆，受到热烈欢迎，3月20日顺利抵达首都巴黎，进入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八再次出逃，经里尔逃往比利时西北部城市根特（东佛兰德省省会），拿破仑重建帝国，恢复了他的统治；6月18日，拿破仑在比利时境内的滑铁卢一战，被反法联军击败，6月22日拿破仑在巴黎签署第2次退位诏书，随后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百日王朝垮台。

⑤ 指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时期：1815—1830年。1815年7月8日，路易十八再度回法国复位，波旁王朝在反法联盟的支持下第二次复辟达十五年。

⑥ 1824年9月，路易十八逝世，查理第十（阿图瓦伯爵）即位，他是极端保王党的首领。1830年七月革命（7月27、28、29日，史称"光荣的三日"）爆发，巴黎人民起义取得胜利，复辟王朝终于被推翻

他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说：

“先生，冈城法院这种暧昧的做法（我这里用的是最温和的字眼），也可以由多尼院长的另一种做法来弥补，如果他能满足我提出的会见勒卡尼先生的要求，并把这一步骤永远埋葬，让它从此不见天日的话。”

“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一刻，”法院院长看了看他的表说。“家叔多尼－狄容瓦尔院长正在玩惠斯特牌，可能还没有结束。我的马车就在下边，先生，你是不是愿意碰碰运气，哪怕遇不到他也跟我走一趟？修道院院长狄容瓦尔在这个时刻见到我们一定会感到意外，不过，也许他会帮助我们去见勒卡尼先生。另一方面，也好，安那其党的暗探认不出我们；走夜路向来是最安全的。”

勒万跟着院长走出来，院长嘴巴还在不停地说话，说什么滥发十字勋章很危险等等。因为照他说来，政府靠颁发十字勋章是什么目的都可以达到的。

“不管怎么说，他这个人还不难弄，”上车的时候勒万心中这样想。当院长说话的时候，勒万从车门口往外眺望着城里的景物。

“尽管时间这么晚，”勒万说，“我看街上往来行人还很多嘛。”

“就因为这个倒霉的选举呀。先生，你想不到它弄出多少坏事哟。议会选举应当每十年举行一次，那才更合乎宪法精神……”

院长突然一下扑到车门上，低声对车夫说：“停下来！”

他转身对勒万讲：“你看，家叔正在前面。”勒万看见一个老家人，走着碎步，手里提着一盏直径约有一尺、两面镶着玻璃、点着蜡烛的马口铁风灯。修道院院长多尼先生跟在后面，走起路来脚步相当稳健。

“他这是回家去，”法院院长说。“他不希望我坐马车；让他先走过去，咱们再下车。”

他们下了马车之后，在一条林荫道旁的门前，叫门叫了半天。大门上开着一个镶着铁栅的小窗口，里面的人在小窗口上认清了这两位来客之后，才放他们进门去见修道院院长。

“我尊敬的叔父，效忠国王陛下的职责把我召唤到你的面前来，而且，效忠国王陛下的职责对于时间是否适当又是从不计较的。请允许我把查案官勒万先生介绍给你。”

这位老人的蓝眼睛现出惊异甚至惊呆的神情。五六分钟之后，他

才请两位先生坐下。直到过了一刻钟，他才稍稍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勒万心里想："法院院长总是说国王国王，怎么也离不开'国王'这两个字，我可以断定，这个老头儿心里想的是国王查理第十。"

修道院院长多尼－狄容瓦尔先生让他的侄子把刚才讲了二十分钟的话再给他重复了一遍后，才开口说话：

"明天，我在圣居杜尔堂做弥撒。八点半钟，做毕感谢圣恩之后出来，我从卡尔姆路去尊敬的勒卡尼府上。我不能肯定地告诉你他是不是有事在身，是不是客人很多，是不是有要事待办，是不是能见我，二十年来他一直忙得很，总有许多事等他处理。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不论什么事都办得快当，这种选举的事那时候没有。今天晚上，城里看样子要发生暴动，就像一七八六年那样……"

勒万发现法院院长在他叔父面前不敢多言语，便相当机灵地揣摩着老人的心思，这个老人在他那小脑袋瓜儿上顶着一顶教士戴的便帽，不过便帽嫌大了些，看起来他的年纪有七十岁光景。

从修道院院长狄容瓦尔先生府上出来，多尼法院院长对勒万说：

"我明天八点半见过家叔之后，立刻就到你这里来。不过你最好不要让正在闹事的手工匠认出你来，他们在街上会把你当作一个青年选举人，因为青年几乎都是自由派……也许这么办较为妥当：九点差一刻，请你到我的表弟马伊耶家去等我，他家在教士路九号。"

第二天，勒万在早晨八点三刻，在拿破仑街头小花园下了马车，让将军留在车里等，他径自跑到教士路九号马伊耶先生家中。院长这时也到了。

"好消息！勒卡尼先生答应见你，要么马上去，要么今天下午五点钟去。"

"我希望马上去。"

"勒卡尼先生这时正在布拉歇夫人家里用巧克力茶，布拉歇夫人家在卡尔姆路七号。这条街很僻静。不过，请原谅我，我不能陪你一起去，真对不起。勒卡尼先生主张保守秘密，无端地大事张扬这种事情他很不喜欢。"

"我单独去找他。"

"卡尔姆路七号,后楼三楼。敲门要用拳头先敲两下,再敲五下。二和五,要知道意思是亨利第五,这是我们第二世国王,查理[①]是一世。"

勒万此时全神贯注,内心充满着责任感,如同一位指挥全军的将领,并且预感到战斗可能会失败。上面讲到的种种细节,他觉得都很有趣,不过,他竭力不去想它,以避免注意力分散。他寻找着卡尔姆路,一面对自己说:

"已经迟了,来不及了。这一仗输定了。为了争取胜利,我尽我的所能,如果命运还肯帮助我们的话。"

布拉歇夫人家大门后面无疑有人在窃听,因为他刚敲过两下,又敲五下,立即就听到门后悄悄说话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他被引进一间光线很暗的房间,房间阴惨惨的,如同监狱中的办公室,板壁都漆成白色,玻璃窗都熏黄了,有个男人在这里,这人面孔焦黄,轮廓不清,一副病态。这人就是勒卡尼修道院院长本人。院长抬起手来指着一张有人靠背的胡桃木椅子,请吕西安坐下。壁炉台上,没有玻璃镜,挂着一具很大的黑色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磔刑的雕像。

"先生,你代表我的部长,有什么事要提出来吗?"

"国王路易-菲力浦,我的主人,派我到冈城来,目的是阻止麦罗贝尔先生当选。他当选是有可能的,因为九百票中有四百一十票麦罗贝尔先生有把握拿到手。国王,我的主人,仅仅掌握三百一十票。先生,如果你认为适当的话,让你的朋友中哪一位当选,把麦罗贝尔先生挤掉,那我就把我那三百一十票提供给你。再加上你们在乡下的名流绅士一百六十票,那么,在议会里,你们就将有一个你们一派的人。我对你只有一点要求,就是这个人必须是本地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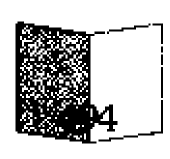
"哈!你害怕贝里耶先生啦!"

"我谁也不怕,我怕的是敌对一方的胜利,譬如说,他们胜利了,一八〇四年[②]政教协议规定的主教设置名额就要裁减。"

---

① 指法王查理第十。

② 待核。(司汤达原注)这个年代并不确切,这是有道理的。(马尔蒂诺注)



"这个人说话完全是诺曼底检察官的那种口气。"这样的看法使勒万不仅聚精会神，而且紧张情绪也缓和了一些。根据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著作和人们对耶稣会教士所持的崇敬态度，加上一个年轻人的想象力，勒万看他就像一个老奸巨猾的骗子，精明得不下于红衣主教马萨林[1]，仪态高贵风雅有如德·纳尔博讷[2] 先生，而德·纳尔博讷先生幼年时他曾经亲眼看见过。不过，勒卡尼先生举止神态与说话声调的庸俗，立刻就把他所扮演的角色的画皮剥开，他的真面目也就暴露出来了。"我是一个青年，现在跟一个老检察官打交道，正为买他一块价值十万法郎的土地讨价还价，这块土地他不愿意卖，因为如果卖给一个邻人，邻人答应多送他一坛价值一百路易的酒。"——勒万心中这样想。

"先生，我可以要求看看你的委任书吗？"

"请看。"勒万毫不犹豫地把内政部长写给省长的信递到勒卡尼先生手中。信里面有几句话他此刻真希望没有写上才好，可是时间紧迫，顾不得了。

勒万心中暗想："如果省长愿意承担采取现在这个步骤的责任的话，部长的信也就不必拿出来了，可是这个小个子省长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难弄得很，你满以为他并没有不高兴，然而不是他想出来的事，要想让他同意，那是怎么也办不到的。"

勒卡尼先生摆出一副老大不高兴的丑态，目空一切、不屑一顾地看着德·韦兹伯爵写给省长的信，他这满面怒气的神态终于使勒万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漂亮词句加给社会的各种高贵观念也给廓清了。教士党的这位党魁对部长信中某些言词的不满变得如此强烈，以致他笑出声来。

"这个人故意摆出生气的样子是要给我造成某种印象；我可决不能

---

① 红衣主教马萨林（1602—1661），1643—1661年间任法国首相；枢机主教，原籍意大利，受宠于摄政王奥地利安娜（1601—1666），镇压投石党运动和人民起义，巩固专制王权，加强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

② 德·纳尔博讷（1755—1813），法国外交家，政治家；1791年末任陆军大臣，但不久便受到激进党和王党的怀疑，于1792年3月10日辞职；1810年任拿破仑皇帝的副官，1812年5月拿破仑对俄战役期间曾出使俄国同沙皇亚历山大谈判，1813年初任法国驻维也纳大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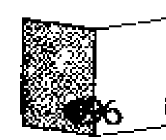
动气，决不能把事情弄僵 走着瞧吧，别看我年轻，我还能演好我的角色。”

勒方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自管自地认真看了起来。他那种神气就像他在军事法庭上可能有的那种神气。勒卡尼院长拿眼角瞟了瞟，看是不是人家在看他，于是他看部长指示信的样子也不那么神气活现了。勒方看他反复看那封信，就像一个贪心不足、嘟嘟囔囔的生意人那样看得非常仔细。

“你的权力可大得很哟，先生，这样的权力完全是用来执行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的，而你年纪轻轻，就担负起这样的使命了。我好不好请教，你是否在我们正统诸王的治下服务过，在那甚为不幸的……之前……”

“先生，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话。对于你们那一派人的主张但愿不要让我作出令人不快的评论来，否则，我会感到十分懊恼的。至于我本人，先生，我的职责要求我对一位正直可敬的人物公开发表的政见一律予以尊重，根据这样的名义，我觉得我对你的意见是怀有敬意的。先生，请允许我提请你注意：我绝对没有改变或曲解你对问题的看法的任何意图，不论直接还是间接。这样的意图，与我们担负的使命，是不相容的，与我现在的年龄也不相适应，先生，与我个人对你的尊敬也不相协调。但是，我的责任要求我请求你：不要计较我的年纪幼小，并请你抛开我在其他场合对你的贤明意见的深切敬重。院长先生，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向你提出我认为不论对我的主人还是对你的主人都十分有利的建议：你们在议会中议员名额很少，而议会这个机构，我以为即使按你们的观点来看，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根据我们的观点，我们担心的是麦罗贝尔先生会提出采取极端步骤的建议，例如这样的建议：治疗灵魂的疾病的医师应由宗教信徒负担其费用，就像对治疗肉体的疾病的医师由他们自己负担一样。为了抵制这种极端步骤，在这样的会议上，我们互相联合起来才能确有保障，不过，主张采取这种步骤的人如果结成了强有力的少数派，那么，为使议会避免通过法案，作为对策，也许就不得不接受裁减主教职位的方案，或者，最低限度，也需要达成一定的协议。”

要讲的理由还有很多，多至无限，勒方巴不得这样。



但他心里又这样想："我年纪很轻，真把我害苦了。我好比骑兵将领，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只想让骑兵下马，两脚站在地上像步兵那样战斗。他要是失败了，所有的笨蛋，特别是那些骑兵的将官，一定会对他冷嘲热讽，但他这是为了夺取胜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不是为了他自己，只要想到这一点，他内心里也就得到安慰了。"

勒卡尼院长先生想方设法避而不答，还要让他这个年轻对手受骗上当，前后共有七次之多（勒万已经计算过了）。

"他显然在许诺之前要考验我一下。"

可是勒万七次都想出办法把话头又拉回来，紧紧扣住本题，毫不放松，而几每一次遣词用字都极其讲究礼貌，在措词中还暗含着他勒万对勒卡尼院长先生的高龄所怀有的敬意，似乎这样做就可以把他同他的党的原则、信念和意图区别开来。有一次，勒万稍稍居高临下地对他施加了压力，后来他又自己毫不气恼地对这个过分之举作了补救。

"这里必须多加小心，就好比在短兵相接的决斗中那样。"

这样讨论了五十分钟，勒卡尼院长的神态这时显出极其傲慢、很不礼貌的样子

勒万心中想："这家伙，要收场了。"院长果然说：

"时间太晚了。"

可是，他也没有让谈判破裂，而是设法劝诱勒万。我们这位英雄到此才感到轻松一些。

"现在，我正处于守势。我得想办法拉出金钱问题来，引他上钩。"

勒万的防卫并不怎么顽强。一来二去他只好又讲到他父亲的几百万资财；他发现，似乎只有讲到这个话题，才能在勒卡尼院长身上引起一些反应。

"你还年轻，我的孩子；请允许我这样叫你，这是表示敬重的意思。请想一想你的前途。我相信你还不到二十五岁吧。"

"我已经过了二十六岁了。"

"好呀，我的孩子！我无意要说你所为之战斗的那面旗帜的坏话，而且我仅限于讲出能表达我的思想的最有必要的一点，其实也完全出于对你今生来世的利益的好意关注。我要问问你：你认为从现在起再过十四年，当你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当你达到成熟的年龄的时候——也

就是说,到了一个贤达的男子永远应当注视的人生事业的关键时刻,而且在它之前真正涉足社会的重大事件也是十分罕见的——你以为,再过十四年后,你所追随的那面旗帜还能在天空上飘扬吗?

"在这个年龄之前,一般人都在追逐金钱财富。你是远远超出于这种俗虑之上的。但请注意,关于你的灵魂的利益(这种利益当然与俗世的利害不能同日而语),我还始终没有向你提起过。你如肯垂顾一个可怜的老人,那么,我的门对你就永远是敞开的。像你这样有价值的人,应该把你引上正途才好,而且你这样年轻,你的才干必然还要发展成熟;因为,我对一位靠革命起家的国王的利益越是不愿关心,我就越有资格来判断你用来为真理而作出独特的效力的才能:大卫王应该和亚玛力人和睦相处[①]。我请求你有时也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在法国,当我四十岁的时候,谁将具有支配一切的力量?'宗教并不禁止你抱有合理的雄心。"

谈话以这种说教的形式告一段落。勒卡尼院长几乎邀请勒万再来看他。

勒万一点也没有灰心。

第五十三章

吕西安去找法里将军把情况全部对他讲了,法里将军没有离开旅馆,因为他在那里等各方面送来的报告。勒万想发出一份电报。将军,后来还有科夫,都非常赞成他发电回去。

"你想给一个过不了两小时就要死的人放血试一试,看是不是有救。这个嘛,那些混蛋也许会说是因为放血才置他于死地。"

---

① 待核实。说教引文。(司汤达原注)

译者按:大卫(?—公元前962),古代以色列国王,约公元前1000年—前962年在位,建立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大卫又是诗人,相传《旧约·诗篇》中的一些诗歌系他所作。亚玛力人,基督教《圣经》所载出埃及前后生活在迦南南部一带的一个游牧部落,相传为亚玛力的后裔;亚玛力系《圣经·创世记》中的人物,以扫之孙。

勒万到电报局去，口授电文如下：

“麦罗贝尔先生当选已成定局。可否出十万法郎，以一正统派取代麦罗贝尔？如同意，即电总税务官拨款交将军与我名下。选举十九小时后开始。”

勒万从电报局出来，转念又想再去狄容瓦尔院长先生处走一遭。不料找那条小路竟成了难题。他在冈城的大街小巷中迷了路，最后总算走进一座教堂。他找一个衣衫褴褛的教堂执事模样的仆役，给了五法郎要那人领他去狄容瓦尔院长家里。这个人带他出了教堂，在密集的房屋中间领着他穿过两三条小道，只消四分钟就找到了院长，勒万来到这位昨天板着面孔的院长面前。

狄容瓦尔院长刚刚用完午餐，一瓶白葡萄酒还放在桌子上，这时院长从表情上看和昨天相比简直判若二人。

勒万花了近十分钟，寒暄了一番，扯了些闲话，接着，以不太失礼的方式，说明他准备花十万法郎让麦罗贝尔先生落选。这个意思并没有遭到有力的拒绝，又过了几分钟，院长笑着问他：

“你身边带着这十万法郎吗？”

“不在身边，可能今晚有电报来，肯定明天中午前一定会到，十万法郎款子拨到总税务官那里，我将从他那里提出现钞。”

“钞票这里人家信不过。”

这话一下提醒了勒万。

“上帝啊！我能不能成功呀？”他想。

“本地最殷实的商人能收下的汇票，人家也一样信不过，那么，随我在总税务官那里支取金币或埃居行不行？”

勒万故意提出种种办法来拖延时间，这时他看到狄容瓦尔院长的面色有显著的变化。最后，院长虽然刚刚吃过午饭，但面孔也已变得十分苍白了。

“哎呀！如果我有四十八小时让我支配的话，”勒万想道，“这选举一定是我取胜。”

勒万此刻利用他的有利条件已有充分余地，他怀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愉快心情看到，现在可轮到狄容瓦尔院长先生本人不能不用转弯抹角的词句——确实是这样——来吐露他的真情实意了，围绕他的真意

勒万已经兜过来转过去讲了足足三刻钟工夫，狄容瓦尔要说的话就是“没有电汇的这十万法郎款子，谈判休想前进一步。”

狄容瓦尔院长说：“我真希望这些先生对于议会里增加一个机构的利益好好想一想。特别是，如果政府竟容许关于裁减主教职位的致命的争论再度发生的话……明天上午七点钟，或者，如果没有任何其他问题发生，明天下午两点，我们最后把事情确定下来。选民团主席的选举在九点钟开始，投票在三点钟结束。”

“重要的是：你的朋友必须在我两点钟荣幸地见到你之后再去投票。”

“你给我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必须设法把他们关在某处大厅里，还要把门锁起来。”

科夫在街上等勒万。他们赶忙给部长写了一封信，勒万在信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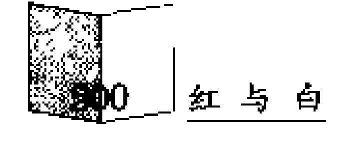
“我深知我宁愿冒险，即使插足于一次毫无希望的事件中也在所不惜。部长如要让我犯错误的话，那是不难的；然而，听任一场战斗失败而不投入我们的力量，却是我决不愿意的。时间极其紧迫，如不注重方法，那么，我采取的步骤一定会成为笑柄。今日上午八时三刻，我即走访法院院长多尼先生的表弟，九时我前去见勒卡尼院长先生，直至十一时才离去。十一时一刻，又去见修道院院长多尼－狄容瓦尔先生，中午到法里将军处。我于十二时半给你发出第二号电报。现在是下午一时半，我写此信给你。二时我将前去会见主教大人，目的是给车轮加点油[①]。时间紧迫，不容我等待你对此信的回音，阁下见到此信之际，这里的事态恐怕木已成舟，麦罗贝尔先生当选，已是十拿九稳。但即使到最后时刻，我也准备拿出十万法郎，如你认为付出这一代价以排除麦罗贝尔先生是值得的话。

“二号电报的复电如能于明日（十七日）下午二时前到达，我将视为莫大幸事。明日上午九时将选举选民团主席。修道院院长狄容瓦尔先生我看似有意将这一选举推迟至他的朋友们投票的时刻[②]。我希望，

---

① 意即打通关节。

② 意即将他们的投票时间推迟至十七日下午二时以后。



投票在下午四时结束。”

勒万随后急忙去找主教大人；主教接待他时态度傲慢，看不起人，蛮横无礼，尽管如此，他也觉得有趣。他一面笑着，一面摹仿这位高级神职人员不离口的那句话私下说：“我将此事置于十字架脚下。”

他和主教大人完全不谈正事。“这不过是加到机器齿轮里去的一滴润滑油而已。”

下午一点半，他到将军那里去吃午饭，接着又和将军一起按昨晚商定的名单继续走访各位有关人士。五点钟，勒万累坏了，这是他有生以来活动最多的一天。剩下来的还有一件苦差事：到省长那里去赴晚宴，省长说不定不大好客吧。小个子梅尼埃尔上尉通知勒万说，省长已经派了两名最厉害的暗探盯他的梢。

勒万心中已经有了底，对事情感到十分满意；他觉得为达到目的他所能做的他都已尽力去做。不过，说实在的，这个目的是否正确合理是大可争论的。因此，有意大胆冒险采取行动以求从内政部方面取得对他的器重所带给他的喜悦，就被这个问题给掩盖了。科夫已经说过他一两次：

“你的行为，虽然在名义上冠冕堂皇，只是为了挤掉麦罗贝尔先生，但在咱们办公室以及部里各部门的那些老资格的头头看来，也只能说是一桩辉煌的罪行。在议论有关弃婴的问题时，你说他们是生来就带着桃花心木靠背椅的人上那也没有什么，可是他们只要抓住机会就要报复。”

“那又该怎么办呢？”

“毫无办法，只能写三四封六张纸的信，这叫做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事。他们将肯定把你看成疯子，因为你在拿你个人的名声地位去冒险。其次，在你这样的年龄，你竟提出用十万法郎去干那伤风败俗、贪污行贿的勾当！他们还要造谣说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装进了你自己的腰包。”

“这是我早就料到的。我还有一种想法：当一个人为部长们效力，他怕的不一定是敌方，也许倒是他所为之效劳的人。早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君士坦丁堡，就有过这样的先例。我哪怕什么也不干，仅仅写几封文笔优美的信，我心上仍然沾满了布卢瓦的污泥。你已经看到我这个

人是多么软弱。”

“好啦！你一定恨我，还要把我从内政部搞掉。这我已经想过了。”

“完全相反，我倒感到像现在这样和你谈话非常惬意，我只是要求你千万不要姑息我这个人。”

“这我答应你。德·塞朗维尔这个别扭的小老头儿，对你一定是满肚皮的气，因为这两天他的事都叫你抢去办了，他一定发出不少信件，实际上又一概不起作用。我断定在巴黎他一定会受到夸奖，你一定会挨骂。但是今天晚上不管他对你怎么样，你千万不能发脾气。就好比我们生活在中世纪，我甚至担心他们要毒死你，因为我看这个个子小小的诡辩家气得就像一个吃了瘪的作家一样。”

马车在省府大楼的门前停了下来。楼前大台阶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平台上，有八个到十个宪兵站岗。

“在中世纪，这些人布置在这里就是准备杀你的。”

勒万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们立正敬礼。

“你的使命已经上下皆知了，”科夫说，“宪兵对你很讲究礼节。由此你可以判断省长已经气恼到什么程度了。”

这位长官面色惨白，彬彬有礼而又死板板地接待这两位先生，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对勒万殷勤相迎，也没有使这位长官变得和蔼一些。

晚宴席上的气氛冷冰冰，沉闷得很。所有在座的政府官员都预见到明天的大失败。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在说：“省长要撤掉，或者调到别处去，我要说，把事情搞糟的确实是他。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是部长的银行老板的儿子，已经当上了查案官，很可能是省长未来的继任人。”

勒万狼吞虎咽，愉快地大吃大喝。

德·塞朗维尔先生心中想：“我呀，摆在我的盘子里的我什么都不想吃，一小块儿我也咽不下去。”

勒万和科夫谈话谈得差不多了，于是坐在晚宴席上的掌管国有产业、掌管税务的首长先生们，以及其他高级官员渐渐谈起话来，以至大家一起和两位客人也攀谈了起来。

省长在一旁暗想：“看来我已经给撇在一边了。我在我家里也成了局外人，撤职已经确定无疑，看来我非给我这位继任人举行省长任职典礼不可了，这可是谁也没有遇到过的事。”

席上大家正在用第二道菜的时候，科夫——什么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注意到省长频频用手帕擦额上的冷汗。突然外面喧声大作，一看原来是巴黎的信使到了。这个人风风火火地闯进大厅。坐在门边的间接税税务局长这时仍照老章程向信使喊道：

"省长在那儿。"

省长从座位上站起来。

"不关德·塞朗维尔省长的事，"信使粗鲁而郑重其事地说，"是给查案官勒万先生的。"

"真丢人！我已经不是省长了。"德·塞朗维尔心里想，尴尬地又坐下来。他两肘支在桌上，两手蒙住脸。

"省长先生病啦，"省府秘书长叫了起来。接着他眼睛注意勒万，好像请求他原谅，他这么叫一声请大家注意省长的健康状况不过是尽到人道责任而已。其实这位长官只是一时昏厥；人们把他抬到打开的窗前。

这时候，勒万一看信使送来的信件，并不感到什么兴趣。部长来信谈的还是关于他在布卢瓦办的那件漂亮事；部长还亲笔提到对布卢瓦骚动事件肇事者要追究责任，从严治罪，并提到御前会议上已把勒万的信送呈国王审阅，王上认为信写得很好。

勒万暗想："关于这里的选举，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派一个信使送这样的信来真值得。"

他走到打开的窗口那里，省长就在窗前，人们正在用古龙香水[1]揉擦他的太阳穴。大家都说是让选举给累坏了。勒万讲了句礼节上的话，并请求允许他和科夫先生告便到隔壁房间去一下。

"派信使送这样一封信来，想得到吗？"他对科夫说，把部长的信拿给他看。

勒万这时拆开他母亲的一封信，一看这封信，他脸上的笑容就收敛了。勒万夫人觉得她儿子的性命处于危险中，她说："竟是为了这样一种肮脏的勾当，赶快把事情了掉，立刻回来……只剩下我一个人，你父亲又起了个念头，雄心勃勃地到离巴黎两百里的阿韦龙省[2]竞选议员

---

[1] 古龙香水（一译科隆香水），原产于德国中西部城市科隆。

[2] 阿韦龙省，法国南部省份，是中央高原的一部分，省会：罗德兹。

去了。”

勒万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科夫。

“就是为了这封信才派出信使的。勒万夫人一定要求尽快把她的信送到你手里．总之，你不能因此就三心二意。我认为你的任务还是在这个耶稣会派的小个子家伙身上，他恨得要死。看我的吧，让我摆出点样子来给他看看，看我最后一击把他送上天。”

科夫回到餐厅里来，精神抖擞。他从衣袋里抽出八至十份关于选举的报告，这是和电报插在一起的，他身上带着那份电报，就如同随身带着圣体一般。德·塞朗维尔先生已经恢复知觉，他仍然感到头晕目眩，样子就像一个快要死去的人，他在痛苦不安中两眼望着勒万和科夫。这个坏家伙眼下这种惨状很叫勒万动心，勒万看他确是一个痛苦可怜的人。

“咱们还是走吧，让他缓一缓气吧，”接着勒万找了个借口就告辞出来。

在楼前大台阶上信使追了上来，问他有什么吩咐没有。

“查案官先生明天要派你回去，”科夫神色严肃地说。

第二天（十七日）是一个重要日期。

十七日就是选举的日子，上午七点钟刚过，勒万就已来到狄容瓦尔院长先生处。他见这个好好老头儿态度举动都变得大不一样，十分惊奇；老头儿变得非常殷勤热切，连勒万话里稍有讥讽或暗示都予以回答。

“十万法郎在起作用了，”勒万对自己说。

但是狄容瓦尔院长又多次极其巧妙又非常客气地——这让勒万感到诧异——表示：在不具备基本条件的情况下，他所能回答的也不过是一个未来的可能性而已。

勒万回答说：“我也这么想。如果我今天不能早一点从总税务官先生那里拿到十万法郎那笔款子的话，认识你我仍然感到十分荣幸，同尊敬的勒卡尼院长的晤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亲爱的祖国正走向幸福的道路，对于我所主张走的最可靠的道路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们，我是很尊重他们的，而现在，我格外敬重他们……”

在那个带有关键性的电报没有到达之前，勒万焦急地想使这些先

生相安毋躁，耐心等待，因此勒万不停地谈话，他那些圆滑多礼的话我们这里就省略了。但是这天正在进行的重大事件却在街上引起异乎寻常的喧声，狄谷瓦尔院长先生的住宅虽然在一个庭院的深处，勒万身在院长的房间里，街上的动静依然在他胸中引起震动，使他心里十分不安。选举只要推迟一天，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他也在所不惜啊！

九点钟，他回到旅馆，科夫已经拟好两封说明情况和分析问题的长篇大论的信。

“文笔怪有趣的嘛！”勒万一边签字一边说。

“既夸张，又平庸，尤其不简练，公文就需要这样。”

勒万派信使返回巴黎。

信使说：“先生，请求你同意我把省长的急件也顺便带去，我是说德·塞朗维尔先生的信件。不瞒你先生说，我给他带信他有很好的礼物送我。可我既然是派出来的，规矩礼节我还是非常清楚的……”

“你到省长先生家里去，就说我说的，问他有没有信件、邮包要带去，需要的话，你就等他半个小时。省长先生是本省最高行政长官嘛……”

“照省长的吩咐往他那儿多去几回才好呢！毕竟有给我的礼物呀！据说这个省长是个贪婪的人……”

第五十四章

早在一个月前，法里将军就叫他的小个子副官梅尼埃尔先生在举行选举的乌尔苏拉修会大厅对面一座大楼的二楼租了一套房间。这天上午十点钟，他就和勒万到这里来了。将军手下的亲信每过一刻钟就给这两位先生送来各种消息。省政府的密探早已知道昨天信使之事，认为德·塞朗维尔先生如果选举失算，那么勒万便是未来的省长，所以每隔一刻钟他们就给勒万送来一些用红铅笔写着字的小卡片。卡片上提供的那些消息倒也十分准确可信。

选举工作在十点半开始，一切都遵循规定正常地进行。现在这位

年高德劭的主持人是省长的忠实朋友，省长想出办法让一位名叫德·马尔科纳的先生——他比忠于省长的选举主持人年纪还要大些——的重型四轮轿式马车在城门口耽搁了一些时间，十一点钟才到达冈城。有三十位政府官员已经在省府用过午饭，拥进选举大厅时遭到一片嘘声。

有一种小小的铅印传单大量向选民散发。传单上写着：

"各党派正直的人们：若要你们的桑梓故里日臻佳境，就请赶快抛弃德·塞朗维尔省长。如果麦罗贝尔先生当选议员，省长先生便将被免职，或另调他处。总之，选举议员有什么关系？让我们驱逐一个无事生非、说谎骗人的省长吧。他对谁不失信，对谁不失言？"

将近中午的时候，选民团主席选举，事态发展不妙。来得很早的某县全体选民投了麦罗贝尔先生的票。

将军对勒万说："如果他当选选民团主席，咱们省府官员中十五或二十人，他们都是胆小怕事的，还有乡下选民中那批糊涂虫，十或十五人，所有这些人看到他坐在选民团领导机构最显眼的位子上，除了选票上的人名之外就不敢选了，这是很可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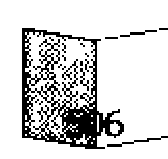
勒万每过一刻钟就派科夫到电报局去看电报到了没有；他心急火燎地在等他那第二号电报的复电。

将军说："省长一定在想办法让复电误点迟到；派一个办事员到电报收发电台去，离这里只有四里路，在山后头，把电报截下来，真是何乐而不为。我们这位省长，法国历史他精通得很，他一向搞这类手法，就凭这一手他自以为就是红衣主教马萨林。"

这位好心的将军说这些话，是想证明他对法国历史也十分了解。小个子上尉梅尼埃尔自告奋勇，提出他可以快马加鞭地跑到山上去观察一下第二电报收发台的动静，但科夫先生这时向上尉要过马来，亲自出马跑一趟。

在乌尔苏拉修会大厅前面，这时至少已聚集有上千的人。勒万下楼走到广场上，想稍稍摸一摸人们议论中的基本精神；人们把他认出来了。当他走到群众中去，老百姓很不客气：

"看哪！看！巴黎来的警察署长，一个花花公子，是来侦察省长的！"



他对这些议论几乎一点也没有察觉。

两点钟敲过了，两点半了；电报还没有消息。

勒万焦急万分，很不耐烦。他去见修道院院长狄容瓦尔。

"我可不能让我的朋友们拖延很久才投票啊，"院长对他这样说。勒万发现他面带愠色，但很明显，他已经把投票时间往后推了。

"你看这个人，竟以为我要了他，看来他对我倒是真心诚意的。我肯定他已经叫他的朋友们慢点投票，不过，说真的，他的朋友不太多。"

勒万在热情地讲话，想方设法证明给狄容瓦尔院长看，他没有欺骗他，正在这时候，科夫气喘吁吁地跑来：

"电报来了！"

"请你在家里再等我一刻钟，我去一趟电报局，马上就来，"勒万对狄容瓦尔院长说。

二十分钟后，勒万连奔带跑地回来了。

"请看复电原件，"他对狄容瓦尔院长说。

"财政部长致总税务官。

"请即拨付法里将军与勒万先生十万法郎。"

"电报还没有完，还在打呢，"勒万对狄容瓦尔院长说。

"我这就到选民团去，"狄容瓦尔院长说，他这时放下了心。"我尽我所能，把选民团主席选出来。我们支持投德·克莱米厄先生的票。然后，我赶紧去找勒卡尼先生。我请你马上也去，不要耽搁。"

院长住所的门大开着，前厅有很多人聚在那里，勒万和科夫紧步一穿而过，跑了进去。

"先生，这是电报原件。"

"现在是三点十分，"勒卡尼院长说。"我敢相信，对德·克莱米厄先生，你不反对吧：五十五岁，二万法郎年金收入，订阅《辩论报》，没有逃亡过国外。"

"法里将军大人和我，我们同意德·克莱米厄先生。如果他当选而麦罗贝尔先生落选的话，将军和我便将这十万法郎交付给你。在选举结果揭晓之前，先生，你看我把这十万法郎暂时交托给谁为妥？"

"诽谤时时都在周围窥伺着我们，先生。秘密即使有四个人知道也已经嫌多，虽然他们都正直可信，诽谤又那么善于利用这种事情。先

生，我相信，”勒卡尼院长指着科夫说：“你，还有先生你，狄容瓦尔院长，我，光我们四人就行了。法里将军大人，当然是一位非常可敬的先生，但让他知道详情有什么必要呢？”

勒万听了这话非常中意，因为话说得ad rem[①]。

“先生，我年纪太轻，对这样一大笔秘密用款不能单独一人承担责任。等等，等等。”

勒万说服了勒卡尼，院长先生欣然同意让将军参与此事。

勒万说：“不过，有一点我要明确提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个sine qua non[②]，就是：省长绝对不许插手。”

勒万想：“他望弥撒那么勤快，这就算是对他的报答吧。”

勒万使勒卡尼院长先生同意把这笔十万法郎的款子放到一个小小的保险箱里锁起来，由法里将军和勒卡尼先生的一位朋友勒杜瓦延先生各拿一把钥匙。

勒万回到选举大厅对面的二楼房间，发现将军脸色发红。时间快到了，将军打定主意去投他那一票，他毫不掩饰地向勒万承认，他非常担心被人家轰上一阵。将军也顾不得个人的忧虑了，但他对勒卡尼院长先生刚才回答时所持的ad rem(明确)态度极为敏感。

勒万得到狄容瓦尔院长的通知，请他派科夫先生到他那里去一下。半小时后科夫回来了；勒万喊来将军、科夫，对他们二位说：

“我看到(人家说这就叫做看到)，已派出十五个人骑马下乡，四处找人，今晚或者明天中午之前，要把一百五十名正统派王党选民叫来。狄容瓦尔院长先生是个小伙子嘛，你看不出他有四十岁。‘来得及的话，《法兰西日报》就发四篇文章，’这话他对我说了三遍。我相信他们是说干就真干的。”

电报局长送来勒万亲收的第二封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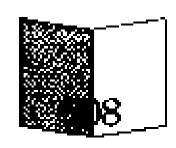
“我同意你的计划。十万法郎照付。任何一位正统派，即使是贝[里耶]先生或菲[茨-詹姆斯]先生，也比汉普顿先生好。”

将军问：“我不懂，这位汉普顿先生是什么人？”

---

① 拉丁文：“明确”。

② 拉丁文：“先决条件”。



“汉普顿指麦罗贝尔，这是我和部长约定的一个人名。”

“时间到了，”将军十分激动地说道。他穿上军装，情绪激昂，离开这个作为就近观察用的房间，前去投票了。人群一下子让出一条路来，让他走过百十来步走到对面的选举大厅的大门前面。将军走进大门；当他走近办公桌的时候，所有的麦罗贝尔派的选民都向他鼓掌。

“他倒不像省长，不是一个庸俗乏味的坏蛋，”人家高声这么说，“他只靠他的薪水嘛，还要养活他一家子。”

勒万又发出第三号电报：

“闵城，四时。

“正统派首脑似有诚意。军队派至各城门的观察哨看到专门派出的十九或二十个人已出城下乡，将找一百六十名正统派选民来。如十八日三时前有八十或一百人到达，则汉普顿必不当选。此刻选汉普顿为选民团主席的人尚占多数。五时开票。”

开票结果是：

出席选民	873
多数	437
麦罗贝尔先生票数	451
省长的候选人高南先生的票数	389
已接受十万法郎的勒卡尼先生的候选人德·克莱米厄先生的票数	19
废票	14

德·克莱米厄先生这十九票让将军和勒万大为高兴；勒卡尼先生并没有欺骗他们，有一半已被证实了。

六点钟的时候，总税务官亲自将总值确认无误达十万法郎的票据，送到法里将军和勒万手上，他们给他开了收据。

勒杜瓦延先生也来了。这是一位普遍受到尊敬、非常富有的业主。十万法郎封存入柜的仪式随即举行。勒杜瓦延先生和将军法里先生两人互相以名誉保证，如果麦罗贝尔落选而别人当选，那么，这钱箱及箱内的钱就归勒杜瓦延先生开启，如果麦罗贝尔先生获胜，竞选上议员，

那么,就请将军法里先生启封。

勒杜瓦延先生走后,留下来的人去吃晚饭。

“现在嘛,只有省长这个人问题了,”将军这么说,这天晚上将军情绪欢悦,异乎寻常。“大家鼓起勇气来,跨上战马,冲上前去。”

第二天,预计将有选举人九百人出席。

高南先生已得 …………………………………………	389
德·克莱米厄先生 ……………………………………	19
	408

请看,八百七十三票中我们占四百零八票。假定明天上午增加二十七票,其中十七票投麦罗贝尔,十票是我们的,那么,情况就是:

克莱米厄 ………………………………………………	418
麦罗贝尔 ………………………………………………	468

这样的话,勒卡尼先生就要给德·克莱米厄先生增加五十一票才行。

将军,勒万,科夫,还有副官梅尼埃尔,晚餐席上仅有的这几位,把这几个数字翻来覆去算了又算。

“去把咱们最好的警察叫来,”将军说。

两位先生给请来了,讨论了很久,也说:只要正统派有六十人出场,事情就有把握了。

“现在就到省府去一趟,”将军说。

“如果你不认为我这个要求有什么不妥的话,”勒万说,“我就请你做我的代言人,这个矮个子省长见了我就讨厌。”

“这可和咱们当初约定的不合了;我原是要扮演一个第二线的角色的。那么,好吧,照人家英国的说法办,我来揭开论战的序幕。”

将军非常想显示一下他是掌握了上面下来的文件的精神的。他掌握的远不止于此:他有罕见的良知,还有善意。他向省长解释说,人们请求他把昨天选民团主席选举时所掌握的三百八十九票让给德·克莱

米尼先生，那么，在德·克莱米尼先生这方面再加入正统派六十票，或许八十票……他话还没有说完，省长就用刺耳的声音生硬地打断他说：

“打了那么些电报，我还有什么指望？没指望了，不过，先生们，你们还有一份电报没有来：我还没有给撤职，勒万先生现在还不是冈城的省长。”

德·塞朗维尔先生这个笑里藏刀的矮个子诡辩家，嘴里所能吐出的愤懑，都是针对将军和勒万的。这样的场面持续了五个小时。只是到最后，将军实在沉不住气，忍不住了。德·塞朗维尔先生一口拒绝，至于拒绝的理由，他居然编了五六套之多。

“但是，先生，哪怕把你的理由归结为自私的目的，你的选举也显然完结了。就让它在勒万先生的手中咽气吧。医生请得太晚，勒万先生最讨厌有病人死掉。”

“他想怎样或者他能怎样，就让他怎样好了，不过，就是撤掉我，冈城省长这个位子也决不是他的。”

德·塞朗维尔先生这话一出口，勒万不得不阻止将军再说下去。

因此将军说：“省长先生，即使一个背叛政府的人，也不能干得比你更出色，这正是我要上报给几位部长的。别了，先生。”①

他们两人直到午夜十二点半才走出来，勒万对将军说：

“我去把这个好结果写信告诉勒卡尼院长先生。”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这几个不大叫人放心的盟友咱们还是再看一看；等到明天上午你发出电报之后也不算迟。说不定省长这个畜生可能改变主意。”

清晨五点半，勒万就跑到电报局来等天亮。天刚刚亮，室内有点光勉强看得出，第四号电报就发了出去，电文如下：

“昨日省长389票拒不让与德·克莱米尼先生。法里将军与勒万先生寄希望于正统派之70至80票，已告无望，因此汉普顿先生将当选。”

勒万已经存有戒心，所以没有给狄容瓦尔和勒卡尼两位先生写信，但亲自去看了他们一趟。他对他们说明新的不幸事件，讲得很简单，又

① 由安排一位罗莱先生，冈城的市长，这是一个糊涂虫，德·塞朗维尔的好朋友，他也讨厌勒万。（司汤达原注）

很诚恳(诚恳是显而易见的),这两位先生也很了解省长的脾气,最后,他们相信勒万并没有玩花样的意思。

勒卡尼先生说:"这个小个子省长在正式选举这几天,那个劲儿活像我家乡公山羊的角:又黑,又硬,又弯。"

可怜的勒万唯恐被人看成一个卑鄙的人,十分着急,马上自己掏腰包,想支付为召集正统派选民而四处派人出去以及其他事项所需的额外费用,要狄容瓦尔先生收下他的钱。狄容瓦尔先生不肯收,后来,勒万离开冈城前,还是托法院院长多尼·德·昂热尔先生把五百法郎转交给了他。

选举那一天,十点钟,巴黎信使送来五封信,信中通知说麦罗贝尔先生在巴黎已受到控告,罪名是鼓动风潮,煽动共和党人叛乱,至于他是煽动闹事的为首分子,当时人们已经有所谈论了。消息一传开,立刻就有十二位最富有的大商人声言拒绝投麦罗贝尔的票。

"这对省长来说,真是罪有应得,"将军对勒万说,现在他和勒万又回到他们在乌尔苏拉修会大厅对面的观察哨所。"总之,这个小个子诡辩家要是取得成功,那才有意思呢。"他又以一位宽宏大量的好心人开玩笑似的口吻补充说:"到那个时候,先生,如果部长与你作对,并需要一个替罪羊的话,那么你扮演的角色可就好看啦。"

"我再从头来,哪怕一千次也行。尽管失败已成定局,我依然要我的师团冲上去。"

"你是一个有勇气的小伙子……请允许我说这么一句不拘礼节的话,"这位好好将军立刻接口说,话说出口又怕失礼,礼节在他就像一种刚学的外语那么别扭。勒万很受感动,抓住了他的手,并且让他随意怎么样都不碍事。

到十一点钟,已有选举人九百四十八人到场,这已得到证实。就在将军派出的一个密探跑来向他报告这个数字的时候,法院院长多尼先生企图违反禁止通行令到他们的房间里来,可人家没让他通过。

勒万说:"就放他进来一会儿吧。"

"啊! 那可不行。省长会抓住这个把柄去造谣的,勒卡尼先生也要抓把柄,要不然就是那些蹩脚的共和分子,不仅坏,而且更疯狂,他们也要抓辫子的。要么你去见见这位可敬的院长吧,你可千万别太老实,可

得当心受骗上当。”

“他给我带来了保证，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上午虽然违反了禁止通行令，可是却为德·克莱米厄先生在乌尔苏拉修会大厅争取到正统派四十九票，省长一派的十一票。”

选举照常进行，平静无事；但人们的脸色却显得比昨天还要阴沉。省长散布出来的关于麦罗贝尔先生已被起诉的谣言，简直把这个明智的人物、特别是他的同党给弄得怒不可遏。有两三次，人们的愤怒几乎达到了爆发点。有人企图派三名议员到巴黎去，质问提供关于已对麦罗贝尔发出拘票的消息的那五个人。最后，麦罗贝尔先生的一个小舅子，跳上一辆停在乌尔苏拉修会大厅前五十步外的两轮大马车上，扬言：

“选举两天后，我们就要报仇雪恨，不然的话，出卖给议会的多数就必须宣布这次选举作废。”

他这篇很短的演说立刻印了两万份。有人甚至动脑筋抬来一架印刷机，放到选举大厅附近的广场上。省长手下的警察不敢走近那架印刷机，也不敢试行阻止散发这篇简短的演说词。这样的形势使人们感到震惊，大家反而安静了下来

勒万大胆地到处走动，这天他倒没有受到什么攻击；他看得出来，群众已经感到了他们自己的威力。除了在一定距离用排枪对他们不停地射击外，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影响群众了。

“人民的确是至高无上的，”他对自己这样说。

他不时地回到供观察用的房间里来。梅尼埃尔上尉的意见是这一天没人能取得多数票。

四点钟，有一封电报打给省长，电报命令省长把他的票数让给法里将军和勒万指定的正统派候选人。省长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将军，也没有通知勒万。到了四点一刻，勒万也接到一封同一内容的电报。一见电报，科夫就叫了起来：

运气差一点，可偏偏突然来得更早……[1]

《波利厄克特》

---

① 司汤达一般引高乃依诗句都不十分准确。（马尔蒂诺注）

将军对他引的这句诗非常喜欢，自己也吟诵了几遍。

这时，外面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把这几位先生都惊呆了。

“是欢呼声，还是造反了？”将军一边叫着，一边朝着窗口奔过去。

“是欢呼，”他叹着气说，“我们完……”

果然，一个密探费了好大的劲才跑了过来，穿过人群时连衣服都被撕破了，他带来了开票的结果。

出席选民	948
多数	475
麦罗贝尔先生	475
高南先生，省长的候选人	401
德·克莱米厄先生	61
苏瓦热先生，共和派，主张用严峻的法律培养法兰西人的个性	9
废票	2

入晚，全城灯火通明，张灯结彩。

“投省长的候选人票的那四百零一人的窗子都是哪些？”勒万问科夫。

回答就是一阵猛砸玻璃的可怕的声响；也有人打碎了法院院长多尼·德·昂热尔的窗子。

勒万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才睡醒，单独一人到城里四处逛了一趟。有一个奇怪的思想涌了出来，支配着他。

“如果我把我做的事情都告诉德·夏斯特莱夫人，她会说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他想了一个小时才找到答案，谁料这个小时竟如此温馨甜蜜。

“我为什么不给她写一封信？”勒万问自己。这个问题在他的心头盘踞了整整一个礼拜。

快到巴黎的时候，不意之间他突然想到葛朗代夫人住的那条街，接

着又想到她。这时他大笑了起来。

"你怎么啦?"科夫问他。

"没什么。我把一位很美的太太的名字给忘掉了,我热烈地爱着她。"

"我以为你在想你的部长等一下会怎么接待你呢。"

"让他见鬼去吧!……他一定会对我很冷淡,要查问我用掉多少钱,一定认为付出的代价太高。"

"一切都要看部长派去的暗探对你这次执行使命提出怎样的报告。你的举动简直不谨慎到了发疯的地步,你这一回可把年轻人的狂劲儿(人家叫它热情)全部发挥出来了。"

第五十五章

这是勒万早已预料到的。德·韦兹伯爵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就像平时一样,不过关于选举的事一句话也没问,对他这次出差也没有说什么客气话;待他的样子完全像昨天还见到过他一样。[1]

"他这是把他最好的待人态度给拿出来了;自从当了部长,国王府邸的礼节风度他都亲眼看到了。"

勒万这样想问题是对头的,可是想过之后,紧跟着又陷入一种愚蠢的念头之中,这就是所谓对利益的重视,对一些琐碎细节的斤斤计较。他把这次出差途中有意义的观感归纳了一下,用三言两语说了一说;他感到需要掌握自己,事情显然进展得不顺利,不过要让事情变好也并不难——这一节,不要当着部长面讲出来。至于虚荣、面子,此时他毫不在意,他清楚德·韦兹先生对这种专靠叙述得头头是道而了然于心的事情是个什么样的审判官。勒万居然三番五次地试图纠正他没能给部长挣回一文钱这种所谓错误,这正是出于所谓对利益的重视——这是很蠢的,对有个阔老子的男人来说尤其不可原谅。幸而勒万还相当有

[1] 原型:多弥尼克在昂科纳后受到德·圣奥莱尔先生的接待。(司汤达原注)

教养，他非常担心自己对利益的重视会害得他出格，而部长的口气似乎要把他们两人间的关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我同一位地位比我高得多的长官竟然大谈什么有益的事情，而他却只是和我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是我多大的耻辱啊！"

勒万让这次谈话到此为止，随即抽身走开。他的办公室让小人戴巴克给占用了，在他外出期间，戴巴克代行他的职务。这个小人态度极为冷漠地把日常公事交代给他，而这个人在他出差前只是个趴在他脚下的角色。

勒万同科夫什么话也没说，科夫办公的地方就在隔壁，科夫感到自己回来所受到的接待大有文章。到五点半，勒万喊他出去一起吃晚饭。他们坐到饭馆的单间雅座后，勒万笑着问：

"怎么样？"

"好嘛！你为努力挽救一桩归于失败的事业而做的事儿都很好，很精彩，你做的不过是一桩辉煌的罪行而已。你躲得过雅各宾派[1]或者查理第十派[2]的指责，那算你幸运。人家在办公室里还要进一步给你加上某种罪名，越大得离奇越好。人人都在窥视部长怎么对待你，这一回你真是惨透了。"

"法兰西是很幸运的国家，"勒万欢快地说，"因为这些混帐部长还不懂得利用年轻人的狂劲儿（就是人家叫做热情的那种狂劲）。一个军官在溃败中为了突袭一座控制了大路、杀伤力又极强的炮台，指挥龙骑兵下马徒步前进——我很想知道指挥这样一个军官的司令官怎么对待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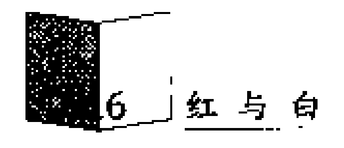
他们这样谈论了很久，后来勒万告诉科夫：他并不想娶部长的一个什么亲戚当老婆，所以他一无所求。

科夫很奇怪地问："那么，在派你执行这次任务之前，部长为什么对

---

① 雅各宾派：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有一个因会址设于巴黎雅各宾修道院而得名的政治组织：雅各宾俱乐部，其成员被称为雅各宾派。1791年10月1日的立法议会中，斐扬派（立宪君主派）构成右翼，吉伦特派代表左翼，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少数人集团雅各宾派（反对君主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则代表最左的一翼。

② 查理第十派（carlisme）：1830年七月革命查理第十被迫退位后产生的一个支持查理第十及波旁家族长系的集团。



你那么好？现在，他收到德·塞朗维尔先生写的几封信之后，为什么又不整一整你？”

“他怕我父亲的客厅。如果我没有一个全巴黎都害怕的很有才智的人做父亲的话，那我一定和你一样，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共和派把咱们推入失意的深渊之中，就休想翻身了……不过，你说给我听听，你以为一个共和派的政府会不会和当前的政府同样荒谬？”

“可能不那么荒谬，但比它更残暴；大概像一头狂怒的狼。你想要证据？证据就在眼前。如果你明天当上权力大得无边的内政部长的话，那你对黎格堡先生和德·塞朗维尔先生所辖两省将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

“我就任命麦罗贝尔先生为省长，把两省军队指挥权交给法里将军。”

“你别忘了这些措施引出的对抗，也不要忘记黎格堡和塞朗维尔两省呼唤良知和正义的一派人的热烈欢呼。麦罗贝尔先生也可能成为他那一省的土皇帝；如果他那一省竟敢对巴黎的行动有什么冒犯的话，又将如何？就以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来说吧，如果这个省敢于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一看我们格洛内勒路这四百三十个整天埋头抄写公文的装模作样的糊涂虫——其中也包括你我，那又将如何？如果各省都要求安插六名薪俸三万法郎、办公费一万法郎的人在内政部，那么，被指派专门与良知艰苦作战的至少三百五十名雇员又会怎么样呢？依此类推，国王又会怎么样呢？任何政府都是一种恶疾，不过是预防更大恶疾的一种恶疾……，如此等等。”

“戈提埃先生就曾经对我讲过这样的话，这是我认识的最贤明的人，是南锡的一个共和派。他怎么不在这里，跟我们讨论讨论？他这个人和你一样，也读过拉格朗热的《函数论》，当然比我强百倍了……”

这两位朋友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因为科夫知道怎样抵制勒万，又使勒万很喜欢他，出于感激的心情，他认为自己应该对勒万有所报答。科夫一直感到奇怪的是勒万很富有，却并不荒谬。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科夫问他：

“你是不是生在巴黎？”

“是呀，那还用说。”

"那么，令尊在那个时期就有了一所漂亮的宅邸了，你三岁就坐上马车出来逛逛了？"

"那还用问，"勒万笑着说。"你为什么问这些问题？"

"因为，我很奇怪，我发现你既不荒谬又不乏味；不过，也得看到，那在将来还是要来的。通过你这次使命取得的成功，你应该看到你现在所有的品质都是社会所不欢迎的。如果你只是在布卢瓦挨烂泥一顿砸那种情况，你回来时，部长一定会颁发给你十字勋章的。"

"见鬼去吧，我怎么也不想再接这样的任务！"勒万说。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你的一次最好也最有意思的生活体验。不论你做什么，你一定忘不了法里将军、德·塞朗维尔先生、勒卡尼院长、德·黎格堡先生、市长岁莱先生……"

"忘不了。"

"那么，好了！精神方面经历的最讨厌的事也有了。把事实拿出来，摆在面前，这是开始。在继续考察各个官署里人与事的命运吧，他们在你的想象里是这么现实。你得赶快，因为部长说不定已经动脑筋准备在背后戳你一刀，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你搞掉，又不得罪令尊大人，这是很有可能的。"

"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的父亲经过三次无结果的投票[1]，最后以两票可爱的多数通过，当选阿韦龙省的议员了。"

"你没跟我谈到他竞选嘛。"

"我觉得那很可笑，另一方面我也没空去想这个事儿啊。这件事我还是从那回害得德·塞朗维尔先生昏倒的那个特别信使带来的消息里听说的。"

两天后，德·韦兹伯爵对勒万说：

"这个文件请你念一念。"

这是一份关于为选举事务而分别予以奖赏的初步名单。部长把文件拿给他，满面笑容，表示出一种好心肠，似乎说："虽然你并没有作出什么成就，可你看我是怎么对待你的。"勒万看这个名单，奖一万法郎的

---

[1] 无结果的投票：投票结果无一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票数。



有三名，在受奖人的姓名一旁注着“取得成功”四字；第四行上写着：“勒万先生、查案官，未取得成功（麦罗贝尔先生以一票多数当选），但工作热忱出色，实为不可多得的属下，奖八千法郎。”

“怎么样！”部长说，“在歌剧院说的话没有失言吧？”

勒万见名单上有少数人员工作未取得成绩仅获得二千五百法郎的奖金。勒万表示了感谢，然后说：

“我对部长阁下有个请求，就是不要把我列入名单。”

“我明白了，”部长说，他的表情立刻变得极其严厉。“你想要十字勋章；不过，说实在的，你干了那么多荒唐事，我不能为你提出这样的请求。你的性格比你的年龄更幼稚，更缺乏经验。你去问问戴巴克，你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回来，接着又是一封又一封信，简直令人吃惊。”

“正因为这样，我才请求部长阁下不要考虑给我十字勋章，也不要发给我奖金。”

“先生，请你注意，”部长勃然大怒，说道，“我可是在对你认真说话。当然，当然，这是笔，请在你的名字旁边把你的意思写上。”

勒万在他的名字旁边写了这样的字句：“选举未取得成功，十字勋章、奖金一概请免”；然后又连名字一起全都划掉。在名单下面，他又写上：科夫先生，奖二千五百法郎。

部长一面看着勒万写上的字句，一面说：“请你注意，这张名单我是要拿到国王那里去的。以后，令尊大人同我谈起这件事，那也没有用了。”

“部长阁下有重大职务在身，不会记得歌剧院那次谈话。我要把我的愿望明确说一下：我父亲不再需要关心我的政治命运。”

“好嘛！就请你把有关奖金的事情经过，向我的朋友勒万先生说明一下。你本来拿八千法郎，可你把数字划掉了。再见吧，先生。”

部长的马车刚刚离开官邸，接着德·韦兹伯爵夫人就叫人来请勒万。

勒万一看到她，心里不禁暗想：“真见鬼，她今天看起来非常美。她一点也没有畏怯的样子，眼睛里闪出火一般的激情。这变化含有什么意思？”

“你回来后一直在跟我们斗气嘛；我一直在等机会跟你详谈。我可

以向你保证，在部长面前，没有一个人替你打来的电报说过话。我可鼓起最大的勇气不许人家在吃饭的时候，当着我的面讲这些电报的坏话。不过，可能所有的人都受了骗，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你的仇人，因为可能借你这次办事诬蔑你；我知道金钱利益在你是无所谓的，不过必须让你的仇人在这件事情上闭嘴才成，所以今天早上，我从我丈夫那儿了解到要把你呈报给国王，发一笔八千法郎的奖金。我希望是一万，可是德·韦兹先生告诉我，这个数目本来是发给取得最大成就的人的，而且昨天又收到了德·塞朗维尔先生和冈城市长罗莱先生的信，信上对你骂得可吓人啦。我反对这些来信，说令尊大人当选了嘛，当时就把他给说服了。德·韦兹先生因此就叫人把原来那份名单重抄过，原来的名单上你被排在末尾，是四千法郎那一档，重写过的名单上你排在第四，是八千法郎那一档。”

这些话是用许多言词表达的，里面有女人的许多手法和矜持，有善意的标记，还有我们在这里无暇详记的关切之意。勒万对这一点很敏感，因为半个月来没有见到过几张友好的面孔，他已经对这种人情世故有点习惯了；也是时候了，他已经二十六岁了。

“我应该讨好这个胆怯的女人；大人物对她压力太大，让她受不了，我可能给她带来安慰。我的办公室离她的房间只有五十步路。”

勒万对她讲，他刚刚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

“我的上帝呀！”她叫出声来，“你生气了吗？只要机会来了，你一定会得到十字勋章的，我敢说。”

这话的意思是说：“难道你要离开我们吗？”

她说这话的声调很让勒万动心，他差一点要吻她的手。德·韦兹夫人也很激动，他是因为感激才感动的。

吕西安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见到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满脸仇恨的，现在眼前的这张面孔却又温柔又充满友情，这让他感动。

“可是，我和她搭上关系，那又要忍受多少次叫人厌烦的晚餐，还要从餐桌的另一头看她丈夫那副尊容，还要不断看到她的表弟，那个小坏蛋戴巴克！”

他的这些想法都在不到半秒钟之间一闪而过。

“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划去了，”勒万又说；“不过，既然你关心我的前

途，我就把我拒绝接受奖金的真正原因告诉你。这个发奖名单说不定有一天公开发表出去。那时就会弄得满城风雨，我还年轻，不愿冒这样的风险。八千法郎在我不值一提。”

“噢！我的上帝，”德·韦兹夫人带着恐惧的声调说，“莫非你也和克拉帕尔先生一样？你认为共和国马上又要卷土重来了？”

德·韦兹夫人满脸都是惊恐和疑虑。勒万在这张脸上看到的却是心灵的枯寂空虚。

勒万想：“恐惧心理使她把关切和友情的意念都丢得一干二净。在这个世纪，特权这个东西售价可真昂贵啊，戈提埃对一个自称为君主的人动了怜悯之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戈提埃说，这样的看法他只对很少人谈过，也许有人以为里面含有最俗的嫉妒心。他还说过这样的话：一八一四年，君主或公爵的头衔就从一个比这个世纪的年龄还要小的青年身上夺去一部分狂热劲头。一个贫穷的青年因自己的姓氏而惶惶不安，可又必须相信自己比别人更幸运。这个可怜的小女人，你要是叫她勒鲁夫人，她一定会觉得更幸福……这种怕担风险、怕遭到危难的想法，在德·夏斯特莱夫人身上，情况正好相反，风险和危难反而会从她身上激发起迷人的勇敢精神……有一天晚上，我对她讲了这样的话，我说：‘我要和你斗’，看她那目光，看她那眼色！……可我，在巴黎做什么？为什么不立刻飞到南锡去？我要在她面前跪下来，请她宽恕，仅仅因为她有一件事没有告诉我，我就发了脾气。让一个年轻人认错多难，但愿还能爱下去。可是，有什么用呢？我从来没有说过把我们的生命公开地结合在一起。”

“你生气了吗？”德·韦兹夫人用胆怯的声调说。

她的话唤醒了勒万。

他心里想：“她又不害怕了。噢！我的上帝，我恐怕至少有一分钟没有说话了！”

他问：“我这么胡思乱想，是不是很久了？”

“至少有三分钟，”德·韦兹夫人极其和蔼可亲地说；不过在她有意表示友好亲切的神色中，甚至也含有一个很有权势的部长的夫人一点责备的意味，这样的心不在焉是她未曾经历过的，何况还是面对面坐在一起。

"这是因为，在你的面前，夫人，我恰恰产生一种自我责备的感情。"

勒万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后，就再也没话好对德·韦兹夫人说了。他又补充了几句一般应酬的话，随她满脸绯红，便只管一走了事，躲进自己的办公室不出来了。

他想："我简直把生活给抛在脑后了。野心驱使我干这种蠢事，让我把世界上唯一对我是真实的东西撇在一边不问。为了野心，心也抛掉了，真荒唐，特别不能做一个有野心的人……我再也不能这么荒唐下去了。我本想对我父亲表示感恩。够了，真够了……他们居然以为我由于没有升级，没有拿到十字勋章而生气！我在部里的那些敌人也许说我到南锡找共和派去了。使用电报，电报反过来与我作对……我干什么去碰这种魔鬼的东西？"勒万最后几乎笑着把话说了出来。

等下了决心要到南锡去旅行一次，勒万才感到自己是个男子汉。

"我父亲这几天就回来，要等他回来才行；这是义务，我得听听他对我在冈城的行为的意见才好，部里对这一点是大不以为然的。"

晚上，在葛朗代夫人家里，他决心让自己不显出懊恼不快的样子，这样竟使他神采奕奕。在那间椭圆形小客厅里，差不多有三十位客人，他成了谈话的中心人物，所有个别谈话都停了下来，大家听他谈了至少二十分钟。

他这样成功，使葛朗代夫人很兴奋。

"每天晚上都出现二三回今天这样的场面，我的沙龙很快就会成为巴黎头号沙龙。"

这时，人们站起来要去打台球，葛朗代夫人离开这些客人，来到勒万身边；那些人只顾在那里挑选台球杆，这里就只有她一人和勒万在一起了。

"这次到外省跑了一趟，晚上都怎么消遣？"

"我想念着巴黎的一位年轻女人，我对她怀有极大的热情。"

这是他第一次对葛朗代夫人说出这样一句话，这话说得恰到好处。这句话她玩味了至少五分钟，接下来才想到自己在社交界的地位。野心于是强有力地发挥出力量来，她根本不想约束一下自己，便怒气冲冲地看着勒万。亲切温柔的词句在勒万此刻简直一文不值，因为他决定到南锡去，心里早已充满了温情 整整一个晚上，勒万对葛朗代夫人都

极其温柔。[1]

人们可以想象吕西安谈起他离家外出时受到了怎样的对待。

“我就是要反对你，”他父亲兴致勃勃地叫道。“对你的部长，你一定要加倍地卖力，加倍地赔小心。你有勇气的话，让他老婆生个孩子出来。”

议会开幕两天前，吕西安在马路上突然被一个上年纪的男人抱住，他一下认不出他来，感到非常意外。这人原来是杜波列，上下穿着簇新的衣服。皮靴是新的，帽子是新的，衣冠楚楚，样样齐全。

“真是奇迹！”吕西安想道……[2]

第五十六章

勒万先生从阿韦龙省参加选举回来，心情愉快，兴致很高。

“那边天很热，山鹑可好极了，真有味道，人也有趣。我的一个选举人托我给他寄四双精工制作的皮靴去；我应该好好研究研究巴黎皮靴制造商的手艺，那该是一种时髦制品，不过，坚固耐穿也不可不顾。总之，找到这么有本事的制靴商，我就把德·马勒巴先生托我带来的一只旧靴交给他。还有一件事，就是卡斯塔内先生一处乡村别墅连到王家大道的一段一里多长的支路要修，我一定要找内政部长先生替他争取到手；除了人家还要写信来托办的事情外，这会儿一共有五十三件事非要我办到不可。”

勒万先生接下来给勒万夫人和儿子讲他如何采取巧妙手段，终于

---

[1] 是从选举和野心这些观念中脱身出来的时候了。自第 14 页起就写这些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从第 278 页开始写新的观念，可见选举事一共写了 264 页。（司汤达原注）

[2] 这一段文字表明司汤达把杜波列博士引到巴黎来的意图。下文可以看到这一计划的续文，只是形式不同，但同样处于草稿的状态。（马尔蒂诺注）

赢得七票多数而取胜。[1]

“总括一句，在这个省份我一刻也没有感到厌烦，如果我的夫人跟我一起去，那就十全十美了。好多年我和很多人讲的都是那些烦人的事和讨厌的公务，说的听的都是有关政府的那种平庸乏味的事，我真是受够了。这些稳健派蠢货，连懂也不懂却满口不是基佐就是梯也尔[2]的陈词滥调，我一见他们就烦得要死，唤起我一种没法用金钱驱除的厌恶。离开这些人之后，在一二个小时内我简直蠢头蠢脑，没了方向，怎么也恢复不过来，连自己也厌烦起来了。”

勒万夫人说：“如果他们更卑鄙一些，或者至少更狂热一些，我看也不会这么叫人厌烦。”

勒万先生对儿子说：“现在，你把在商巴尼埃和冈城冒的险讲给我听听吧。”

“你是要听长篇的还是短篇的？”

“长篇的，”勒万夫人说。“我喜欢听长篇，我很愿意再听你讲一遍。”她对丈夫说：“我真想看看你是怎么个想法。”

“好啦！”勒万先生说，愉快地让了步，“已经十点三刻了，弄点潘趣酒来喝喝，就请讲吧。”

勒万夫人示意听差，他关上门出去了。吕西安用五分钟时间把在布卢瓦受到的委屈和商巴尼埃的选举简要叙述了一下（“因为在冈城，我真需要听到你的意见啊”），接下来，他就把我们已经用很长篇幅对读者讲过的故事，长篇大论地讲了起来。

故事讲到一半光景，勒万先生开始提出一些问题。

他对儿子说：“多讲细节，多讲细节，只有从细节中才看得见特征和真实……”

讲到半夜十二点半，勒万先生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的部长在你回来后那样对待你的缘故，原因就在这里！”他非常生气。

---

① 上文司汤达已指出仅两票多数。（马尔蒂诺注）

② 梯也尔（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和首相，1834 年残酷镇压里昂工人起义；1871 年 3 月同普鲁士签订《凡尔赛预备和约》，同年血腥镇压巴黎公社，1871—1873 年，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著有《法国革命史》、《执政府与帝国史》等。

吕西安问："我做得对还是不对？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在战场上，在激烈的战斗中，我总以为我非常有道理，可是来到这里，我就有些疑惑了。"

"我嘛，毫不怀疑，"勒万夫人说。"你的行为就和最正直的人所能做的没什么两样。你到四十岁，再和那个小个子文人省长打交道，当然会更有分寸，因为，文人的仇恨几乎和教士的仇恨一样危险，同样，到了四十岁，你再和狄容瓦尔、勒卡尼这类先生办交涉，就不会那么起劲、那么大胆了……"

勒万夫人的神情本希望勒万先生赞同，可他一声不响，于是她只好自己出马为儿子辩护。

吕西安说："我可要反对我的辩护人了。过去的事就算了，格洛内勒路的比利多阿生[1]，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我的自豪感受到了伤害；我该对自己怎么看？我总有点价值吧，我要问你的就是这一点，"他对父亲说。"我并不是问你对我有没有感情，也不是问你在外边会怎么说。我在叙述这些事的时候，可能偏向自己，讲得走了样，也许当时我根据这样的实情所采取的措施已被证明没错，我还不知道。我向你保证，科夫先生这个人实在是一点也不叫人讨厌的。"

"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坏人。"

"妈妈，这你可错了；他这个人只不过心灰意懒，萎靡不振。他若有四百法郎的年金收入，就会到离马赛儿里路的圣博姆山[2]里去隐居。"

"他为什么不去当修道士？"

"他认为上帝不存在，或者有那么一个，只是不好。"

"这倒一点也不蠢，"勒万先生说。

"不过，比这更要坏，"勒万夫人说，"这反倒证明我简直怕这样的人。"

"这是因为我太笨，"吕西安说，"我本来想让父亲再听我的忠实助

---

① 即唐居斯曼·比利多阿生：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一个愚蠢无知、身穿西班牙法官长袍、口吃的代理首席法官。此处喻指内政部长。

② 圣博姆山，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石灰岩山，山上有圣玛德莱娜居住过的岩洞和美丽的山毛榉森林，从而成为著名圣地、朝圣中心。在罗讷河口省与瓦尔省的交界处，马赛市东面，海拔1147米。

手讲讲我这次出征的故事，尽管他常常和我意见不一致。以后要让父亲再听一遍恐怕就办不到了，"他转过脸去对他母亲说，"如果你不帮我请求的话。"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听嘛，你讲的让我又想到我在阿韦龙省取得的胜利，我在那边就得到正统派五票，其中至少有两个人以为宣过誓的人从此完结，可是我向他们保证我反对这种宣誓，并且这样做了，因为那就是公然盗窃嘛。"

"噢，我的朋友！我怕的就是这个呀，"勒万夫人说。"你的胸没出问题吧？"

"我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和我的两个极端保王党①，我已经叫人指定这两个极端保王党人士通过他们的听忏悔教士去宣誓，并且把他们的选票让给我。不知道你这个科夫明天愿不愿意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他问他的妻子："明天没有外人吧？"

"咱们去德·泰米纳夫人府上的约会还没有正式定下来。"

"明天晚饭在家里吃，就咱们三个人，再加上科夫先生。他虽叫人厌烦，像我所担心的那样，但一块儿吃饭恐怕就不那么叫人厌烦了吧？把门关上不见客，咱们只叫昂塞姆一个人侍候就行了。"

吕西安费了好大劲才把科夫拖了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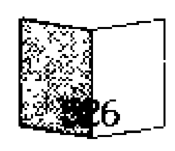
"你就看好了，这顿晚饭要是在康卡尔岩石饭店巴莱纳老板那里吃，一客非得要四十法郎不可，就是出这个价，巴莱纳也未必做得出这么好的菜来。"

"就去吃这四十法郎的晚饭吧，这差不多相当于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呢。"

科夫叙述事情经过的那种冷静和简练把勒万先生给征服了。

"哎呀，先生！我可要感谢你，你一点也没吹，好，"这位阿韦龙省议员对他说。"这些人简直让我得了消化不良症，这些得意忘形、喜欢吹

① 极端保王党：贵族和教士所领导的政党，要求将被没收的财产发还给逃亡贵族，并废止宗教和约，其绰号叫"极端保王党"，他们的保王主义比国王本人更顽固。他们并不要恢复君主专制政体，因为1815年他们在下院取得多数时，曾想强迫国王在多数党中选择阁员。但极端保王党反对宪章中关于国家财产与宗教和约的部分，因此比国王更走极端。



牛的人，总是说明天一定胜利，没有问题，到了明天你问他们为什么吃败仗，他们除了哑口无言外什么也答不出。”

勒万先生问了科夫很多问题。勒万夫人听了对她儿子种种机智大胆的行为的这个第三版叙述也欣喜万分。到九点钟的时候，科夫打算告辞，这时，勒万先生一定要带他到歌剧院包厢里去看戏。他们相处了一晚，将要分手的时候，勒万先生对他说：

“你在部里工作，我真气不过。我想请你到我这里来，薪金四千法郎。自从不幸的凡·彼得斯死后，我有很多事没有办好，再加上德·韦兹伯爵对我们这位英雄做出一桩蠢事，所以我心里想搞它六个星期半反对派的行动。至于能否成功，我还没有把握，我这个人的脾气是出了名的，说不定会把我的同事们害得惊慌失措，所以，只有联合十五到二十位议员，我才能成功……这是确实的：一方面我的主张和他们的互相并无妨碍……不管他们想做出什么蠢事来，我的想法总和他们的一样，这我会对他们讲的……不过，糟糕的是德·韦兹先生，你对我这么个年纪幼小的英雄做出你那种混帐事来报答我，总说不过去吧。作为你的银行老板，我再来报复似乎也不该……有仇必报，应该的嘛，”勒万先生提高了嗓门，像对自己说话那样，“但是，作为银行家，在为人正直上我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牺牲。所以，如果确有可为的话，这实在是大有可为的，何况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后来，他没再说话，坐在那里沉思默想。吕西安觉得这场政治性谈话似乎长了一点，忽然看见雷蒙德小姐坐在六楼包厢里，接着他就走了。

勒万先生突然开口对科夫说：“拿起武器来！应当干。”

“我没有表，”科夫冷静地说。“令郎把我从圣佩拉其救出来……”对那只表，他仍然觉得面子上下不来，所以说：“我破产后，表也给写进我的资产负债表里去了。”

“光明磊落，光明磊落，我亲爱的科夫，”勒万先生心不在焉地说。接着他又认真地讲：“我能相信你永远不讲出去吗？我要求你永远别再提到我的名字，也别再提到我儿子的名字。”

“这是我的习惯，一言为定。”

“请你明天到我家里来吃晚饭。如果有客，我就叫他们把饭开到我的房间里来；咱们只有三个人，我的儿子，还有先生你。你的聪明，你坚

定的理智，让我非常高兴，我非常想让你高兴一下，如果你有悲观厌世的情绪，如果你是愤世嫉俗的人的话。”

“是的，先生，因为我对人类实在太爱了。”

半个月后，勒万先生有了很大的变化，使他的朋友大为惊奇：他和新当选的三四十位最愚蠢的议员交上了朋友，往来不断。想不到他一点也不嘲弄他们。勒万的朋友中有一位外交官，特别感到忧虑不安：他居然对一些脓包也不再那么蛮横无礼，竟和他们认真交谈，他的脾气真是变了，我们将要失去这么一个好朋友了。

勒万先生往德·韦兹先生那里也走动得很勤，尤其在部长接待议员的日子里。连电报事件发生了三四起，他也十分漂亮地为部长的利益出了力。

“这个生铁一样的性格总算让我给熬到头了，”德·韦兹先生说。“我居然把这个性格给制伏了，”他一边对自己这样说，一边得意地搓搓手，“得敢于碰它。我还没让他的儿子当上中尉，可他已经屈服在我的脚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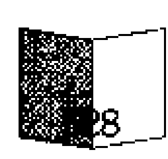
经过这么一番精彩的推理，部长对勒万先生产生了一点优越感，尽管这样，可他仍然没有能够逃出勒万先生的掌心，反使勒万先生高兴得心花怒放。因为德·韦兹先生所交往的人中间，有头脑的人士一个也没有，原因不必细说，所以，勒万先生处于这些又活跃又精明、在现政府治下大发横财的人中间，因脾气、习惯的变化而引起的惊异，这位部长一无所知，完全给蒙在鼓里。

这些有头脑有才智的人士本来是勒万先生的座上客，这早已成为惯例，可现在他不再邀请他们，只偶尔请他们到饭店去吃一两顿。女客也不再请了，他每天总是和五六位议员一起吃晚饭。勒万夫人也奇怪得不得了。他还对他们讲了一些怪话，譬如：

“我请酒嘛，每逢部长们或者国王不请客，那么，就请诸位光临，我的酒席比起最好的饭店来，每客标准都要高出二十法郎。比如说，大菱鲆[1]……”

---

[1] 大菱鲆(turbot)，一种鲽科大扁鱼，菱形，有鳞，两眼长在左侧面，分布于大西洋和地中海沿海一带，右侧向下卧在沙底，以小动物为食。此处讲的大菱鲆产于法国西部海岸，肉质细嫩，价格十分昂贵。



这就是关于大菱鲆、宣布鱼值多少钱的故事的由来(这都是他胡编出来的,因为对这类琐事他自己根本一无所知)。

"上个礼拜一,同样的大菱鲆,"勒万先生又说,"我说同样的,这话就不对了,这回是拉芒什海峡[1]出产的大菱鲆,不过,重量是同样的,鲜美是同样的,反正是大菱鲆就是了,价格却要比这一条便宜十个法郎。"

每当扯到这类奇谈,他总是避开妻子的目光,不去看她。

勒万先生对付他这些议员朋友所关心的事,很有艺术手腕。他总是把自己的想法明明白白地讲出来,让他们了解,关于大菱鲆即是一例,或者,倘若讲到某些传闻逸事,他就谈起巴黎出租马车夫半夜三更怎样把不认识路、又偏偏冒险回家的冒失鬼给拉到城外乡下去[2]。

勒万夫人对他这么讲感到非常奇怪,可她不敢问丈夫是怎么一回事。他回答起来总是开开玩笑,答非所问。

勒万先生让他的议员朋友把他们那点理解力积蓄起来,以便集中力量来接受一个艰深的观点,他通过千百种事实,为他们归纳出这个观点,有时候,他干脆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指明,说:

"团结就是力量。如果说,这个原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在那些评议会议上更是如此。除非出了一个米拉波,那是例外,但现在谁是米拉波?反正不是我。如果,我们中间没有人死抱住自己的看法不放,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不要小看了。我们在座的是二十个朋友,那么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照多数人即十一个人那样考虑问题。明天,议会就要提出法案条文进行审议;那么好,等咱们在这里吃过晚饭以后,就我们这些人,先就这个法案的条文讨论讨论看。拿我来说,我没有什么长处,不过有一点和你们不同,那就是四十五年来,我一直对巴黎的种种狡诈内幕进行研究。我总是为我多数朋友的意见而放弃我个人的意见,因为说到底,四只眼睛总比两只眼睛看得清。我们要研究研究明天得采取什么措施,提出什么主张;如果我们现在是二十个人,照我的意见,若有十一位说是,那么,其他九位就得也说是,尽管他

---

[1] 拉芒什海峡,即英吉利海峡,在英国和法国之间。

[2] 原型:我想象到热拉尔先生在舍纳瓦兹请客的情景。(司汤达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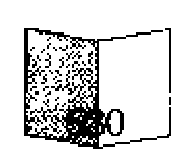
们可能坚持说否。这就是咱们为什么有力量的缘故。倘若我们能够联合可靠的三十票，那么，内阁各位部长即使想拒绝我们也无能为力。等会儿咱们把每人为家庭最急于办的事情，开一份小备忘录下来（我说的是办得到的事情）。等咱们每一位从迫不得已的部长们那儿受惠并得到满足，看那价值差不多两清了，咱们再开列第二个表。各位先生，关于议会的这次行动计划，你们看怎么样？"

勒万先生选中的二十位议员在巴黎没有朋友又缺少关系，他们在巴黎逗留期间简直茫无头绪，糊里糊涂，所以他才把这套理论教给他们，并请他们吃饭。这二十个人几乎都是南方人，奥弗涅人或佩皮尼扬[1]至波尔多一带的人。其中只有某某某先生是个例外：南锡人，是勒万先生的儿子介绍过来的。勒万先生最注意的事情就是不要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尽管他时时处处让步，可是他总出错儿。他的嘴角带有嘲弄意味地一撇一撇，总害得他们惶惶不安，有两三位先生觉得他这样子是在嘲笑他们，连请他们吃饭也不来了。他可庆幸地另外换了几个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的议员，他们可是一心指望替儿子女婿捞个好位子。

议会会议开幕后近一个月，勒万先生请客吃饭差不多请了二十次，他估计这支队伍训练得差不多了，可以拉上前线去了。有一天，他准备了极精美的晚宴，吃过之后，他请他们到另一个房间，郑重其事地对第二天将要讨论的一个不甚重要的问题进行表决。尽管他费去九牛二虎之力（当然是通过曲折的方式谨慎进行的，目的是让议员们明白议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十九人中竟有十二人对质询中荒谬的一方投了赞成票。勒万先生早就说过他必须支持多数的意见。现在，面对这个荒唐的局面，他自然也不免露出人所共有的弱点，显得没有办法，但他还是拼命解释，力图开导他的多数派，一讲就讲了一个半小时；这样一来，议员们只好对他说出真心话，勒万被拒绝了，落得个前功尽弃。第二天，是他在议会打出第一炮的日子，他勇气十足，不顾一切，他支持的恰恰是一桩显而易见的糊涂事；他成了所有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可他那个小集团对他却很感激。

---

[1] 佩皮尼扬，法国南部城市，东比利牛斯省省会。



勒万先生为这帮地道的佩里戈尔[1]人，奥弗涅人的所谓真心话不知耗去多少心血，详细情况恕不多写了。他唯恐他们被别人拉拢过去，有几次甚至亲自陪他们去找带家具的出租寓所，顺路陪他们到卖现成裤子的裁缝那里讨价还价帮他们买衣服。如果他想干的话，他真敢把他们的衣食住行全包下来，干脆把他们养起来。

经过日复一日的苦心经营（其中每一天总有些新鲜事儿发生，也叫他感到有趣好玩），他很快就联合了二十九位议员。这时，勒万先生决定除了这二十九人以外，不再拉别的议员来吃饭了，但几乎每天议会散会，他那豪华轿式四轮马车仍然坐得满满的。有一位记者，他的朋友，佯装在攻击他，其实是透露一个有二十九票表决权的强有力的所谓“南方集团”已告组成。内阁对付得了这个新出现的庇耶特（Piet）[2]联盟吗？这位记者心里也这样问自己。

这个“南方集团”第二次亮相的机会来了，勒万先生前一天晚饭后对他们说，是显示它的存在的时候了，让他们进行表决。结果仍是老毛病，二十九票中十九人给质询中荒谬的一方投了赞成票。到了第二天，勒万先生登上了讲坛，结果荒谬派以八票多数在议会里获得胜利。次日，报上对“南方集团”再一次进行了抨击。

勒万先生一个月来一直鼓动他们登台发言，结果是白费劲，没有一个人敢去，实在也没有这个能耐。勒万先生在财政部有朋友，他弄到朗格多克地区[3]某一村镇的一个官员职位和两处烟草专卖权，就把这些位子在这二十八个亲信中间分配了。又过了三天，显然因为时间不允许可，有一项议案他打算不再进行表决，这个议案对某位部长可有利害关系。这位部长那天穿起军礼服，容光焕发，胸有成竹地出席会议；他

---

① 佩里戈尔，法国历史文化大区，今包括南部多尔多涅省和洛特－加龙省的一部分。

② 司汤达虚构了“南方集团”，一面不再进行虚构创造。他的整部小说全都建筑在一根根坚固的“桩基”（pilotis）上。王政复辟时期，一位勒芒市议员，住在泰雷兹路的让－皮埃尔·庇耶特－塔尔迪沃，自称是保王派议员俱乐部的头头，经常邀请他的同事参加丰盛的晚宴，在议会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据掌玺大臣帕斯基埃称（《回忆录》第4卷，第12页），维勒尔和科尔比埃尔都是在这个庇耶特联盟里奠定了他们高升的基础的。（马尔蒂诺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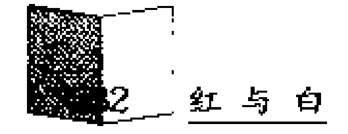
③ 朗格多克，法国南部旧省，今包括阿尔代什、加尔和埃罗省，以及奥德省大部分，上加龙、洛泽尔、塔恩、塔恩－加龙、阿列日和上卢瓦尔等省的一部分。

见到他的几位主要朋友，跑过去一一握手，又在座位上接受另一些朋友的问候，又转过身朝他那一派亲信的席位送去爱抚的眼风。报告人出场了，对议案作了说明，结论对这位部长是有利的。一个狂热的稳健派人物接着发言，支持报告人的意见。议会会场上人们感到厌烦，看来绝大多数准备同意这个报告了。勒万先生的议员朋友不知所措，都转过头来朝他的位子上看，他的位子与内阁各部部长坐的位子相近。勒万先生站起来，走上讲坛，作了自由发言。他的声音很弱，尽管如此，还是引起大家的注意，会场静了下来。他的演说一开始，就抓住三四点大加发挥，既巧妙，又恶毒。他讲第一点的时候，讲坛旁边有十五至二十位议员笑了起来；讲到第二点，会场明显地哄笑起来，而且出现一阵愉快的小声议论，这时，整个议会活跃了起来；讲到第三点（平心而论，确实讲得十分恶毒），引起了哄堂大笑。有关的那位部长要求发言，言是发了，却很不成功。德·韦兹伯爵先生一向十分注意议会事务，于是出来给他的同僚解围。这正是勒万先生两个月来梦寐以求，可又求之不得的；勒万先生去找他的同事请求把发言机会让给他。刚才部长德·韦兹伯爵发言，针对他讲的几个笑话中的一个作了相当出色的反击，勒万先生要求就他个人的问题发言。主席拒绝了他的要求。勒万先生便大喊大叫起来，表示不满，于是议会同意让他发言，请另一位议员让出发言的机会。

勒万先生的第二次演说简直成了他的一大胜利；他倾其全力，把他的恶意一古脑儿都发挥了出来，他抓住几点（不但内容冷酷无情，而且形式也无懈可击），狠狠地向德·韦兹先生打去。整个议会会场哄堂大笑有八至十次之多，其中有三四次，整个议会向他拍手叫好。勒万先生的声调很低，在他发言的时候，人们都屏息静听，连大厅里有只苍蝇飞过也听得见。他的成功，只有过去可敬的昂德里厄[①]在法兰西学院公开会议上所取得的成功可以媲美。德·韦兹先生坐在自己的席位上焦躁不安，来回不停地向那些议会成员、银行家和勒万先生的朋友示意。他快气疯了，甚至对他的同僚说他要去决斗。

---

① 昂德里厄（François - Guillaume - Jean - Stanislas Andrieux，1759 - 1833），法国诗人、剧作家，1829年任法兰西学院常任秘书。



陆军部长问他："和这样一票决斗？如果你把这个小老头儿给杀了，那就糟得不能再糟了，那就要弄到内阁头上来了。"

勒万先生一举而大获成功，真是喜出望外。他的演说，好比一颗心，一颗充满怨恨而自我克制了两个月的心突然破裂，怨恨喷涌而出；这颗心为了复仇，甚至不惮其烦地致力于最庸俗无聊的琐事。如果说他的演说是一次又恶毒、又尖锐、又蛊惑人心的攻击，那么，就它的意义来说，其实是很不平常的，它已经成为议会历次会议中最吸引人的一次会议的标志了。勒万先生从讲坛上走下来之后，不论谁再去发言也不会有人听了。

现在才四点半钟；所有的议员随便谈了一会儿后，纷纷散去，只有那位主要的稳健派议员和议长留下来，这位稳健派已经有了几条理由准备和勒万先生这一次出色的即兴演说较量一番。勒万先生一回到家就上床睡觉，他已经疲倦极了。不过这天晚上九点钟光景，他打开门又走出来见客，此时他才感到精神稍稍有所恢复。于是又听见一阵阵祝贺声和恭维话，连几位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的议员也跑来向他道贺，跟他握手。

勒万先生对他们说："你们明天如果同意让我发言，我还要就这个问题深谈一番。"

"我的朋友，你真是不想活啦！"勒万夫人一再这么说，十分不安。

这天晚上来的新闻记者，大多数是向他要演说稿的，他拿出一张扑克牌给他们看，只见他在牌上写了五条可供发挥的观点，别的什么也没有。记者们弄清他的演说当真是即兴演说，对他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代米拉波"的名声，一点也不开玩笑，真的传开了。

勒万先生机巧地对这种吹捧作出回答，声称这样称呼他是不公正的。

"你再在议会上谈下去嘛！"一个很有头脑的记者叫了起来。"当然，你那些谈话决不会被遗忘的，因为我记忆力很好。"

他在一张桌子上把勒万先生刚才补充讲的话都草草地速记了下来。勒万先生反应十分敏捷，见自己的谈话将要公开发表，又对他讲了三四个关于德·韦兹伯爵先生的十分精彩的讥讽的观点，这是他散会后才想到的。

十点钟的时候,《通报》速记员把勒万先生的演说记录整理稿给他送来,请他审阅。

"我们过去对富瓦将军[1]就是这么办的。"

这话使演说者十分高兴。

"这么说来我明天未必非讲不可了。"他心里想;他在他的演说辞上加了五六个含义很深的句子,把他企图说明的主张叙述得更加明确。

有趣的是,和他联合在一起的议员们整个夜晚都来庆祝胜利。他们觉得他们所有的人都发了言,他们还向他提供了他应该重视的许多理由和根据,这些论据他都认真地接受了。

"不出这个月,贵公子就是酒税稽查员。"他和一位议员咬耳朵说。"令郎嘛,专区政府的局长。"他对另一位议员这样说。

第二天上午,吕西安在他的办公室里的那副样子显得十分滑稽可笑,他这个地方与德·韦兹伯爵办公写字的桌子相距不过二十步,这位伯爵,毫无疑问,仍然是一肚子气。部长阁下甚至可以听到过道里有二三十个科员跑来看吕西安,称赞他父亲的本领。

德·韦兹伯爵气得无法控制自己。尽管很多事务急需办理,他也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见吕西安。到两点钟光景,他走了,晋谒国王去了。他刚走,年轻的伯爵夫人就派人来请吕西安。

"啊,先生!你不是要丢掉我们吧?部长真气坏了,一夜没合眼。你一定要当中尉了,十字勋章也要发给你了,不过也得给我们一点时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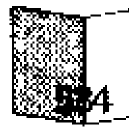
德·韦兹伯爵夫人自己也脸色苍白。吕西安待她很有蛊惑力,几乎十分多情,他尽力安慰她,对她讲事情的真相,说他丝毫也没想过要他父亲有计划地打击德·韦兹伯爵。

"夫人,我可以对你发誓,一个半月来,我父亲从没有认真和我说过一句话。自从我谈了冈城的那些事情以后,我们什么也没有谈过。"

"啊!冈城,我命中注定的冈城!德·韦兹先生有什么错处,他自己都知道。他原想从别处补救来报答你。可他今天说,受了这么恶毒

---

[1] 富瓦将军(1775—1825),法国军事领袖、作家、政治家,1819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著有《拿破仑时期半岛战争史》。



的反击，那就不再可能了。"

"伯爵夫人，"吕西安非常温柔亲切地说，"见一个反对派议员的儿子的面总是不愉快的。我若辞职走掉，能让部长愉快的话……"

"哎呀，先生呀！"伯爵夫人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话，"你千万不要这么想。要是我丈夫知道我和你谈过话，谈得不合适，害得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叫他和我都感到伤心，那他是决不肯原谅我的。哎呀！本来就应该言归于好嘛。哎呀！不管令尊怎么说，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抛弃我们呀。"

这个美妇人竟哭了起来。

吕西安心里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胜利，即使是在议会讲坛上的胜利，也没使她涕泗滂沱。"

吕西安尽力安慰这位年轻的伯爵夫人，他小心地把他对一个美丽女人应尽的义务，同他从冈城回来受到虐待后理应对她的丈夫反复讲的问题区别开来。显然，这个少妇完全是奉她丈夫之命来和他谈话的。因此，根据这样的想法，他对她说：

"我的父亲喜欢搞政治，他一天到晚和一些讨厌的议员混在一起，所以，一个半月来他从没有以严肃的态度和我谈过话。"

勒万先生在议会一举取得成功之后，他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礼拜。休息一天本来就够了，可是他很了解他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吹牛和真正的价值相比，好比数字右面的零，加一个零等于增加十倍。就像这样躺在床上，他接受议会里不止一百位议员的祝贺。

有八至十位议员，全是才华出众的人物，想加入"南方集团"，他都谢绝了。

"我们与其说是政治团体，不如说是朋友的联合……议会开会的时候，投我们的票好啦，支持我们好啦，如果使我们感到荣幸的这种幻想在你们那里一直维持到来年，那么，我们这班先生就会看出你们和我们看问题始终观点一致，他们对你们也熟悉了，自然而然会请你们参加我们这些好伙伴的晚餐会的。"

勒万先生想："要指挥这二十八只呆鸟，没有彻底的自我牺牲精神，没有灵活的手腕，是不行的。要是增加到四五十人，让一些有头脑的人物进来，这些人个个都想当我的助手，很快就把我这个当头儿的搞掉，

那将是怎样一种局面?”

甚至稍稍精明的稳健派人物也急忙往这里钻。他们简直不能想象一个富有的银行家竟当真成了反对派。

德·韦兹先生也去看了德·博佐布尔先生,我不愿保证,这两位部长找吕西安挑起一次致命的决斗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

勒万先生的新发明和他取得成功的处境,可以说主要由于他自己掏腰包请他的同僚吃饭,这在议会的记录上还是从来未曾有过的事。过去庇耶特先生请客吃饭是有名的,不过那是由政府开销的。

勒万先生取得成功后第三天,电报带来一条关于西班牙的消息,这一消息可能会使公债券跌价。要不要按往常那样把这个消息通知他的银行家,内政部长犹豫不决。

德·韦兹先生想:“倘若告诉他,看我气得连自己的利益也顾不得了,那岂不是他的又一次胜利……不过,行了!他会不会出卖我?还看不出来。”

他让人把吕西安叫来,连正面也不敢看,只是叫吕西安把消息告诉他的父亲。事情一如往常地进行下去,勒万先生趁此机会,隔了一天,在重新买进公债券后[①],把最后这一笔交易所赚的款子,连同以前三四笔交易所得的余额全部给德·韦兹先生送去,这样,除了可能有几百法郎的零头以外,勒万银行对德·韦兹伯爵就分文不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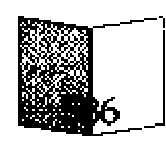
勒万先生的演说,其实说不上演说,并没有被抬得这样高,也根本没有摆出俨乎其然的架势,这种演说不过是社交界带有刺激性的、脱口而出的胡吹乱道罢了,勒万先生对于议会中兜来兜去的词语一向是拒绝的。

“那种高贵的风格真要我的命,”有一天他对他的儿子这么说。“首先,即席演说我不行,我不说又不行,帝国式的文学派头,我学不会……我也不相信取得成功就那么容易。”

科夫在这位著名议员面前之所以被看重,就因为他有这样的品质:

---

① 即趁西班牙的利空消息尚未公布,公债券价位高时,将手中持有的公债券先行抛出卖掉,待利空消息出台,价位跌低后再行回补买进公债券,进行证券投机,赚取其中差价。



他不饶舌吹牛。勒万先生派他去搞调查研究。德·韦兹先生就把科夫从那个拿一百路易的小职位上给撤了下来。

“你看，这个人格调太低，”勒万先生不禁叫了起来。他给科夫送去四千法郎。

他第二次出门则是到他的老朋友财政部长那里去。

“怎么！你要发言反对我吗？”这位部长笑着说。

“当然，除非你来补救你的同事德·韦兹伯爵干下的蠢事。”

接着他就把这个有身份的人物的事讲给财政部长听。

财政部长是个善观风色、讲求实际的人，对科夫先生的事避而不问。

“听说德·韦兹伯爵派贵公子去搞过咱们的选举，小勒万先生在布卢瓦还受到过暴民的攻击。”

“他确实得到了这份荣誉。”

“可我在送呈御前会议的那份褒奖名单上，根本没看见他的名字嘛。”

“我儿子把他的名字给划掉了，改写上科夫先生的名字，奖给一百路易，我想是这样。不过，这可怜的科夫在内政部也并不开心。”

“这倒霉的德·韦兹，有才气，在议会里讲话也讲得不坏，就是缺少手腕和办法。比如他在科夫先生身上打的那个算盘就是个例子！”

一个礼拜以后，科夫先生荣任财政部次长，薪俸六千法郎，并有不到部里办公的特殊条件。

财政部长在议会里见到勒万先生，问他：“你满意吗？这么安排行吗？”

“不错，我对你很满意。”

又过了半个月，内政部长在议会一次辩论中，取得一次十分漂亮的胜利，到开始投票表决的时候，会场上人们都在随意交谈，人们从各方面走来，围在勒万先生四周，说：

“八十票至一百票多数！”

他于是走上讲坛，从他的年纪和他低弱的嗓音谈起。大厅内立刻静了下来。

勒万先生的演说说了十分钟，讲得紧凑，头头是道，后五分钟，他把

德·韦兹伯爵的种种论调嘲讽了一番，议会上那么静，愉快的嗡嗡声竟腾起了五六回。

"表决！表决！"有三四个稳健派的笨蛋迫不及待地狂叫，打断了勒万先生的讲话。

"是嘛！是要表决的！打断别人发言的先生们。我才不怕你们这一套呢！为了给你们时间去表决，我这就走下讲坛。先生们，表决吧！"走过部长席位的时候，他用低哑的嗓音喊着。

整个议会以及旁听席上到处都腾起笑声。议长本想宣布时间不早了，表决已经来不及，但没有开得了口。

勒万先生从他的席位上大声喊道："还不到五点钟呢。如果你不想让我们表决，那么，明天我还要发言。表决吧！"

议长迫不得已，只好宣布表决，结果内阁以一票多数获胜。

这天晚上，内阁部长们一起参加晚宴，给德·韦兹先生洗脑子。这个任务财政部长给承担起来了。他给同事们讲了科夫的经历，讲了布卢瓦的骚动事件……在宴席上，勒万先生和他的儿子成了这许多严肃的人物关心的中心。外交部长和德·韦兹先生坚决反对讲和。大家也不把他们二人放在眼里，凡是他们干过的事，都逼着他们承认，包括科蒂斯事件与德·博佐布尔先生的关系、冈城选举时德·韦兹先生不肯掏腰包，最后，活该他们大发雷霆，活该他们massimo dispetto[1]，陆军部长当晚去见国王，请国王签署了两项命令，一是任命吕西安·勒万为参谋本部中尉，二是因吕西安·勒万执行任务在布卢瓦负伤而授予他十字勋章一枚。

命令是夜里十一点钟签署的，十二点钟以前勒万先生就接到那位有交情的财政部长派人送来的便条了。

凌晨一点钟，财政部长收到勒万先生的回音，要求再给他八个级别较低的空缺职位，至于对他儿子的隆情厚意只是淡淡的致谢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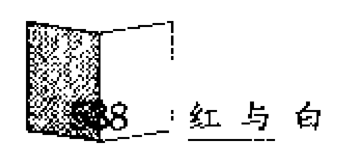
第二天，财政部长在议会里见到他，对他说：

"我亲爱的朋友，可不能贪心不足啊。"

"这么说来，亲爱的朋友，我就得耐心等待喽。"

---

① 意大利文："极其反对"。



勒万先生登记明天发言。当晚，他又拉他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吃晚饭。

“各位先生，”他在餐桌旁就位时，说道，“这里是我向财政部长先生要求的几个空缺位子的登记单，他以为给了我儿子一枚勋章就可以把我的嘴封上了。可是，明天四点钟之前，如果我们拿不到本该公平合理地至少再给你们的五个这样的职位的话，那么，我们这二十九个黑球[1]再加上议会大厅上已经答应我的另外十一个黑球，一共就是四十个，另外，我还要拿我们这位亲爱的内政部长来取乐，唯有他同德·博佐布尔先生一起反对我们的要求。诸位先生，你们看怎么样？”

然后，他借口问问这些先生对明天辩论的问题的意见，又把他的意见告诉了他们。

十点钟，他到歌剧院去了。他要他儿子穿上那件平时从来不穿的军装，并把十字勋章挂在军装上。同时，在歌剧院，他把他明天的发言计划和肯定有把握拿到的四十票，不动声色地通知了财政部长。

第二天下午四时，在议会里，议程确定前一刻钟，财政部长告诉他说，他要的空缺职位，五个已经有了。

“阁下的话对我就是可靠的诺言，可那五位我所联合的利害一致的议员，他们都是一家之长，也都明白他们这是同德·博佐布尔先生、德·韦兹先生为敌。所以，他们很想得到正式的通知，不然他们不放心。”

“勒万，你未免太厉害啦！”部长说；他气得连眼白都红了。“德·韦兹说得不错啊，你逼得……”

“那么好吧，就干吧！”勒万说。一刻钟后，他登上讲坛。

于是表决，内阁以三十七票多数通过，这个多数，人们认为还是很险的，弄到最后，勒万先生相当荣幸，还是在国王主持的内阁会议上审议了有关他的问题，当然费去了很长的时间。德·博佐布尔伯爵提出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财政部长说道：“他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他的合伙人凡·彼得斯常对我说这个话。有时他看问题非常清楚，有时怪脾气发作，居然异想天开地连他的财产和他自己都在所不惜。我们要是再刺激

[1] 当时议会中用表决球宣布表决结果，白球表示赞成，黑球表示否决。

他，他那多得不得了的骂人话就要一发不可收拾，尽管他刻薄话讲得很多了，可他还有不知多少呢，至少，国王陛下的敌人一定会加以利用的。"

"攻击他可以在他的儿子身上开刀嘛，"德·博佐布尔伯爵说，"这个俨乎其然的小混蛋最近人家还把他提升为中尉呢。"

"什么人家不人家的，伯爵先生，"陆军部长说话了；"那是我，据我干的这一行，我应当有点勇气，是我把他提为中尉的。他曾经担任骑兵少尉，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到你府上去找德·韦兹伯爵，向伯爵报告科蒂斯的问题，这件事多亏他料理得妥妥当当，在你府上，他大概有点失礼了。"

伯爵说："怎么！有点失礼！简直是个恶少……"

"人家说：失礼，"陆军部长说，特别强调了"人家"两字；"人家还讲了许多细节呢，什么辞职呀，那个场面人家都讲出来了，听到的人谁也忘不了！"

这位老军人喉咙也提高了。

国王说："我觉得，还有时间，也有适当地点，可以通情达理地好好讨论，不要闹个人意气，尤其不要提高喉咙。"

德·博佐布尔伯爵说："陛下，出于对陛下的尊重，我应该闭口不言。不过，外面任何一个地方……"

"部长阁下在《王家年鉴》上可以找到我的住址，"陆军部长说道。

每月召开的御前会议，这样的场面总要反复出现。以 R.O.I.这三个字母[①] 为标记的会议，在巴黎的魔力早已无影无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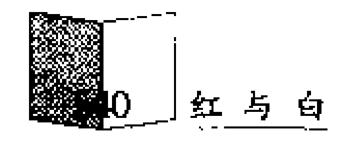
有一批当时被称为王朝反对派的半蠢货，在某些能够但不愿意担任路易-菲力浦内阁成员的目标不明的野心家的指挥下，居然派人来和勒万先生谈判。勒万先生大为惊奇。

"莫非果真有人把我在议会里的胡说八道当回事儿？这么说，我有势力，有组织了？既然一个大党，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势力很大的议会派别向我提议结成联盟，那就该是这个理嘛。"

勒万先生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议会议员特有的雄心。不过，这让

---

① 法语 R.O.I.这三个大写字母组成的词意思是"国王"。



他感到如此可笑，以致他对妻子也没敢说，他的妻子往常对他的任何想法一直都是一清二楚的。

第五十七章[①]

杜波列一到巴黎，就沉湎在对巴黎令人惊叹的豪华富丽的叹赏之中。他心里立刻就产生了享受这种富贵生活的强烈而混乱的欲望。他看到贝里耶先生受到贵族阶级和那些大资产者的崇敬，帕西[②]先生在大宗生意和国家财政预算数字上根深叶茂而基础雄厚；法国的大多数人，但愿有一个让他们付出较小代价的昏君或总统的芸芸众生，并不理会谁来代表他们。

"他们不会长久这样下去的，因为他们连选举一个议员也办不到。我在这里已经等了五年了……我要做法国的奥康内尔[③]、科贝特[④]。我不必谨慎从事，我要给自己创造一个独特而强有力的地位。我不许有个对立面站在我面前，除非……也许十年之内……所有国民自卫军军官都能成为选民。我现在五十二岁，咱们到时候再看吧……据我看，他们会走得更远，我的卖价不过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终身职务罢了，然后我就躺在光荣上享我的清福。"[⑤]

---

① 杜波列。（司汤达原注）
这一章及其后两章，我按照手稿顺序安插在这里，这几章叙述的几个插曲原是司汤达打算插进小说的，不过他没有来得及使它们充分展开。（马尔蒂诺注）

② 帕西（1793—1880），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1830年当上议员，1836－1840年间，历任商业部长、工业部长、财政部长，拿破仑第三时期任财政部长。

③ 奥康内尔（1775—1847），英国政治家、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1829年被选入英国下院，致力于废除1800年爱尔兰合并条例。

④ 威廉·科贝特（1763—1835），英国政治评论家、新闻记者，1794年写出《论普里斯特利移居国外》后，开始记者生涯，1802年创办《政治纪事》周刊，谴责英国政府无视工人阶级利益，鼓吹议会改革，1832年当选为代表奥德姆的议员，代表作为《乡村漫游》（1821）。

⑤ Pilotis ——他的计算无所畏惧。这样一个人物，得有勇气，喜剧性即由此而来。（司汤达原注）

这个新型的圣保罗[1]两天里就拿定主意，决定改宗，但如何改法，却是一桩难事；他想了不止一个礼拜。主要的问题在于不能白白地把宗教信仰一丢了事。

最后，他找到一面旗帜，一面易于为公众所理解的旗帜，这就是去年轰动一时的《一个信徒的话》，他把这部书当做他的福音书，并央人介绍他去见德·拉莫奈先生，还要作出一副怀有热烈信仰的姿态。我不知德·拉莫奈这个品质恶劣的门徒是不是没向这位布列塔尼名人[2]表示忏悔就获得这样的声望，总之，他最后确实成为热爱自由的战士和教皇的崇拜者。自由往往有一个伟大的灵魂，甚至有点轻率，想不到去问问别人："你从哪里来？"

前一天，他在议会里备受攻击，右派报以大笑，资产阶级和贵族则投以沉重的冷嘲热讽，他却有办法手舞足蹈、挤眉弄眼地在发言中塞进这么一段自我崇拜式的自白：

"我听说有人攻击我表达思想的方式，攻击我演说时的手势，还攻击我登上这个讲坛的姿态。这种战术并不高明。不错，各位先生，我五十二岁才第一次看到巴黎。但这五十二年，我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呢？在外省一处府邸里，有仆役侍候我，有公证人陪伴我，还在府里招待教区神父吃饭，是吗？不是的，不是的，各位先生，我这漫长的岁月是在了解各种人、了解各个等级、援助穷人的过程中度过的。我降生到人世，只有几千法郎遗产收入，我坚决地把这些法郎都用于接受教育这个方面。

"我二十二岁从大学毕业出来，做了医学博士，当时连五百法郎的资本也没有。今天，我富了，但这份财产是从一些有价值、有能力的竞争对手的手中争夺得来的。这份财产是我挣来的，先生们，我并不像我那些漂漂亮亮的竞争对手那样，毫不费劲地就在这个世界上打开了局面，我大量地出诊，开头只挣三十个苏，后来挣三个法郎，再后来挣十个

---

① 圣保罗（？—约67），犹太人，曾参与迫害基督徒，后成为向非犹太人传教的基督教使徒，《圣经·新约》中《保罗书信》的作者。

② 《一个信徒的话》是法国作家德·拉莫奈1834年出版的著作。德·拉莫奈1782年出生于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的港口城市圣马洛。

法郎，我承认：我感到惭愧，我没工夫好好学习跳舞。所以，今天，我要请漂亮的舞蹈家兼演说家先生们对我这个不幸的乡村博士缺乏优美的体态痛加鞭挞了。这确实是一次辉煌的胜利！这些大人先生，当他们学习美妙的语言和谈话艺术的课程，还没有在雅典娜神殿[1]或法兰西学院发言的时候，我正在大雪覆盖的山间，深入到一家一家的茅屋里访贫问苦，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在这里，我是十万非选民[2]的法兰西人的代表，在生活的历程中，我和他们谈过话，不过，这十万法兰西人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对优美风度毫无所知。"

………………………………………………………………………………

吕西安注意到，在当选的议员名单中有杜波列先生。有一天，杜波列先生忽然走进他的办公室，使他大吃一惊。吕西安跳了起来，跑去拥抱他，两眼不禁热泪盈眶。

杜波列也激动得不能自已。要不要到吕西安办公室来，他犹豫了整整三天；到勒万这里叫人通报之前，他感到害怕，心猛烈地跳个不停。一想到这位青年军官倘若知道他为了从南锡赶走勒万而搞的那一手，他就不免心惊胆战。

"他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会杀死我。"杜波列搞起阴谋诡计来，既机巧，又想得出办法，又有鬼点子，可惜缺乏勇气，这是他最可怜之处。他牢固掌握的医术居然为法国一种罕见的卑鄙目的效劳，他的想象力在他心目中展现出来的，不过是一系列对准人家屁股狠狠打击的拳脚而已。所以，他最怕吕西安的就是对付人的那种药方。为了这个缘故，他到巴黎来了十天都不敢去找吕西安。为了这个缘故，他宁可到吕西安办公室去（虽然在那样的公共场所，周围有许多仆人和接待员），也不愿到吕西安家里去。前天，他相信自己在一条街上看到吕西安，不料他调

---

① 古希腊雅典娜神殿是诗人和学者集会之地。

② 1814年拿破仑垮台后，路易十八从英国回来，王政复辟，下令起草宪法，名为宪章。1814年的宪章规定至少纳三百法郎直接税的人始得为选举人；因此选举人只限于少数地主和缴营业税的商人和实业家，他们的人数不超过八万七千人。差不多全国人民都被排斥于国家大事之外。七月王朝期间，1830年8月颁布经过修改的宪法，新宪法限制国王权力，扩大了众议院权力，将选民的财产资格由纳直接税三百法郎降至二百法郎，选民人数约二十万，被选举人的财产资格由一千法郎降至五百法郎。

头就走，穿到一条横路上溜之大吉。

“总之，”他的鬼聪明提示他，“恶运一定要来（他甚至听到打耳光或踢脚的声音），宁可到房间里去，也不要让人看见（千万不能在街上）。在巴黎，我迟早总要碰上的。”

拆穿了说吧，杜波列尽管小气，又怕弄兵器，还是买了一对手枪，这时他衣袋里就装着两把手枪。

他对自己说：“大选期间，各种各样的仇恨都给掀了起来，勒万先生很可能收到一封匿名信，于是……”

可是吕西安正两眼含着热泪拥抱他。

杜波列想：“哎呀！还是老样子。”在这一刹那，他对我们这位英雄轻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吕西安见到他，好像就在南锡，好像德·夏斯特莱夫人住的那条街就在两百步外的那个地方。杜波列也许刚才已经对他讲过了。他亲切而深情地注视着他。

“怎么搞的！”吕西安心里想，“他不是那么不修边幅了！一身新装，新裤子，新帽子，新皮靴！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变化多大！他这笔钱是怎么来的？”

……………………………………………………………………………………

杜波列和许多外省人一样，过高地估计了警察四处渗透的本事和他们的种种恶行。

“瞧，这条街倒很幽静。如果我今天上午骂过的那个部长叫四个人把我抓住再丢到河里去怎么办？我不会游泳，只怕立刻就害上肺炎了。”

“可这四个人有老婆，有情妇，有朋友啊，即使他们是当兵的，也会说漏嘴的。再说，你以为当部长的都很坏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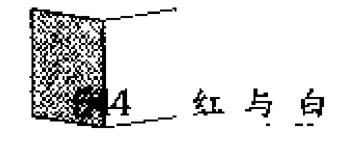
“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杜波列痛切地说。

“这胆小的毛病还没治好，”吕西安想；他陪着博士散步。

当他们沿着一处大花园围墙根走的时候，博士更怕得不知所措。吕西安感到他的手臂在发抖。

“你身上带着武器吗？”杜波列问。

吕西安想：“我若是说我带了一根小小的手杖，他就有可能昏倒，我在这里就不得不等上一个钟头。”



"一把手枪，还有一把匕首，"吕西安以军人的粗鲁口吻回答说。

博士吓得更加厉害了，吕西安听见他牙齿直在打颤。

"这个青年军官要是知道我在德·夏斯特莱夫人前厅里就假婴孩的事玩的那套手段，他在这个地方什么报复手段使不出来！"

走到被最近一场雨冲得扩大起来的一条水沟前面，吕西安猛然纵身一跃，跳了过去。

博士扯着破嗓门喊："哎呀，先生！你可别拿一个老头子来报复呀！"

"他肯定疯了！"

"我亲爱的博士，你是喜欢钱的，可我要是你，我就买一辆马车，或者不去当什么议员。"

博士说："我对自己已经说过一百回了，不过那可比我更强有力；后来我有了一个想法，我觉得我爱上了议会的讲坛，我用眼睛含情脉脉地望着它，那占有议会讲坛的人我真是恨死他了。当列席听众静静地不出声，当旁听席上特别是那些美丽的女人专心注意听取发言的时候，我感到浑身都是勇气，简直像头雄狮一般，我敢把事实向上帝一五一十都说出来。只有到晚上，在晚饭以后，我心里害怕。我曾想到首相府去租一个房间住。马车嘛，我也想过：怕他们买通我的马车夫，让我翻车。我从南锡完全可以雇一个来，但是雷伊先生或德·瓦西尼先生在我动身的时候会答应给他二十五路易，让他拧断我的脖子……"

一个醉汉这时走近他们，博士急忙紧紧抓住吕西安的手臂。

"哎呀，我亲爱的朋友，"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对他说，"你什么都不怕，你真幸福！"

……………………………………………………………………

第五十八章[①]

有一天，吕西安异常激动地走进部长办公室。他刚刚在一份内政

① 法里将军被诬 （司汤达原注）

部长致陆军部长元帅先生的每月警务报告中看到，法里将军曾在塞尔西搞煽动活动，他本是奉陆军部长之命，在选举×××前八至十天去那里弹压刚搞起来的自由派运动的。

"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可靠的事了。将军对他的职责一片忠诚，二十五岁就在战场上立下功勋，后来也并没有腐化变质。奉政府之命到一个地方去处理一件公务，违反命令行事，他是决不会去做的。"

"先生，你指责报告不正确，事件发生时你在场吗？"

"不对，伯爵先生，我可以肯定这报告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搞出来的。"

部长原准备去见国王；他气冲冲地走了出去，在隔壁房间里，他把给他穿皮大衣的仆役臭骂了一顿。

"如果他诬陷人家能得到一点好处，那我也能理解他，"吕西安心里想；"可是造谣陷害好人，那又何必？不幸的法里，快六十五岁的人了，只要陆军部有一个部门的头儿不喜欢他就行了，就可以利用这份报告，把一个非常正派的人赶走，叫军队里一名最优秀的军官退职……"

德·韦兹伯爵先生在路易十八还没有把他调到贵族院之前，在外省任省长，他的一位前任秘书长，此时正在巴黎。吕西安第二天在格洛内勒路部的办公室里见到这个人，和他谈起法里将军的事。

"老板为什么要整他？"

"部长认为法里有一段时间跟他老婆调情。"

"怎么！在将军那个年纪上？"

"他讨得年轻的伯爵夫人的欢心，她在×××气闷死了。不过我敢打赌，他们之间连一句情话也没有说过。"

"你以为真就为这么一点点小事儿？"

"啊！你可不知道老板了！那种自尊心，没事儿还要跳呢，他是记仇的。这个人的那颗心简直就是仇恨的仓库，如果他还有一颗心的话。他如果有卡里埃或约瑟夫·勒崩那么大的权，就会为个人恩怨把五百人送上断头台，要不是因为他是部长，五百人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连他名字也未必记得下来。你自己不是每天都见到他吗，有时你也许顶了他一下，要是他手里掌握最高权柄的话，我就劝你快快逃过莱茵河，越快越好。"

吕西安赶紧又去找比他年纪大的克拉帕尔先生，这人就是部长直辖王家警务署署长。

"这个坏蛋难道我还以为他会有什么道理吗?"吕西安穿过一处庭院和几条过道，朝署长办公室走去，一边走一边想。"真情实况，将军的清白无辜，以及他的廉洁正直，还有我和他的友谊，在克拉帕尔这种人眼睛里可能通统都显得无聊而可笑。他不过把我当做一个小孩子看待罢了。"

传达员对私人秘书先生敬重得不得了，轻声告诉他说克拉帕尔正在同两三个搞监视活动的高级特务谈话。

吕西安从窗口看到这几位先生，他们全班人马都在。没有人理会他。他看他们上马车走了。

"好家伙！多可爱的间谍!"他暗自说道;"再神气也没有了。"

传达员来请，吕西安忧虑重重地跟着他走去。他走进克拉帕尔先生的办公室，又变得十分愉快了。

寒暄过后，他就说：

"有那么一个将领，名叫法里。"

克拉帕尔一听，忽然神色变得严肃起来，板起了面孔。

"这是一个穷鬼，不过人老老实实的。他每年都要从他的军饷里抽出两千法郎还他欠我父亲的债。早先，我父亲也不谨慎，借给他一千路易，这笔账法里至今还欠着九千或者一万法郎。所以他在他的职位上还需要干四五年，这直接关系到我家的利益。"

克拉帕尔思索着。

"我亲爱的同事，我对你不拐弯抹角。你看看老板到底是怎么批的。"

克拉帕尔找一份文件找了七八分钟，后来就骂起来了。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操……!"

一个面目可憎的科员走进来，挨了一顿臭骂。人家一边骂他，他一边把克拉帕尔查过的卷宗再找一遍，找了半天才找到，终于说道：

"这就是……月份的第五号报告。"

"放下吧，放下吧，"克拉帕尔极其蛮横无礼地说。又转过脸来心平气和地对吕西安说："看，这就是你要的。"

他轻声地念着：

"嘿……嘿……嘿……对了！看这里。"接着，他字斟句酌地念道：

"法里将军，行事稳重温和，对青年谈话有影响力。有为人正派之称誉。"

"你看见吗？"克拉帕尔说。"那么好啦，我亲爱的，划掉！划掉！还有部长阁下的亲笔批语：

> 一切的进展本应更臻进步，殊可惋惜者，法里将军在××××时竟不惜大肆鼓吹所谓三日革命等情。

"我亲爱的同事，看了这个之后，对你那收回一万法郎的事我就爱莫能助了。你刚才看到的批语，今天早上就已经送到陆军部去了。你就当心炸弹吧！"克拉帕尔说，粗声粗气地笑了起来。

吕西安向他道谢之后，就去陆军部，来到军宪警务处。

"内政部长叫我立刻就来：有一份刚发来的公文里夹着一张部长修改过的文稿。"

"这就是你的公文，"警务处处长说；"我还没有来得及看。要拿就拿去吧，明天上午十点我上班前请退还给我。"

"如果是插在一页的中间，那我在这里把它弄掉就行了。"吕西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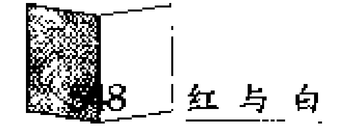
"瞧：刮刀，松香，你搞吧。"

吕西安在一张桌前坐下来。

"怎么样！你那几个省在选举以后工作进展得怎么样？我老婆一个表兄弟是×××县的县长，人家答应调他到勒阿弗尔或者土伦[①]，已经有两年了……"

吕西安关切地作了回答，并且表示要给警务处处长帮忙。这时他就把有德·韦兹伯爵签字的公文中间的一页摘录下来。有关法里将军的一项在倒数第二页背面右侧的一部分，勒万尽力使有关的字与行都

① 勒阿弗尔，法国北部塞纳滨海省港口城市，系法国第二大海港，濒临拉芒什海峡 土伦，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港口城市，海军基地，濒临地中海



不压缩，却删去有关法里将军的七行文字，做得没有痕迹，使人一点也看不出来。

他搞了三刻钟才搞好，对警务处长说："我们那张纸头我就带走了。"

"随你的便，先生，今后有机会，我把我们那个小小的县长给你介绍介绍。"

"我先去看看他的档案，然后再推荐推荐。"

勒万想："我给法里将军办了这件事，大概连布鲁图[1] 也没有为祖国办过这样的事！"

一个礼拜后，凡·彼得斯—勒万合营银行有一个办事员前往英国有事，途经法里将军住处二十里外的一个驿站，就在这里代发了一封信给法里将军，信中提醒法里将军注意内政部长对他始终怀恨在心。勒万在信上不加署名，用了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的过去他们两人谈话中常说的几句话，借此暗示给将军提出忠告的是什么人。

第五十九章

自从议会开幕以来，吕西安干的这一行一直非常有趣儿。政府发行的最好一份报纸的最有道德、最费奈隆式[2] 的主笔代·拉米埃先生，新近以两票多数当选为南部埃斯科尔比亚克省的议员，这位先生对部长德·韦兹伯爵和伯爵夫人大献殷勤。他那温柔亲切、善于笼络人心的性格不仅征服了德·韦兹先生，而且几乎也征服了勒万。

"这个人不带政治观点，"勒万想，"他企图把不可调和的事情调和起来。如果人们都像他说的那样好，那么，警察和法庭就都不需要了，不过，他的错误是好心人犯的错误。"

---

[1] 布鲁图（Brutus，公元前85—前42），罗马贵族派政治家，刺杀恺撒的主谋者。

[2] 费奈隆（1651—1715），法国大主教大主教、作家、教育家，主张限制王权、教会脱离政府控制，著有《死人对话》、《泰雷马克历险记》等。

有一天早晨，他来找吕西安有事商洽，吕西安客客气气地接待他。

代·拉米埃先生一上来就讲了一大篇漂亮话，他这篇言论写在这里要八页篇幅才够；接下来，他说明在公众事务方面有不少应尽的职责难办得很。譬如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位间接税税务稽查员图尔特先生，他有一个兄弟曾经采取可耻的手法反对他代·拉米埃先生当选议员，倘若为这件事提出请求，要求将图尔特先生撤职，他就觉得从道德上的必要性来看，理由未免无足轻重[①]。他这一派言词在未讲出之前就已经精心布置好预防措施，也多亏这样，对勒万才发生了好作用，使他没有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因为他一弄清对方谈的是什么问题，他就忍不住要笑出来。

"德·费奈隆竟提出一项开除别人的请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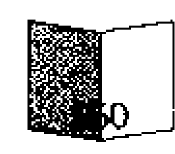
吕西安用代·拉米埃先生自己的风格来回答代·拉米埃先生，觉得非常好玩，他假装没有弄明白对方的问题，便紧紧抓住问题的核心，不顾一切地迫使这个现代费奈隆明白提出开除一个人的要求，原来他要搞掉的这个人不过是一个类似工匠那样的穷人，每年工资收入一千一百法郎，还要养活自己、老婆、丈母娘和五个孩子，老小八口。

代·拉米埃先生缺少勒万那份聪明，迫不得已，只好用毫无掩饰、因而和他那温柔敦厚的性格完全抵触的十分恶劣的方式，把他要求办的事讲了出来；吕西安害得他十分尴尬，简直把他戏弄了一个够，然后就打发他去见部长，让他明白他们的谈话到此结束。这时，代·拉米埃先生还是赖着不走，这个坏蛋那副甜蜜蜜的嘴脸吕西安看了非常厌恶，他真想狠狠整他一整。

"先生，你能不能做做好事，亲自向部长说说我这个非常非常迫切的需要？托我的人一定要怪我没有忠实履行我对他们的诺言。可是，另一方面，我又向部长阁下请求撤一个要养活一家数口的人的职！……不过，对我那一家子人我也应当尽到我的责任呀。政府信任我，比方说，遇到改选的情况，完全可以由审计院把我叫去审查。只是，图尔特先生的品行要是没有受到严重处分，我又怎么有颜面见我那些委托人呢？"

---

① 模特儿：圣马克·吉拉尔丹先生和度量衡督察官。（司汤达原注）



"我的看法是：仅仅两票多数，反对派稍稍取得一点优势就可能在下次议会选举中对你构成不妙的结果。但是，先生，选举的事情我还是尽量不要插手为好。坦率地对你说，在社会组织中我看有很多措施是必不可少的，我表示同意，也甘愿服从。法庭的判决应当执行，不过，我可不愿意无缘无故地为这种事瞎操心。"

代·拉米埃先生脸红了，最后他总算明白他应该走了。

"图尔特先生一定会给开除的，不过，这个新式的费奈隆我可要管他叫刽子手。"

不到四天，［他］在内政部一司的案卷中看到有一封致财政部长的长信，信中命令间接税税务局长提出撤销图尔特先生职务的事。吕西安于是叫来一个科员，此人又能干又手巧，叫他把图尔特的图字全部刮掉，改成塔尔特的塔。[1]

代·拉米埃先生整整活动了半个月，才找到那个撤人家职的理由。在这期间，勒万正好抓住机会把代·拉米埃在他办公室里扮演的那场《达尔杜夫》新戏讲了出来。仁慈的德·韦兹夫人也听说了，只是在勒万给她有凭有据地解释清楚之后，她才看出其中的卑劣处。她和吕西安对那个可怜的小税务稽查员谈起七八次，图尔特这个名字也叫她感到奇怪，而且，有两三次专门招待二流议员的宴会，她没有请代·拉米埃先生，竟把他给忽略了。

代·拉米埃这才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出了漏子，他又悄悄地钻进上流社会社交场中，在那里摇身一变又成了大胆的哲学家和极端自由派的革新家。

吕西安本来已经把这个坏蛋抛在脑后，这时戴巴克这个小人跑来巴结他，并且对代·拉米埃的发迹很眼红，就把这个家伙讲的话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吕西安。这下可叫吕西安受不住了。

"瞧这个坏蛋还诬陷人。"

吕西安去见内政部直辖的王家警务署署长克拉帕尔先生，请他把这个人的言论查一查。克拉帕尔先生在上流社会客厅里是新客，对勒

---

[1] 图尔特（Tourte），法语本义是肉馅饼，转义为愚蠢的；塔尔特（Tarte），法语本义是果酱馅饼，俗语为蹩脚的。

万同德·韦兹伯爵夫人的密切关系，至少近于羡慕得心里发痒；部长老婆的情人，他是不怀疑的。因此他热心地为勒万出力，一个礼拜以后，果然把原始报告给他搞了来，上面写着代·拉米埃先生讲的关于德·韦兹夫人的一些话。

吕西安对克拉帕尔先生说："请等我一下。"

他马上把那些不是监视上流社会的密探亲笔写的报告拿给德·韦兹夫人看了，德·韦兹夫人羞得满面绯红。她一向信任吕西安，对他是敞开心扉、坦率得无所不谈的，实在已经接近于某种最亲密的感情了；吕西安对这一点也有所察觉，不过他对葛朗代夫人的爱情已经厌烦不堪，所以对任何这类关系他都怕得要命。在默东森林里静静地忧郁地骑马散步一个小时，他以为这才是他离开南锡以后所能找到的最大幸福。

吕西安在以后许多天觉得德·韦兹夫人确实对代·拉米埃的言行感到非常气愤，她这人不大懂得人情世故，往往多愁善感，她以一种叫人感到屈辱的方式对这位要笔杆子的议员发脾气，让他知道她在生气。她的心本来那么温柔多情，不知怎么一来竟对这位现代费奈隆说出这样狠毒的话来，而且一位有权有势的部长夫人四周向来围着很多人，这些话就在大庭广众之中毫无戒备地脱口而出，这对于一位当主笔的议员头顶上闪闪发光的道德与慈善的光环来说，确实太无情了。朋友们对他说，在《哨声报》上有了含沙射影的文字，指的是什么已经叫人一目了然，这份报纸揭露中间派[①] 先生们假冒君子的各种丑事一向是非常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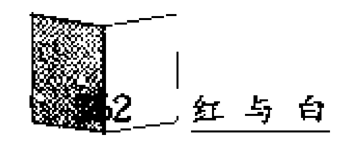
吕西安看到财政部长来函称：间接税税务局长已有复信来到，说他们那里间接税稽查员中经查并无一姓塔尔特的先生。可是，代·拉米埃先生一定是已经买通了什么人让财政部长在这封信末尾加署了一句附言。人们看到这位部长亲笔写有这样的文字：

"此人是否系埃斯科尔比亚克稽查员图尔特先生之误？"

一个礼拜之后，德·韦兹伯爵先生给他的同僚财政部长写了回信，说：

---

① 即稳健派，指法王路易－菲力浦的中庸政府。



"是的，正是这个图尔特先生，此人行为不端，我已提出将他撤职查办。"

吕西安又把这封信偷到手，马上跑到德·韦兹夫人那里拿给她看，她现在对这件事关心得不得了。

"咱们怎么办呀?"她忧心忡忡地问吕西安，吕西安觉得她那忧虑的样子很可爱。他拉着她的手，热情地吻了吻。

"你要干什么?"她有气无力地问。

"我来把地址搞错，把这封信装到寄给陆军部长的信封里去。"

十天以后，陆军部长的回信来了，说信件地址写错，原件退回。吕西安把回信拿给德·韦兹先生去看。收发文书把这天收到的三封陆军部来函放在一个大封套里封起来，这个办法在办公室里叫做"加封"，并且在封套上写明:"内有陆军部长先生函三件。"

勒万在一个礼拜之前手里就扣着陆军部长来函一件，内容是关于宣布巴黎市骑兵警卫队指挥权应属陆军部事。吕西安就把这封信塞进去顶替关于图尔特先生事的那封信。代·拉米埃先生与陆军部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迫不得已，他又去找了著名的巴尔布将军求援，最后，代·拉米埃要求撤掉图尔特先生一节，拖了半年时间，才算如愿以偿。德·韦兹夫人知道这事之后，立即交给勒万五百法郎，让他转交给那个不幸的税务稽查员。

类似这样的事情，吕西安搞了二十多次；不过，正像人们看到的那样，这些又小又低级的阴谋诡计的来龙去脉详细写来需要八个印张才能让人看得清楚，那太不划算了。

在多情的德·韦兹夫人身上，这时出现了她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不知不觉地驱使她对丈夫宣布，以后若是再请代·拉米埃先生来家里吃饭，她就因头痛欲裂，实在受不了，而非回自己房间去吃饭不可，她的态度那么坚决，连她的丈夫也大为吃惊。德·韦兹伯爵游移再三，最后还是在宴请议员的名单上把代·拉米埃先生名字给划去了。和代·拉米埃先生接近的人一知道这个情况，有一大半人见了这位内阁报纸的甜言蜜语的主笔就再也不同他握手。吕西安的父亲勒万先生听到这件趣闻，那是很晚以后的事了，还是戴巴克不慎讲了出来，勒万先生就叫儿子把故事详详细细讲给他听，勒万先生觉得图尔特先

生这个姓氏真是妙极了，没有多久，这个故事在高级外交界的客厅里也出了名，代·拉米埃先生倒霉实在是到了顶了。代·拉米埃先生到处钻营、无孔不入，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他竟有办法被介绍去见俄国大使，这位著名的某某亲王在接见代·拉米埃先生的时候，扬声叫道：

“哎呀！你就是那个代·拉米埃·德·图尔特！”①

这位现代费奈隆一听这话，脸顿时涨得红中透紫。于是第二天，勒万先生又把这个笑话播扬得全巴黎尽人皆知。

第六十章

国王派人来通知要接见勒万先生，此事不让内阁部长们知道。这位年迈的银行家接到国王传令官德·某某某先生的通知时，高兴得满脸涨得通红。（一七九三年王政倾覆②，那时他已经二十岁了。）不过，这个人在巴黎各处沙龙已是老资格了，他一下激动起来以及把激动控制下去，都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所以接下来，他对传令官就摆出一副冷冰冰的模样，这可以说是深沉的尊敬，也可以说是完全缺乏殷勤和善意。

传令官在上马车的时候心里确实在想：

“这人尽管不乏才智，但从他握手时的样子看，他究竟是一个雅各宾党，还是一个慌慌张张的笨伯？”

勒万先生一直目送他那两轮马车走远；这时他已经完全恢复镇静了。

“我就要扮演路易十四带着在凡尔赛花园里散步的萨缪埃尔·贝

---

① 拉米埃（Ramier）法语原义是野鸽，这位俄国大使说的是：“你就是那个肉馅饼里的野鸽肉馅！”（Ah! le des Ramiers de Tourte!）

② 1792年8月10日，巴黎市民和外省国民自卫军占领杜伊勒里宫，立法议会宣布暂停国王路易十六的权力，9月21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12月3日国民公会决定以叛国罪对路易十六进行审判，1793年1月18日国民公会判处路易十六死刑，1月21日，路易十六在巴黎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上了断头台。

尔纳[1]那个著名的角色了。”

这个想法一出现，就足以把勒万先生身上的青春之火点燃起来。他一点也不掩饰他听到国王陛下送来消息时的激动和慌乱，可要是在歌剧院休息室里引人注目，那么，这种慌张和激动害得他丑态百出的可笑情景，他倒要遮盖遮盖。

直到如今，勒万先生仅仅在舞会或宴会上曾对国王讲过几句礼节性的话。只是在七月叛乱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他曾和国王共进过两三次晚餐。所谓七月叛乱，当时还有一种叫法，像这种为害深重、贻患无穷的例子所煽起的仇恨，勒万是最早察觉的人之一，要骗他可不那么容易。所以，当时他从这位至尊人物的目光中就已经看到：

“我将要使有产者害怕，我要说服他们：现在进行的就是一场一无所有的人反对有财产的人的战争。”

勒万为了不让人觉得他跟同时应邀的某些乡巴佬议员一样愚蠢，就引导大家开玩笑、讲笑话，用意就在反对上面这种观点，这种想法当时是没人敢说出来的。

勒万曾经一度害怕有人企图让他流血，用这种手段使当时在巴黎做的那桩小生意受到牵连。他知道这是不怀好意的，就毫不犹豫地辞掉了营长的职务；他是因为做这桩小生意才给推上营长的地位的，他对这桩生意十分慷慨地出了几千法郎，当然还是如数收回了款子；于是，他借口部长们叫人厌烦，就再也不到部长府上去赴宴了。

外交部长德·博佐布尔伯爵毕竟对他说过“像你这样的人……”这种话，而且一直钉着请他吃饭。但是，类似这样巧妙的手腕，勒万也曾经予以抵制，拒而不纳。

早在一七九二年，他参加过一两次战役，不过，法兰西共和国这个名字，对他来说，不过是旧日爱过的情妇的名字罢了，而且也嫌她过去行为不检。总之，共和国的丧钟还没到敲响的时候。

所以主上的约见一下把他的思绪弄得颠三倒四，他十分注意不要

---

① 萨缪埃尔·贝尔纳原来靠经营金丝锦缎和珠宝古器起家，后转入银行界，1695年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1697年、1708年两次对法王路易十四提供巨额贷款后，路易十四赐予他贵族称号：古尔贝伯爵。

失去镇定和冷静，同时更加留神，不让自己出问题。

在王家府邸，勒万先生十分泰然自若，只是在表面上保持着十足的镇定而已，似乎连一丝一毫的慌乱、一星半点的热中都没有。那位至高无上的人物本是狡黠透顶、聪明过人的，立刻就看出这种细微之处，因此心中不快。他试着用友好的口吻，甚至表示特别关切，以便引起这个资产者的贪欲和野心，然而归于徒劳。

但我们千万不可损害这位驰名天下的人物精明诡谲的声誉。他没有取得过军事上辉煌的胜利，面对怀有恶意、富于机智的报界，不如此又能怎样呢？我们在前文提到这位著名人物会见勒万，直到此时为止，还是第一次，他们不过是在宴会上讲过几句礼节性的话罢了。

这位登上王位的下诺曼底检查官，如同对他手下一位部长说话一样，用这样的句子和勒万开始了他们的谈话："像你这样的人……"但是，国王发现这个可恶的平民对亲切的词句态度僵硬得很，说也是白费口舌，他不愿意让长时间的接见给勒万留下错觉，把要求他办的事夸大，因此，在约摸过了一刻钟以后，国王不得已只好装出一副和和气气的随便样子来。

勒万先生一面观察着这个狡猾的人态度的变化，一面开始对自己感到满意，初次交手取得的成功使他增强了自信心。

他暗自对自己说："你看，陛下放弃波旁家族祖传的阴险狡诈手段了。"

国王是以父辈的和蔼的样子和他谈话，仿佛随便谈起，又好像迫不得已，而且似乎是为时势所迫才说这番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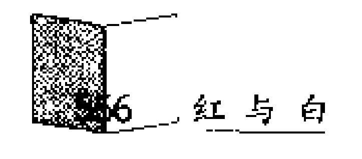
"我很想见见你，我亲爱的先生，很想在不让我的部长们知道的情况下见见你，我的这些部长，我担心，除了元帅（陆军部长）之外，我担心他们都没能使你和勒万中尉有充分理由对他们满意。看样子，关于某某法案明天就要最后投票表决了。

"先生，我坦率对你说，对于这项法案，我个人是十分关切的。我可以肯定它就要通过。你难道不这样看吗？"

"是的，陛下。"

"不过，表决的时候，我恰恰缺八到十票。不是吗？"

"是的，陛下。"



"那么,我请你帮我的忙:你发言表示反对(对你的处境来说,这是必要的),不过,请把你那三十五票给我。这是对我个人的帮助,这帮助也正是我想亲自向你提出要求的。"

"陛下,我眼下只有二十七票,包括我的在内。"

"这些死脑筋(国王是说那些部长),他们都吓坏了,或者不如说,都生气了,因为你提出要八个低级职位。我看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提前对你表示同意,我只是请求你为你自己而补充一些什么,既然我们现在正好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先生,或者为勒万中尉再补充一点什么……"

国王照这个意思讲了有三四分钟之久,对勒万先生来说真是求之不得;勒万先生这时几乎完全恢复了镇定。

"陛下,"勒万先生说,"我请求陛下对我和我的朋友们什么也不要批示,明天我将用那二十七票向陛下表示敬意。"

"真的嘛!你真行啊!"国王说,像亨利第四[①]那样装出一派坦率诚挚的样子,装得很不错;为了不上当,切切不可忘记他的大名。

国王陛下照这样子又足足讲了七八分钟。

"陛下,看来德·博佐布尔先生不可能原谅我的儿子。这位部长对陛下称为勒万中尉的这个火气很大的青年,他也许在个人的坚定性方面欠缺一点。德·博佐布尔先生派他的特务警察所作的关于我儿子的报告,或者通过我的朋友德·韦兹先生的警务人员作出的报告,我请求陛下都不要相信。"

"你这么廉洁究竟希图什么呀?"国王说,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芒。

勒万先生默然不语;国王见没有回答十分奇怪,又把问题重提了一遍。

"陛下,我怕在回答中坚持不住我真诚坦率的习性。"

"先生,请回答吧,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

这位谈话人谈了关于国王的事。

"陛下,诺尔省各个法院与国王有直接联系,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但

① 亨利第四(1553—1610),法国波旁王朝第一代国王,1589—1610在位,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保证基督教新教教徒信仰自由,医治战争创伤,使1562—1598年宗教战争后的法国获得繁荣。

却没有人对国王谈到这件事。"

他这么快而又完完全全地服从,脱口说了出来,使王上不禁感到有点意外。他看出勒万先生一点也没有向他乞求之意。予而不取与求而不予,这他很不习惯,他早已盘算好了:你出二十七票,我给两万七千法郎。"公平交易,"戴着王冠的算盘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他又从勒万先生的脸上看到一种嘲笑人的表情,就是吕米尼将军的报告里经常提到的那种讥讽嘲弄的表情。

"陛下,"勒万先生又说,"对我的朋友我从来不拒绝,我也从不放过我的敌人,就凭这一点我才取得今天的社会地位。这是我的老脾气了,我请求陛下别让我对您的部长们改变我的脾气。他们对待我态度十分傲慢,即使财政部的好好先生巴尔杜部长也不例外,有一次谈到我要求八个拿一千八百法郎薪水的职位的时候,他在议会里严厉地对我说:'亲爱的朋友,不知足不行啊。'我的票我保证提供给陛下,至多二十七票,但我请求陛下准许我嘲笑嘲笑陛下的那些部长。"

第二天,勒万先生老实不客气地履行了他的义务,不仅兴高采烈,而且大放异彩。总之,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口才把他的性格特征表露无遗,这的确是巴黎所能许可的条件下最富有自然色彩的个性。一想到国王对待他也不能不老老实实、诚诚恳恳,他就兴奋得不得了。

国王希望搞出来的那项法案以十三票多数通过,其中包括内阁部长的六票。表决结果宣布以后,坐在议会左侧第二个位子上的勒万先生,朝着离他只有三步远的内阁各部部长的席位大声喊道:

"欢送内阁,一路平安!"

他身旁的所有议员都异口同声地跟着重复喊叫着这句话。勒万先生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只有他和一个追随者,有这个追随者支持,他非常高兴;他希望一讲这类简单干脆的话就大功告成,他这种急于达到目的的迫切心情,人们是不难判断的。

"我的声誉要跟我找麻烦了,"他用那闪闪发光的眼睛观察着他那一派的人,心里这样想。

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心一意坚持某种主张的。也许只有流血和破产这两件事他从来是不同意的。

这项法案以十三票多数通过,其中包括内阁的六票,三天后,财政

部长巴尔杜先生在议会里见到勒万先生，走到他面前来，神态十分激动地（他怕再受一次嘲笑，放低了声音）对他说：

“那八个职位我同意了。”

“很好啊，我亲爱的巴尔杜，”勒万先生回答说，“不过，为这番美意，你可不必去副署。就留给你财政部的继任人办好了。我可以等一等，大人①。”

勒万先生话说得非常清楚，附近的所有议员听了都赞不绝口：嘲骂财政部长，嘲骂一个可以任命税务总长的人，那还了得！

勒万先生那个“南方集团”里有八位成员，这八个职位原是说定送给他们的亲戚的，可要他们接受勒万先生刚才取得的成功，那就困难了。

“半年后，你们拿到的是两个职位，而不是一个，应该先作出一点牺牲嘛。”

“空口说白话，不顶用，”一个比别人胆子大一点的议员对他这么说。

勒万先生的眼睛里闪出火光；有两三种回答在他脑子里盘旋，但他却愉快地放声笑了起来。他想：“只有傻瓜才会从树上砍下一根枝条，再跨上去当马骑。”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勒万先生。又有一位议员壮起胆来叫道：

“咱们的朋友勒万一句话就害得咱们都成了牺牲品了！”

勒万先生态度十分严肃地回答说：“先生们，你们要是想和我分手，你们完全可以自己拿主意。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得不扩大我的餐厅，以便接待新朋友，这些新朋友可天天都向我提出要和我一起投票表决呢。”

“嗨！嗨！别说啦，别说啦！”有一位议员叫道，这人倒是通晓人情世故的。“离开勒万先生，咱们有什么办法？至于我嘛，反正在立法会议里履行职务期间，我一直跟他走，他是总司令，我永远忠于他，跟他走。”

“我不干。”

---

① 暗尔德·贝尔尼先生，这么写好不好？（司汤达原注）

"我也不干。"

刚才说话的两位议员一时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勒万先生见这情景就拉着他们的手，想让他们明白：接受这八个职位，他们一伙就要落得个像德·维勒尔先生"三百票"那样的下场。[1]

"巴黎可是个危险的地方。所有的小报一个礼拜后就可能狠狠咬住你们的名字不放。"

那两个反对者听了这话不禁吓得瑟瑟发抖。

"假如不这么愚昧，本来还可以给小报写几篇文章呢。"严酷无比的勒万先生心里这样想。

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国王时常命人来请勒万先生去吃晚饭，饭后总是留他半小时或三刻钟，在窗前坐一坐，谈一谈。

"如果我和内阁保持良好关系的话，我这个人有个性的名声就算被葬送掉了。"他每次在王宫里吃过晚饭，第二天总要故意把这些部长先生中的某一位肆无忌惮地嘲笑一番。所以这次国王和他谈起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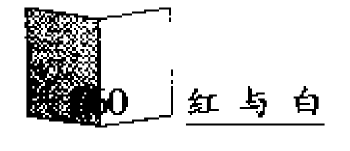
"陛下，我请求陛下就把这样一项权力赋予我吧。只有在这些人有了继任人以后，我才能同意休战。现内阁缺乏头脑，所以处在安定时期的巴黎对这一点是不会原谅的。我们这个国家应该享有极高的威望，就像波拿巴从埃及回来[2] 时那样，所以，非得有好的脑袋才行，换句话说，必须有思想，有头脑。"(国王一听到这个可怕的名字，就装出一个年轻妇人神经发作时的表情来，似乎有人当面提到刽子手的名字似的。)

与国王这次谈话后没几天，议会里出了一件事，等事情原委说清了以后，议会里所有的人都张大眼睛寻找勒万先生。事情是托尔维尔前邮政局局长戴斯特鲁瓦夫人，因被指控行为不轨而定罪并受到撤职处分，她不服，向议会提出申诉。她正式提出了请求书，要求对她的品行蒙受的冤屈予以昭雪。至于能不能得到公正处理，她连想也没有想过，

---

① 1824年查理第十继位，首相维勒尔用降低政府公债利息的办法，筹款弥补大革命中失去领地的流亡贵族的损失；他任职期间，对天主教保守人士影响很大，大学教授中有自由见解的大多受到迫害；他忽视广泛赞成立宪的情绪，故在1827年议会选举中未能组成右翼多数派，1828年1月被迫辞职，此后再未过问政治。

② 指拿破仑1798年东征埃及，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因为巴尔杜先生也并没有得到国王的信任。请求书写得文词锋利，近于出语伤人的地步，但又丝毫没有蛮横无礼之处；有人说它出于已故德·马蒂涅亚克先生的手笔。

勒万先生作了三次发言，第三次发言每讲一句就博得一次鼓掌。这一天的议程，德·韦兹伯爵先生千求万求才以两票多数获得通过，而且经过起立表决，仅内阁的票数就占去十五或二十票。勒万像往常一样，对靠拢他而形成一个集团的议员说：

"德·韦兹先生今天改变了那些胆小怕事的人的习惯：往常，他们都是起立站在正义一边的，投票却总要投内阁的票。我呢，可要为寡妇戴斯特鲁瓦（前任邮政局局长，而且可能永远是'前任'）发起一次募捐运动，我认捐三千法郎。"

勒万先生越是对内阁部长采取决绝态度，对自己的"南方集团"就越是加意小心、俯首顺从。他只邀请他那二十八位议员到家里来吃饭；如果他愿意的话，他那一派就可以扩大到五六十人，因为他的主张非常开通而讨人喜欢。

"部长们为了分裂我这个很好的小集团，会拿出十万法郎来送给我的儿子，可是为时已晚。"

他大多是在礼拜一邀集这些先生到家里来吃晚饭，以便协调并安排一个礼拜内议会活动计划。

"各位先生，你们哪一位高兴到王宫去吃饭？"

听到这么说，这些可爱的议员简直把他当部长看了。这些先生一致同意他们中的夏波先生首先有这样的荣幸，后来，讨论结束前，他们希望康伯雷先生也享有这样的荣誉。

"除了这两位以外，我还要提出曾经想离开咱们大家的拉莫尔特先生、德布雷先生两位。"

这两位先生叽里咕噜不知说些什么，接着又道歉。

勒万先生去找陛下御前副官提出请求，不到半个月，这四位在议会里最默默无闻的议员就被邀请到国王那里参加宴会。康伯雷先生做梦也没想到会如此蒙恩受宠，竟然病倒，终于没能捞到一点好处。

在国王那里吃饭后第二天，勒万先生想到他应当利用这些好好先生的弱点才是，因为这些人缺少的恰恰是头脑，坏就坏在这上头。

"各位先生，"他对他们说，"倘若国王陛下答应我颁发一枚十字勋章的话，你们中间哪一位应该获得骑士勋级？"

这些先生要求给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他们协调而取得一致意见，但他们最终却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因此他们按照惯例准备在晚饭后表决，虽然这种办法勒万先生早已不想再用。这里一共二十七个人。结果因病缺席的康伯雷先生得十三票，拉莫尔特先生得十四票，其中包括勒万先生一票。这样，拉莫尔特先生就被选中了。

其实他可能得到一枚十字勋章的事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他想："有了这个念头，他们就不至于背叛。"

勒万先生经常到某某元帅家走动，主要是在这位部长提升吕西安为中尉衔以后。元帅待他情深意厚，这两位先生后来每周总要见三次面。最后，元帅让他了解（当然是用他不必作出什么回答的那种暗示方式），如果内阁倒台，他元帅就可以负责组阁，而且决不和勒万先生分手。勒万先生十分领情，但也注意避免承担这类责任。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勒万先生才敢对勒万夫人倾吐他心血来潮、野心勃勃时的衷曲。

"所有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都很认真地想过。没料到我竟取得成功；我居然有*雄辩的口才*，就像我那些记者朋友[说的]那样，这让我觉得很有趣：我在议会里发言就像在客厅里谈话一样嘛。但是，[如果]不是现在的内阁只剩一只翅膀在扑打、眼看就要倒毙的话，我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说到最后，我并没有任何主张啊，当然，在我这样的年纪上，我也不要再下功夫去研究出一种什么主张来。"

"我的父亲，你对财政问题就很有主张嘛；你很懂得财政预算那一套，连同所有它骗人上当的圈套，没有五十个议员能准确看出预算怎么弄虚作假，而且这五十个议员早在别人之前就被小心地收买了。前天你在烟草专卖问题上把财政部长先生给吓坏了。努瓦罗省长禁止一个非正统观念的人种植烟草，你从他那封信上得到的好处就很惊人。"

"这不过是冷嘲热讽。搞一点很好，冷嘲热讽最后总是难免把议会里愚蠢的少数派也给激怒了，其实这个少数派什么也不明白，而且几乎就是多数派。我的演说和我的声誉就像泡起来的煎鸡蛋卷一样；连一

个大老粗工人也嫌它虚虚的没有吃头。"

"通常,你完全了解人的根本情况,特别是从一八〇〇年拿破仑执政府以来巴黎发生的种种事件中的一切,你都了如指掌,这是了不起的。"

"《法兰西报》说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莫尔帕[1],"勒万夫人说。"我真希望对你有影响力,就像德·莫尔帕夫人对她丈夫有影响力一样。我的朋友,你好好取乐吧,但我要求求你,你可不要去当部长,你会因为这个死掉的。你已经唠唠叨叨说个无休无止,我担心你的肺会出毛病。"

"当部长还有一个不便的地方:我要垮掉。可怜的凡·彼得斯的去世已经叫人明显地感觉出来。最近阿姆斯特丹[2]两起倒闭的事件,我们被钳在里面动弹不得,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少了他一个,我也没有到荷兰去。这该死的议会,就是因为它,还有这个该死的吕西安,我所有这些麻烦事首先都是因为他。第一,他把你半个心给夺去了。第二,他应该懂得金钱的价值,而且应该是我的银行的头儿。有谁看到过出生在有钱人家的人不想把财产翻上一番?他只配是个穷光蛋。他在冈城的冒险胡闹,当时竟让麦罗贝尔先生给选上了,真叫我生气。要不是德·韦兹接受了他,要不是这种糊涂事,做梦我也不会想到在议会里给自己弄个职务。这个时髦玩意儿我倒玩得很有趣。现在嘛,我要参加倒阁,如果倒掉的话,我又要参加组阁了。

"但是出现了一个很可怕的反对意见:我能够要求什么呢?假若我拿不到什么货真价实的东西,两个月以后,我帮助组成的内阁就要反过来笑话我了,因此我的处境就可笑得很了。我去当个总税务署署长,从金钱上看,那对我没什么意思,另一方面,与我当前在议会里的地位相比,也太低了,没有什么好处。叫吕西安去当省长,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无异于让我朋友里当内政部长的那个人好有办法用开除他这一手把

---

[1] 德·莫尔帕伯爵(1701—1781),法国政治家,法王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1718年任宫廷大臣,掌管宗教事务和巴黎市政,1723年任海军大臣,1749年由于与蓬帕杜夫人(路易十五的情妇)发生私人争执失宠而遭流放;1774年被召回国,法王路易十六在位头七年任国王的首席顾问。

[2] 荷兰首都

我往泥坑里推，要不了三个月这种事就会发生。”

勒万夫人问：“只管发财享福，什么也不要，那不是一个好差事吗？”

“我们的公众根本不这样看嘛。德·拉法耶特先生扮演这样的角色已有四十年之久，可是自始至终差不多都摆脱不了处境可笑的情况。我们的民族已腐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不会懂得这种事情。巴黎四分之三的人的看法是，德·拉法耶特先生如果盗窃四百万，那么，他才了不起，才可尊敬。如果部长我不干，又把我这一家每年的开销弄到十万埃居，再买地产（这表明我并没有破产），这样，人家才相信我真有本领，这样，我才可以把我对这批抢内阁职位的半骗子手的优越性维持下去。”

他转过身来笑着问他的儿子：“我能要什么？这个问题你能给我解决吗？我看你这个人缺乏想象力，而且哪个党我都不想跟，我只要保住我的健康，我只想到意大利去住它三个月，随它内阁怎么办吧，反正与我无关。三个月后回来，我就销声匿迹，恐怕也不至于成为笑柄。

“在我还没有找到利用国王和议会合在一起以形成优待条件的办法之前——议会现在已经让我成为高级银行界的代表了，必须先证实确有这种好机遇，然后再发展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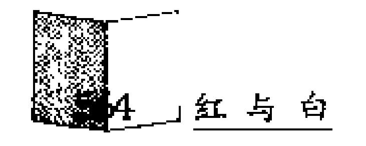
他特别对他的夫人讲了这样的话：“我亲爱的朋友，我要求你为我受一回大罪；这就是举行两次大舞会。如果第一次不是Well attended[①]，第二次咱们就免了，不过我猜想第二次舞会咱们一定会把全法国的人都引来的，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听人家说过的那样。”

两次舞会都举行了，居然都取得很大的成功，都得到最时髦的社交界的捧场。第一次舞会，元帅光临，人们可以说，议会人士简直趋之若鹜；亲王也到了；最不可忽视的是陆军部长特意把勒万先生拉到一旁谈话，至少有二十分钟之久。最非同寻常的是，躲在一边的元帅确实同勒万先生谈了某些重要事务，他们在那里谈话使光临舞会的一百八十位议员无不为之侧目。

“有件事情叫我很伤脑筋，”陆军部长说。“说正经的，对令郎你看怎么办才好？你愿意让他当个省长吗？那再简单也没有了。你喜欢他

---

① 英文：“很受欢迎。”



去做使馆秘书吧？这里头的等级讨厌得很。我让他先是二秘，三个月后升一秘。”

“三个月后？”勒万先生问，那神色很自然，只是疑惑不解，一点夸张的意思也没有。

尽管他这样，如果换成另一个人，元帅就要以为这是傲慢不恭。所以，他对勒万先生表示了最大的善意，同时以确实感到为难的口气，回答他说：

“这里面有难处啊。得想个办法让我解决这个难题。”

勒万先生无言以对，只好表示感谢，表达他最真诚、最纯朴、最……[1]的友谊。

巴黎两个最大的骗子这时倒是真诚的。这是勒万夫人的看法，勒万先生把他和元帅在一旁谈话的内容一五一十讲给她听以后，她的看法就是这样。

第二次舞会上，内阁部长们迫不得已地都露了面。娇小的德·韦兹夫人可怜巴巴地几乎一边流着泪，一边对吕西安说：

“等下个季节举行舞会的时候，你就是部长了，该我到府上来作客了。”

“到那时我对你也不会比今天更诚恳，因为那是不可能有的事。我家谁去做部长呢？反正不是我，也不会是我父亲，如果有那种事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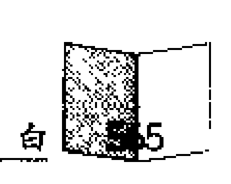
“那你只有更坏：你把我们推倒了，还不知道什么人去顶那个位子。你从冈城回来，德·韦兹先生没有称赞你，先生，殷勤献得不够，一切都只为这个缘故。”

“你这么伤心，我很难过。掏出心来能叫你宽慰我有什么不肯！可是它早就属于你了，你不是不知道，我这么说是认真的，所以是不是冒失我也顾不上。”

娇小可怜的德·韦兹夫人，就缺少这么一点聪明，看不到这里需要作出回答，更不要说去回答了，她想也没有想到。她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要回答。她隐约感觉到的大致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我完全确信你是爱我的，如果我能够自己作主接受你的誓

[1] 原稿中是空白。（马尔蒂诺注）



约，那么，我属于你这样的幸福也许是可以弥补失去部长职位这个损失的唯一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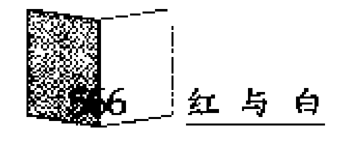
“这一届内阁我父亲不过刚碰了它一下，你看，这又是一个不幸的受害者。德·韦兹先生入阁，对这可怜的小女人，也并不见得就是吉祥幸福。此事在她身上所引起的唯一的情感，就我所能判断的看来，说不定也只能是困惑不安、担惊受怕，等等，你看她直到现在还可能为失去它而悲伤失望，如果她真的失去它的话。这个灵魂所要求的不过是关于悲哀不幸的一个借口而已。如果德·韦兹真被赶出内阁，她也许只好打定主意在十年中做个痛苦的女人。十年熬过去后，她开始进入成熟的年纪，如果找不到一位教士（名义上指导她的良心，实际上对她的内心生活给予照料），那么，终其一生她就会苦恼不堪，十分不幸。像她这样的性格，任何优美娴雅的风韵都不可能达到。Requiescat in pace.[①]要是她真相信我说的话，真的把她的心交给我，那我恰恰就中了圈套。这个时代又沉闷又忧郁；在路易十四王朝[②]统治下，我在这样一个女人身旁，也许风流潇洒、多情可爱，至少我会试图做到那样。在这十九世纪，我的多愁善感简直恶俗讨厌，我所能做的只是给她一点安慰罢了。”

如果我们打算写《沃尔浦尔回忆录》或同属这一类的什么别的书，这可是我们才力所不及的，我们只能写关于七个“半坏蛋”的逸事之类的故事，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手段高明，有一两个人确是能说会道的演说家，最后仍然不免让同样多的骗子来取代他们内阁的官职，如此而已。其中只有一个是可怜的正派人，他在内政部满怀善良愿望专心致志于有益的事务，最后被当成一个大傻瓜；整个议会都对他横加嘲笑。看来他捞取财富不该是穷凶极恶的偷盗；但是，不论怎么说，为了让别人敬重自己，首先必须让自己富有才行。鉴于这样的风气不久即将被共和国的无私的道德所代替——正是这样的道德才能将衣袋中只有十三个利弗尔十个苏的罗伯斯比尔置于死地，我们才想把以上种种在这里写上一笔，录以备考。

---

① 拉丁文：“愿灵安息。”译者按：此祈祷文常刻于墓碑上。

② 法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



这当然谈不上是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让性格愉快的人借此消除烦恼，就像我们原来许诺给读者的那样。不如说，这个故事写的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十分单纯，由于这次内阁倒台事件，他竟身不由已地坠入十分难堪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因为他有忧郁的性情，只要认真起来，他就必然如此。

说到他的父亲，吕西安总觉得内心非常负疚。他对他父亲，没有情谊可言，这是他常常自责不已的，如果不是把它当成一件罪恶，至少也把它看成没有心肝。当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事件允许他稍稍思索的时候，他心里往往这样考虑：

"我怎么能不感激我的父亲呢？他的所作所为，样样都由我引起；他企图按照他的方式指导我的生活，这是确实的。但他并没有命令我，他只是说服我。我对我自己应该多多注意才是！"

承认自己对父亲毫无感情，他内心深深感到羞愧，只是这一点还得承认才行。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而且是比他所说的被德·夏斯特莱夫人背弃的暗无天日的那些日子更加难熬的灾难。

吕西安真正的个性至今还没有显露出来。已是二十四岁的人了，这是很可笑的。他的性格虽然被掩盖在某种奇特而高贵的外表下，本质上却是欢快的、无忧无虑的。他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被赶出来以后两年中就是如此，但是，这种愉快的性格自从南锡那段经历直到如今却完全隐没不见了。他在精神上，对雷蒙德小姐的欢跃活泼、娴雅多情本是一心赞赏的，但后来他想念她却只是为了要把他心灵中最高尚的一面彻底毁掉。

在这个性情忧郁的人身上，与这次内阁危机相连又产生了因对父亲无情无义而感到的悔恨。父子之间的地壳断裂[1]太深了。在吕西安看来，所有这一切不论怎样都显得崇高、高贵而深情，所有这些问题他认为为之而死是高尚的，与之俱生也是美好的，但是对他的父亲，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有趣的笑谈，在他看来，简直是糊涂愚蠢。亲密的感情要经二十年的考验才能建立，他们两人也许只能在这一点上取得一致。实际上，勒万先生待人处事多礼而令人喜欢，他的彬彬有礼简直达到卓

---

① 鸿沟。（司汤达原注）

绝的地步，甚至为他儿子的弱点重新创造了一个适合于他的现实环境；而他的这个儿子对这一切也够聪明的，早就猜到了。这一切不是别的，只是精明机巧、圆通多礼、细心精致、完美无缺的最卓越的表现罢了。

第六十一章

内阁危机很快就出现端倪，并迅速发展，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人们也逐渐看清在这次内阁危机中，勒万先生将代表证券交易所和金融的利益。陆军部的元帅部长与内阁同事的争端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可以说，吵得很激烈。不过，有关详情在所有当代文献记录中都可找到，而且与我们这里的主题关系不大。我们只要指出议会里追随勒万先生的人比找部长的人多得多，就可以了。

勒万先生的烦难事儿也与日俱增。人人都艳羡他的处世方式，佩服他在议会中的地位，他自己对此心满意足，同时也越来越看清这种局面不会维持多久。消息灵通的议员、银行巨头、少数外交官员——他们对自己所在的国家了如指掌，对勒万先生领导和掌握以他为首的那一派人的人事变动那么得心应手、毫不吃力，神态又那么若无其事、轻松愉快，他们不禁又佩服又赞赏，可是作为领袖的勒万先生这个很有思想的人，这时却苦于心中没有一个计划。

他对他的妻子和儿子说："我把一切都推迟了，我叫人告诉元帅，要他把财政部长追逼到底，他完全可以组织调查，追查财政部长吞掉的四五百万的工资收入，我不让德·韦兹胡闹，这个人已经气急败坏，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还叫人和财政部的大块头巴尔杜说，我们只限于揭露他在财政预算中某几笔小的漏洞、小的伪造而已。但在这样的拖延过程中，我脑子里一个主意也找不到。有谁能对我发发慈悲，给我一个主意呢？"

"你的冰淇淋既不能拿来吃，又怕它烊掉，"勒万夫人说。"对一个嘴馋的人，处境可真残忍！"

"冰淇淋要是烊掉，我真担心我会后悔死了。"

每天晚上坐在勒万夫人常年端坐的小桌前，像这样的谈话都要重复一遍。

勒万先生现在的注意力集中在不要使内阁立刻垮台。他最近同一位大人物商谈三四次就是为了这个目标。他不能当部长，又不知道叫什么人入阁，可是一届内阁组成又少不了他，否则就形不成阵势。

勒万先生近两个月来叫葛朗代先生给搞得十分厌烦，葛朗代先生大动怀旧之情，回想起他们过去在裴尔高先生的银行里共事时，他可什么也不用破费。葛朗代先生对他大献殷勤，离开他们父子好像活不了似的。

"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是想做巴黎或者鲁昂的总税务官，还是想钻进贵族院弄个议员当当?"

"不对，他想当部长。"

"当部长，他? 上帝!"勒万先生回答说，放声大笑起来。"他那个处的长官还不把他笑死!"

"他这种愚蠢而自鸣得意的神气，议会偏偏喜欢。其实，议员先生们害怕思想。他们不喜欢基佐先生、梯也尔先生，他们在这些先生身上不喜欢的，不是思想，又是什么呢? 实质上，他们非接受思想不可，那就自然把它当成必要的坏事接受下来。这是帝国时代教育的结果，也是拿破仑从莫斯科回来[1] 对德·特拉西先生[2] 的意识形态大加辱骂的结果。"

"我相信议会不会甘心沦落到比德·韦兹伯爵还要低三下四的地步。这个大人物维勒尔式的粗鲁恶俗和狡诈阴险已经同议会中的绝大多数人达到同等的水平，简直已经配成对儿了。可是这里又来了葛朗代先生，他显得这样平庸，这样粗俗，他们难道容得了他?"

"当一个部长，在精神上不允许思想活跃、委婉精致，这是当大官儿

---

① 指拿破仑 1812 年的对俄战役：9 月 15 日拿破仑军队进入莫斯科，10 月 19 日法军从莫斯科撤退，12 月 6 日回国，此次大溃退，法军共损失 45 万人。

② 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执政府时期，为参议院议员。拿破仑把他看成意识形态学家的首领。1814 年，德·特拉西向参议院提出拿破仑帝国已告衰落。复辟时期入选贵族院，并恢复伯爵爵位。与司汤达是朋友，著有《意识形态基础》(1801)等。

的致命伤，旧制度[1]的人士在议会里，当德·马蒂涅亚克先生和议会打交道，他们连他那一点小小的通俗喜剧式的机智都容忍不下，如果他真把这种叫食品杂货商和有钱人不高兴的细腻玩意儿纠缠到官儿们的弱点上去，那又会怎么样？如果必须走极端就走极端，反正极端的粗鲁恶俗没有多大危险；能弥补的话弥补一下就完了。"

"可这个葛朗代只知道有迎着开火的手枪往前冲的勇气，或者煽动暴民上街筑街垒的勇气。处理某个事件，如果一个人不接受金钱利益、家里人得一官半职或者十字勋章之类的收买，他就斥为虚伪。他说他在法国只看见三个受骗者，一个是德·拉法耶特先生，一个是杜邦·德·累尔先生，一个是能听懂鸟语的杜邦·德·内穆尔先生[2]。如果说他还有什么才智、学识、活跃的思想使他谈吐有点令人愉快的锋芒的话，那么，可以说他还会说一点隐语；不过，稍有一点眼光的人马上就看出那靠卖姜发迹的商人总想成为一个公爵。"

这确实是一个与德·韦兹先生不同的另一类型的泛货。

"拿德·韦兹伯爵先生和葛朗代比，德·韦兹在才智上也算是个伏尔泰，在浪漫情绪上也说得上是个让-雅克·卢梭。"

在路易十六时代[3]，有人能和没有马车的达兰贝尔和狄德罗那样谈话[4]，这在德·卡斯特里先生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葛朗代就是德·卡斯特里[5]这类人物。这样的观念在一七八〇年算得上是很好的眼光，但在今天却连外省一份正统派王党小报都不如，简直是败坏正统派王党的声誉。

---

① 指法国1789年大革命前的王朝。

② 杜邦·德·内穆尔(1739—1817)，法国经济学家，政治家，鼓吹自由贸易，因持不同政见而不容于雅各宾派，故而移居美国，1799—1802年任杰斐逊总统顾问，其后裔形成美国的杜邦家族。

③ 法王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

④ 达兰贝尔(1717—1783)，法国哲学家、启蒙思想家、数学家，提出力学中的达兰贝尔原理，对偏微分方程作出贡献，著有《哲学原理》、《力学原理》等著作。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家，《百科全书》主编，著有《对自然的解释》、《达兰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拉摩的侄儿》等。

⑤ 德·卡斯特里(1727—1801)，法国元帅，1780年任海军大臣，随后任佛兰德斯与埃诺地区地方长官，并被选为贵族院议员。

自从勒万先生在议会的第二次演说获得很大成功以来，吕西安发现自己在葛朗代夫人的客厅里简直成了另一个人物了。他也想竭力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去谈情说爱，但是，吕西安处于所有这被人刻意追求的豪华奢侈中，耳目所接终究不过是乌木家具制造商和壁毯制造商的才华而已。这些能工巧匠的作品的精致华美反让他把葛朗代夫人性格中缺乏精致华美的实情一眼看破。一个阴暗的形象总是纠缠着他，无论怎样也摆脱不掉：一个刚刚中了维也纳彩票头彩的服饰用品商的女人的形象，法兰克福银行老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维也纳彩票风行于世。

葛朗代夫人当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蠢女人，她对自己取得的那么一点点成功也看得很清楚。

"你以为你对我的感情是不可战胜的，"有一天她对他很幽默地说，"可你总不肯说你看到有些人早已超过友谊的界限了！"

"上帝啊！多么可怕的真实！"吕西安想。"是不是她玩弄手法让我受害？"

他连忙回答说：

"我性格怯懦，性情忧郁，这已是我的不幸，偏偏不幸上又加上不幸，我深深地爱上一个美妙绝伦的女人，可是她对我却无动于衷。"

他这样抱怨实在是个再大也没有的大错；因为此后正好是葛朗代夫人反过来追求吕西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好像也在利用这种地位，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中，特别在他似乎炫耀这一点的时候，就更显得带有残忍的意味。如果他见葛朗代夫人周围仅仅是些惯常献殷勤的人，那么，他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地作出努力，对这些人一点也不显出鄙夷的神情。

"他们对生活的感受与我相反难道是他们的错？他们人多势众，是大多数！"

这个道理固然不错，可是他逐渐地又变得冷淡，沉默寡言，兴味索然了。

"同这些笨蛋谈真正的美德，谈荣誉，谈美，怎么谈得起来呢？他们不论什么都颠倒过来看，总是拿低级的笑话把精美的东西玷污败坏！"

有好几次，这种厌恶的心情在他不知不觉中还是帮了他的忙，把他一时控制不住的举动加以挽回。他这急躁的脾气在南锡的社交界非但

没有改掉，反而更加严重了。

葛朗代夫人见他一个人站在她的壁炉前，对着她转过身来，什么都不看，她心里想："瞧这个曲高和寡的男子，多么完美，只是他的祖父可能缺少一部四轮轿式马车！他没有一个历史性的古老姓氏，真可惜！他激动起来的时候，很有英雄气概，但在仪态风度上却留下不少缺陷。客厅里竟没有一个风度完美无缺的人出现，实在太遗憾了！……"

她还认为：

"我在这里应该让这个高贵而知礼的人从他那个正常状态中走出来才对呀，当他单独和我在一块儿的时候，似乎尤其应该如此才对呀……可是同这些先生在一起的时候(葛朗代夫人自己对自己谈话时大概是说："和我的随从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显出那种无动于衷而又很有礼貌的神气来……"葛朗代夫人说："如果他真是对什么都不热心的话，我也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吕西安和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交往而感到厌烦不堪，这使他十分懊恼，随着这种内心情绪的出现，他越来越懊恼不已；他推测周围人对个人的举止非常注意，因此，他总尽力做得礼貌周到，要在他们面前做到讨人欢喜。

在这期间，由于他恰恰是一个被他父亲整得十分狼狈的部长的亲信和秘书，他的处境变得更加微妙。德·韦兹先生与吕西安仿佛彼此默认，除了讲几句礼节上必不可少的话以外，他们已经不交一言。部里有个听差把文件从这个办公室送到那个办公室去。德·韦兹伯爵为表示对吕西安的信任，几乎把部里那些重大的公事都压到他头上去。

"他以为这就能逼我去求饶？"吕西安想道。他照样干，他所做的相当于三个处长的工作。他经常清晨七点钟上班，吃晚饭时曾多次托他父亲银行里的人替他抄写文件，晚上再回内政部，把公事文件放到部长阁下的桌上。部长实际上也尽量以愉快的心情接受这类对办公室里所谓才能的考验。

吕西安对科夫说："实际上，这比把一个对数数字计算到小数点后十四位还要叫人头脑发木。"

德·韦兹先生对他妻子说："勒万先生和他的儿子显然是向我暗示：吕西安从冈城回来我没有让他出任省长是我的不是。他能要求什

么呢？我已经答应他如果事情办成了，他的晋级和十字勋章就都有了，可是他并没有把事情办成。”

德·书兹夫人每个礼拜都三四次叫人请吕西安到她家里去，白白侵占了他处理那些无聊文件的宝贵时间。

葛朗代夫人也总是找出一些借口叫他白天来相会；吕西安出于对他父亲的情谊和感恩，也总借此机会做出好像真在恋爱的样子。他估计他每个礼拜至少要见到葛朗代夫人十二次。

“公众倘若注意我的话，应该相信我的确被迷住了，过去有人怀疑我是圣西门派这种罪名从此可以洗刷干净了。”

为了博得葛朗代夫人的欢心，他也加入到巴黎刻意注重修饰打扮的年轻人的队伍里去[1]，并且十分引人注目。

父亲对他说：“你这样做不对，你把自己打扮得太年轻。如果你三十六岁，或者至少外表像个坏脾气的空谈家，那么，我自会给你我所希望的地位。”

所有这一系列的事情维持了六个礼拜，后来吕西安看到这一切不可能再维持六个礼拜，他很感自慰，就在这期间，有一天，葛朗代夫人写了一封信给勒万先生，要求第二天上午十时在德·泰米纳夫人家中和他晤谈一小时。

“人家已经把我当做部长来对待了，哦，真是有利的地位啊！”勒万先生说。

第二天，葛朗代夫人以无穷无尽的抗辩开始谈了起来。勒万先生听着她婉转而曲折的相当长的谈话，不动声色，态度严肃。

他想：“真得像个部长的样子，既然人家要求接见。”

最后，葛朗代夫人把话头转到对自己的真诚的称赞……勒万先生看着壁炉上的钟，计算她讲了多少分钟。

“首先，我无论如何必须沉默；这位少妇，这么鲜艳，这么年轻，又这么野心勃勃，对她我可一点也不能开玩笑。只是她要干什么？这个女人毕竟缺乏战术，她应当看得出我已经厌烦了……她已经养成习惯，要

---

[1] 应说：这是一个时髦人物。（司汤达原注）

做出高贵的样子，但真正的才情不多，还不如我们歌剧院的一位小姐。"

但是，葛朗代夫人一打开天窗说亮话为葛朗代先生要个部长做做，勒万先生就不感到烦了。

"王上很喜欢葛朗代先生，"她又补充说，"王上看到他参与国家大事一定会十分满意的。我们从王上那儿受到的恩宠你要是愿意听，并给我充裕的时间，我可以详细地讲给你听。"

勒万先生一听这话，神态立刻变得极其冷漠。于是这个场面开始叫他觉得有趣，假戏真做，似乎确实值得做一做。葛朗代夫人有点惊慌，几乎不知怎么办才好，尽管她的性格十分倔强，不会为这区区小事受到惊吓，但她还是改了口，开始谈起他勒万对她的友谊来……

勒万先生听她讲起友谊并要求对她表示赞同，仍然一句话也不说，几乎凝神屏息、一动不动。葛朗代夫人看出自己的意图失败了。

"我把我们的事情给搞糟了，"她想。这样想使她准备走极端，也使她进一步把精神振作起来。

现在她的处境变得更糟：勒万先生在她面前已不是他们刚开始会晤时的那个人了。她先是十分焦急，随后是感到害怕。这变化都表现出来了，都表现在她的面色和表情上了。勒万先生又加重了她这种惶恐不安的情绪。

事态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葛朗代夫人居然下决心向他提出了可能对自己不利的要求。勒万先生整整有三刻钟一直闭口不言，阴沉着脸保持沉默，这不是好兆头[1]，这当儿，谁料他竟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使自己没笑出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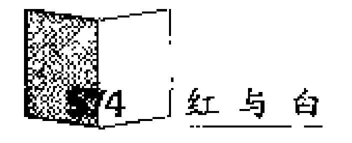
"我若是笑出来，"他想，"她就会感到我等一下对她说的话无比可憎了，我对厌烦情绪忍受了一个小时也就白费劲了。到那会儿我就失去测定这位著名而有道德的女人的真正'吃水线'[2] 的机会。"

最后，好像施恩行善一般，勒万先生表现得非常彬彬有礼，那样子叫人看了更加灰心，他开始透露出他或许再过一会儿才愿意把他的想法谈一谈的口气。他还请她多多原谅他不得不把要对她说的话讲出

---

① degged（英文：顽强固执的）。（司汤达原注）

② 原文为tirant d'eau，本义为（船的）吃水深度



来，原谅他不得不使用一些也许使人感到冷酷无情的字句。他又让葛朗代夫人的惊恐不安的心在一些最可怕的事情上兜了一圈，借此取乐，他觉得十分有趣。

"总之，她没有性格，我可怜的吕西安不过弄上了一个可厌的情人，如果他真得到她的话。她的美是出名的，就装饰而言，就外表而言，很了不起，如此而已。必须把她放在一个华丽的客厅里，然后自己站在二十个佩戴高级荣誉勋章、十字勋章和绶带的外交官中间看她。总之，我真想知道吕西安他那位德·夏斯特莱夫人是不是比这个要好得多。她这风姿，她这确实美丽的双臂，就肉体美而言，德·夏斯特莱夫人不可能超过她，如果我敢这么说的话。从另一个方面说，尽管不免有点儿拿她开玩笑，她确确实实叫我生厌，换句话说，至少她叫我不停地看钟，计算时间过了多少分钟，确实是这样。如果她像她的美貌显示的那样真有性格的话，她就应该打断我的话二十次都不止，把我逼到墙脚下动弹不得。她宁可让人把她当做一个新兵拖到决斗中去挨打。"

勒万先生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些建议，讲了好几分钟，弄得葛朗代夫人焦虑到极点，最后，勒万先生好像深深地激动了，放低声音，讲出了这样几句话：

"夫人，我坦白地对你说，我不能喜欢你，因为你就是我儿子日后死于肺病的原因。"

勒万先生说完后暗自想："我这声调很顶用，口气和表达的意思都很准确。"

然而，勒万先生毕竟不是当大政治家的料子，既不是塔列朗，也不是善于与要人周旋的外交使节。厌烦情绪使他感到不快，他简直抵制不了散散心轻松一下的要求，几乎漏出一句逗乐或傲慢无理的话。

所以，勒万先生这句话一说出口，便想大声笑个痛快，他怎么也忍不住了，没法子只得一走了之[1]。

---

[1] 这里必须让微光透出来，因为理解有困难，只好为笨蛋们回避太下流的地方。否则，我就要这样说：勒万先生的措辞非常正派体面，只求对方能够明白，这就是说，她如果真想看到她丈夫当上部长，那她就必须先让吕西安开开心。勒万先生这话说出以后，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只好一走了之。（司汤达原注）

葛朗代夫人于是把门上的插销插上，一动不动地坐在靠背椅上，坐了有一个钟头之久。她那样子，思虑重重，两只眼睛张得大大的，就像陈列在卢森堡宫里盖兰先生画的《费德尔》[1]一样。就是一个野心家苦熬十年，饱受痛苦，要得一个部长干干，也比不上她此刻这样心急如焚，贪得务求。

"罗兰夫人[2]在这个土崩瓦解的社会里扮演的是怎样一个角色？我可要为我的丈夫起草所有的通告，因为他文章写得不漂亮！

"如果没有悲惨不幸的伟大热情，我就不可能达到那美妙卓越的地位，圣日耳曼城区地位最高的人物也曾经是这种热情的牺牲品。信号灯已经点燃，它的光芒使我上升到更高的境界！我可能看不到这梦想成真的一天就老死在当前这种地位上，再说，就算葛朗代先生当上部长，四周围着我的这类人，也见不到真正高贵的特征，只有一种令人满意、自命不凡的色彩而已……德·韦兹夫人只是个小傻瓜，简直傻透了。聪明人向来是从掌握预算着手的。"

无穷的理由一齐涌到葛朗代夫人的心中，要她确信做一个部长是怎样幸福[3]。这一点不成问题。不过，确切地说来，罗兰夫人在她丈夫[4]出任内政部长之前，使她高贵的心像火焰那样燃烧起来的并不是

---

① 盖兰（Pierre Narcisse Guérin，1774—1833），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和席里柯的老师；成名作为《马库斯·西克司都的归来》（1799），主要作品有《费德尔与希波吕托斯》（1802）和《安德洛玛刻与皮洛斯》（1810），代表作为藏于卢浮宫的《克吕泰墨斯特拉、狄多女王和埃涅阿斯》（1817）。
费德尔：希腊神话中人物，雅典国王忒修斯的妻子，因爱上忒修斯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遭拒绝而羞愤自杀。
巴黎卢森堡宫1750年10月14日首次向公众开放，最著名的藏画有鲁本斯的21幅装饰画。

② 罗兰夫人（1754—1793），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吉伦特派核心人物之一，早年受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的影响；1780年与罗兰结婚，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罗兰夫人在巴黎主持的沙龙，是有名的政治活动场所；曾参与起草制订吉伦特派的文件，左右该派的政策；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期被判处死刑并送上断头台；著有《回忆录》。

③ 她想到吕西安：这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可爱，可是他怕她。（司汤达原注）

④ 罗兰（1734—1793），法国政治家，思想民主，赞成革命，曾参加修改《百科全书》，1790年在里昂建立雅各宾俱乐部，后成为吉伦特派领袖之一，1792年任内政部长，因企图保护路易十六而遭雅各宾派攻击；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期逃出巴黎，得知夫人被处死消息后自杀身亡。

这样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纪要去模仿九三年的伟大人物的缘故，德·波利涅亚克先生算是有性格的原因也都在于此；所以人们要按照有形的事实依样画葫芦：当部长呀，搞政变呀，制造一个重要日期呀，搞一个牧月四日[1]呀，搞一个八月十日[2]呀，搞一个果月十八[3]呀；但取得成功的手段如何，采取行动的动机如何，人们就不那么深究了。

然而，一旦涉及为争得所有这些利益而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个问题，葛朗代夫人的想象力就跟不上了，她也不愿为它多费心机：她的精神已经枯竭了。她不愿公开承认，可又不能不理睬这个问题；她实在需要白费口舌、往复不断地去讨论它，好让她的想象力适应这种需要。她的心让野心的火焰烧着了，她已无心去注意或考虑这种令人不快的必要条件，而在利害关系上这又属于次要一等。她感到她会后悔，不是在宗教方面，而是在贵族地位方面。

"是不是过去的贵妇人，比如德·隆格维尔公爵夫人、德·舍甫洛兹夫人对令人不快的所谓条件也不大计较？"她迫不及待地一再重复着问自己。可她自己却回答不出，问自己的这个问题她想得那么少，以致她的心早就坠入关于部长的沉思默想之中去。"跟班，我应当有多少？马匹，应当有多少？"

这个以贤德闻名的女人对灵魂的通常称为贞洁的作用居然这么不注意，以致忘记回答从这方面考虑而向自己提出的种种问题，当然，必须坦率地承认，不过是从形式上提出的问题。总之，她在玩味她未来的部长夫人地位三刻钟之久后，才注意到她对自己重复提了五六次的问题：

"德·舍甫洛兹夫人，或者德·隆格维尔夫人，她们到底答应了没有？——毫无疑问，她们都同意了，这两位高贵的太太。从精神角度衡量，她们之所以不如我，就因为她们在这类交涉中表示同意是出自一种半热情，那当然不是出于高贵的癖性所促成，而不如说是由肉体上的原

---

① 牧月四日起义：热月党国民公会时期，共和三年牧月一日至四日（公历1795年5月20日至23日），巴黎人民举行"争取面包和恢复权利的人民暴动"。

② 八月十日事件：1792年8月10日，人民群众攻陷杜伊勒里宫，打倒国王路易十六，推翻君主制。

③ 果月十八政变：督政府时期共和六年果月十八日（公历1797年9月4日）夜，共和派督政官巴拉斯等发动果月十八日政变，清除政府中的王党势力。

因所促成。她们很可能受到诱惑，至于我，不可能那样。（她往往自我欣赏）[1]。办交涉的时候，要有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谨慎；在这中间我决不可掺入任何寻求快乐的想法。”

葛朗代夫人现在如果不是完全恢复安谧平静的心境，那么，至少从女性这个角度感到有了保障而心安理得，所以，她随后又沉醉在取得部长地位后她的社会地位发生种种变化的幻想之中……

“一个姓氏一经列入部长大臣的行列就永远闻名于世。千百万法国人认识的形成民族最高等级的人，都是从曾经就任部长大臣的人的姓名中知道的。”

葛朗代夫人一直想象到遥远的未来。她还让她的青春时期也充满使她感到欢欣自得的事件。

“要保持尊严，对所有的人都要永远公正并和睦相处，要把关系发展到社会各个方面去，要多活动，那么，不出十年，全巴黎都会喊叫我的名字。天长日久公众对我的府邸和我的宴会也就看惯了。最后度过像雷卡米耶夫人[2]那样的晚年，也许还有更多财富。”

下面的问题，她只问了一问，不过一刹那间，做做样子而已：

“但是，勒万先生有那么大权力，能把部长职务给葛朗代先生？我一旦把谈妥的代价交了出去，他会不会不把我放在眼里？这当然得好好研究一下，有了契约的首要条件才好起货。”

葛朗代夫人同她丈夫联手策划了这次活动，但是她并没有把答复同最后的真实情况全告诉他。她推测让他采取理智的、哲学式的甚至政治的态度——视情况而定——并非肯定不可能，不过那一定颇费口舌，不知要谈多少话，对一个自尊自重的女人来说实在太可怕了。“所以，”她想，“还是抬脚跨过去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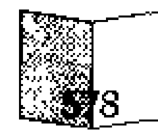
晚上，吕西安来到她家，一切都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她很尴尬地低下头去。她的良心对她说：

“你看，就是通过这个人我才能成为内政部长夫人。”

---

① 她以自己的心灵空虚为荣。（司汤达原注）

② 雷卡米耶夫人（1777—1849），法国贵妇人，15岁时嫁给银行家雷卡米耶。她在巴黎的沙龙是当时政界和文学界知名人物的聚会之地。



吕西安一点都不知道他父亲搞的那套做法，只觉得在葛朗代夫人和他相处的方式中，有点儿不怎么僵硬、比较自然而又显得亲切的苗头。他很喜欢这种待人方式，不禁想起质朴、自然之类的意味，这确实是难得的，他不喜欢葛朗代夫人所谓光辉灿烂的精神。这天晚上，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她的身边。

他的到来肯定让葛朗代夫人感到非常别扭。因为搞这种高级政治阴谋她在理论上有一套，在实践上就不行了。这种高级政治阴谋在德·雷兹红衣主教时代，简直就是舍甫洛兹、隆格维尔之流的日常生活。她把吕西安打发走了，不过做出一种专制的样子，又装出很有交情的姿态，简直使他喜出望外，因为十一点钟就可以自由，在他已经觉得很高兴了。

这一夜，葛朗代夫人几乎没有睡着。直到清晨五六点钟的时候，想到做一位部长夫人的幸福才让她在睡乡中得到了休息。在她幸福感十分强烈的时刻，她简直觉得她好像就在格洛内勒路内政部长官邸里一样。这真是一个十分重视现实生活的女人。

这一夜，她也有五六次不快的时刻，譬如说，她计算了仆人穿的号衣的数量和费用。葛朗代先生的仆役穿的号衣一部分应该是淡黄色的，这样的号衣尽管千叮万嘱也很难保持一个月的光鲜和清洁。制备大量必需的服装，要费多少钱，特别是要花多大力气去监督！她算了一算：门房，马车夫，跟班……可是又算不下去了，她不知道究竟要多少跟班才行。

"明天，我去拜访一下德·韦兹夫人，要巧妙一点才好。千万不能让她怀疑到我来占她的房子；要是她把我去看她当笑话讲出去，那真是恶俗极了。连一位部长的房子的情况都不知道，那怎么行？本来葛朗代先生应该了解这些情况，可是他这个人偏偏一点头脑也没有！"

只是到十一点钟，葛朗代夫人一觉睡醒，才想到勒万；她立刻笑了起来，觉得自己很爱他，觉得他比昨天更叫她喜欢了；所有这给了她新生活的高贵的东西，只有他才能送到她手上来。

晚上[①]，他来了，她高兴得脸都红了。"他的风度完美极了，"她想。"多么高贵的神态！对什么都淡然处之，多么好！这和一个粗俗的外省议员真有天壤之别！就是那些更年轻的议员，在我面前，也都像教堂里

---

① 这是第二天晚上。（司汤达原注）

的信徒似的。前厅里的仆人居然害得他们魂不守舍，慌了手脚[1]。”

第六十二章

吕西安这一天在葛朗代公馆，对接待他的非同寻常的表情感到十分诧异，另一方面，勒万夫人却在这一天同她的丈夫有过一次极为重要的谈话。

她对他说：“啊！我的朋友，野心又把它的头转向你这边来了，伟大的上帝！多么了不起的野心啊！你的肺会受害而生病的！野心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为了金钱？为了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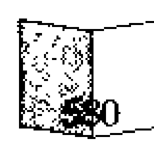
勒万夫人这样对她丈夫说话，他实在无以辩解。

我们的读者也许奇怪，一个女人已经四十五岁了，仍然是她丈夫最好的挚友，而且始终忠实而真诚地和他相处。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和一个有独特精神而又有点风魔的像勒万先生这样的男人共同生活，假如缺乏完全的真诚，那就可能是极端危险的。他这个人确实有一种令人惊奇的精神，由于糊涂，由于放任和随便，你可以愚弄它一个月、两个月，但过后它的力量依然会集中起来，像反射炉中的火焰一样，人们恰恰在这一点上希图蒙骗这种精神；虚假和欺骗总会被揭穿，被嘲笑，信任从此就永远丧失了。

他们两人彼此相向，他们的思想境界很高，这正是一对夫妻幸福的所在，也是值得庆幸之事。处在这个谎话连篇的世界中，在亲密关系中弄虚作假、不说真话，居然比在社会关系中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亲密关系中，完美无瑕的真诚尤其像馨香的鲜花，具有着难以言说的魅力，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永远鲜艳。

何况勒万先生处在当前这样的时刻又最容易说谎。他在议会取得

① Beware(英文：当心)！一些可厌的人物，如德·韦兹伯爵和葛朗代夫人，他们身上应该增加某种人性的东西、某些真实细节(并且放在靠近开始写他们的部分)；否则，不知不觉中我就把他们写成(他们一定也会变成)一些带有政府部门可憎特征的木偶，就像拉莫特－朗贡先生的《省长先生》中的人物那样。(司汤达原注)



很大的成功不费吹灰之力，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个局面能够维持下去，甚至不相信曾经真有过成功。那是一个幻景，一次发疯，一回极重要的快乐的实验，是他三个月来的成功和难以置信的地位所产生的结果。如果勒万先生把他在巨大金钱利益中从不缺乏的冷静也带到这次事件中去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对自己说：

“这不过是我早就积蓄起来的力量的一次新的发挥罢了。可以说这是一部高功率蒸汽机，我至今还没有照目前的用途使用过它。”

这次在议会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功，在他身上引起了新的感受，在这种感受的冲击下，勒万先生连良知和常识也有点把握不住了。这一点是他耻于承认的，即使对他的妻子他也开不了口。在谈了一大通没完没了的话之后，勒万先生不能不承认他感到心中负疚。

“是的，的确，”最后他开口说，“我是有了野心，有趣的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

“运气在敲你的大门，应当赶快打定主意，下定决心。你不开门，它就要去敲别人的门了。”

“全能的上帝所创造的奇迹总是出人意料地在卑贱愚蠢者身上出现。我要让葛朗代当上部长，至少我要去试一试。”

“葛朗代先生当部长！”勒万夫人笑着说。“那你对昂塞姆太不公正了！为什么没有想到他？”

（勒万先生那个年老的忠仆昂塞姆，读者可能已经把他忘记了。）

勒万先生听了这个严肃的笑话感到非常愉快[①]，他回答说：“像昂塞姆这样的人，已经六十岁了，办起事来倒比葛朗代先生强得多。不信你等他一个月看，等他的出乎意料的诧异心情过去以后，看他怎么处理问题，处理公务，特别是处理一些大事，处理大事的确需要有见识，有良知，他肯定要比葛朗代先生强得多。但是昂塞姆缺少一个老婆，到时候她就可能是我儿子的情妇，但是，真叫昂塞姆去当内政部长，那么，不论谁都不会说我打算让吕西安去当部长。”

“哎呀！你和我说的是什么呀？”勒万夫人叫了起来。脸上的笑容一

---

① 幽默 幽默的定义—— 这是我二月七日想到的：一个严肃的人提供给能感受愉快的人的愉快（司汤达原注）

下子消失了，刚才她还微笑着听他一条一条列举昂塞姆的优点。"可你这样就害了我的儿子了。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思想不是安分守己的，她一心追求幸福，灵魂受着折磨，目的又达不到，吕西安怕要成为那个女人的牺牲品了。她会把他害得跟她一样不幸，一样不安。对这种庸俗的性格，他怎么会不反感？这是一个照着别人的样子画出来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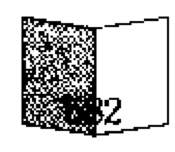
"她是巴黎最美的女人，至少是最艳丽的一个。她至今还没能找到一个情人，一直老老实实，可是巴黎偏偏不知道，而且这个情人只要在上流社会里稍稍有点名气，他就能被选中，被选中了他就会给摆在第一流的地位上了。"

他们这样谈论了很久，这样的谈论对勒万夫人来说并非毫无吸引她的地方，最后，她也赞成他那番道理。不过她还是认为吕西安年纪太轻，不能把他介绍到社会上去，尤其不能进议会，不能成为一个商界人物或政界人物。

"他要举止风流，穿着优雅，这是错误的，不该这样。不过，首先，我打算让他到葛朗代夫人那里去接受接受教育……总之，我亲爱的，我想让他从心里把那位德·夏斯特莱夫人彻底地驱逐出去，现在我坦白地对你说，这个女人真叫我怕得发抖。

"你应该知道，吕西安的工作是很出色的。我已经得到有关他的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接替我的朋友克雷泰做办事处副主任做了二十九年的老杜布勒伊告诉我的。说吕西安在内政部处理公事，一个人办三个办公室处长的事。他决不让那种墨守成规的愚蠢做法来糟蹋自己，就是笨蛋们唤作惯例的那种东西，所谓例行公事，吕西安办事干脆，果断，有胆量，不怕受到连累，既做了就不翻悔。他公开宣布他是向部里供应纸张的商人的死对头，他主张公文只写十行。他虽然在冈城受到一番教训，但他办事一直坚定大胆。请注意：我和你，我们在这件事上意见是一致的，我可从来没有对他明确讲过我对他处理麦罗贝尔先生选举之事的看法。我在议会里曾经间接地替他的行为进行过辩护，他可以从我的言论中看出我是尽到一个家长的责任的。

"我要设法让他当上秘书长，如果我办得到的话。如果人家以他的年资为借口，不把这个头衔给他，那他至少应当在实际上成为秘书长才行，那个职位一直空在那里嘛，而且他可以以部长专用秘书的名义履行秘书长的职责嘛。要么过不了一年给碰得头破血流，要么他取得一定的声誉，到时候我可要傻头傻脑地说：



深切的友情
能给予什么
我就用这一切
给他一个好命运。

“我自己嘛，也要想法摆脱出来。人家明白，因为儿子当部长不够资格，我这才让葛朗代去当部长。如果失败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责怪自己的；因为运气没有来敲我的大门嘛。如果让葛朗代上去，那么，我就有六个月不再为难了。”

“葛朗代先生能顶得下去吗？”

“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支持他的笨蛋总会有的，他家里还要有个人排场，我不怀疑，除了他的薪俸以外再花费十万法郎。这是个大数目。他缺少的不是别的，他缺少的只是：辩论中的思想，处理问题时的常识。”

“你算了吧，”勒万夫人说。

“话虽这么说，可毕竟还是个好孩子嘛。他在议会里一定还要讲演，你也知道。他念起最好的演说稿来，就像一个仆人那样，演说稿我会找最出色的能手来写，弄出成功的稿本要花一百路易。我也要发言。我的辩护性发言会不会像攻击性发言一样成功？这是我急于想知道的，只是眼下还没把握，我觉得这很有趣。我的儿子，还有那个小鬼科夫，他们会替我的辩护性演说拎出几条杠杠来……总之所有这一切都可能非常乏味，我相信……

……………………………………………………………………………………

不过，事实上，从女性方面来说，她一定会对这样的协议非常反感。”

“这真是不怀好意。我就奇怪对这种事情你怎么伸得下手去。”

“可是，我亲爱的朋友，法国历史就有一半完全是根据这样的范例，在这样的协议的基础上构成的。你今天看到那些又古板又神气的名门望族，它们四分之三的财富过去就是靠爱情积起来的。”

“伟大的上帝！这是什么爱情！”

“难道对法国历史学家采用的这个体面名称你还要和我争论不成？弄得我恼怒起来，我就要使用原来那正确的字眼了。从弗朗索瓦第一

到路易十五[1]，内阁大臣都是一些贵妇人提供的，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空缺是她们想法子填补的。我们民族每一次发高烧、患热病，无一例外都是这种风俗给治愈的，这本来就是它的风俗。人家一直都在做的事，做起来难道有什么不好吗？”(勒万先生真正的道德训条便是如此。他的妻子出生在帝国时期[2]，对她来说，帝国就具有这种严厉的道德观，这是和开始兴起的专制暴政相吻合的。)

这种道德她适应起来是有些困难的。

第六十三章

葛朗代夫人不论在性格方面还是在习性方面，都是一点传奇性也没有的，这种情况，对一个不会被她的王后风采和英国少女独有的那种娇媚鲜艳引得眼花缭乱的真正有眼力的人来说，同她的多愁善感和充满热情的谈话方式(就像诺迪耶[3]先生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不讲“巴黎”，而说“*这座巨大的城市*”。葛朗代夫人在外表上虽然带有富于传奇意味的特色，可是在她处理一些重要事务的时候，却有出售针线的小杂货零售商的那种理智、有条理和精明小心[4]。

当一个部长夫人的幸福在她已经习以为常、完全适应以后，她这才想到勒万先生发现儿子成了一场毫无希望的恋爱的牺牲品，至少成了笑柄，也许会感到困惑，至于她，可从来也没有提出过爱吕西安的问题[5]。

---

① 法王弗朗索瓦第一，1515—1547年在位；法王路易十五，1715—1774年在位。

② 指拿破仑帝国时期。

③ 诺迪耶(Nodier，1780—1844)，法国作家，1832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重要作品有《面包屑仙女》、《勃里斯盖家的狗》等；他的作品对浪漫主义诗人奈瓦尔和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有很大影响。

④ 司汤达在一条注中指出这一段肖像描写应放在第一部分：“读者应该在南锡，在一次舞会的场景中第一次见到葛朗代夫人。大家知道，这次介绍人物出场实际上人物并没有出现。”(马尔蒂诺注)

⑤ 为取得喜剧效果，不妨研究一下葛朗代夫人是否应该真这样相信吕西安爱她。(司汤达原注)

她所知道的爱情不过是上流社会司空见惯的那种陈腐不堪的装模作样的玩意儿，真正隐藏着爱情的地方她看不见，她没有那样的眼睛。葛朗代夫人不断思考的大问题是：

"勒万先生有没有权力让人家当上部长？他无疑是一个很红的演说家；他的声音几乎听也听不清，但在议会里人家都要听他说话，这是不可否认的。听说连国王也秘密召见过他。他和陆军部长某某元帅非常要好。所有这许多条件加起来自然造成他这么显赫的地位，但这个人多么精明，多么会骗人，从支持国王到把部长的官职托付给葛朗代先生，中间的距离大得简直没法说啊！"葛朗代夫人不禁深深地叹息了。

没有信心，犹豫不决，两天来把葛朗代夫人想象中的幸福渐渐消磨尽了，她正是在这样的痛苦的煎熬中下了决心，坚决要求和勒万先生约定时间会面："可不该把他当人看"，而且大胆地指定在她家里会面[1]……

……………………………………………………………………

---

[1] 待写的一个场面。……两个对谈者的情势：

勒万先生允诺了部长的职位，并要求葛朗代夫人在任命的诏令公布于政府《通报》上之前就委身于吕西安。葛朗代夫人说了一通尽可能冠冕堂皇的体面话（喜剧性的来源正在于此），又说："我答应好了，困难并不在这里；可是你一定给我一个部长职位吗？你一定让我丈夫当上部长吗？我一旦和令公子搭上关系，那个部长职位可能就拖延不给了。"

形式就是一切，这极其重要，我现在还不想把对话写出来，在我还不是十分有把握一定采用这样的场面之前

合理的根据是：勒万先生对她说："你去打听打听。你去问问我是不是可能掌握一个部长职位，是还是不是。我承认那只有上了《通报》才是肯定了的事；换句话说，这样的肯定，我还不能答应你。其实，葛朗代先生的名字即使上了《通报》，困难依然存在，只是困难转到另一方，所以你现在说的话，到那时候就该让我说了。对我儿子的痛苦的怜悯，那时你说不定早已抛在脑后了。"

于是延期再谈。葛朗代夫人出去了解情况；了解情况的结果是，在本届内阁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勒万先生出任内政部长的可能性最大，或者由他指定的人选担任部长职务，因为缺少了他，政府在开始阶段便不可能在议会里取得多数的支持。很可能两个月后国王看不上勒万先生了，以致因为对他十分反感而迫使他提出辞职。

她因此断定勒万先生待她还是有诚意的。（何以见得？）

最后，她同意让吕西安做她的情人。

以下便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谈判过程中葛朗代夫人与吕西安互相相处的场面。喜剧式的。（司汤达原注）

"这件事对我们这么重要，所以，我想请求你把使我抱有希望的这件事的详情讲给我听，你不会觉得奇怪吧？"

勒万先生暗暗笑着对自己说："你看，不讨论讨论价钱，反倒讨论起交货的保证来了。"

勒万先生于是用最亲切最诚恳的口气说：

"夫人，看到咱们由来已久的十分美好的友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感到非常幸福。今后这样的联系应当亲密无间，而且，为了更快地达到可喜的坦率，达到打开心扉的地步，我请你允许我说话完全排除徒劳无益的虚情假意……就好像你我是一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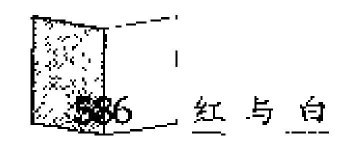
说到这里，勒万先生真想恶狠狠地看她一眼，费了好大劲才止住没看。

"我是不是该要求你绝对慎重小心？有一个事实我不能不告诉你，你素来看事深刻，判断正确，你的智力其实也猜得出来：德·韦兹伯爵先生正在暗中探听。这位部长派出许多暗探，比如德·G侯爵先生，或者R先生，你都认识的，这位部长只要从他手下一百名暗探中的一个收集到哪怕一件资料、一个事实，也就可能把咱们所有的事情都给搞乱。德·韦兹先生看到他那个部保不住了，可人们却不能拒绝他进行大量活动；他每天上午八点钟之前就出去拜客，竟有十次之多。对巴黎来说这么早拜客是不寻常的，可被拜访的议员却喜不自胜，这使他们想到从前他们也曾这么活动过，那时候他们不过是诉讼代理人的帮办而已。

"葛朗代先生和我一样，身居银行主脑地位，七月王朝以来，银行又居于国家的主脑地位。资产阶级已经主宰了圣日耳曼城区，银行就是资产阶级中的贵族嘛。拉菲特[1]先生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天使，所以他害得自己的阶级把内阁都给丢掉了。现在形势呼吁大银行或者由它自身或者由它的朋友再把统治权抓过来，把内阁再掌握到手中来……人们曾经责骂银行家愚蠢，议会倒宽宏大量，居然愿意叫我证明给大家看：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用一些令人难忘的语言嘲弄我们的政敌。我

---

[1] 雅克·拉菲特（1767—1844），法国银行家、政治家，1830—1831年间任七月王朝的内阁首相。



自己清楚得很，这些话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但议会并不喜欢什么道理，而国王又只知道爱钱；国王还需要好多好多士兵去控制工人和共和党人。政府把最大的注意力用在对付证券交易所。内阁不能解散证券交易所，然而证券交易所却可以解散内阁。现内阁走不出多远了。”

“葛朗代先生也是这么说。”

“他的看法相当正确；不过，既然你同意我用最亲密的语言来说话，我就坦率地对你说，大人，没有你，我是决不会想到葛朗代先生的。我对你直说吧：你是不是对他相当有把握，在他部长任内所有重大行动都指挥得了他？你只有这么能干，才对付得了那位元帅（陆军部长）。国王想要军队，只有元帅才能领导，并把它掌握住。再说，他也爱钱，他想要很多钱，那只有财政部长才能供给他。葛朗代先生应当把天平摆平，一边是元帅，一边是出钱部长，不然的话，就要分裂。譬如说，今天，元帅和财政部长，讲和了，好了，二十次，又闹翻了，也是二十次。双方你骂我我骂你闹到连商讨一些最简单的问题也谈不下去了。

“金钱不仅是战争的资本，而且是我们从七月王朝以来所享有的某种伴有武装的和平的资本。镇压工人，军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军队以外，还必须给资产阶级的参谋部提供官职和地位。你要是不能做到每个职位发六千法郎的薪水，那就有六千个唠唠叨叨说个不停的人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说攻击你，没有钱就不能叫他们闭上嘴巴。

“元帅永远是伸手要钱的，所以他看中了内政部，想叫一个银行家去当内政部长；你我之间我不避你，他希望在必要的情况下有一个反对财政部长的人，一个对当天不同时间各种金融即时行情都很了解的人。这位银行家内政部长必须是这样一个人，他能了解交易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居高临下地制服罗特[希尔德]和财政部长之间搞的阴谋诡计，这位银行家部长应该姓勒万还是姓葛朗代？我这个人很懒散，年纪也大了，咱们爽爽快快说出来吧。我也不能让我的儿子去当部长，他不是议员，我不知道他能不能长篇大论地讲话，比如这半年来，你搞得他成了哑巴……不过能救我儿子一命的人所选中并推荐给我的人，我自有办法让他当上部长。”

“我不怀疑你对我们的好意是真诚的。”

“我明白了，夫人；你还是有点怀疑，我欣赏你的贤明又有一条理由

了,你是怀疑我的能力。在讨论宫廷和政治方面巨大利害问题的时候,怀疑是应尽职责中的第一条,对签约的任何一方来说,怀疑不会受到轻侮。人是会陷入虚妄之中的,不仅会把一个朋友的利益丢了,而且连自己的利益也会丧失。我已经告诉你,我可以看中葛朗代先生,你对我的能力还是有点信不过。我不能把内政部或财政部的任命书拿给你,就像我把这束紫罗兰送给你一样。在我们如今的习惯上,就是国王本人也不可能送给你这样的礼物。实际上,一位部长应该由五六个人选出来,这五六人中,每个人与其说有绝对权力可以使他的候选人当选,不如说对其他人选有否决权;总之,夫人,请不要忘记:问题在于国王是不是高兴,议会是不是愿意,还要考虑别让那个并不高明的贵族院感到无法容忍。我美丽的夫人,最后还要看你是不是愿意相信我会尽我所能让你住进格洛内勒路内政部官邸。你先不要估计我对你的利益忠诚到什么程度,我请你先考虑一下意想不到的幸运每天能有两三次机会放到你手上的那份力量,希望你对它有个明确的概念才好。"

"我相信你,非常相信你,像这样的事我亲自和你来谈,已经是我信任的证据。但是,相信你的才能、你的财产、和你好像一定要我作出的牺牲,是两件不同的事。"

"你们女人的娇嫩精细,还有青春的光彩和无可比拟的美,如果对它们有一丝一毫的伤害,我一定会感到非常痛苦。但是,德·舍甫洛兹夫人,德·隆格维尔公爵夫人,所有在历史上留名的女人,都曾经给她们的家族带来财富,但是她们有时也要请教她们的医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嘛,当然可以算个心灵的医生,算个专门给高贵的雄心提供参考意见的人,我想,你们期望的那个荣耀地位应该也把这份雄心放到你心里。在这样一个世纪里,在一个什么都不可靠,就像流沙一样,一切都已倾覆湮没的社会里,只有你卓越的才智、你巨大的财富、葛朗代先生的勇气和你个人的特长才能为你创造出一个真实可靠的局面来,一个可以顶得住权势任意胡为的独立的地位。只有一个敌人值得你小心提防,那就是时尚;在这一刻你是它的宠儿,可是时尚感到厌倦了,不论你个人有什么价值,都把你弃如敝屣。现在待你公正,让你得到公众的敬重叹赏,可是过了一年或一年半,你拿不出什么新东西来赢得把你抬得这样高的公众的赞许,那你就很可能被抛弃;微不足道的小事,一

辆马车趣味恶俗，生了一次病，根本无谓的什么琐事，尽管你年纪这么轻，都会把你放到历史陈迹的行列里去。"

"这个伟大真理我早就知道了。"葛朗代夫人说，她说话的口气就像一位王后听到有人不识时务地讲她军队的一次失败那么不高兴，"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了这个伟大的真理：一时的风尚好比是火，火烧得不旺，就熄火了。"

"这里还有一个次要的真理，不过很值得注意，也是人们经常运用的，这就是一个病人若和他的医生赌气，一个诉讼人若和他的律师闹别扭，总不肯和衷共济战胜他的对手，他的处境就不能改善。"

勒万先生站起身来。

"我亲爱的美丽夫人，时间很宝贵啊。你是不是愿意把我当你的崇拜者看待，你愿不愿意设法使我的头脑发狂？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没有头脑可以发狂了，我还是到别处碰碰运气去吧。"

"你真是一个狠心的人。好吧，你就说吧！"

葛朗代夫人说到这里，索性不再咬文嚼字、吞吞吐吐了。但是勒万先生，说他是个道道地地的生意人、野心家，也不尽然，他毕竟是个天性愉快而富于幽默感的人；他这时已经感到靠这样一个弱女子的任性胡为来完成自己的计谋未免可笑，于是考虑怎样把吕西安的事突出出来。

正当葛朗代夫人不顾一切，甚至不考虑明天怎样，继续谈下去的时候，勒万先生暗自想道："我天生不是当部长的料，我太懒，贪图享乐的习惯已经太严重了。假如不是对一个巴黎小女人而是对国王这样胡言乱语、出言不逊，我也一样没有耐性，她也许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所以，我还是集中力量谈我的儿子吧。"

"夫人，"他好像忽然从远方回来那样，茫然地对她说道，"你是不是愿意把我当一个怀抱政治野心的六十五岁老头看待？或者赏光仍旧把我当一个漂亮青年对待，就像对待所有对你的娇美着了迷的青年那样？"

"先生，你就说吧！说出来吧！"葛朗代夫人急切地说，因为她从和她谈话的人的眼中向来一眼就看出对方的心计。她开始害怕。她看出勒万先生是怎么一个人，说真的，她看出他那急不可耐的脾气。

"你我二人都必须彼此相信对方的诚意才行。"

"当然！当然！只要你把它当做一项义务讲出来，我马上就给你回答；可是我的赌注为什么非得押在信任上不可？"

"事情本身要求这样。我要求于你的，你的赌注所赌的——原谅我讲话这么粗俗，话虽粗，意思倒非常明白（勒万先生这时说话的口气就像出卖地产时刚提出最后要价的人说话的口气，原来的文雅谈吐几乎已一扫而空）[①]，夫人，你打算在能使勃勃野心达到目的的计谋中碰碰运气，你能不能赌赢，目标能不能达到，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而我能不能让你取得你急于弄到手的那个职位，那要视国王而定，还要看四五位大人物的意思怎样，他们都愿意相信我，不过，最后还要看他们本人的意思怎样，另一方面，譬如说，过一两天，我倘若在议会讲坛上没有取得成功，他们就甩手把我丢开，这也是完全可能的。在牵涉到政府和勃勃野心的纠葛中，我们两人中能够出钱买进，也就是你同意我叫作赌注——的那个人，就应该当着有关另一方的面把钱拿出来，不要畏难怕烦，要看看对方是不是对他的谨慎十分赞赏，更要看看人家对他的忠实可靠是不是十分满意。这两人中不具有下赌注能力的那个人——就是我嘛，应该尽其所能，满足另一方提出的合乎人情的要求，这是为了替他拿出抵押来担保[②]。"

葛朗代夫人沉思起来，她显然感到为难，委决不下，她话虽说得很多，但却支支吾吾，不直接作出回答。勒万先生本来认为可以立刻就能把事情谈妥，临时他脑子里起了个坏念头，打算把事情拖到明天再说。也许静夜出主意嘛。可他又懒得再跑一趟，还是当场了结为好。因此，他又用亲密的口吻，声音压得低低的，用德·塔列朗先生那种低沉的嗓音说道：

"我亲爱的朋友，时运能让一个家族发财致富，当然也会害得它倾家荡产。不过，这可是一辈子难得一遇的大好机会，而且时运这回却来得多少让人感到顺利。你真是吉星高照，命运女神已经来到你的面前，

① 勒万先生此处是否应采取这种放肆手法，使用一些与葛朗代夫人的精细娇贵相抵触的字眼？我的回答是倾向于肯定的。（司汤达原注）

② 应使这种说法更高尚一些，否则观众就会喝倒彩。要弥补一下。［1835年］1月31日，于契维塔韦基亚。——不必过于美化；现在已经相当好了。2月11日。（司汤达原注）

登上她的圣殿的这条道路，是我所能看到的最平坦的一条。因为，说到最后，不过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认识了十五年的勒万先生，我是不是信得过？下个决心回答是或不是，不就解决了。为了头脑清醒地回答这个问题，你不妨把这个问题换成这样：'在还没有提出当部长和与勒万先生搞政治交易的问题之前，半个月来我对勒万先生怎么评价，他值得我怎么去信任？'你看如何？"

"完全信任！完全信任！"葛朗代夫人如释重负似地说，就好像勒万先生要把她从困难中解救出来似的，对他欠了情，现在总算回报了，她因而感到很高兴。

勒万先生就像人们在一件急事上取得一致意见后显出的那种样子，说：

"至迟再过两天，我一定把葛朗代先生介绍给元帅。"

"葛朗代先生不到一个月前就在元帅家里吃过饭，"葛朗代夫人生气地说。

"我把这个女人的虚荣心看错了；我本以为她并不那么笨。"勒万先生心里想。

"我当然不会教元帅如何去认识认识葛朗代先生本人。巴黎掌管重大事务的人哪个不知道葛朗代先生，他理财的才干，他的豪富，他的公馆，都是尽人皆知的；巴黎最显赫的人物首先就知道他，他已经荣幸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过他了。国王本人就十分器重他，他勇往直前的气魄也是人家所了解的，……我准备对元帅讲的是别人不说而非我说不可的话，我要说的是：'这位葛朗代先生，是了不起的财政家，既擅长理财，又熟悉金融活动，阁下不妨请他担任能控制财政部长的内政部长。我要把我所有的选票都用来支持葛朗代先生。'我所说的'介绍'就是这个意思。"勒万先生还补充说，说话的口气始终相当急躁："如果三天后这话我不再提了，那么，我宁可冒一败涂地的风险，也要说：'经过全面考虑以后，如果我能让我的儿子来协助我，如果你肯给他一个副国务秘书的头衔，那我就接受这个部长的职位。'难道你以为我把葛朗代先生介绍给元帅之后，我竟暗中又对他说：'我刚刚当着葛朗代的面对你讲的话你可别相信，想当部长的是我'？"

"至于你的善意，那不成问题，可你何必先把一块膏药贴在漏洞旁

边呢？”

“你要求我做的事，是很奇怪的。你是一个不信宗教的放荡人。”葛朗代夫人为了缓和说话的口气又这样说。“至于我们女人的尊严，你的见解人家都知道，不论牺牲有多大，也得不到你的珍视。勒万夫人会怎么说？这个秘密又怎么瞒得过她呢？”

“办法多得很，比如，把时间调换一下。①”

“我坦白对你说吧，这样的讨论我谈不下去。谈话的结论推迟到明天再下好不好？”

“好极了！不过，明天我还可能是命运的宠儿吗？如果你不同意我的想法，那我应当另外再想办法，譬如说，我应当想办法让我儿子结上一门好亲，让他散散心。要知道我是没有时间好浪费的。明天如果没有回音，那意思就是说‘不’，在这一点上我是从不回头的。”

葛朗代夫人刚刚想到该去征求她丈夫的意见。

第六十四章②

勒万先生是一个感情用事的父亲。在这整个事件中，他的主要动机，他最感忧虑的难办的事，便是吕西安·勒万先生对歌剧院雷蒙德小姐表现出来的那种留恋多情。

“有其父，必有其子，一点不错！”

“我也这么想，”葛朗代夫人笑着说。“对这个人嘛，这副担子就要靠你去挑了，”她以一种很认真的神气又说：“否则，勒万先生的那一票你就拿不到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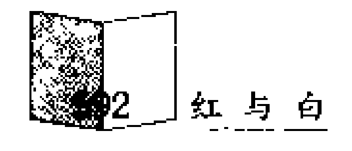
“你倒是给了我很重要的一票嘛。”

“我知道你有眼光；不过，他这一票只要有人肯听他的，他的冷嘲热讽在议会里只要还是时髦货，人家就相信他能够倒阁，组阁的时候就没

---

① “葛朗代夫人在内阁倒台两个月前就已经是我的儿子的女友了。”（司汤达原注）

② 与丈夫的一场。（司汤达原注）



有人敢把他抛在一边。"

葛朗代先生面带凄惨的表情(他的野心是从六月事件[1] 开始的)说:"真有意思!一位半荷兰血统的银行家,在歌剧院捧女演员捧出了名,可就是不愿意当国民自卫军上尉。不仅如此,"他的面色变得更加阴沉晦暗了(王后曾热情接见过他),"不仅如此,对社会上人们应当尊重的一切,他无不无耻地嬉笑怒骂,这也叫他出了名……"

葛朗代先生可以说是个半蠢货,他这人沉闷迂腐,但相当有学问,每天夜晚都要花一个小时做学问,艰苦得很,目的是"了解我们的文学发展状况",这是他的原话。其实他连伏尔泰的一页文章同维耶内[2]先生的一页文章也分不清楚。他对一个毫不费力就取得成就的人那样忌恨,是不难理解的。这是他最愤愤不平的事。

葛朗代夫人也知道,要让她丈夫拿出什么主张来是根本不会有的事,尽管他可以把组织得很好的词句说尽,把他的思想一字不漏地讲出来,也不能帮助她下决心,拿主意。不幸就在他讲的这类词句,总是一句套一句,不绝如缕。逢到这样的时刻,葛朗代先生的老脾气就是放任自己这么说下去,他希望这样连绵不断地说下去以后,才智就会出现。如果他不是在巴黎而是在里昂或布尔日的话,他这个办法倒是有道理的。

关于勒万先生的所有罪状这个题目,他们谈了足足有二十分钟,葛朗代夫人用沉默表示她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接下来她说:

"现在你已经走在实现你的雄心壮志的大道上了。你还记得乌克森谢纳宰相[3] 对他儿子说过的话吗?"

"伟大人物的言论正是我常读的书,他们的名言对我完全适用:'我的儿子,你看,人们处理世界大事只需那么一点点才能就够了。'"

"真的!对于像你这样的人,勒万先生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他的

---

① 指1832年6月巴黎爆发反对七月王朝统治的街垒战,内政部长梯也尔派军队镇压之事

② 维耶内(Jean Pons Guillaume Viennet,1777—1868),法国政治家、文学家,183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③ 乌克森谢纳(Oxenstiern,1583—1654),瑞典总理大臣,国王古斯塔夫斯第二(1594—1632)的密友和顾问,后为未成年的女王克里斯蒂娜摄政,成为瑞典的实际统治者。

身价和功绩，跟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由蠢物组成的议会，喜欢他的胡说八道，把他在讲坛上谈的话当做真正政治家的出色口才，那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想想看：德·×××夫人，是一个弱女子，她曾对另一个弱女子，王后奥地利安娜[1]开了开口，就把有名的红衣主教德·黎塞留弄到议会里去了。不管勒万先生是怎么一个人，只要议会发了疯，偏要赏识他，那么他那个怪脾气你就得去奉承讨好。你是经常跑一些政治社团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你是一眼就看得准的，所以我要问你一句：勒万先生的信誉是不是真正可靠？因为，对于事前作出诺言，过后又不信守诺言，我这高尚纯洁的道德体系是决不能接受的。"她又生气地说："那根本行不通嘛。"

葛朗代夫人嘲笑她的丈夫，可是她表达的这一切的可笑之处她却一点也感觉不到。

"是啊，当然！"葛朗代先生也悻悻然地回答道，"目前勒万先生信誉还很不错。他在议会讲坛上大放厥词人人都欣赏。从文学趣味的角度来说，我完全同意我的法兰西学院的朋友维耶内先生的意见：我们已经面临整个颓废时期了。只有元帅捧他，因为元帅要捞钱，而且我也不知为什么和怎么搞的，勒万先生竟成了交易所的代表。他那恶俗的胡言乱语，很能讨老元帅欢喜。一个人只要肯信口开河，讨好是并不难的。国王当然是格调卓然不群的，对勒万先生的才智，居然也容忍得下去。人家说是他在国王那里把那个不幸的德·韦兹给彻底搞垮了。"

"不过，说真的，德·韦兹关于艺术的见解，实在太可笑了。人家向他提出建议，请他批准为美术馆收购一幅伦勃朗[2]的画，他在报告上写的批语说什么：'据称伦勃朗先生曾于最近一次的沙龙中展出此画。'"

"有这样的事，不过，德·韦兹先生彬彬有礼，而勒万却总是出语伤

---

① 奥地利安娜(1601—1666)，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王后，曾在她的幼子路易十四亲政前摄政。

② 伦勃朗(1606—1669)，荷兰大画家，擅长运用明暗对比，讲究构图完美，尤其善于表现人物的神情和性格特征，主要作品有油画《夜巡》，素描《老人坐像》，蚀版画《浪子回家》等。

人，一句话就断送一个朋友[1]。”

“你看你是不是有勇气要吕西安·勒万先生，那个喋喋不休的老子的沉默寡言的儿子，做你的秘书长？”

“怎么？一个骑兵少尉做秘书长！简直是做梦！从来没见过！这里面有什么严重性吗？”

“唉！一点严重性也没有。在我们的社会风气中早就不存在什么严重性的问题了，真可悲！勒万先生向我提出他的哀的美敦书[2]，一点叫人难堪的态度也没有，他的条件只是回答sine qua non[3] ……先生，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作出许诺，那我们就非得说到做到才行。”

“要一个阴险的小家伙来做秘书长，他能有什么思想！他以后在我身边还不就是德·×××先生[4]在维勒尔先生身边扮演的那种角色。心腹之患，我可不想要。”

这种令人不快的谈话葛朗代夫人还得要忍受二十分钟，这完全是一个蠢才竭力模仿孟德斯鸠，故意说出来的机智、深奥的词句，他对于涉及他的处境的话，一个字也听不懂！他那十万利弗尔的收入弄得他闭目塞听、一点聪明才智都没有了。葛朗代先生的这种情绪热烈的辩解，非常引人入胜，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如同报纸上一篇（萨耳旺迪先生[5] 或维耶内先生的）论文一样，我们也只好将这种恩赐让读者欣赏欣赏，读者今天早晨读到了这类东西是肯定无疑的。

最后，直到葛朗代先生明白只有靠勒万先生帮忙，他才有当部长的机会，他才同意把秘书长的职位送给勒万先生提名的人。

“至于他儿子的名义，让勒万先生去决定好了。由于议会的缘故，

---

① 葛朗代先生有一怕：怕讽刺，那情形很像马尔西阿勒（Martial），也很像拼命阅读、想当文人的那些笨蛋。（司汤达原注）

② 即最后通牒。

③ 拉丁文："是或否"。

④ 德·雷内维尔先生（M. de Renneville）。（司汤达原注）

⑤ 萨耳旺迪（Salvandy，1795—1856），法国政治家、作家，伯爵，拿破仑时代的军官；1816年后对维勒尔的极端保王内阁持反对态度，1819年任行政法院查案官，1830年七月革命后人选议会议员，1835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837年任国民教育部部长；著有《唐·阿隆索或西班牙》（1824）、《约翰·索别斯基国王前后时期的波兰历史》（1829）、《十八个月或法国大革命与革命者》（1830）等。

最好让他担任一名普通的私人秘书，就像他今天在德·韦兹先生手下那样，不过做的是秘书长的工作罢了。”

“这种胡搞，我真看不惯。在正当的政府机构中，任何人都要名实相符。”

葛朗代夫人想：“照这么说，你就应当被称为天才女人的总管才算名实相符，是她使你当上部长的。”

还必须浪费几分钟，多费些口舌。葛朗代夫人知道只有把她的丈夫，这位勇敢的国民自卫军上校，弄得疲劳不堪之后才能战胜他。可是这位先生在和他妻子谈话时，就已经开始训练自己在议会中所需要的才智。对于这种意图怎样使一个毫无想象力却精于计算的商人能即景生情，谈吐文辞优雅，人们是不难推想的。

“必须拿工作让吕西安·勒万先生忙得昏头昏脑，让他忘掉雷蒙德小姐才好。”

“高尚的任务，确实。”

“这就是男人的癖好，一个男人发了财，就要搞这种可笑的把戏，他现在手中又有了权，我是说权力很大。还有什么比有权的人更值得尊敬呢！”

过了十分钟，葛朗代先生还怀着善意嘲笑着勒万先生，他们又谈起雷蒙德小姐。葛朗代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讲了些人们都能讲的话，最后他说：

“为了消磨这种可笑的热情，你那方面略施小技，也不会有什么不适当。你或许也可以向他表示友谊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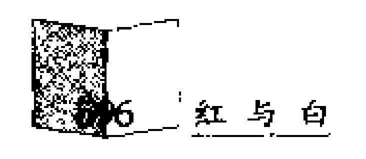
这话是按照普通常识说出来的，不过倒显出葛朗代先生的本色，直到此时，他才算具备了才智。（这样的会谈至此已经过去一小时三刻钟。）

“那当然，”葛朗代夫人回答说，她的口吻极其坦率，骨子里非常欢快。（她想：“这才是重要的一步，这一步还需要加以证实。”）

她起身站了起来。

“这倒是一个主意，”她对她丈夫说，“不过，在我很难办。”

“你的名誉有口皆碑，你的行为，在你二十六岁的年纪上，又是何等完美，何等纯洁，任何猜疑，甚至出自对我的成功的嫉妒的猜



忌，和你的行为品德比起来，就像天地相隔那么远一样，所以，在贞洁和荣誉允许的限度内，任何可能对我们的家庭有益的事，你完全可以尽力去做。"

"你看他谈我的名誉，就像谈他的马的优点一样。"葛朗代夫人心里想。

"葛朗代这个姓氏并不是昨天才得到体面人士敬重的。我们不是穷酸出身。"

葛朗代夫人想："哎呀，上帝！他又要跟我谈起他当图卢兹城长官的祖先了！"

"部长先生，你画押同意了的契约，上面规定的义务你可要全面地好好想一想！我可不想在我的社交生活里猛然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旦吕西安先生成了咱们的亲密朋友，那么在你当部长开初两个月里他是，两年中他也一直都是哟，即使勒万先生在议会里或者在国王身旁失去了信任，即使部长任期完结，哪怕这个可能性很小……"

"内阁任期至少三年，议会要四次表决年度预算，"葛朗代先生不高兴地反驳道。

葛朗代夫人心里对自己说："哎呀，上帝！我总算从一刻钟的银行式的高级政治里解脱出来了。"

她错了，他们的谈话又继续了十七分钟，才使葛朗代先生承担起义务，接受吕西安·勒万先生做他们的亲密朋友，为期三年，如果他们决定接受他一个月的话。

"可是社会上就要把他看成是你的情人了。"

"这正是我的不幸呀，我比任何人都更加身受其害。我只有等你想办法来安慰我……我说，你到底要不要当部长？"

"部长我要当，但手段要体体面面，就像人家科尔柏尔那样。"

"为把你介绍给国王，一个快要咽气的红衣主教马萨林到哪儿去找？"

这个历史典故用得恰到好处，葛朗代先生大为叹赏，他觉得其中很有道理。

第六十五章

葛朗代夫人当真会为她过去迫不得已不许吕西安在她心头占首要地位而气恼的。假如这样的局面再维持那么十天八天，也许她按着那最初的想法继续走下去，受到的损失只好自己承担，那当初的想法就是让一个部长的官职来补偿她的损失。果真如此，她也许会认真地爱上吕西安。

她想同他下一盘棋。

吕西安心中想："我父亲让我走迂回曲折的小道，我们从这里所望见的无垠的旷野先被荆棘所覆盖，然后把我引上幸运的顶峰。"

这天晚上，葛朗代夫人情绪活跃，光彩照人，比往常更加娇艳美丽。她的美貌的确是第一流的，再也找不到更庄严超凡的了。总之她的美让卓越的人为之倾心，使庸劣之辈望而却步。葛朗代夫人在陆续走拢来围在棋桌四周的十五至二十位客人之间取得了最惊人的成功。

"这个女人现在几乎在追我！"吕西安心中想，一面有意让葛朗代夫人赢棋，让她开心。"我必须是一个独特的人，决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突然间，他又对自己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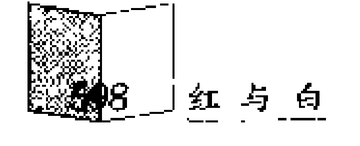
"我现在的地位和我父亲的地位相似。我如果不去利用，就白白地把它丢掉，谁说我不会后悔呢？这种地位我永远也看不上，但我至今还没有尝过它的滋味。只有傻瓜才不看重它。"

他于是对葛朗代夫人说："陪你下棋真好，但对我来说，这可有点残忍。你如果不答应给我命中注定的爱情，我没有别的路好走，只有一死了之。"

"得啦！还是活着，爱我吧……你今天晚上光临，就把我从必须招待所有客人这种约束中给解放出来了。你去和我丈夫聊聊天去，谈五分钟也好，明天一点钟请你再来，天好的话，就请骑马来[1]。"

---

① 夫人宣告爱情，另一方临阵而逃。（司汤达原注）



吕西安上马车的时候，心里想："你看，我真的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了。"

他还没走出一百步，在一条路上，马车就受了阻，走不过去了。

"难道我真幸福吗，"他对自己这么说，叫他的仆人上来驭车，"我可给搞糊涂了。"

"难道这就是这个世界所能给的幸福？我父亲就要组阁了，他在议会里简直成了要人，巴黎最出色的女人似乎也要在我做出来的热情面前屈服了……"

不管吕西安怎么把幸福翻来覆去地拷问、折磨，也无济于事，他这种心境不论你怎么推也推不掉：

"就尝尝这幸福的滋味吧，不要像一个小孩，错过了时机，事后懊悔。"

几天以后[①]，吕西安走下马车，正要走进葛朗代夫人的公馆，只见月色一清如水，秀丽迷人，这月色刚才他经过玛德莱娜广场在车里从车门望出去就已经看到了。他并没有走上公馆台阶，却转身退了回来，这使车夫们大为惊奇。

为了避开他们盯着他看的目光，他走出一百步远，谦逊地就着卖板栗小贩的炉火点着雪茄，随意欣赏夜空的美景，并沉思起来。

吕西安对他父亲前不久为他做的事一无所知，不过，我们也不必否认，他对自己在葛朗代夫人那里取得的成功也感到有点自豪，她的品行未可厚非，罕见的美貌，巨大的财富，这在巴黎社交界都享有一定的地位。如果在这种种长处之外再加上家世门第的话，那么即使在欧洲也要扬名了；不过，随她怎么样，英国贵族士绅就不上她的门。

这种幸福的心境在吕西安的感受上时间长了还会比最初几天来得更加强烈。

葛朗代夫人也许是他接近过的女人中最高贵的一位，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南锡遇到德·高麦西夫人、德·马尔希夫人，以及被剥夺财产

---

① 吕西安与葛朗代夫人建立亲密关系后的独白（司汤达原注）

的其他皇亲国戚的贪求务得、轻狂自大，他都觉得滑稽可笑……不过我们这样说出来，有损于他在我们美丽的女读者所了解的贵妇人心目中的形象在所难免，要知道，这些贵妇人正因为贵族地位太高、财富巨大才得不到幸福的。

"迷信旧思想，极端保王主义，是外省比巴黎更来得愚蠢可笑的特点；我看巴黎比较好一点，因为在外省这个贵族团体完全没有生命力。这些人既心怀怨恨，又胆小怕事，有了这两样可爱的感情，他们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了。"

以上就是吕西安对外省生活的感受的概括，他有了这样的想法，德·欧甘古夫人的迷人的美貌也就被摧毁了，尽管在精神上德·欧甘古夫人确实要比德·毕洛朗夫人高出许多。上面讲的外省贵族那种绵延不断的惶恐心理，那种怀恋过去的感情确实谁也不能当成什么可贵的东西加以维护，因此它那真正的伟大性在吕西安心目中也就全部化为乌有了。相反，在葛朗代夫人的客厅里，举目所见无不豪华奢侈，恐惧心理和怨恨情绪一点也看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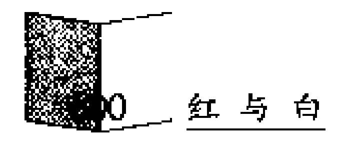
"只有这里才有生活，"吕西安心里这样想。他在这里出入几个礼拜，听到一些低级无聊的谈话，就和过去在德·欧甘古夫人或德·毕洛朗夫人客厅里听到的一样，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这种低级趣味，表现了内心的卑下，出自某一位中间派议员之口，此人已经被内阁收买，得到一条绶带，或者捞到烟草税税务官的职位，只是他还没有学会拿一副面具把丑恶的嘴脸遮起来。和这类货色相处，吕西安往往不交一言，他父亲对此感到非常烦恼；他偶尔听到他们谈到杰克逊总统[1] 有两千五百万财产，谈到食糖的税收，或其他什么现实问题，激烈地争论一个什么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不能提高到对根本问题的理解。

吕西安想："这是一批法国社会渣滓，蠢透了，无耻透了。但他们什么都不怕，不留恋过去，不会害得他们的孩子变成木头人，也不会强迫他们去读《基督徒日课》。

"这是一个金钱的世纪，金钱就是一切，什么都可以出卖，有什么能和一个精明狡猾的人殚精竭虑地管理的一笔巨大财产相比呢？葛朗代

---

① 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年在位。



如果没有想到他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他是决不会花费十个路易的。不论是他还是他的妻子都不许自己任性做什么事，决不像我作为一个儿子那样任意胡来。”

他见他们为了在剧院租一处包厢，或者租到保留给王族或内政部的包厢，处处精打细算。

吕西安还看到葛朗代大人到处都受到尊敬。尽管在这种流行的处世哲学的气氛下，在有四轮华贵马车的法国人中间，某种天生带有王政思想的人仍然告诉他：得到一个有王政时期著名姓氏的女人的宠爱总是令人神往的。

“但是，如果我真的走到巴黎持这种主张的客厅里去的话——这在我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那么，我所见到的不同之处无非是圣路易王朝[①]的骑士如德·塞尔庇埃尔、德·马尔希等三四位先生换成了三四位公爵或贵族院议员，他们也像德·圣勒朗先生在德·马尔希夫人府上那样提出这样的主张，说尼古拉皇帝有价值六亿的财宝，是亚历山大皇帝[②]传给他的，放在一个小箱子里，等他们一腾出手来就用这笔钱来剿灭法国雅各宾党人。在这里和在外省一样，也有那么一个雷伊教士，专横无比，专门辖制这些可怜的美妇人，恫吓她们，强迫她们去听那个普累教士先生两小时的说教。假如我有一个情妇，她的祖先在世的年代接近远古时代的话，那她就要像德·欧甘古夫人一样，也身不由己地参加到关于某某主教大人最近一次教示的重大意义的讨论中去，一谈至少二十分钟。赞美圣父使扬·胡斯[③]被火烧死，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在这里，却被表现为一种无懈可击的典雅美丽的东西，不过，这种典雅美丽仍然暴露了里面的铁石心肠！我一见到这种东西，就小心提防，怀有戒心。在书里读到它，我觉得有趣，但在现实生活里，它却让我

---

① 法国国王圣路易(即路易第九)，1226—1270年在位。

② 尼古拉皇帝即俄国沙皇尼古拉第一(1796—1855)，1825—1855年在位，曾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实行军国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独裁统治。亚历山大皇帝即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第一(1777—1825)，1801—1825年在位，曾联合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击败拿破仑。

③ 扬·胡斯(约1372—1425)，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布拉格伯利恒教堂教士，反对天主教会的专制压迫，主张宗教改革，遭诱捕后被判火刑处死。

心灰意冷，过不多久我就想远远避去[1]。

"在葛朗代夫人府上，幸亏她的资产阶级的姓氏，这类胡说八道都留在上午同德·泰米纳夫人、托尼埃夫人或其他嬷嬷的秘密谈话中，对这种必须表示尊敬的事情，我人不了不得已说几句尊敬的话，一个礼拜重复一次罢了。

"我在葛朗代夫人家里见到的人，他们至少还做过一些事情，哪怕仅仅为了他们的发财致富。不管他们发财是靠经商，靠给报纸写文章，还是靠向政府出卖自己的演说，他们毕竟有所作为。

"我在我的情妇家里看到的世界，"说到这里，他笑了，"好比一部历史，文词虽然拙劣，但内容却很有意思。可是德·马尔希夫人的那个世界，本身就建立在伪造的事实和高雅的语言所掩盖的荒谬理论的基础上，甚至是虚伪的说教，目光敏锐的人时时都看穿它那华美的外表。这种从费奈隆那里模仿来的语调动听的言论，嗅觉灵敏的人一嗅就嗅出它里面透露出来的刁钻恶劣，虚伪狡诈的气味。

"在巴黎这位德·马尔希夫人家里，我也许会渐渐地养成习惯，适应人们对我讲话不感兴趣不愿听的情况，适应人家谈吐中使我思想干枯的那种言词和那种表达方式，虽然照自己的方式来思考，这原是母亲千叮万嘱要我做到的。我有时真恼恨十九世纪的这些美德我竟一条也没有，我可真苦恼啊；只有等我老了，我再把这些美德学到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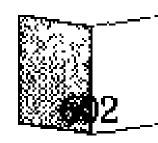
"我看圣日耳曼区的年轻居民中只是少数人才有那种类型的高雅风度，他们虽有高雅风度，但并不放弃从学校里获得知识，他们风流倜傥的仪表所造成的确实的效果是：一个被一种不信任一切的气氛所包围的十全十美的人。他们优美的谈吐如同一株生长在贡比涅森林[2]中的桔树：很美，但似乎并不属于我们的世纪。

"命运没有让我降生在那个世界里。我又何必改变自己？我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要求呢？我的眼睛早已把我出卖了，这，德·夏斯特莱夫人已经对我说过不止二十次了……"

---

[1] 如德·库尔尚先生(M. de Courchamp)的恶毒行为(见克雷皮《回忆录》)。对这些仿效圣日耳曼沙龙的对话作最后润饰时，宜重读克雷皮《回忆录》。(司汤达原注)

[2] 贡比涅森林，法国北部著名的森林，在瓦兹省境内。



他心里的话就像水那样，一涌而出，可是一下又突然止住，就好像以往有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在当权者面前反噬一个因政治问题被警察当局逮捕的朋友，忽然听到一声鸡叫，立刻就闭口，再也不敢说话了一样。吕西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又好像罗西尼《塞维利亚理发师》里的人物巴托罗[1]。自从和葛朗代夫人有了关系并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以来，他想到德·夏斯特莱夫人几乎有十次之多，好像她就在他面前，从来也没有像现在看得这么清晰；他总是被一些匆匆闪过的想法给弄得神思恍惚，如说"在这幼稚而又充满野心的历险中，我的心不为之所动"。不过，在想起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名字之前，他就根据已有的种种复杂关系采取措施，尽力把这新的关系维持下去。葛朗代夫人并不是简单地要他和雷蒙德小姐本人断绝往来，而是要他扑灭对德·夏斯特莱夫人亲切而神圣的回忆。这是更大的忘恩负义啊。

两个月前，他在贡斯当丹先生收藏的精美瓷器中见到一具头像，非常像德·夏斯特莱夫人，当时他激动得脸都涨红了，特地请一位青年画家把它临摹下来，他一刻也不肯离开这位画家，而且由于他急切而亲切的态度，竟和画家交上了朋友。他亲自跑到画家那里去，就像专门向这幅圣像祈求恕罪一般。如果我们说，他好像我们刚才大胆拿来同他作比较的著名人物一样，眼泪汪汪地大哭了一场，难道就有损于他的光彩？

这天晚上聚会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决定到葛朗代夫人家里去坐一会儿。吕西安变成另一个人了。葛朗代夫人看出他精神上发生的这个变化。一个礼拜之前，这个精神上的细微差别可能不被注意，也可能看不出。她也不肯承认这个情况，可是现在她的头脑不再仅仅受到野心的支配，她对这位年轻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感到他与众不同，并不像另一些人那样愁眉不展，但很严肃认真。如果她处世经验再丰富一些，或者更富于思想的话，她会把吕西安身上这种独特的表现叫做真率自然。

---

[1] 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1816年在罗马首演，剧情为：阿尔玛维瓦伯爵爱上了巴托罗医生监护下的罗西娜，通过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帮助，伯爵成功地挫败了巴托罗医生拆散他们的企图。

她已经过了二十六岁，结婚已经七年，而且最近五年来，在最光彩而引人注目的社交界（如果不说是最高贵的社交界的话），她始终处于支配地位。没有一个男人和她面对面谈话时敢吻她的手。

第二天，勒万先生和葛朗代夫人见面时发生了争执。在整个这个事件中，勒万先生可说是正派人，无懈可击，他迫不及待地赶忙把葛朗代先生介绍给老元帅。老元帅这个人，要不是被疏懒或不愉快情绪给弄得麻木的话，倒是通情达理而又很有魄力的。他见到葛朗代先生，对这位未来的同僚提了四五个问题，这位富有的银行家对这种直来直去的谈话方式和这种猝然提出来的问题很不习惯，于是用一些自以为圆浑周到的词句作了回答。元帅最讨厌兜来兜去的词句，听他这么说，首先对那一大堆词句就觉得讨厌，其次他自己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于是转身走了。

"你那个人真是个蠢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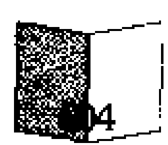
葛朗代先生回到家里，气得脸发白，又懊丧，又失望。从这天起，他再也不想以科尔柏尔自比了。他知道他得罪了元帅，这起码的见识他还是有的。确实是这样，老元帅心情不愉快，又碰上一个强盗，只得强压住心头的怒火，所以他的粗鲁举动因葛朗代先生急于求成而相应地显得更加露骨。

葛朗代先生把他的倒霉事儿讲给他的妻子听，葛朗代夫人就百般哄他，讨好他，还当场认定勒万先生把她骗了。她心里也看不起她丈夫，这本来也是正派女子的权利，尽管她对他的鄙视并不严重。

"他干的究竟是哪一行？"三年来她一直这样问自己。"他是银行家，又是国民自卫军的上校。不错，作为银行家，他赚钱回来，作为上校，他是勇士。这两种职业相辅相成；作为上校，他有办法把法兰西银行的几位董事或证券交易经纪人辛迪加[①] 的几位董事拉进荣誉勋位团，这些董事不时透支给他一两百万款子，供他在三十六小时内操纵交易所的行情涨跌。德·韦兹伯爵先生利用电报搞交易所投机，就像葛朗代先生在交易所靠做多头捞钱一样[②]。有两三位部长像德·韦兹先

① 即财团，联合会。

② 如1835年2月3日及4日涨风。（司汤达原注）



生一样也去搞这一行，但是，所有这些部长的主人[1]，更是从不放弃机会，有时甚至搞得他们纷纷破产，倒霉的卡斯太甫尔根斯[2]就是这样。我丈夫和这些人相比，他优越的地方就在于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上校。"

葛朗代夫人并不认为，社会上已经注意到她这笨头笨脑的丈夫所有的那种讨厌的怪脾气和一味喜欢自作聪明的怪癖；不过，一个男人在天性上向来是不能接受这种虚幻的想象活动的：看不见现金，只看行情变动，于是捞进钞票或者大蚀其本。因为，作为一个真正的商人，不论人家对他怎么讲，他都觉得那只是为了欺骗买主才滔滔不绝地讲出来的废话。

这四五年来，葛朗代先生见图宙特[3]先生那种豪富的奢华排场，十分眼红，想争一争面子，因此也搞起了十分热闹的庆祝会，大宴宾客，葛朗代夫人却发现围绕在他四周的都是些奉承拍马的人。有个可怜的驼背加蒙先生[4]，人很穷，衣冠不整，但很有才智，有一天，谈到奥希[5]城内大教堂如何美，他的意见与葛朗代先生稍有出入，葛朗代先生当即蛮横粗鲁地下了逐客令，把他赶了出去，显示出富人对穷人的专横霸道，使葛朗代夫人也觉得受不了。几天后，她不具名地给可怜的加蒙先生写了一封信，送去五百法郎赔礼，解释一番了事；三个月后，这位加蒙先生居然低三下四地接受邀请又成为葛朗代先生府上晚宴的座上客了。

勒万先生把葛朗代先生回答老元帅时说话如何空洞乏味又怎样说了一些客套话的情况，比较委婉地一一告诉了葛朗代夫人；葛朗代夫人冷冷地以不屑一顾的口吻——和她那种类型的美貌倒非常相称——向他暗示：她认为他已经把她给出卖了。

勒万先生像一个年轻人一样，他对这样的指责很伤心，可是三天之内，他唯一所做的一件事却正好向葛朗代夫人证实了这样的指责是不对头的。

---

① 指国王路易-菲力浦。

② 影射夏多布里昂。（马尔蒂诺注）

③ 蒂宙特，旺多姆广场。（司汤达原注）

④ 即蒙加伊亚尔，见托布勒《奥希旅行记》。（司汤达原注）

⑤ 奥希，法国南方热尔省省会。

使问题复杂化的原因是国王五六个月来对已商妥的决定越来越敌视，竟把他的儿子派到财政部，以便从中斡旋，使财政部长同老元帅改善关系，言归于好，日后若发现这种和好于国王不相宜，那就打消对那小子的认可，把他赶到乡下去。不料调停工作居然十分成功，因为老元帅执意在他离开陆军部之前，将一笔马匹供应用款全部偿清，他对此事十分重视。经办这笔交易的主事人萨洛蒙·C先生办得很聪明，议定由元帅的儿子提供十万法郎抵押金和他所应得的好处，均待财政部长签署的"差额批准书"下达后以现金偿付。国王只知有马匹投机之事，这还是通过派到财政部内部的密探——他报告给他的姐姐——了解到这种情况的，但详情并不知道。国王觉得受到了侮辱，又因没料到这种事而十分恼怒，甚至在气愤中，几乎把阿尔及尔一个旅的指挥权交给他的特别警务长G先生。如果国王确信通过不可战胜的手段把元帅控制半个月的话，他对待内阁部长们的政策就可能发生变化。

可是勒万先生并不了解这详细情况，他以为这半个月的拖延是个胆怯的新征象，甚至是国王才能的某种衰退的表现，不过他不敢把这样的推想告诉葛朗代夫人。某些事务不应对女人说，这是他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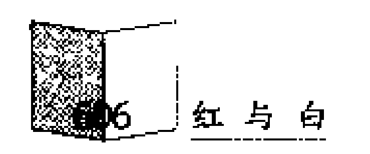
结果是：尽管他开诚布公、满怀善意地什么都对葛朗代夫人谈(除开上面讲到的那些情况以外)，可是葛朗代夫人在这种处境下的精神反而受到日趋强烈的不安情绪的刺激，她觉得他对她并不诚实。

勒万先生看出这种猜忌。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的失望情绪十分强烈，他这个人情绪一向激动，又动荡得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就在当天，由于某些问题他不敢当着他夫人的面来谈，所以在家里吃过晚饭后，他提早带他的儿子来到歌剧院，仔细地把包厢门用插销销上，然后用最干脆的方式详详细细地把他和葛朗代夫人搞的交易对他儿子来了个和盘托出[1]。勒万先生自以为在和一个政治家谈话，可是他自己却做了一件最笨拙的蠢事。

吕西安虚荣心受到震动，被搞得惊慌失措，感到心都凉了，因为，我们这位英雄在这个问题上，和时下高雅小说中的那些英雄人物不相同，他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完人。他生长在巴黎，所以，他具有某种强烈的

---

(1) 愚蠢的交心。(司汤达原注)



难以置信的虚荣心的本能反应。

这种巴黎人特有的强有力的虚荣心，并不一定和它庸俗的方面——即愚蠢地认为自己具有别人所没有的优越性——相连。如对他所缺乏的那方面，他对待自己就非常严格。例如，他有这样的想法：

"我太单纯，太老实，我还不大会掩饰自己的厌烦心情，而且我也不能清楚地理解我内心感受到的爱情，所以在社交乃至女人方面我得不到什么显著的成功。"

突然间，葛朗代夫人以她那王后般的仪态、罕见的美貌、巨大的财产、无懈可击的品行令人意想不到地出现了，他上面说的那种哲理式的使人忧伤不安的预感也给推翻了。

"这次得到成功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了，"他对自己这样说；"我在一个贤德高尚、社会地位很高的女人那里不会再取得成功，要是我没有爱情的话。我也许不会再有任何成功，如果我果真取得成功，那就非得像埃尔奈说过的那样，通过什么'爱情时疫症'那种庸俗无聊的途径不可。我太无知，不论怎样一个女人，哪怕是一个卑微而轻佻的缝纫女工，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勾引她。即使搞到手，不是过一个礼拜，她就叫我讨厌，只好把她搁在那里，就是我非常喜欢她，她也看出来，于是嘲笑我，反而看不上我。如果不幸的德·夏斯特莱夫人真爱我，就像我过去竭力相信的那样，甚至在她和那个轻骑兵中校做出那桩错事以后如果仍然爱我——只是那个轻骑兵中校成了我的情敌实在太乏味，太可憎，太低级下流——，那也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大本领，而是因为我爱她实在爱得发了疯……就像现在我依然爱她一样。"

吕西安停了一会儿。这当儿，他那虚荣心受到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与其说他此刻意识到这段爱情的存在，不如说这段爱情又从他的心头浮现出来。

葛朗代夫人的冒险活动，打动了吕西安的心，真是机会难得，很幸运。吕西安在他父亲把隐情告诉他之前，还在想："真有意思，下流手段根本用不着，除了倾吐爱情以外，一句假话也别说，任何卑劣行为都用不着，我竟在一个女人那里取得成功，真有意思。有本事的人简直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葛朗代夫人的冒险行动开始博得吕西安的欢心，偏偏在这样的时

刻，他父亲的一句话把这个儿子自我陶醉的空中楼阁一下子就给戳破了。仅仅一个小时前，吕西安还在反反复复地这样说：

"埃尔奈这一回错了，他曾经预言，说我这个人如果不是真正爱上一个正派女人，我就一辈子也休想得到一个正派女人，除非由于怜悯，由于眼泪，由于这位专门研究不幸灾祸的化学家所说的'湿法'[①]。"

他只胜利了一天，继之而来的是他父亲讲的话，如同乘人不备从背后刺来的一刀，把他整个儿打到痛苦中去了。

吕西安对自己说："我父亲在捉弄我呀！"

出于过度的虚荣心，他知道他决不能让他父亲那狡猾、窥察的目光把他制服，那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在看，他决不能让这个一点也没有怜悯心的嘲笑者看出他的痛苦无比的失望。勒万先生也许因为猜透他儿子的心事而感到高兴。但凭经验就知道，虚荣心的这种内容使这一类型的不幸者感觉到了，但那不会持续很久，相反，他所担心的却是德·夏斯特莱夫人又引起他的注意。他其实并不能洞察一切，他只觉得他的儿子是个懂政治的人，能够明白国王在内阁部长中的处境，既不夸大一方面的卑鄙狡诈，也不强调另一方面的低三下四、摇尾乞怜，这种自我作贱的卑下品格，只有经巴黎式的嘲笑狠狠鞭挞才会有所醒悟。

不到一分钟，勒万先生又改了主意，一心一意要吕西安明白，在葛朗代夫人那里他应当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他得去说服她：他父亲勒万根本没有出卖她，是葛朗代先生的笨拙把事情搞糟了；而他勒万却负责设法去补救。

这样谈了一个小时之久，某先生来找他父亲谈话，这对我们的英雄来说可好了。

"你到玛德莱娜广场去一下，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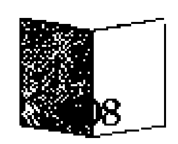
"当然，"吕西安装出真诚的样子回答说。

实际上，他几乎一口气跑到玛德莱娜广场[②]，在这一带，在这个时候，这是他唯一可以找到安宁的地方，肯定不会有人跑来找他，因为他

---

① 湿法，化学术语，亦称"水法"。

② 第二次在玛德莱娜广场上散步。（司汤达原注）



只是个小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人们常常要讨好他。

他在这里荡来荡去，在阒无一人的人行石板路上走了足足一个小时，翻来覆去想得很多：

"没有，我并没有中头彩，是的，我是个笨蛋，照我的想法得到一个女人，我没这个能力，即使照'爱情时疫症'那恶俗的办法，我也不可能得到她。

"是的，我的父亲和所有的父亲没什么两样，这是我直到现在才明白的；即使他比别人聪明，和别人一样有感情，他也照样还是按他的方法而不是按我的方法来使我幸福。八个月来，我在办公室里拼命地干，在最愚蠢的事务中拼命干，弄得人都麻木了，就为了替别人热衷的事情效劳。因为，那些把生命消磨在摩洛哥皮椅子[①]上的牺牲者都是些野心勃勃的人，小人戴巴克就是一个例子。我变换花样写了许多神气十足而又合乎体统的公文，用意无非是把一个竟敢在所辖城市容许开设一家自由派咖啡馆的省长吓得面无人色，或者让另一个省长舒服得要命，既不受牵连，又能在一场官司中胜诉，并把一个新闻记者投入监狱。这些人都认为我的文字又漂亮，又得体，又有政府气派。他们就没想一想签发这些文件的人原是一个大骗子。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傻瓜，可让这种精致的玩意儿给折磨够了，我从事这种职业，除了恶心之外，一点乐趣也没有。我做的事谈不上有什么趣味，我只觉它们既缺德，又愚蠢。我在这里对自己讲的这些话，迟早有一天我要高声而公开地讲出来，那是不会讨人欢喜的。除非像那些老太婆说的，聪明过头要坏事，反正我才二十四岁，而且我心里意识到，这种无耻欺骗所搭起来的纸牌的高楼长久不了；它能维持多久？五年？十年？二十年？也许十年也维持不了。当我活到四十岁，反对这批骗子的力量已经出现的时候，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许多角色中最后一个角色，如果讽刺的鞭子用一种辛辣的嘲笑追究起来的话，那么，它就要诬陷我，说我有种种罪恶，对我来说，这些罪名一点也不可爱。

你若是被罚下地狱，

---

① 指部长的职位。

至少要顶着可爱的罪名受到惩罚！

“戴巴克就不是这样，他扮演了漂亮的角色。总而言之，他今天扬扬得意，十分幸运，当上了查案官、省长、秘书长，至于我，我看吕西安·勒万先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木头木脑的糊涂虫。布卢瓦的烂泥还没能把我砸醒。你这个可耻的家伙，谁来把你叫醒？难道你在等着挨一顿耳光？

“科夫说得有道理：我比那些把庸俗的灵魂卖给政府的人更蠢。昨天，科夫跟我谈到戴巴克和他的党羽的时候，他板着脸告诉我说：‘我之所以没有过分蔑视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晚饭吃不到什么。’

“在我这样的年纪，对我的才能和对我父亲的社会地位来说，再怎么升官在我身上也不会引起什么别的反应，不过‘就只这个吗？’这样一种没有喜悦的惊奇而已。

“是该清醒的时候了。我要财产干什么？五法郎一客晚餐和一匹马对我难道还不够，还要什么？除了苦役以外，其实得不到什么乐趣，特别是照现在这种情况来看，我只能说：‘不理解的我就看不上，就像一个卢梭式的糊涂哲学家一样。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欢笑，和乡下人出身的议员握手，或者和赋闲的专区区长握手，某处客厅里所有的粗野恶俗但又亲切的眼光，我算是尝到你们的滋味了，算了吧！……一刻钟以后，我在歌剧院休息室里还要碰到你们的。’

“如果我不去歌剧院，而到唯一的去处寻找我或许有的幸福，那又怎么样呢？……只消十八个小时，我就可以到达抽水机路！”

这个想法在他心头萦回了一个小时之久。我们这位英雄几个月来变得勇敢多了，他对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物的行为动机已经作过详细的观察。他的胆怯，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内心真诚和心灵高尚的表现，然而，在重大事件中得到的最初体验却是招架不住的。他这个人假定终其一生都在他父亲的银行里度过，也许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得到一两个人的赏识。所以他现在对他第一步的行动敢于树立起信心，而且可以一直坚持下去，除非别人证明他错了，他才不坚持到底。他不能满足于这样一些很恶劣的理由，那还得感谢他父亲的嘲讽起了作用。

他激动不安地散步时，这些想法盘踞在他心头，足有一个小时。

他又对自己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妥善处理的其实只有我母亲的感情和我父亲的自尊心，我父亲过六个礼拜，就会把他寄托在儿子身上的美妙幻想忘得一干二净，儿子碰巧又往往是个说话过于直率、毫无顾忌的人，老人家希望儿子成为挖财政预算墙脚的能手，差距未免太远了。"

吕西安头脑里装满了这些想法——一些无可争辩的新观点，再次走进歌剧院。舞台上平淡乏味的乐曲和埃尔斯勒尔小姐[1]动人的舞蹈，居然使他十分开心，这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漫不经心地想，他已很久没来欣赏这些美好的玩意儿了，所以，这些玩意儿他并不觉得讨厌。

一方面音乐引得他的想象飞动起来，另一方面他的理智却在逐一考察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许多机遇。

"如果不是必须和一些骗人的乡下人打交道，没有教士煽动他们来反对你，没有省长派人从驿站偷走你的报纸，就像前天我还转弯抹角地要那个笨蛋省长去……搞农业生产倒也是配我胃口的一种工作……和德·夏斯特莱夫人一起生活在一个什么地方，就在这块土地上生产，赚上一万二千或一万五千法郎，让我们过上比较讲究的朴素生活，多么好！

"美洲啊！美洲！……那里就不会有像德·塞朗维尔先生那样的省长了！"以前曾经有过的关于美洲和德·拉法耶特先生的想法又涌上他的心头。以前每一个礼拜天他都在德·特[拉西]先生家里遇到德·拉法[耶特]先生，那时他以为生活在美洲的人也有他这样的良知、正直和高尚的哲学，因而也有他这优美的风度。后来他才突然醒悟过来：那里实行的是多数人的统治，构成这个多数人的是原来的贱民。"在纽约，行车的车辙正好和我们相反。普选如同暴君在那里统治一切，而且是双手肮脏的暴君。在那里我要是不能使我的鞋匠高兴，他就攻击诬蔑，活活把我气死。所以，必须讨好鞋匠。那里，人不是从各方面加以

---

[1] 泰雷兹·埃尔斯勒尔(Thérèse Elssler,1806—1878)，奥地利舞蹈家，生于维也纳；在维也纳成名，后来到巴黎歌剧院演出；嫁给普鲁士亲王阿达尔贝尔，获得达尔南男爵夫人称号；死于意大利的梅腊诺。

衡量，而仅仅作为一个数字来计算，一个最粗鲁的手艺工匠的一张选票和杰斐逊[①]的一票完全一样，而且往往更受到人们的欢迎。教士把那里的人弄得比我们还要蠢；礼拜日上午看到有人乘驿车出门旅行，一定要把人家拉下来，因为在礼拜日出门办事和在礼拜上帝的日子做工一样，也是犯大罪的……这种普遍而可恶的野蛮行为真叫我透不过气来……总之，我只能做巴蒂尔德喜欢的事情……"

他这样想来想去，考虑了很久，后来，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这个想法在他心底，根居然扎得这么深，他不禁感到幸福。

"那么我一定已经原谅她了！这一点也不假。"原来他心里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过错早已不再计较了。"她没有变，还是原来那样，对我来说，她是我在世界上唯一心爱的女人……德·毕桑·德·西西里先生的弱点所产生的种种后果，我是知道的，我看最好不要再怀疑吧。这件事她想对我讲，那就总会对我讲的。在办公室里做的这种愚蠢的工作已经证明我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和我的妻子。"

"证明给谁看？"一个对立的意念提出了问题。吕西安对这个对立的意念，立刻现出一副怒目而视的神态。"证明给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看，这些人你一离开，他们就恶毒诽谤你[②]……"

"唉！不是的，不是的！真的，那是证明给我看的，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帮卑鄙的骗子的意见和我有什么关系？他们不是一直瞪着两眼盯着我的勋章，看我提升得这么快吗？现在我已经不是年幼无知的骑兵少尉了，那时急忙赶到南锡去进骑兵团，那时我真是我这虚荣心的千百种弱点的奴隶啊，我的表哥埃尔奈·戴维鲁瓦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刺耳的话，说什么'有一个能养活你的父亲，你真是太幸福了！'即使在当时，这种话我也是决不能接受的。只有巴蒂尔德才对我讲真心话，我曾经按这些话把我和某些人，一些最可敬的人，作过比较……一般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吧，什么官方行动的道德性，算了吧，算了吧。好啦，我知道我工作起来顶得上两个最笨的办公室处长，我所看不起的工作我也可以去干，即使这项工作在布卢瓦给我砸了一身污泥，我也认了。"

---

① 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年在位。

② 注意独白中口气的变化，您变成了"你"。(司汤达原注)

吕西安想到这一切,对他来说,几乎也就感到幸福了。乐队奏出的雄壮有力的乐曲,埃尔斯勒尔小姐美妙无比的舞步不时使他分心,使他不能专心思考,却又使他的这些思想变得优美而有力。不过,最美最圣洁的仍然是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形象,这个形象每时每刻都支配着他的生命。这一夜由思想和爱情融合而成,就像这样在乐队的一角度过,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夜。但是,舞台上的帷幕已经降落下来了。

回到家里,在和他父亲的谈话中,还得装出很可爱的样子,这是回到现实世界中来的最不愉快的方式,简直得有勇气说,回到最可憎的现实世界里来了。"最好两点钟回家,那就不必陪父亲说话了。"

吕西安走进一家旅馆,租下一套带家具的房间。他付了租金,但旅馆坚持要看护照。他和旅馆主人谈妥,今晚不在这里过夜,第二天带护照来。

他在这套很漂亮的小公寓房间里极其高兴地走来走去,房间里家具陈设中最美的一件是这样一个意念:"在这里,我是自由的!"他像个小孩一样,觉得最好玩的是他在这家旅馆用了个假名字。

在勒拜勒蒂埃路拐角地方租一套公寓房间的想法,在吕西安的生活中真是划时代的大事。他要办的第一件事是第二天到伦敦旅馆去要带写着戴奥多泽·马丁先生名字的护照,护照自马赛来,是克拉帕尔先生给他搞的。

"必须弄个假名,这才能保证我的自由。在这里,"他一边在房间里高兴地踱来踱去,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在这里,我可以躲避父亲的、母亲的、已经成为永恒的关怀!"

不错,这是我们的英雄说的话,这么粗俗,不过让我生气的不是他,而是人的本性。因为,任何人内心深处都有对自由的本能要求,嘲讽在任何地方都使傻劲儿失去魅人的光彩,人们伤害了自由就不能不受到惩罚——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过了一会儿吕西安又激动地责备自己对母亲竟也讲起这么粗俗的话,可是这么好的母亲也一样妨碍了他的自由,只是他自己不肯承认罢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勒万夫人自以为她的处事非常细致周到而又尽量灵活巧妙,她一次也没有提到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名字。但是,尽管人们会容许她有巴黎女人比思想更细腻的感情,但她还是使吕西安相信他的母亲恨德·夏斯特莱夫人。或者

不如说，他感觉到了，但不愿意承认。"所以，"他对自己说，"我母亲应该既不爱德·夏斯特莱夫人，也不恨她；她一定不知道有她这样一个人。"

对德·夏斯特莱夫人的出乎意料的这么热烈的回忆，使吕西安内心里的感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他在巴黎是和他对父母的强烈感情紧紧拴在一起的。

他父亲告诉他关于和葛朗代夫人做交易的内幕，对他父亲来说真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交易确实做得手段巧妙而高明，但是太突然，太不策略了。

吕西安处在这样一些想法中间，根本不想到葛朗代夫人的客厅里去，在那沉闷的气氛中他会透不过气来，更不能迫使自己去和别人握手。可是，在葛朗代夫人的客厅里，人家却在焦急地等他呢。这片阴影使直到此刻依然贤明而又怀有野心的葛朗代夫人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阴影有时当然也使吕西安可爱动人的品质变得黯然无光，害得他成了一个冷冰冰的哲学家那样的角色，至少在表面上，在葛朗代夫人看来是如此。

她暗自想："他并不可爱，但至少是完全真诚的。"

这样的想法好像是向前迈出新的一步。使她跨进一种新的感情——这种感情对她来说直到此时完全未曾有过，而且难以置信，简直不可能。

第六十六章

吕西安还是有这种坏习惯[①]，在知己之间说话直截了当，十分冒失，即使这种亲密关系并不出于真正的爱。和一个每天都要相处四小时的人弄虚作假，在他是不能容忍的事。这种缺点，加上他那天真的表情，人家初看就觉得傻，接着便感到诧异，随后，葛朗代夫人又不禁产生

① 收到葛朗代夫人信后第一次会晤。(司汤达原注)

浓厚的兴趣，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尽管葛朗代夫人是一个野心勃勃、工于心计、善于思考的女人，一门心思要让自己的计划获得成功，但她毕竟有一颗女人的心，只是这颗心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爱情罢了。所以，吕西安自然真率的特点在这样一个迷信权势、崇拜特权（而特权偏偏又是贵族见解的支柱）的二十六岁女人面前就难免显得可笑了。天真质朴的心灵与一般投机取巧的庸俗心理是无缘的，这就使一个男人的行为显得孤僻而带上独有的高贵的特色，一个男人有这种自然的特点，只要机缘凑巧，就会使一个女人一直干枯的心灵爆发出异乎寻常的感情来。

应当承认，他到人家家里作客一个小时，后半个小时总是很少说话，谈得也不那么好，如果心里所想的不敢都讲出来的话。

他这种习惯，和巴黎的社交生活不免相抵触，在他如今这段时期之前，这种习惯一直都没怎么露出来，因为除了德·夏斯特莱夫人之外，谁也不曾和吕西安有过亲密的交往，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他到人家家里去作客从来不曾超过二十分钟。但是他同葛朗代夫人相处的方式却把这种叫人难以忍受的缺点给暴露出来了，这种缺点在所有的缺点中最能毁掉一个男人。吕西安无论做出怎样惊人的努力，都掩饰不了他心境的变化，虽然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这种坏脾气平时有一部分被那令人喜欢的文雅多礼、纯朴高贵的风度所掩盖，这彬彬有礼的翩翩风度原是一个有才智的女人——他的母亲自幼培养起来的，所以德·夏斯特莱夫人对他这种坏脾气那么着迷。那曾经是使她入迷的新鲜事儿，也是她沉静的性格所习惯的，今天，人们则把它称为虚伪的杰作，那是身份过高而过于富有的人所受的完美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在人们心灵深处也会引起无可救药的枯竭，就像他现在的partner[①] 处于枯竭的心灵状态下一样。吕西安心里，保存着一段关于他所珍视的思想的记忆，那是一个北风呼啸、阴云密布的日子，突然看到某种从未见过的卑鄙行为，或其他诸如此类而并不少见的事件，他一看到这种事，人就完全变了样子。在他的生活中，对付这样的灾祸，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认真对待，这固然很可笑，而且在我们这个世纪里也非常罕

① 英文：女伴

见，他的办法就是：和德·夏斯特莱夫人一起躲进一个小房间，把房门牢牢关上，这才保险，不管什么讨厌鬼出乎意料地前来打扰，也决不开门。

所有这些防范措施，应当承认，对一个骑兵中尉来说，确实可笑，可是采取这些措施之后，他或许比以往显得更可爱一些。但是，这样的防范措施实在是一个病态而独特的心灵所采用的，如果运用到葛朗代夫人方面去，那就简直是不可设想的事，何况这些办法本身也可憎可厌，叫人受不了。所以，他常常沉默下来，看上去似乎心不在焉。葛朗代夫人是个很出名的女人，她自有她的熟人、她的小圈子，这些人的思想才智使高尚的心灵望而生畏，所以吕西安如上所说的那种处境，由于这一类人的思想而变得更加难堪了。

不过，在葛朗代夫人的客厅里，人们却焦虑不安地期待他来。就在吕西安发生大变化的那天夜晚，在最初一小时里，葛朗代夫人还像往常一样支配着一切。接下来，她先是被一种惊异不安的心情抓住，然后便感到强烈的愤怒。这时，除了吕西安之外，任何人也不能引起她的注意。这样执著地思念一个人在她是从来没有的事。她对她此刻的心情自己也感到奇怪，不过她坚信她之所以这样激动，唯一的原因不是自负，就是荣誉受到损害①。她呼呼地喘着气，胸脯起伏着，眼睛翻着眼皮，直勾勾地看着，只见她不断地用短短的句子提着问题。人们从来没见过她的眼睛现出这种神情，这说明她正经受着某种生理上的痛苦②，她的客厅里，议员、贵族院的元老、还有一些专吃国家经济预算的人物，陆续来到，她就一个个问他们。葛朗代夫人当然不敢把她今晚专心注意的那个人的名字直接告诉他们。她总是要求这些先生给她讲一些一说就没完没了的故事，希望勒万先生的儿子的名字如同附带的说明那样，也能出现。

据说亲王发出通知，要在贡比涅森林组织一次猎狍的活动。葛朗代夫人听说吕西安也参加，还和别人打赌，以二十五路易赌七十路易，

---

① 葛朗代夫人也有常常自我审视这种坏脾气。这是巴黎的习惯：胆怯与虚荣心。（司汤达原注）

② 这一段待我确定要保留下来之后，再作处理。（司汤达原注）

说第一只狍子一经发现，不出二十一分钟就能够围捕到。吕西安是由于得到陆军部长老元帅的信任才被引进这样显要的上层社会的。这对一个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或急于想有所成就的青年人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陪侍亲王打猎仅限十人，这样一个人十年内难道还没有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希望？亲王坚决要求陪猎者限于十人，因为亲王办公厅的文学士中有一位学者最近查明，路易十四的儿子、法兰西王储殿下猎狼时指定一同前往的陪臣就是这个人数。

葛朗代夫人心里想："亲王会不会出其不意地叫人宣布说今晚接见即将陪他猎狍的人？"然而她的客人，这些可怜的议员和贵族院元老，都认为这是肯定的，况且他们人也不多，再要提起兴趣来谈这件事简直不可能。葛朗代夫人考虑了一下，也就放弃了向这些先生打听情况的想法。

"不管怎样，"她对自己说，"他不该不来，至少也该写个便条来吧？这种行为真叫人受不了。"

十一点钟敲过了，又敲了十一点半，十二点。吕西安依然不见踪影。

"啊！这种小动作我有办法治！"葛朗代夫人自言自语地说着，气得不得了。

这一夜她没有合眼，正像那些很会写文章的人说的那样[①]。又是恼怒，又是不幸，真把她折磨得好苦。她想出一个消气解闷的办法，那就是一向奉承她的人们所说的研究历史；她的女侍于是拿来德·莫特维尔夫人[②]的《回忆录》念给她听。她前两天还认为这部书是上等社会女人必读的手册。可是今天夜里，她所珍爱的这些历史回忆听来也觉得索然无味。还是找几本小说来读读吧，可是八年来葛朗代夫人在

---

① 司汤达此处有注："仿照葛朗内(Grandnez)、贝藏(Besan)以及其他……"按：葛朗内是达尔库先生(M.d'Argout)的绰号，贝藏即贝藏松(Besançon)，系指德·马雷斯特男爵(baron de Mareste)。（马尔蒂诺注）
译者按：贝藏松是城市名，在法国东部杜河畔，杜省省会。葛朗内法语意为："大鼻子"。

② 德·莫特维尔夫人(1621－1689)，法国贵妇人，法国王后奥地利安娜的心腹女侍，著有《回忆录》

她的客厅里讲过不少富有道德意义的话，那些话是反对这种小说的。

整整一夜，葛朗代夫人的女侍，她的心腹特吕勃莱太太不得不跑到三楼图书室，爬上书架去给她找书，吃了不少苦。她跑了几次，拿来很多小说。没有一本叫她称心，情趣高尚的葛朗代夫人挑来挑去，最后总算挑出一本救命的《新爱洛依丝》[1]，虽然她本来很讨厌卢梭。这一夜开始给她读的开头那一部分，她觉得冷冰冰的，听了叫人心烦，和她的思想对不上号。其实，这本书使细心的读者读不下去的那种学究式的语气，恰恰应当是葛朗代夫人开始形成起来的资产者感情所需要的东西。

她透过护窗板的缝隙看到天亮了，就把特吕勃莱太太打发走了。她刚刚想起，早上她一定会收到一封信，一封赔礼道歉的信。

"九点钟人家就会把信送给我，我可要好好回他一封。"报复的念头使她心里平静下来，她琢磨着回信的措词，渐渐睡着了。

八点钟刚过，葛朗代夫人就急得不得了地打铃，她以为已经是中午了。

"我的信，我的报纸！"她生气地叫着。

于是又有人去打铃叫门房，门房跑来，手里只拿着一些装报纸的脏信封。这和她投出贪婪的目光从这些报纸里寻找用漂亮信笺写的、折得很好的信件的焦急心情，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吕西安叠信笺的艺术非常出色，说不定葛朗代夫人最敏感的正是他这种才能[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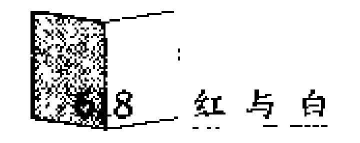
整整一个上午[3]就这样在糊里糊涂中，甚至在考虑报复的计划中过去了，这一上午对葛朗代夫人来说，似乎并不见得不长，她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吃午饭的时候，她把她家里的人，还有她的丈夫都弄得十分难堪。她看她丈夫兴致很好，就把他在陆军部长元帅那里笨拙无能的表现一五一十都讲给他听了。这本是勒万先生在她答应永远保守秘密的条件下才告诉她的。

---

① 《新爱洛依丝》，卢梭的书信体爱情小说，1761年出版，描写一位平民青年、博学多才的家庭教师圣普乐与美丽纯真的贵族女子朱丽的恋爱故事，小说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宣扬感情生活的重要。

② 模特儿：德·马萨公爵夫人与德·黎尼先生。（司汤达原注）

③ 爱情战胜骄傲的一幕。（司汤达原注）



一点钟敲过了，接着是一点半，两点钟。钟声又使她想起昨天那难熬的一夜，这让她气得都要发狂了。她简直不能控制自己，就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突然间（谁想得到儿戏似的虚荣心竟支配着一个人的性格?），她想给吕西安写一封信去。先给他写信，这是一个可怕的诱惑，她和这个诱惑搏斗了整整一个钟头。最后，她败退下来，她对自己这样的做法感到害怕，这是瞒不过她自己的。

“有什么好处我不会给他？看到我的信他总该对我有个表示，要忘掉这一层总得有几天不那么轻松吧？说到最后，”这是爱情给自己戴上说反话的面具以后讲的话，“什么叫情人？情人就是一个工具，经常用来寻开心取乐的工具[①]。居维叶先生对我说：‘你的猫并不抚慰你，它要你通过抚弄它来抚慰你。’好吧！这位小先生此时之所以让我觉得开心，就因为给他写信这件事　他怎么感受，关我什么事？我觉得开心就行了，”她怀着恶狠狠的欢悦心情这样说，“这才是和我有关的事呢。”

此刻，她的眼睛光芒四射，煞是好看。

葛朗代夫人提笔写了一封信，不满意，写第二遍，不行，再写，她最后送出去的是第七次乃至第八次才写成的。

信

先生：

我的丈夫有事需与你面谈。我们恭候你来，为了不致久候，虽然约会早已说定，并知道你不会忘记，我仍然再写封信给你。

请接受我的问候。

奥古斯蒂娜·葛朗代

---

① 要写得合乎道德、要体面的文体（司汤达原注）

请在三时前来，又及。

这封信写好，看看没有什么不够谨慎之处，特别是在自尊心上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这才送出，时间已是下午两点半过了。

葛朗代夫人的亲信仆人在格洛内勒路办公室找到吕西安，他正安安静静地呆在办公室里，可是吕西安人没有来，却写了一封回信来：

夫人：

我真感到双重的不幸：今日上午我未能有幸前来致意，今晚恐怕也不能前来。我有紧急公务在身，不能离开办公室，这都怪我愚笨无知，竟将这一紧急事务揽在手上。你也知道，我是一个谨慎的公务人员，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让我的部长不快的。对葛朗代先生和你未能应命，我所作出的牺牲之大，部长肯定是不了解的。

请接受最忠诚的新的保证。

葛朗代夫人二十分钟以来一直注意计算着吕西安前来所必需的时间。她注意听着他那部两轮马车车轮的声音，她已经辨得出他的车轮的声音了。突然间，使她大为诧异的是她的仆人敲门了；给她带来吕西安的这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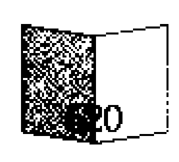
葛朗代夫人看了信，怒火中烧，简直气死了；她气得脸都变了样子，几乎同时红得发了紫。

"不能离开他的办公室不过是个借口。怎么！我的信他看了，人不马上跑来，光写一封信！"

"出去！"她冲着仆人说，她那眼神真把他吓坏了。

"这个小傻瓜可能改了主意，一刻钟内又跑来了，"她想，"最好让他看到他的信还没有拆开。不过，"她过了一会儿，又对自己说，"他来了，发现我不在家，那就更好了。"

她打铃叫仆人去套马备车。她激动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吕西安的信放在她那扶手椅旁边的小圆桌上，她每走一圈都不由自主地看它一眼。



仆人通报说车已经备好了。等仆人走了出去，她急忙去拿那封信，又气急败坏地把信打开，说实在的，她本来并不想这么做。只是此时，一个年轻女人占了上风，搞权术的本领居于次要地位了[1]。

这封信写得这么冷淡，当然使葛朗代夫人无法容忍。我们也要对她的这个弱点有所体谅，要让人们看到，她如今虽已二十六岁，可是从来还没有被人爱过。她严厉禁止自己有这种可能导致爱情的情意绵绵的友谊交往。葛朗代夫人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举止是端庄可敬的，她的名字在当代有德行女子的史乘中也是地位极高的。习惯势力极力支持的根深蒂固的骄傲一直在同爱情争夺葛朗代夫人这颗心，经过十八小时的较量，现在爱情终于取胜。

心灵中的风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于应付；每当这可怕的痛苦袭来，可怜的骄傲之心就被打翻在地。葛朗代夫人盲目屈从于她的骄傲自负委实太久了，它所能让她感到的那种乐趣，如今只让她感到厌恶。

突然间，这种心灵上的骄傲所养成的习惯和冷酷无情的情欲，为了争夺葛朗代夫人这颗心，竟勾结起来向她进逼，把她推向绝望的境地。怎么！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男人对她的命令极力推却，拒不服从，不屑一顾！

"莫非他不懂得生活？"她问自己。

残酷的痛苦整整把她折磨了两个小时，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所以这痛苦更像锥心刺骨那么难熬；接着又是谄媚、敬意、尊崇，把她捧了个够，而且都来自巴黎的著名人士；最后骄傲自以为又得胜了。地位的变化是痛苦的，在这痛苦的驱使下，在一阵痛苦的激动中，她走下楼去，上了马车。可是一上马车，她又改变了主意。

"要是他来了，他就找不到我了，"她心里想。

她对跟班说："格洛内勒路，内政部！"她居然要亲自到办公室去找吕西安。

她对这个主意根本不想再多加考虑。她要是在这里止步，立刻就会昏过去。她已经痛苦得精疲力竭，就那么软弱无力地靠在马车的一个角

① 正是女性本能上升，头脑下降。（司汤达原注）

落里。马车的颠簸摇动使她松快了些，让她觉得好受一点①。

第六十七章

当吕西安见葛朗代夫人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股怒气忽然从他心头腾起。

"怎么搞的！这女人一刻也不叫我安静！她简直把我当成她使唤的仆人了！收到我的信就该明白我不愿意见她。"

葛朗代夫人往扶手椅上一坐，瞧那傲慢的神气活像一个为巴黎掏了六年腰包、年年花费十二万法郎的人。这种摆阔的架式使吕西安感到吃惊，他心头的任何同情和好感顿时全给轰掉了。

他想："我这是和一个讨债的杂货店老板娘打交道。为明白起见，话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葛朗代夫人坐在扶手椅上一言不发；吕西安也一动不动，他那样子与其说是情人，不如说是一个衙门里的公务人员：两手架在扶手椅的扶手上，两腿伸得直直的。瞧他脸上的表情完全是一个蚀光老本的商人的那副尊容；慷慨大度的感情连影子也看不见，反叫你感到处处都是贪得无厌，斤斤计较，尖刻自私。

这样过了一分钟，吕西安自己不禁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啊！要是德·夏斯特莱夫人看到我，会怎么说！不过，我可以告诉她：我要让这个杂货商女人了解事实真相，真相一直被礼貌所掩盖，掩盖得太过分了，瞧她让中间派议员给捧得骄气十足，她实在太骄傲了，只因她有一份来路不明的财产，稳健派的卑鄙家伙才把她捧上天，

---

① 吕西安不知不觉中使这颗骄傲自负的心萌发了产生爱情所必需的一切(女性的本能在这颗心中不过刚刚苏醒)。

……还得听到三番四次傲慢的回答，她才会在吕西安面前真正感到屈辱。她在他面前一经感到屈辱，他就成了她唯一的男人了。她不经历这样的过程，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司汤达原注)

这就把她给宠坏了，这批人无不见钱眼开，见穷人就神气活现。我就是要还她一个无礼：其实她并不见得就那么富有，内阁部长们也不见得就那么欢迎她，我就是要让这一切通统亮出来。”吕西安又想起她接待科夫先生的情景，虽然那还是他介绍过去的。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一个礼拜，她讲的那些侮辱人的话当时他就感到非常刺耳，她就用这种瞧不起人的口吻谈起圣米歇尔山上那些不幸的囚犯，甚至对解囊捐救济款的人，她也把人家给挖苦得十分难堪。最后回忆起的这件事简直使吕西安的心都抽紧了①。

“先生，我是不是应该，”葛朗代夫人开口对他说，“请求你让你的传达员退出去？”

葛朗代夫人说话的语调按她的习惯可把这种职务给抬高了，使这种职务显得很高贵似的。其实那人不过是办公室的一个普通仆人，见一位漂亮太太带着一群跟班，神气不悦地走进来，出于好奇，便以拨旺炉火为借口（其实炉火正烧得旺旺的）留了下来。这个仆人一看吕西安的眼色也就退出去了。接下来，依然是沉默。

最后，葛朗代夫人说话了：“先生，怎么！你见我到这里来，不觉得奇怪，不吃惊，也不觉得别扭？”

“夫人，让我坦率地告诉你，只有让我非常喜欢的行为举动，我才会觉得惊奇，不过，这我实在是不敢当的。”

吕西安是不会做出粗暴鲁莽的事情来的，不礼貌的话也讲不出口，但他说话的语气却能把任何激烈的责难都拒于千里之外，以致他这种语气使他讲的话都带上轻侮伤人的意味。葛朗代夫人摇摆不定的勇气本来正需要受到这样的侮辱才能再被激发起来。可是，现在她很胆怯，偏偏鼓不起勇气来，这还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她的心灵太干枯、太冷，她感受到爱情还只是这几天的事。

“先生，我觉得，”她说，她的声音因愤怒而直打颤，“如果我真弄明白那些对你的高贵道德的辩护，那么，我觉得，你祈求的不过是做一个正直的人。”

“你既肯赏光和我来谈我这个人，夫人，你就听我告诉你：我希望做

① 是真实的，但嫌太长。（司汤达原注）

一个公正无私的人，我想按照真实情况看看我的处境，也看看和我有关的人的处境。”

“你这可贵的公正无私不至于沦落到居然认为我现在的行为是危险的吧？德·韦兹夫人认得出我的仆从穿的制服呢。”

“夫人，正因为看到你这种行为有危险性，所以我才不知怎么办才能把这件事和我所知道的葛朗代夫人的高度慎重联系在一起，也不知怎么办才能把这件事和她审时度势让行为有利于她的崇高意图这样的明智联系在一起。”

“先生，那很清楚呀，这种难能可贵的慎重怎么叫你也打我这儿学去了呢？为什么感情一天就变了，你居然觉得这有好处呢？那不是保证了又保证，千言万语曾经一直跟我纠缠不休的吗？”

吕西安心想：“好吧，夫人，你讲的这许多我可没有兴致一条一条去驳。”

他变得更加冷静镇定，回答说：“夫人，承你给我这样的荣幸，让你又回想起那种感情来。感情已经让不该有的成功给侮辱了，它因为犯了这个错误，羞愧得难以自容，早已逃得不见踪影了。它在逃走之前，得出一个令人痛心的结论：装装样子的胜利它可接受不了，胜利的代价就是那么一个毫无诗意的诺言，就是引荐就任部长职位的那个诺言。感情原来自信可以打动一颗心，但这颗心屈从于野心的计谋，于是，自信无疑就错了，所以，爱情也就只能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东西。一句话，我知道我受了骗，夫人，这也说明，我不见你实在是为了替你省去麻烦。这就是我做一个正直的人的方法。”

葛朗代夫人没有说话。

吕西安心里想：“好！看我揭穿你这装糊涂的手法。”

他用刚才那样的语气继续说：

“一个人一心贪图高位，不顾承受那来自鄙俗感情的痛苦得有多么坚强的勇气，但有一种不幸却是高贵的心灵决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在某种计谋中被人欺骗。夫人，我说出这句话来觉得非常遗憾，只是你逼得我非说不可，很可能你自己在你的聪明才智希望我这个缺乏经验的人扮演这个角色时也被骗了。夫人，你看，这些话说起来真叫人不愉快，我本想不对你说，在这一点上，我自以为是正派的，我应该坦白地告诉

你,可是,你已经把我逼到最后一条战壕里,我的办公室里了……"

这样的辩解他本来可以继续不停讲下去,那是并不难的。葛朗代夫人已经被击败。她的骄傲几乎被摧毁,要不是她还有一点感情不是那么干枯,能够助她一臂之力,这对她真是幸事,否则,那惨烈无比的痛苦可真无法忍受。葛朗代夫人一听到引荐就任部长职位这句要命的话(这句话未免过于真实了),就急忙用手帕捂住自己的眼睛。接下去,吕西安相信看到她一阵痉挛,使她在内政部这种泥金大扶手椅里坐着的姿势都变了形。吕西安不禁变得十分警觉。

他心里想:"你看这些巴黎的女演员对不需回答的责难就是这样回答的。"

尽管心里这样想,他还是被她扮演的这个极端痛苦的形象感动了。其实,在他眼前,这个受到极大震动的形体又显得那么美①。

葛朗代夫人徒劳地考虑着无论怎样也要叫吕西安停止他那要命的长篇大论,吕西安听自己说话的声音就要气恼,说不定这会儿马上又会有什么开始时没有想到的新念头再来约束他。这样一来,在他就必须得到一个回答才能罢手,在她却只觉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葛朗代夫人觉得吕西安的长篇大论真长,等到讲完了,又觉得它结束得太早,因为一结束她就必须回答,可回答什么呢?这处境真可怕,害得她把感受方式都给换了;开始,她像往常那样,总是对自己讲:"怎样的屈辱啊!怎样的屈辱啊!"接着,那种因骄傲受到损害而引起的痛苦又消失了;她感到压在身上的是另一种揪心的痛苦,这就是新近几天才成为唯一与她的生命利害攸关的某种东西又要丧失了!如果失去与她的生命相关的东西,那么,她,连同她的客厅,连同她那些辉煌的晚会,连同晚会给她带来的乐趣,连同人们在晚会上的玩乐(聚会正是路易-菲力浦宫廷里最好的社交场合),又有什么意义呢?

葛朗代夫人觉得吕西安是对的、有道理的,她看出自己的恼怒实在没有什么根据,也就不再去想它,谁料走得更远了:她竟站在吕西安一边反对起自己来了。

---

① 艺术。葛朗代夫人的恶劣品质、枯燥乏味的品性,读者只要稍加注意,至少像在乡间旅行那样,就一切都不言自明。(司汤达原注)

默不作声，持续了好几分钟；后来，葛朗代夫人把捂在她眼睛上的手帕取下来，吕西安一看，吓了一跳，她的面部表情大大地变了样，这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至少在吕西安看来（有生以来第一次），这面容竟有一种非常女性的表情。葛朗代夫人的容颜这么美，在这一刻，确实富有表现力，在她委实是极为罕见的娇媚。她刚才把帽子漫不经心地摘下来抛在一边；她的头发有点乱，更增添了无限的妩媚。她的容颜显得这么年轻，这么美，保罗·委罗内塞一定愿意把她作为模特儿画下来，可是确切地说，在吕西安看来，只显得丑恶。他所看见的只是一个娼妓，炫耀自身的美貌，出卖自己的色相，来换取一个部长的职位。她越是有钱，越是受到尊敬，越是享有社会特权，在他眼里，她的出卖自己就越是丑恶。"她比那为了一口面包或为了买一条裙子不得不卖身的街头妓女还要下贱。"吕西安察看着她的表情所发生的变化，但并不为之心动。他的父亲，葛朗代夫人，巴黎，野心，所有这一切此时都为他所不齿。只有南锡即将发生的事才能打动他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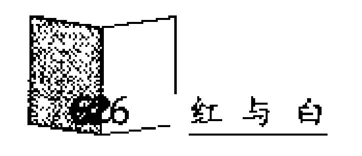
"先生，我承认我错；不过，我遭受到的不幸，一定让你高兴。我这辈子犯错误也罢，没尽到责任也罢，都为了你。你讨好我，那让我高兴、使我开心，而且我觉得，那是一点危险也没有的。我是受到野心的蛊惑，我承认，并不是受到爱情的引诱，偏偏我又让步了；只是我的心变了（说到这里，葛朗代夫人深感羞愧，不由得满面通红，她简直不敢看吕西安），我之所以不幸就因为我爱上了你。只有几天工夫，我竟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心意。我根本不必去想什么抬高门第，现在是另一种感情在支配我的生活。想到我要失去你，特别是想到我必须得到你的尊重，一想到这里，我就忍受不了……为了重新配得上这种尊重，我准备牺牲一切。"

说到这里，葛朗代夫人又把手帕捂住脸，然后隔着手帕又鼓起勇气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要和令尊大人一刀两断，部长职位的念头我也抛弃了，但是，你不能丢开我。"

葛朗代夫人在对他讲这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把手娇媚地伸给他，吕西安觉得十分异乎寻常。

"这种娇媚，这番变化，一个这么傲慢的女人竟做得出来，真奇怪，



驱使你这么做的竟是你身上所有的价值，"虚荣心对他说。"让她一味屈从于才能发挥出来的威力，难道不更加令人满意？"

但吕西安不动声色，只冷冷地看着这种来自虚荣心的谄媚。他板着脸，只显露出似乎在暗中盘算那样的表情。他满腹狐疑：

"这是一个有着惊人美貌的女人，毫无疑问，她指望她的美貌产生效果。千万要提防，不要上当。你看：葛朗代夫人在用一种非常痛苦的牺牲来向我表白她的爱情，这就是牺牲她一生中最不可少的骄傲。那么，就得相信这爱情了……慢！还得看这爱情是不是经得起更有决定性的考验，还得看它能不能比今天维持得更长久。如果这爱情是真实的，我就不应该可怜它，要是那样的话，就好了。总不会是埃尔奈所说的那种时疫传染式的爱情吧。"

应当说，吕西安心里这样理智地思索的时候，他的表情并不像一般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那样。倒不如说他显出一位银行家做大投机生意盘算如何才能得手时的那种神态。

他继续想下去："葛朗代夫人的虚荣心应该看明白：要了结一切，固然痛苦不少，但还有更厉害的痛苦，她要避免屈辱，就得牺牲一切，即使牺牲她的野心所企求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不要让爱情来作出这些牺牲，干脆牺牲虚荣心，也许最好，如果她占上风，取得胜利，以此为荣，而实质上却是可疑的，那么，我的虚荣心很可能看不清，很可能带有盲目性。所以，最好还是表示尊重，表示敬意；不过不管怎么说，她到这里来总是麻烦事，她的要求我觉得很难迁就，她的客厅也叫我厌烦。这正是我必须很有礼貌地让她了解的。"

他对她说道："夫人，我决不会抛开我对你的全部尊敬。我们暂时被拉到一种亲密关系中来，可能是由某种误会、某种错误造成的，我并不因此就不感谢你。我对自己是负有责任的，夫人，我更有责任承认真实情况来表示我对我们这暂时关系的尊敬。我心里确实充满着敬意和感激之情，但我从我的心里却找不到爱情。"

葛朗代夫人眼睛都哭红了，泪眼汪汪地望着他，这时由于非常专心地看他，眼泪也收住了。

静了一会儿，葛朗代夫人又泪如泉涌，止也止不住。她望着吕西安，竟说了这样一些奇怪的话来：

"你说的都是真的[1];我是又傲慢又有野心,真该死。我觉得我已经非常有钱,我的生活目的不就是要有一个贵夫人头衔,我敢向你坦白承认这件既苦恼又可笑的事。不过现在我脸红并不因为这个。让我抬不起头来的是,仅仅出于野心我才委身于你。可我现在正受着爱情的折磨。我承认,我不配。侮辱我吧;怎么看不起我都行,是我活该。我又爱,又羞愧,真该死啊。我跪在你脚下,我请求你饶恕,野心和骄傲,我再也不要了。告诉我以后该怎么办。我跪在你脚下,践踏我、侮辱我吧,你要怎么办都行;你越是贬低我、侮辱我,就越是对我好。"

"这一套难道还是在装佯?"吕西安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激动的场面。

她真的匍伏在他脚下了。已经有一段时间,吕西安站在那里,一直想办法把她拉起来。他两手一把抓住她的上臂(即臂上部三角肌处)。说到最后几句话时,他觉得她的两臂在他手中一下子松开失去力量,他立刻就感到她全身的重量往下压;她真的沉沉地昏厥过去了。

吕西安给弄得不知所措,但一点也不为之感动。他感到困惑,唯一的原因是怕破坏他这么一条道德训诫,即不要无谓地伤害人。他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这一时刻出现非常可笑,正由于这种想法,任何怜悯和同情才都给一刀砍掉了。这是在前天,有人到葛朗代夫人家里去为四月案件中给判了刑的不幸者募捐,葛朗代夫人在里昂近郊有一处产业,而这些囚犯将要冒着严寒,从佩拉舍监狱给解到巴黎来,他们还没有冬衣[2]。

"先生们,"她曾经对募捐者说,"请允许我说,我觉得你们的活动很怪嘛。你们显然不知道我丈夫现在已经在政府任职,里昂的省长先生[3]又不许这样募捐。"

是她自己把这件事讲给她的社交圈子里的人听的。吕西安当时就拿眼睛看着她,随后,一边观察她一边说:

---

① 实质上是一个动了感情的妓女。(司汤达原注)

② 见 1835 年 3 月初各报纸。(司汤达原注)

译者按:四月案件即指 1834 年 4 月 9 日—14 日的第二次里昂起义。佩拉舍监狱在里昂位于索恩河和罗讷河汇合处的佩拉舍区内。

③ 加斯帕兰。(司汤达原注)

"由于天寒，这些穷人中有十二个冻死在大车上；身上仅仅穿着夏天的衣裳，又没给他们发被子。"

"这至少又要给巴黎的宫廷招来麻烦，"一个肥胖的议员，七月的英雄[1]，这么说。

吕西安的眼睛一直盯着葛朗代夫人；她的眉头连皱也不皱。

现在，他看着她昏厥过去了。她的面容除了天生就有的高傲以外，什么表情也没有。这又使他回想起当他给她说明囚犯在大车上受的灾难和冻死的情景时，她那面孔上的表情[2]。可是，吕西安处在这样一个谈情说爱的场面中，倒是一个有主张的人。

"让我拿这个女人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总该讲点人道吧，总该给她说点好话，想尽办法把她送回家去吧。"

他轻轻地让她靠着一张扶手椅，坐在地上。他走过去把房门关好锁上。然后，他掏出手帕来，在一个朴素的陶瓷水瓶（这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厨房用具）里沾湿，拿手帕去润一润她的额头、面颊和颈项，那尽管很美，但他始终十分专心，一刻也没有分心。

"如果我心坏，我就去找戴巴克帮忙，他的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香水都有。"

葛朗代夫人终于叹了一口气。

"不应该让她看见自己坐在地上，那会叫她又想起刚才那可怕的情景。"

他把她拦腰抱起来，让她安坐在泥金大扶手椅上。可是一接触到她迷人的身体，他不禁也约略想到这是巴黎最美的一个女人，现在就在他的怀抱里，而且完全听任他处置。她的美貌现在看来毫无表情，也不动人，但仍不失为一种真正的 sterling[3] 美和绘画美，即使在昏迷不醒的状态下，也丝毫不变。

葛朗代夫人稍稍恢复了一些，她眼睛望着他，眼皮慵倦无力地半掩着她的眼睛。

---

① 肖旺先生。（司汤达原注）

② Pâmois：一时的昏厥过去，使神经松弛下来。（司汤达原注）

③ 英文："成色十足的，纯正的"。

吕西安想到：他应当吻她的手。这一吻，使这个正在恋爱的可怜女人很快就苏醒过来。

"你一定到我家来？"她低声对他说，咬字吐音勉强听得出来。

"一定，相信我吧。但是这间办公室很危险。门是关了，人家会叫门的。小人戴巴克可能会来……"

一想到这个坏蛋，葛朗代夫人顿时就有了力量。

"你做做好事，一直扶到我上车吧。"

"对你的下人就说脚扭伤了好不好？"

她看着他，强烈的爱在眼里熠熠闪光。

"高贵的朋友，你根本不想让我受到牵连，又不想显示胜利。你的心多好！"

吕西安也被感动了；但这种感情他觉得不舒服。他把葛朗代夫人扶在他身上的那只手放到扶手椅靠背上，马上跑到院子里，装出吓坏了的样子对仆人说：

"葛朗代夫人刚才扭伤了，也许小腿骨折。快来！"

内政部一个粗工连忙去牵住马，车夫和跟班连忙跑来帮着葛朗代夫人上车。

她用刚刚恢复过来的一点气力使劲握着吕西安的手。她的眼睛又充满了表情，流露出祈求的情意，她在她的马车里对他说：

"晚上见！"

"一定，夫人；我会去问你的情况的。"

事情经过不明不白，仆人的印象就是如此，对他们的女主人那种激动的表情他们也感到惊异。在巴黎，这些人已经变得精明透顶，这种表情哪里会是单纯身体上的痛苦引起来的呢。

吕西安于是又把办公室的门锁上，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出来。他在房间两头大步踱来踱去。

"讨厌的场面！"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不是在演戏？她是不是弄虚作假，不露真情？昏厥过去倒是真的……这我完全看得出来……那是虚荣心取得了胜利……可一点也不让我高兴。"

他想拿起已经开了头的报告再写下去，可是他发现笔下写的简直乱七八糟。他决定回家去，便骑上马，过了格洛内勒桥，很快到了默东

森林。在森林里，他放慢了马步子，开始思索起来。首先浮现出来的是，葛朗代夫人把遮在她脸上的手帕拿开的那一刻他竟受了感动，对此他非常懊悔，其次，更加使他懊悔的是她失去知觉，他抱起她来，让她靠着扶手椅坐在地上，然后把她抱到椅子上去的那一刻，他又曾动心。

"哎呀！如果我对德·夏斯特莱夫人不忠实，那么，她也不忠实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他心里有个反对意见在说："我倒觉得她开始并不坏，谁料竟生了个孩子，真是活见鬼！实在不能原谅！"

吕西安生气了，说："既然没有人看到这可笑的事，那么，这事就不存在。可笑的事必须被看到，否则，就是无中生有。"

吕西安回到巴黎以后，先到部里弯了一下；他请人通知要见德·韦兹先生，向他请了一个月事假。这位部长三个礼拜以来成了个半部长，他今说无事休息其妙无穷（otium cum dignitate[1]，他常常重复讲这句话），现在见他的主要敌人的副官要走十分惊奇，也十分高兴。

"这意味着什么呢？"德·韦兹先生暗自想。

吕西安把正规的假期批准书拿到手，批准书是他自己写的，上面是部长亲笔签字，他回家看望他的母亲，告诉她说他要到乡下去休假若干时日。

"去哪个地方？"她焦虑不安地问。

"诺曼底，"吕西安回答说，他一看他母亲的眼色就懂了。

他也感到有些悔意，不该欺骗这么好的一位母亲，但问题在于一问到"去哪个地方？"就把懊悔情意吹跑了。

"我母亲恨德·夏斯特莱夫人，"他心里这样说。只要这么一句话，什么问题都不必多说了。

他给他父亲写了一封短笺，又骑马到葛朗代夫人家去，见她人还很虚弱，便非常有礼地答应晚间再来

到了晚上，他起程去南锡，对巴黎再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他真心真意地希望葛朗代夫人把他忘掉。[2]

---

① 拉丁文：不失尊严地无所事事。

② 司汤达写到这里留下许多空白的白纸，但这新的一次南锡之行根本没有写出。（马尔蒂诺注）

第六十八章[①]

吕西安在勒万先生猝然死去后才回到巴黎。他陪着母亲呆了一个小时，然后就来到银行。银行办事处主任雷弗尔先生是个白发苍苍的贤明的人，毕生精力都在事业上耗尽了，他没谈亡人不幸逝世，首先对吕西安说：

"先生，我应该同你谈谈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你愿意，咱们就到你的房间里去谈。"

刚一走进房间，他就开口说道：

"你现在已是成人了，而且是有勇气的人。对那更坏的事，你可得作好准备。你能容许我无所顾忌地跟你谈吗？"

"请谈吧，亲爱的雷弗尔先生。那更坏的事，就请清清楚楚地讲给我听。"

"你必须宣告破产。"

"上帝！亏了多少？"

"正好是全部。如果不宣告破产，那么，你就什么也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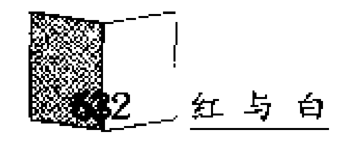
"有没有办法不宣告破产？"

"当然有，不过，那一来说不定连十万埃居你也留不下，还得等上五六年才能收回这个数。"

"请等我一下，我去和母亲谈一谈。"

"先生，令堂并不了解行里的事。恐怕破产二字不宜明说。你还有偿付百分之六十的能力，所余足够你体体面面过上舒服的生活。令尊是深得上层商界爱重的，小银行就不然了，他一生不过给小银行垫过一两千法郎的款子。三天之内，债务协议书甚至在总账没有核查之前，就可按六成计算签字，这你回头就可以看到。还有，"雷弗尔先生压低声音补充说，"这最后十九天的买卖记在另一本账上，天天晚上我都亲自

① 吕西安的破产。（司汤达原注）



锁起来。咱们还有一笔糖的款子一百九十万法郎，丢掉这本账就不知到哪里去收款。”

“这人真是正直，”吕西安想。

雷弗尔先生看他在想什么，又说道：

“吕西安先生自从荣任政府官职以后，大概已经不大习惯了银行事务了吧，也许对破产二字会像社会上那样认为是个虚假不实的概念吧。凡·彼得斯先生，你是那么敬爱他，他曾经在纽约宣告破产，不过，这于他并没有什么不光彩，我们和纽约乃至北美做生意一直做得最好。”

“找一个职业对我是必要的了，”吕西安心里想。

雷弗尔先生相信他已经拿定主意，便补充说：

“你可以提出百分之四十；我就照这个意图去办。假若有哪个债权人脾气不好，硬要逼我们，你就再把它压到百分之三十五。不过，依我的主张，百分之四十，那不好，不正派。你还是提百分之六十，勒万夫人也未必非放倒她的四轮马车不可。勒万夫人没有马车！你我谁都不会不让这种局面刺伤自己的心。往日收到的勒万先生的礼金你我谁都比自己收入的总额多得多。”

吕西安仍然不作声，心里打主意看是否有可能把这件事瞒过他的母亲。

“你我谁都不会不下决心尽力而为，以便给令堂还有你留下六十万法郎这么一个整数；另一方面，”雷弗尔补充说（他的黑眉毛都在他的小眼睛上竖起来了），“如果行里这些先生不同意这么办的话，那么，我就坚持这么办，我来，我是他们的上司嘛，就是众叛亲离，你还是有六十万，就像你攥在手里一样靠得住，动产、银器等等还不计算在内。”

“先生，你等我一等，”吕西安说。

讲到动产、银器这些细节，使他无法忍受。他发现自己事先就在一心参与分赃。

过了整整一刻钟，他才回来找雷弗尔先生；他在他母亲那里只用去十分钟和她商量，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原来她和他一样，宣告破产接受不了，她只要求让她和她儿子各得一份一千二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她宁愿拿出她自己的陪嫁资财计十五万法郎赔出去。

雷弗尔先生一听说全数清偿债权人的决定简直不知所措。他请求

吕西安再缓一天，好好考虑一下。

“我亲爱的雷弗尔，这正是我唯一的一件不能答应的事呀。”

“哎呀！吕西安先生，请求你至少对咱们刚才的谈话一个字也不要说出去。这桩秘密就先保留在令堂、你和我之间。这些先生[1]充其量不过让人家看到某些困难。”

“明天见吧，我亲爱的雷弗尔。我母亲和我仍然把你当做我们最好的朋友。”

第二天，雷弗尔先生还是反复陈述他的建议，他要求吕西安同意以清偿债权人债务的百分之九十宣告破产。到第三天，他又一次遭到拒绝，于是雷弗尔先生对吕西安说：

“单是银行的字号你就可以从中获利。在清偿全部债务的条件下，这里做了一份总账，请你过目，”他一面说，一面取出一张大鹰开式纸[2]，上面写满了数字，“应支付的款项全部付清，银行债权也全部放弃，在这样的条件下，单单银行字号你就可以卖五万埃居也说不定。在保证严守秘密的情况下，我请你去打听打听行情。在此期间，我，让－皮埃尔·雷弗尔，正式向你提出，还有加维丹先生（会计师），我们出十万法郎现金买下银行字号，我们可敬的老板、已故的勒万先生的任何债务，甚至欠他的裁缝和马具商的债务，都包在我们身上。”

“你的建议我很高兴。正直的朋友，我宁可同意你用十万法郎把事情办妥，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对我父亲的名誉不知敬重的人的十五万法郎。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关心一下科夫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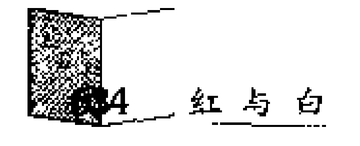
“我坦率地对你说吧。同科夫先生工作一个上午，我中午吃饭就没有胃口了。这是一位正派人，无懈可击，但是看到他我受不了[3]。话又说回来，勒万家人提出的要求，雷弗尔—加维丹银行决不会拒绝。对银行的全部转让，我们出的买价是十万法郎现金，勒万夫人名下终身年金一千二百法郎，先生你名下也是一样，包括动产、餐具、马匹、车辆等，此

---

① 指银行的职员们。（司汤达原注）

② 大鹰开式，纸张的一种开式，尺寸为0.74米×1.05米，系通常用来印制地图的大开张纸张。

③ 让我倒霉。（司汤达原注）



外，勒万先生的画像和凡·彼得斯先生的画像任你挑选一幅。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这文书草案上写明，请看；关于这项文书，我请你去问一个人，这人是全巴黎都敬重的，商界一提到这人无不肃然起敬，这就是拉菲特先生。除此之外，我还要给你加上一笔，"雷弗尔先生走到桌前，说道："这就是给科夫先生一笔终身年金计六百法郎。"

这项交涉就这样圆满而坦率地全部办妥。勒万找他父亲生前的朋友去征求意见。他们中大多数都忍不住责备他不该不以百分之六十清偿债权人的办法宣告破产。

"人一旦穷了下来，你可怎么办？"人家对他这样说。"那就没有一个人会接待你。"

勒万和他母亲连一秒钟也没有犹豫，就和雷弗尔与加维丹两位先生把契约签妥。不过他们把勒万夫人的终身年金改为四千法郎，这是因为行里另一位职员提出来要加成这个数目。所以，契约是在加上上述条款之后才签字的。雷弗尔、加维丹两位先生付清十万法郎现款，可是勒万夫人在当天就把她的马匹、车辆和银餐具都卖掉了。她儿子没有异议；他当着她的面说，他除了他那一千二百法郎终身年金和两万法郎资本以外，其他一概不要，都归在她老人家名下。

在协议办理期间，吕西安很少见人。且不说他在这场灾祸中是怎样坚定，只是一般世俗的同情和怜悯却叫他难以忍受。

不久，他就看到德·博佐布尔伯爵先生手下那批代理人的诽谤所造成的后果。社会上认为，这么大的变故丝毫也没有影响吕西安，他仍然安之若素，就因为他事实上是个圣西门派，他如果不信仰这一派，必要时他也可以另外再创立一派。

吕西安收到葛朗代夫人的一封信，更让他感到惊奇。葛朗代夫人住在靠近圣日耳曼区一处别庄里，约他到凡尔赛萨符瓦路六十二号见面。吕西安很不愿意去，后来他想：

"我对这个女人做的错事不少，就牺牲一个小时吧。"

吕西安见到她，她已经成了爱情上被毁了的女人，她作出极大的努力让谈话得体。她确实玩弄了一个出色的手腕，又尽可能做得细致周到，她竟向吕西安提这么一个不尴不尬的建议：请求他接受她一笔一万二千法郎的补贴，别无所求，只要求他每个礼拜体体面面地来看她四

次。

“我就靠等待你来打发日子。”

吕西安看出，如果照他本意来回答，一定会引出激动而难堪的场面。他只好让她知道，由于某些原因，要等六个月后才能开始这样做，而且还有保留，他还得考虑一下，明天写信来回答。尽管他非常谨慎小心，这次叫人烦恼的约会还是不能不以眼泪告终，他们会晤了整整两个小时零一刻钟

这期间，吕西安正在进行另一桩完全不同的事务：和陆军部长老元帅打交道，这位老元帅四个月以来一直处在去职前夕那样的处境之中，不过目前还在陆军部长任上。在去凡尔赛赴约的前几天，老元帅曾经派他手下一位军官前来看望吕西安，请他在第二天一早六点半钟到陆军部去一次。

吕西安睡眼蒙眬地按时前去赴约。他见老元帅的形容就像是一个乡下患病的本堂神父的模样。

“哎呀！我的年轻人，”这位老元帅怨天尤人地开口说道，“sic transit gloria mundi！[①]又一个被毁了的人啊。伟大的上帝！人们真不知拿金钱怎么办才好啊！只有土地才是可靠的，不过没有土地的农民从来就什么也缴不出啊。你真的不愿意宣告破产，把家业卖了十万法郎？”

“元帅先生，确确实实。”

“我很了解你的父亲，趁我现在还在这船上当苦工，且让我向国王陛下替你谋一个六千或八千法郎的职位吧。你想上哪儿去干？”

“远离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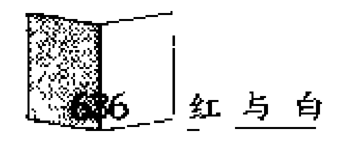
“啊！我懂了：你想当一个省长。不过德·韦兹这个淫棍我不想去求他。所以，不行呀，拉丽哀特。”（后面这句话是唱着说出来的。）

“我并不想去管一个省政府。我是说：离开法国。”

“在朋友之间应当说得明白干脆。见鬼！我在这里可不是跟你玩弄外交辞令。那么说，大使馆秘书？”

“一秘，我可没有头衔；我也不懂这一行。随员又太小；我已经有一

① 拉丁文：“世上荣华如斯而逝！”



千二百法郎的进项。”

“我既不叫你干一等秘书,也不让你居末,你就当二秘吧。骑士[1]勒万先生,查案官,骑兵中尉,这不就是头衔嘛。你明天给我写封信,告诉我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二秘。”

于是元帅跟他握手告别,一边说:

“敬礼!”

第二天,吕西安作为形式,在征询母亲的意见之后,写了回信表示接受二秘的职务。

这样,他从凡尔赛回来后,就看到元帅的副官给他送来的字条,要他当晚九时到陆军部去一次。吕西安准时去了。元帅对他说:

“我已去找过国王陛下,为你请求驻卡佩尔[2]大使馆二等秘书的职位。如果王上批下来,那么,薪水四千法郎,附加你先父的抚恤金四千法郎,作为对你父亲的回报,没有你父亲,我那项关于……的法案就不会通过。我不能说这项抚恤金就牢靠得像大理石那样,不过,维持那么四五年还是不成问题的,四五年内,如果你替你的大使做事就像过去你替德·韦兹办事那样,如果你那雅各宾党的原则你也收起来了(是国王告诉我的,说你是雅各宾党,这可是一个很不错的行当呀,它会使你赚大钱的);总之,简括地说吧,如果你手腕巧妙,那么,在四千法郎抚恤金撤销之前,六千到八千法郎的薪俸你总是拿到手了。这可比一个上校拿的多得多。因此,我祝你交上好运。再见了,我这一笔债也算还清啦,可不能再找我要求什么啦,你也不要再写信给我。”

当吕西安要走的时候,他又说:

“如果一个礼拜内没有收到纳佛-代-卡浦西纳路的回信,那么,你就在晚上九点钟再来找我。你出去的时候,请关照一下门房,说你一个礼拜后还要来。晚安,再见。”

在巴黎,再没有什么事情留得住他了。他只愿等他破产的事人家忘了以后再回来。

---

① 骑士系法国荣誉勋位团一级荣誉勋位。

② 司汤达虚构的地名,暗指罗马。

"你是怎么搞的，搞上几百万你本来是大有希望的嘛！"他在歌剧院休息室遇上的所有傻瓜都这样对他说。

但这些人当中也有不少人在和他打招呼时，似乎是对他说："咱们别说话了吧。"

他的母亲表现得性格坚强，精神上脱俗，眼界很高；从来听不到她有一声怨言。那所非常漂亮的住宅，她本来可以再住一年半。但在她儿子离家之前，她就迁往大马路[①]四楼上一套四开间的寓所里去了。她仅通知少数朋友，每个礼拜五举行茶会，除开礼拜五外，在服丧期间，她始终杜门不出，不见宾客。

吕西安最后一次会见元帅，已经过去了一个礼拜，他自问是再去见元帅还是在家里等，这时有个写着"驻卡佩尔大使馆二等秘书、勒万骑士先生钧启"字样的大邮包给送来了。吕西安立刻就出门找刺绣商定做了一身外交官穿的制服；接着又去拜谒部长，预支了四分之一的薪水，在部里还研究了除秘密函件往来外的卡佩尔大使馆通讯问题。人人见了他都对他提出买一部马车带去，可是，他在接到任命通知后三天，就勇敢地搭驿车走了。经南锡、巴塞尔和米兰[②]前往任所这条旅行路线，他是经过顽强抵制才决定放弃的。

他在日内瓦湖畔无上幸福地逗留了两天，因《新爱洛依丝》而闻名的胜迹他都一一前去探访；他在克拉朗[③]一个农民家里发现一张带锈花饰物的床，原来是德·华伦夫人[④]的遗物。

巴黎实在很少有什么可以使他留连凭吊的地方了，他在巴黎心灵枯寂空虚，感到十分不快，他的心灵继这种枯寂之后，又充满一种多情的忧郁：从此也许就永远地远离南锡，不会再回去了。

这种忧郁情绪使他的心向着艺术打开了。他怀着一个对艺术毫无

① 大马路指城墙拆除后就地修筑的马路，市区边缘的环路。

② 巴塞尔，瑞士北部城市，在莱茵河畔。米兰，意大利北部大城市。

③ 克拉朗，日内瓦湖畔的一个小村，风景幽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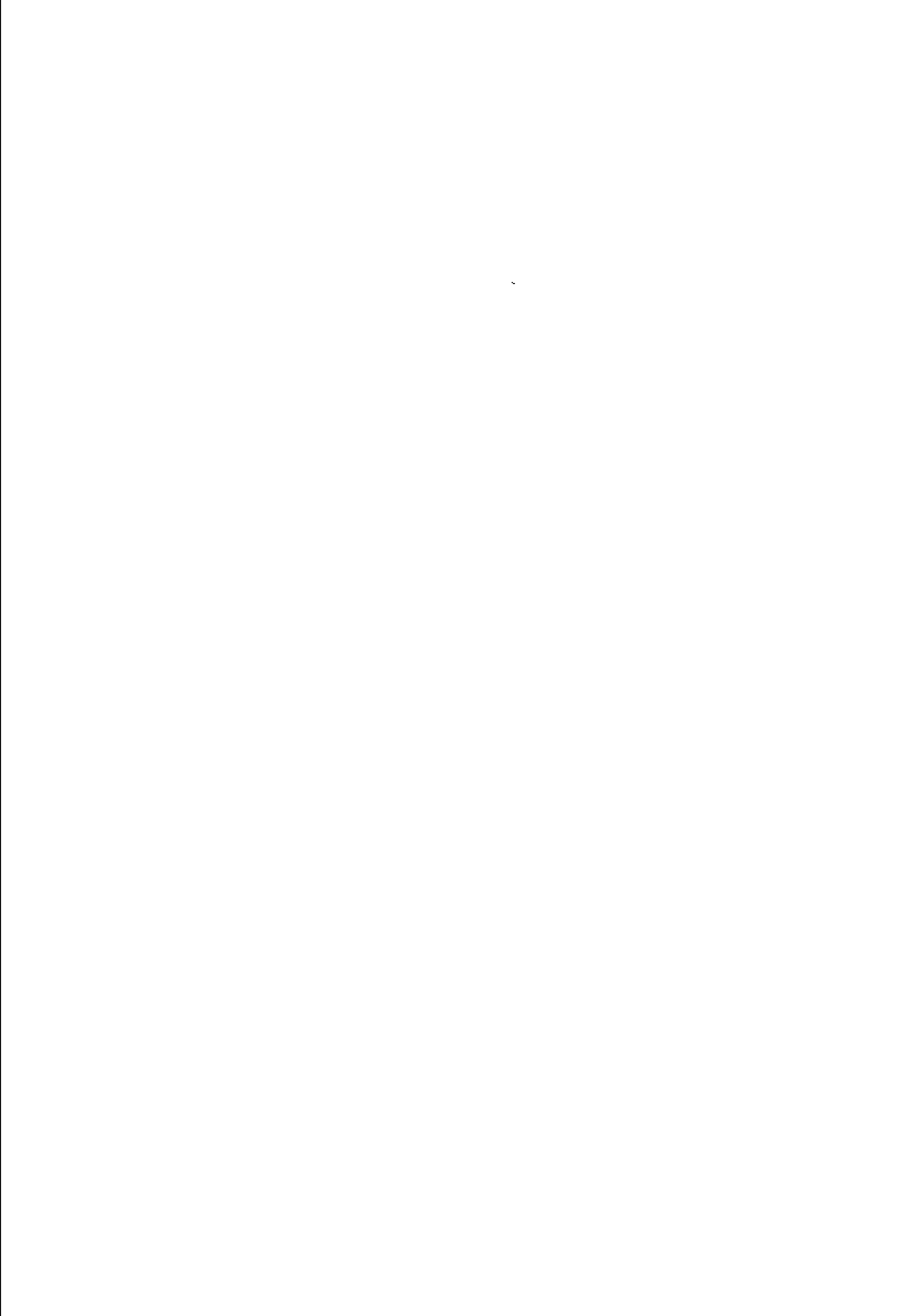
④ 德·华伦(男爵)夫人(1700—1776)，卢梭的情人。

所知的人所没有的巨大乐趣，游览了米兰、萨罗诺、帕维亚修道院……波伦亚和佛罗伦萨[1]使他对那些最细小的事物都沉湎在情思飞动、心驰神往的境界中，而这些细小事物在三年前也许反而会引起他深深的内疚和不安。

最后，他到达了任所，在卡佩尔，他不得不告诫自己，对即将见到的人以采取适当的冷淡态度为好。

---

① 萨罗诺，意大利北部城市。帕维亚，意大利北部城市。波伦亚，意大利北部城市。佛罗伦萨，意大利中部城市。以上城市，均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名城。



附 录 一

社会地位[1]

[法]司汤达

第 一 章

德·沃萨伊公爵夫人三十出头了，不过，再过一周，人们也许会说……她生得一头金丝细发，是个热情奔放的女人。她有火一般的气质，在这种气质的支配下，她如醉如狂地沉湎于各种享乐之中，但对一个女人的责任她却始终抱有崇高的观念，尽管那种观念并非从理性思考而来，但她毕竟怀有那种带迷信色彩的观念，也就是说，这种观念的实质她并未深加考虑，只是对这种观念她倒常常容易心驰神往。

她自始就不许自己存心去寻找一个情人，可是有四次（或者还不止四次），她被某些精于此道的能手羁绊住了。

有人说她有好几个情人，这一点我也可以相信。她的心灵富于活力，而且摇曳动荡。尽管每一次都是她中了某个惯于搞女人的男人的精明手段的圈套，或者被某个真心爱上她的人的盲目热情所打动，但是，先动情起意的都不是她，她是从来不肯委身相从的。她对这种过失，深自悔恨，但要她冷静对待又办不到，她以为这是可以一笔勾销的，就让她对那已经成为她的主人的人的忠悫在暗中抵消那悔恨吧。她心

中怀着这样的信念，以为自己仍然被那极为严格的责任所约束，但这时她的理智也不可能再蒙住她的两眼，让她不去看那个害得她把整个心都掏出来献上去的男人正在向另一个女人的心发起进攻。

在这个问题上，她的悔恨再真实也没有了，同时再可笑也没有了。所以两年来，她感到良心得到极大的慰藉，幸福之感有增无已，正因为对这一切深信不疑，她才足以做到独自生活，不需要情人。大多纯真多情的女人，自以为在思考问题，其实仍然在感觉，并没有思考，她们不仅虔心信仰上帝，而且往往还把这种可敬的信仰同她们开始爱上一个男子油然而生的可怕而难忍的悔恨交织在一起，她这时依然自以为对两三年前夺去她的心的那个人负有义务，还不能解脱。

当我们这个故事展开的时候，德·沃萨伊夫人正处在她一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女人，人们再也不能把她骗到手了。那种自命不凡的人物，即那些专门勾引女人的大师，也许会觉得这类女人已是半老徐娘，在他们已谈不上什么胜利和光彩了，可是另一方面，在法国大使夫人（德·沃萨伊公爵夫人）左右又总是围着那么一些大人物，以致多情而富有新精神的人也只好望之却步了。

何况德·沃萨伊夫人在重大事务中还要全面指挥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的乐趣和荣誉全都寄托在使他尽可能在所处的地位上取得成功。

鲁瓦藏先生。从表面上看，他性格极其多变，往往一句话就足以使他感动得下泪。在另一些场合，他又每每冷嘲热讽，由于怕受到感动，反而变得冷酷无情，然后又自怨自艾、自轻自责，就像懦弱的人那样。为实现某些改革，（在理论上）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他身材高大，年纪已经四十开外；他的神情显得庄重，一点也不美，只是变化无常。他的两个眼睛把他极深微幽隐的情绪变化表露得一清二楚，这往往使他的骄傲心性感到沮丧。在对这种不幸担惊受怕的时候，他倒依然神

---

① 司汤达这篇小说写于1832年9月19日至10月6日。司汤达原打算写《吕西安·勒万》第二部时，"重行采用一八三二年以《社会地位》为题已写好的小说初稿"（马尔蒂诺序第7页）。司汤达这篇小说，是根据米歇尔·克罗泽（Michel Crouzet）所编《司汤达小说废稿》（Romans abandonnés，Stendhal.）的文本译出的。

采奕奕，很风趣，很吸引人，出语不凡，充满最出人意表的机智言谈，能把那些听他谈话的人都吸引住，只要客厅里有他在，就决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沉闷无聊而连打呵欠。在这种时刻，他招来的不是最强烈的怨恨，就是热烈的赞赏。“比他更聪明更出色的人再也不会有了。”赞赏他的人都这么称赞他。不过，他那机敏活跃的谈锋和出人意料的妙言隽语惊动了平庸的人们，使他们听了觉得可怕，因而给他招来不少怨恨。每当情绪不佳、兴致索然的时候，他就变得毫无精神，连记忆也没有了，或者说，他不屑于借助回忆来保持谈锋。这时，他的谈话变得慎重拘谨，可是他与之相应的面部表情却不那么拘谨小心。他的傲气由于让人猜到他的内心感情而灰心失望。一句打动人的话，在街上一家手工作坊里偶然听到的关于不幸和痛苦的真切的表白，都使他感动得流下泪来。然而，在这痛苦的表现中，只要可能有一丝夸饰或做作，不管动机如何，从鲁瓦藏的眼神和言辞中出来的就只有最尖刻的冷嘲热讽了。在他的谈话中，严肃的口气，矫饰的意味、甚至抱怨的词句，从来也没有。与他的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如某种真实的感情，或者如格朗热纳弗[1]为祖国牺牲一切的那种英雄主义他都避而不谈，一向是这样。

他这个人，十六岁后，就置身于拿破仑的活动范围内，曾追随拿破仑到过莫斯科和其他地方。正当他追随这位伟大人物在各个战场上驰骋，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时，他的父亲忽然破了产，垮掉了。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倒台，他本人也一蹶不振，垮了下来，他四处旅行，好比哲学家那样生活过来。一八三〇年革命爆发时，鲁瓦藏作为公职人员已服务了二十年，又转到文职岗位上去，唯一的目的是将来能拿到一笔退休金，这笔退休金必须服务三十年后才能拿到手。

他来到罗马并不抱什么奢望，只盼着再过十年不太令人厌烦的岁月，然后回到巴黎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在一种略高于贫困线的状况下了此一生。

他是四点钟到的罗马，一到，他就把部长交给他的若干公文立即送呈大使，他的职务是大使手下的使馆秘书。德·沃萨伊公爵以令人惊

---

[1] 格朗热纳弗(Grangeneuve，1750—1793)，法国大革命中国民公会(吉伦特派)议员，1793年被处死。

叹的礼节接待他，正是这种礼貌和风度使他成为宫廷里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今天晚上要是没有你光临，那就是我举行的这场舞会中极大的缺憾。德·沃萨伊夫人就指望你来呢。”他看见鲁瓦藏从客厅走出来，用老友深交那样的声调喊他。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当晚十点钟，鲁瓦藏坐着出租马车来到公馆大门前排成一长列的马车队伍后面。

一八一四到一八三〇年，在波旁王朝期间，鲁瓦藏被革了职，一直赋闲，如今在外交生涯中第二次走马上任，尽管满腹牢骚，但内心深处却远不是他的职务所十分需要的那种冷漠；对于罗马这条大街显示出来的非凡气象和纯朴简约的风度，对于照耀在附近宫殿壮丽的建筑物上的灯光，对于居住在格拉古[1]和恺撒[2]诸帝的国土上的一群未脱村野气息的民众（他们的气质激奋而易受感动），他不能不心动。

（十行描写文字。）

他走上石阶……

穿着华丽的正规制服的仆从伫立在大楼梯上，手上擎着光芒四射的火炬（二十行描写文字）……

通报……

最后，来到大客厅……

有四十位罗马贵妇人……

还有许多红衣主教……

两三分钟后，鲁瓦藏终于走到女主人身边，公爵将他介绍给女主人，公爵仪态是那么得体，风度是那么完美，以致女主人此刻竟因而发现这个男人的心灵对世间万物都抱着无动于衷的态度。

（在这里，鲁瓦藏也感到惊异：一、对公爵夫人；二、对红衣主教德

---

① 格拉古，史称“格拉古兄弟”；兄，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63—前132），古罗马政治家，公元前133年任保民官；弟，盖约·格拉古（公元前153—前121），古罗马政治家，公元前123—前122年，连续当选保民官。

② 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100—前40），罗马统帅、政治家，与庞培、克拉苏结成“前三头同盟”，后击败庞培，成为罗马独裁者（公元前49—前44），被共和派贵族刺杀，著有《高卢战记》等。

拉·盖拉代斯卡；三、对在场的人们。）

（描写。）

鲁瓦藏明白自己不过是大使馆的秘书这样的下属地位，暗自叮嘱自己一定要努力收起这种蔑视一切、嘲笑一切的情绪，千万不要露出来，当走近这位正在公馆里接待四十位罗马王公的法国大人物的时候，他竭力克制那种冷嘲热讽的情绪。就这样，鲁瓦藏穿着一身礼服，一步步走上前去，身穿绣有金饰的红色制服的仆从已经把他的姓名唱了三回，起先是站在大楼梯上的仆从喊的，接下来是从第一会客厅进口处喊出的，最后是在站满了有身份的贵宾的大客厅的门前喊的；在这许多高官贵人中有一位，穿着法国正式服装，身边佩着宝剑，走到法国大使面前，向他报了鲁瓦藏的姓名。鲁瓦藏见了这情景，眼里不由得闪出欲笑未笑的光芒。

他心中想道："伟大的上帝啊，我那些同事看得出，我并不把这些神秘的仪式放在眼里，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是这种仪式中的第一批祭司嘛。为了养老金，你可得千万小心，千万注意！这班意志薄弱而感情外露的人物全都是不由自主的告密者。"

他这一番思索十分明智，尽管如此，但偏偏遇见两三位大使或罗马大人物，全都弯腰曲背，在人群中挡住鲁瓦藏的去路，这几位大人物佩戴着勋章，穿着绣花的正规服装，唯恐把服饰碰坏弄皱，这使鲁瓦藏觉得十分好笑，几乎要笑出声来，就在这时，他穿过这些人来到大使面前。鲁瓦藏发现站在他面前的大使竟如此端庄体面而彬彬有礼，眼神又如此聪明机智，总之，整个仪态和风度和我们对一位理想的贵人的想象竟如此吻合，他心中禁不住要大笑一场的那种感觉顿时由另一些想法所代替了。德·沃萨伊公爵在他心中所引起的感情就像人们面对一尊美妙的雕像所产生的感情一样。他亲眼看到的正是十九世纪社会贝尔维迪宫[1] 中的一尊阿波罗[2] 神像。

---

[1] 指梵蒂冈收藏艺术珍品的贝尔维迪宫。

[2]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即司阳光、智慧、预言、音乐、诗歌、医药、男性美等之神。

面前这个可爱的人物，其风采仪态真不知比四周那些身穿绣花礼服的人高出多少倍，甚至比他本人所愿意担任的角色更显得卓越无比。他把鲁瓦藏介绍给德·沃萨伊夫人，说了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这使鲁瓦藏十分高兴甚至洋洋自得。

鲁瓦藏突然看到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这双美目，不禁大为惊奇。尤其使他惊奇的是她的寥寥数语和人家的答话显示出某种奇特的善意，甚至含有某种喜悦的意味。换句话说，在人们的印象中，德·沃萨伊夫人从前曾是快乐的。鲁瓦藏抓住机会进一步考察了一番：德·沃萨伊夫人对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这个以她为中心的辉煌而令人眼花缭乱的盛会居然丝毫也没有兴高采烈而神采飞扬的表情。

"她倒是把这种可笑的情绪掩饰得很好哇，"这位新到任的使馆秘书暗自想道。也许只有她那双美丽的深蓝眼睛才是他作出这么可喜的评价的原因吧。

鲁瓦藏急忙躲到围在女主人周围奉承讨好的人们中间去。他被介绍给他的同事们，他们都客客气气地接待他。这些先生个个有自家的作风，人人有自己的派头。为首的一位是好好先生，他那一双阔大的手紧紧地握了握鲁瓦藏的两只手；第二位想装出路易十五宫廷中某一位显贵突然表现出来的那种坦率和真诚；只有一位先生在他看来是通情达理的，这便是德·圣马塞尔男爵，这位男爵已经两鬓斑白，唯一的雄心就是要得到优渥的俸禄和条件优越的职位，能和自己任职所在地富有而有身份的人相处，此外别无奢望。还有两位同事，一位看上去又寒酸又吝啬又狡黠，虽然年纪很轻；另一位是德·某某子爵，他的容颜，他那巧妙无比的言谈，他的服饰，他的聪明才智，乃至比什么都更重要的——他周旋于罗马贵妇人之间所享有的幸运，早已把他的抱负表露得清清楚楚了。

"他很幸福，"鲁瓦藏自言自语地说。他觉得自己正置身于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可敬也最风流儒雅的人物中间。他的同事们又一一指名道姓地向他介绍。

一等到人们离开，剩下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就走到大使夫人身旁；方才大使夫人的眼睛曾使他动过心。大使夫人刚和罗马的每位贵妇人都说了一番应酬话，接着又陪各位红衣主教和王公贵族谈话。这

些有身份的人士的衣着和气派引起鲁瓦藏的注意。他们中间有一位不肯坐在同僚那边，而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兜着圈子。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本能，鲁瓦藏对这个人十分注意。那个人转来转去，最后总是转到公爵夫人身旁来。鲁瓦藏看他最后坐到一把靠椅上，那椅子十分靠近公爵夫人，容不得第三者插足，可是公爵夫人看上去对他并没有好气色，也不跟他讲什么令人愉快的话，不过，态度却也像待一位朋友那样。鲁瓦藏心下想道：

"这是派到我们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密探。"

他伸手挽住圣马塞尔的手臂。

他问他："那个红衣主教是什么人？"

"这是咱们最好的一位朋友，也许是穿着主教道袍的人中间最无野心的一位，他就是吉罗拉莫·德拉·盖拉代斯卡红衣主教嘛。"

"莫非他正跟咱们老总的夫人谈情说爱吧？"

"这你就大错特错了！他这人又贤明，又虔诚，而咱们老总的夫人简直就是贤德的化身。她在巴黎很有权势，很有影响，她丈夫出任大使全仗着她的力量。她所需要的正是社交，许许多多阴谋手腕，还得一天天去争取成功。"

鲁瓦藏隐晦地指出德·圣马塞尔男爵对公爵夫人彬彬有礼的举止的看法的含义，德·圣马塞尔男爵当即坚决地断定他全盘看错了。公爵夫人本是最文静最安分的女人，任何类似狂热的爱情的事儿都与她无缘。不过，鲁瓦藏从她的眉眼间和唇边口角上却发现她胸中热情似火，简直达到心旌摇曳的地步。

"她一心所想的只是救援不幸的人。"

鲁瓦藏心里想："我亲爱的同事，说这话你可真是在骗我。我并不生你的气，这是你的本分。但你为什么不对我说真话，哪怕只说一句真话呢？"

"你那位红衣主教，年纪很轻嘛，"鲁瓦藏冷冷地开口接下去说道。

"三十七岁，从教会年鉴里你可以看到，在最近一批升任红衣主教的名单中他名列第七。三十七岁的只有一名，四十二岁的两名，五十六岁的三名，其余都超过六十岁，塞尔波尼红衣主教是七十四岁，正好比我们的朋友盖拉代斯卡年纪大一倍。他是驻维也纳的教廷公使。"

鲁瓦藏听得十分专心。罗马贵妇人的美貌却又搅得他心乱如麻。他这些同事,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艳羡的。他觉得他们都很可笑。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头脑清醒了一些。

他心里思忖:"这些人如果猜出我的想法,他们就完全有理由把我当一个奇怪的外来的家伙来看待。我和德拉·盖拉代斯卡红衣主教一样年纪,因为我觉得那班十八岁的漂亮而自命不凡的青年十分可笑无聊,所以,造就一个十分年轻的红衣主教的根据同时也造就了一个非常成熟而又非常可笑的大使馆秘书。

"确实不错呀,就让我像欣赏钻石那样好好看看这些美人吧,我没有足够的财富,奇珍异宝我买不起,只是她们倒可以使我悦目赏心,一饱眼福。"

第 二 章

半年后,鲁瓦藏在罗马出了名,得了最异乎寻常的名声。他相信的事物少得可怜,同庸人俗物接触,只感到厌恶,他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正派人物,谈情说爱不在此列,关于他有意要建立一种新宗教信仰的传闻并不因此在社会上少下去。上文讲到大使的舞会上使他惊叹得近于敬畏的那些罗马美人,他也曾试图去向她们献殷勤,但是,取悦于罗马一位有身份的妇人在今天来说倒也不是一件小事。鲁瓦藏周围那些讨厌鬼真叫他厌烦不堪,他那长远的宏图大计半途而废,他泄气了。鲁瓦藏满脑袋装的都是法国小说里的那些观点,所以他根本抓不住害得他不能成功的要害。

"我开始变老了,我错就错在缺乏自知之明。"

根据这番推理,整整两个月他见了女人连一句话也不说。也许再也找不到比他更不通情达理的人了。

完全出于偶然,他这种行为偏偏被德·沃萨伊夫人看到了。在这两个月里,法国大使馆举行过多次宴会之类的社交活动。每逢这样的宴会,注视着鲁瓦藏与各种社团交谈的情景,就成为德·沃萨伊夫人最

感兴趣的事了。

尽管鲁瓦藏多次下决心要反其道而行之，可是在某处客厅里，他却一直凭偶然行事，由那个支配一切的念头牵着鼻子走。他的行为给他在罗马造成的名声，他根本就没有想，也想不到。

这里的贵妇人仍然认为他值得爱。她们注意到他故意远远避开她们，哪怕同她们交谈一分钟也不愿意，她们得出的结论是，他是个有自觉意识的人，正在筹划建立某种新的宗教信仰。

其实每年都有三四个穷鬼到罗马来，这种人对社会安排给他们的地位心怀不满，这种地位自然是最卑下的，他们于是试图仿效圣保罗，为自己开辟一个地位。为达到这个目的，建立某种宗教的事就兴起了。这样，他们就成了某种事务的头头，从而又产生一种强烈的要求，也就是在报上出名这种乐趣。他们的天才通常大为发扬，直至发明某种新式服装。

鲁瓦藏生活在罗马的那个时期，R公主曾试图把他引到她家里去，他也曾试图取悦于她。只是鲁瓦藏用他一向有意含而不露的傲慢态度来回答她十分明显的进攻。公主生了气，于是指使了她像女王那样牵制在手中的三四十个人，在社交界散布流言说鲁瓦藏是个存心要创立新宗教的圣徒。等到鲁瓦藏的同事们跟他开玩笑，让他知道了他得到的这个新头衔，为时已晚，再也来不及补救，这个头衔就这样落在他身上了。紧接着，那些极端虔诚的红衣主教也就恨得咬牙切齿。

他也曾作过一些试探，人们可能已经从他这些试探中发现急于求成的心理多于机智灵巧的手腕。在罗马正像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鲁瓦藏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才智的高度重视，但也激起了人家竭力贬低他的强烈愿望。那当然不是他处心积虑去无视别人，只是他往往没有想到别人而已。这种傲慢无礼，法国社会是不会宽恕的，但意大利社会却熟视无睹，大贵族自然是例外，因为他们受虚荣心支配，则完全和巴黎资产者或国民自卫军将军一样。

鲁瓦藏发现自己确定无疑地得到宗教改革家这种不伦不类的声誉之后，不禁十分吃惊。有两天工夫，这种荒唐可笑的事害得他心事重重，后来才渐渐习惯了。

他心下想："人家至少不会说我招收门徒吧。"

他有两三个年轻的罗马朋友，本来常和他们闲谈，谈起此后二十年内世界将会怎样，现在他注意起来，远远避开了他们。

但这种谨小慎微的生活后来害得他怏怏不乐，十分愁闷。鲁瓦藏就凭他制服上的花饰每个月去参加三四次盛大的宴会，再去出席场面很大的晚会。几次晚会下来，他就不算是新人了，此后，他依然不和任何人牵扯，这样，对鲁瓦藏来说，穿上正规服装参加这类交际活动似乎并无必要。

鲁瓦藏对德·沃萨伊夫人一点也不予注意。他也算是她亲近的一个人，这原非他所愿，他因此显出某种傲慢自负的态度，有意不去想她。不过无意中，他又往往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位公爵夫人。出于责任感，或者至少顾到礼节，几乎每天晚上鲁瓦藏都到德·沃萨伊夫人的客厅里来。时间久了，听到的事使他惊异，于是他睁开眼睛来看了。原来这并不是一个热衷于取得成功的野心勃勃的女人，一位新出现的德·斯达尔夫人；德·斯达尔夫人在征服人的事业上是那样野心勃勃，文才、雄心和爱情这三重成功已经使她遐迩闻名；而眼前这位贵妇人在罗马所过的生活却是再贞静朴素也没有了。于是，鲁瓦藏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记忆来，因为，不管怎样，下面这样的事实他总不能故作不知：如今罗马这个朴朴素素的女人，过去在巴黎却曾使不知多少位名媛贵妇灰心丧气、自愧弗如，曾在雄心勃勃的精神状态下红极一时，甚至在爱情的辉煌胜利中度过多年。巴黎那时曾经先后向她献出三四位情人，都是当时出类拔萃、地位优越的著名人物。鲁瓦藏尽管那时未曾与有关的社交环境接触，但要说那些事情都是假的，他却觉得不可能。所以，他感到事情十分奇怪。

“这个女人莫非蒙骗了整个罗马，又来骗我？而我，居然天天晚上都跟她见面！”

他最后的结论是：她第五次狂热的爱情是爱上了红衣主教德拉·盖拉代斯卡。这两个人至少每天晚上都要交谈一个小时。为了对他们表示尊敬，一般说来，人们都远远避开他们的坐椅，不去听他们谈话。鲁瓦藏发现公爵夫人在同红衣主教谈话时，美目流盼而闪闪有光，连表情也显得异样。鲁瓦藏好几次见她非常激动，竟至于频频做起手势来。

鲁瓦藏依据他的出身和他与她相比所处的下属地位，在同她谈话

时，完全按照礼节的严格要求去办。至于公爵夫人，与鲁瓦藏长久交谈倒无所顾忌，因为照一八三二年的说法，他属于自由派。按他的观点，路易-菲力浦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时与人们达成的心照不宣的协议应该付诸施行。而公爵夫人，她的先祖曾参加过十字军东征，她的观点本应完全相反，可是她虽身居高位却唯恐不能取悦于路易-菲力浦宫廷，这也许倒是会使她的先祖大为惊奇的事。鲁瓦藏虽已不是孩子，但却相当幼稚天真，在这个问题上，他竟一点也不看轻她。

他想："一个天生感情细腻的人总不该为十万法郎而出卖自己吧。"

上述文字一旦刊行于世，在读者看来，这类思想大概就都显得陈腐不堪了。今后公众也许要过很长时间才会对这桩公案作出判决，而各个乱党到时候才会被人忘却。然而说明这样的历史情势对理解这篇故事的下文却是必不可少的。一八三二年那时候（离现在竟如此遥远），政治思想在我们这个国家高贵或富有热情的那部分人的行为和判断事物方式中不幸却渗透得很深。那时鲁瓦藏从报上读到某些事实，也会气愤填膺，热泪盈眶。他当然不是哲学家。也许他也说不上是个野心家。流泪还不算，再也没有比他更谨慎小心的了，有关之事，他从不向任何人吐露。但是被出卖的法国人，他们也知道被出卖了，他们心中恐惧万分的不是别的，而是怕被人看不起，又偏偏凑巧，正好有这么一回，他们发现自己受到了轻视，于是夸大起来，似乎什么都意味着对他们的轻蔑。与法国人竞相争雄的英国人，他们几乎所有的内阁部长对这种所谓受到轻蔑的事却无动于衷，毫不在意。

就这么由着性子，想怎样就怎样，全不把别人、把生活放在眼里，一概予以藐视，把一切都当儿戏看，鲁瓦藏在罗马住了一年，日子渐渐过得比初到的几个月更叫人厌烦。确切地说，同事们对他并不怀有什么忌恨，但他毕竟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倘若是一员，那就得拿出十个路易来，让自己成为某个虽小而有趣却使人蒙受侮辱的事件的目标。鲁瓦藏的朋友比他初来时少了。和他一样对未来抱有幻想的年轻人，他坚持和他们谈话不超过两分钟；决不到他心目中的美人堆里去鬼混；极右派的那些怨天尤人的蠢才叹起苦经来他只限于洗耳恭听，决不去讨好他们；因而彼此间的关系不过是泛泛之交而已，这些人找到像他这样一个朋友也非常高兴，因为在客厅里攀谈下来，他们居然觉得十分融洽。

德·沃萨伊夫人曾向鲁瓦藏问起过有关罗马古迹的问题，他为了找点事儿做做，便对古罗马史作了一番仔细的研究。第一天，她和他谈了很久，谈的是当时一个名叫尼布尔[①]的德国人对古代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②]提出争议的问题（这类问题在一八三二年的罗马是很时髦的题目），谈得十分投机。

鲁瓦藏望着公爵夫人的眼睛暗自想道："一颗如此容易动情的心居然会对这种讨论产生兴趣，简直不可思议。德·沃萨伊夫人分明在跟我开玩笑，在戏弄我，不然的话一定别有用心。"

鲁瓦藏竭尽全力深入探测，毫无所得。他于是转变方向，认真欣赏公爵夫人的那对眼睛。

"她太美了，"他心里想，"不会有三十五岁，也不会是这几位个儿又大，人又笨头笨脑的小姐的母亲。她和这几位少女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她生来就专门激起某种柔情……"鲁瓦藏又想，不禁哑然失笑："对了，对了！所以红衣主教德拉·盖拉代斯卡怎么也离不开她。"

公爵夫人就这样一连几个晚上和鲁瓦藏谈话。他渐渐产生一个看法：

"这可爱的一对儿也许打定主意要捉弄我，要不就是公爵夫人想让红衣主教吃吃醋？"

公爵夫人满头金发，一对深蓝色的大眼睛；在这温柔动人的面容上丝毫也看不到粗鲁生硬的痕迹，真是美得令人入迷。公爵夫人的容貌，是法国式的，不仅仪态万方，而且令人心荡神摇。她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倒不是她出身高贵，而是她的家族赋予她这种风度神态：同人谈话时如感到不快，她从不形之于色。她被尊敬和顺从所包围，她生气的最有力的方式，我想，就是表示她自己是个不幸的女人。

有一天，整个晚上，公爵夫人把鲁瓦藏缠在身边不放他走。她对他说了许许多多话，还带着知己的亲密意味。这晚上他们在……美丽的

① 尼布尔（Niebuhr，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所著《罗马史》（3卷，1811—1832）运用原始资料鉴定法开创以批判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先河。

② 提图斯-李维（公元前64或前59—后10），古罗马历史学家，著《罗马史》142卷，记述罗马建城至公元前9年的历史，大部分散佚。

花园里。当时正是罗马最美好的季节，炎夏已过，溽暑消退，正处于九月末梢。鲁瓦藏谈得兴致勃勃，天时风物使他心醉神迷。自负自傲给他安排的这半年生活太令人厌恶了，今儿晚上过得真愉快。回家的时候，他一定想起某件比尼布尔与提图斯-李维之争更有趣的事情。

红衣主教的两只眼睛一直盯着德·沃萨伊夫人不放。

"这是清清楚楚的，"凌晨三点钟，鲁瓦藏终于丢开雪茄烟，这么对自己说，"我命中注定要扮演这个令人难堪的角色：让别人去吃点醋……真见鬼！哼，我偏不干。情欲，乃至最热烈、最疯狂的情欲，分明都写在脸上。倘使这女人不是生在金钱利益强迫她那个阶级装模作样、假装正经这么一个时代，她或许会由于爱得发狂而大出其名……应当说，这跟巴黎一般女人很有些差异，跟我想象中一位大使夫人受到约束并负有义务的性格比起来也迥然不同……你看，还没到两个月我就产生这样的看法！好啦，好啦，咱们就等着瞧吧……不过，蒿拉代斯卡红衣主教先生，你不必吃我的醋，这我可以向你发誓。"

第二天，鲁瓦藏迫不及待地盼着夜晚快快到来。自离开巴黎以后，他还从来没有体味过这种心境。

"对这个女人究竟该怎么看呢？"他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首先，她过去的情况怎样？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她的丈夫大概是从修道院里把她请出来的；她崇拜耶稣的心[①]，这位公爵大概小心翼翼地花了整整一年工夫才使她把耶稣的心忘记片刻。第二，是她使他当上了大使。除此以外，什么都不可靠。社会上谣传她有三四个情人，说也无用，因为她的确是虔诚的教徒。她可以让你抢到手，但不会委身于你。莫里哀笔下的愤世者[②]之所以对世人心怀怨恨，那是因为他爱得太深。也

---

① 即指圣心崇拜，将耶稣肉身的心脏视为虔诚崇拜目标；十七世纪末法兰西往见会修女阿拉柯克获得天主秘密启示，建议设置特别节日以崇拜耶稣圣心。1856年教皇庇护九世宣布设立耶稣圣心节，定于圣灵降临节后第三周的礼拜五，此节日纪念活动包括祝福和敬拜圣心像；圣心像多为带伤痕的心脏，周围饰以荆冠和光芒。

② 莫里哀喜剧《愤世嫉俗》中的主人公愤世者阿尔塞斯特是一个老实人，面对上流社会种种虚伪，一个朋友劝他入境随俗，把所见一切权当荒谬可笑的社会习俗看待，持一种超然的讥讽态度借以自慰即可；但阿尔塞斯特不会这样做，他向情人赛莉麦娜提出结婚并过隐居生活，遭到拒绝，最后，他宣布要独自离开这个社会

许由于同样的缘故，人人都虔诚，德·沃萨伊夫人像巴黎人那样，反而不虔诚了。在别处，宗教信仰的基础是恨，在这里，则是爱。她的虔诚中可能有稚气在，但决没有卑鄙和阴险。这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对于像鲁瓦藏这样在思考和推理上一向粗心大意的人来说，一下子找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也不可等闲视之。他认清事物的真情实理往往只凭灵机一动。在政治方面、军事艺术方面，在严肃的问题方面，他有眼光，有远见，因为这些方面涉及的利害得失不大。他这个人不大动感情，但事情一旦涉及似乎与他相关的一个女人，他的心就会激动得像个十八岁的男子一样。有意思的是他居然自以为年纪不小，已到不惑之年，十分贤明而多智，可是他的心却总在怂恿他贪婪地追求征服一个女人这样一种乐趣。

这天晚上，他一反常态，不顾理智的要求，早早进入公爵夫人的客厅。德·沃萨伊夫人不乐意和那些俗不可耐的人谈话，那种谈话往往有许多无聊的内容，她从一开始就和鲁瓦藏谈起那些足以唤起男人高度重视的有关哲学思辨方面的大题目。她这种揭开谈话序幕的朴素而又有气魄的方式，鲁瓦藏很喜欢，并感到惊异。他也谈得非常好，有些意见又正确又精彩。他向公爵夫人陈述这些看法，情辞并茂，富于表现力，还略微带有忧郁的情味，这充分证明——当然是曲折委婉地证明采取这种表达方式的心灵正是为了寻找深沉的情感而产生的。他没有料到自己的眼睛最终证实了他心中所蕴藏的热烈的深情，如果能从镜子里好好看看自己，他一定会伤心的。

德·沃萨伊夫人的眼睛死死盯住他的眼睛，她听他说话听得如醉如痴，如果德·沃萨伊夫人仅仅是普普通通一位公爵夫人的话，那么，发现鲁瓦藏对她这样出众而有身份的女人显出的冷漠神气，她一定无法容忍。

鲁瓦藏不禁也有些昏昏然，不过他的天性并未完全隐没，仍时时突破他的沉醉，他故意把话题一转（转得还很机智），转到仿佛两位天神在探讨永恒的真理似的，不过这样一转未免显得冷冰冰，连一点热烈的气氛也没有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太抽象了，缺少一种感性。这就如同两位天使，站在至高无上的存在——上帝之侧，无爱亦无恨，根本不知道这种来自人性弱点的爱憎之情，从超越一切的高度来讨论上帝

某件崇高的行为一样。

公爵夫人怀着深沉的恐惧心理谈起有关我们未来的命运、有关厄运、有关可怕的上帝的无限权力的那些事情，上帝在转眼间就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一旦决定了，就永世也不能改变。换了别的时候，要是没有这种使她全神贯注、不敢旁涉的恐惧心理，她该是多么聪明，多么有见识，多么通情达理，在和最多变最机智的人们交谈时又该有多么出色的理解力啊，她曾几次发现鲁瓦藏和她谈得离了题，就好像他们谈的不是彼此间只消片言只语就心照不宣的事。爱情已经形成，只差一步而已。鲁瓦藏多次似乎觉察到这中间存在某种错误；遇到这样的时刻，鲁瓦藏毕竟思想敏捷、多谋善断，总找得到妥当的办法向他美丽的女伴表示他无动于衷、漠然无情。

他们的谈话往往被女主人招呼到她家来的宾客不得不讲的客套话所打断。这天晚上，他们的谈话一再被打断，一次又一次相当频繁，鲁瓦藏乘机作出某种奇特而冷冰冰的姿态，公爵夫人自然不难看到。公爵夫人对此反而感到高兴。倘要发现这种冷淡的神色既不正常又足以怀疑，那么，她就非得有真正的才能不可。她太天真，此时又满怀激情，因而不能准确无误地看清周围发生的一切。在同鲁瓦藏谈话的时候，她心里只有一种感情，那就是：怕。首先，她怕死，其次，她怕死后继之而至的事情。

鲁瓦藏的才能机智是出了名的，这曾使她想请教他，或者至少想和他谈谈让她担惊受怕的那个永恒的真理，这时她又忧心忡忡。正因为如此，他才敢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她。

“看这情形，无论他的思想多么高尚，”她叹息着，心里想，“恐怕都不该和他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又这么动人心弦，弄不好真会变成所谓体己话。”

十一点钟，红衣主教来，按老习惯，他一来就坐到公爵夫人旁边那个位子上去。这时鲁瓦藏仍然处在兴奋状态中，顿时仿佛看见了上帝，发现了永恒的正义，觉得人凭着德行就可以找到通往永恒的世界并在那里获得一席之地的途径，这些感觉一直使他激动不已；至于那位主教，神色似乎很不高兴，因为鲁瓦藏所讲的那篇道理在主教看来简直就是亵渎宗教。最后，鲁瓦藏终于恍然大悟。

他想："我真是个大傻瓜。这个女人果然打了个大胜仗，红衣主教捻酸吃醋了！"

此刻，他激动到极点，对待公爵夫人，几乎连礼节和分寸也顾不上了。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一定会和她闹翻，因为虚荣心又从他的灵魂深处猛然醒来，而这虚荣心他往日却一直淡忘。

这当儿，公爵夫人恰恰相反，居然暗下决心要再问问他：她在罗马这种异样而强烈的感觉究竟是怎么回事？

公爵夫人的敏感，在一般有理智的女人看来，简直是神经过敏。公爵夫人对痛苦或快乐的最不易捉摸的细微差别都感觉得清清楚楚。

她讲给鲁瓦藏听的悄悄话、她所倾诉的衷曲，虽然闪烁其词，并不明确，却使这个陌生人发现了她内心深处最隐秘的角落；到第二天，回想起讲过的那些知心话，她可又焦急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她担心自己走得太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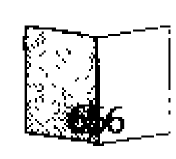
整个上午，她一直杌陧不安，难以自处。可是到了晚上，鲁瓦藏说话口气严厉，脸上的那种神气仿佛根本没和她谈过话似的，她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才放下了心。鲁瓦藏正因为公爵夫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才显出傲慢的样子，这时他若没有这种高傲，那么，他在那个跟他作对并在公爵夫人心目中声望开始升高的律师的打击下势必一蹶不振。虽说他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如此，虽说此前有过一些失误，然而，最强烈的廉耻心毕竟是这位独特的人物最与众不同的一个特征。

公爵夫人这方面的忧虑解除了之后，贵妇人那种disinvoltura[①]的风度仪态重又出现。她对鲁瓦藏只讲了一句话，请他明天到距罗马二小时路程的罗卡·迪·帕巴林苑去和她共进午餐。随后她掉过身就去找红衣主教，安心和他在一起了。我甚至相信她让他明白她正在谈的政治问题关系到法国大使馆的重要利益，像这类半真半假的事对那些彬彬有礼的人士来说是自然而又必要的。

第二天，鲁瓦藏在大使馆院子里登上四轮轻便马车，他看见公爵夫人的所有女儿、几位朋友、几位逢迎拍马的先生、一位密探和公爵夫人平时周围亲近的人们，坐满了整整两辆马车。到了林苑，按照惯例，大

---

① 意大利文："镇静从容、落落大方。"



家分散开来，相距一二百步，彼此看得见，随意几人一组地分别坐在古老大栗树的树干旁或树荫下，所谓罗卡·迪·帕巴就是由这许多栗树组成的树林。

公爵夫人向鲁瓦藏先抒发了对这片世界上最幽美的树林的叹赏之情，然后说：

"这里的空气又新鲜，又芳香。我非常需要这种空气，罗马真把我苦死了，在夜里别提有多可怕。昨天夜里，人的心灵可能感受到的痛苦我都感受到了。那种痛苦简直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又那么奇怪，我以为我快要死了……死去的那一刻，该是多么可怕！……那一刻到来，整个一生都得交付审判，可怕的审判，只要一秒钟，只要一句话，就能把你定罪，罚你永生永世受苦受难！……那何止是一种权力，而且是必需的，因为它是至高无上的终极的正义。我还活着，那天晚上，在雅各宾修道院[1]，钟敲过三点，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再过一秒钟，我可能就死了，再过一秒钟，我就要被判罪，定罪之后，再改判或者再呼冤，就来不及了，没有希望了，永远就只能是那样了……啊！先生，多么可怕的时刻啊！"

她深蓝色的大眼睛张得大大的，紧紧盯着鲁瓦藏看，他和她相距不超过两步，他们两人完完全全笼罩在恐惧之中，同时，在他们彼此完全的信任之中，却又存在某种微小而又具有决定性的区别。

鲁瓦藏当然看得出这种信任，而且心里很感激；这种信任把公爵夫人的出身和地位所引起的不信任一举击破了。他觉得她的头脑真了不起。瞬息之间，他只觉一阵热流从胸中涌起。因为她这样的年纪而拒不爱她这样的想法，也在这一瞬间被扫掉了。

公爵夫人继续说下去：

"我一直让我的一个小女儿睡在我身边。我要死了，有多少话要对她说呀！我应该对她讲讲她未来的命运。我问我自己：该不该叫醒她？她睡得多么香！可是我觉得生命正离我而去，我胸口几乎要裂开，有条血管简直要破裂。我一吐血，就再也不能和她说话了。哎呀，先生啊！"

公爵夫人那对眼睛让鲁瓦藏深深感动，连按他的地位来回答也顾不得了，他心里怎么想就信口直说出来：

---

① 雅各宾修道院，巴黎第一所圣多明我会的修道院，在圣雅各路

"公爵夫人，'死'这个字对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顷刻间的事，一般地说，你还没感觉到它就过去了。你痛苦，随之而来的奇怪感觉让你感到奇怪，突然之间，你又觉得痛苦了，那一刻过去了，人就死了。靠近阿维尼翁[1]的罗讷河[2]的圣灵大桥，你不曾乘船经过吧？过桥之前，人们就已说了很多，叫人听得心里害怕，最后船到桥前，人们亲眼看到了桥；船一下子就被大河里的狂涛卷去，转瞬之间，桥就已落在身后了。"

"先生啊，死的那一刻就是这个意念，我可承受不了。"

"不过，夫人，即使在这种时刻，痛苦有时也并不很厉害。你当然要感觉到它，因为人还活着，并没有死，只是病得很危急。突然之间，你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人就死了。所以说，死也没什么。那就好比是一扇门，不是开着，就是关着，非此即彼，不会有第三种情况。"

"哎呀，先生，但愿如此。肉体的痛苦折磨着我，可怕极了，然后转眼之间，我就死了，于是我来到可怕的上帝面前，上帝只要那么一看就能把我抛到永恒的酷烈的痛苦之中去。我都明白，根本不容你请他宽恕……啊，先生，"公爵夫人继续说下去，神色恍惚不定，"就在这时，人家觉得沉到地狱里去了……什么希望也说不上了！"

德·沃萨伊夫人的激动情绪达到了高潮。

"可是，公爵夫人，请允许我告诉你，你现在害怕的是一件并不存在的事情：这是一位不公正的上帝。上帝是公正的，许多圣者都认为上帝是善良的。让我们设想他是公正的吧，而且这也是最不容怀疑的事实。你根本没有犯过罪；我就从没听说你曾杀过人或偷过东西……"

"只是，先生，"公爵夫人迫不及待地打断他的话说，"你这么有见识，不会看不出一个人心愈是高贵而敏感，就愈是觉得犯的过失多。我是清醒的，我这一生对善恶比任何一个女人都看得更分明。所以，光凭我的见识，我就竭力避恶趋善。我当然从来也没偷过邻人一个铜板，但是，凭良心说，难道这也算是我的一份功德？难道我缺钱用？同样，我

---

[1] 阿维尼翁，法国东南部城市，沃克吕兹省省会。

[2] 罗讷河，法国第二大河，发源于瑞士南部阿尔卑斯山的圣哥达，流经法国东南部，注入地中海。

也没有谋害过一个过路人;难道我居然有过这样的企图?

"抵制从来不曾有过的企图,难道还能给我加上这样一份功德?难道没有吃咱们脚下这些栗树叶,对你也算是一份功德?

"但是,据我这颗心的敏感而言,过失是有的,罪是有的。正因为上帝公正,他才不会原宥,也不能原宥我的过失和罪孽。"

她说到这里,神态迷惘,若有所失。

"公爵夫人,如果撇开良心严厉的裁判,只有心里那样去想,你才会那样估量自己的过失,一到夜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你就以为死的时刻已经来临,这种想象一变得更加炽烈,事情的本来面目你就再也看不清了。"

见公爵夫人的目光疑而不信,几乎不耐烦,那神气看来对他讲的这番道理全不理解,他便又说:

"夫人,一旦单凭热烈想象去评价各种事物,我们看到的就都是心造的幻影,根据你生活的经历,你难道不同意这个看法?留下的唯一真实的东西,那就是由此产生的恐惧或痛苦。"

"啊,先生,那可不是一时的想象,谁要是能评价我的错误,谁就会发疯;错误,是我亲眼能看到的,那可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多少年月所犯的,只是没有像在罗马这里显示得这么清楚罢了。我的苦难真可怕啊……"

鲁瓦藏听她讲出这许多心事,又吃惊,又困惑。她不停地说着。有时,公爵夫人两眼发直,说话声音很高,显然,她这是自己讲给自己听。

鲁瓦藏忠于他的职守,起先他是这样想的:

"所有这一切,全是装腔作势;这个女人在我面前往自己脸上抹黑,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该多么开心?

"首先,演这出迷人的哑剧,好叫我完全忘掉她有多少年纪,甚至叫人永远连想也想不起来。这对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简直有不知多少好处,单凭经验她就该明白这一点……"

可是,她心里的悄悄话还在不停地说下去,鲁瓦藏因此得到机会又想到别的方面去。

"总的看来,这个女人并不是一个故弄玄虚的喜剧演员。她总不至于一辈子就这样演戏吧。她父亲是公爵,她可不是暴发户家庭出身的

女人。她并不是半途上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贵妇人,她一生下来就如此……人人都知道,早在少女时代,她虔信宗教就到了极端的地步。"

公爵夫人说着种种奇异的话语,鲁瓦藏——他当然不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外交官——却在想:

"这女人如果不是在装疯卖傻,那么,她就一定很不幸。她一定会被悔恨逼疯的 可是她究竟悔恨什么呢?"

这时,公爵夫人那一对深蓝色的大眼睛美得令人惊叹,她那金光闪闪的头发稍稍有点乱,她那制作得美极了的长袍从她的两肩一直垂下来。她一向那么温柔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鲁瓦藏发现她眼中满涵着大胆和恐惧。简直可以说:她的眼睛发现前面正展开巨大的危险。

"这就是崇高的美啊,"鲁瓦藏对自己这样说。"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近、这样仔细地看过她。就是盖尔奇诺或多梅尼奇诺[①] 最美的画也未曾表现出这么热情洋溢而神情激动的眼睛。可是你看这里,激情丝毫也没有被那种卑污的东西所玷污。罕见,罕见!我多么幸福,居然看见这么热情而激动的公爵夫人!"

这一连串的话使他被自己的庸俗所惊醒。

"但是,一位公爵夫人说话难道一点也不带自尊的秘密意图?而且还是和一个敌党的男子谈话,同一个像我这样发表不合时宜的讽刺言论的叫人害怕的男子谈话!啊!我中了圈套了,"鲁瓦藏想到这里,脸上的表情立刻发生明显的变化,深切关注的表情消失了,刚要出现的多情而怜悯的神色也无影无踪了。

"一个住在圣日耳曼区的男子决不会因此入彀的,"他想,"刚才那一刻我真像个平民那样上了大当。"

他又恢复了冷静的态度,处在嘲笑一切的地位上,他的自尊心终于镇住了他刚才那一阵心动。

他又想:"让我看看我究竟有没有办法叫她把不肯说的话说出来。"

于是,他试着采取一些若明若暗的机巧辞令引动公爵夫人的想象。

---

① 盖尔奇诺(Guercino,1591—1666),意大利画家、雕刻家,曾向卡拉瓦乔和卡拉齐兄弟学画,主要作品有《圣贝努瓦》和《圣弗兰索瓦》等。多梅尼奇诺(Dominiquin,1581—1641),意大利画家,尚米齐的学生,主要作品有《圣热洛姆圣餐》、《苏珊沐浴》等。

她一直在那里谈着，好像自言自语似的。她在鲁瓦藏的暗示下，竟说出这样的话来：

“一个人为旧日的爱情立下的誓言如今还在，却又把自己的爱情分出一部分给了另一个人！……

“我这并不是对你说我的心事，”她突然对鲁瓦藏这样说。她慌张起来，听到她自己讲话的声音似乎翻然醒悟过来，她注视着鲁瓦藏的表情，发现他脸上竟没有什么动情的样子，有的倒很可能是讥讽。

“她要生气了，”他心里想，“她不肯再对我说下去了。其实，你看她一口气讲了足足有三刻钟。一个这么单薄、这么娇弱的女人，演了这么一场戏，又这么动真情，一定会累倒。”

鲁瓦藏细细推敲了一番。*我这并不是对你说我的心事*这句话似乎唤醒了公爵夫人。她几乎惶惶不安地盯着鲁瓦藏看。

就公爵夫人的自尊而言，鲁瓦藏实在做得十分得体，无可挑剔。他说了十来句话，说得相当快，相当有影响，空空洞洞，毫无内容，这样竟成功地把公爵夫人的视线给转移过去了。当公爵夫人的理智真正从鲁瓦藏把她引入的走投无路的迷宫中解脱出来，她居然以为她没有犯下什么有失体统的过失。

这正是这位外交官所期待的效果；不过*我这并不是对你说我的心事*这句话却引起他密切的注意。

鲁瓦藏灵机一动，巧妙地讲了一件什么事，竟引起公爵夫人的几个女儿的注意，她们正挤在一起专心听德国一个年轻的天通眼[①] 讲话，鲁瓦藏认为这人是梅特涅[②] 先生派来的一个间谍。这个天通眼发作起来十分奇怪，有时真像有鬼神附身似的。这时公爵夫人的几个女儿走到她们的母亲身边，那个德国人梅尔曼先生也跟她们走了过来，鲁瓦藏于是对他的装神弄鬼发起攻击，这就把他激怒了。那个德国青年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异乎寻常地激昂慷慨。鲁瓦藏的反击当然不是针

---

① 天通眼(visionnaire)，能看到幻象的人。

② 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1821—1848 年任奥地利首相。1814—1815 年曾代表奥皇参加维也纳会议，1815 年曾参与组织“神圣同盟”，镇压奥地利和德意志的民主运动，被 1848 年革命推翻后逃亡英国。

对公爵夫人的，而且他那神色似乎早已把她抛在脑后。但他对德国人的反驳的真正目的却恰恰在于安抚她刚才再度出现的奇怪的回忆所引起的幻象。鲁瓦藏的意图主要是希望这次郊游不至于使她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事实上她的确作出了一次表白，一次不寻常的忏悔。

鲁瓦藏见公爵夫人全神贯注地听那个德国人说些印度宗教发明者关于"绝对的美"之类的废话，便走开了，躲到树林里去认真地思索起来。他当公爵夫人的面不得不专心扮演自己的角色，因为在一个明察秋毫的人的眼前，绝对不能有任何差错失误。

"这女人究竟可能怀有什么目的？"

他反复考虑，仍然得不出结论。承认犯过的一些严重过失，这当中究竟会包含什么能满足顾虑重重的虚荣心的快乐呢？又能是一些什么过失呢？

他推测大概是任何女人即便酷刑加身也不肯招认的品行上的轻佻行为。单单想到这一点，几乎就是对廉耻的冒犯。

一个人为旧日的爱情立下的誓言如今还在，却又把自己的爱情分出一部分给了另一个人。不管你多么习惯于讲这种德国哲学式的空泛辞句，这种过失，这种不幸，毕竟表明有两个情人，而且这两个情人还同时存在，这是势所必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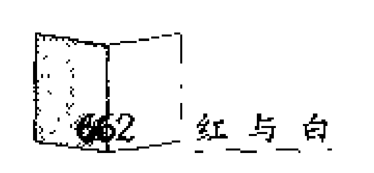
说出自己的这么一件事究竟可能出自怎样的虚荣心呢？况且还是讲给敌党的一个专好冷嘲热讽的人听！

鲁瓦藏绞尽脑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急着要想出来，又不希望人家发现他走开了，以免让公爵夫人不安，又伤害她的自尊心。不然的话她就会想："这人跑开去，不知拿我告诉他的事又胡思乱想些什么呢？"

鲁瓦藏因猜不透公爵夫人的心事而大为失望，接着又考虑他必须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我该采取什么行动呢？明摆着的是这个问题不该再提了。"

鲁瓦藏抓到一只大蛾子，他有幸发现它在林子里睡着了。这只蛾子使公爵夫人的二女儿莱奥诺尔小姐高兴得不得了，莱奥诺尔小姐正在搜集各种飞蛾。



第 三 章

鲁瓦藏心神如此不安，以致第二天谎称有人请他去打猎。他乘上驿车，前往契维塔韦基亚[1] 准备去打几头野猪。

他有两天工夫可用来考虑问题，不过他十分沮丧：百般猜测，竟毫无所获。有个想法使他无法前进一步：这就是红衣主教没有去罗卡·迪·帕巴林苑参加午餐聚会。他那件红袍难道是个障碍？或者，这竟是使他嫉妒的最可靠的办法？

此后，有几天，鲁瓦藏的神态好像把公爵夫人对他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似的，公爵夫人其实曾三次和他谈起同样的想法。

她几乎每天都请他共进晚餐，而且饭后总和他一起散步，离开其他客人又总有三十步之遥，其他的客人出于对她的敬重，从来不走近来打扰她。

鲁瓦藏心里想："不过在这种时候，主教一般都不来公馆……"

公爵夫人本来就自然而毫不做作，不久，她就撇开大使夫人的身份，所以，在鲁瓦藏眼里她很快就变成一位只有二十五岁的女子，这在他似乎已习以为常了。叫人猜不透的那个哑谜依然如故："莫非她发了疯，要不就是她拿我当傻瓜？"至于红衣主教，在与鲁瓦藏相处的时候，他的举止态度倒和他身上的那件红袍相称，他不可能什么都猜不出，竟一天天地和鲁瓦藏交起朋友来了。

我们的主人公起初对公爵夫人流盼而迷人的美目不免朝思暮想，这时他的思想却也往前跨了一步。

"作为一个处世行事知书达礼的男子，我已经尽力照顾她的自尊心，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心极其敏感，不过，我如果再要她说她的心事，那就势必会引起恐惧。要么，我就扮演这个角色，要么，我就什么也不干。"

---

① 契维塔韦基亚，意大利中部城市，濒临第勒尼安海，地处罗马西北63公里外。

鲁瓦藏作出这番具有天才闪光的考察后，下决心一定要谨慎行事。

"我的一举一动都在红衣主教的眼皮底下，而我并没有想到他，他却天天都和她见面。我处在一个最可怕的敌人的大炮射程之内，而我对他的作战部署却一无所知。我可不容许我去搞一次如此冒险的军事行动。我可千万得牢记那次使我树敌那么多的谈话，我说：圣日耳曼区的人看见黎塞留街[1]上的人就说：'老天！这多么粗俗！'黎塞留街上的人见到圣日耳曼区的人说：'多么缺乏思想！毫无头脑，毫无思想，只有彬彬有礼的外表。'

"如果一个也住在这种住宅区的女人和我说起知心话儿，那的确是个奇迹。我毫不怀疑，我在她的心目中已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如果我让自己采取我以为强有力的行动的话，那将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何况还面对时时刻刻都在专心侦察我是否做出蠢事的敌军！"

鲁瓦藏拼命讨好圣马塞尔男爵，尽力不露声色地向他探听红衣主教的情况，结果一无所获。

"这是一个绝对没有野心的人，"大使馆一等秘书回答说，"他这人又好又单纯……"

"看来，"鲁瓦藏心中暗自寻思道，"圣马塞尔一定在开我的玩笑。"

"红衣主教嘛，"大使馆一秘继续说道，"买彩票中了彩，一大笔钱到了手，这连他自己也惊奇得很，他才三十七岁，中彩票向来只有六十岁的人才会有这种福气。我看，他的目的是不论哪种类型的难堪事都要避免，同任何一派都不要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荣任教皇，谁知道三十年内究竟投靠哪个党好……"

这篇议论十分冗长，特别是谈得闪闪烁烁，这里就不去复述了；外交上的那种含糊其词和谨慎措辞，这里就为读者免掉吧。尽管这样，却也无碍于红衣主教继续去追求公爵夫人。他这种追求很有起色，正像人们推测的那样，既有计划，又很慎重。

鲁瓦藏想自行隐退。

"如果我仍然留在原来那种地位上，既不前进，也不后退，面对这样

---

[1] 黎塞留街，巴黎一条以法王路易十三的国务秘书兼枢机主教黎塞留的名字命名的豪华大街，系权贵人士的居住区。

一个富于幻想的女人，我势必要失败，到时候我就陷入无聊的境地，那就太没有味道了，如果这样，她四周的人偏偏讲出来，她听到耳朵里面去，只会把我看成一个雅各宾党人，而不会看成别的什么人。”

鲁瓦藏处在进退维谷之中，一个近于发狂的烧炭党[①]人忽然引起他的注意。这人就是他在二十年前从莫斯科撤退途中认识的萨维利大公，如今在罗马又见了面。萨维利大公那时是拿破仑的亲信、拿破仑侍卫队最出色的成员；如今成了破产的王公，希望的破灭和时代使他成为法国的一个情绪激烈的敌人。法国没能发动战争、没能把自由带给意大利，对这一条，他是决不能原谅的。

“我亲爱的朋友，”鲁瓦藏笑着回答说，“您那些阔佬伙伴哪一位给过穷朋友一百万呢？当然，有人送过这样的礼金当然再好不过，可是不幸得很，这种风气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人一文不名，心里偏又想有一百万，那就得想办法赚到这个数呀。咱们的大宪章上写的每一个字都要法国付出一千具尸体的代价啊。这代价未免太大，我承认这一点，不过，要有所得，就要有所失才行呀。……”

鲁瓦藏总是避着萨维利大公，大公这个人不可等闲视之，不过十分难缠，令人厌烦。萨维利觉得鲁瓦藏人很有趣，也不像别的法国人那样喜欢嘲弄人，他总抱怨法国人，怪法国没有给意大利送那一份厚礼。有一天鲁瓦藏和他一起在平契奥散步，可是人家说话他却不去细听。

萨维利说：“我之所以留在这个可厌的国家里不走，是因为我是罗马烧炭党特务部的头头。”

这话不禁使鲁瓦藏精神为之一振。

“我敢保证你们那个特务部什么也不知道，”他笑着说。

“我们缺少的倒不是明察秋毫的眼睛，”萨维利回答说，气色黯然，“我们缺少的是行动的人手。哎呀！只要有那么二三十人，能一致采取行动就好了！穷人只能出力，像我这样；富人得拿出他们的钱来；可是他们太胆小太卑劣……”

“你那个特务部了解些什么，拿出证明来给我看看，”萨维利说完上

① 烧炭党，19世纪意大利倡导自由爱国思想的秘密团体，旨在统一意大利，建立共和国

面那段话后过了很久，鲁瓦藏才开口这样说。

"我们对许多人的个人事迹掌握得很多，但对策划中的行动却所知较少。本周某位大使可能对另一位大使发出照会，但我们不知道。连送给一个文书抄写员可怜巴巴的十个西昆[1]，也往往被查获……"

鲁瓦藏一直听他说下去。

最后，鲁瓦藏问他："我请你说说你的特长。让我问问你某人的个人情况。我的朋友圣马塞尔男爵在罗马干什么？他属于哪种政治色彩？"

"他是某某公主的情人，这用不着我来说……这位公子年纪已经不小，不过出身非常高贵，最恨法国。圣马塞尔知道了七月王朝的那些诏令之后，立刻到她那里喊了起来：'啊！我们终于把自由派的这些先生搞掉啦'……"

他讲的这一切很不错，都是事实，毫不夸张，所有这些事实都是按时间顺序说的。他讲了很多，而且最后就圣马塞尔男爵的性格得出的结论也恰如其分，丝毫没有夸大。

鲁瓦藏还是不容烧炭党特务部头头有喘息的机会。

"德拉·盖拉代斯卡红衣主教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他打的什么主意，有什么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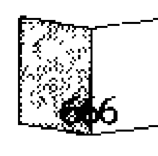
"红衣主教年纪不过三十七岁，正像你知道的那样，他这个人的目标从根本上说完全是实现野心；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这块心病几乎已把他磨成一个病人。他三十七岁飞黄腾达，简直使他发了狂。他说过：'教皇选举大会我参加五次是大有希望的。我是罗马人，非常富有。还有什么人能有更好的前程呢？'在他看来，最美妙的事情，就是经过长期考虑抱定宗旨要争取的最可靠最有利的角色，同时又令人愉快。

"这里有三大派势力，我可真不该让你知道。一派是政府行政官员，他们对现政权是满意的，这一派把所有迫不及待要享有一切的人都包罗在内了；第二派是zelanti[2]，这是一批波利涅亚克式的蠢货，毫无实力，不过并没有什么大害；第三派是空谈家，我们这里的这批人，和你们

---

[1] 西昆，当时威尼斯的金币，约合九至十二法郎。

[2] 意大利文："狂热派。"



国家的情况一样，他们向现政权献出某种mezzotermine[1]，这种mezzotermine，也确实和改良思想有点瓜葛。'但是，'空谈派说，'请同意并委托我们去履行你们的诺言。你们将看到那些许诺对你们并无妨碍。'

"所有的年轻人，所有有才能的人都站在第三派这一边，这一派的首脑人物就是红衣主教马基；这位马基主教，运气真是好得出奇，他自以为就是德拉·盖拉代斯卡红衣主教的生身之父。

"在最近一次教皇选举大会上法国已经宣布革除红衣主教马基，这你是知道的。盖拉代斯卡因为在第一次教皇选举大会期间抓到了法国大使的机密，还因为——如果可能的话——他使革除马基红衣主教一个朋友之事发生了变化——如果这件事对他构成威胁的话——已从法国大使那里给调开了。

"盖拉代斯卡扮演的角色所具有的极大的危险性——你无疑已有所闻——就在于人们可能推想他爱上了公爵夫人。（说到这里，鲁瓦藏加倍注意，心儿不禁怦怦直跳，他力图让自己显得更加冷淡而无动于衷）。这危险的确大得很。盖拉代斯卡打算通过给公爵夫人找一个情人的办法把危险伪装起来。请相信他势在必然地让这种爱情公开化。所以，他一定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情人的知心朋友，至于这种友谊他也公开宣告，毫不隐讳。

"马基，他是不会猜疑的。他早就知道盖拉代斯卡暗中搭上了班迪妮小姐，那是非常秘密的。这位班迪妮小姐出身高贵，但家境贫寒，他爱她爱得简直发了狂。他手段可高明啦，通过这位班迪妮小姐的忏悔师，又通过C公主的忏悔师，C公主就是盖拉代斯卡的姐姐，公主居然请这位班迪妮小姐到她家中担任她的首席伴娘。正好在这段时候，红衣主教盖拉代斯卡搬进他姐夫的府邸居住。你看，就这样，事情安排得头头是道、体体面面。但这类辩护并不适用于一个党团，这么办只不过把精明人的眼睛遮起来，不让他怀疑谁对公爵夫人产生了爱情，如此而已。所以红衣主教才迫不及待地要给你的公爵夫人弄一个情人来。他要控制住她的信仰，目的就是这个。"

---

① 意大利文："权宜之计。"

"怎么！难道他让她把心事都说出来了？"

"怎么！你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你还不知道？哎呀！这可不能原谅！"萨维利说道。他哈哈大笑了起来，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出来以后，也许他还不曾笑过。

"红衣主教很想叫年轻的德尔·瓦斯托王子去干这个差事。德尔·瓦斯托长得很漂亮。不过他的漂亮首先是意大利型的，不会博得法国女人的欢心，那是很可能的；其次，德尔·瓦斯托王子一点本事也没有。在这种事情中，"萨维利把声音压低，轻声补充说，"谈情说爱的本领是不可缺少的。有人从巴黎写信给马基红衣主教，说德·沃萨伊公爵夫人向来总有几个男人争夺她，他们依次充当她的情人，不过她始终没有真心诚意地答应过他们。德拉·盖拉代斯卡红衣主教说：'德尔·瓦斯托没有本领完成这个任务。'他又说：'所以，无论哪个法国人围着公爵夫人转，譬如那位鲁瓦藏先生，打算做她的情人，我都真心实意地帮他的忙。'"萨维利亲王笑着继续说（这是他今天第二次笑）："这个主意肯定会提高这位鲁瓦藏先生的勇气，也会让他在罗马的处境变得十分惬意。大使是绝对处于公爵夫人支配之下的，大使没有一天早上不吓得心惊胆战，唯恐前一天夜晚闲谈中说的几句你们法国人叫做俏皮话的话中有什么犯忌之处。"

萨维利感伤地继续说："大使这个人倒很可爱；他爬到这个高位仿佛只是为了一拿起笔来签字就吓得浑身发抖。

"他的妻子有本事，是他的妻子给了他这个好机会。所以，有人在马基红衣主教家中说过，这位鲁瓦藏先生如果成为她的情人并把她掌握在手中，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对他另眼相看；如果他通情达理又有所回报，没有那种furia francese[①]，我们还要毫不犹豫地给他提些建议。

"你看，"萨维利继续说，态度极为严肃，瞧那神气简直像阿布鲁齐山区[②]的土匪，"我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你，是经过再三考虑的，尽管咱们已有二十年的交情，但如果不是你想问我，这些事儿我是不会轻易说

---

① 意大利文："法国人的疯劲儿"。

② 阿布鲁齐山区位于意大利中部，濒临亚得里亚海，是亚平宁山脉最高、最崎岖不平的地区；常有土匪强盗出没并杀人越货。

出口的。”

鲁瓦藏一句话也不说。他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小心谨慎，他的秘密决不能吐露。十分明显，目前这场谈话萨维利一定会向烧炭党的首领们报告的。

萨维利见鲁瓦藏默不作声，便又说：“倘若我们真想丢开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为了置我们于胡思乱想的境地，红衣主教马基倒是个十分适于当选教皇的角色，那么，他便时来运转，真的腾达起来，他那出了名的懒散的性情，也便成为他登上教皇宝座的一个原因，这就势必迫使他把那位孔萨尔维红衣主教[1]抓起来。这就是你的朋友德拉·盖拉代斯卡扮演的角色。不过，在七十岁当上教皇这样的专制君主，或者在四十五岁就掌握同样的权柄（如同孔萨尔维），非此即彼，不容踌躇，除非处在艰难时势之下，一般说来，彼此互不排斥，可以兼容并立。”

“你给我讲的这席话，请容我先不盲目信从，”鲁瓦藏最后态度冷淡地开口说道。“你讲的这些事，倘要查证，可有简便的方法。既然你知道德·沃萨伊夫人的爱情故事的详情细节，例如她委身于几个情人的真实经过，那么，你就把这些情人的名字告诉我吧。”

“好啊，可以啊，”萨维利回答说，“请容我想想这几个法国名字。第一个，是德·特雷蒙伯爵；第二个，德·布瓦斯瓦兰先生，他的时间很短；第三个就是那个出了名的德·特吕克塞斯伯爵。他们发生爱情的经过、闹别扭后又怎么言归于好、情意绵绵的情况，在巴黎社交界到处都有人说。因为，你那位公爵夫人，她实在很天真。”

“很好啊，我亲爱的亲王，你把爱嚼舌的社交界道听途说的传闻当成了真事。你讲给我听的这些事儿通统是无稽之谈。”

鲁瓦藏对这种公开言论觉得很不舒服。他讲了很久，想方设法让萨维利不要相信那些传言；但是说到底，萨维利讲的又是千真万确的。德·沃萨伊夫人的这些关系可以肯定并没有什么出乖露丑的地方，不过一位地位很高的贵妇人在其足迹所至的社交关系中出现的任何事件往往都会传得沸沸扬扬，弄得无人不知。其实，她除了在言谈礼节上非

---

① 孔萨尔维红衣主教（1757—1824），罗马高级神职人员；威尼斯主教会议秘书；曾代表教皇参加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故有人称他“不是教皇的教皇”。

如此不可的情况之外，既不懂骗人的手段，也不知道什么叫虚伪。人生大事的经营中所运用的虚伪的艺术的作用实在太大了，这种手段，今天，在巴黎，已经显示出惊人的效果，可是对这种手段德·沃萨伊夫人却并不知道，甚至也许有些憎恶。我们后代人一定会说：十九世纪开始之时，女人凭高妙的虚伪所获得的惊人财富决不少于男人靠招摇撞骗所获得的。

鲁瓦藏这篇义正辞严的辩驳话音一落，他就丢下亲王，拂袖而去。这位亲王，和所有烧炭党人一样，耽于空想而又狂热无比，相当叫人心烦。

"千万不能再犹豫不决了，"鲁瓦藏对自己这样说。"我在公爵夫人面前的处境险象环生；要么一走了之，要么采取行动，必须如此。

"不弄清楚红衣主教想要干什么，我就不可能采取行动……从今晚开始，"他一面大步走着、一面大声叫喊，"我这就做他的知心朋友去。无论他要借多少钱，我都借。"

红衣主教为了找个借口躲一躲，在罗马暂时不露面，假装对古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罗马潜踪匿迹，在这个国家有时倒是极为难得一种借口。红衣主教办了一个古物收藏处。鲁瓦藏找过去要求和他见面。于是约定第二天会晤。见面之后，鲁瓦藏听任古董商对在古伊特鲁里亚[1]发现的古物的细小碎片滔滔不绝地讲出许许多多奇谈妙语；他听得津津有味，拜访红衣主教由此竟变成正规的学习古文物的课程，红衣主教古物收藏处——老实说，的确十分可观而吸引人——对每一件收藏品都一一加以说明，鲁瓦藏总是洗耳恭听。鲁瓦藏装作对那些古色斑斓的破烂古董一律信而不疑。当看到人家对他真的信而不疑，他于是开始设法让那位cicerone[2]明白：即便他有时嘲笑那些德国哲学家，但说到最后他仍然站在信仰天主派一边。

"这确实是阐明人世的唯一方式，"他两眼机敏地望着红衣主教，这

---

① 古伊特鲁里亚地区，意大利中西部古国，位于亚平宁山以西及以南台伯河与阿尔诺河之间的地带。公元前6世纪时，其都市文明达到顶峰。其文化之许多特点为罗马人所吸收，罗马人曾继伊特鲁里亚人之后统治整个半岛。

② 意大利文："导游人，向导。"

样补充说。

那个意大利人泰然自若，眼睛毫无反应。

鲁瓦藏心里想道："这是些什么人！他们怎么会不是他们自己国家和别的国家的主人呢？"

红衣主教非常高兴了。

"他真那么傻，竟会相信我？"鲁瓦藏暗自问道。

意大利人动起感情来并不像我们这么快。这就是他们所说的furia francese（法国人的疯劲儿）。结果到了这个星期的末尾，红衣主教和鲁瓦藏果然成了莫逆之交。

时间对鲁瓦藏来说十分紧迫，十天内在与公爵夫人的谈话中还未见颜色，这是他不希望发生的事。公爵夫人找他谈心仍然继续不断。红衣主教同公爵夫人一开始谈话，鲁瓦藏就不紧不慢地自行引退，一点也不露痕迹，毫无做作之态。鲁瓦藏非常吃惊的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他竟有几次像一个良心导师似的同她谈了一些性质严重、毫无生气的话。

这样的场合同这样的谈话之间的不相称，非常可笑，但也恰恰是这些意大利人所不能察觉的可笑的事情之一。在意大利这个国度，狂热的激情司空见惯，这种狂热的激情既自私，又好斗。

另一方面，鲁瓦藏分明看到红衣主教嘴上总是不停地提到年轻的亲王德尔·瓦斯托，德尔·瓦斯托亲王其人的确英俊而风流倜傥。

公爵夫人常常举行小型音乐晚会，请来的客人都是亲密的朋友，每逢这种时候，她总是叫人去通知德尔·瓦斯托亲王来，有关此事的任何风言风语她都听不到。

鲁瓦藏暗自想："萨维利这个空想家该不会骗我吧。不过，一个在政治上这样想入非非的人又怎么可能在社会交际活动中具有正确观点呢？"

鲁瓦藏有好几天犹豫不决，闹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一次散步中才自信把事情弄清楚了：公爵夫人喜欢和红衣主教谈心，而不愿意和他谈。那次散步，后来红衣主教因事不得不离去；此后，公爵夫人谈话就缩回去了，只限于谈她女儿的事，公爵夫人挽住他的手臂，不再散步，就回去了。

"确实，我不过是个代用品式的角色，"鲁瓦藏想；"女性心灵中的这

种好意即便这样轻忽，我非但一刻也没有加以利用，反而痴心地沉湎在对它的梦想中。我非但没有按照新情况采取行动，反而继续沿着前一时期的老路行事，也许我已经不配享受人家对我表示的善意了。”

他又突然开口说：“夫人，这几天你想必看到我的态度竟这样严肃认真。这是因为我真的被我读过的一本书深深打动。我找到一本极好版本的《启示录》[①]，这本非同一般的书我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鲁瓦藏前不久读过《启示录》，从这荒诞无稽的书中摘出一段，读起来确实叫人毛骨悚然，那里面所写的和当今报上连载小说所描写的花样翻新的情节一模一样。他只要把那似是而非、荒谬不合理的地方巧妙地改动一下，就会使最吓人的情节突现出来。

他就像这样，和公爵夫人一起散了四十五分钟的步，把公爵夫人吓得面无人色。尽管罗马傍晚寒气袭人，确实容易使人受寒致病，但他们在庞非利别墅外散步一直散到夜色四合。她真的被打中，被深深击中了要害。公爵夫人的几个女儿冻得发抖；公爵夫人本来是位良母，可是对这一切她却一点儿也没有察觉。

她向鲁瓦藏讨一部大字本的《启示录》。

鲁瓦藏心里想：“啊！她想夜里读。”他知道她视力较差。

和她分手之后，他跑遍罗马的书店；等他再回到客厅，已是三个小时之后，他见公爵夫人正心不在焉地听红衣主教说话，心里感到十分满意。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他看德尔·瓦斯托的神色，厌烦得要命。为了接近公爵夫人并和她谈话，他远远避开了客厅里的一组组宾客。

在公爵夫人和鲁瓦藏之间，于是展开了一场关于《启示录》的无比严肃的讨论。鲁瓦藏显出深受感动的样子，只是他很谨慎，每次开口说话都再说一遍：《启示录》是一个有点癫狂的人写出来的诗篇。

“我喜欢的并不是它的思想，而是它从我内心唤起的感情。”

他这样说着，两眼一直注视着公爵夫人秀美的红唇，看是不是有一

---

① 《启示录》：《圣经·新约》中的最后一卷，是唯一的启示文学作品，大量采用异象、象征和寓言，特别讲到未来事件。《启示录》不仅是抽象宗教寓言和关于世界末日动乱的预言，也是针对可能由于罗马当局迫害基督教而发生的信仰危机而作，鼓吹上帝终将战胜敌人。

丝笑意表明她心里在嘲笑他。她根本没有嘲笑他。用不着鲁瓦藏怂恿，他们关于《启示录》的谈话自然而然地发展到一起读了这段诗文，还读了《圣经》的其它许多段落。

公爵夫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费奈隆，她的人生原则遵循的是最富于感情的仁爱之心。她之所以比按照惯例更经常会晤鲁瓦藏，是因为她认为不过出于对仁爱原则的迁就让步而已。

她常常对自己说："应当安慰安慰这个不幸而可怜的年轻人，他像许多有纤细敏感心灵的人一样，缺少的正是坚定的信仰。"

事实上，她正在迁就她自己的感情，屈服于那秘密的恐惧感，只要一个人独处时间稍长一些，恐惧感就紧紧地压在她心上，怎么也摆脱不了。他们的交谈本来就会使她透过现世看到永恒，想到上帝的审判必将严酷无情；鲁瓦藏可不希望他们的谈话老是讨论这个题目。

鲁瓦藏在像追捕猎物那样的强烈欲望的驱使下，甚至到宣扬冉森派教义的书中收集一些可怕的论据备用。因为鲁瓦藏发现公爵夫人竟是一位相当有教养的神学家（她曾经研读过费奈隆的《圣徒格言录》），这使他十分震惊，正为了避免言论失据，鲁瓦藏才和他新结交的朋友红衣主教盖拉代斯卡注意复习一下他的说教，而盖拉代斯卡红衣主教所信奉的其实是耶稣会派的教义[1]，耶稣会派的教义两个世纪以来在意大利使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变得如此温柔敦厚，甚至成了对神职人员敲诈勒索的一种补偿，它的精髓就是：任你为所欲为，你只消对我说一说就行；对于宗教，尤其不能乱加议论，否则必将陷入新教主义[2]、堕入地狱而不能得救。

鲁瓦藏很想试试他能不能骗住红衣主教。他有好多次出于自尊心，竟以为红衣主教把他看成一个害怕下地狱的人。鲁瓦藏总是小心翼翼地表示更相信古董这门荒诞不经的学问。意大利人偏偏相信这种荒唐事，红衣主教在这方面像他的国人一样。

---

① 西班牙教士罗耀拉（Saint Ignatius Loyola，1491—1556）于 1534 年创立天主教耶稣会，1540 年经教皇批准任首任总会长，并制定会规，强调会士绝对服从会长，无条件地听命于教皇。

② 即基督教新教（一译抗罗宗），推崇《圣经》权威，认为信徒皆可直接与上帝相通。

公爵夫人是个心慈性善的人，十分怜恤鲁瓦藏，这在最后竟成了习以为常的情况。在一般人看来这些事都是可笑的，她却对他以诚相待，很喜欢和他谈话，按她这位有身份的妇女的无懈可击的习性和一贯做法来说，她是以双倍的大胆和勇气这样行事的。她见到他，一定要叫住他，甚至他靠着客厅里的桌子站在那儿，她也一定要站到他面前来。这些细枝末节，人们不仅注意到，而且还加以评论。遇到这样的场合，人家往往出于尊敬稍稍避开一点；但是，猜测和议论多得无边无际，或者不如说、千猜万测归结到一起就成了定论。

有趣的是，这种定论也使得鲁瓦藏信服。他竟中了自己设下的计谋的圈套，他居然也相信公爵夫人爱上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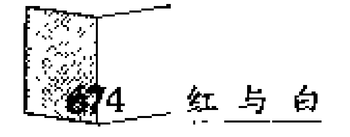
一个傻瓜设下圈套，最后自己掉进自己设下的陷阱中去。年轻的亲王德尔·瓦斯托满腹怨气，从此离开公爵夫人的社交圈子不再露面，到处说鲁瓦藏是他的情敌，他迟早要报仇，出这一口气，也就是说：他要戳他一刀。实际上，两个世纪以前，远在一六三二年，德尔·瓦斯托亲王的祖先就是这样报仇雪恨的。不过，在公侯王子这个阶级的人当中现在连戳一刀的勇气也不复存在了，实在可叹！今天死于匕首之下的是资产阶级。如今只有商贩和居住在五层楼上的人[1]才互相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只有这些人才懂得什么叫爱，什么叫恨，什么叫意志。

鲁瓦藏觉得公爵夫人爱上了他，这种自傲的感情冲动过后，接着来的是沮丧，很不愉快（也就是说：厌恶）。他怕卷进去要承担责任。

"我倒真想叫公爵夫人开心，"他对自己这样说……，"或者说，我想看看我还能不能搬弄一下我的青春这套武器。但是被一个女人爱，而且被一个将要成为虔诚信徒的女人爱，这个女人不论谈起什么都已开口'道德'、闭口'不道德'了，真的，不行，不行！我宁愿爱一个喜欢玩小狗的女人。"这时，沮丧心情使他又想起早已忘掉的一件事，他于是又对自己说："况且，德·沃萨伊夫人已经三十五岁了，叫我来欺骗一位三十五岁的女人，她，再过五年就是四十，我的天呀，不行呀，不行呀！我是个正正派派的人，让我扮演这种角色，不行啊。除非有把握一年后部长派我出使伦敦或者维也纳，否则我真无法忍受。"

---

① 指平民。



一旦确认德·沃萨伊夫人爱上了自己，鲁瓦藏立刻就明白面对姿容美丽的罗马女人他算是一败涂地了

他笑着对自己说道："不管我的才智如何高超出众，我毕竟老了。那种技巧于我已无济于事了。来到这个爱情的国度，我激动不已，不过又担心难于选择，不知从何着手，怕的是只能和一个罗马女人握一握手。"

想到这些，他心头不免涌出一缕轻愁淡怨；他不禁回想起过去在爱情上获得幸福的所有时刻。

一向都只因缺乏智谋和手段，又总听幸福驱使，顺其自然，他如今才笨拙得让他那些情人身上的爱火自行熄灭。正因为缺少手段和智谋，他才不知有多少回好事未成，半途而废；在这些意外的打击下，也不知有多少年青春虚掷，郁郁寡欢。

从这些悲凉的回忆中苏醒过来，他不禁心灰意冷，兴味索然。

但他又下了决心对自己这样说道："必须办两件事情。首先，在对公爵夫人的爱情表示不屑一顾之前，还是先得到她的承认，从而确有把握为好。

"其次，必须采取行动。这个女人在本质上是个正派女人，按照习惯只希望怀着一种友情来爱我，不会希望走得更远的。"

下定这种以爱情为标志的决心之后，他感到舒畅一些。尽管口头上说出三十五岁这句话，但他心里依然觉得公爵夫人值得去爱。不错，她在感情方面很天真，然而使一般女人脸上皱纹频增的那种俗气的谨慎小心，在她却丝毫也没有，照一般女人看，三十五岁的人了，该为孩子们考虑了，这可是不能忽视的。她的一对眼睛，那样率真无邪，又那样美，完全把鲁瓦藏征服了。特别在他们亲密相处之际，当她听任她的眼睛流露出她内心情感的种种变化的时候，那一对眼睛可真无法抵抗。

当谨慎之心在他的灵魂深处反复对他说"三十五岁"这句致命的话的时候，希望和幸福却在他心中回答说：

"我自己不也是个有了年纪的人吗？罗马的美妇人不是清清楚楚地让我明白自己的情况了吗？"

就在当天晚上，他和公爵夫人站在一起细看几幅派尔费蒂的新铜版画，他竟让自己的手触到了她的手。她急促地看了他一眼，不过神色

略带惊奇，一点装腔作势的样子也没有，他由此终于懂得：是他自己搞错了。

不仅如此；这天晚上，他竟然任自己一再地看她，这种看法很难说纯粹是快乐和善意的表现。

第二天，他的举动又显出殷勤和热切。

第三天，他的眼睛以某种显而易见的方式说着话，尽力传情达意。

仍然在这个第三天，德·沃萨伊夫人对他简直心寒齿冷了，她全然不顾一向极端重视的礼貌，对他显得很不耐烦。她真是不幸极了，从此失去了一个朋友……

附 录 二

亨利·贝尔[1]

[法]梅里美

贝尔不论在哪方面都与众不同、独具特色，在这个毫无个性、千篇一律的时代，这确是可贵的品质。贝尔自命为自由派，可是在内心深处，他却是个十足的贵族派[2]。蠢人蠢事，他不能容忍；他对他所讨厌的人报以嫌恶，可是终其一生究竟谁是坏人、谁是讨厌的人他并没有能够分辨清楚。他对法国人的性格非常鄙视，人们指责我们伟大的民族有种种缺点：轻浮，莽撞，言而无信、行而不果，这无疑是不正确的，可是经过贝尔能言善辩的嘴巴一说，这些缺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其实他自己在更高的程度上同样也有这些缺点；即以莽撞这一点来说，有一天，他从X地寄了一封密码信给M，居然把密码封在同一封信里寄出去了[3]。

他整个一生都处在自己的想象的支配之下，他的举动行事无不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总是受到热情的鼓动。可是他又自鸣得意地说他的行为没有不是遵从理智行事的。他说："必须全部让逻—辑来指导自己"，说到这逻辑两个字他还要在两个字中间加上那么一个停顿。但是，别人的逻辑如果与他自己的逻辑不一致，他又不能容忍。其实他也并不因此就与别人争辩。他对别人的信念似乎是尊重的，不了解他的人，总以为这是出自一种过分的骄傲。为了结束争论，他常常说："你是猫，我是老鼠。"

……他是一个没有宗教观念的人，如果说他有宗教观念，那就是

他对造物主满怀愤懑怨恨之情。他说："上帝之所以可以原谅，是因为他并不存在。"有一次，在P夫人家中，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种创世说："上帝是一位非常精明能干的技师。他日夜忙于他的工作，寡言少语，不停地创造，一会儿创造出一个太阳来，一会儿又创造出一颗彗星来。有人对他说：你把你的创造发明都写出来吧！不该让它湮没掉呀。——他回答说：不，不；距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让我的创造逐步完善起来，到那时候……后来有一天，他突然一命呜呼了。人们连忙去寻找他唯一的儿子，这个儿子当时正在耶稣会教士那里念书。这是一个温驯而好学的孩子，但对于机械学却所知无几。人们把他带回到他已故的父亲的工场里来。——'干起来吧，制造吧！问题是必须治理这个世界呀。'他被弄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他问：'我父亲过去是怎么做的？'——'他就是让这个轮子转起来，这个他搞出来了，那个他又做好了。'他也让轮子转起来，机器于是七扭八歪地开动起来了。"

……他对拿破仑怎么看，很难弄得清楚。他对人们提出的看法，几乎总是持相反的意见。他有时在谈话中把拿破仑说成是一个醉心于盛装华服的暴发户，行事始终缺乏逻一辑这个准则。有时他又对他颂扬备至，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他有时像顾里埃那样好批判挑剔，有时又像拉斯·卡兹[①]那样对他毕恭毕敬、百依百顺。他对

---

① 司汤达(1783—1842)原名亨利·贝尔。梅里美(1803—1870)是司汤达生前好友。司汤达去世后，梅里美撰写了这篇纪念性回忆文章。本文根据克洛德·鲁瓦所编《司汤达自述》附录经过删节的文本译出。

② 此处当不是指在政治上。更多的是指文化修养、生活方式这些方面。

③ 司汤达曾在拿破仑手下做过官，王政复辟后司汤达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因此，凡他手写的文字包括文学作品都搞了一种自行编制的所谓"密码"，一方面在政治上防险避忌，反映了司汤达所处的险恶政治环境和他所持的共和主义立场，另一方面有时也可看出司汤达的性格特点：过于敏感、甚至喜欢故弄玄虚。这在司汤达书信、日记、手稿中比比皆是，以致此后专门研究司汤达的"司学家"费去大量心血才把他这一套"密码"理出头绪。

① 顾里埃(1772—1825)，法国政论作家；拉斯·卡兹(1766—1842)，拿破仑的侍从官，曾随着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著有《圣赫勒拿回忆录》闻名于世。

帝国[1]时期许多人物的评价，也像对他们的主子拿破仑的评价一样变化不定。

接近皇帝的一切，每每受到皇帝的鼓舞激励，对皇帝的这种魅力，贝尔倒是赞赏的。他说："我也是这样，我也怀着满腔热情。我奉派去不伦瑞克征收五百万特别税。我弄回来七百万，可是我差一点让暴民给结果了性命，因为我热心过头，激怒了老百姓。但皇帝问起这件事是哪个助理稽查官承办的，并说：'办得好'。"[2]

我们喜欢听他讲述他追随皇帝参加过的那些战役。他讲的和官方记载根本不同……

从莫斯科大撤退[3]时，他并没有怎么过分地饿过肚子，不过，那时候究竟吃些什么，怎么个吃法，他却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了，他只记得曾经花二十法郎买到小小一块油脂的事，他怀着极大兴趣回想起这一小块油脂。

他从莫斯科带回一本红色摩洛哥山羊皮精装的伏尔泰《故事集》，这是他在一幢被大火烧着的房子里弄到的。他的同伴认为这样做未免有些轻率：这样就把一套精美版本的书给拆散了！他本人也因此而感到懊悔。

有一天早晨，那是在别列津纳河[4]附近，他胡子刮得光洁清爽，身上也穿得齐齐整整，去见 D. 先生[5]，D. 先生对他说："你刮了胡子嘛！你是个勇敢的人。"

---

① 指拿破仑帝国。下文所谓"皇帝"，指拿破仑。

② 1806 年司汤达随拿破仑大军进入普鲁士，进占柏林，后任陆军作战总署临时帮办，又晋升为助理稽查官，奉派去不伦瑞克筹办军备事务，曾得到拿破仑的表彰。
不伦瑞克，今德国东北部城市，在下萨克森州东南部，濒奥克河。

③ 1812 年司汤达随拿破仑大军远征俄国，9 至 10 月间进驻莫斯科，是年隆冬，又随拿破仑大军撤退，1813 年 1 月底返回巴黎。司汤达在从俄国撤退途中担任后勤方面的职务，尽管大军在冰天雪地中狼狈败退，但司汤达却经常仪表整洁，从容自若。

④ 在俄国西部白俄罗斯境内，源出于明斯克高地，在列奇察注入第聂伯河，1812 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时，在别列津纳河上发生过激战。

⑤ 指拿破仑陆军作战专员总署长官达律伯爵，司汤达的表哥，司汤达参加拿破仑军队即由达律引荐。

……我不知道有谁听到自己的作品受到批评能像他那样优雅大度、彬彬有礼。他的朋友和他谈话一向无所顾忌。他曾经多次把他送给V.J.[1]看过的手稿又拿给我看，送到我手里来的手稿往往在稿端批有这样一些批语："讨厌，简直是门房的文笔"，诸如此类。他的《论爱情》出版了[2]，V.J.也对这本书大加嘲笑（其实，那是很不公正的）。但这样的批评从未使他和朋友的关系受到什么不好的影响。

他写得很多，在作品上花去的时间很多。不过写出来的作品他并不去修改，他不停地改动的只是他的构思计划。如果他准备改动初稿上有缺点的地方，那准是为了另外再写出几稿；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经试图变换他的风格。他的稿子不论怎样涂改，人们仍然可以说，他的稿子始终是一气呵成的一稿。

他的书信富有魅力，就像他的谈话那样迷人。

他在社交活动中，情绪愉快，有时简直有点风魔，太不拘小节，即使感情冲动起来也在所不计。他经常态度不大好，出言不逊，但永远富于机智，有独创性。不论对谁他都不注意方式方法，可是他却又很容易被别人并非出于恶意的话语所刺伤。他曾经对我说："我是一条喜欢闹着玩的小狗，可是人家竟伸出尖牙来咬我。"他忘记他自己有时也咬过人，而且咬得相当狠。这是因为他一点也不理解别人对人对事可能持有与他不同的看法。譬如他从来就不相信可能有真正虔诚的信仰。在他看来，教士和保王党人从来都是伪善的人物。

关于艺术和文学的意见经他一说简直称得上放肆的异端邪说。他有些判断在今天看来就像《德·拉帕利斯先生》[3]那样已是人所皆知的真理了。过去，当他把莫扎特、契马罗萨[4]、罗西尼置于我们年轻一代喜歌剧作家之上的时候，曾引起过轩然大波。那时人们群起而攻之，说他缺乏法国人的感情。

---

① V.J.即维克多·雅克蒙（1801—1832），法国植物学家、旅行家，司汤达的挚友之一。梅里美夫人曾为雅克蒙画过一幅肖像。梅里美在本文中不写全名，因为当时这些有关人士也许尚在人世，不便直言。

② 《论爱情》，1822年出版，司汤达的重要著作之一。

③ 《德·拉帕利斯先生》系一首流传已久广为人知的民歌。

④ 契马罗萨（1749—180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代表作为喜歌剧《秘婚记》（1792）。

在绘画方面他企图按照意大利人的观点作出判断，其实他的见解仍然是非常法国式的。他以法国人的观念来评价绘画大师，也就是说，他是从文学观点来进行评价的。他像研究戏剧那样研究意大利画派的绘画。这依然不出法国的判断方式，在法国，人们既缺乏对形态的感受力，对色彩，那种与生俱来的趣味也不具备。热爱并理解形态与色彩，必须具备特殊的敏感，还需经过长期的训练。贝尔赋予拉斐尔一幅圣母像的是戏剧性的激情。我始终怀疑他真会热爱伦巴第画派① 和佛罗伦萨画派② 的大画家，因为他们的作品让他想到的无疑是这些大师原来未曾想到的。这完全是法国人按照思想去判断一切的固有本色。何况形态的精微奥妙或色彩的千变万化的效果更非语言所能曲尽其妙。正由于缺乏表达感受到的事物的能力，人们才去描绘其他能使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感受。

我发现贝尔对建筑不甚注意，相当冷淡；关于建筑艺术，谈起来他总是引用别人的观点。我相信我曾经告诉他如何区分罗马式教堂③与哥特式教堂④，不仅如此，我还教过他如何去观察那两种教堂建筑。他非难我们的教堂建筑气氛忧郁。

---

① 伦巴第画派包括意大利北部城市曼图亚、摩德纳、巴马、克雷莫纳和米兰地区，十五、十六世纪为最盛期，代表画家有卢伊尼（Luini）、柯勒乔（Correggio）、卡拉瓦乔（Caravaggio）等。

② 佛罗伦萨画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画派，数百年中名家辈出，被称为欧洲文艺复兴艺术之摇篮，十三世纪是契马布埃（Cimabue）、十四世纪有“现代绘画之父”乔托（Giotto）以及奥卡那（Orcagna）、十五世纪有马萨乔（Masaccio）、波提切利（Botticelli）、基兰达约（Ghirlandaio）、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克雷第（Credi）、米开朗琪罗（Michaelangelo）和布龙齐诺（Bronzino）等；十五世纪为该画派全盛阶段，其主要内容以求个性解放为特征，作品大多取材于宗教或古代神话。

③ 罗马式教堂，十世纪末至十三世纪流行于欧洲的罗马式建筑式样的教堂，起源于罗马，特点是圆屋顶，弧形拱门和厚墙；十一、十二世纪是罗马式艺术在法国形成、繁荣的时期，法国代表作有：佩里戈的圣佛隆教堂、图卢兹的圣塞南教堂等；德国代表作有美因兹大教堂；意大利的代表作有：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米兰的圣安布罗乔教堂、帕维亚的圣米凯列教堂和佛罗伦萨的主教堂等。

④ 哥特式教堂，指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初欧洲出现的以新型建筑式样为主的教堂，广泛运用线条纵向的尖拱券、挺秀的小尖塔、轻盈的飞扶壁、修长的立柱或簇柱，窗子多采用彩色玻璃镶嵌，以造成上升感，使室内产生神秘的幻觉；代表作为：巴黎圣母院、亚眠大教堂、德国科隆大教堂和英国夏特尔教堂等。

他对卡诺瓦[1]的雕刻，比对别的甚至希腊的雕刻[2]更能感受领会；也许这是因为卡诺瓦曾经为文学家制作过许多雕刻作品的缘故。他非常注意卡诺瓦在有精神修养的人的头脑中所激起的思想，对比之下，关于卡诺瓦对热爱并理解形态的眼睛所产生的印象，他就注意得很不够了。

诗对贝尔来说，无疑是不可理解的。断章取义地引用法国诗句，在他是经常发生的事。英国诗和意大利诗的音调格律，他都不甚了了，可是对莎士比亚和但丁的某种美，他却的确有深刻的感受，尽管莎士比亚和但丁的美与诗的形式不可分割。他在他的《论爱情》一书中，关于诗说过这句走极端的话："发明诗句就是为了帮助记忆；戏剧艺术中还保留诗，是野蛮的遗迹。"他非常不喜欢拉辛。我们在一八二〇年对拉辛最大的责难，就是他完全缺乏对"风俗"的描写，或者按照我们浪漫派的行话来说，他完全缺乏地方色彩。我们始终用来与拉辛相对立的莎士比亚，在这方面所犯的过失更严重百倍。"但是，"贝尔说，"莎士比亚最了解人类的心灵。没有人像他那样以令人赞叹的真实性来描绘情欲或感情。他所描写的生活和他笔下的人物个性使他超越于所有剧作家之上。"——那么，莫里哀呢？有人这样问。——"莫里哀是一个老滑头，他不愿意写'廷臣'，因为路易十四认为那样不妥。"[3]

在生活实践方面，贝尔自有一整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格言，他说，人们一旦发现这些格言适宜可行，就必须正确无误地遵守，这不容讨论。倘若某种特殊情况出现在他这些普遍原理的某一条中，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他才勉强同意进行检查研究。

---

① 卡诺瓦(1757－1822)，意大利新古典派雕刻家。当时，对法国艺术界颇有影响。

② 希腊雕刻，指公元前五至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造型艺术(雕刻、浮雕)，尤以雅典城邦为著，许多雄伟壮丽的建筑物以多利安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柱廊为特色，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希腊雕刻的代表人物为菲狄亚斯(Phidias，活动时期为公元前490—前430)，主要作品有雅典卫城的三座雅典娜纪念像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宙斯神像等。

③ 法国十七世纪大喜剧家莫里哀是在法王路易十四宫廷支持下进行创作和演出的，这是文学史上的事实。司汤达对法国古典悲剧作家拉辛、喜剧作家莫里哀都有深入的研究；此处所记司汤达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表明他在思想上、文学上站在新思潮一边。



……像很多人的情况一样，他在青年时期也曾为那种十分糟糕的羞涩感所折磨。对一个青年来说，初次进入某处沙龙，那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情。他总是猜疑别人在注视他，总是担心自己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他对我说："我劝你，你在前厅里，偶然让你采取一种什么姿态，你就以这种姿态走进客厅，别去管它得体不得体，别去管它。就像石像将军一样[①]，一直保持那个姿态不变，直到跨进门去那种感觉消失为止。"

对于如何应付决斗的困境，他另有妙法："当别人的枪口瞄准着你，你就只消注视一棵树，专心数树叶就行。"

他喜欢品尝佳肴美味；不过，他发现在浪费时间方面，还应包括在吃上面所丧失的时间，因此，他希望早晨能吞服某种药丸一粒，以保证全日不会感到饥饿。在今天，人们贪馋好吃，反而以此相夸耀。可是在贝尔那个时代，一个人所期求的主要是坚强有力和勇敢无畏。如果是一位美食家，那又怎么能去厮杀战斗呢？

帝国警察真是无孔不入，不论什么地方都深入地打进去，并为所欲为；巴黎各处的客厅在谈论些什么，富歇[②]全都了如指掌。贝尔断定这种庞大的密探活动具有全部魔法一般的威力。因此，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事，他在自己周围也小心戒备、处处防范。

他写出的信件，没有不是签上假名的，什么恺撒·彭贝呀，科托内呀，不一而足。他信上写的发信地点是"阿贝伊"，以代替……[③]，信往往用这类词句开头："你所发来的生丝均已妥收，现已进栈专候船到启运。"他所有的朋友，都各有固定的假名，称呼他们决不用其他的名字。他见到过什么人，他在写什么书，他到哪里去旅行过，从来没有人知道。

---

① 指唐璜传说中石像将军赴宴一事。

② 富歇(1759—1820)，拿破仑手下以及复辟时期的警务部长，他掌握暗探特务活动在历史上是出名的。

③ 阿贝伊(本义是蜜蜂)，司汤达虚构的一个地名，以代替契维塔韦基亚(意大利教皇管辖下当时仅有七千人口的海港城市)；司汤达从1831年开始任法国驻契维塔韦基亚领事(拿破仑帝国倾覆后，司汤达一直失业)，直至1841年11月因病请假回到巴黎，1842年3月22日猝然中风倒在马路上，23日凌晨去世。

我想二十世纪的批评家一定会从十九世纪纷纭复杂的文学中发现贝尔的作品，把它们在其同时代人那里所未曾得到的公正评价给予它们。这就如同狄德罗的声望到十九世纪才得到发扬光大，莎士比亚在圣艾弗蒙时代被人遗忘而为后来的加立克所发现一样[①]。贝尔的书信有一天能够公开出版就更好了；他的书信将使人理解并爱重其人，他的精神和他卓越的品质以后就不会仅仅活在少数几个朋友的记忆中了[②]。

---

① 圣艾弗蒙(1610—1703)，法国文学批评家；此处指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初叶莎士比亚不为人所重视；加立克(1717—1779)，英国演员、剧作家，以演莎士比亚剧作闻名于世。

② 司汤达在世时，他的作品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和重视，他生前曾说他的作品要到1880年才会有人阅读，1935年他才会被人理解。保存在司汤达的故乡格勒诺布尔市图书馆的手稿到本世纪基本上已全部被整理出版，出有全集两种，司汤达的作品对于欧洲现代小说艺术有重大影响。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红与白
作者＝
页数＝６８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Ｖｓｓ号＝９８０５０８４５